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一六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二）

〔明〕馮夢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朱之蕃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快雪堂集六十四卷》提要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己亥

正月初八日陰晴往雲棲設齋益黃貞甫羅元甫兄弟齋資一兩一錢同虞長孺俞羨長諸君子一見蓮池師即詣撫屯虎跑上冢山子姪同行赤山埠易舟以息輿從薄晚至家鵬雛姪繆壻登雲大房仲弟駒騋姪同日至家中一塲熱鬧朱長午早行不及別晚見月微暈鬱金堂前

樹梅一株

初九晴午後薄陰洪生元基石介卿來早飯而別洪生還檇李介卿覓讀書處于山中是日迎春沈壻及兩兒諸侄俱往大街看春內人亦挈諸女媳行沈伯阜具飯相款俞羨長來周申甫持榼至譚敘竟日羨長沾醉倦卧几上已同登自卧樓看公子出亡圖宋元人小畫卷而別

十二經日雨夜雜霰遣書送朱汝虞之官白下超宗壻鴿兒湖上款沈虎臣赴高深甫之約再

見開皇蘭亭成國家物品在諸本之上與趙魏國臨本僞蹟同卷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又黃庭亦佳本後一二十行乃別本綴上者

十三有開晴意登自卧樓望郎當嶺積雪皎然殊豁人意夜張燈

十五晴午前微陰下午大晴夜月甚明傍無纖翳早得茅薦卿使問同俞羨長俞唐卿爲虎跑之行會于湖南湖南遇雷生大復楚人字季孺即僧空一返初三年矣余三人從輿而雷生步

行相從先看九曜高氏祖塋歷甘露諸處飯于周氏舍羨長審珍珠結作余與雷生唐卿留憩泉亭寺橋約一二時飽聽溪聲續以清話亦大快事也羨長到同往審寺基坐向僧進伊蒲步出塢口已薄暮矣別雷生沿途看燈而回張君廷微自臼下至巳半日矣得見本監廳堂回堂文稿余心迹稍爲一白維持其間者戴司廳養吾與張君用情良厚余則何心聽之造物耳祠堂之成實宋杜方三生終始其事張君二事俱有勞勣國士之報不虛矣

十六晴風月不如昨夕豹孫自二更顛哭發熱延王醫看云當防其出痘晚金醫看云痘根在腰背間發必多恐兒小難支吉凶未定甚憂之是日草任孝廉母墓志銘

二十晴下午風微寒徐茂吳來王金二醫看豹孫豹孫痘已足候漿十分無恙矣日中西山看梅至傅園梅初放可十一返至四賢祠梅放三之一回翔良久酒榼至進數酌逾山至陸祠登

輿而歸是日沈壻兩兒俱侍

二十三晴早至塘棲及黃貞父舟晤于卓稚穀席上酒半貞父別去余與羨長終席胡休仲卓去病稚穀同作主稚期先爲新安之行夜半枕上聞雨聲

二十四晴雜雲氣泛舟餘不溪登金鵞之巔山有肩落木星結穴乃談氏地向來疑團一時訣破望百像山之北有金星甚尊捨舟覓之得其處乃張氏地正穴尚在坐梅花下索村茶解渴

羨長折一枝回城山寺莊小憇權上人留敘設浴輕舟入西門畢蔡氏之弔主人張樂相款夜半歸舟黃昏雨不止舟泊城南

二十五雨竟日不止早遣人與蔡氏相聞乘雨放舟遂起櫛沐長溪煙景大是可圖夜宿安溪舟與陡門相值夜半枕上聞風雨聲

二十七大雪竟日二蔡生舟中相送禺中解維權上人送數里而別羨長是日早往齊眉山謁章元禮吏部余遣蒼頭候章贈詩一首以荅昔

年見遺之作午後至塘栖泊舟大善寺前雪景甚是清絕成詩數章晚得羨長報約明日午前相會於此

二十八雪霽念家中小口占之得震之復青龍子孫天喜持世似可無恙仍維舟大善寺前以待羨長日西始至過輕舟十里至超山審所結向敢山三山排列本身虎首翻身成蛾眉近案亦一方之主羨長欲示胡元敬亦聽之矣回舟別羨長遂掛帆而西

二月初五陰雨同康季脩孫上池訪馬心易于靈隱澗西房先同季脩至湧金門登舟過湖南水竹居吳伯霖書館訪曹周翰消息初一日到一宿館中遂往朱橋李氏墳舍讀書矣金沙灘登輿入山上池已至本房僧聞持出迎少年肖自秀發善黃貞父喬上人諸君者勝仰松亦相周旋飯于澗西同心易步至冷泉亭數酌而別冒微雨入城抵家而瞑阿禊昏初發熱恐亦痘徵與其母共憂念之夜雨點滴甚緜方生應辯

字孟旋來餉文稿一冊玩數首大有意致不忝馮先生門下士汪生獻忠來

初七陰微雨諸醫看九九及阿禊痘九九勢凶劉翁雪泉欲以大劑人參湯起之又女婢新綠爲腎經痘此下藥亦背水陣耳阿禊初見標似稀少可不煩竪藥也早得吳文仲使君書索觀南北史王玉峰顧德甫來留飯

十三竟日雨午前兼徵雪王道玄至談命劉醫看禊女服保元湯劑減人參至二錢額上痘已

回見北察報衙門焦弱侯劉綱在浮躁降級之
列弱侯業中纔左遷又不免此可嘆
十四陰夜月甚佳微有霧氣禊女痘回合劉醫
視人參減用一錢二分矣
十八晴和同舒堪輿看范村塢內一地遂扣雲
棲老禪送請札廿三日放生會啓并邀王性海
大行留齋先隴祭掃別舒堪輿朱橋李莊訪曹
周翰晤陶生其情周翰出新作乞批示李莊益
王店李氏墳屋登山步松間因審山脈益面江

而結前有矮金作案地頗清巧
十九早微雨午後晴昨晚信奴持拾遺報至許
敬翁沈純甫江念所俱不免君子之厄可嘆詞
館三人王忠銘蕭以占劉兌陽早飯與周翰別
至淨慈易大轎歸家張見菴自郡中至先封公
狎友也中飯後湖舟作主款范長倩兩兒侍舟
出西冷橋至岳墳晤瞿武人即能望氣曉地理
者又晤徐茂吳鳴岡兄弟登舟出一橋至孤山
登涉少頃沿新隄而返

二十三晴暖與放生會于湖中來集頗衆先是
蓮池老人久不赴會以余請特至平旦下顧余
報之上方上方新繫放生曲池甚佳惜迫于南
隣難於恢廓耳堤上遇茅孝若過船數語下午
客散舟泊昭慶寺前復過數語昭慶訪王槐庭
項君卿俱面陳司理德元不面項生瑞芳夜見
訪見呂之弟
二十九晴微寒於生中泰來索陶觀音一軀供
養是月喜阿禊出痘無恙乃有九九之殤然窮

迫頗甚
三月初一晴和昨夕與金小竹約拉宋宇菴爲
龍井之行早出湧金門過湖南淨慈南庫房訪
蓮筠泉病略愈慧日一脉之盡爲華嚴閣基鼎
建之費當二千金此閣成湖南像法亦宏壯矣
到龍井宋金二君已至龍井賴孫中貴施捨改
作一新遊人如蟻頗傷雅道德周上人邀過新
起淨室具齋相款秦氷玉寓此與同過舊龍井
正結得之於封篁嶺爲茅氏山左右山俱[illegible]玲

瓏秀巧重重圍抱眞佳城也在坐有孫里長卽爲余營佃湖灘者歸途步看演福寺址張氏墳後爲正結卽蒼龍戲子形惜機緣未便可得耳至毛家埠拾輿易輕舟至三橋堤上桃花嘖甚開者已十之一過三日卽盛開矣步行越二橋登舟至孤山藉瓊坐石上數酌已鵷兒俞唐卿至又數酌而起步至梅花嶼遇張望湖楊中麓陳孟文諸君拉至舟中數酌坐中有二伎余爲沾醉鵷兒宋宇菴先別去余登輿歸今日雖淸

遊可謂盡興矣

初四晴間微陰同周申甫俞唐卿兩兒湖上看桃花盛開

初七早陰微雨午後雨氣頗濃李孝廉葆素秦孝廉懋觀執贄稱弟子先邀方生孟旋周申甫會緣仲淳康季脩同至又孫上池以看張見菴病至一時同集可謂奇矣季脩致徐仲容書南京糾拾有楊貞復大奇大奇雨徹明

初八午前雨頗酣午後漸細晚止李君實盛草汀戴嘉賓至招沈生志英同叙在坐有仲淳孫上池夜仲淳與君實談說佛法幾至相苦

初九晴同仲淳君實季脩盛草汀戴嘉賓等湖上看桃花驥兒從飯于淨慈居然亭法華亭石邊遊衍飯後輕舟南二橋登陸堤上遇徐茂吳吳伯霖五橋登舟至孤山諸君子至岳祠余與仲淳季脩同行審視孤山正結與美長所擬稍上對隔江遠山穴情甚確別無傷損已諸君至山巓藉卉而飲薄暮過新堤遇李秦二孝廉張

子燕于燕摯子上塚而歸淨慈遇松陵沈生志英相從彌日

初十晴和同仲淳訪陳小洲問疾製方出淸波門看地登南高峰過九曜峽內山結一高穴在頂向阜亭至虎跑上塚仲淳審右一枝大勢繞左地結在左一枝之盡蓋左枝束細直出到穴星辰立起前關明堂甚圓架九曜玉皇中有小屛開面相向龍虎拱揖堂局齊整與展旗地鈐相證數年公案一朝勘破快哉虎跑寺小憇步

至大慈左屏山峯觀諸山自丁婆嶺歸以中厚足力疲不能盡登涉之興耳得朱汝虞白下書

十二晴和項生德達來張于燕來内人同諸姬六橋看桃花飯後余同周申甫宋宇菴康季脩步出錢唐門泛小舠至孤山指示孤山結穴形勢申甫甚爲解頣季脩沽酒松下數酌遂從西泠橋葛嶺步歸遇印方塘于途獻茶歸良久内人同諸姬始至月大佳

十七晴午後風微陰薄暮雨早訪周繼元約見

過已敗約訪陶太史望齡於湧金門外余與太史談敘良久遣使趣繼元始至是日太史渡江太史留意宗門而不廢禪誦每日課彌陀千聲今歲開絳帳于此既别陶太史易輕舟與繼元過湖南南庫房餟伊蒲登居然亭眷南屏正結乃石蓋穴甚巧對東山弄闕外陽安溪諸峯靈秀文登法華亭小酌仍泛舟而歸沈孝升自海上至嚴無知自黄梅至俱舍池齋燈下爲周繼元跋其尊人雙谿先生手蹟

十八晴風赴淩氏題主之請設席柳洲亭畢小憩湖南萬峯房泉峯上人設伊蒲爲供午後侯媪作主邀宋司馬及予席設司馬雷峯山後園即宋聚景園舊址也巧石玲瓏三十餘丈如虯龍飛舞石北爲堂而南爲閣閣頗勝往陸子白作幕于此每與余盤桓其地甚樂之時爲金别駕業後歸陳氏再轉歸司馬而化卿公子任其經營恨不窮極壯麗以稱湖山耳坐客有楊氏兩封翁以司馬邀之而至佐觴者二沈孝升

行不及面

二十二晴早爲梁莊草安小范秦國子二書梁菴更欲索韭敬中馮元敏鄒彥吉二書期領于橋李至松老橋過小船與超宗李脩别鵝兒夫婦過呂宅遣人送壽軸等禮沈朗舟附劉孫舟至家遣錢思送到余同唐卿過羔羊橋訪鉶少石封翁遇之郭外與其子公同過余舟少余一歲小腦然翁矣羔羊橋入港僅可泊舟尤江竹木桑地日就荒蕪感念偉翁人山人不然

鍾季公指一荒地云此余侄學錄舍彖地今若
此兄居武林者乎務贖其地而不能勢可鑒也
少石公治具相款見其幼子又一姚江先生相
陪意甚殷篤黃昏過大舟宿丁塘東鍾季公宅
前十五年前曾一宿其處是余居先封公喪時
也
二十七晴早婆娑伯遠齋中飯于舟至繼泉園
園中牡丹頗盛約百餘種超宗云蕊繁者須摘
去但留三四卽花大倍常根幹小者不可留蕊

此言亦有撙節愛養之理未幾主人至設席相
款侑觴有三姬一張姓者善謳余爲沾醉下午
過玄白齋中亦盛席相款三姬仍侍徐子有以
醫藥至坐頃余不相見四年矣酒後子有與予
頗談淨業熏修之事伯遠意頗感動約至武林
拜蓮池老人閔氏二姬乞字其名香字之楚畹
名鳳者字之秦簫秦簫尚未破瓜略有姿色更
餘登舟玄白再至餉程儀辭之不可二更餘始
別是夜超宗醉先卧季恒恐其行止無定暫與

余別
二十八晴侵曉解維超宗遣人告歸不同至海
上矣小河東北行取道半路至海鹽日始晡至
沈宅李令君將有郡城之行聞余至復返顧余
於沈宅余昏黑索輿往拜之孝升以新婦見是
日舟中成祭亡女文宿於宅北書舍仇君采相
陪初更別去
四月初二雨早至天寧寺崔萬戶相謁禪堂少
敘片語孝升兄弟同至亡女殯所面申一奠沈

氏兄弟具舟治飯送至夷亭劉少彝同朱生正
色又送數里始別戴升之馮生振宗亦追送於
夷亭午後風逆舟僅泊半路賴余羨長胡仲脩
張紓四君在舟頗盡談諧之樂
初五雨將至吳江三里鵜兒康季脩先往吳閶
吳親家同兄益之叔承烈莊孝廉沈長公令名
迎至垂虹亭下午登吳親家門次登益之伯翁
門次謁吳江令孫君大壯薄暮孫令來報謁吳
親家置酒相款凌閬菴相陪

初七晴看周季華飯于沈祖量宅與趙孝廉士
諤同作主沈少卿陪是日益之伯翁開宴相款
得寓目碧玉鳳頭匜果佳物又觀元人名畫數
軸二鼓還舟益之伯翁送別
初八晴吳親家送至寶帶橋而別日晡至吳閶
舟進至虎丘泊後山門道中鴳兒康李脩過船
沈伯宏後至同訪天濟上人病病已七十日不
進米穀僅存皮骨尚留心常住事可憐可憐議
遣僧叩于中甫取齋僧米余為作字明月遂行

且為余報信登岸時遇徐長源仲邑約歸日晤
夜過鐵佛菴默然上人房澡浴即當時慧輪掩
關處小酌許裕甫舟中夜半試虎丘茶數壺始
就寢是日間有疎雨數點
初九陰晴曹別駕來拜因關使鈌署稅事滸墅
報謁于舟中此公年未艾以選貢任談對亦不
俗亦鐵中錚錚者為里中人跋其先人長史公
傳乃是朱元介太史作者又撰祭于丹陵太安
人文無事晝寢寢覺已過無錫南門矣飲虎丘

茶四壺情無共之者出門以來此日寂爲清賞
泊舟北郭馬頭與惠山相直月照空水村歌互
荅鷄首小立大自有致喧寧之異境如此
初十陰午後微雨不歇微寒加綿將至常州遇
糧艘蟠出其前略有艱阻舟中頗有清適之樂
焚香烹茗讀禪書數十紙會心良多此歸山以
來所無者過常州十餘里入三里橋而宿此由
將市至金壇道也雨微後
十二早尚雨漸晴拜奠于見素乃配虞太安人

拜于成素存素景素王方麓中丞宇泰太史其
兄長公諸公俱至中甫宅報謁中丞公至舟中
甫具飯于梵川新起書閣隔水以小舟達曲池
廣陌樹木蓊翳齋閣楚楚大堪婆娑盡日而返
十四晴于襃甫玉嘉來謁存素之子余往報謁
再面存素潤甫具飯南門竹園竹頗盛輔以雜
樹齋室亦深曲可寄嘯咏者中甫設席北門園
中乃存素受分者門内竹千竿如綠玉亦多古
木惜堂室少靚深耳亦用昨梨園作伎中甫乃

兄及潤甫七八兩叔俱陪王伯弢仲弢至留同敘先別余又留片時登舟中甫兄弟來謝遂乞見素先生傳元猛兄弟至舟相送衛司訓亦來送金華魏生偶晤于中甫坐上連日相追隨其人不惟精祿命之說亦佳士也送至舟中去獨後約明日晤于賀知忍宅是日知忍先回待余夜半放舟虎丘乞米僧附舟至蔣市

十五晴夜半微雨禺中到蔣市賀知忍作主飯後至田間知忍所欲規爲園者凡百畝池居三

之二種樹結屋之役尚未托始日西就席周子价以聞長兒中痘先辭去黄昏魏覺樗至以中甫書介陽羨曹生師建公遠納贄更餘賀七明佐治具兒款此日有女伎三惜爲弋陽腔耳登舟主人相送雜亂啼矣崔林裕峰二上人金壇弔于兒素之喪過船相見寶空上人附舟者辭往賀宅候發米

十七陰午前到惠山同沈及菴寺中泉上一遊惠泉汲十四甕歸船同及菴飲虎丘數壺甚暢茶後小飲飲再烹茶至望亭泊舟午後有晴色薄晚仍陰晦不見月文林自武林至收稅内臣坐仁和倉牙爪張威道路不行終當醸變耳

十九陰晴早灑微雨余同及菴認卿試虎丘甚樂認卿云子价今早哭子而新吟昨已至遣字相聞可撥哭分餉少許遂呼酒共飲各沾醉認卿相別已二年劇談頗暢吟至得一小瓶黍濯試之甚佳似勝連歲飲數壺盡暮色而別忽有使至則馬心易家仵心易在此屬呼船相亞同

朱懋正公子過船見茶器在案烹茶進之則謂爲白水白水之名何以解于天下又自嘲矣

二十二晴微有雲氣夜明星燦然早小憇超宗書樓一面芳女撫豹孫赴怡所席朱長午馮憶吾陪往將終席忽報李伯遠玄白兒弟舟中候一面亟赴之啜茶數壺而別次當赴項幼安親家席途中晤沈堉孝升問董胡子陪不則十三日中風二十日棄世可憐短管絕響矣名深沈海濱初家事亦厚散去而擅絲竹之技今亦卑

地而蹈與相周旋二十餘年頃遊海上邀余壽
室陪奉數日意甚懽款交臂失之良可傷恨
二十六晴辰刻到拙園新竹甚可觀飯後至四
房看四弟婦及兩侄訪李君實盛草汀同往復
摯君實看吳伯度康季脩仲脩巳先至留款半
日晚歸拙園同茗椀之樂
二十七晴下午微雨夜雨徹明赴包襲明南園
之約馮鑒之宰二包生鴻逵鶴齡迎諸途過船
啜茶數壺鴻字儀甫鶴字鳴甫將至南園襲明

亦至既登岸園稍荒蕪不似昔年光景留飲竟
日項生于王及德明先後至飯而別唐岐山胡
仲脩嗣至襲明屬看諸生文廿餘首晚歸拙園
二十八陰漸晴李生棟如因倪君肖湖稱晳其
文豪奇可人也赴黃端甫席于鰻鱺堰莊家樂
甚可觀二更而散
二十九晴黃又玄來同王季常看高氏所藏蘭
亭僞物也又文與可竹雖眞而裝裱脫神徐季
常在與之及騏兒同往飯後小輿入城看墨林

所藏法書名畫千四五兩郎出有晉唐名跡及
宋元諸公甚多所觀僅四之一已三十卷矣觀
過者細錄一通附馬褚模蘭亭盧鴻草堂十景
後楊凝式跋褚模王大令飛鳥帖保母帖獻之
楊羲之淸和帖墨跡桓宣武旱爍手跡唐宋元
名畫十冊王右軍曹娥碑王摩詰山陰圖顏魯
公湖州帖楊凝式韭花帖王大令鵝羣帖李北
海跋趙松雪二羊卷孫過庭景福殿賦倪雲林
獅子林圖文與可盤谷圖趙千里丹靑三昧圖

鍾元常戎輅帖懷素苦筍帖張疇齋收藏定武
蘭亭馬和之毛詩十二段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唐模神龍蘭亭蘇長公手簡一卷趙松雪淨土
詩一卷沈石田畫記一卷周東邨寫人物
閏四月初一看定武蘭亭范希文米南宮宋景
濂俱有跋吳仲圭西湖十景冊文與可暮靄橫
看高卷黃山谷跋惟金庭紫芝蓋詩託謝康樂
卽爲僞蹟矣詣鍾墳西星公柩前拜弔墳在海
鹽塘二十里橋邊汎舟過包園將至沈汝邁新

謫別舟當路即廻舟不及登是日項晦之德
遠各持名卷見示余獨賞定武水蹟本其爲趙
子固所藏無疑
初十晴辰至西門過拜祖墓當徑新竹十餘竿
可愛舟指武塘遣人送還諸叔托看文字崔林
上人相會丁嘉善東門先時城門可進遊船以
備倭收之僅可小船從易舟造謝錢宅二叔公
留敘會葉章含中丹成所二舅至同敘至初更
袁坤儀在此約明日晤

十三晴康孟脩具筆札請余題東梵川額余勉
應之連日遊衍竹樹池塘間甚適文初發案名
在三等積學不遇可嘆連夜月俱有暈再宿小
樓中
十八風雨舟開數里以乘潮及順風舟行太疾
爲柳樹所礙稍棚損墮水中舟後人俱雨立窘
甚住舟撈物逾時始畢舟遂不行風雨淒然廣
疇茂樹洗盞烹茶亦自有致下午開船行二十
里宿廣鋪林

十九早微雨日中過清浦詣晉重甫宅廉箕侍
御君士騏已見待久矣重甫三子一侄選貢生
俱侍坐見示諸畫梅花道人樹木趙松雪竹倪
雲林山水小幅文衡山少年青綠山水黃大癡
學董北苑夏山圖已失去半幅又文衡山所藏
不全黃庭麻姑壇俱佳物午後大晴黃昏月甚
佳二更登舟月復昏夜仍大雨
二十一晴過鍾賈山里許逢屠長卿乘小舟而
來爲余所物色過船相見則以郡中人事煩雜

脩濟至此遂返至鍾賈山道者引至陸君策園
居園甚幽勝曲房小閣依山依水事事得宜余
與長卿甚樂之虎丘僧坦然等三人至知天濟
巳於初二日下世先二十八日金壇米四十石
至扶病強坐侍僧舉佛號濟云吾去尚遲三日
遂復卧至日扶起澡身漱口稱虛空有盡我願
無窮漸不成聲遂氣斷嗚呼善哉沈伯宏十三
日來攜李見余不知今何在
二十二晴午後陰微雨同屠長卿諸君子遊天

馬山歷嘉樹林圓智寺諸僧房君策具飯諸君
乘舟余獨與陳箕仲步行憇僧房良久而諸君
至午後回舟中小憇長卿同舟三君來二爲長
卿諸孫一名本涇字仲容一名本茂字玄度一
爲周生以新字新之郎草雙雙傳者爷乞余書
一扇余成同長卿過陸君策山居詩二首再過
君策園園名畸墅是日設席款余兩人有二歌
姬俱張姓長卿名爲入道不茹葷觀特戀諸變
童所挚羣奴有陸瑶湯科五六輩而陸瑶特嬖

侍身畔不少離時時耳畔私語望過酒爛食之
自言一夕可度十男女其可笑如此是日余醉
嘔吐就榻小憇比醒始別主人登舟長卿業先
行就其舟已卧寄聲而別余又啜茶二壺始寢
是日得唐元徵宮諭書
二十四五更聞震雷樓亦微動唐卿亦宿樓中
云夜半前亦雷雨余不覺也辰起登舟孟脩衡
泥來送與許龍雀先別文初穉開送至李太淮
啜茶三壺索許上海數字道地門墻而已雨氣

甚酣乍來乍止農家揷秧已遍田間放水觸目
潺湲園林煙靄所在成畫日中雨止過朱涇十
里遇項生德弘往雲間過此過余舟一見而行
二十六陰雨間作夜微雨入城訪客陳伯符母
夫人物故于廿四日至此始聞具弔心吾年伯
出迎語次示伯符年兄仙蹟初壬午歲伯符爲
國子博士時夢入星墮地化爲七丈夫問其一
星何不化曰子是已了前身爲藍采和壬年來
相迎耳壬辰冬伯符被謫歸又夢天樂來相迎

明年物故先四十餘日見星隕于當湖之西南
疑誰當應之先一日又有墮火覆室之祥後歲
餘有鄞人以乩請八仙者年伯召之家是日中
秋默禱云云藍仙果後至諸仙各賦中秋月詩
藍仙賦詩六章頗有家人父子情語惜別珍重
如此才華故宜從仙趣中來耳
二十八天未明至吳閭先晤介山明宗一衲曹
中貴名奉號丹巖以不相遇發其逆鱗往往遷
怒賴介山調停卯刻相見意猶怏怏同事趙君

名永號文熙爲曹所凌鬱鬱不得志嫛至淚下
其實領勅送經者趙也而曹以賞始令旨監之
先是大士院幾爲中丞公所毀遲三日藏經不
至事便不測天啓聖明三寶無恙奇哉奇哉
二十九微雨早飯寒山寺遂同諸君過虎丘哭
天濟上人此老願力宏深操持精潔再來人也
同諸君婆娑于頃雲和靜讀書臺梅花樓啜餅
竹亭是日之遊頗快意再從冶坊浜回舟過伯
宏齋伯宏以病驅不能從別于其家舟至閶門

過王百穀過舟談敘良久而別
五月初一有晴色漸見日但蛙聲甚壯恐雨尚
未止平明解維過滅度橋而起風逆至平望泊
舟成留題寒山寺詩一首超宗壻遣人持書吳
中歸途至此得書并徐季常書此日淸暇有篝
暴書卷之樂
初六陰晴客來頗多殊煩應接陸彥先見待于
昭慶默溪房二十餘日矣以貧見投艮切不能
爲之計柰何留彥先飲自辰抵暮甚暢見示近
作三首哀惋殊不忍聞又成自卧樓詩亦佳
初七陰晴夜月甚佳欲作曹忠甫別駕尊人三
遊稿序漏尋來述一紙半日始得之文興遂阻
暮與彥先同飲發平湖二書今與倪江浦也便
附三項文學書又謝吳伯度餉石書初吳許惠
米氏研山後以鷹石來以將遺美人而先以粗
婢勝誚之
二十一早霞微陰犬傷新生小鹿前足主人因
而斃犬連日啜芡實頗暢俞唐卿看康季脩盛

叔永以齋捧歸見訪談敘半日聞萬和甫劉定
宇少宰之訃和甫以閏月初二日少宰以閏月
十八日天隕善人可嘆可嘆夜熱甚
六月十八晴熱爲建蘭作架薄暮雨且雷夜大
雷雨超宗壻治酒池齋方劇飲忽報生孫起觀
星斗正子時矣客至四鼓始散
十九子時驥兒舉一男支干巳亥壬申丙申戊
子爲財殺格身弱喜行南方旺運三十餘年命
之曰奎徐茂吳來李玄白亦以返棹來辭留飯

于鬱金堂午後悶𤇆
七月初三晴風比連日稍和日午將至八尺俞
唐卿往長蕩附超宗書約明日會于拙園日晚
舟次平望王禮部門前同不磷南行數十步登
橋瞻眺見雨將至遂返阻于途中索雨具狼狽
還舟是日啜茶甚快新娌定名小星
十一雨竟日製生絹裡衣二寄四姬又製銘一
首書襟上劉少彝來以熈臺年伯書寄送開府
公留少彝飯

十五晴赴許裕甫夜湖之約早多酬應禺中始
得出城飯于大佛僧舍下午登舟初夜月邊有
雲氣乍離乍合夜半月甚佳遊舫亦多徘徊二
橋新堤鋪茵雜坐意趣甚高惜主人惜酒耳坐
有歌姬二超宗壻驥兒侍遂至達旦孝升壻至
十八晴晚從諸君于湖中夜遊坐客視十五夜
少劉少彝妓增宋三侯冬南至五橋待曉于新
堤中橋頗稱盡興
十九辰刻入城奎孫午時薙髮骨法殊不凡連
日見褉女黠慧開發時戲膝前覺甚可喜
二十四早雨午前始霽早往范村踐黃貞甫之
約過吳伯霖不遇先隴設奠憩小樓久之始詣
雲栖貞甫至久矣雲栖老人無恙飯後憩竹林
甚樂吳伯霖亦至下午齋而別雲栖老人貞甫
伯霖送出門外道虎跑絕湖而歸已昏黑矣
二十七雨赴黃貞父靈鷲之約繆仲淳出鄒爾
瞻書為乞伯母羅夫人墓誌銘慨慕久之羡長
同行先至勝仰松舍伯霖貞父相聞遂至屿嶁

山房問訊喬古松留飯又往澗西聞持上人房
抵暮而出是日有曹悶翰仲淳夜遂宿其處
二十九陰間微雨午前宋莊晤仲淳略悉范村
排山形勢且知先隴的係小結王司理來初辭
強之出見因訂明日雞黍之約夜雨
八月初五晴早候胡葵南太守于新馬頭胡自
壬辰以丁内艱去守被論謫起復補官擢青州
守余以嘉善于丞大謨之任有書相聞所寄三
國志廼是俗本衍義向在南都一北臺使者見

問所刻三國得非衍義乎余微笑語其實何獨一丞也

初六未明抵長安壩居停孫氏翁相迎余自庚午中鄉舉後往來於此今三十年矣孫翁兩兄俱識余今已故過湖州王老船至崇德北門上牽埠頭薄暮到西關過祖墓展揖夜到拙園宋宇菴出迎留酌及浴園中桂始開視武林遲二十日是夜陰晦無星

初八晴暖如夏訪沈道明父子商定超宗明年下幃事午未間看豹孫摯過薄暮赴席

十一微雨至金橋而起成無題詩一首拙園晤宋仁卿黃履謙來履謙以閏月入京到監七月中歸晤姚善長侍御托致聲避客飯于小舟訪周彥雲兒壻俱侍抵暮歸拙園陳仲淳已久待于淨業堂矣得超宗字已往當湖約十四日晤于此宋仁卿作主相款坐至更深而別

十二晴午後微雨忽驟雨餉許而止此日俗稱鹽生日雨則薄收奈何夜月頗佳時有雲氣早

移舟避客午後訪吳伯度堂中有貴客乃訪李君實晤其尊人封翁盛草汀吳微之俱在坐薄暮伯度至同敘初更罷酒挈君實草汀過伯度沈景倩陸玄谷來同敘歸舟已夜半草汀宿舟中舟仍泊拙園

十六雨微寒加綿早移舟塘匯崔林上人項明瑞來崔林憐明瑞偃蹇屬爲薦揚僧家意氣如此何忍不成之二君別去遂到三弟相湖莊山子侄迎至二里外項君山來同敘致刺毛鷹秋鳥刺毛鷹甚肥似在黃爵之上雨中移舟蕩口煙雨空濛大自有致倪姓隣翁餉鮮菱熟之甚佳三人共啖恨不與家人共之黃昏親船至余迎親家沈君先接酒次陪茶次陪前筵二更結親三弟率新帰婦出拜二庶見嫡頗不如禮沈親家似有怒意欲辭去余與周復初强留而止

十八晴間有雲氣夜有月早發舟泊石塘灣早飯入城訪沈司馬于半郭樓居姚叔祥陪李玄白後至同坐午後出城項五官趙當世來姚叔

祥以所編後梁春秋訂正吳季倫來以仲虛兄
行實草見示屬爲改潤乞志銘王養恬來面送
請啓晩赴吳伯度之約噉黄爵蟹黄爵巳肥
十九晴間微陰微雨過金橋將至羞墓亭晤一
遊船相訊則門生朱元价太史也過船盤桓久
之過中而別可當奇會元价將過四明弔㖔周
寅所宮庶因遊西湖洞庭云至王江涇別
二十二晴五更稍寒晨起巳過夾浦橋矣日中
到葑門舟泊徐園舊宿處垂柳無恙木芙蓉且

放花矣半日無事爲徐季恒跋朱元价所書雜
咏唐卿與信奴至閶門數字訊沈伯宏又數字
與許裕甫索湖船相接抵暮還方同步松岡而
沈壻巳到舟中談飲逾時超宗小舟往閶門約
明日早至夜明星爛然
二十三晴午前微陰洒雨數點時雍早至粥後
季恒同張慕江來謁張識余二十七年前沈太
公清泰門宅是日坐中有文五峯余時二十五
余能憶文不能憶張矣張餉余文五峯畫卷一

又示余畫數軸余獨愛沈石田學士大癡一幅
又文王畫一枚蘷龍足甚佳汝窑小爐一花瓶
一俱佳季恒方病便紅余甚憂之嘱無嗇又得
題跋喜甚飯後余訪徐少京兆與諸君別京兆
無恙留飯晤陸五湖之子存湖坐客三四人俱
徐氏戚也仲雍出陪席罷邀余書房看諸郎文
拜擬題盡夜歸舟
二十四晴解維至石灰橋墅外待超宗未至孫
子桑來同飯成貞菴來又程生訂期許之明日

無何超宗舟亦至同諸君過船飲遂至石湖途
中平林遠山甚佳至楞伽寺散步覔僧房小憩
報徐文江至以剌相聞待之良久而至談敘逾
時別去又至別僧房有閣古木一株橫枝當窓
可望石湖數酌登舟巳見落照矣歸至胥門成
貞菴別去至祝家河別超宗諸君移舟山塘趙
姬相見水陸並進竟不遇如憐其意
二十五晴早移舟半塘寺後長松樹邊孫子桑
來餉蟹二十隻頗肥酒六瓶㲊茶數壺茶畢烹

蟹六隻共啜余啜其三程長君公衡具席舟中已至遂別子桑超宗與姬馮一絡數人至遂同過程生舟移舟泊稍深處有果園不甚仕初更席散別主人及成貞菴余及超宗二舟移二山門浴于鐵佛菴從者及舟人俱醉有損酗者小人之不可醉如此舟中烹蟹十四枚啜客各二枚又出雜肴與酒反更有興長歌浮白似勝卜晝萬倍夜半超宗過船

二十六早陰移舟尼菴前去二山門數十武王

百谷來百谷偶以送殯至其蒼頭顧見余舟遂得一晤啜茶數壺而別約東山回日以數字相聞當出晤于跨塘橋耳超宗來自詣輪闗主精舍在鐵佛菴之後地甚幽勝乃善才菴故址新起樓房北望虎丘浮屠輪于達觀師有舊恩故救之火坑中幸不失僧相耳鐵佛遠了上人留敘超宗別歸是日朱支中來

二十八晴早起見月如鈎有霧日出霧微開始揚帆湖天空曠霧山微青風帆映日處處可入圖畫恨古人筆端未工耳中流湖浪頗高余作詩二首未成已到裕甫宅矣裕甫新書房乃己丑歲所築余以戊子一來今生辟邪已十一歲矣南庭一松甚佳薄暮同裕甫諸君閒步過其從子明黼新樓樓枕東山南北俱短窓不救山色製亦壯麗可以遠眺歸而晩酌宿于新書房

二十九晴熱早期出門爲與福寺之遊粥前翁生正學許生明黼來謁又明黼友嚴生克弘來謁登舟後王問琴王雲臺二人來裕甫招之也

問琴善歌爲江南之最雲臺善簫又裕甫親家曹士完舊識嚴與洲時升同來四君遂同行舟行約十里自葑山取道至興福地甚幽富枇杷松竹班坐枇杷林中驩飲逾時僧去壓桐送蚤舟與福地名俞塢其中有奇物下手山數重爲勢完密湖山往來觀之甚妙水口地名重亭舟至葑山登亭小酌會張慕江者來同敘舟中啜蟹項五官遣人舟追來索序晚粥後勾當其事期明日遊西山

九月初一晴留張慕江鐵櫪大椅二把沈石田擬王叔明畫一幅役刻汎湖由東路往西山初發時爲諸君寫扇六七握不覺已出大湖波濤不興水光接天羣峰遠近倏忽變態飯頃已達西山先遊龍洞登岈東行約里許而至洞中俱水不可入左遶數十武羣石嶐岈壁立行石間十數武石罅忽裂其中深窅不測上題暘谷洞外有范石湖題名入數丈而止其上羣石離立各選一石踞之急呼酒未至循陸路登山將至

巔見數石玲瓏可坐坐而登至巔巔有靈官祠祠右俱石如蓮花開數坐之望太湖幽隱畢察祠之下數步有石象眠或題之眠象岩下山物色所見玲瓏數石甚佳呼酒亦至藉卉數酌再至華陽洞又數酌客吹洞簫倚歌一闋乃往包山寺石徑三四里而達初見雙石幢乃寺之正路余與肅卿由山右里許覓路由殿左而入禮佛諸君已相待久矣僧惟竹乃舊居停主人余乙酉前三遊一僧伯宏子晉一僧達觀師了凡康孟脩最後僧陸臺翁管登之密藏兄繆仲淳俱裕甫作主今十五年老僧四五俱已遷化赦寺橋大樹已不存三門外松十數章已長舊圍甚可悅也憩坐橋上久之入噉蟹又數酌已薄暮余由寺右登山間步久之寺僧設浴浴罷就寢于惟竹山房諸君猶有餘興簫聲徹于耳更餘聞風作

初二晴熱至可單衣包山凡四房居停爲西房堂額王文恪公所題曰卿雲主僧曰惟竹余卧

所惟竹山房四字王百谷所題南房僧曰無心新治一室東北二方面山頗可坐殿後有慈受禪師小像自賛碑蓋慈受深也年月紀建炎四年粥後步出山登舟約三四里不十里至石公山將至遇一僧乘小舟來者乃鶴林上人也得李君實書知本縣將起社學欲擇楞嚴空地君實與沈俞毛三孝廉縣體余意爲之居間業已停止因通一紙代君實布謝鶴林得書即泛舟胥口去泊舟處爲王氏叔曰春宇姪曰昆吾余

乙酉歲從陸五臺先生遊阻風再宿其家余都忘之矣登石公之巔山俱石無土宋時採石虧損甚多此山與龍洞雙列叢中有融結此爲捍門華表耳下山選勝得大石數塊如巨靈所分東瞰大湖頗避日色又選最平一石踞坐其上會二王君移榼至與諸君各數酌登舟向消夏灣石公之右一山支而入湖約五六里過此則山如環僅開南面五之一中抱數百家自爲小湖西山形勝此爲最佳處泊舟時巳薄暮同諸

君散步而西至曠而多樹處稍盤桓而返余舟以過山觜時風大緩至一時是夜宿舟中消夏在縹緲之脇其勢向東南行不知融結如何耳夜起風甚大

初三陰間微雨余發興登縹緲諸君無不畏縮而余不顧裕甫寬甫輿得五余與伯宏唐卿先而王問琴雲臺繼之上輿轉小巷便有數點雨已而轉疾旋止約五六里或夷或峻惟登峰里許尤峻石徑連亙不絕相傳山巔有廟則村民患盜遂廢既登巔風甚勁疾乃隱於平處坐石上與諸君酌數杯而下審縹緲正支巳落毛公山而去計融結非遠正用龍洞石公而鹿頭即其尾也村民多種梨春杪花開十里如雪登巔遥望茗雪陽羨諸山如翠屏環列而吳中諸山在左太湖如鏡浪舟如葉與風上下眞奇觀也登舟而飯復登輿遊法喜菴三松在庭甚巨其最大者徑之可兩人圍再入不里許爲上眞宮耆年出迎茶有橘林十五六樹結實垂垂或黄

或綠循松林而出其大者二十餘與法喜三松相望班坐大石上又數酌而起僧懷竹指芝頭嶺相去甚近遂從之居民一村則葉諫議逢春族也諫議次子與雍中弟子令長子尚居故處嶺瞰太湖坦夷可登高松數十或欹或偃大有姿態又有喬木數章相映茗雪諸山手可招也班坐又數酌起而之奇村石佛寺寺火于成化間今葉諫議重輿僅一椽屋後石洞鑿釋迦文殊普賢三聖傍列羅漢而小此石佛所由名也

寺僅一道人守之欲覓金錢施之而不得許其
明早到舟時已暮欲到小龍湫未及也登舟即
雨夜風雨凄然而風尤勁
初四大晴青天無翳西北風慓悍不敢開船粥
後同諸君散步西南折而行遂至小龍湫小龍
湫者其處爲坼村出綿紬甚佳其精如絨價三二
四金小龍湫之山瞰湖東南沿山細步奇石如
林嶅山入湖湖水漱去泥山石中空波濤噴薄
山石怒犻儼然一部水樂客板援選坐大石間

如飛梁如怒猊渴馬者或斷或續約三四里余
輩有勝具者意頗飛揚惟伯宏病夫乃能鼓輿
爲難得耳飯後裕甫以事先行午後移舟維空
曠處又輕舟至安山回舟見諸山如環送夕照
迎新月大自有意夜風止
初五晴黎明解維過安山而起安山者消夏灣
以爲印沙蔡老夫婦居之地十八畝歲出租一
金直西樹木蓊翳夏月無暑無蚊先有石將軍
廟紅軍反時煙霧四塞不能達紅軍以爲神所

爲也斷神之首瘞于坎中今猶壘壘在也近安
小范太原王相公俱到此已過山嵛舟人云風
變東南不宜取道長旗嵛乃由山後行至周灣
登陸西南行逾平嶺折而東南所在有松林可
憩平嶺有新廟僧四百居之不及到下嶺二里
許憩眞武廟裕甫施金於薝憩良久歸裕甫齋
中陸生萬里字季鴻來謁而徐娘母子亦與裕
甫先後至見待一日矣夜酌頗有興二更始臥
連日涉歷登頓獨余矯健餘無不病者伯宏有

家人暫歸寄數字管席之
初六晴微陰夜仍見星裕甫治具舟中邀遊武
山稽山二山了不足觀但放舟湖中回望東山
菰蔣極目波濤不驚足娛人耳
初七晴先遣游船渡湖待于木瀆午後起風薄
暮微雨遂泊瀆夜雨徹明不止許生明黼設席
樓中見款得仲容報書又得管登之書論學問
之事疊疊數百千言良是畏友
初八雨赴翁見源酌晚歸宿許氏齋中夜酌甚

有興

初九早微雨天氣屢開屢合余決意行欲從水

東輕舟疾渡巳乃乘風由白楊灣竟至石湖重

九日遊人大集吳山以日晡至尚有來者先遣

伯宏使往胥口知會朱家游船會于行春橋竟

同時至裕甫與陸季鵬送至石湖夜同宿橫塘

夜微雨

初十早陰雨午後漸開夜初更後星月皎然早

與春谷相聞日中前得書午後移舟由花園涇

詣寒山先別王問琴徐姬母子余先至寒山徐

季恒同過黃昏袁明之至許裕甫陸季鵬沈伯

宏嗣至二更歸舟鷁首看月

十一早雨陰雨竟日別裕甫及季鵬同伯宏旭

上人訪法光上人于正覺菴菴去楓橋里許上

人剏齋僧道場于此歲費數百石信施雲集不

煩措置晤桑菴上人自白下回得于中甫稱遂

所報書又磐門無虛上人致袁坤儀管登之報

書歸寒山伯宏晩告歸夜頗清寧

十二陰晴間微雨夜有月略雜雲氣住寒山竟

日伯宏同趙伯羽徐生元節盛後省顧搏仲至

搏仲伯宏壻名雲翥徐生有旦日之約同徐季

恒後省過鳳皇墩踐僧約邂逅陸彥先伍孝子

玉川彥先欲拉予過伍生齋予以有事辭之歸

寒山峨嵋同朱支中沈稚咸後至僅分一嵋徐

伯諧來鐵牌僧曇雲者燃指修普陀殿閣以傳

伯俊疏介彥吉求見余讀其鐵牌深生悲敬欲

乞余一敘普陀去九月遭火并

今上賜藏因緣余許之

十三晴早移舟至閶門泊半塘寺後松樹下徐

生元節作主具酒舟中徐生滋冑先至拉遊其

家冶坊浜園竹樹甚茂木芙蓉盛開如錦繡旁

帶隣墳長松數百樹惜無精舍憇息耳久之主

人至而僧自金山來者以緣事相嬲大自可厭

張異度來先別赴徐氏席相從諸客俱在坐薄

暮詣千頃雲觀落照隣房徹天小閣正當夕陽

尤可憇也讀書臺看月數酌而徐生伯諧至步

至千人石羅坐又數酌再至主人舟中始終席徐季常忽中席私回辭主人後善才亭輪上人招浴赴之朱支中沈伯宏宿于僧舍余與襲兒唐卿步月松岡寢時已三更矣

十四晴晝多雲氣尚虞有變日暮纖雲廓然夜月佳甚爲一秋之最早晤無著上人同伯宏支中來張異度治具舟中相邀爲竟日之驩是日始盡山後諸勝伯宏云舊有大樹數百章臨水障日戊子歲飢悉爲人盜去晚至花園子處一

范姓導看白山茶甚盛又白鵑花者來自滇中有蕋如珠十月初開其人甚珍之一樹大者直二三金顧生晚至同諸君坐月石塲遊人頗稀一更後回舟中遂別異度伯宏諸君粥後同支中無著唐卿再至石塲清坐逾時忽聞歌聲不覺與高索酒舟中各進數酌回舟烹茶就寢已三鼓餘矣沈超宗遣使至

十七晴西北風夜月佳甚赴長洲令席于虎丘管登之陪日中後即上席薄暮移席千頃雲酌遠山落照甚快是日晤陸祚先相別五六年矣夜再晤指引一目鐵生眉目疎秀果名士也作數字屬祚先與于中甫舟中宿齊有陸純孫以去秋別於白下伯宏支中送至虎丘而別

二十一晴微陰成登縹緲峰詩秋日泛太湖二律至合路過小舟至長溪超宗夫婦無恙豹孫略瘦黠慧不減約月内往武林歸寧閱倪雲林小楷卷夜宿西樓得一小豎十歲而肥黙頗堪應門

二十四霧遣人謝顧海陽放舟回郡作鐵牌上人悟十二願伽陀日午至拙園宋仁卿入城周彥雲來知龍章侄以蕩事尚氣得罪於沈純甫純甫至形之詩勸余爲書一謝弔彥雲四弟喪偶王季常李隆吉二弟張子書麟角駒駼二侄盤桓至二更而別

二十五晴霧稍輕東北風揚帆直至苕溪留唐卿勾當故里諸務遣聘朱良叔先生明歲課辟邪讀書又沈孝升劉少彝二書是日成維舟拙

圜詩補小龍渚宿包山二詩又作李隆吉豫章篇序

二十六霧晴行十八里天明日中過塘栖遂易小舟薄暮入關關使新易乃舊屬李君成林也至新馬頭索肩輿入城至家尚未黑夜暖宿鬱金堂三姬侍

二十七早陰微雨午後晴暖吳中甫與孝廉弟來許龍雀來因中甫得施省陽之訃此老忠朴樂施晚而有子今年僅五十八一疾而隕良可

傷悠午後索肩輿臨其尸龍雀新義七首甚佳儼然先輩典形猛進可喜

二十八陰晴李民部成林來實代金君主關政吳生惟吉與兄惟謙來乞其父仲虛志銘許裕甫餉蠏五十夜與家人共盡之連日暖

十月初二日晴于中甫來知瞿元立已入城將過余無何其弟惺卿汝説先至坐久之元立至會李次公來同敘飯于池齋遂同往湖中超宗驥兒侍錢塘門舟中介山法主來同往湖南欲覓晤虞長孺介公往探之知往西溪未歸汎舟六橋堤步自五橋至三橋登舟已暮昏登新堤步至中橋入舟二三相知忽然萍聚眞快事也中甫以宇泰病明早將自苕溪急歸而元立亦渡錢塘赴邵武任矣

初五晴暖早謁監兌使者北人姓靳新進士丰標議論自是俊人過吳欲延陸彦先而未及其氣品可知

十一晴暖夜微雨張望湖來楊蘇門治具于孤

山宋氏莊招敘赴之司馬公虞長孺楊杏至陪

十九晴寒項于王戴升之來留于王升之飲于鬱金堂遷坐自卧樓升之已取一等科舉而于王不見收乃反見知于宗師亦異矣

二十晴寒冰謁學使洪君相接甚恭謹語次及項于王朱良叔張生懋動來水近江爲水二被倘事來赴方孟旋雲居之約吳伯霖同敘閒鄒四生陪飯後登山頂雙松甚佳南山層叠如屏亦微見西湖乃芟去緊竹呼酒共酌地甚勝宜

小軒三楹廻巖上人願任其事非五十金不可相傳佛印坡公昔曾寄寓軒後爲一室祠兩公亦盛典也下山再命酌選地于前堂湖山至此又一換面目薄暮有瞑色乃經圜通殿前殿前面南山更勝出山門步松岡至盡處前山後湖巖石奇怪大宜結菴微昏與諸子別

二十二晴和無事早有霜張士魯陪吳愛齋來索觀玉玲瓏右丞江山雪霽卷談敘竟日

二十三晴和早有霜赴吳伯霖一眞堂之約在

江干同無著上人方孟旋卓去病飯後登山眺望甚快無著自陽羨至得俞羨長書得周叔宗長安中書

二十六晴爲項君卿作少岳先生墓誌銘盡日始成次卿君卿同榻于自卧樓之中層

二十七晴暖李質先介葛生寅亮稱贊

二十九五更起風早陰寒晚微雨出湧金門赴放生社錢長人爲主至岳墳而返今日爲內人生日石氏二内侄淩雲某及德清蔡仲子至

十一月初一日晴佛室禮佛禮祖先及糸神如常儀李秦二孝廉治酒昭慶僧房見款鄭孔肩戒山法兄陪張衙老班演鄭元和以林觀察宴客門禁稍寬得盡主人之意

初四陰入冬此日最寒沈薇亭二子設席湖中款余及臧晉叔諸柴及伯臯陪以風大不堪移舟悶坐作戲戲子松江人甚不佳演玉玦記黃昏入城早聞月堂界公同戒山來

初五晴寒視昨稍和早過吳中甫以善鑒者金

桂峰在往乞一相渠甚相賞謂余功名未艾余業灰心世事矣萬一不固青山非淵先生面孔中甫置酒相款柴仲美江孝廉諸君相陪日晡始得歸歸又遇嚴愼吾子爲蘇運長乃郎乞四書題一時手四書摘二百題與之亦不能精也姑以塞其意耳

初六晴和早西北風夜月連夕俱佳赴雲居四生席趙孝廉慶叔方孟旋陪酒半從後山登達觀亭故址江湖及諸山俱聚目中大自神爽夜

宿前房

初八陰未明金相士來看氣色遍閱諸姬殊憒憒戒山來約輕舟就議諸法門事滸陰陽來商開井方位擇十四日寅時起余別陸先生又對門別岳母媄女戀戀必欲相從三姬亦不勝情甚難別其母子出門媄女先坐輿中相待紿之出反顧聞哭聲兒女之情彌傷老懷

初九陰微雨高卧將至五林頭而起日中到塘栖晤善琴者周續之吾同里徐南山弟子為余鼓楚詞九歌周南諸操令人益念南山耳沙上人以水陸像四十餘幀追尋亦晤于此又晤雲隱菴顗吾上人

初十大晴行二十餘里而起連日有安寢之適亦南歸所少者日晡到璉市茅鹿門先生出迎尚健但耳重非以筆為舌不能相聞孝若亦稍健羅元甫為婦病歸王季常在館設席大廳相款坐客有吳子野吳用修用修後至鹿翁以疲先入孝若出伎沈寶者侑觴歌聲帶啞

十一晴戒山介黃生朝聘謁為其父乞志銘午前鹿翁陪遊宅東園乃薦卿所構中貫流水通大溪有樓有水閣竹樹亦森映有隺二得之陸季高者而飛來報鹿翁鹿翁信之以誇客老人之可愚如此主人設酒廳事見款鹿翁送盞餚畢辭之令入內孝若仍出伎侑觴

十二風作下午有雪勢頗猖而不積薄暮止早辭鹿翁鹿翁連日早出見候余尚未起意甚勤渠臨別必欲面送耄而能敬客前輩人也與孝若諸客同詣吳用修風逆舟行甚難相去四里而行如十餘里王季常同舟坐堂中正值雪作亦一段佳景用修三兒弟俱出陪

十七晴句容張生榜有閩中之行見訪于此相接園中又以從行者儀眞葉生有聲謁葉生以取文行盛叔永來同飯飯過葉生至出文相示佳士也

二十三晴日中詣吳仲庚留敘以諸友俱至吳閶相陪惟周子价一人親家相體席僅小[illegible]

安恬素之意親母遺二婢到舟起居新婦并送
席夜辭仲庚送至舟中
二十八早晴午後陰夜雨項五官邀飲閱珍玩
惟李營丘畫卷孫過庭景福殿賦草書李唐江
南小景又夷齊采薇圖所未見者
二十九陰雨項于王設款舟中李君實同飲舟
泊秋涇侯之回翔曠處黃昏各散連日茶事舟
中静對甚佳客前便遠不如亦怪事也
十二月初六日陰早泊舟五里亭遇盛叔永約
同行相待于積慶午後送舟至胥風雨行夜至
積慶叔永至同晚酌
初七晴大風甚逆舟不能開叔永再歸下午至
風稍微僅至平望吳海洲相聞
初十晴角里拜客晤屠冲暘沈瀛壺黃履謙赴
徐了有招同賀伯闇王雲為竟日之驩
十五早移舟東湖作黃樂野墓誌銘顧司馬夫
人祭文稿完已暮介山雲居二上人過談二更
去舟泊東門晚微雨

十七陰早送陸莊簡公之葬德清許敬翁以題
主至因得邂逅盛叔永與項長公德純俱以送
葬至因得聚談遂同過叔永輕舟回至東柵口
分路
二十二晴風大不能行宿于泓里三家村是日
立春付還吳仲虛墓志銘遂報家信
二十八風日甚美大有春意遣驥兒謁李本寧
憲使下速帖出城至湖上候迎憲使公以午初
至舟至岳祠岳氏子孫出武穆公遺像及思陵
與武穆勅岳珂勅二道岳雲遺像見示思陵墨
妙足度越米蔡諸君矣憲使公登六橋易角巾
議論容止不媿玉堂人物如此人使之奔走藩
臬宰相之罪也是日周申甫驥兒俱侍
三十日晴逋負追逼囊資一空享祖先闔家分
歲鴉兒以中微寒不與內人諸姬洪兒媳共宴
于鬱金堂宴畢方同諸姬閒坐聞北鄰火發欲
登三層樓觀之余同登計當在鹽橋左右報至
果然是夜西北風火勢甚盛俄頃便當蔓延良

人計然出聞郡邑諸公尚未遣救乃發書促之人
時夜已過半遠請姻俱聚前堂以觀變俄而風
稍戢火延皮市遂止共勞擾一宵幸而無事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七　五十二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庚子

正月初四日晴歲前易種鬱金堂前綠萼梅已放花延周姬教小星等三婢唱曲午後爲故里之行申刻登舟高生弘道湯生允元自故里來執贄夜宿橫里

初五日晴過塘西金午川見訪遇于途過船共飯高湯二生來將至語溪暫別夜宿崇德北門外自除夕通夜不寐遂發目疾初三日頗甚今尚未痊

初六日四鼓開船平旦至皂林而起天色微陰漸晴午後至郡西門過先隴致敬金午川同行過午川居晚至拙園宋仁卿相迎留敘同午川空庭觀星熒惑在柳而歲星在星相去不盈丈下對軒轅占臺曆差十餘度

初九日晴微寒風景清設席預張燈月色佳甚放流星火樹連夕俱夜坐武至夜分是夜別上

八
十一日晴逆風西門晤嚴蓋夫李伯遠買鹿角
膠十斤夜宿石門見參井間有客星之異
十二日五更開船晴過語溪遇項明瑞以燒香
行宿塘西先泊華嚴閣前同午川閒步閣僧立
禪者邀入坐詢知為余深相敬禮造餅為供其
處接衆日飯過往僧百餘僧秦人年三十餘立
禪三年于此故以為名
十五日陰微雨中秋雨之應也目眚略可石二

舅二阿公來夜張燈
十六日陰晴間雨鬱金堂前綠萼梅大開樂之
津來大兒出接李君實至館池齋夜張燈再迎
韋媪治目目略愈
十七日晴間陰雨邀樂之津敘先過天竺薄暮
至李君實赴盤臺酌不得共敘君實索觀王叔
明小畫卷宋高宗瑞應圖大卷目眚愈但腰間
作楚坐卧起居艮自支離苦不可言二姚生光
世光治來世字賞延治字平子留與君實之津

同敘夜張燈
二十三日陰寒朱君輿戴升之來齊菴僧同梵
僧二員來謝為換給路引留齋鍾生世芳同敘
出所藏梵書寶王論渠讀之如流水云唐言金
世明經阿彌陀所說譯之有三部法華都帙夜
留宿廂房與金太初同處
二十五日晴迎準提大士供新池齋移梵僧眷
處梵僧年長者始四十餘梵學精博書梵咒為
小兒護身甚驗內人乞指畫九首十八臂準提

像一幀禮供經營於此日
二月初五日晴徐茂吳款劉道尊李本寧憲長
邀余過陪坐至二更余左目復生眵是日茂吳
齋中見鍾紹京所書五帝六甲經後有倪雲林
本朝王英等跋此亦佳物
初六日五更雨午前雷雨送梵僧二歸徐菴先
于飛來峰指示諸梵相尊像僧所尊者為救度
佛母此中具二十一尊首微邪震旦惟飛來有
此相楊璉真遺迹也勝仰松同新住持具飯相

邀于方丈飯畢拜徐菴梵僧一禪敎一大寶法
王敎禪敎者通習敎典根器明利即前放施食
者今日復赴松谿菴尼僧施食余泊驥兒金太
初俱赴其茶供其處卽何氏梅園也余疑其曾
到詢其故始知之今梅少衰矣憶庚寅歲同包
長公至此看梅來道之與馬賭酒勝負道之時
戒葷負卽以餅代酒道之連噉數餅爲之絶倒
今轉眼十年矣歸途訪卓去病稚穀于孤山四
賢祠稚穀張生出迎去病別住瑪瑙寺不晤歸

已暮方次卿至婦病尚未起先是余在飛來雨
止旣歸復雨雷雨經夕徹明
十二日雨赴吳中甫及弟孝廉君之席二卓胡
休仲柴長君周續之陪雨中看山桃柳亦增色
此另是一番光景遊客未免大損匠者治三層
樓窓新池齋治花屏
二十七日晴范村上冢欲面致放生請帖于雲
棲遇之江干午後畢事絶湖歸
三月初五日晴梅花嶼欵安小范吳季常陪徐
茂吳以上冢不至酒後同步沿孤山一周別于
望湖亭時已薄暮介山席間一晤登山松間盤
桓良久而別二更後雨
初九日晴氣昏稍和徐檢吾來金太初看宅氣
自卧樓遶西南而廻明潔如練如天河之狀日
中付孫生爾嘉湖南之約同屠長卿虞長孺下
席秦水玉康季修又露若沙彌侍季修自吳門
來遂爲不宿之客
二十一日陰晴微雨禊女受陳孟文長兒紹英
聘名禊女曰靜婉屠長卿以是日爲中原之行

二十五日陰雨晚晴是日立夏陽羨曹公遠遣
使相存幷得繆仲淳書約非久至此作陸五臺
先生遺愛碑記連日俱陰寒
三十日晴謁劉撫臺不面晤姚江孫太史如游
乃七利後輩執禮甚謙面拜孫太史太史卽來
面拜金太初俞唐卿自岕中採茶回得廟後五
舫洞山六舫俱攤葉尚鉄茶直一舫試之果妙
太初具述採茶曲折王問琴與金俞同來

四月初五日雨張喆門自南都至餉羅小華墨綠石子研是司馬太守家物得之半山寺者宋板唐書門目南都野紀活人心三書超宗壻自家至是日俞唐卿喜酒設于前廳作戲

初十日晴湯嘉賓來面以初見行再拜禮期丁存吾陳舜芳明日往西溪遲日橐中空空甚苦調度

十一日早出門晴至昭慶平山房待丁存吾陳舜芳久之乃至訪臧晉叔不遇遂行小憇佛慧

古亭不在桂亭邀至其房具飯相款陳君披頭火星下落平洋當有奇物至石人塢覆冲天木星結紫氣穴乃江氏業欲求售者其隣亦有一物足稱並美過斤竹嶺至西溪途中有凹腦天財地小憇瑞庭房往荆山細觀七十二賢山已得腰結其盡龍粗中出細有大鵬展翅之狀惜石像爲斧鑿所傷耳遂乘輿而宿月甚佳

十二日晴早遺文中回作嚴倅劉荆湖書早飯出門往光明寺途中得白果山美女鋪氈落坪洋之地具陰陽二用過大嶺又得土腹藏金太陽立穴對太陰之地凡二十里至光明光明正結巳爲丁存吾所得巳結生穴龍虎重重來龍木星端聳重厚夾從亦多余謂此地富貴綿遠所見當屬最上存吾以五十餘金得之又有樓房可謂奇緣寺乃白虎沙所結左右前後山業俱爲傳養心所得存吾作中飯主人飯而行途中又得蟠龍地祖宗亦是木星形局不小過小嶺又得馮氏木星地主人已葬其左凡十五里

至風水洞水洞甚佳亦善卷水洞耳索酒飲乎其中良久至寺居停上人房房依大石山石甚奇存吾倦卧余同陳君賞玩又進數酌樂而忘歸

十三日晴早主僧具飯相款出寺得一物乃蘆花蕊脉粗中出細後坐玉屏曇山爲師子形正作水口來龍風水洞山純石作頓旗形龍行嫩活陳君謂富貴綿遠之地過曇山其後山隆厚亦有結作過朱橋看李氏山金星開口地甚眞

主人且棄之天以見資未可知也飯于范村山
樓舊地陳君不取卽范村正結亦在所忽惟取
排山陳氏地謂盡五雲則余所驟聞者從進龍
埠取道虎跑憇寺中良久舊葬之山亦謂無有
其所擬有在尚未示余赤山埠覓舟從湧金門
而返得劉荆湖書以病迎劉雪泉且托治木人
事不測如此
十五日雨文中等衢州市木附書候劉荆湖病
肅準提大士文殊大士成梵僧加持治齋事請

佛佛降三人持盤盤轉動如扶乩之狀直入鬱
金堂而止迎陳舜芳下羅爲改門之計擇來年
正月初三午時仍移至中與二門相對其日爲
月德還宮上吉之日下午雨止
十八日早微陰漸開晴陳翁夜嗽稍不安而余
酣卧甚樂覆積穀山陳老謂太陽金星飽面宜
取波瀾穴左首新置山無穴情下羅正對冠山
丑山未向飯于舟中沿金鵞山之東北陳老取
上角流金師子形糞門穴地勢甚雄偉向以爲

前山之鬼而忽之未嘗一視也回舟傍山而東
得正體天財一穴卽舊歲俞羨長所擬此爲正
結又自城山西汎舟其水西流至永安橋與上
陌水合繞出金鵞之北則金鵞全勢俱落眼中
陳老謂飛龍勢東西二地氣力相等東正而西
奇果與地鈐合二十年疑情頓破矣至城由寺
太陽金星垂乳結紫氣穴面北亦佳一日處
四地非常之快也再宿城山寺莊蔡氏三子同
師胡泰游出陪胡卽陳老姪壻夜星月皎然

五月初一日晴茅薦卿來同赴崇福菴齋菴爲
十方接衆道場蓮池老人曾兩結夏臘其中諄
諄以興復爲念向爲靑衿所據主僧一菴不能
安以病辭去更屬中源上人主之源京師人
初二日晴施翁自蘭溪來翁爲陸敬承妾父傳
余六月六日澆頭一法乃陶眞人傳嚴介翁閣
老者法用新汲井水正午時對太陽以水澆頭
一歲一碗先澆一碗覺寒沁頭面四五碗便覺
淸爽去頭目諸疾至老目明耳聰陳階所亦用

之眞奇方也霍林上人龍井果上人筠泉上人
俱以事允沈虎臣與陸氏有田訟乞鄭明府書
得陳舜芳書爲八月不宜改門相聞此老用情
如此亦可念也拜趙西梁鄭崑巖鄭以中丞改
南太常少方之官
初三日晴款臧晉叔朱君采姚叔度于湖中章
元禮吳允兆爲不夙之客王問琴在坐既借叔
度三歌童問琴亦一再清歌晉叔論詞曲及他
談謔大有名理可謂勝舉薄暮茅薦卿與侄公

良至過其舟朱大復在坐大復留心神仙之學
與僕往來足稱針芥相投渠辟穀二年矣神宇
澄徹大改舊觀眞神仙中人也
十二日晴下午大雨雷聲殷殷而不厲是時同
陳孟文赴姚二華之席于華陽山莊宮室幾動
不蔽風雨砌石俱崩悅同孟文送江子振母夫
人入殮行衢道俱成河耳邊挾風濤頗厲亦奇
事也拜馬君應夢爲門生蘇叔大寄書至
十六日晴早發[illegible]台以謁晤吳用脩知求仲爲

無賴諸生所忌以事中之避居他所如此人豈
能阻之使不前可笑可恨訪姚叔度夜月甚佳
十九日晴韓吉甫來具述煩冤之苦所謂山鬼
伎倆惟當致之不聞不見耳姚平子黃重光來
俱飯于池軒俞羨長來自白下談對終日寄還
顧充菴所返奠禮三金云爲羨長家人盜去惟
時髦文四十二冊在耳
二十二日甲子微陰而雷竟不雨俞羨長午後
至同見西僧羨長有阿彌陀像一幀配四方佛

形相頗異約另日持示致蘇運長書夜凉
二十四日晴有陣而不雨早新姬至卧前惡語
相加怒而毆之余最善藏而暴發如此亦以女
子小人難養不能戒堅冰于履霜耳鉛山費學
卿書來介紹唐令乞學記修儀十四金賴以買
油我家歲費油千斤
二十五日晴建蘭僅抽三條花未放盡而爲小
星誤折亦可恨也費學卿之叔氏北太學生投
謁盛叔永之子士元來方訖卿馬參宇陸玄谷

同來留敘參字爲余擇移房等用吉日
二十六日晴中庭茉莉盛開
二十八日晴先雷後雨雨亦不甚但至夜不已
夜甚凉時寧有過責而逐之新姬侍夕
六月初六日晴吳中人致顧益卿報書并海錯
四種張異度書酒四甕管登之書續問辯錄目
中用水澆頭一歲一梳乃益菜施老所傳去頭
風耳目諸疾
初八日晴康文初來爲失正科舉乞薦遺才併

薦朱支中許龍雀兩託少京兆徐溧水李本寧
太史送驥兒及韓生卷
初九日晴李隆吉不進學欲辭去固留之孫孝
廉如證來談對小坐
初十日晴嚴周行周甫同飯卓稚期來別郎
日當至白下稚期許餉麵三百五十斤度可釀
三十石
十三日晴陰晚微雨四更雨甚厲微雷款王司
理于湖中至否屋又訂明日法相之約司理公

作誰是日巳時竪新樓後佛閣
十四日早尚雨晴午後先雷大雨二陣王司理
公作主爲湖中之會同朱大復大復脩玄有得
寒暑俱木綿二層能辟穀持論更中正足企尚
也登陸祠小憩別時又訂十六日山中之約遣
楊信如故里
二十日始晴夜月甚佳同二新兩姬登東樓看
月
二十一日晴陶公望太史來已到數日同湯太

史三宿靈隱湯自會稽至四明天台拉勝友而
返淹洄寂寞辨擊淸眞顧瞻老子共成三秀後
時那有此會也句容張栲來得柯立臺侍御書
儀部敘談武夷之勝使人神往又聞江右堪輿
黃君之奇爲魏君時應葬父有驗心甚慕之
二十三日晴王養恬來具道武塘爭田顛末兼
人情險惡之狀湯嘉賓來小飲齋頭至秉燭不
休世間名士晤言之樂詢在聲色之上令人靡
靡不覺巳歷六十小揭也張賓王餉萬年松樟

蘭挂蘭挂蘭以繩挂著簷端或樹格間開花甚多樟蘭寄生樟樹者萬年松如瓦松青翠可愛置之水中丞足供几席之玩賓王索觀所著詩經時義必欲余動筆自力爲倦苦賓王最得意贈賓王松江天青布一疋以扇墨答柯立臺書寄詩扇一連日橐中蕭然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千古一揆矣

二十四日晴張賓王以是日行而俞羨長飯之望湖亭大風雨雷電卒至鵝兒亦與客在湖亭而風引之直抵錢塘門水次得無恙湖舟壞者覆者頗有得王房仲書

二十九日晴赴放生會三陳君作首朱大復新入會虞長孺談宜城子仙踪頗悉其所憑者爲孫龍城二虞李本寧使君俱著其前因長孺前身爲薛祿國王僧孺爲陝右一司理再生爲僧曰凌雲今爲僧孺晤本寧當細叩之舟至望湖亭大雨卒至余先避張氏樓望羣山煙靄倏忽有無大是奇觀是日內人捨雕刻阿彌陀佛像一軀西僧欲持歸本國者余又雕刻救度佛母像一軀俱以是日開光明裝靈聖夜雨屨作

七月初一日晴俞羨長期出梅花嶼款敘經日新得小湖船費約卅金而可暫作浮家泛宅亦是一快

初二日晴爲靈隱之行舟過岳墳驥兒讀姚莊一目之金沙灘登岸至靈隱孫中貴新爲莊嚴遂染香山碧山氣最不堪者門前排衙碎石也勝上人出迎知二虞已至一至勾漏山房伯霖繼至又有邵虎菴錢孝廉長人繼至衣冠受齋如羅纖何同諸君至殿上爲朱公朗拉去席散婆娑飛來洞始覺意興勃勃已逼暮色數酌而別遂至頹然過湖中爲驥兒留宿

初四日晴目青略愈薄晚雷凉雨一陣道案出驥兒名在一等第七錢塘科舉六十名張名昌爲首仁和胡休仲名在二等頗得人矣

初七日晴熱湧金門登舟是日同諸公作邀豫叔虞胡元瑞張元春滿景升黃氏席敘余則矣

長宿姚氏樓即驥兒讀書處也半夜後涼

十三日晴午後風雨甚驟黃昏亦雨請僧誦梁皇懺夜設焰口施西師爲政三鼓畢事俞羨長隨喜

十四日陰雨終日不開先赴放生會韓求仲作主不受分金俱付贖生雲棲上人來新入會者湯嘉賓太史應據首席以讓余齒坐余下今日可謂羣賢畢集午後三橋過船金太初同出至陸祠太初病瘧往姚莊卧移舟西泠橋暫憩初

更而起至陸祠隨喜梵僧施食朱大復虞長孺兄弟張孺愿柯孝廉紹皐卓雲從諸君共事驥兒侍三更畢事是夜韓求仲亦邀僧放施食放河燈余撥船就之燈次第出水際或疎或密有如繁星獨羨長所放雖二千餘僅然其三稍敗意耳

十五日晴湖中遊行竟日俞羨長王問琴共之有歌者張姬驥兒侍遇風雨于湖南夜月佳甚廻舟至陸祠遊船甚多歌吹聒耳三鼓餘就寝張姬先行

十八日晴間陰微雨不褁幘杜門謝客看驥兒五作首作佳經亦可

二十二日雨終日驥兒試七篇出題作文于龎祠朱武原監試同事者張符九高士瞻高氣藝新入孫瀟湘沈虎臣欽二朱公範公朗黃重光傳仲執柯紹皐五孝廉于湖中再宿姚園

二十三日晴間有微雨風連日俱風訪韓求仲回舟遇姚叔祥與驥兒同至池齋客甚集頗費

主人粥飦夜星斗皎然

二十五日晴劉茂成致李本寧報鄭嘉興入棘竟無望矣嚴蓋夫項于王沈景倩遣才俱有名

二十七日竟日雨學使者移大考期于二十九日驥兒是日起送科舉郡公送至大門外亦從來未有事也韓求仲來留飯徐周行屠公子仲蕉遣才俱有名自二十四夜至今俱涼此夜夾被二牀猶非人不溫也

二十九日晴是日白露宜晴

八月初一日晴早出姚園看驥兒及諸友作文晤韓求仲小湖船煥然一新計日可畢功矣

初二日晴看驥兒文僅成六首喜其句稱善夫首作尤佳符九庸孟書經妙絕移榼定香橋飲求仲同金太初拜劉茂成關使初四日交代行矣

初三日陰晴間有雨奎孫忽病驚惱婦女憂惶夜祈神佑巫歌聒耳

初四日早雨陰俞羨長約諸公結社西湖各持份金一錢五分赴之錢塘門登舟徐茂吳臧晉叔吳元瑞虞長孺及孝廉布衣在坐者十五人薄暮停舟段橋吳元瑞風痰忽發不知人久之

初六日晴熱看迎考官于沈伯皋對門小樓姚叔度至兩童子歌歌未終考官已過守候甚疲幾窮日力

初八日晴驥兒移小下處于貢院前許揮使宅下午往視驥兒候姬亦在其後門小樓對天開文運棹楔微偏東北與明遠樓相值延鑒視奎

孫已見疹矣

初九日晴暖杭州五更始點入按院又收諸生四十餘名入場俱浙東人士薄暮聞四書三題又聞毛詩三題書題俱平正孟題頗新驥兒五鼓出場迎者至家天將明矣

初十日晴午後看驥兒先寫出學論二義亦能敷衍可望百一

十一日陰間雨二更淋漓占滴雨勢甚熾入試諸生可念也

十二日陰雨驥兒進二場日晡而出

十四日挈三姬人遊湖陰微雨見月夜雨沾濡

十五日雨沈伯宏行傍晚出宿湖舟挈金太初王問琴姚叔祥及四歌童是夜竟無月然興致頗豪四歌姬初試湖中亦稱寥亮驥兒試三場

十六日雨是日胡太寧作主驥鴉二兒俱在姚叔度爲不速之客有宋張二姬然反喧雜不如昨夕之清曠也姚叔祥歸城中驥兒宿舟中俞羨長夜至是日家中竪新樓後內房三間

十九日早陰午後晴夜復雨范東生來留飲韓
求仲同朱彦吉張具之來餉珊瑚樹一枝爲余
壽美人之治
二十二日雨竟日親友祝壽至者留飲新廳賓
主凡十四人是日丑時應吉移新房鋪東房地
平夜雨達旦
二十四日陰微雨有晴意飯而歸新堤散步遇
徐道涇王養恬求仲舟中遇相士吳望山相余
頗許後福及驥兒科名

二十五日晴馬南軒看新姬疾須琥珀和劑八
錢索三兩直頗難之
二十六日晴夜微雨款科舉諸門生及年家來
者十五人驥兒侍
二十七日晴夜雨是日款科舉諸生于湖中韓
求仲吳用脩等共十人驥兒侍相對俱有凄然
之色明旦揭曉矣
二十八日漸晴揭曉解元爲葛生寅亮門生項
于王而下共五人昨湖中同舟者孫光裕與于
王二人而已論文則張生奇齡臧生爾熉眞可
惜也
三十日晴俞羨長期入靈峰晤曹尊生因命邀
張孝廉羽翙孫孝廉如證爲明日之晤書奴誤
聽卽召此日方至山而兩孝廉嗣至余方咲將
錯就錯賓主盡歡而出湖中省韓求仲晤二虞
九月初一日晴見南小錄雲間張生以誠中八
名差足喜也湖中送韓求仲行色甚悽然
初二日晴葛生寅亮項生利賓孫生光裕馮生

玄鑑鍾生世芳俱來謁皆門士也亦爲此榜中
白眉夜微雨徐茂吳來啜甘茗數壺而別
初四日晴作關漢壽贊趙左伯乞之也沈超宗
俞唐卿返自白下
初五日晴作于中甫尊人見素公傳
初七日晴偕俞羨長往范村晤曹尊生飯後詣
雲棲途且半尊生巳出遂邀至小樓盤桓逾時
而別
初八日晴午前有微雨早往仁字塢無所得然

登高所見自多望五雲西木星如鳳羨長以爲人形其左一枝甚嫩同羨長物色之即舒老所指者但外朝不整甚喜有内案羨長以成玉女捧印地留虎跑余獨歸至家尚及送沈超宗小姑娘歸故里薄暮微雨

十一日晴公衡來問起居至家失長子添一子今尚三子宗伯師夫子卿以來心事大損留公衡西廳小敘繆仲淳陪之飲甚適是日移新房卧起酉時改大門正中

十六日晴粥後同仲淳登獨山見南面似有結山右過小峽斷而復起者再其山背在外面東南向寺正在前寺曰普濟其老僧相迎至寺登山體察未真以倦下山飯于寺中飯畢同仲淳再登山局勢儘佳但僧居在下稍礙堂勢耳仲淳乘肩輿再審獨山余待之寺中良久仲淳至云得之矣甚佳龍自黃鶴正出斷十里而起大頂遂落穴穴情甚眞南向超山在後收水右起小山作白虎收本身水疑皐亭跳向塘棲之物

福緣在此未可知也老僧欲相留以驥兒唐卿已先到大船遂移具相送意甚惓至晚乘月至德清宿東關外

十八日陰雨薄暮陰不能登山飯于蔡宅賓主無一言甚苦舟至城山夜酌羨長倚酒發言以余惑于仲淳也一笑同驥兒唐卿啜茶甚快余論湯候及先氣後味之說廖廖誰解之者

二十一日晴粥後看菁山范氏祖墳遂盡探局内諸山行十里至三山塢出塢小憩澗邊石上

羨長望見山形頗奇獨探之其地收外局乃飛天蜈蚣形雲雷案面東到船而飯幸忘飢劬日西發舟行十餘里羨長見禾桿山秀麗仍駕一舟往看須明日自往決之

二十二日晴早過小舟看禾桿當是中落爲佳但稍頭反飢須剪棄耳午後至吳興又過小峽看仁皐正結在汪氏右又過小峽太陰金星落穴前對貴人星堂局盡收七八年之疑一朝決破矣舟回將至西門韓求仲出迎邀至齊宗莊

居張具之巳到談敘至二更歸舟泊猫兒橋距莊居一里求仲送至舟中
二十三日晴早有雲氣天明過小舟出接山橋注觀仁王結作的確無疑過此望蒼山如屏中有眞結美長以爲在仁王上舟至天寧塔村卽圓證路也呼肩輿至蒼山審其穴情果明白可愛前對雙峯仁王如雙旌起于龍首不意一方有二大物同至圓證適守菴老人回得同一敘守菴談新昌石佛之緣佛身跏趺長七丈上有

石巖蓋覆自齊梁間有之今欲蓋石殿如橋樣於巖外以蔽風雨計直當費千五百金眞勝緣也本寺又欲新殿殿材巳集定址當稍西而前韓求仲設席相款朱君采陪更餘呼侑席者至二更餘始散就寢月高矣
二十四日早大霧漸開晴暖五更解維粥後易舟至烏陵山同美長細審穴情卽左出一隴面西向小金星者爲眞向來眞如醉夢矣晚到長興進西門泊舟姚氏水次茗雪叔度平子及伯道兩兒出城相迎而左良久到見談敘良久登岍是日兩度噉蟹甚快弁山龍一支逆上下砂數層直至蠡山而轉余卧起舟又行十里卽上砂俱轉矣其中當有奇
二十五日晴早起弔姚伯道之喪諸姚皆來迎飯于伯道臨雲閣乙未春同周叔宗過此今叔宗遠遊主人化爲異物可嘆也
二十六日早未起姚叔度至舟勉留之不得已許晝溪同泛是日早霧遂晴舟入溪中登岍眺萬玉菴僧來迎顧貞溪後至過其祖箬溪尚書

祠堂歷淸凉寺松雲菴萬玉菴諸姚兄弟父子俱來陪主客頗多乃分陪二舟先叔度作主茗雪繼之薄暮解維俱送至呂山而別
二十七日早微霧晴早達丁氏新卜長孺昨夕歸矣歸途憩吳山寺禮端獅子塔薄暮舟泊西門與美長驤兒啜茶頗適
二十八日早霧晴俞美長過船遺其船載西師余起韓求仲來同噉蟹至夾山漾朱君采遣以

相邀余同羡長看道場正落其地巒頭端聳龍虎灣踞前對弁山水帳眞佳城也又深入十里而還至峴山登空明閣又登文昌閣是日始與羡長別舟將有長興之行從求仲李用甫士觀驥兒赴朱君采之約君采所居爲宋鄭淸之故宅山川如畫意甚樂之席散求仲送至舟中舟泊慈感寺前啜茶數甌而別

十月初一日晴微寒撰錢季梁墓志銘正陽邀過飯日中而行同驥兒西門祖塋秖謁西僧暫

留三塔黃昏歸舟

初二日晴日中到武塘同驥兒到錢宅致奠湛如相見甚驩略敘在邑及往來途中艱苦在官禮儀酬應之煩所生兒已七歲今年出痘見其跳地作虎子狀喜可知已訪錢中所在其弟成所及新孝廉皆不在訪葉章含明農北郭莊居見其新入泮兒還湛如齋中章含來同敘至一更送余步從東門入舟約驥兒更留一日而余早發

初四日晴早弔奠黃葵陽少詹豫章習生以淳來謁得鄒爾瞻書桐鄉高尉又致鄒爾瞻書一日得二書俱爲趣太夫人墓誌也沈大伯景倩見訪遂與同載驥兒亦至過船同往長溪薄暮到宿超宗書樓小姑分娩尚緩豹孫有口瘡略瘦又乳母病瘧無乳情況不佳

初七日晴早至虎丘舟泊後山門花園處方操筆作祭王方老文沈伯宏至打斷久之張異度管席之至小憩輪關主善才菴留齋噉餅甚快

異度席之又留酌石場弦月初上笙歌鼎沸久之清寧又遇舊善歌者號斷根王二文衡山之甥王酉室之侄與先君及婦翁相善有名少年場今七十矣同坐又有吃飯王二亦偶然云往虎丘更盡張管別去將卧范東生俞羡長忽至出自意外羨長在苕溪爲余成蒼山地先數夕前余夢抱一猴子驥兒又夢人授之一地人形名獮環戲玦或其驗也東生攜一妓佐觴曰林玉盤桓至夜半舟泊前山門

初八日陰雨西北風大作舟不能行泊圓明菴
小港余同羡長看劉家墳其墓爲白玉蟾所點
遍地俱墩泡如落地梅花自虎丘來一丘稍大
中有陽處其碑一仆一起守墳人指此是也
初九日晴行過滸墅關關使游君名廷栢來謁
號九臺福清人林君尚炅之親素熟余名者夜
至新安鎮泊舟距惠山三十里是日校過後漢
紀一册夜月甚佳
初十日霜重如雪又大霧月初至旬末俱有霧

早行二十里平旦至南門易輕舟汲泉惠山復
過大舟沿途觀惠山所止與皋亭獨山相似而
特大其山遠望似太陽金山而西北向是日校
完袁宏漢紀光武明章三紀夜乘月至常州白
家橋更深雲氣淨月甚佳是日舟行百餘里
十一日晴午後遇裕峰上人自京師還得達觀
師書知雙徑淨慈吳之虎丘俱以孫司禮疏請
俱蒙賜藏眞法門大快事也
十二日晴到金壇于中甫潤甫出迎遂至梵川

盤桓竟日歸舟夜月大佳
十四日晴中甫兄弟送至十里外早晤賀知忍
王宇泰太史追晤舟中王伯皐兄弟繼至是日
又晤江右堪輿張養默知忍先別乘月夜行未
至蔣墅二十里而宿
十五日微霜晴和早至知忍齋中王六息姜生
志漢俱以文請批示過詣知忍新闢園居再敘
齋中昏黑登舟知忍遣佃戶拽船未夜半至毘
陵月甚佳

十六日西北風揚帆甚快下午過無錫遣輕舟
汲水乘月至望亭而泊是日行百六十里以目
青三點藥遂差
十七日泊虎丘後山門徘徊鐵佛菴久之俞羡
長至業遊洞庭兩山昨暮宿趙凡夫山房見湖
州小船追隨于此見訖別後山水之勝久之出
門同步至千頃雲徙倚看落日邂逅楊石閭太
史馮元敏二公鐵佛主人設浴浴既登石塢月
甚佳還舟又啜茶夜分乃別

十八日晴入城訪西師疾寓師子林疾爲傷[illegible]九日變瘧檢其囊篋寫單二余收一其一付管習之并二十七金俱留習之許程光祿公衡作主演戲初更別玄明菴又同習之東生輩小坐
十九日晴大兒往陸墓徐莊暫別管席之俞羨長來午後楊公閭太史見顧舟中晚間張異度移酒至舟中同敘賓主八人更初登山待月良久月起是夜有寒氣山上頗清寂客俱不禁馮三峰一曲而別范東生餉蟹六大螯未烹

二十四日晴南風頗大赴馮元敏之席在舟中管登之陪至觀音山過趙凡夫山房觀瀑布甚奇晤孫少宰二子與林生俱美才善詩又晤震溟上人善梵書昔年曹林師兄曾挈之見訪武林日暮同舟至上新橋而別
二十五日晴西北風頗大晚和早移舟泊玄明菴港張生振德自崑山謁謝午後徐升玄治具舟中見款有三侑觴者驩情大暢飲酒無筭二更別主人舟維前山門方次卿在舟啜茶五六壺夜半就寢付次卿二金爲物色歌姬之費
二十六日晴西北風如昨天明解維一二里校漢紀桓紀一卷又完靈紀午至滸墅出關泊舟同唐卿散步小憩關廟從輕舟歸大舟是日寂爲閑適
二十七日夜半解維日出至無錫而起入城弔李雨亭年兄名應祥仕終陝西學憲侯龔毅所方伯年六十五矣兩子少者能文而歿長者四十五從來不生育老而無孫顧能排遺築書院

於南關外南禪寺側延僧檢藏吾鄉眞如僧眞諡與焉約余午後相款于此訪顧漢凌棄其居而移[illegible]園中數椽書室亦可坐先畜三歌童余往[illegible]聞其歌今俱散去訪孫少宰萬中丞中丞見[illegible]過之途過余小舟寒温而別薄暮赴龔方伯娛之席諡師偕孫少宰顧余至小舟不登更餘歸舟本權上人自吳中追至啜茶數壺別去
三十日晴微寒早晤管登之送之二三里歸舟

知仍知幾與羣從相邀遂登岸飲于知仍齋中
本權昨留無錫相追至此賀氏諸昆未別拖是
日俱登名冊中遂登舟小甜爲本權書扇是夜
知幾設席更餘歸舟遂爲行計臨臥作數字達
知仍是日爲老妻生日不及一壽之以爲悵然
十一月初一日晴寒小港冰逆風舟頗艱行二
十里遇管登之已竣事而還留問辨錄晚至金
壇泊舟南城
初四日早陰晴連日溫和主人召題主而瞿元

立祠土至午始畢事歸舟先赴陸祚先之酌于
梵川薄暮赴王損菴兄弟及伯皋仲皐之酌于
王氏園
初六日晴日西到蔣野遺書聞知仍知仍與廼
郎二房照徑來舟持榼相款送至五里外近昏
而別夜啜茶甚佳
初七日霜晴自毘陵開船午後俞唐卿先行汲
惠泉乘月過無錫北關與李本寧使君舟相值
以從他舟赴席不得一晤爲悵舟過南關唐卿

汲泉至舟泊新橋
初八日霜晴乘順風日午至滸墅過虎丘禪房
登毘盧閣隨喜新賜大藏啓首函恭讀　皇上
御製續刻藏經三十八函序連勑諭共四篇善
才菴晚酌浴是日大郎已歸家中俱平安舟泊
虎丘二山門
初九日霜晴寒鐵佛菴隨喜空谷樓址下午同
方攴卿步往竹亭舟中索酒肴小憩甚樂醉後
步千人石邂逅荆生懋賢王辰玉婁子柔立談

良久歸舟三君前後俱來顧客去月已高矣舟
泊半塘寺前
初十日微霜晴早移舟半塘寺後一時客紛至
舟中幾欲如市赴吳文仲約見其子無競及其
長孫賓主四人敘至更餘而別先是閶門遇沈
景倩及超宗壻舟又遇曹周翰舟夜就山塘潭
子範之惟超宗在耳候于余舟數酌後啜茶別
去已三更矣
十二日霜晴是日徐仲容作主與升玄管席之

共載而來歡敘至夜分泊舟上新橋麥場卧中頗覺喧雜

十四日早昏日中而開朗易舟至南洞子門覓小輿入城至師林寺看西師病新愈但體軟見余至喜不可言余告以賀知仞向往之意俟本權至同行渠甚喜徐仲容管席之欲邀余出齊門以王房仲遣急足邀余至葑門一晤從之遂泊徐園久之房仲至則其親凌生玄泰有所請也過房仲小刀至齊門席之同鐵生仲容王元

猛侯余元猛爲癸未進士王有功之子二更別去席之臨別囑朱汝虞聯姻意甚懇至不從富而從貧足尚也

十五日霜晴粥後解維過尹山甫晡至吳江拜長庚親家慰其落羽茶後訪周子价訪沈少卿相見細談不忍釋手晚飯長庚齋中歸舟雞鳴而寢月甚佳

十六日晴暖夜月初佳二更帶雲氣有暈早沈祖均撫其二孤訪周季華其子永年文頗佳周氏白眉矣過吳抑之齋頭出舊銅器十餘事相示是日冬至

十七日晴微陰東南風甚大舟行甚艱僅至八柵試水火爐湯熱甚快日暮過陸少白出山過余舟略悉別後五年事云黃州鄉士范司理宗鎮年七十惟一子八歲名佛兒爲其惡弟所匿欲有其家產少白受牒理之執其子某必欲得佛兒佛兒竟出失巳半歲矣宗鎮德之出其家所藏天文奇遁外丹諸秘書授少白以此相報

也又以討擒大盜廖跛子殺之而後行語多奇偉不覺坐深餉予鄱陽學聖像是吳道子所畫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實掘之穹碑立土中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爲天寧寺國初陶學士知府事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改爲學僧奏奪不得遂爲學至今少白辭[illegible]廣文黜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又假巡[illegible]一時摹數百紙少白得七十紙以歸亦

奇事也
十八日霽晴暖月甚佳到長溪沈壻小姑娘豹孫新生小女兒俱平安景倩五湖未歸
二十日晴暖有雲氣早起便爲親知所嬲粥飯俱不得方便覓不托啜之致朱汝虞奠儀晤懋正公子爲管席之親事通言日中爲懋正決風水之疑其地在西麻塘涇往返十五六里晤樂石帆黃中翰皇石同載而還
二十四日晴帶陰寒訪馬心易晤朱懋正公子

陳太常二謨以索逋至初汝虞貸陳四十金陳高貲甲武林又汝虞座主不悼賢恤孤而索負湖山之美乃育此人甚爲羞之訪樂之律黃皇石談敘甚久又晤黃又玄大叅訪金明秋潭上人晤韓少松居士作大饒益于三塔輪藏者
二十五日霜晴卜生宗文來見之園中入城訪沈純甫司馬留敘竟日邀黃皇石樂石帆薄暮始至上燭半樹而別
十二月初二日霜晴寒久別家室與吳姬甚昵覓慧劒不得柰何
初六日五更雨陰雨竟日周鐵兆吉來款之池齋夜杜荃湄商金太初家屬頗許善奎孫發熱數日連日迎醫視之恐其出痘周申甫以此日登舟暱之夜雨
初七日陰雨竟日陳孟文來是日爲岳母生日合家幼穉女口同往
初八日晴拜徐茂吳答周元孚去歲書移玉玲瓏于南榮下

十一日晴候新按君馬公從聘北直隸人其人甚明爽
十二日雪至夜而止拜劉筆山大叅午後同諸姬自卧樓賞雪
十四日雪霽奎孫出痘迎醫賽神惶惶竟日
十六日晴朱彥吉胡仲修諸君同飯于泚齋
二十五日煖晴喜奎孫出痘將愈今日爲十二
朝酬神謝醫設席作戲夜起風
二十六日寒晴早候撫臺謝禮送節儀節儀不

受命日來索逋者甚煩窘無以應苦不可言
三十日晴供先人神像于新廳高曾祖三世神
俱數年不供頃予但徽堆須新正裝潢耳歲內
積逋不能清理工匠等嘖有煩言但可含忍耳
夜燒松棚于舊廳前須臾而盡云此事亦關吉
凶家宴于新廳

快雪堂集卷之五十八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壬寅

正月初八早積雪皎然似厚於初六日雨霰相
雜午後但雨飯後至郡城四房寫完祭軸黃宅
致奠晚舟泊拙園王問琴至沈超宗亦至吳聞
中痘今四朝矣症如辟邪但花甚多恐小舟重
載凶吉之間柰何

初九雨竟日早送黃氏喪墳在隆興橋內大房
墳相鄰事畢晤董玄宰與顧海陽同舟頗有浩
蕩之言信是俊物昨暮朱汝虞出殯不及備柩
前四拜而已懋正公子遷母棺不在晤其孫再
至四房寫完祭鹿門先生軸遂行晤東山顧君
為乞書追隨于此留飯付書過學繡而別乘順
風頃刻到皂林已夜矣

十一大雪自昨夕竟日乍密乍稀由函山取道
出五杭晚乃得達西北風順少逆多頗有淒冷
之嘆舟泊處距塘棲十八里俞唐卿病三日矣

臥別舟中
二十四鎔雪點滴不已尚無晴色戴升之來
二十七晴湖中欵吳因之兄空語透真拨鐵山手沈超宗至再酌於新廳問琴歌許六吹管可稱二妙已命諸姬共歌許復合管二更而臥
二十九晴赴放生會楊蘇門主會虞長孺以督至來而復歸
二月初六微陰稍寒午後周申甫來留談至暮收拾水經校於去年正月吳洪生乃復者致傳

伯俊書乃初到蜀中所發也
初八晴早霧又得傳伯俊書王開府象乾書俱托印楞嚴新刻藏經校補水經完
初九陰寒微雨夜大雪答傳伯俊書
初十早起見積雪在屋寒氣侵人微雨
十二晴和梅花始發傳別駕來報謁薄晚以毛問琴將有白下之行治具招柴仲美吳太寧一叙諸姬奏二曲收拾鬱金堂內人將以明日移居新廳東為卯地今年敗氣所在宜一避之
十五晴赴放生會是日余直會赴者二十餘人午後歸發陳海樓書謝嘉善書月甚佳恨不挈諸歌婢宿湖中耳
十七晴微陰將以明日下湖了梅花新盟治裝俱畢夜且半臥未熟忽聞岳母痰暈甚急方起披衣遂聞大故同內子奔往已不及訣傷哉
二十四晴暖至不可綿早出訪王房仲房仲同內人寓止桂舟甚適與余憩坐尼菴中遂乘小舟絕湖赤山埠登岸過六通寺隨喜宋學士前

身血書華嚴經元前至正半塘聖壽寺僧善繼所書書法似趙魏國端楷不苟八十卷如一當時名僧題跋俱有規語恐其著相而不知宋太夫人生學士時先夢有僧自通永明延壽手持一經謂太夫人借汝一室以完此經學士到半塘寺怳憶前事得經于天花板上則知先生宿因廣大良不可測矣此經寺僧質于汪司馬金董唱願俾曇旭以五十金贖之以永鎮山門不可再辱曇旭留齋主僧曰大智偶出訪吳伯霖

坐久之王房仲至病發良發至暮而別至家内
人病可超宗壻同芳女至
閏二月初六雨明日出外母喪陪親賓上紙者
事頗龎雜閧　皇上示豫罷礦稅起言官被斥
者驩聲雷動而復有　後旨停礦稅俟三殿成
事不無可疑耳
初九大晴迎章紹陽看孤山地章擬陸祠東水
頸穴細審竟結巨門土星下再往下沙審之星
體端嚴正結無疑沈阿太攢室作享

初十陰午後微雨水雹同章紹陽入山先看龍
井外演福地辛龍卯向正應左旗右鼓地鈐至
龍井飯于德周山居周申甫以昨約如期至同
至翁家山而別余從十八澗出徐村一路李花
盛開如雪范村上冢紹陽審得與蔡氏地不結
其山已過子癸峽土星如五尺形上聚結穴丙
向前有玉尺相應露出江水一點眞佳城也余
云范村尚有正結當以明日觀之夜宿小樓
十一晴閶微陰早入木塢看土角出金地上費
氏葬下洪氏葬穴當在洪墓之右但局順非速
發地土星正落陽脉平衍竟起安樂山逆結一
地卽寶馬金鞍鑾之鈐也卯龍丁向迎黃山大
峽之水前朝木星一峰甚爲端特龍虎重重衮
眉現巽方下沙甚緊結穴亦高向噞安樂無用
不知其結作之巧如此飯後一到福清菴遂至
石人塢得冲霄鳳與展旗星二穴相向一辛一
乙又有飛鳳形在冲霄鳳虎沙之外亦佳福清
僧迎至山居出餅爲供最爲幽深歸途憇報先

印泉房弁晤眞相歸家尚未暮
十三晴潘龍峰薦王建溪得廖氏眞訣者來留
飯王云卽日欲行遂挽之看虎跑地渠云舊葬
甚非三年當發禍地㨨右尚可裁而不吐其穴
四月太陽到酉便可用事與之定約而去舊穴
當以清明日起之
十六早尚雨内人天竺還願余赴放生會屠緯
眞朱太復沈士安與焉虞長孺三月十六日爲
五十初度之辰同社者繪西湖放生圖壽之餘

分贖生以寓稱祝盡日而歸隄上桃花今歲似少衰舟泊隄邊有晉人善吞刀等伎者他客俱樂觀余不屑也入城拜緯眞于三聖橋丘氏寓又晤沈士安

十八雨是日作回蜀中王制臺傅伯俊二書

十九雨下湖以歌姬行邀胡仲修許然明陪屠長卿長卿是日請仙于湖南之庵房余同胡許往訪之留齋晤虞長孺兄弟長卿以守壇不登舟余同胡許歡敘頗快

二十四竟日雨請姚叔度許然明陪方次卿適至與唐卿沈壻二郎俱陪奏屏後歌夜仍雨

二十九晴行至皂林而起日中到故里展拜西城先隴到四房省弟媳合家鵬雛任延師葉生以文贄稱弟子其文甚佳訪姚叔祥同訪沈司馬以母夫人病詣西城宅遣人相聞待之叔祥齋中良久司馬公至邀回談敘至黃昏辭往楞嚴宿焉唐卿超宗已至久矣霍林上人在彼相迎

三月初二行未至塘棲而曉日西底關索兜輿而歸家人俱不度余之歸速也是日沈倩生日舟中臥板上楞嚴僧揭復非藤箄頗覺骨疼轉動不便衰相現矣晚晴

初四晴早送江宅殯事完別諸公到舟先是金省老張黃老慰余舟出茶頗有白水之評余笑而已拜朱大復王仲高于燕先周中甫先至舟中余復挽仲高同敘仲高與余談五星頗細四明趙大寇來一茶而去明當答之

十一晴吳伯霖招遊十八澗飯於佛石精舍歸途過烟霞寺久廢賴孫中貴力金碧煥然余不過烟霞十餘年矣是日沈倩超宗移居外氏房月甚佳

二十一大晴朱懋正如期至一飯而別日中茅孝若來留飯以湖州郡志欲與執事見托超宗召客假館新廳客二十輩戲半諸姬奏二曲柴仲美請之也

二十八晴同超宗仲修送公亮於江干之吳園

公亮盡醉酒竭而別
四月初一晴熱前月十六日立夏欵顧友玉名祖漢字漢凌薦鄉人陳夢萱者善歌得傳于魏良輔潘少荆亦其徒也從鄒愚谷在此
初二晴熱如夏至後早送右伯范公折席一物不收拜潁濱凌晤陳夢萱拜黃端甫是日欵端甫邀陳孟文作主不赴明日邀余陪端甫余亦作主不能赴也一席之緣不偶如此
初三晴熱如昨程彥明陪陳夢萱來留啜新岕

唱奏春闈催赴之一諸姬亦奏曲于内午後欵史范二方伯荅徐文江年兄書
初六陰凉如深秋間雨欵張君一申甫超宗兩兒陪夜晴
初八晴凉赴放生會于湖中吳伯霖作主嶺南張中翰孟奇赴會虞長孺尚未到
十二晴小熱張孟奇來惠詩刻又云杭嚴何公刻詩集索余作序倪相士來吳伯霖邀張君一於湖中余與周申甫陪小憇梅花嶼之松亭甚

適日色相逼始行薄晚又露坐新堤月色微昏夜歸而家中如火宅矣
二十三早晴辰後雨作吳親家以夜半行留書相謝余晨起無事同伯宏步新堤甚快待輿人於舟中汪巨源同司馬孫某以訪伯宏至姚賞延爲余覆范村地渠總不取五雲而取富陽道上廟山鷄籠之間玉屏出脉王氏地以爲浙中最美之地惜其下爲王氏祖塋不可得耳巳刻入城家人始食粥

二十四雨黃重光之父鳴岐翁來留飯翁負俠氣好結客今六十餘雙目俱病待扶而行
二十六晴張中翰孟奇招飲西湖同謝友可大行章元禮吏部徐茂吳年兄絕湖避暑西泠橋之東絕無日色過烟水磯巳屬之鹽商改葉直指祠不勝感慨晚晤屠緯眞于昭慶僧舍
五月初四晴面史左伯金卓然自燕歸即午川達觀老人爲改今字并得老人書一紙晚飲金卓然卓然爲談京邸晤鷹馬豆學問梗槩自是

小乘外道措士大夫多有中之者
初九晴岳昌化方來失迎山中信至陳云洲已
看破七十二賢山正結庚兌龍轉巽到嶺坤山
艮向向山皋亭夜疎雨入更而止夜半北鄰逐
盗金柝之聲振動天地婦女憂皇更許而息
十五晴二更大雨如注所在作漏得李本寧書
候媪來內人以白繆仲淳治疾有言仲修授鉛
上栽砂方如試之有驗亦勝用人間作業錢也
二十四晴熱夜稍凉對完舊唐書闕數凡闕一

十餘號
六月十一晴熱建蘭一缸以澆荳汁而引蛆蛆
遂盛入根葉多萎遂別種過不知可保不李松
山來鐵佛菴僧眞元自京師歸來謁致達老介
山二書達老以肥皂二九見遺有偈曰云云下
午驟雨如注雷夜凉如秋亢孫生日
十五晴熱先居士忌設祭
十八晴稍凉下午起大陣雨極微甚凉李松山
來三姬痁發以夜頭疼稍緩遂不聞呻叫之聲

二十二晴善陽宅黃近洲以吳之矩來謁延談
竟日館之于家其所業正應氣口返爲初之說
爻從下起而作用全重都天此生平所未聞者
羨長云其作用甚驗
二十六晴熱稍減龍井德周同九州寺僧某相
待于前廳九州僧其院爲人所篡奪乞余直之
余荅以待時節因緣耳却受其蓮子芡實四榼
無以酬其意奈何羨長以待史方伯至方伯竟
虛諾飯而去早黃近洲往西溪俞唐卿陪行薄

暮歸盛稱梅園之佳王氏平岡次之七十二賢
之盡不及也其立穴處與陳雲洲不同而近之
又云安樂方丈可爲陽基坤艮向大旺猶意外
之喜夜初更雨至明
二十七四更呼童煎藥飲三姬用人參六錢瘧
果止史左伯來爲拜俞羨長竟以城外不及迎
一見之緣造物亦持之耳日間雨沾滴不止夜
雨更大憂國願年豐不覺色喜徹夜雨凉甚
二十八竟日雨巳午間稍微徹夜雨三姬痁雖

止而體倦甚心腹悶脹不舒不思飲食急須藥
餌扶救耳俞羨長來既飯啜茶數壺而去朱彥
吉來餉搽頭油二瓶鷹福爪二十個柰已倒穰
損味耳

七月初四晴和拜邵太史赴周申甫之召夜有
微雨花木沾濡夜中有微雨

初十晴熱米子華來舊名文令更雲卿改字君
夢婺人杜荃湄來俱留與黃近洲朱髯公金卓
然同叙戴之在坐方與君夢談西溪進十里有
山四塞可以避世者爲李曙巖顧禮初業以資
杜君者而杜適至或此地可用當易新主人亦
一機也

十一晴赴放生會蓮老作主杜荃湄黃近洲西
溪龍門山看地夜風雨二陣

十三雨馮寧楊信等已俱回馬公子時良兄弟
到寓於大佛寺孤山宋莊禮佛陪齋大佛早看
馬時良兄弟毘陵張生某望北山地無不眞矣
黃近洲返自山中云所謂蠻王殿者幽僻宜避

兵師姑坪約三十畝平曠可作陽基而五朝山
前去龍當北向結地地甚大西溪九秒盡處一
畝桑園亦佳陰地也雨竟夕

十五陰晴間微雨內人赴孤山道場湖中從王
月峰覆孤山相對丙向地月峰審係乾脉不可
用乃於下手瑪瑙寺之左得亥氣二三十丈一
地亦可驟發一二世孤山地係蛇形止結腰中
細處一地伯闇葬父得之頭上則柴氏葬之矣
又望西山南山有丁亥庚酉辛氣當結四五地
侯晴尋之道場禮佛遂歸是夜有月微雜雲氣

十六陰晴王月峰范村虎跑看地是日欵周生
經世字知用支生寧瑕錢生康侯張生具之陸
生汝聯朱生秉之如髙山麗川映奪心目談敘
靡靡清芬遞奏王月峰看范村正結內又有葉
嶶州地亦亥氣可用虎跑不結其最秀木星結
丁氣巽乾向最悠長合鈐月峰猶未明示夜雨
達明方次卿來

十七陰晴午後大雨如注雷晚晴是日驥鷁二

子欵馬時良兄弟於湖中早月峰入山看地裹四日糧而行馮寧從是日書發十數函頗覺雜沓

十九晴欵姚生宗宸沈壻超宗驥兒陪王月峰自西溪看地還自五朝山至西溪石人塢得地凡十五二在安樂山爲巳業其最妙七十二賢山騎龍穴也

二十一晴熱同王月峰黃近洲鄒三官渡湖至毛家埠登陸將至吳伯霖來遂同至龍井途中

覆周申甫新買演福面前地月峰以爲不佳既至龍井德周自靜室相迎飯後由翁家山至烟霞滿覺隴看桂伯霖拉月峰近洲過楊梅嶺看丙龍地余獨坐久之鵪兒至偕致胡餅余甜石屋久之登舟于定香橋久之王黃鄒三君至伯霖途中別去三人誂余地之美山凡八節龜形左肩窩穴卯轉巽轉丙午丁入穴師象把水口大地也不知伯霖有此福不奴子自閩回得陳肅翁書

二十二晴他方有雨同王月峰黃近洲西溪五朝山覆地七十二賢騎龍月峰以爲悠久發福惟五朝所結龍口穴甚佳餘卽佳而未免偏頗孫道士業丙龍巳山亥一穴月峰亦得意宿永興

二十三晴覆石人塢鳳形卯龍又冲宵鳳落平卯龍俱可用看龍居塢傅氏葬最佳其次外家地庚酉氣轉丁龍午山子兼丙午亦可用外氏不必尋地覆方井丙龍巳亥向地垣局厚密當

與龍口穴伯仲得此二物吾事濟矣是日覆龍居蔣老佛慧桂庭出山拜徐理問途中其使兒止而返

二十六雨如注者自辰至未未後始衰夜住點沈倩欽盛叔永李玄白于新廳方次卿吳老黃近洲王月峰俞唐卿俱在列作戲

三十晴章氏三公子昭明然明敬明吳德符小叔吳伯霖稱不宿之客下午諸親戚爲鵪兒痂時十保扶今日償願演戲點蔡中郎夜半而散

八月初五雨角孫生日

初六早尚雨親送史岳伯中秋節禮不面面拜曹能始午後邀曹能始屠長卿吳德符小叙聽曲能始先作隔舫聞歌詩書扇相送并見贈一章俱佳又遊洞庭記并金陵社集下語生平不愧名士是日大晴夜凉夾被猶寒

初十晴熱微陰午後飛雨數點王月峰石人塢覆外家地請戴先生遊湖鄒三舍辟邪戴阿官同行步出錢塘門登舟四橋入舟登陸步至法

相納雲留噉餅入舟孤山登覽歸家已暮

十二早雨答拜沈公子不面俞公臨來談越中事言與何泰寧風水一緣甚契語甚誇詡眞可笑也留叙噉飯甚快遂商量中秋大會事而別款沈公子於家以天雨辭湖中之行屠長卿吳德符同叙驥兒侍是日王月峰爲臨平之行

十五大晴屠長卿曹能始作主唱西湖大會飯于湖舟席設金沙灘陳氏別業長卿蒼頭演曇花記宿桂舟四歌姬從羨長東生允兆諸君小叙始散而薛素君從沈景倩自檇李至過船相見夜月甚佳

十六晴稍有雲氣諸君子再舉西湖之會以答長卿能始作伎于舟中席散同景倩素君羨長允兆諸君憇中橋聽曲晤周申甫月甚佳

二十六晴爲張雲臺撰其母夫人墓志銘孫子眞寫照方次卿來

二十九晴未午飯過小舟先至德清覆越山寺地乃烏山之盡左一枝懸乳丁龍艮向爲正右

一枝丁龍開口亦艮向左出爲雄吳羌山右一枝巽龍亥向左一枝丙龍亥向地俱佳山自縣山來築城其上外爲城壕惜乎掘斷地減分數金鵞山腰落巽龍亥向龍虎均齊筆架三峰作朝先時求之南面眞捕風捉影城山迎至菴設浴晚飯意甚盛今日噉菱甚快舟泊菴港之外夜不寒仍夾被

九月初一晴暖平明行先覆大漾西庚酉辛龍甲向乃丁龍轉龍虎均齊堂局完固水口完密

行亥龍丙向亦佳外可作陽基龍尾市鎮又
行十餘里小東山内庚酉辛龍甲向後頂五六
自亥子癸轉後有卯龍辛向月形地亦大奇前
辛龍落穴龍虎均齊外有師象把水口月峰喝
爲虎形下右淚堂穴大而且久余目中所見此
爲最上月峰云弁山亥龍當在其上明日當見
之矣月峰病脾飲啜稍減泊舟埭頭港拒菁山
十里成秋菊有佳色排律
初二晴暖舟早行遥望山而旦湖州道中月峰

見南山枝隴結陽基脈地者數處湖州府治的
屬南山之盡自峴山入城無疑既飯易小舟覆
弁山亥龍由蒼山取道起陸倚蒼山大田汎艮
龍丁向可作陽基六七里至地土名曼頭山亥
氣丙向甚清問爲吳氏業共左正結亥龍丙向
仁壬在前如三台稍左爲殳氏業易圖虎砂外
亥氣作陽基巳向正對駱山可居萬家亦吳氏
業蒼山佃戶趙三者隨行故盡得其業主名歸
途看蒼山然後入舟至大舟已昏黑矣舟泊青

崇橋東港内夜啜蟹猶未肥
初三晴午前西北風薄暮東北風俱急早移舟
峴山寺前山上閒步僧來餉茶早飯過小舟夾
山漾看地由汪氏小山進路三四里得一巽龍
亥向地又於巽右得一卯龍巽左得一丙龍穴
在上上起數墩墩亦可穴巽爲主下砂逆上數
里從巽左轉二里許得一卯龍辛向乃南山腰
結縣乳穴乳頗長兩邊有護穴短砂左右砂長
夾乳前有五雷案案内一字文星赤山在雷案

左爲文星左右砂之前又有欄砂全吉地也卯
龍之前稍左爲陸山亦有丁龍丙壬向地以日
暮不及觀途中又有一卯龍辛向地初入夾山
漾月峰云局内有極大地府治亦其收水砂也
其他吉地甚多回望弁山尚有一亥龍甚活後
更有丁龍起峰甚秀惜月峰欲還吳赴友人之
約尚期他日盡探之還舟啜蟹甚快夜寒擁綿
被三弟竟不至夜有霜
初四行十五里而旦早起過聿山既午至南潯

遺問朱平涵太史則已遭母喪月餘矣備禮往弔因過藏經院余家北藏暫安他日當移之山中者托道人寄顯親山主靜圓數字約其楞嚴相會享主人飯意甚歡歸舟吳用脩來會許二十日邊璉水相會弁托言王月峰先生于薦卿兄弟孝若以初二日有納于吳尚未歸夜宿震澤鎭地有老柏夜不及探也月峰云余西門祖塋龍虎砂際宜有石橋鎖之舊有橋癸未冬廢從此多事此老神矣又言石人塢地宜畜水以

養之百年外方可葬方尅龍露石雖出早代科甲而人丁必惡不妬售之他主最吉者七十二賢騎龍龍口穴孫道士腰穴武康庚酉辛虎形夾山漾邪龍邪龍尤速出高科與龍次之俱悠遠

初五晴和早行至平望而飯與王月峯暫赴吳勉齋親家及錫山秦氏之約奴子送之兼致徐伯諧兄弟書儀大舅文倩書月峰約月終遣人相迎舟過朱家路史田保門首暫泊易小舟訪盛叔永叔永方病齒痛捉髮迎余談敘至日晡方次卿忽自武林至知渠達初一日在故里追余于德清湖州間不知何以不遇也叔永治晚酌相欵意甚盛出其孫侍坐方七歲甚了了陳伯符之甥也更餘別主人次卿同行叔永贈製過何首烏半斤楓亭荔子一封西施舌一封登舟史老餉白匾荳啜茶數壺而寢

初九晴霧西北風早晤吳伯子葉生其徹歸途至秀水相湖莊水反無情房南向又折東舍宜

其有事也出七里店過大船埠奴自武林來速文貢過九日於水鄉無處登高一嘆訪包襲明已往吳中迎米宗伯矣晤鳴甫留茶是日設席欵其外祖又知陳仲醇以謝孝至此還拙園弔薛望樓之喪晤沈明卿無何見蹤跡至矣夜同明卿三弟唐卿靜圓上人坐談月中

初十晴和先訪陳仲醇不面拜屠長卿長卿先一日邀太尊諸公看曇花于烟雨樓黃貞所陪今日復邀兩邑侯招余陪余先與沈司馬有約

當轉約渠明日耳入城候賀伯闇起居其太夫
人留啜蟹頗巨而肥余啜四蟹馮抑吾及其二
弟午後過烟雨樓赴長卿之約蟹若上嚴生及
日者鄺生項于王來久之二邑侯主上席復演
曇花夜半散席歸舟

十三晴和西北風逆僅克至吳江作茅鹿門先
生墓表向來應酬頗雜今日大有閒適之趣不
知薜邪唐卿今日能抵北關不念之連日啜蟹
甚快月甚佳夜泊舟吳江南門

十四晴五更解維早至吳閶泊舟清風亭作陳
蓋菴墓表未終而陳使索文者至遂終稿移舟
山塘吳宅謁德園年伯樞大舅文倩理齋叔翁
陪于中甫先至相見舟中遂同至虎丘石塲晤
閔寧臺吳無競治酒舟中款中甫及余王季常
陸祚先與焉月甚佳方次卿來晤酒散又同中
甫祚先輩石塲小坐邂逅沈祖量

十五晴由石瀆易小舟登陸至象山送殯先別
季常與中甫同拜吳文倩相邀至少保公墳堂
小敘晤王月峰以中甫相待于水次急別文倩
行晤管登之先生同舟至石瀆別時管登之有
陽羨之行至虎丘陸純孫相待已久中甫純孫
同晚酌中甫六齋余同純孫啜蟹是夜無月晤
陳仲淳深談逾時少年曲聲甚佳余輩下船諸
客散矣舟泊齊門

十九晴帶微陰周丞來拜先往訪張季脩歸而
迎之張季脩之先赴周丞之飯于衙齋李玄白
陪歸舟小憩沈伯和顧德甫作主周丞陪出戲

在吳中可當中駟演鸞釵于中甫李玄白俱在
坐夜半而別中甫明日往虞山矣余附瞿元立
繆仲淳二書

二十晴早達婁東入城看王房仲陳仲淳於仲
淳館晤吳伯霖王辰玉業先往陽羨不面相公
置酒家園相款余獨上坐演家樂金花女狀元
傳奇深黃昏回舟相公來報謁送程諸景陽來
拜余往拜之舟中談敘甚久氣意清整敬之月

二十一早陰開晴風來自西北甚大未免候潮

而行徐元晦來餉程儀早入城晤陳仲淳謝生騰蛟來會仲淳出著述元隱逸傳補建文史待二書甚有益於世又觀倪雲林畫一幅佳甚謝判翁相投楊生刺答徐元晦訪陶逸則俱不面訪陸少白病病似中風今稍稍愈語尚不清右手不能動生十子長者始十二歲外侮交至可念也歸舟陶逸則楊生時偉謝生騰蛟吳伯霖俱來相訪既別少白長郎來相詣余作數字令其召繆仲淳于金沙以議醫藥之事待潮至解

維暫泊西郊外王房仲餉食品甚精陸純孫來索徐文江書而去風逆潮落舟行頗艱薄暮始至青羊墖顧年侄伯念伯從治具舟中見迎遂赴之至朝陽門已黃昏矣

二十四晴移舟祝家河潘景升來拜潘景升晤阮堅之至阮舟投刺久之范東生至余舟先行待於半塘寺松樹下嗷蟹管席之來同嗷又久之余羨長酒船至侑者有鐵生外二姬一爲楚人陳大酉故侍兒也阮堅之晚始到席曹林師兄來待于余舟黃昏于中甫陸助先來余舟同泊酒半余至舟相見啜茶數壺余復過酒船阮堅之過余舟晤中甫鐵生同過分舟而飲中甫頗留連夜半月上與阮堅之別客俱別去余舟復還齊門送鐵生歸館余就寢四鼓矣

二十五晴歸彭生二童子沈伯宏趙伯羽歸自德州相晤下新橋閶門晤瞿元立過余舟送程與元立中甫訂明日午前虎丘之約先赴徐文江召乃出諸子文索余批閱凡十餘篇赴吳文

倩之席邀文仲作主文江陪吳嶽州班演義俠記旦張三者新自粵中回絕伎也初更歸舟伯宏伯羽至舟略坐即行今夕早休亦一快也

二十七晴赴吳文仲徐文江席於文仲宅同于中甫文倩無兢兄弟咸侍作伎吳伎以吳嶽州班爲上班中又以旦張三爲上今日易他班便覺損色演章臺柳玉合記是夕與中甫別舟泊齊門城中

二十晴早嗷蟹作李空同集序朱支中來潘景

升同吳君謝君來譚公亮來享僧家晚飯朱支
中宿舟中
十月初一霧晴早移齊門譚公亮周旋竟日遣
人尋覓陸太古未得移仲淳應以此日至亦無
消息一更張氏小姬到船年十三字之楚蘅眉
目亦自清慧夜風是早馮寧至武康庚酉辛龍
已成而卯龍不得龍既被傷而直更昂甚是以
遲疑耳
初七早行至君山同王月峰一看乃庚酉辛轉

丁十來又甚巧其亥氣雜乾亥者不中用至吳
江三里橋有金氏諸生赴訴張省菴宋欽所來
宋示梨川女子詩果佳即非完璧實中校書之
選遂以屬宋圖之陸太古談玄是日眞得其談
初八晴午後到拙園得超宗信寄箱一隻往武
林覓俞唐卿來李隆吉騎騌任來以名呼不韻
議更之調良調良安得佳當再更可耳馬在田
知余至必欲相欵余辭之鶴林來議楞嚴事物
色包襲明又往吳矣

初十晴辰盡至菁山壅墳月峰昨夕至所期乃
十二日誤以余不能速行見紿十一日可笑遣
蒼頭約馬小亭薄暮到埭頭橋司觀音堂主僧
不相認矣遣字邀淨圓上人出山相會同王月
峰步行一二里徘徊瞻望月峰云此地可建郡
城背小山立基前面秀峰矗矗聲名文物不減
今治又望右有丁龍左遠近俱有亥龍當徐探
之耳橋司主僧欵留且設浴以浴具不持辭之
回舟月下淨圓來約明日到顯親遂探丁龍

十一晴和同王先生淨圓師兄步至顯親約七
八里月峰望獨山下可作陽基南向又望見丁
龍三支顯親寺後有騎龍亥氣四神八將俱全
飯于顯親顯親有亥龍窩藏下爲佛殿矣步自
胡墳看黃蛇出洞丁龍有龜山相應又深入至
上沙埠看丁龍鮎魚形地三丁龍之一最佳月
峰又同馮寧看其一其一留下來看欲由亭嶺
過靑山關村民云路遠且峻乃返至顯親平路
歷龍王堂吳東橋宅途中望一亥龍一巽龍一

庚酉辛龍又覆看王字鬼艮龍此爲上地吳東
橋留酒飯又一里至吳莊登快船又十里至沙
村大船泊處俞唐卿亦買塼自吳中至此可喜
夜月甚佳連夕卧船板覺尻骨作楚
十六半夜至德清覔城山寺僮子迷道多行十
里而至知武康令德清令俱不在遂停舟天明
飯于城山小亭上人作主蔡雲麓來顧入城拜
蔡雲麓拜監兌楊翹卿名一葵漳浦人壬辰甲
科大有好文急士之意廣文施君稱門生來謁

餉土儀丁酉秋渠曾由南監起文嗚謙其弟承
緒其侄也最傾向余以得見爲幸蔡翁留陪余
飯柩船已過追及于太保塘余仍輕舟先至沙
村冠服乗車登山晚同淨圓小亭二上人看路
十八晴大風皇隴山看地得亥龍三支其西一
支最佳村民張氏邀回具茶還舟未暮復至山
上定金井分金馬小亭夜至
十九晴風止文椅早至家中平安寅時開金井
月峰戒余父子俱不臨塘樓沈七官同其乃郎

至今日拜先柩成賀劉鶴翁大叅考最加恩三
代序史范二伯徵之也
二十晴二柩上山甃金井晚築三和土武康翟
令趙尉三廣文俱到山祭奠夜赴唐生席
二十一晴未時下葬將有事空中羣鶴盤旋之
異夜監築三和土壙成
二十四晴平旦過城山惟晉菴小亭留飯大船
巳至過之細詢王月峰昨所得地陽基在小山
之南亥龍與鼓兒橋鄰晨刻至德清至城皇廟

解衣待輕舟至往訪許敬翁敬翁留飯并邀王
月峰同覆李山新得地乃春末陳云洲所物色
月峰以爲丑龍無用敬翁殊不以爲然敬翁坐
上晤山陰劉進士辛丑新科年僅二十五劉敎
之族弟別敬翁行十餘里始及大船于白雲橋
拒武林港途不及半矣黃昏而至
二十七晴欵謝王月峰作弋陽戲定席後湖中
候欵賀伯闇過三賢祠邀俞羨長陪以赴霍運
同之席數語即別去至定香橋伯闇始出山先

赴柴仲美諸君之席仲美過余舟拉余陪伯闇抵暮别諸君過余舟始返過三橋無何羨長亦至至錢塘門而别已黄昏將絶矣回家戲尚未終柴仲美亦來二更餘而散是日月峰簪花披紅大有風景

二十八晴沈二官爲内人生日設席欵客余亦與焉呂三班作戲演麒麟記梨川徐六官以市鹿角膠至取其五斤膠色深黑似不如顧生之妙欲探梨川信且未敢言詩稿覔之不得意失

之舟中耳夜微雨

十一月初四雲翳有釀雪意是日至德清晚同月峰看金峩山東北面丁龍又看田中太墩乃夏氏陽基因知西首巽龍竄藏拱抱爲金峩山正結耳作胡儀伯張室人墓志銘

初五雲翳釀雪如昨四更解維天明已至沙村粥後展祭先墓午飯而行行十里小亭上人相及過菁山十里泊舟作四江生母氏墓志銘作家書遣小皂回

初六雲翳如昨黎明晴解維巳初至湖州過夾山漾看山午後至妙喜將近三里橋輿行入山五六里得一山丁龍頗佳外有山分三支下中一支卯轉巽亦佳未及看鎮氏吳老于思者故識余于十七八年前已迫暮色不及邀余歸茶再三致殷勤而别宿三里橋

初七晴余舟五更解維留别舟從月峰再入妙喜尋龍馮寧隨行平旦至城與張省菴盛伯達相見先拜朱君采次拜陳郡公亮采烏程令何

君節歸安令汪君惟德乎同年王槐庭舟與朱君采留飲其兄汝賢弟孝廉正邦陪何令汪令來報謁不面陳郡公來報謁面陳爲王太史慎菴之本房門生頗好文甚惜李卓吾之死非俗吏也昏黑王月峰回得亥轉子癸龍于楊樹塢甚言其佳勸余急取其地并爲安北藏書籍遂余宿願可喜也夜泊舟東門外

初八晴早行三十里至晟舍相傳以唐李令公嘗駐師于此故以名其處宋宗獻先以小舟出

會既飯乃入港里許而至凌氏凌氏太學蒞初瀛初者出迎余于舟既至具吉服登門主人兄弟迎于門外兄名濛初字玄房弟名浚初字玄靜登堂納贄致謝允之儀主人邀吳允兆相陪主人母氏蔣尚書之後允兆之内侄女也是日有前筵正席前筵席散乃拜二太學同居次泉之子拜次君玄靜主人相陪正筵就坐已迫暮色呂三班作戲演香囊記席散夜且半矣

初十晴是日回盤主人親送于舟具吉服迎復

置酒相款夜別復具酒于舟相送別時夜半矣連日款接禮意至盛但鐃鼓樂爰居非性所安耳是日冬至

十二晴早發將至平望二里許遇大風不能越鸎脰湖維舟久之宋宗獻以小舟送而張士曾陪余過故里連日忙冗今日頗暇豫可喜晚泊舟平望

十七晴大風不能行張省菴周旋經日王月峰破浪而別下午風稍平移舟朱家路史老門前

十九早微雨將過盛墩羡長自吳中還尋舟相值爲周公美作催妝詩五言一首餞張省菴之約也至八測吳長庚以事在城遣人持刺相迎有張省菴數字遂過江城下午至吳宅有族人南太常典簿某相迎值于途中設酒廳事相款二更而散時吳江令門禁甚嚴不可留宿于長庚齋中

二十晴早粥後答拜奉常君入舟晤張史二君訪周季華省菴唐卿俱到啜茶六七壺是日吳

親家復設酒廳事相款有侑觴者乃宋宗獻所薦色藝俱陋賴陶景菊善歌歌數曲足傾聽可快耳再宿長庚齋中

二十二陰晴夜飛雪宋宗獻復源上人至平望而別復源欲居顯親作淨圓師兄書今日順風揚帆而南平望去九里風横下帆過此復掛帆薄晚至郡將到秙園湖州船人誤與一塘船爭毆其客平湖諸生與馬心易親者二人過船相訴余留茶好言慰之而去其船人被毆者叫號

不止無端生事大自可恨到拙園維舟靜無俗客與唐卿啜茶甚適陳堯囘姚善長致邀帖設酒定於二十三日是日作壽沈志堂六十文超宗乞之也夜雪

二十三日早起積雪皎然漸晴夜更餘復雪姚善長來賀伯闇徐子有來不面王季常卜浚父來午後入城訪賀伯闇留酌訪項玄池父子玄池病匿虛進士出見赴姚善長席賀伯闇陪屠氏梨園演明珠記出城易舟到園將到遇雪夜大

風如雷寒甚一冬所無

二十五日晴寒川河氷斷早候車太尊新四府過楞嚴飯同黃近洲相度禪堂映門既行後府縣諸公俱來見訪弔岳老封君之喪陳孟常來拜入館後最初相見赴卜浚甫之席有歌姬姜滿夜從陸而歸舟泊西河舊宅前彭子誠夜過談文速夕寒甚重余不支

二十六日晴寒色稍和小河水尚未解入城拜朱養淳養淳先出顧余邀二十八日訪姚善長以傷風不面答拜陳孟常自二十三日過平橋見有臥路死者帽襪猶全二十五日失襪矣今日帽衣俱失犬傷其腓屢舉念施棺斂今日始勾當午前赴馬心易之飦沈虎臣舊師陸君相陪過沈氏新居候阜母安回舟作車太尊書赴包鳴甫席屠冲暘陪包二叔公父子同陪并邀黃近洲屠氏梨園演雙珠記找北西廂二折復奏琵琶兼訂三十日之約遣双子如武林

二十七日晴氷在小港者未銷大河可行天氣甚

和沈超宗始自武林二十二日行氷凍于石門易小舟而至李隆吉來戚生藩來張生有譽來午前客來頗雜應接不暇附沈志堂壽禮於超宗遣沈高致之午後赴黃又玄之席觀其新居位置頗勝席間有李生大觀初更回舟啜茶畢聞雨聲

二十九霧陰遂雨訪姚叔祥飯於賀伯闇下午赴鄭明府之席梨園兩班作戲朱雪蕉宿舟中舟泊東門外雪蕉近復姓趙氏夜雨止

三十晴連日天氣温暖如春早移舟杉青閘而
北後過吳涇橋鶴林灰中二上人爲漏澤佃官
房事來謁王季常來又周生紹隆來餉蟹及橘
等俱至吳涇而別二上人同謁包襲明并商金
湯書院請忠菴上人及漏澤事二上人別去余
同襲明過居園今日襲明冲暘先生作主家梨
園演北西廂記儀父鳴甫俱在坐舟泊吳涇橋
北奴子自武林至家中平安但貧乏而已
十二月初二晴稍寒有氷大風稍和未起公臨

先去沈明卿來過明卿不面入城訪項于王姚
叔祥叔祥不在先出城訪余未歸晤李隆吉訪
沈純甫司馬留叙經日姚叔祥嗣至沈明卿亦
至倪相士來夜寒有風
初三晴寒氷觀堂作壽了凡先生七十序筆研
俱氷增潤鹿門先生墓表後段竟日杜門薄暮
俞羨長黃近洲陸玄谷馮抑吾來俞羨長留叙
黃昏王季常卜浚甫來啜茶數壺而去
初七早雨不寒西北風晚開霽鶴林上人有趙

國之行索了凡書項君卿盤桓竟日索與盛叔
永共薦其次郎書一函而別王季常來回恭甫
請王叔治來得袁非之書即付回書夜沈超宗
自長溪至大風飛雪
十一晴稍和日間客來頗多亦不能記晚沈超
宗來與宋欽所俞羨長同叙飲至二鼓各大醉
而別姜姝醒然夜氷
十二晴和凡可上人來鶴林同傳眞者心如上
人至爲余點眞將留楞嚴金湯院成而乏神采

遠遜八月孫子眞所作髯醫馬生至因往來馬
衙瀆而見遂頗怨戚不憐特見訴余紿之去戚
適至相與忿爭兩人俱露眞面目此輩之不可
作緣如此鶴林治具見款覺空中有侑觴者別
去項君卿買色不得至傚二十餘杯遂大醉宿
舟中水
十三晴和早覓凡可不得彭子誠沈新硎戴升
之午前共飲沈生頤貞同項君卿來沈生治具
見款卜浚甫王季常同叙先別去後姜姝與沈

生發興唱曲無數意頗豪適夜水陳漢才自武
林至
二十二雨四鼓行日中抵闕明眞宮前索肩輿
入城至家家口俱無恙惟趙姬新買婢臘梅以
清晨走出無踪甚可異也王尚榮超宗二子唐
卿夜談聽四小姬唱竹枝爲最
二十五晴欵葛進士寅亮柴氏二崑陪早柴仲
美來朱公朗公某黄重光三孝廉來二朱爲何
司理考績乞贈言冊子序是日立春

二十七晴何使君來報詡宋司馬來豹孫來邀
余過其父母噉餅而回幼有至性可占其長大
作用矣有字示驥子報云云似可稍慰父母之
意
二十八平旦了年終神愿早陰午開晴荅拜桐
翁司馬許宅易衣同超宗問琴唐卿散步至朝
天門過邵氏取古玩數事同約其到舍議價
二十九晴同柴敬泉及驥兒沈超宗散步自官
巷以東古董店看諸物超宗宅晚酌

三十晴了歲事如常今年幸不甚爲積逋所累
宿鬱金堂

快雪堂日記卷之五十九

快雪堂日記卷之六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癸卯

正月初五晨起瓦上積雪皎然午後大雪

初七雪鎔雪幾盡寒加綿送延年拜戴望之讀書楔女命名瑆瑠拜劉先生讀書小婢阿香伴讀阿蘅亦以是日讀書寫字習女孝經三姬移居北房薄暮欵戴劉二先生超宗壻請晚酌令日春甲子不宜雨恐亦不宜雪也始挂燈朱長

文者以申相公書求爲引薦

十三陰晴二更後月甚佳岳祠逢朱君采及其叔氏封翁李用甫三公俱過余舟啜茶遂共飲至斷橋而別新堤柳色吐黄梅蕋尚稺夜天街看燈而回

十四晴和月甚佳微雜烟氣挈歌姬湖上舟中客朱封君朱侍御李用甫復源上人沈景倩超宗壻封君移具又挈雜客二人景倩亦挈一叔客頗多鄭孔肩以訪復源上人至至湖南而別適鵷兒又載胡生至返至斷橋而別余宿舟中星竹二姬雙侍

十五晴和移舟孤山南源上人李用甫先後至戴望之以赴考里中來別沈景倩同吳中諸客善傳奇者往天竺燒香過而不留約日暮晤於齋中復源行附宋宗獻張士魯二書訂餘不溪之約約二十三二十四日相見用甫周旋竟日雨聽歌薄暮景倩諸君回相聞超宗過舟中朱侍御再同用甫見過至家始黑街上燈火未上

吳中諸君演美詩傳奇于舊廳超宗作主余觀未至半俱入妙境以倦欲臥不及竟觀巳夜半矣夜寒

十六晴迎王卿雲先生敎五舅是日到館午赴朱君采之約席上晤朱平涵太史歷三橋孤山清嘯亭上燈而別天街燈火甚繁月黑而復明

二十一晴和氣微昏江宅弔次公之喪過湖中請吳伯霖送胡休仲同叙兼探梅將晚微雨洒衣夜遂沾滴

二十二五更雨止曉晴微陰途中弔羅玄甫婦喪晤中原山空和尚能以手文及一掌金變幻其數看人窮通并知墳地凶吉云出大藏亦奇術也

二十四早晴微烟辰初到上陌水路甚紆曲晤吳用脩云今日柩未上山余促駕登山入路約八里茅氏山穴頗佳但未卜入乎何能耳回至水次則柩已遵途余飯畢促駕從之途中遇雨衣頗沾濕祭奠過回船尚未晚晤顧警韋彼此

相拜與吳用修談良久用脩移酒過余酒罷啜茶數壺而別夜雨聲接耳上陌山頗成局水口曲折亦佳境恨王月峰不在容他日細探之耳

二十五陰午後晴早行至下柏項君卿以送葬過余舟宋宗獻同張髯君見過淩玄房親家來俱自若溪追至此且欲余一至若溪盤桓終日未別風逆路紆下午始至沙村至墓所已晚自至德清頗聞山中多虎前驅執燈童子見一物急馳去為虎無疑展祭歸舟已昏黑矣玄房張宋談飲至二更過船張髯名某為張士女約云云而至舟泊沙村寒加綿是日驚蟄

二十六晴寒如昨日中和去一綿行二十餘里北望菁山舟行淺阻余與玄房張宋徐步山上邂逅守菴上人贈石佛圖十數紙舟通而別順風揚帆至吳興尚未下午玄房別去晚泊東門

二十七晴初乘順風至舊館而風轉逆午後成詠舟中水仙一莖四花詩一首又成湖中贈復源五言律一首湖中曲七言絕四首下午至南

潯復源上人來久之宋宗獻張仲立亦至復源引尤仲弢謁宋張以訪友去曹村余過尤仲弢小憩東藏禪居歸舟同復源等夜坐良久尤仲弢移酒餚至坐語至二更且罷酒而宋張至宗獻興甚豪復索酒逾夜半始與仲弢別宗獻酒後大吐復醒復源仲立過船又與余擘畫淩氏事索王別駕書計就寢時五鼓矣

二十八晴而微陰東南風甚大舟不能行勉至震澤為淩玄房跋景德禪燈錄舊搨蘭亭又守

道劉公書王百谷書遂與宋宗獻張仲立復源
上人別訂九六日後吳門之約
二十九五更雨而風不止舟不能行薄晚飛雪
滞雙羊竟日夜閒看研北雜志竟帙校定數字
芟去重文數條丁酉南司成署中閱過又六易
寒暑矣夜讀離騷一過數月以來此日始有讀
書之樂
二月初一雨午間雨止日出是爲瞰書無何又
雨早移舟烟雨樓前粥後成維舟烟雨樓下效

陶體五言一首戴望之來約初十邊往武林飯
後易輕舟上長水祖墳小港乾斷衢泥數百步
而達兩弟棺柩暴露未得入土可念返大舟吳
仲賢來姚叔祥來同二君唐卿看拙園梅花花
已爛熳東牆綠萼一本爲竹所期開花頗少定
計移之臨池花下小酌微雨方來而興致不損
無何鶴林上人王季常彭子誠沈新硎兄弟李
隆吉至雨勢亦進遂坐堂中望梅花更佳
觀堂前一株尤盛今日彭子誠李隆吉周孝升

朱懋正移酒至時已薄暮呼燈繼之談叙良久
以宋宗獻在舟辭諸君而回宗獻過船小酌索
吳與公書而別
初二早尚微雨午後天氣變晴星斗歷然但衢
泥路溢行里許如數里者回舟已將半夜是日
詩興頗有成飲拙園梅花下五言一章又律詩
數首
十一早行將至語溪而日晨霧霧醒遂晴水淺
舟行頗艱將達塘棲三十里風頗逆賴舟人賈

勇日西過塘棲路轉風順揚帆而行是日午前
成七子尺牘序西爽堂乞之也午後又成三詩
風和日温山水如畫間遇桃花參差略放湖上
可知已日落有烏雲上下相映月出甚佳久之
烏雲忽蔽東北以漸滿天大風忽起舟行甚駛
駛而復徐黃昏過關初擬塘棲住船不意神速
如此宿新馬頭
十二晴西北風五更索肩輿入城到家而早家
人尚熟臥叩門良久而起小憩吳姬房午飯同

王問琴沈伯宏俞唐卿湖上探桃花消息會次兒移榼請高深甫集于我舟吳太寧大兒亦在坐歷新舊堤岳祠孤山新堤桃花放者十三舊堤數樹而已汪孟樸期明日集湖上
十三晴風拜江中丞不面赴汪孟樸之約于桂舟同伯宏問琴唐卿二兒陪者吳太寧程棼丘太寧侄某侑觴胡姬新堤桃花視昨更放十之四舊堤自二橋散步過三橋而返桃僅放十之一胡姬學煙瑣垂楊院月雲高一曲於問琴便

能上口亦慧矣
十四陰雨得王百谷孫子桑書薦看太素脉錢生者兒謁魋欲相試又欲脉二子余因入内促裝下湖先遣歌姬行余後之入舟問琴唐卿伯宏隨至高深甫作主同吳太寧二兒胡姬歷大堤陸祠新堤與主翁別伯宏等宿大佛南屏上人樓余宿桂舟自今夕始是日聞石二舅伯母王氏訃宋宗獻至
十五陰雨竟日柴仲美吳太寧共作主邀余伯宏等俱與席鵷兒侍柴氏二童子與家姬互唱二童平熟終不如家姬尖新也夜雨淋漓徹明
十六早至日中細雨下午雨止漸有晴色而不果既飯斷橋上船舟過南二橋小坐桃花下諸姬亦散步堤上登舟至岳墳昏黑至新堤斷橋不能待月是日無客主唱酬頗有暇豫之樂兩堤桃花亦爛熳矣早成花朝泛湖詩別伯宏問琴唐卿後復同諸姬步至斷橋新堤二百步登舟臥後約二鼓見月光透船隙不能起步新堤

柰何
十七早霧伯宏等到船余始起成酬郝姬文珠五言律一首早至湖心閣諸姬梳洗畢散步頃許畏舟至且多遂往孤山午飯後汪孟樸舟至天氣忽開俄而復合歷大堤裡湖至斷橋而別同席惟吳太寧鵷兒侍薄暮雨是日諸姬歌數奩頗有興致石介卿來下午別去夜雨徹明
十九陰夜見星待月新堤張雲臺兄弟陳孟文許一所俱至遂迎入舟張氏兄弟作主其二

侍食品既難下飭而侑觴者四青衣復難入耳
連日清虛之果報也張園碧桃花盛開移從甚
久過望湖亭登桂舟商議宋姬事而玄白書又
至事頗有機諸姬夜步新堤直至望湖亭而返
三月初四陰晴夜有星程生雲臺來謁永平府
朝京之次子六館高才生也劉聖鄰引見聖鄰
後至欵黃又玄日晡方至薄暮方次卿到是日
暨孤山東室即以名瓜牛廬洪湘皐長科來
初九大晴微寒夜月色甚佳擇初十日范村開

山王月峰馮寧先行大佛寺訪許裕甫孤山看
工欵黃龍池許裕甫樓船置酒沈穉咸伯宏方
次卿徐季恒俱在列兩兒超宗侍侑者胡一娘
方從高生新至
初十晴帶微陰夜有微雨范村新卜未時斬草
破土今日始見此地即與包涵所以地對換者
與舊地屬蔡氏者共頂對脊抽下一龍亥脉左
龍砂下起天馬右虎砂即蔡地平去為琴山穴
壬丙向見外洋江水一平山相對眞五雲正結

初黃近洲物色得之比王月峰覆視相同早年
疑情一旦豁然可爲厚幸矣歸途拜潘仲子龍
翰沈穉咸小輿入城今日黃近洲同行
十六後夜起月甚佳丑時山上吉服行禮復歸
寢臥醒金井工幾半矣午前完工築底土二層
親看下磚磚下四層土沒二磚下山下午天氣
忽變遂微雨夜雨
十七早雨未息命先移明柩至玄堂前遂移二
柩暫安明柩上以待吉時久之天有霽色日出

尚未禺中至午初告土作享遂安葬下明柩築
三和土蓋頂下午復微雨徼天之福祖宗之庇
月峰先生眼力幸完此一大事姑無問子孫之
福從今以後魂夢可安矣
二十二晴將爲雲栖之行至赤山埠知蓮老出
而回五數應超宗發李玄白書
二十三早有雨赴放生會兼請釁旭西來休遠
休明四上人齋
二十五晴熱午後暴雨馮寧早回遣同唐卿長

與買茶姚氏昆季叔侄丁長孺朱維垣俱有書
送劉太史禮牧紙帳綿紙史記
三十陰江右李生作法看家中廳鎮有無知巳
清吉南生之術驗矣歎劉將軍吏餘而別談甚
繁委此公知玄門內外事甯徐叩之
四月初一早晴薄暮雨徹夜韋女醫來看目午
飯出門爲故里之行超宗目送于門關外易輕
舟行至塘棲九里而宿未至遇朱船方有親戚
約初至故里相迎

初二早晴午後至拙園復雨項又新借園讀書
以看會出謝張兩書記出迎球琳與沈僕致玄
白書約明早相會小星父母移居園後巳到夜
宿觀堂吾二十餘年不宿此堂矣
初六晴將至陡門而起午後有雷夜宿崇德南
門臥內聞風雨聲遣沈僕先回報超宗
初八大晴得吳中劉天愚書午入西溪小憇永
興遂過新塋金井巳開完矣宿永興是日放生
會不得赴

十九晴午後大風雨水雹是日壞牌坊四座大
樹拔起不知其數東池北大柳亦拔起時寧房
亦毀破頭幾至損命
二十五陰晴酌劉紫芝于湖中分韻余得湖字
王月峰還蘇州王相送寄吳親家岕一罈方次
卿數字
二十六晴午後陰久之微雨蓮筠泉上人來爲
索帖屬仁和令吳元直引范生元明來稱贊范
字仲晦久處楚之麻城識周元孚父子以貧投

常別駕至則常徒官矣許然明來謝弔留同黃
問琴同飯姜楚愚以字相聞遂邀之同集諸姬
歌三曲俱無差誤問琴午後行姜許談諧至暮
劉紫芝亦完分韻詩
五月初二雨作賀史左伯奏績序午後湖南淨
慈赴長卿長孺之約盡夜而歸臂上生小癤
初八晴爽是日甲子得晴爲宜癤疼如昨作劉
紫芝像贊及茅薦卿于中甫王宇泰三書無盡
法師來以不梳憒不得相迎餉萬歲藤一枝

十一晴爽方孟旋以三嚴生見聞子將來言瀨楚楚夜月甚佳

二十三晴孤山看工作宿湖中錢塘門晤蜀僧權權將復彭縣寂光古刹乞有屠長卿書余許之王制臺傅伯俊張蔡暘三書

二十八晴沓拜汪二府賓館遇沈孝廉湧金門下湖未至新莊方生挈閭生相迎已至桂舟啜茶孤山新居料理禺中鄒生舟至過飯二嚴生陪季不至談叙竟日晚步新堤又小坐而別歸

二石生至

二十九晴是日史左使設席於柳洲亭專欵閩過孤山莊是日小暑雷雨茅孝若來留叙

六月初六晴午後雨一陣李曙巖來致韓生所餉有李龍眠郭令公單騎見虜圖留叙

初十晴午後行新馬頭登緯生舟同超宗出關省李曙巖于舟舟有家眷借坐于岁安廟頃刻風雨水雹大作幾有魚龍之患廟樹一幹忽傾久之而霽超宗別余再過韓舟別宋子回舟曙巖韓生來坐久之而別舟連夕行

廿二精入城拜陳秀水云爲精嚴鍾樓乞碑記先遣使持書行尚未達拜曹司理晤馬公子以謁史方伯索按臺勘合見托并在田不朽之事過楞嚴晤曹生如墀諸故舊見待者頗多處酬應甚苦遂決計返棹盛草汀項澄宇相隨至三塔各索書而別李仲子來下午始開船至皂林而夜夜甚涼

十六早晴崑山顧公子同徳來留飯辟邪唐卿同陪午後錢塘門訪顧公子王孟夙孟鳳狂雲

樓尚未出山斷橋登舟唐卿辟邪已先至舟泊陸祠看又須臾風報至湖東現彩虹如橋湖光倏忽百變風雨大至波光湧白大是奇觀移舟三賢祠晤俞羨長以攢榼酌之吳太寧同叙是日爲羨長生日

十八早晴午後風報南天有雨是日爲方孟旋題聽松集課完紫陽菴記精嚴鍾樓記孤山看工晚三賢祠泊舟以熱移至望湖亭西與羨長

露坐堤上驥兒倚談諧備適久之而別再訂明
日汗漫遊之約東北風大作閃電頗多而不雨
夜仍泊湖心
二十晴吝拜朱午臺弁拜其尊人晤錢吏部及
其孝廉弟朱愚谷封翁來報謁瞿太素書知其
寓有異人飯後謁之出門而顧公子至所謂異
人北人不肯道姓名年齒無所不知尤長于玄
其返老可尅期取效吳伯霖陳仲淳俱與之善
王孟夙來歘坐至晚而別

二十三晴赴放生會葛屺瞻爲主先往上方候
雲棲師弁請僧四衆七月十三至十五宋莊禮
懺晤楊蘇門遂同至舟中事竣三賢祠過小舟
宋宗獻已久待幸有俞唐卿相陪耳維舟陸祠
西久之沈超宗至知尚未過張省菴唐卿陪行
俞羨長吳德符來談叙且餔省菴始至宗獻宿
舟中舟先過斷橋送張省菴浴于堤上移舟湖
心蓮花處宿
二十四晴早起覽曉色荷香甚快宗獻欲將幾

長移舟陸祠西梅谷師兄來化齋糧而去三朱
孝廉協請朱午臺於湖心亭相迎至葉直指西
祠余陪鷹谷先至舟午臺兄弟至岳祠歸舟復
同至陸祠移榼臺上直至日落歸舟午臺大有
官套而鷹谷能覺之頗事救正別于斷橋與驥
兒徘徊水際共啜茶數壺甚樂宋宗獻凡公俱
下午登舟不別草汀宿舟中而余入城
二十九晴熱數日俱爲吳曹州了文責居東書
室

七月初四晴午後風雨先至孤山看新居吳中
甫尋至邀過船飯驥兒共之至三賢祠邀俞羨
長久之張省菴來叙頃先別遂東歸附陶景菊
書訂中秋前之約久之遂遇風雨別羨長雨氣
略微始得入城
初七晴先祖汝厚府君生忌設祭午前往湖中
諸小姬從餞超宗於桂舟維舟靚園久之而唐
卿鵷兒至又久之乃移舟三賢祠邀俞羨長且
東下而超宗至復回舟靚園靚園者新築莊居

額也今日始定諸姬歌三闋俱佳夜宿湖心荷
花深處夜頗熱
十一晴包襲明物色相見有字相閱久之同屠
冲暘駕樓船至矣初闌入余舟遂拉過其船船
以爲館留余敘張樂演拜月亭樂半余諸姬奏
伎隔船冲暘大加賞嘆
十五間晴雨夜陰蘿不開風雨時作河燈不時
放桂舟館內人而處羣姬于小舟頗不適意夜
半後俱宿孤山莊石介卿來介卿遺才復不錄

于府可嘆內人達旦入城
十七晴早移舟靚園尋徃斷橋迎屠冲暘先生
既午過屠舟久之包儀甫至遂過大舟先令諸
姬隔船奏曲始送酒作戲是日演紅葉傳奇坐
又久之包襲明至將晚俞羨長至晚風雨作二
更別冲暘先生舟返靚園
十八早陰雨入城訪瞿太素詢普濟師業爲蔡
龍池所延遂小試其術約一二日歸太素寓再
遣字報謝陳耐菴侍御不面歸舍巳日中諸姬

到久矣陳水部嗣元來爲高生者道地不面晚
晴甚涼索紈單等衣始有秋意燈下可以觀書
二十晴就普濟占卦初得師之六三不許遂別
歸湧金舟中既午復往占得謙之九三勞謙君
子有終吉遂大見許喜不可言別歸約二十二
日午後面請
二十一晴微熱收拾器物到孤山莊星姬隨行
莊居正室方磚鋪完訪沈公子瑞錫面訪馮元
敏于湖南元敏將以明日爲天台之遊隨行有

妾過吳德符知章元禮已到回舟訪之并晤其
二子夜榻莊居西室雲間高雷峰太史之子某
介蔣生來乞誌銘
二十三至二十九俱閉關天氣初熱月終一二
日始涼
八月初二晴熱關事畢于日中濟師有新安之
行送之清波長橋登岸
初五晴復元上人來包襲明來同素飯包儀父
來儀父父子皆以文求正先別凌玄房來同復

元先後別去金太初偕鵷兒至太初去秋別去
有山中之事同事二人皆受天譴余故知黃白
之事即有眞訣不可妄爲也賓生致李侍御疏
凡十餘冊序之者多嶺南士大夫
初七陰欲返宅遇雨而止是日成李方麓侍御
疏草序甚涼大有寒意星姬害癤使性不平得
周元孚書
初十晴欵瞿太素高靜齋同看陽宅玄空裝卦
訣略露端倪余盡洞然下午袁了凡年兄同乃

郎若思來留叙至夜而別了凡已龍鍾而達觀
師書來有不祥之語余未敢言付之一嘆
十一晴連日頗與金太初深談午後拜客晤了
凡父子遂如湖莊看士子初場惟沈子瑞鍾文
最佳朱孝廉兄弟公朗公某來辭將北上也
十二早晴午陰遂徹雨衆山俱晦荅周元孚書
寄詩二首遣人迎季張二小姬將移舟斷橋會
俞羨長來偕羅茂才廩羅山人一鰲見訪羅山
人餉時壺二茶二瓶在舟啜茶五六壺而別還

舟湖莊前以待二小姬無何二姬至
十五晴余作主欵安小范羨長二羅同集復元
爲不速之客是日歌姬俱至奏三闋客甚稱賞
二三新三姬宿于湖莊罷酒三鼓矣分韻余得
時字
十六晴同諸姬驩聚看月至南二橋鋪氊橋上
奏歌萬籟俱寂眞有飛仙之樂時吳允兆於新
堤樹下一茶而別允兆餉俞紫芝字弃雜物
二十二晴早迎五歌姬到舟三兒俱至湖莊拜

壽侯姥挈新買之妓移櫂舟中爲壽新妓至西
冷先別姚叔度來挈伯道舊童碧綵同白苧唱
曲離師日久已損舊調益令家姬縱橫于斷橋
侯姥行安小范同叔度羨長坐久之姚童家姬
各奏一曲初更別以明日之約復有他阻特來
消此緣耳夜微雨
二十三陰雨赴放生會會首虞僧孺鄭孔肩是
日雲棲師不至
二十六陰雨吳用脩來以七義見質包襲明父

子沈年侄雲冲來雲冲爲箕仲方伯子試義扸

佳與包畚相上下俱禮記

九月初三晴待瞿高二兄于孤山既至遂同入北山視飛來一脉正中兩水夾出龍穴眞正大物也再過天竺視其結咽變化生水處飯于香伴雲樓中遂由白雲峰覔路歸過包園天巧大爲人工所掩吾向過門不入以此昏黑歸家既臥忽聞沈壻趨宗凶問驚而起音耗尚未明了女兒震哭合家倉皇無計待四鼓出門同女兒

赴之

初五五更過蕩遇便舟知沈壻尚未絕喜得一訣黎明至沈宅先至沈壻榻前病勢十分沉重醫范雲賓朱心園俱言不救欲辭去余再三留之病即不救無不藥之理於是决計用參至一兩餘沈壻喜於得訣惟以妻及子爲念語亦不明察其意可知也再遣人如武林付家問盛椒求來

二十六晴舟至塘棲而起今日閒暇頗有起居之適閱臧顧渚所苺詩所數卷至語溪已昏黑矣

二十七早見日微赤尋陰到故里已昏黑舟泊西門日間見鴒兒金太初西上知沈宅平安大郎畢竟作吳中之行夜忽病畏寒發熱

二十九夜半後熱始退時汗早解維將至合路覔支河入蕩舟人路生家人熟于途者俱不識逢人問路晚達壻氏兒女兒號哭相迎老妾豹孫俱無恙是日啜粥數甌

十月十四枕上聞雨終日陰晦陶公望太史同其舅商生某來乞廷尉公神道碑以幣鼎犀杯爲禮荅拜於北關馬頭

十一月初四晴冷始脩眞實齋西北小房五間仍爲家人房齋東房折一間今以春月仍補完以居辟邪角孫二師許然明同弟少仔來乞其母夫人墓志以二幣爲禮

初十晴送王惟我母喪于湧金門遂往洪氏奠拜校文選始完兩都賦

二十晴是日冬至爲古亭上人送其師祖月溪揜于方井游仰山金太初同行閱方井山地游至西溪余同金太初過桃源嶺出雲院坊過孤山莊眺望相度良久道十錦塘而歸途中遇驥兒歸祀先人王月峰自吳中至

二十三晴連日甚寒惟午間溫煦許然明兄弟來謝弁質誌中誤字然明留同姜子幹一飯午間同往湖中遂至孤山莊晩別于湧金門

二十八晴舟至雙林訪沈觀頤中丞其弟出見

先生以童子扶而出但失明應接談論如故留余飯長郎出侍其次郎如武林俱余南監門生也午後別自雙林十五里至馬要弔沈鏡宇侍郎之喪有里客出迎云銘縝太史不在欵余候之然燭二寸許乃歸行禮于幕前太史出陪留飲至二更沉芬吐韻如玉山相映且見待意甚厚

十二月初一晴晨起然燭先君主前祗揖福城子院禮佛先余不持六齋者數年猛自起發以十月出門後再持至今是姆以前月八日遂受長齋自誓不破從余清修果爾不減蘇家阿雲矣項晦之來以臘梅一枝插膽瓶爲供邀余明日飯

初七四更西北風作早過雙橋鎮飛雪頃許而止卧中見日色俄而雲合將至塘棲而起食粥三五至謝村而飯午入關船擠不得至新馬頭途中索輿越六七船而登岸未薄暮至家内人病數日始愈尚有病容黄問琴已至王月峰尚

在館天氣陰滲初疑當雪後竟轉晴

初十晨起飛雪正酣屋瓦盡白招年家周生延祚黄問琴吳太寧濟軒頭陀湖中賞雪驥鵷俱從伎鳳兒侑觴歷孤山湖心閣新堤斷橋盡夜而返雪猶不止

十三丑時孤山草堂豎柱申時上梁鵷兒赴庠來過湖中雪景大是佳觀回舟大兒與徐季恒來徘徊新堤間久之因有明日之約胡仲修遠回遭喪約晩過久之至得李本寧太史書

十四雪晴同濟軒驥兒湖上經日遊嬉孤山新築處贍眺定議層樓建快雪堂之右是日鵷兒請越客近西泠橋一過船胡仲脩吳德符同來

二十三晴和方種蘭東樓而聞沈氏報喜人至得一男矣李恩妻昨夕亦舉一男

二十八陰了年紙是日作唐繼泉六十壽序

快雪堂日記卷之六十

快雪堂日記卷之六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甲辰

正月初一隔夜雨天明不止晨起新廳遥拜萬壽節禮三界諸神祇禮高祖以下真回東樓誦法華經七卷午後飛雪頗煩而不聚夜點滴有聲

初二早雨漸晴冷尚雜寒氣外家拜沈阿太靈座并諸祖真濟軒老人閑話半日昏黑諸姬唱

遊佛殿一套

初三大晴遊與勃勃夜同季妞鋪宜和牌勝渠四十餘對連夕俱寓宿正室

初四晴晨微有霧氣連朝霜暨自臥樓于快雪堂之西一至湖上湖上植柳

初七是日喜春晴請朱明南于湖中朱量頗高遄飲大杯數十歷孤山新居湖心閣送至湧金門回舟孤山已薄暮矣季張二姬侍宿青岩居

初八陰諸姬晚始齊天竺去者亦回方同黄問

琹俞唐卿登山而柴仲美相尋遂過其舟坐中
有妓王六坐客陸生能道說長安近事大都好
書迺緹綺帥周嘉慶所爲而欲株連善類禍及
縉紳恐不可測大是可憂
初九晴諸姬登山張姬最爲矯捷
十二陰微雨赴放生會蓮池師廿二日七十在
會者各出二星爲之贖生祝壽昨因陳使者闘
有達老之變斃于錦衣獄中可嘆可痛
十三陰有晴色下午飄雪屋瓦爛然今日春甲

子喜晴不知雪何占也赴靈隱僧約聞蓮老數
字而止湖中一到孤山遂返張燈雪晴月甚往
十五晴孤山種梅十八株遂赴靈隱之約講僧
似空以雲棲師命講彌陀發隱余與虞長孺洪
諫議葺護之
十八晴緩行赴長蕩舟中看太乙盄數晚至沈宅
女兒豹甥無恙新添次甥頗奇偉冒宗倩陪晚酌
十九晴午時次甥雉胎髮余命乳名閏孫事畢
景倩陪過水東竹下一坐

二十七晴崔林覬首一上人相送至九里滙而
別崔林云田道人自京師回知達老遇難坐化
委曲卽小道人也一耿小丈夫而毅然從師于
艱險又得全身良可嘉嘆自十六日出門首尾
十二日一宿舟中三宿沈宅一宿玄白齋中六
宿拙園園中梅花盛開足供淸賞但沈生有居
停之累辭之不可非所安耳夜行至烏鎭泊舟
三十晴暖去緜而後適之湖上徊翔新築商定
自臥棲梯歷新堤看梅花而歸歸途遇山陰劉
先塙晤于平山房今日郡賔館晤介山法主幽

自京師至虎丘始知長安之事過海上歸遂以
二十八日到官自首道人作事宜爾
二月初一微雨候見錢唐朱明府語間意甚懨
切當門羅常設之時而令君加念良足感也薄
暮過眞實齋石价鄉朱良叔閒話
初九晴于燕先來謁是日欵汪穆溟黃問琹吳
太寧同飲下午雨至暮不歇燕先寓遠冲泥步
歸

十一雨于燕先來留小酌索許少京兆韓求仲
二書而去
十五陰晴舉放生會
十六霧晴湖中敎區海目宮贊崔林樗嚴堂主
晤于湧金舟中
二十二早大霧晴徐季恒翁南嶼同過啜茶二
壺去下午雷雨大作黄昏而止霹歷幾百聲唐
鄉不能登舟宿東書室
三月初三大晴春來所希赴蓮池師放生會至
六橋而別步歸孤山莊京報到城中中者三人

爲汪有功何坤沈朝燁
初六晝日陰晨刻朱五臺襟江平涵三君子見
訪山莊午前始以桂舟迎諸君子盤桓盡日諸
姬奏曲三套初更回莊夜星月皎然
初九陰間飛凉雨早拜葉臺山於昭慶是日有
佛慧方井之行送月溪法主入幻居塔下午返
孤山
十二晴再修湖上之盟大寧德符仲飛仲脩益

以范元明遂晦是夜同諸姬宿舟中
十五雨勢比連日小減約諸君子爲新晴之會
夜俞羡長來入歲未晤留啜茶數壺而去
十九晴早拜吳江村得見顔魯公詩眞蹟蘇子
瞻自書兩赤壁大是可寶驥兒侍
二十晴吳江村來盤桓半日留飯盡索觀古帖
名畫聽諸姬歌
二十一夜半後雷雨陰晴之間地上發潮連日
俱熱如五月天夜見星鵷兒三十生日壽之二

紗
二十四晴吳之矩來索觀王維江山雪霽卷又
索觀三種蘭亭
二十八晴早同仲淳至湖上途中看胡元敬卓
茂先吳之矩於之矩坐上晤貞父余先到舟中
仲淳先至伯霖貞父先後至之矩久之迺至方
于最後至登自臥樓飯于舟中湖心採蓴自三
橋步至二橋返孤山復至一橋步隄上之矩與
發流連不欲返惜不持臥具而困于客初更始

歸竹連二小姬從歌三曲
四月初三晴微陰欵馬心易于湖中同心易詣陳孟文湖莊拉孟文入舟同叙孟文挈小姬阿鳳同至下午別去晚心易別去而吳之矩至再邀心易盤桓至夜嘗新岕之矩所贈夜微雨自臥樓盖完
初六雨赴陳孟文之酌以陪馬心易先從四歌姬至孤山汎舟西陵孟文心易尋至鳳姬侑觴以舟敝不蔽風雨易席余舟歌曲三套而暮客

散宿孤山夜仍雨
初九雨經日不止既暮微有晴色後飄雨停舟新隄久之約初更煙開月出天容湛然
初十大晴方孟旋來爲鄒生事有所商摧新昌僧來乞余選定石殿扁額會稽劉生塙與馮生桂芳來月色乍開乍昏終疑天意歸宿孤山
十四晴胡仲脩約爲虎跑之行買小舟過湖南亦山埠三人步行過錢糧司嶺將至進龍埠一里許指所云龜形地示仲脩仲脩甚喜歸途遂過虎跑寺有僧迎于外半里知爲馮居士也盖北僧法空者前歲八月以金中丞送住此山余向未過相慕悅遂出伊蒲饌相欵勞劬之後大得一飽法空前此住伏牛與煉魔道場大有牛山規繩從此可望興復矣返舟中時已暮色已昏欲雨至孤山果微雨夜半後枕上聞雨聲
十五早尚雨漸晴甘子開昨已移寓梅花嶼同張雲臺見訪啜茶不已索酒偶家中致榼出之且令諸姬屏後奏歌子開談不已似不相解柰

何余頗謔之久之別登桂舟乘月返孤山
二十三晴過孤山莊西樓盖完拆去脚手木眺望便覺爽然
二十六晴暖甚于昨飯後小憇竹園萬竿新綠亭亭直上大佳范遵晦來孝若作主阿韋作趙五娘猶有十年前徐氏堂中風氣
二十七晴早飯過辭主人登舟薦卿孝若用脩俱送至舟附數字奴子急糞建蘭與孤山新栽梅柳雜樹盖晴後三四日土燥大宜澆灌耳幽

事相關如此薄暮過西城門祖龍登岸謁揖王季常孝廉歸自北且過其家以堂上客多反過余舟談久之

二十九晴早往嘉善弔莫葉章含章含以二月十七日長逝今斷七矣三子謝喪往楓涇不覺失聲哭之

五月初三陰雨早粥後離長溪途中遇景倩物色甘子開船已維杉青閘知飲于屠冲暘園中就之冲暘與黃宇忝作主甚喜余來演驚鴻記

往十年前曾欵徐大來宅看一過夜別子開並舟行又二里而別

初六晴過孤山莊西樓已成但少牕耳快雪堂亦盖將完但未及兩廈安居有待矣

十四梅雨應特是日舉放生會吳太寧作首蓮池赴會又有楚僧生號心尼者來下午虞長孺同陳春陽曾生吳太寧來莊看新築談說頗久

二十晴回莊夜黃又玄陸伯生夜過啜茶又玄次子隨

二十一黃又玄湖中周旋座有陸伯生季玉京

二十二晴移舟湖南鄒莊訪徐元晦方生文烈道地以其趙生等四生執贄

二十八雨南京馬湘君已至北關遣人相聞得王百谷沈巽吾二書自卧樓青巖居慧業菴三扁額乞百谷書寄至

初二晴包涵所張望湖持榼訪馬湘君遂至余莊邀余下船談叙半日

初五晴林二兄之芳作主邀宋司馬楊蘇門三

昆仲陳孟文與余共六人馬氏母子童氏小姬在焉天有作雨意送余還莊諸君乃行

初六陰楊蘇門與余共十二輩請馬湘君治酒于包涵所宅馬氏三姊妹從涵所家優作戲晚馬氏姊妹演北西廂二出頗可觀先送湘君母子出城余與司馬公諸君留坐良久夜半始罷宿家中

初九晴作結廬孤山記高孝廉斗光偕濮費二生見訪

十一晴欵高名世于自臥樓下談敘竟日柴仲美同其次郎孝廉及三朱孝廉陸生來觀自臥樓啜茶而去

十六晴閒飛雨晚與二姬宿舟中泊湖心荷花下

十八連日俱在莊多風雨亦多虎驚

二十一早尚雨名樓下小軒爲雨天花軒蓋初成而爲諸姬習歌之所故也

二十二晴徐元晦同顧玉川來得陳仲淳書玉

川江陰之楊舍人一日夜能走六百里亦奇人也得福州司理阮堅之書寄一宋硯

二十六早雨甚大赴放生社蓮鈞泉陳孟典主社雲棲大師來來者不多又俱先去惟余與鄭孔肩二人爲殿

七月十四晴湯仁和吳明府蓮池師主放生會赴之大師以事先入山楊蘇門不赴事畢還莊得周本音書知巳到昭慶召之來桂舟一敘驥兒亦至歌曲一套入夜遂別同諸姬宿舟中

十五晴周本音來敘談竟日夜湖中行樂者甚盛舟聚陸祠最多登樓觀之甚快此猶太平佳觀不知常能保此不

十七周本音盤桓半日本音病不飲巳聽曲舟中勉飲數酌驥兒留宿

二十二晴午後力臺夜臺師來驥兒陪至索一詩而去響水閘有尼師千江建菴而未得名乞余題之曰月眞菴取一月眞中間並無是月非月二義二徒僅二十餘一楊一蘇居氏姬也

八月十五晴請陳懿卜吳太寧德符吳仲飛胡仲脩落成快雪堂汪穆溟以病不至太初唐卿驥兒辟邪俱在坐夜月甚佳舟聚陸祠鼓吹幾達曙是夜體倦不能久坐日間得董玄宰書已寓昭慶以病瘧索觀證治准繩類方

二十雨送王右丞霽雪卷瑞應圖小米山水三卷與董玄宰病中看玩

九月初七晴日中到吳江小舟過湖田訪周本音先期出門爲若上之行矣長君出迎坐清華

閣留叙意甚款由舟夜泊北關外
初九陰東生具舟邀訪趙凡夫了登高之約士
伯傳同行觀放瀑布頗奇快
十二晴早過虎丘同三妾母子步自三山門登
山禮佛繞墖至千頃雲然後歸舟日中赴百谷
之約出二幼子文五官乃朗出陪談叙甚快酒
後得觀王右軍快雪時晴帖小李將軍金碧山
水大米海岱樓圖最爲奇蹟午後過范爾恒三
子俱出見閼文幼子更住夜與范二舍號武陵

者同舟至閶門連夕月色甚佳是日同仲淳訪
徐長源
十五晴普利菴管席之周旋半日晚知賀伯闇
已至閶門移舟就之夜深未及相見
十七陰微雨早行至吳江未午達師真身已停
聖壽寺周季華相候於此往謁拜因商宜早歸
雙徑以從遺識小舟過湖田訪本音談叙半日
三十晴過皂林而起儀甫過船相面促峨嵋途
中建菴百所文至石門始得勾當

閏九月初三晴再至山莊夜張姬侍清叔至得
本音報札約以初七日晤于雙徑右介卿欲同
往訂初五日登舟
初四晴與驥兒十金驥方病月月餘矣
初六晴午前至餘杭程令君款遇甚厚
初七晴途經新嶺青山紅樹大是佳觀中火吳
山寺由雙溪登山本音遣顧望候于道知紫柏
師全身已上山矣晚到寺遂往寂照禮師本音
及菴子价相迎宿南院大樓丁亥乙未兩過俱

宿此
初八晴請合山齋以余爲主過寂照遂登凌霄
峯半輿半步路甚艱澁峯頂靜室僧萬惟住上
頗有山中之色雙髯澄然似可語者介卿二閒
及菴同登由菖蒲田下山禮萬松千松二塔遂
由寂照還又與本音披棘登山欲悉形勢定塔
基而諸君皆辟易矣
初九晴早候周沈三君望江亭相別遂下山至
小廟易大轎從別道深谷中五六里出長樂而

還谷中石壁拔地澗聲淙淙更覺不如步行得
留連景色為隹卿公亦深味其處中火般若寺
寺僧亦識余下午至縣謁謝令君為余照乞示
遂登舟夜行將底西溪而泊
初十晴早至西溪過永興婆娑半日山行訪賈
生卯石介卿嵩足也飲于永興介卿留姚生士
同家而余以小舟至松木場余步至湖滘從小
舟至山莊夜始底舍
十四晴夜飡畢同諸姬汎月至二橋

十九連日在莊續溪葛孝廉應秋納贄留飲
二十一晴別葛石日高而行午前校文選作葛
萬悅經義序又作經義二首送周申甫之南安
詩一首
二十二晴午後至郡城四房看弟婦二侄及侄
女弟婦與次侄俱病王季常來晤崔林上人于
舟
二十四早尚雨同景倩查超宗倩遺書完三廚
借出京板李善文選對校晚晴早得海鹽張符
九書
二十六早尚微雨遂晴次甥順朗周歲
十月初七早發馮爾翰設席舟中相送至于城
陪者張符九胡孝轅孝轅引顧仲若納贄顧兄
弟四人兄始弱冠二弟十三已上俱善屬文有
奇相余甚喜之初更始別
初八晴日中至郡畀人事維舟煙雨樓張符九
招洪若生周旋竟日夜別二君
十一陰雨竟日甚寒索輿謁王明府明府意甚

厚顧氏三八二母舅與臨兄弟相迎于雙塔寺
對坐半日晚酌歸舟以明轎行雨中良苦
十　月初九夜地震樓板天花板如人馬行聲
地板行立如頭暈者
二十三晴卓去病來留飲是日歸自去月終至
今不及寫日記諸陰晴人事多忘失者是日追
書其概耳校李善文選將及二十卷
二十五陰仁和吳明府書來乞馮宗伯彙編序
赴放生會到莊遇雨薄暮入城

十二月初五晴放生妙峯師來得傳伯俊書

十五晴將由長安閘道爲故里之行以弔李大夫人於是君實歸一月矣會張省菴至將過山陰而其遊船泊于德勝壩遂借之以行今日姑留與之盤桓而明日行晚酌陪張省菴諸姬唱暗想當年點檢梅花二曲

十六晴午前登舟別省菴過周本甫送南關儀物遂行舟中校楚詞文選未至塘西十里泊舟與兵船隣連夕月甚佳

十七過塘西而起校文選卷三十五三十六册泊語溪

十九晴校文選三十八卷得嚴畫夫曰下書上午至沈宅先看婺女無恙豹孫湯火瘡僅至踝及足背已將愈潤甥愈壯足慰遠念次晤景倩晚戴輔納媳與喜筵同景倩赴之

二十晴早訪盛叔永留新房小坐新堊牆挂畫午後還沈宅是日吳韓生使至索孫過庭孝經卷遍搜不得却得陸柬之蘭亭詩如見故人如獲至寶可慶也

二十一晴早自長溪出王江涇乘順風倐忽[illegible]郡城輕舟六里街弔包宅妗母楊夫人襲明[illegible]甫父子同登舟因過拙園梅蕊未綻枝頭亦[illegible]數朶開者沈三兄不在園歸大舟與施石數酌

二十三新春日濃霜連日俱濃霜微寒項種玉見招同景倩小坐辭不赴夜宿皂林沈景倩別于三墤三墤築塘毋丈石五層費一兩三錢崔林上人別于陡門

二十四霜晴午後暖早開船過石門而起作快雪堂自臥樓二詩又數里一五言律一七言律將至塘棲作卓穉期詩索酒餉之一詩扇沈古菴攜其子來舟中質文比秋間又進矣

二十五早無霜久之見日左目微疼跋陸柬之蘭亭詩日中底家張省菴已見待一日矣夜同張省菴叙董君家吳中金生汝霖以家難見投欲覓一館此時豈能得之

快雪堂日記卷之六十一

快雪堂日記卷之六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乙巳

正月初一陰午後微雨至夜平旦起禮三界禮
祖先接竈如舊儀詣佑聖觀拜萬壽節并各衙
門投帖吳山謁城隍之神歸而拜沈宅芝翁以
上眞象堂中家人上下拜節諸親戚來惟見唐
季泉張于燕周申甫大郎暇中校文選一卷餘
夜宿鬱金堂

初二陰微寒翟脩之來校文選二卷午後有微
雨夜亦雨

初五陰晴夜聞雨過陳孟文有龍井之行中原
楊孝廉子初同計某來謁王百谷爲道地者校
文選至五十四卷矣夜雨沾滴至明

初七晴間陰寒而不雨挐長二三老妾禮天竺
大士雪姑奎孫從行飯于件雲僧舍歸途何園
看梅花孤山莊小憇過松毛塢月眞禪室千江
師者即王房仲所云能習定一二日者房仲夫
人托江致謝聞之不覺悽感孤山莊新接綠萼
梅僅活一枝

初八早尚聞雨晝陰晚有開晴意請鄧太素楊
子初計野臣迎胡仲脩陪看完鄧太素文薄薦
以寓遠別去再訂看梅之約海上張符九來留
叙夜別去何士抑司理來

初九晴餘陰未盡答拜何司理過淨慈訪楊子
初業早行矣至大殿禮佛秦水玉出迎鈞泉云
妙峰師已於歲前二十六日過去欲面余以徙

泉百餘待於關外不能留托鈞泉致意又云妙
峯念頭忽動銅殿在海中有所未安欲以瓦殿
酬願而移建銅殿內地甚有識亦此中一大緣
也鄭孔肩送回剩技板五十六塊類編未裝者
二部夜雨校文選五十六卷完風雨徹明頗厲

十一早晴寒間有雲氣拜車道淳出門過戒山
自京師還面約待於孤山莊至莊同發六壽堂
談久之別去午時上快雪堂額既飯逾山至無
門洞訪鄧太素胡仲修同叙酒畢出陸東之蘭

亭詩同觀太素亦出祝枝山六體書文五峯畫
見示太素欲急得余文序許之由松木塲路歸
車道尊來楊孝廉遣人相聞亦欲余序其詩明
日行矣女師千江來乞余作峩眉募藏疏
十二早晴嗣雒雲翳寒楊子初來索詩序即草
付之鄧太素來作鄧經義四編序
十三晴西風頗急兒妾竝嗣奎孫與三姬治酒
湖中相欵老姬二姬陪余亦到莊得一日閒適
爲胡仲修作葛祠部書下午入城是夕上燈享

祖先
十五早聞雷遂微雨間止而間作晚更沾滴爲
千江女師作峩眉淨土庵募藏偈三百餘言吳
孝廉世熙見訪者再不面自錢唐門登車訪之
元夕雨天街無燈大是敗意得俞羨長沈景倩
書知一二日閒且至
二十二雨俞羨長商刻文選有定議先付六金
浦市板十六金稿五冊
二十三雨夜看倪三串拜月亭閨情楚楚逸調

廻飈寖丘之封非欺我也此眞吳兒第一長技
二月初一雨寒如嚴冬張公早赴盡日而散夜
雪倪三舍串戲雞鳴而臥寒甚早赴放生會余
主
十三雨中岑寂完文責是日丁巳
十六微雨驥兒來送憚雨不果行下午呼桂舟
偕三姬舊隄看桃花業已爛熳無柰雨師殺風
景何季姬中酒夜大困得東陽盧思仁年兄奉
太夫人來借桂舟三日

十七雨雲間鄭雲門來致顧仲修書以三乃郎
讀書事見謀得何士抑書
二十晴色可愛寫浦生二扇龔毅翁回東驥兒
來送日午別三姬而行別季姬如自悒悒輿人
由松木塲間道入舟一路青山桃花大自悅可
人意黃昏到餘杭舟中有牀不宜處而榻於房
倉地平
二十二冒雨行十里至新溪渡以竹桴渡又十
里至化龍鎭小憇一路所過兩山相合中涵溪

流時有石壁繫花亦自可玩惜雨耳又四十里昏黑宿大寺僧人作主賓至如歸夜寢甚安雨夜半止

二十三早起張明府已待於大殿矣束髮見之名士科章丘人以貢至今官寺名寂照大寺俗名僧會海洪號筠坡舊有綠筠軒東坡先生嘗至其處此中夫力俱勾攝村民出賣柴者督得數名遂上道送過溪溪橋已斷傷爲綜約通人余過甚危行四十里至昌化途半過鐵嶺下爲

快雪堂集　卷之六十二　五

鐵冶關昌化尉迎于道云夫俱撥定明日不妨早行矣既至寓臬司公館坐理詩句未成僕夫報縣前有大溪溪邊石巉巖大有奇狀溪水激之如雷霆鬬黃官方樂此余急赴之如言而妙民就之爲水車水碓機關巧妙其流急處更奇近地有此當令虎丘千人石坐廢惜在寂漠之鄉耳步歸而官尉復至汲溪水烹茶連進五六壺甚暢夜飯試下程酒甚佳今日受用可當天宮化城矣夜寢甚甘夢至家狎竹枝

二十四早大霧霧開遂晴齊夫之難不減於潛從此到新安一百八十里夫價每名二錢大累此中矣日午始行過一渡逾二嶺至界口鋪宿方店薄暮天忽變洒雨數點既至復洒雨晚飯步至溪橋約長二十丈溪聲入聽如輕雷急瀑四山繞之甚佳

二十五昨夕天陰慘疑有變早起大晴快甚飯畢遂戒徒御行途中高嶺惟老竹嶺最高中嶺次之車盤王干又次之俱捨車步行凡過六嶺

快雪堂集　卷之六十二　六

中火王干晚宿蘇村一路溪山頗勝忘其疲也宿處烟太多豬矢太臭逆旅之苦自當生受耳是日行九十里

二十六雞鳴盥櫛戒行不杂豬矢烟熏不飯而駕行時始明三十里而飯又四十里到府城水路行李初八日已到金太初到再移寓所將至新安三四十里溪清山秀是宜文物興焉不但財賦之饒也至寓汪座師二孫來汪仲嘉聞余到亟來相訪見甚驩相別八年矣薄暮方伯文

明府下顧意甚勤至答拜延余轎至堂後堂相
接復延余至衙出其仲子元慶元賡巳下伯文
於任得二稚子仲與長巳遊庠科舉長君在家
明府欲扳明日白岳之行當在二十八日矣
二十七陰雨汪氏諸公孫欲延余住遂園許歸
日赴之方侯設席溪上舟中相款大席設漁梁
汪仲嘉相陪意甚深至二更盡回寓
二十八陰午後間有微雨辰初行二十里至巖
鎮中火方明府所設訪潘景升請見其尊人留

飯崇睦坊弔汪前峯行禮於攢所禮畢至宅景
和景純景謨三兄弟出迎汪仲嘉代陪托潘景
升達意遂辭行三十里夜至休寧館劉聖鄰東
山園夜宿甚安聖鄰兩弟一子俱侍景升後至
二十九晴過聖鄰宅方飯李明府來吐餔迎之
飯畢將行丁長公貞伯來遂行報謁李明府偕
潘景升途中弔丁氏母喪貞伯谷初以舒三兄
弟之母也丁南羽母氏將出殯開喪往弔之金
太初黃問琴鵪兒俱從留其齋中待潘景升不

至遂行三十里至齊雲之麓路在雲中夷慼相
半多下車步行行三分之二至天門此爲最勝
羽流道行里許至榔梅菴居停主者李雲橋郎
舊居停處其主道吳蓮塘作古多年矣偕金太
初黃問琴鵪兒步白殿門至捨身崖道睇香爐
峯殿倚御屏峯左鐘右鼓而北向虎砂甚緊微
斷爲爐峯石俱横斷若脅外一層爲天門右象
左師左寛右緊形勢如天成焉潘景升晚至共
試新松蘿茶余宿右小樓

三十早聞風雨聲甚厲久之呼童物色則又大
晴其松濤溪聲乎梳洗畢汪生應遐二堂弟應
薦應舉求見見之客去上殿謁玄君禮拜祈禱
畢回寓則汪生應和之子日燦求見有所訴後
房金羽士斗陽設飯相款景升汪宣之在座飯
畢過飛雨巖文昌閣此閣余昔年曾三宿其處
丁貞伯丁生士寧來同叙巴羽士乾溪相陪余
昔年贈之詩扇尚在其詩失稿命錄之過西關
眺望西面羣山廻車過無量壽殿汪司馬刱建

正殿彌陀立像甚工麗左右二室續建觀音勢至二大士面相稍長工麗不如彌陀無量殿之上卽飛雨巖也雨點從縣巖飛墮隨風敲邪或煩或踈仰首窺望有如雪花最爲奇觀歸寓作登白嶽詩丁貞白治齋斗陽房請夜酌景升陪

三月初一早起書扇贈前房李雲橋汪君勑汪遠志三羽士後房金斗陽各扇一并分別贈金方外中君無來謁卽景升所云申師父能通陰符道德者登輿至香爐後峯觀三松樹末一樹

矮大而偃蓋離奇尤妙峯石亦苔繡潤澤過天門徘徊古楠下楠死而復生未至望仙亭覓路訪申君初至桃源宮黃居士無心所造無心捨財作大布施將老於此今復將營黃山申君所居曰翠微天宮外尋支徑而上數十武得其處中爲一龕左右二室門對靑牛山坐御屏與隱士之居也出榼留余及景升小坐余啜粥二盂遂行下山甚捷勞半於登至前日登山中火處始及鵷兒金黃凌元孚自黟縣來將還郡遣人相聞亦晤於此元孚爲余停休寧讓居東公館丁氏三昆來汪宣之來程叉新來下午赴元孚之席鵷兒侍優人吹弋陽爲海鹽大可厭二更歸寓

初二晴暖去綿汪生日粲來遺書方明府送詩扇一甲奠劉聖鄰尊人內人查孝廉有光見訪晤於聖鄰宅汪生偉元黃生渭曹生觀文執贄俱聖鄰交契稱能文者觀文卽宗可之侄赴丁氏兄弟酌於文溪鵷兒金太初黃問琴俱從偕

鵷有谷劉二妓潘景升以候陳子有與劉聖鄰俱後至昨下山所遇四轎黃蓋貴人者卽子有也泝舟過三灘至落石石甚奇大類西山石公目睹從小舟看西去石壁約數百丈尚未能窮回舟處有蒼松百樹下灘舟甚易視泝流之難不可喻矣昏黑歸寓今日詩以上巳脩禊爲題四言五言各一首潘景升同賦聖鄰餉余泉水夜索烹茶巳雜入他水又無炭驅西施入廚婢可嘆也

初四大晴暖婺源余生懋孳以山陰令過里舍之任謁余又出侯給事公善之門復添一線瓜葛報謁山陰君其兩弟復執贄余潘去華之壻張敦孺來謁丁以舒見其子遂往尚山行山溪中三十里過姚溪又五里始及尚山日西而至四兄弟惟謙等出迎舍惟讓宅潘景升後至吳季常來病初安形瘦失其舊三之一既飯步衍訪季常及其兄州刺史帶沙歸寓小憇主人設夜四兄弟季常陪侑酒有曲中沙粟英晚陰五

更聞雨

初五陰雨午後驟雨帶沙親弟在竹來遣迎孫子眞于凌溪晚至元益若渝兄弟作主夜登席作戲有女旦二

初六大晴拜在竹遂遊藍園地名藍田引溪爲池溪即藍溪也坐水亭其東隔池爲長廊十九間佳樹掩映竹樹淹密松大者可合抱屋宇曲折以長廊蔽之其西南曲樓數層閣道相通上祠大士東臨大溪位置甚合伯實先生所開郎江南佳園不能過之惜瑯琊公不見也見如子明典來孫子眞寫照圖余及鶴兒稿歸寓小憇下午赴季中翰之席沙粟英來陪散步園中初名素園澹菴所刱後割其十之六爲四宅尚有大松雜卉牡丹盛開粟英立花下擬作花下美人詩及藍園詩

初七晴完花下美人詩書餉沙姬侑以絳紗遊玉蘭園位置甚板兼豐粗石爲山以舊易粗甚無謂主人名繼臣帶沙親房弟官儋州倅以五

妾往家中尚留數姬與余同歲玉蘭頗多盛開時一片如玉亦佳觀也二更歸作蘭園詩又成花下美人一首

初八五更聞驟雨聲平旦聞雷晨起有晴色帶沙兄弟設伊蒲於清署見邀即赴之北行轉東里許而至其山名石壁精舍北向門對松岡山甚秀有藏經閣主人具飯素餚甚精登閣扁名不雅余易以破塵閣浴室甚妙就浴頗暢主人邀余登山屢憇亭院大有大松巨桐天暖雲蒸

頗有雨意余賈勇前尋逕遊季園陟南麓緣石
壁而下屢憇至九苞堂北即石壁主人出名畫
數十幅示客内多佳者馬麟梅花四幅華亭朱
少司成故物憇九苞時大雨雨畢還寓少憇臥
室赴少逸席沙姬來陪
初九早陰漸開霽日色瞳曨僅可單衣帶沙在
竹季常泰常叔侄俱來送送至一里外行山谷
遶溪山川甚美近商山數里水俱佳上三十里
過草市訪孫子眞又十五里至巖鎮居停西墅

景升父子三老出迎設晚飯相歎月甚佳
初十晴暖尚西墅一日遣奴回採茶岕中作姚
氏叔侄丁長孺共書六七函孝廉方大觀鄭逸
少父名澤來訪江存仕來潘是仁郝之璧來中
書君子膺祚來即居停主人也景升歎客費甚
勞及家僕甚媿其意
十一晴赴鄭孟浦遊牌之席景純程貞伯諸君
陪同登蔭山亭小坐周遭大松甚佳可北望黃
山巖鎮萬家見三之二遠視者見泉口塔余與
景升不能也送落日復登牌順流而下問琴唱
曲二套侑觴
十二晴熱如昨早登途道信行山拜吳飛鳴其
族弟從先稱贄飛鳴留叙過日中始行又八里
至溪南主江村家園中諸吳三四輩迎於門弔
愼卿家烈婦及夫之喪過愼卿園居訪養澤足
病不能出訪謇叔汪仲嘉晚至江村設夜酌家
中相歎吳飛鳴夜至小酌園中燕姬李一侑酒
連日亢熱不能御單衣得雨良快雨徹夜至明

不止寢甚甘
十三早尚雨吳氏諸昆季來拜日宣字季常府
庠生孝廉二士誨應鴻中翰二養春養都廷羽
字左于舊識致丁南羽書養都余爲司業時門
生江村見其子芬冒雨訪汪仲嘉下午冒雨歸
溪流急而濁夜雨徹明
十四雨竟日不止登樓望水看趙松雪千文二
卷又唐人火龍烹茶圖僧惠崇山水小景潤卿
齋中夜作律詩二首夜雨

十六早雨止尚寒吳思古吳元滿吳元鳳來江村設燕相款覓戲子不得以二伎代汪仲嘉象先諸吳愼卿謇叔民望左干季常鄭翰卿俱在坐翰卿閩之福州人故爲諸生流寓於此有詞賦才年始四十甚可惜也夜復有微雨明日晴不尚未可卜黃山寧却客耶

十七巳初雨止午後洒微雨初更復雨二更雨勢稍殺俄復雨赴汪仲嘉之席遂往象先齋中其居新刱位置甚佳出舊帖數種相示二更雨

少衰而歸過板橋勢甚可怕

十八早尚雨午後見日夜星光皎然劉聖鄰曹無鄰張幼裁自休寧至見僧普門聖鄰偕普門俱履不借步行三十里大有行脚之具普門亦本色苦行人也赴吳氏望約幷出寶玩見示玉物多有佳者手卷惟孫過庭千文至佳夜成方明府招遊七言律二首

十九大晴汪仲嘉以其從子巨源親弟延清名一渭者子無雲見吳君元滿來執書數種商略焙松蘿茶入瓶謇叔招敘同諸君赴之賓主凡十六人有侑觴幼妓李六月甚佳

二十晴暖粥後溪邊關王廟看迎會吳伯昌晚來商略明日入山之事官夫以備冒太宰取用不得來乃議雇役定議江村鄭翰卿陪往夜雨不止

二十一雨竟日冒雨爲黃山之行十五里過楊干寺不入又五里中火溪曰容溪入路有山曰容成臺余宗漢醉入巾服處雨不克登度嶺而

下曰石壁山溪亘其中曰漕溪石壁陡削衣苔蘚樹木葱蒨新笋怒生如龍之未飛其處最勝再度嶺嶺曰石眞上有亭可憩望前山雨氣如雲明滅巖端變幻不測凝視久之後乘俱至乃行逾嶺民居數十百屋卽山口也自山居而西曰蔣村北去沿溪行石壁間路險而奇又數里入拱中汪司馬所題居停吳氏園有樓對白松一樹五六榦同根拔地四五丈甚奇下二室余與鵓兒各處一而諸君子處樓蔣氏諸君百昌

之親自蔣村來作主入夜猶治具潘景升趣其出粥幸及療饑薄暮雨甚

二十二早尚雨辰至午未晴過洪中韋堂有主延欵宅西郎園憇樛木亭聞琴唱曲園西看九曲水主人設飯宅西小樓樓有司馬公洪中記我輩急欲赵晴進路而用卿翰卿爲主人前途未備苦留不得已從之歸寓園卧良久未起則主人已設席待矣再宿吳氏園夜仍雨

二十三早雨旋止遂登輿過石嵁嶺又過壺嶺

過中段謝醞齋留中火又行溪山間二十里至芳村謝隱黄迎至溪橋邀至家設飯相欵主人豪爽酒量頗高鄭翰卿約明日會湯寺贈余龍頭萬歲藤杖一枝又十里底湯口又八里底湯寺一路溪山甚妙登降俱奇然稍有嶮處湯口百餘家兩溪相合溪由太平出湯寺僧接至六里外奉茶近寺景益奇溪流出石間寸寸可戀既至上殿禮佛迎坐小軒面紫石峰峰之前爲青鸞峰後爲老人峰煉丹峰峰雙頂時爲雲氣所蔽丁南羽貞白迎至山門前坐定言湯池去此甚近導余詣彼過木橋數武即至遂解衣入浴其泉甚暖去垢甚佳余先之鵺兒與景升輩繼之次及僕從天下溫泉不減八九得從黃山始且無硫氣大快事也南羽貞白來此三日今日登蓮華菴僧無礙弟子所居南羽云至其處可望煉丹諸峰不覺形骸俱化聞之心動恨雨氣未清不宜遂登耳晚坐小軒無礙乞名余以其政對紫石峰題曰紫玉晚啜粥一盂粥罷僧

進茶問琴唱完昨靈素強披襟曲一套余宿紫玉軒右室

二十四雨不能登覽再宿紫玉軒謝隱黄來寺僧來號無聖作主留欵夜酌甚盛夜有星

二十五晴早浴湯泉遊蓮花菴山僧所刱曾武林謁余乞惟心精舍額可望天都諸峰歸途步觀藥銚坑從石上扳路至寺左復從石壁間入路路可登湯嶺太平縣道也又從支徑沿溪數里訪硃砂菴即湯泉源也水窮而至其處平坦

僧居反在偏側處有小山叢石丁南羽與鵜兒賈勇先行余從之路盡得横嶺可憇歸途遇鄭生大心過石壁再浴湯泉始至至今四浴矣憇紫玉

二十六早微雨而白雲菴之興不可遏一浴湯泉丁貞白送至湯嶺遂與鵜兒先行過板橋中有一石支橋硃砂溪桃花溪合於橋下題之曰支機橋行十里至嶺頭所過有醉石鳴絃泉然十里中泉石甚多不可名狀然石必戴蘚或生

雜卉或如崩雲或如落星或大如屋或小如龕亷或離或合或仰或覆如太倉之粟雖可指數同至湯寺者余父子黄問琴潘景升鄭翰卿丁南羽六人益以謝伯貞為七沿途待諸君子三四憇坐途稍險峻處捨車步行二四捨車遂至絶頂稍憇而行下嶺稍峻途僅五六里亦一再捨車過嶺南北望俱晴色照耀而當嶺處獨陰雨不散溪流垂人鑑眉徹耳過嶺下步過雲門山脚僅見巖石如笋如人青翠溢目上為雲氣所戴隱其峰尖嶺盡得一草菴吳使進茗於此菴外沙地畝許可以種植中擁石頗多余選一石同鵜兒小憇遂自溪中改途東南行途甚峻然諸峰如班玉笋或隱或見愈折愈高凡數十盤其兩石相合而中虛僅過人處曰天門入天門再過溪五六復折而下又過小溪得菴即白雲菴菴斜對一蒼山如貴人端立而左望則所見諸峰班玉笋者又卓立雲際溪水隨峰而俱流於菴右景絶奇恨其太窄止屋三椽右一小

披坎不堪容我輩主件耳幸後有六角茅亭余先索卧具穩睡一覺起迎諸君子謝伯貞至又久之潘景升至景升言平路步行費脚力以致晚到願行山路不願行平路再三言之菴小不能據案弄筆墨日晡即卧余與鵜兒同卧茅亭夜猶聞雨聲

二十七早微雨而決意取海子雖云甚險而途止十里意頗易之過溪傍澗入路路三夷而七蹙盤折甚多七升而二降過天門更一降甚峻

尋溪登一嶺數折而至菴僧慵眞在彼相迎菴爲黄無心所居數日前他出余留憇久之申清虚歸來謁鄰菴汪君介甫來迎余過彼菴南羽景升先行余鵷兒繼之遂與南羽分居二室過嶺時日光自西而射微雨自若汪君菴尚未名余名之曰海潮因題十菴名曰海空等汪名溥介甫其字乞余改字之子九無心所主曰海淨慵眞所主曰海印憇海潮菴久之日出風起雲霧俱散日僅昳耳余方喜俱南羽露坐俄而雲

合復飄微雨而鵷兒與僧印我自菴左登山縦覽久之而返云行至方臣峰側近峰面盡出奇秀不可言申清虚與景升僧天然俱在天然愼甚惟恐下墮所經由數里所見峰甚奇余憇息因補書連日日記晚落照甚明酉初又飛微雨俄而止

二十八早霧五更大風晨未起聞鳥聲澗聲互答甚快已霧開復合遂雨大自敗意作詩一首飯後忽開喜甚高興勃發遂由菴右登山過一山即申清虚寓處路濕難步黄問琴諸君繼之遂由清虚所規爲軒轅宫北者登煉丹峰峰上石間松甚奇諸君俱至惟潘景升申清虚後雲開東面諸峰甚翠峰後一山大似觀音大士所坐寶山凝東北一峰如翠屏其下即丞相原也丁南羽道余及鵷兒下峰看所云如寶山者山勢特圓自山麓覔路誤入灌莽里許而後出遂登丹峰後山見諸君子先坐海門一峰甚奇前後諸峰如挑玉笋奇不可言余因從之問琴云

峰頭奇甚潘景升先登矣余後從之數峰如仙掌豁開下臨不測爲蛟龍所潛謝隱黄僕夫試石驚龍即此處也徊翔諸峰久之而鄭生所占之峰其最高有一石高卓而下斷名曰飛石約十丈景升清虚鵷兒印我俱至其下時日始晡耳遂與諸君覔舊路下山諸峰間矮松約萬餘奇者頗多近歲人多取以市利又不能活甚可惜也晚天又昏翳夜遂雨俄風雨大作震雷過半夜少衰臥室頗漏

二十九風雨竟日不止作登煉丹峰詩歷海門諸峰詩申清虛潘景升來景升挈示清虛所撰陰符經注夜半霧散有星

三十晴晨飯自登煉丹峰路三之二蓮花峰麓下山十餘里自丞相原從輿還湯寺初登嶺西望遠峰俱擁白雲或在山半或在山頂露青碧數重近峰翠頂映朝暾忽作金色甚奇海門諸峰微挾雲氣依依送客下山路甚奇段段改觀下見蓮峰下一石笋離立得一大石踞之二三

君同坐右有練泉垂下煩黃問琴歌歌芳草香堤一曲行五六里路岐而險方伯文遣使以書相聞物色至此賴其指迷又行數里有石如柱並立俗謂之石牌坊甚無謂然一路甚險過溪數重又五里至丞相原始與鵷兒登輿幸得代步其處有潘景升舊館謝在杭曾五宿於此相近數里卉木蓊翳紅紫淺絳紛白諸花重重如繡與新綠相映前見一地悉身逆勢虎作下砂收水逆受原中諸水俱盡龍六秀嫩後鬼分明出水處即所云九龍潭每潭口上窄下寬其深不測每旱則下鐵牌激龍致雨常溺人不可救余從左山輿中視但見如匹練耳左山盡處有蟠龍然亦不盡過苦竹溪店中火南行見其山盡處有結然終爲逆龍收水力不如也其外一層則自青鸞峰雲外峰而南收細夾而前左行者尚過苦竹溪不知幾里盡何處右則湯口兩翼水俱出蕪湖由湯口過板橋西八里至湯寺遂浴溫泉勞劬如失尚薄暮耳諸君步行者徐

還惟潘景升後至謝隱黃別於苦竹溪約明晚過其齋中夜作白嶽記

四月初一雨竟日早作黃山記浴湯泉冒雨至芳村赴謝隱黃之約館于池館夜雨

初二雨竟日下午還溪南上村館夜脫身感微寒體中忽發熱四更汗出而解夜雨

初四大晴吳太寧兒以赴考至得驥兒家書此兒山水間致不少甚念之前此二月初旬壬子癸丑甲寅有雨丁巳又雨自丁巳至今杲陰雨

四十五日而得晴諺云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又要丁巳做媒人雨則反此果驗民望來約夜看出燈用卿出郡城晚同同過民望出燈者溪南俗元宵後以鐙娛神例正月二十五出不晴則更期遂至此月鼓樂前導臺閣彩船旗蓋俱以燈爲之上飾倡女凡二閣一船後紗珠羊角等燈多至數百後迎關神巫以巨斧入額寸許血淋漓被體男女聚觀道路爲擁

初六早陰晴下午陰微雨暮驟雨葛萬悅來謁

留談半日民望迎同遊筏直至玄通菴轉灣看石壁而返遇雨偕酒三妓郎昨夕二李余與萬悅輪卿百昌一妓占一筏民望陪鵁兒占一筏黃問琴諸君占一筏薄暮遇雨

十七晴作家書以黃山記併詩五首示驥兒足知老子近況夜看月溪橋偕觴有二伎

十八雨待飯而行遂過午今早始知有鵁兒納偏之事從來無買妾新安者孺子多此一事可笑然亦愈于遊蕩姑聽之下午到太平寺始汲溪水烹茶

二十晴下午赴方明府席舟中禹廟兩設仲嘉中甫景升陪夜坐石臺頗爽明府亦情至更餘又送至舟中仲嘉中甫景升俱到舟而別始宿舟中

二十一平旦移舟傍官舟余念新人過船起居不便因讓官舟處之與問琴午川共其民船頗便兩山廻合舟行其中惟過灘甚駛餘時水寬又聯舟而行不甚疾至夜過界口十餘里而宿

二十二晴早頗寒单衣二層五更移舟天明距淳安三十里過淳安午前始開距嚴州四十五里泊船地名倉後灘

二十三晴巳至嚴州薄晚過桐廬不泊夜行有微雨

二十六晴偕長吳姬湖中看景倩如君試丁長孺所餉新洞山盡日而返

二十七晴鵁兒新安姬至家夜召金姬侍宿東樓

二十九晴包鳴甫陳仲淳來門者存仲淳余至
不相識大是可笑此仲淳寧減渠仲淳留叙孤
山莊同本音以二十五日至是日相見
六月初一在莊
初二樵李以輕舟至余爲楞嚴大殿必當一行
初七入城拜蔡太尊顔嘉興遂過楞嚴晤包二
叔公父子王季常諸君宿拙園
初九同景倩出城是夜晤李玄白泊舟木牌前
看月宿舟中

初十過楞嚴訪沈純甫司馬姚叔祥同叙仍泊
舟胙所李玄白二更至遂回
十五薄晚同諸姬乘涼梧桐下李玄白黃貞父
楊仲堅闌入歌曲而去余送至望湖亭
十八貞父婿張德懋作主邀本音玄白胡休仲
伯霖貞父余六人同席薄晚復來莊歌曲露坐
陸祠前二更待月高而散

快雪堂集卷之六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詩

賦得雪中楊柳 乙未作

金塘雪未央楊柳正含芳近榦全呈玉遥枝半
隱黃淸陰嬌綺陌弱態怯濃粧莫訝春猶淺風
來絮似狂

二月一日湖中觀雪

雪集欣佳遊所期山水兼閲歷忞舟航回互意

百千瑤峰乍明滅瓊樹相接連素蜺寫修堤銀
闕貌諸天窣堵削寒玉雉堞隱微烟漚鷺默無
色吹萬寂不喧疎密罕定態近遠殊所觀同好
三四人吾兒亦勝前玆遊信可樂矢文以勿諼

爲顧所建小庾作花燭詩

楚岫雲終歇江臯珮亦荒總輸今夕艷定擬百
年長漢渚塡烏鵲秦樓集鳳皇莫教鷄唱曉容
易到蘭房

過虞長孺隱居兼呈僧孺

結屋好峰邊湖波暎座鮮門無題鳳客室有散
花仙竹暗侵天廻燈明向佛懸天親與無著相
對但栖禪

同沈中丞訪雲棲老禪于湖南淨慈因聽
戒公說楞嚴法華大義

勝刹肇法筵應真儼來儀鼓吹屬哲匠暨義析
澠淄庭集宗雷賓坐環龍象師觸耳必毒鼓抉
目信金鎞憫予弱喪徒膚學窺筌蹄飡風自夙
昔惜別甚渴饑茲晨奉謦欬病目掃昏翳首楞

垂祕文妙蓮蘊微辭互發具金口牽纏悲純機
中丞素心者處紛等禪栖建牙肅　朝命訪道
停湖湄玄符齊擊目希聲共解頤嘉會洵難忘
申章激駑疲

二月初七日新霽登高氏閣望羣山積雪
主人出郭恕先輞川圖臨本馬和之商魯
頌圖相示二物俱生平所企尚會心豁目
喜不可言退述斯文以識奇賞

春旭開玄陰衆山尚含雪高閣縱遠眸林巒遞
曲折賢主富珍玩郭馬丹青傑王維舊輞川百
代護神物今朝見臨本有如第二月洋洋商魯
頌文章元氣結名物一以陳禮樂儼相接情欣
近累解理契異代合橫几共披研寸晷當浩劫

二月望日再過湖南同虞居士兄弟名納
五六輩憩法華臺遂登慧日峰是南屏最
高處雲翳初廓風日韶爽湖山諸奇歷歷
交目喜賦斯篇

淨域隱南屏危峰標慧日自昔祕玄賞于今留

講席琳瑯既觸目龍象亦接膝坐久失氛霾欬
步閱霽色憩臺紆勝引造峰恣遐歷石磴排雲
微松濤韻風密湖波表裏觀巖岫上下悉江外
睇遙岑木杪娛高翼忘味因禪悅遠矚得良集
終期卜烟蘿于此課芝朮

春氣晚融雜花競奮而標梅猶白感賦斯
篇

春氣泛中園羣萌散沉滯參差芳蕤奮欻忽色
象異彼凌寒枝皓質晚猶麗所感非後時貞

心僴無墜

仲月廿三日集湖上桃英初放柳葉齊舒坐散不拘舟步釋意頗盡登覽之適與叔宗同賦

春至卉木榮氣和山水絢遵渚淪漣升堤媚蔥蒨遠近生態殊昏昕物候變高下柳成浪參差桃始炫鳴禽依灌木時女娛芳甸入晞恣回複觸聞任迷亂離合信朋儔舟步諧所便勝情欣有托日夕遺深眷

廿五日曉泛任其所之因山行歷龍井諸處還步桃堤沿孤山湖是日物色加濃遊情曼衍不覺盡日

清旦踐夙期泛舟益新侶和風沁肌骨初旭媚空水水窮山色覩徑曲樹容美龍泓昔常險竹閣晴疑雨返策循廣堤沿流越孤嶼落日斂道川紅芳爍羅綺青帘無回驪春物寧淹賞濃淡準疇昔羽停情靡止

早發餘杭夕宿雙徑

山城復巖壑流覽春重重重新翠憤茗茗澄漣通竹岡遺修姿松嶺搴蒼容晅陽佇回飈輕策陟龍蓯僕吁警岐峻鳥喧悅枝豐旭且趣行軒日晡睠靈峰峰崇蘊霞氣窈窕進天中停轂綿往緒眷言愜所從

五峰縈廻蓊鬱佛屋僧寮所在有之

輕策扳晨峰倦足息月巘地寂鳥聲絕徑澁猨路險佛屋隱曾翠僧寮冐幽蘚古木鬱連抱叢篁青娟眼谷引蕙氣馥澗和鍾梵緬緇侶或蘭馨朋儔共牽挽撫茲神龍窟眞人競臨儼遺芬邈難嗣觸物存所遣

返自雙徑舟出苕川有所遲

遵渚越靈鷲歷嶠復從川分岐乍有睠遷汎情靡延連巖疊翠姿嘉木亦䌷鮮微雨滌暄陽凉飔回晴煙山壑諧夙尚翰墨性所便遠囂集暇豫接慮成佳妍

分賦餘不溪聽夜雨

尋山洽在晨枕流眷茲宵夢斷籟如引聲積情

靡遙篳虛愜微涼波響滌餘囂痾痳咸有契容
得滯流潮

集錢緯西別墅賦得空館盈清思

積雨湛山谷泝洞從所知所知亦乘流孤嶼餘
茅茨茅茨羅曲室苔蘚蔽階基弱灌集交黃溫
焱激榮枝逸響深彌厲冲抱寂愈縻揮翰申所
寄暇豫良在玆

晨登石城山憩霧精廬

雲巘延夕矚霧策紆朝躋龍蓯結峰頂透迤越

石門烟姿積攢翠谷響流春禽憩室承蕙馥掇
芳挹泉馨即事情已縻歷覽遲朋氛

雜詩

蘭闈思已流路岐情更引博山延夕溫单幃紆
朝枕淵爽欻以通沉姿如有近朱明非遥節觸
慮紛莫盡

集茅孝若齋居同賦春晚淥野秀得春字

綺胄挺奇姿蘭館富英賓流景欣予月繁絲㟁
通津桑畦沃未落麥隴翠猶屯伐木敦昔義

鳴春玆辰旭塵既綿夕昏杯亦洽景長隆襟情終
古促晷無延春倘遺馬齒長紆規希日新

賦得眠鬟壓落花

弄花綺牀前思紛夢自牽都忘鬟影媚詎得護
芳鮮馥延應借鬟艷佇欲分鈿鐠教蕩子惜終
誤如花年

若下西入十里溪漲覲遠綠蔭紆廻遷況
移日得嶂字

夙昔睠幽溪于今凌菁漾引艇及朝暾縈洄窮

夕漲少進離煩囂展轉入蕭曠岈修交濃陰偶
缺露青嶂瞻岫集遙姿睇連延近狀藻景散林
光韻枝紛鳥唱改步欻蘭嚀陟憩紆迴望地偏
俗駕罕侶勝遊踪暢綿義不遽頹沉離將無漾

途中憶家園薔薇

中園花欲繁蘭闈教且靚霞柯爛翠屏鮮姿馥
修徑不見素手摘彌想纖軀映年華忽已空
戚情靡定

芍藥一枝花表絳痕數處

素葩標艷姿點染色尤奇檀心自有憶淚血漬
芳肌馥近飄唇膩光傾雜面脂更憐溱洧士謔
贈慨新知

賦得雙魚玉墜

離心何以舒脉脉阻雙魚彌思纖手弄詎隨秋
扇疎柔情慨比目溫彩馥姸軀祗言人似玉誰
憐玉不如

賦得楊柳可藏烏 丙申作

嫋嫋白門前藏烏倍可憐柔枝排影度密葉引
雛穿啼合鶯宵陌飛應破曉烟新知樂如此詎

惜故腰姸

諸公遵牛首不及從因感舊歷欣作斯篇

夫君蘭茝韻不違仁智歡浹甸阻言宴名峰輕
往還名峰多秀色雙闕聳霄縣遵途始南甸林
麓杳芊眠仁祠複金碧僧榻閉雲烟彷彿記昔
遊表裏究淵觀威融有遐跡齊梁無賒年鑒超
俗自賓性湛情彌捐中懷愜累句嗣賞欣時賢

五十篇有序 丁酉作

昔人云五十之年忽焉以至悲始衰也
今歲丁酉八月廿二日乃余五十懸弧
之辰鑒止足之分傷流光之駛有懷家
園思投簪笏乃賦斯篇

五十忽焉至頹齡始自茲懸弧睠秋辰稱觴來
故知余本淡者流夙好敦書詩得性在丘樊隨
祿暫偕隼彖郊亨異鳥徒以鐘鼓怡梁國嚇鵷
雛寧爲腐鼠縻四見鍾阜春洵美吾土非

其二

吾土饒山川卜築面清池清池曲且廣高陽夾
路垂層樓貯圖史密室藏姜姬出門即湖山興
到惟所之偶然值蘭交談謔或忘歸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

其三

富貴仍多憂貧賤未足卑靈龜戀泥中雄雞憚
爲犧李斯具五刑牽犬一何悲陸機西入洛聽
隺廼無期無才足完身功高跡反危所以賢達
人木老先拂衣

其四

拂衣謝塵氛靜侶時相追披素詠新賞開帙涣所疑豈不戀圭組天爵無磷淄豈不念子孫清白自可詒觀民計已極從道安足嗤中毫著斯文聊以適吾私

古意

深谷挺蘭叢一一含芬芳一朝遇紉結雜佩生輝光既感君子恩戀本仍自傷故叢發新芽花葉何煒煌疇昔同雨露于今永相望故馨有時

歇新芳有時彰新故本同根相代職所當庶不玆他族含笑辭君堂

結交篇有序

余少時友周生彥雲嗣益賀生伯闇庚午癸酉余彥雲相繼登鄉薦丁丑余以南宮舉首官翰林中遭廢棄壬辰出山赴南司業癸巳擢掌南翰其明年甲午伯闇始舉于順天乙未成進士官行人而彥雲猶未釋公車功名之遲速變幻如此今年丁酉秋余爲南祭酒幾二年所而彥雲自里中見訪時余苦痁方上乞骸之疏會有詔使臨則伯闇也我三人廿年中離合不知凡幾忽有此晤喜不自勝遂成此篇

憶年十五六眼空心膽麤三人笑相視意氣凌萬夫博逢三十年飛沉不同途賀子初牽紱周生尚公車劣余最先達玉署欣濫竽晚從舊青氈秉鐸山水都撫病新乞骸因秋偶憶鱸明主

有餘戀故人不我疎賀子驚持節周生未返廬三人共形影會合在須臾顧我俱青眼駭我白髭鬚類粗糲喜同飽子孫紛前趨升沉豈有常離合難可拘努力崇德音皓首願無虞

懷沈純甫司馬

曾霄藹微雲孤暘慘無光虎豹夾路號狐兔紛從橫天高霜露繁水闊蒹葭蒼美人惜遲暮依依水一方豈敢怨靈修將無萎衆芳苗彼桐樹枝何時棲鳳皇

送姚叔祥還檇李

久飲建業水，邇來歸夢頻。思歸未得歸，不堪送歸人。君來昧明初，倏忽佩萸辰。校史惜炎略，剖疑掃餘塵。考索資發蒙，補綴愜知新。休文稱益友，卯金亦忠臣。斯文既輟筆，離席何遽陳。遊子戀故鄉，一夕當九春。況君有妻孥，仳離多苦辛。客囊但市書，腹笥寧療貧。放歸必有期，開徑希日親。

贈沈甥

之子如玉姿，弱齡荷堂構。嗣好絲蘿新，世契金蘭舊。方悲墓草陳，轉欣階蘭秀。河廣不容刀，飄然慰良覿。春燭秉離宵，秋觴聚驪晝。日月兩改火，慶吊何翻覆。所嗟遺聖善，誰其庇雛幼。太史有遺書，祖德數世厚。勉旃偕難兄，雙翔振華胄。

冬日挈兩兒出遊城南書所歷

病餘寡攀陟，發興緣兩雛。晨起越城南，微雨點輕輿。寒雲乍開卷，山翠時有無。參差窮雉壯，微涇江練俱。勁松韻連岡，竹樹繚通逵。禪扉晝常闃，距知來簪裾。外危欣有矚，睇幽愜所娛。眷故淹鷄黍，尋僧扣空廬。道途無延略，闔城且下魚。容得裂龜組，終焉逃空虛。

早雪

庭蕉未霣綠，籬鞠尚舒英。如何六花豔，却殿九秋生。舞隨林襍下，光雜鬓絲明。此日周南客，彌深郊曲情。

松上雪

經年對松嶺，幾度雪中看。漠漠烟濤靜，陰陰素

蓋團。凝枝光奪翠，照地影分寒。皓魄宜相映，中宵試一觀。

傳伯俊臥病靖海寺詩以問之

學佛年來久，尋僧夢亦頻。如何狂上寺，又作病中身。入餌伊蒲潔，全生藥餌親。天涯有知己，且莫問歸津。

贈狄明叔將軍

歲暮維舟日，天涯傾蓋心。齊謳能勸酒，趙女善彈琴。書換新縹帙，槍眼舊綠沉。因君瀟洒意，吾

亦願抽簪

送康季修歸

君去欲何之蕭條歲晚時寒風吹別騎夜雪照離巵懷寶世應惜居貧道不卑故鄉有兄弟好和鶺鴒詩

東書舍新成勉兒孫學兼示塾師錢麟仲

築舍小堂東兒孫讀此中雪窗晨嶺白林墻夜燈紅筆硯余成癖詩書爾合攻最憐雙玉樹著意乞春風

初春懷梅花

白門花信晚春至不逢梅有夢依鄉蝶無心問酒杯雪深埋老幹律轉發新枝待得繁花放難辭桃杏猜

咏象生華

春風在纖手艷質剪中呈色可邀蜂入香疑逐粉生似添鬟影媚忽落舞衣輕隣女欣相學尤憐並蒂情

賦得挾瑟上高堂

挾瑟貌如花春風在妾家氷絃千縷合玉柱一行斜纖步堂前怯新聲指上誇游魚真解意好爲到天涯

亡女生辰設祭

此日憐生汝而今死別新魂應隨骨肉時巳變冬春故里悲夫壻他鄉痛老親白門來往熟一爲鑒流蘋

正月十六日悲亾弟叔將去年以此日到衙舍

去歲憶茲辰他鄉宛自親轉傷離別易秖爲死生真壯歲躔憂戚嬰年備苦辛魂如隨父母九地反怡神

遊吴中 戊戌作

茲地東南美生平覽寄多花間時對酒月下屢聞歌古寺藏碑碣輕舟集綺羅白頭餘興在一歲一來過

初歸武林舊宅

遄歸美川泳迅翮期霄摶粤余躭靜拙喜誦歸

來銜皇慈屢廻眷淵悃不待宣浮雲忽已滋繁星寧撥縣盈篋悲樂羊投杼憂曾參上昔猶不免中庸故宜然曰歸秋未半明月懸青天門徑蔓草縈中堂鳥爵喧參差八楊柳一一含朝烟曲室藏異書高樓入佳山出門即西湖謀生有硯田人生行樂耳或以追昔賢

登自臥樓 己亥作

戢意在山水何必遠市廛堂構寄勝情拮据歷衰年重樓高入雲曲室左右連栽梧交夏陰滋

蘭馥春妍蓮披西戶翠柳散東池烟昏旭午殊態濃淡倏改觀爐香導鳴琴庭鳥伴棲禪有時對三益笑語落九天一枝足自怡百城立可指寄言彈射者徒視藪澤問

鬱金堂前栽梅一株

小院曉陰陰梅花幸可尋少將籬落意近表歲寒心影伴河擔寂香浮月幙深江南春自好聊占一枝吟

餘不溪廻舟寄訊章元禮吏部是日雪

吏部才名舊瓊瑤昔見貽山川聞問隔日月鬢毛衰身退仍憂國家貧但賦詩廻舟緣興盡風雪寄相思

雪日別俞羨長

黯黯雪來時新流映別卮好山看未足仙棹去何之五嶽揮毫遍諸侯進醴遲樓頭有思妾莫冷暮春期

獨酌

對雪成獨酌因之生旅愁魂銷緣別友夢斷為

登樓暗壓漁蓑冷明侵客鬢稠辭家雖不遠應念剡溪舟

雪日途中懷孤山率成短述

買得孤山寬百肘客種梅花疎插柳未起樓臺為無力喜占湖波勸命酒此時對雪暗相思送客逢春惜路岐瓊樹枚成陰漠漠玉山堆就粉離離離離漠漠紛相似且泊孤舟對烟水烟水泚泚蕩不收孤舟寂寂使人愁此日可憐非遠別此時遥憶上高樓高樓百尺面城西諸峰突

兀與窗齊柱戶蘭房春窈窕雪月陰晴事事宜
但願朝朝與暮暮不願人間有別離人間安得
無別離不如湖中孤山不動移吾願孤山之梅
常馥馥孤山之柳常依依孤山孤山吾與爾安
得樓閣參差如屋裏

送黃貞甫進士奉使還朝

送君旋節日是我解龜辰雞黍迎門數湖山握
手勸王程春草過祖帳夜杯親陌上依依柳知
余別思新

夏日同屠長卿過陸君策山園

維舟緣勝侶信步入佳園野鳥飛侵坐隣鐘度
隔垣面山樓閣小繞徑薜蘿繁甚得幽人趣吾
將却世喧

我留欣有竹而況主人賢窈窕池連屋參差樹
隱天涼風隨地有名酒任杯傳若得常居此何
勞問散仙

留題寒山寺

野趣在江村參差入寺門廿年頻過此一榻敞
猶存竹密滋新色苔深化舊痕最憐尊宿意風
雨坐黃昏

題白練裹衣為去姬

裁素練製裹衣承粉汗切香肌悲莫悲生別離
如其敝又改為

無題

彼美惜游龍三年攜手從春樓嬌待月子夜醉
留儂妾命生前薄君恩別後濃靡蕪隨地有何
日下山逢

所御敝席是去姬所遺

席敝人未離人離席長棄夢來或有時不忍投
篋笥

贈素卿

長卿遊且倦茂陵姬未歸一朝逢代艷含情指
後期東隣宿有悅紈扇許誰題沙棠非金屋或
可貯容輝

秋日泛太湖

霧消山似沐一鏡太湖虛曉日迎帆麗微風引

櫂舒村村藏橘柚處處足樵漁吾已投簪笏淸秋恣所如

幾犯魚龍窟曾印漚鷺盟十年隨宦轍此日洗塵纓秋入菰蒲遠雲連島嶼平東西任來往鷄黍足逢迎

於東山過西山經湖中瞻眺

曉帆辭東嶺宵榻指西峰天吳寂不驚雲色淨遠峇芙容七十二明滅澄靄中霸圖惜吳沼玉書高禹功咄嗟千齡事零落如秋蓬捨舟越蒼

莽酌羽坐玲瓏撫化激悲歌覽勝助驩悰興發不知疲日暮穿雲封

宿包山寺

捨舟卽巖巒少進越林莽中有古禪扉信宿憶疇曩白雲浮棟梁碧蘚侵階上逢僧寡耆舊禮佛勤合掌老樹亦龍蛻故榻蔽蛛罔懷知感波逝履新悟歲往此地儀應眞祠席兼龍象老衲叙神踪穹碑鑄遺像我來木葉黃素心共玄賞一宿休勞疲明朝凌莽沆

登縹緲峰

兹峰洵縹緲玉卓蒼波上睠余三度登廿年一俯仰兹來挾風雨奮欲排榛莽歲遙逕轉荒氣銳天忽朗岐峻或捨車嶺澁兼扶杖斷續見積石纍蹟森可想路窮入顚際雲深墮恍罔長嘯逼九天獨立卑萬象三州何綿麗翠壁平入掌陰晴故難齊坦懷惟所往

登小龍渚

水宿淹晨暮山尋指玲瓏犯淖穿黃畦度彴越

淺淙孤嶼綴人烟遙瞰洪流中石勢何窈窕騫騰欲如龍又如萬馬飮巧出造化功湖波日夜齧嵌岈韻商宮移坐賭奇姿回瞻惜蒼容伊余酣玅善朋知故難同人言水落後舟沿盡其工後期如可踐信宿攜尊從

題東山許氏小樓

爲樓枕東山山翠常滿樓非徒自怡悅亦以娛朋儔璧月當綺窓白雲出丹桴有時吹玉笛驚廻闕山愁我來秋色晩不惜十日留兩屐如可

闢兼得伊鷗皺

留題許裕甫松齋

兩山往返宿裕甫松齋凡六夕輿到飛觴情來命駕極邇居遊豫之適於其行也送至吳中再宿而別用賦斯篇少存嘉會云爾

孤松美蒼翠高齋亦澄幽我別忽十載我來今未秋位置俱新意上築非前謀滿架多古書坐客有名流此地素椎朴君無強彫鎪兩山洽欣

賞六夕仍淹留鍾情屢傾釀尋勝時命舟邇居隨所安禮法或見仇吾生亮有涯東縛惟馬牛送我胥湖波信宿得吳趨君情倘未已春至復來遊

維舟拙園書懷

茲園鬱先構繫舟緬舊賞松梧拓地陰翠竹穿雲上老梅錯籬落雜卉依盆盎樹密棲禽喧地靜寒蛩響矮屋殊爽塏小池非泱瀁豁然林水間便有濠濮想春筵嬌綺羅夏制紛龍象萩水易爲娛風木傷去養頹年多悲涼曠緒一俯仰

李使君招遊靈隱得泉字 庚子作

使君張樂借諸天幸接名流酤勝筵塔影直標江樹外經聲常落海潮邊共喜東南饒勝集還愁西北有浮烟

送西竺僧元吅吒釋載栴檀佛像歸國

多君一錫指恒沙爲捧栴檀像到家葱嶺高高萬年雪也應回首戀中華

贈臺山權上座以龍華大緣至

靈山會未散高會即龍華地變黃金界人依大士家三衣衝海霧七寶聚河沙片石煩君拂吾將寄一麻

末春湖中泛雨得隄字 辛丑作

好峰多在六橋西雨氣初酣萬象低名士可容娛畫舫傾城未合耀春隄嬌歌急管聲相和遠岫平林勢盡迷莫問陰晴姑對酒綠楊深處鳩先啼

次日新齋重泛得空字

連宵聽雨斷橋東臥起晴光落鏡中宿酒乍醒
欣對客畫船初放欲凌空賦成神女雲同艷唱
出新詞雪與工最是長堤堪送目夕陽影裏躡
追風

送胡仲修遊白下

忽作秣陵遊王孫不可留離亭對芳草思婦倚
高樓風雨生孤岫　山川入敝裘天涯知已在因
爾數行投

末秋雨集分韻得清字時喜俞邦相先生

新至

廿年鬱離緒三秋御遙旌授粲敦近期聽雨集
羣英湖煙互明滅山靄紛縱橫隔船歌未殘傳
羽夜彌清君美豫章材余嗣竹箭聲先後登朝
列參差叶歸耕余忝棠陰士隆知側佇明羽翮
一以乖河山千里情今夕是何夕風雨對深觥
接塵無塵襟觸目必琳瓊信宿即重陽登高俟
新晴

辛丑九日徐茂吳招集靈隱下同俞使君
邦相俞羨長潘景升錢象先吳德符徐伯
陽諸君子用茂吳韻

泝湖應嘉招尋山及陽節命侶集蘭蘂選地憩
幽絕松逕既以修鳥道縈曲折恍登雲霄上乍
見江海列井邑隔微烟笑語通列缺遂忘登降
疲兼慰士宿送到寺賓始齊即筵日初昳木末
架金碧石縫過幽咽妙色空延睇靈籟紛可悅
捨車陟青冥徙席就嵱嵲虛閣含餘清遠眸入
寥泬戀節媚黃花和曲媿白雪嗣聲龍山前微
名倘無滅

快雪堂集卷之六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詩

題西湖放生圖祝虞長孺五十 壬寅作

武林西湖天下希千峰廻合涵玻璃陰晴濃淡無不宜畫船簫鼓日夜嬉前朝曾作放生池穹碑照耀湖之湄前有顏公後王隨代悠莫繼魚龍悲卓哉虞公懷貞慈同願更有老雲棲欲拯萬族出顛危一月一舉道俗馳鷗鳧狎人鱗介

滋緣始虞公福有歸虞公五十齒不甲朱顏鬒髮烟霞姿十年高臥辭銓司胸羅萬卷來問奇踪跡不許城市窺家貧童稚恒若饑虞公伯仲常怡怡仲也不娶茹五芝天親無著時娛熙萬緣撥棄猶哦詩高篇往往如塤箎三月佳辰公覽揆閉戶不邇俗士棊西湖放生圖者誰張公之堂公不辭短長篇什隨意題同心之言蘭臭齊流水長者公可追十年天子勤攸依祝公千秋萬歲常若斯

亮比丘尼歌

亮師矯矯人中龍身披智鎧氣截虹一朝頓悟辭其雄手裂愛網搏虛空少小曾住宋家東朱顏綠鬢歌舞工擇木不肯妃凡庸靈犀幸托蒼髯公百年琴瑟聲喁喁所天宿契饒奇踪一室常與仙眞通藥爐經卷時相從示有慾愛心若風汀泥秀出青芙容海南咫尺潮音宮從夫謁禮披五衷倏忽袈裟着其躬善來比丘改舊容所天不覺淚墮胸師也抗詞醒聵聾自茲安養

挺蓮叢丈夫何必須眉中諸佛廣長舌相同遍覆大千如蟻封從劫至劫讚莫窮自慙學語等兒童寸管何足繪蒼穹

壽達觀老人六十

吾師一衲寄京師道聲赫赫風霆馳萬乘致敬王臣禮千衆圍繞天容慈憶昔龍蛻孤蘆室善信如雲爭造膝余也新從金馬回一笑相看成莫逆婆心太切一子想迅機能截萬流疾師子哂伸驚野干龍象蹙踏驢不堪巴人罕和陽春

也蚍蜉誰敢撼泰山天空霧洗慧日出波旬腦裂外道泣從此皈依遍天下千山萬山任飛錫廿年聚散萍從風蒼顏白髮將世同六十之年忽焉至余雖減五稱衰翁吾師初度六之月微供無由達天末遙望神京佳氣通偃蹇西湖春未歇欠伸已醒邯鄲夢蹉跎未副如來莂安得萬里常侍師開眼忽踏峨眉雪

諸君子以中秋日舉西湖社分韻得三肴

佳辰正秋半此地集蘭交冠蓋添新侶湖山次

近郊主人扶大雅餘子足前茅莒國難辭賦尸人亦代庖才情終避舍臭味或投膠史定占星聚玄從解客嘲命舟依月渚改席指雲巢淥借湖爲釀香分桂作肴鷗鳧吠沙際星斗雜林梢從此多良集詩筒處處捎

十六日再集西湖共賦丹霞夾明月

圓月將明霞秋容靜相媚映水魄彌澄炤席人逾麗參差支桂輪陸離掩空翠紛出疑鬭妍忽[illegible][illegible]相避影分列宿光色借眞人氣東曦如可

[illegible]之宵迴無痕

賦得秋菊有佳色

佳節麗重陽名花試晚香托根依玉砌布葉近蘭房萬族俱凋翠孤標獨傲霜光迷金蕊影伴紫鴛鴦向日全呈彩裁霞半吐黃映衫分杏子結佩雜萸囊入釀新傳譜飡英舊著方制齡悲冉冉浥露想瀼瀼桃李眞非類芝蘭許並芳取將籬下色聊佐百年觴

無題四首

爲憐飛絮趂遊絲一段春愁泣路岐莫道芳魂收未得因風直上最高枝

讀罷新詞齒頰香從今夢亦爲花忙鬱金堂裏春無限安得如君錦繡腸

牙籤萬軸擁樓居但少蛾眉作校書蝶使只憑青玉案鵲橋專待紫雲車

琉璃硯匣鎮隨身彩筆揮來字字新他日長門如有恨千金辭賦不求人

爲友人新納作催妝詩

秦女夜乘鸞蕭郎跨鳳看鴉雛承粉膩翠羽斷釵安對鏡窺妝易施巾顧步難鵲塡星漢穩遂渡莫愁潘

贈幻修

修故在唐府樂籍妙有色藝落籍爲優婆夷今歲壬寅年才二十六爲王叔治贈之云爾

文彩風流早悟禪精廬高結近諸天琵琶舊曲渾忘却清磬一聲穿曉烟

送馬時良公子歸試中原

策騎辭親舍歌驪指故鄉地分黃社遠人美白眉良夜月離杯促春風別路長殷勤贈楊柳好答桂枝香

雜詩四章

春來日日長蘼蕪不信生前見故夫夜夜織縑常到曉媿教燈影伴流蘇

曾寄束衣練色輕見郎題識甚分明墨花細膩小斑淚篋笥年年恨未平

改畫春山黛色微也知無復好容暉故人相見驚相就細准腰枝減舊圍

誰云隮雨不歸天月下相逢共憐然月自團圓人自闕夢中空自抱郎眠

舟中詠水仙一莖四花 癸卯作

處舟寂無娛贈芳欣比潔威蕤一莖長參差四花萏含馨薄蘭芷蕩姿謝氷雪檀心各自媚素肌紛可悅神疑姑射分胎從洛川結玩此意彌遙懷人不輕折

春日喜芯上人至

彌天敦舊約春至喜相過禁酒惟烹茗娛賓但聽歌柳新烟尚淺梅綻蕊還多別去如相念重來坐綠莎

湖中曲四解

春來日日蕩湖舠况有新聲解客勞茗椀罏香兼縱酒夕陽岡去月初高

春風吹柳柳絲黃更有梅花滿路香客去主留湖月白明朝依舊醉春光

年老焉居不愛官西湖處處釣絲寬客來客去
渾[illegible]擇鷗鳥相逢帶笑看
春色年年詎有涯梅花未落又桃花如花更有
嬌歌女尚少胡姬弄琵琶

維舟烟雨樓下效陶體

吾鄉只空水余性愛青山所以廿年來湖上動
往還有時返故廬茲樓寡躋扳今旦烟雨俱裏
名果無慙百雉既已晦萬井虛無間想像笙歌
地寂默徒過帆畫日繫蘭舟聊以識吾閑

飲拙園梅花下

日吾葺茲園梅花幾開落虛館閉陽春松竹紛
寂寞不見咏花人徒申歲寒諾茲晨花爛熳
見忽紛錯拗坐梅花下寧厭春醪薄亞松翻皓
[illegible]入竹態尤灼庇枝居禽喧飡馨遠蜂樂坐深
[illegible]日澄豈伊風雨却臨發顧童子明晨移綠蕚

送七侄女于歸

秉燭憐嬌女家人共黯然老夫親祖送嘉禮及
春妍徒御扳星駕笙歌繞畫船古來求[illegible][illegible]好

繼弋見篇

得驥兒書有示

驥子好男兒文章頗好奇工夫應未熟歲月易
虛縻小敵由來怯鴻名尚可持父書千萬卷政
是下帷時

送米

送米煩僮僕蒼忪囑去舟遠書虛厚祿逆旅薄
貂裘剩有如弦直難爲繞指柔杜陵詩句好貧
婦任長愁

楔女讀書戲作

雛女慣娛嬉罔離學語時新年窺古訓高館拜
明師從此探韋素休教覓棗梨中郎書籍夥詎
必付男兒

李玄白見訪拙園

隔歲相思積三春握手艱對君開綠酒老我合
青山談笑梅花下徘徊松竹間劍光終逼斗此
去杳難攀

贈凡可上人

凡公氣不凡只合住巉巖白社原無礙叢林或
有芰才多應八斗舌在可三緘歲莫欣相得宵
杯且共銜

李玄白移酒至王叔治偶過分韻得花字

有約尊初集同心室未遐偶然從二妙於此坐
梅花地接松濤僻庭連竹影斜厭厭送良夜莫
惜酒杯賒

雜詩二首

雛女十三餘眉青膚如雪鬒髮覆肩黑新聲入
雲揭善度竹枝歌近齒小星列怒淺玉易垂羞
輕霞在頰抱余應未慣翻被似猶怯倏忽明月
滿咫尺春波闊非不解别離畏人戢言說
小星政三五光輝映羅幕待年意以通入月[illegible]
尤發盈盈縱纖步庋皎踐客約就枕不待牽抱
余未果諾詎煩素女師隨宜萬方作自得掌中
嬌屢從湖上樂皓齒發清歌蘭氣穿華薄遂欲
廢貫魚況能出籠雀

盛叔永見訪

由來盛孝章不厭正平狂老我甘蘿薜多君依
廟廊和璧難汚白崇蘭詎損芳春宵談往事眞
足寄慇懃

訪沈司馬

故里幾徘徊時銜司馬杯全身且丘壑半郭有
樓臺報主心如鐵擎天力未灰安危終寄汝且
莫辟書來

舟過平望數里遇宋宗獻凌玄房復元上
人時先有吳閶之約同舟夜至吳江喜而
賦此

前途原有約中路巧爲羣千里神先合三春影
詎分名流欣接坐清夜恣論文明日吳門酒知
余不獨醺

無題

飛絮冐游絲前言偶戲之薄嗔應不拒深解倘
因斯敢惜明珠贈還憐未嫁時綺樓雙影合日
日共哦詩

吳姬病起

一病淹三月深秋喜霍然枯顔回浅膩蓬首換
新玄漸脫支林苦徐看試步妍同枝相問訊此
日是神仙

訪方次卿偶出停舟待之

北上何爲者憐君歲底回遠書何事隔孤棹及
春飛一水斜通岸衡門靜掩扉殷勤須握手忍
待日西歸

久待次卿不歸

虛館且閑坐佳兒進茗茶因之抽祕思聊以息

紛拏黃犬臥階下青楠搗日斜我來非看竹應
待爾回家

舟泊胥江

一水抱城彎維舟盡日閑未緣登翠嶺猶得望
青山入饌河豚美窺人野鷺班不須懷去住處
處有躋攀

夜返拙園

輕舟何所如喜得返園廬月入宵逾白梅方昨
吏疎命儔非俗物受供是春蔬尤快蘭湯浴悠

然四大舒

計孤山工費自嘲

湖上喜歸歟能無湖上居選幽宜傍竹避濕爲
藏書淥抱山堂寂青窺木榻虛經營煩匠石力
短欲何如

春歌返棹

乘春偶出遊春半促歸舟照影春波媚懷人春
夢悠春禽戲春樹春草冐春洲所惜春終去春
杯莫易收

途中懷湖上桃花

湖上桃花好新隄復舊隄出門蕋猶小歸日放
應齊裛露嬌分面含風香蒳蹊莫教陰雨妒留
著伴輪蹄

懷歌者六韻

雛姬歌態新憐爾隔兼旬畫舫曾娛客虹梁幾
動塵瑛芳時學步穿綠慣揚綸豔服宜裁綺疎
簾不護貧解深寧待顧誤少定由勤逐我長堤
上花時豈厭頻

送趙當世應北試

介爾舊王孫蹉跎骨格存求名依北闕抽思學西崑澤豹久憑霧歌驪新命尊翻憐棲遁意欲借羽毛溫

寄訊周宮詹館丈

曾占南枝共陸沉别來半紀絕徽音長離自合鳴高樹短翮終然落故林夜月每生滄海曲春風不斷越山岑雲霄知已無相念賴有清尊與素琴

喜晴

昨暮雨淋漓今朝霧盡披羣峰青似沐萬井綠於滋旅服綿新換歌船響易馳桃花應驟發況近月圓時

二月十二日俗呼花朝星駕初旋桂櫂徐舉柳色尚嫩桃萼將敷同我良朋婆娑自恭佳興始發情見乎詞

早欣星駕稅晝協桂舫娛茲辰曰花朝得晴宜歲腴艷色映川陸沿洄惟所如瞻巘集翠谷睇不後妍膚夭桃結丹萼參差見開敷清醑徵良朋雞幼與之俱初筵何必侈末景迺同途婆娑兩隄間逍遙孤山隅夕陽送歸櫂明期定無虛

酬郝姬文珠

虛作秣陵遊無因近莫愁新詩宜什襲高韻足千秋彤管琉璃格銀牀翡翠鈎憑唐今白首何日醉青樓

送四明休遠西來休明三上人蘇湖募緣

誰知毘邪室欣逢三上人戒珠俱瑩潔詩句總

清新像法支衰季檀波結勝因蘇湖俱近地一鉢易為親

送曉上人入蜀兼訪傅伯俊學使

由來蜀道難地近使君灘一衲穿雲遠千峰載雪寒隨身多寶墖對客水晶盤倘及西湖長殷勤祝強食

寄懷傅伯俊學使蜀中

作牧賢聲舊橫經帝眷新文章化蠻徼歲月感西人厚祿書曾寄恒饑命益貧南移如果諾垂

待芳隣

寄懷黃愼軒宮允

宮允才名重中朝推讓多如何倦舟搒歸去逐漁蓑舊刻蓮爲漏新裁衣是荷從今懷劍閣喜附越人歌

爲宋姬

國色今推宋名花共數蘭載施誰范伯市義或馮驩雲作他年鬢顏仍舊日丹當門摧折易憶汝涕洗瀾

末春重遊白嶽潘景升相從同賦

曉日發黎陽停午扳僊窟巖脩蹋安車路澁倚輕策倦足幾遷憩望聆或通塞谷禽流佳響山花媚劬客霄途一買㓨天門忽如鬪羽流餘故人望我識泉白茂齡感易徂靈境欣重即高雲護天居道廬次金碧友生戀如蘭相追遠于役新茗點清泉奇脊煮白石春末始開霽所到閒陳迹遙睇雲中峰紫翠百里隔伸紙著斯章苢[illegible]勉自述

贈姬竹枝兼有所嘲

竹枝何裊裊蕭蕭葉已成上棲鸞鳳鳥時聞金石聲簏因風轉逸影入月尤清玉環肥自好誰說趙家輕

夢

一月不共衾十日不聞歌詎知綺羅叢即在山之阿恍惚就遠山從容注微波芬芳餘齒頰其奈旅人何

雨夜宿於潛僧舍

吝雨蕭蕭晝不前衝泥昏黑到諸天地隣天目余蹤舊路繞雲根我馬玄僧具袈裟饒禮敬客分香積悟因緣綠筠深處軒何在坐憶蘇公倍黯然

於潛夫

於潛夫無夫容在途村民擔柴出縣家拘作夫晨拘晝不集客行難徐徐中途半逃竄日暮徒嗟吁村民怕入市柴價貴如珠病客更病民爲令當何如吁嗟爲令苦苦於於潛夫

文昌閣

幾宿文昌閣重來興自多良交近相覓戚屬遠同過五老憐衰白三姑媚髻鬟本無軒冕骨在處狎烟蘿

至昌化散步溪邊

石壓大溪邊溪流百尺懸雷聲殷動地雪色冷噴天任巧爲機器隨呼得渡船此宵應到枕清夢亦堪憐

天門

誰將天路闢遂使仙凡通我欲塞九泥獨臥紫霄中

飛雨巖

青鳥去不還八駿何時歸至今瑤池淚日向雲中飛

乙巳三月二日同諸君子修禊溪上

維莫之春休陽爰止爰屆禊辰清溪伊邇清溪湯湯綺筵斯張宜爾賓主咀爾芬芳芬芳維何東南之遂一丘一壑德音共勉春山青青春鳥嚶鳴我思古人庶存典刑

春霽荷嘉招稅駕溪之湄茲辰還三巳闕子競水嬉戒舟泝清泚酌羽面山碕羅賢集少長選色邀姜姬丘壑情所止春物足共怡且窮今日樂明日無用知

五老峰

參差五芙容衆山皆兒孫添我成六老支笻過天門

古松

不受秦時官鼎足空山裏豈無凌霄姿蟠地不欲起

珠簾洞

帝遣銀河垂虛簾蕩空淥我欲買娉婷向爾乞三斛

翠微天

仙人家翠微留客擣香秔但著五千言莫跨青牛征

桃花澗

幽澗難問源忽睹桃花片知有避秦人咫尺不可見

古柟

一木障天門扶枝結龍蛇移植不知年時時生雲霞

西關

西望萬疊雲似可通流沙鸞鶴且暫停一醉關尹家

文昌閣

高閣俯千峰銀河宿簷楹從茲凌倒景旦暮羽翼生

花下美人

忽見洛陽葩尤憐解語花倚風疑鬬艷向日似分霞傾影嬌迷蝶修鬟色寫鵶山中春自好且醉莫愁家

次日席上再賦花下美人時景升先別

南國人初麗名園花鬬奇兩般妖冶色一種細腰枝並笑藏金谷分嬌映玉巵爭春未肯下上客有新詞

憩藍園

開園引藍水朱欄跨曲池班坐晨軒曠入聽春禽熙瀰池布脩廊逶迤蔽扶枝竹室隱蒼翠松房玩離奇有客秦青儔清聲激川湄徙步西南樓閣道穿雲梯重樓面丹巘輕雷瀉澄溪表裏殫佳觀結構愜奇思於茲闞天真詎惜綿晷移

步自清署登石壁山遍探園廬

佛宇依山椒寶笈羅道書開門納松岡留客烹

園蔬聆鍾悟聞性浴蘭解體劬散步縱輕策從容歷山廬黃蔓遍喬松翠稀發高梧陟巔踞幽亭清溪鬱盤紆萬井次魚鱗一姓相聚居南瞻巘崿連逶迤阡陌殊避雨入支逕窈窕青嶂迂麓盡婁遷憩曲室饒清娛自昔艷桃源茲地茅可誅

三月十一日泛筏豐溪泝石壁登蔭山亭延落日于松間瞻黃山于雲際慨然遠想詩以紀之

侪造灣春晚登筏泛漣漪命侶半褰鬟体臈聚
球眉溪山共葱蒨丹木吐華滋淸淺繁磷磷苔
蘚青修崖孤亭冠山巔四面虬龍枝徘徊落日
間極望芙蓉披高情矚雲表玄想立翠微沿陟
有餘眷且罄當前杯

憶姬人

容遊數改期不為桃花隄離衾淹春雨夢駕怯
春泥芳草遠猶綠柔條近更迷妾心寧自苦愁
殺亂鶯啼

雨日登樓騁望兼呈用卿

欲進黃山路其如積雨何高樓欣騁望大水絕
經過地入魚龍國槎通牛斗河主人多秘玩暇
日豈蹉跎

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招遊溪上改席禹
廟同汪仲嘉作

春山郭外遶澄溪放鷁中流綺饌齊樹色晝滋
青嶂雨鶯聲不斷綠楊隄危梁截水平飛瀑複
閣凌空半入霓極目鄉關雲霧裏此身已在萬
峰西

謾夸作客占星槎地主邀歡興自賒雲近黃山
常作雨春歸練水正飄花魚龍窟靜歌聲激鶴
雀樓高燭影斜猶記秣陵攜手日尊前一倍惜
年華

冒雨發黃山駕

老去愛探幽千峰雨未休前驅煩地主後乘總
名流啼鳥嬌藏樹垂楊碧掩樓出門隨地好況
作黃山遊

湖上得周元孚書漫成二律却寄 甲辰作

鴈影參差久思君楚水深殷勤數行字迢遞百
年心未得詶初志相將老故林能鳴欣子和不
必嘆浮沉

故交零落盡吾爾幸長年所惜各千里無由共
一船曉山扶杖翠秋月引杯圓彼此勤相勗音
書莫杳然

夜臺師見訪孤山

蕭蕭破衲老春秋天下青山落杖頭今日西湖

對淸影知憐淸影片時留

冬日別周甥申甫之南安任

分得南安竹茗茗閩路千霜淒吟匣劍月冷泝江船淚作幾年別名從故里傳此邦文物盛能和宓公絃

孤山新築初成

結宇孤山半危樓百尺連嘉名標快雪勝集指新年啟戶羣峰入推窗一鏡懸春深添水榭更覓弄波便

又

山樓不盈丈居高納景多奇書老堪讀侍女弱能歌雙屐迷朝翠孤舟倦夕波太平容自臥何事憶鳴珂

故鄉立春有感

寂寂五湖舟乘流是故丘敝廬猶未賣濁酒不消愁伏臘曾無備詩書足自謀更憐春已到紅袖悵登樓

過石壁山

入路溪山雜尤欣石壁奇草鮮因帶雨樹古不沾泥廻合曾無徑幽深忽辨岐自憐客遊者何計結茅茨

未至谼中五里憩嶺上小亭望前山雨氣

偶憩山亭下侵尋雨氣浮千峰翠如失幾點白相求弱態斷還續輕姿淡不收莫貪晴色好即此足夷猶

宿谼中蔣氏園

黃山未可到今夜宿谼中宵雨連朝下輕車歷

嶮道有樓堪坐嘯得主來途窮莫計陰晴事披雲任化工

到新安之次日方明府招飲溪舟西泝而下遂至漁梁改席禹廟汪仲嘉同賦

昨稅山城駕今汎溪上舟茂宰敦舊契良知豈宴遊出郭凌漭沆登席狎鷗鯈卉木滋兩岸簫鼓咽中洲川光乍濃淡巒氣互沉浮水嬉極沿泝山尋畢獻酬噴雷通積水如箭赴洪流禹功古不刊吏績今見收入眸但烟靄理策何阻修

籠靈乞地主次遞諧冥搜

初到湯院

清旦發烘中下春到蕭寺仰流籟彌急穿霄境逾邃列卉多奇產攢峰半雲翳山僧遠逢迎良朋久延遲指途澡溫泉觸體却氛膩砂液有時發珠函何代至細㯎軒皐前欲紬玉書秘未能扳雲峰今夜臥蒼翠

於蓮花菴望天都

山僧新結宇掌可捫天都清旦從之遊蓮華盡

闢敷爲余擣青精列坐餟伊蒲縣流迸石罅雲氣湯虛無天都在天上今與衆峰俱耳目尚變幻丹青詎能圖

從石壁進路過支機橋尋支徑訪硃砂菴故址登憇久之書所歷

禪居輿未索覓徑恣幽討沿流戞琴瑟穿雲進窈窕源深即平曠巘雜入霞表細泉響彌清亂石淨如掃興到足忘疲嶺高溪更遶前瞻峰似削參差巖岫巧吾鶵忽凌虛玩松陟縹緲憇危物如遺宅幽僧占少吾欲餌靈砂巢居此終老

宿白雲菴

禪扉叩白雲客到未斜曛排筍峰離立如簀瀨互聞鷗機久以息僧侶乍爲羣到海止十里穿霄夢亦勤

到海子

海子闢何年扳躋直到天層層穿峭壁處處響流泉雨氣晚來淨夕陽西望妍明朝登海頂咫尺挾飛仙

宿海潮菴阻雨

高興發層霄還愁氛未消霧深開復合伴侶邇成遙覿面千峰失娛心一卷饒莫嫌禪室小且喜離塵囂

初霽登煉丹峰

阻雨坐一室政如鳥在籠推窗睹霽色心已馳虛空衝泥道崇嶺徒侶欣相從雙手扳丹梯兩掖生天風軒皇煉金液此地留玄蹤聳身[illegible]頂下界烟濛濛環坐松石間翠色澄心胸

山遞呈青紫殫妍容安得乘月車踏遍高低峰

登海門瞻眺

登峰尚餘勇回策進海門巨靈奮高掌離立存斧痕紛披如攢戟縱横欲飛騫其下潛蛟龍一怒雲崩奔吾徒悉高興危石爭先捫指點雲外巘一線江光翻東南信多奇此山宜見尊

三宿海子從東徑下山返湯寺書所歷

三夕宿海子興盡宜還歸及晨扳東嶺下望浮雲瀰層疊露遙巘邐岫隱朝暉金翠乍掩映去

住情猶縻入徑兩山逼衝霧前途疑瞻峰易俯仰涉澗婁昂低歌聲亂縣泉鳥韻雜花蹊出谷日初午捨車陽巳微急瀑飛九龍匹練明山基觸鬪升闌馥入睇盡靈奇底莫休紫玉濼身欣湯池

贈本原上人

仰山猶未到先識仰山僧絕巘藏龍舊枯藤冒嶮升樹深高殿合水雜亂雲崩此地宜修定終期坐佛鐙

雜詩

綠樹暫依依離杯未放希恨縈輕黛寄豔入裂波微妾貌隨春草君恩寄晚暉今宵巫峽夢定向雪川飛

偶折水仙花手授姬人

折芳宜有贈况是愜新歡顧步憐輕玉迴波媚淺檀含情撩鬢怯細意傍釵安若教臨水坐鎖得隔簾看

新汲虎跑泉試廟後芥茶 未完

茶道余成僻烹調手自便香傳明月嫩色借白

快雪堂集別叙

集中文二先生快雪流露而法典禅機尤向々本色非一切混俗差排叢信筆札可並觀也先生嘗示予文章之道一真而已真極而文生溢為光怪讀先生文而不於其本色極真處拈取亦不善讀先生文矣先生最喜蘇文忠為五百年默知之契然文忠超脱自在而先生秀骨家語居勝境似微不同至釋部則皆以心地慧發筆頭光捶珠同照等切連心稱一母兄弟無疑耳具法眼者當自得之

門人東吳宗鷺頓首書時在

金陵客署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馮夢禎撰夢禎有歷代貢舉志已著錄夢禎嘗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故以名堂後帖歸馮銓堂名亦隨之而移實則始自夢禎也是編文六十二卷詩止二卷所作皆喜於疏快不以鏤刻為工而隨意所如無復古人矩矱矣

周海門先生文錄十二卷

〔明〕周汝登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元憬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門先生集十二卷》提要

海門先生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葢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鬯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旣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葢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紗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

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進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也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

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請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遊

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塙輩哀其答贈之文刻之請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囂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

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慙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者曷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憑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

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援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惑以爲易令學者校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惡知不爲浮囊沉木也哉

教下生陶望齡謹序

東越証學錄序

東越証學周子繼元譔也或問曰學何証爲鄒子曰學斯証証斯學周子自學自証焉欲人共學共証也証者明也誠也誠明人人本有然或蔽一隅或局聲聞聲聞者如人譚山水之勝聞

者據以爲實不知陟巔窮源者不以譚也蔽一隅者如從隙中覩日以爲日體如是不知日之體光周九有而不滯一隅也今末學媛媛姝姝拘不越此兩涂

轍至有直窺性命自然而告之又如蜀犬吠日茲周子証學之所由傳乎鄒子故與周子同籍初周子拜南部人謂其奕擅國手者久而又謂其通象數者更十餘年周子從謫籍起復與鄒

子聚首南都旦夕惟以學相切劘余評其變而之道一日大會中舫籌交錯周子復持論娓娓鄒子中以小言歸而周子與諸同志大并心神一旦恍然無疑既持憲嶺南過鄒子茅菴相對

旬餘始知周子剗心于無窮之途不匱之源忘能所泯色相視彼弄影摶空者方且悲憐之無及真可謂大勇矣或曰新建傳習諸錄所稱存理遏欲諄諄詳摯天泉証道初語如花欲吐尚

含其蕚後龍谿氏稍稍拈出闡者多不開悟周子復揚其波何耶鄒子曰學必知性體而後為真學証必徹性地而後為實証山盡水窮能者從之龍谿見地非不了義者所能究竟繼元後

龍谿而出者也雙目烱烱橫衝直撞所至能令人膽落心驚亦能使人神怡情曠東越之學從今益顯益光者非繼元氏乎雖然語上語下吾夫子蓋並言之望鞭影而行者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繼元其謹護世法堅持末路世不自詭以繼元之身為詭者重且周矣

萬曆乙巳春正月吉水年弟鄒元標頓首拜撰

海門周先生全集目録

卷之一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周海門先生文録卷之一

門人 山陰張元憬 山陰劉塙
山陰錢經國
山陰張企之 紹城王繼晃 校梓

九解引

官南都者、舊有講學之會、而至萬曆二十年前後、一時會聚尤盛、不肖時得隨諸公之後、盤桓印証、一日偶拈擧天泉証道一篇、重宣其秘、而座上敬菴許先生未之首肯、明日出九諦以示、不肖僭為九解、復之先生、於不肖為先達、言宜順受、而師門之旨、不可不明、且學問亦不嫌於明辨、故敢冒昧如是、其或當或否、俟知者判焉、

一解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為宗、則經傳皆非歟、

維世範俗、以為善去惡為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為究竟、無善無惡、即為善去惡而無跡、而為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為非、然者見謂無善豈處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為厥中、是為一貫、是為至誠、是為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

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
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
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
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
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
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
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

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

二解

諦二云宇宙之内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
如氷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
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
有常體人有眞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
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
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
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
能違者也而今曰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
舍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
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
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
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

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
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眞心而
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
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
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
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
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
家譚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

若[illegible]雜悟性宗則超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

三解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中也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令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為天下之大本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而貳失其主矣

四解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偽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令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為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與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箇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致格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

所以教乎

五解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彊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柰何以爲無善無惡者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唱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彊暴移風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彊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盖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

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着閉惡者教之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上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

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
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
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
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為惡則惡不可
為欲教汝為善則我未嘗為惡蓋至於臨刑追
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
真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
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

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
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
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
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
以善為善而以無善為善不以去惡為究竟而
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
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為皋夔稷契之佐
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
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奚
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
為世道之病而已乎

六解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
舟檝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為之力以孔子之
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

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
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欲改過遷
善之訓眙眙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為
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神聖之
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孔子者邪在高明醇
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略而不情
而況天資曾純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
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為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修為無跡斯真修為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脩為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為自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疏略不情之疑過矣

七解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為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為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為善則不純而吉人為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為為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為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為善為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

八解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為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

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
下手功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令以心意知物
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
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為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
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
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

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
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
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
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
以人作天認欲為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自生
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

九解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
四有之說判為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
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
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
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
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
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
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

不敢言令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
復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
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
說龍溪子譚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
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為誰氏竊恐天泉
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
儕未可以是為極則也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

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餘使之者盖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

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希堯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為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

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為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碍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

程門微旨引附論

學者自孔門而後尊程門矣然尊之而未必信也夫信與疑對信則不疑今觀遺書中若論性則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語論學則有學者先須識仁一篇此皆直截吐露最為喫緊者也而後之儒者曰若因不究說而遂不可說終至渺茫而無止又曰識仁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由斯以觀則於前語俱

不能無疑矣即所稱信又不過泥諸方便接引之蘇以為極則而直截根源反為所掩猶之取櫝而遺珠終不可謂之信能及也信不及於程門則繼此為象山為陽明真得其傳而皆不免於疑且詆益無足怪真宗莫辨學術分岐是非亂而人不知歸所從來已夫學不尊程難以語學尊不真信難以語尊然真信在契其直截之旨而語與方便雜出如水中乳貴乎鑒擇不肖

因與友朋參訂摘而抄之類為一帙分為八篇曰在已曰此箇曰不二曰本知曰寘行曰聖妙曰活潑潑曰揔命曰程門微旨旨在語中如味在飲食人鮮能知故云微耳雖然既飲食之矣何微之有微之言如也旨之言此也以明其如此而已矣程門如此象山陽明如此孔門如此千聖如此吾亦如此後有作者無不如此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首在已篇論（篇中有為已在已也之句因名在已篇凡二十二條）

為已由已乃孔宗也學問頭腦只在信得自已自已一毫無所虧欠不必更求幫補信不及者向外馳求愈求愈遠聖學之所以失其宗故篇中特揭而示之曰莫不在已曰非在外也曰反身曰自得語語歸根是入門第一義諦

次此箇篇論（篇中有不可對此箇有天地之句因名此箇篇凡二十六條）

學固在信自己、然自己真頭面、不可以軀殼承
當、不可以情識擬議、極口道盡、着篇中不過曰
此箇、曰甚物、曰斯、曰是、曰難為名狀、曰如天理
的意思、曰看他不見、曰當深思、曰當默識、自得
而已、真無所容其言說也、大學知止、中庸明善、
止與善、亦皆示之頭面、只為人將訓詁解說容
易領過、遂終自不知不明、妄用修誠之功、而孔
門真傳以失、程子脫落言詮、開示妙密、說幾句

說不破的話頭、令人於此參証悟入、而人又不
察、惟以為於其謂涵養、謂躬行、謂考索問辨等
處、遵守持循、便是程門極則、却不知於此不明、
則涵養箇甚麼、躬行箇甚麼、考索問辨箇甚麼、
譬如習耕耘而不辨穀種、雖使終歲勤劬、也只
培植得荑稗荊棘、可惜、故余於千萬言中、揭取
此二十餘條語、為一篇、真志是事者、到此慎勿
輕易放過、猛着精彩、直至汗流淚下、自然不言
而喻矣、

三不二篇論 篇中有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語、因名不二篇、凡三十五條、

悟得真已、則縱橫卷放、應用無窮、千差萬別、不
外此箇、蓋名目有許多般、此箇無許多般、此箇
無許多般、應用隨許多般、故曰識得一、萬事畢、
當下即了、不用推尋、一了百當、絕無等待、此非
敢作禪語也、篇中所云、一一皆是此旨、無有二

義、且一以貫之、夫子之言、而曾子繼之曰、忠恕
而已矣、而已矣者、萬事畢也、可以悟矣、

四本知篇論 篇中有須以知為本句、因名本知篇、凡四十三條、

所謂真已者、不是說了便休、須要了了真知、真
知得、便無餘事、故學惟知為本、此篇俱是說知、
後來陽明子亦單提良知為宗、大學知而得、中
庸明則誠、聖賢先後、一旨、

五冥行篇論 篇中有不知天地、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之語、

因名冥行篇凡一十四條

這些子不徹謂之不知而作總是冥行蓋不特凡民即篇中於莊周不許於東漢名節諸人不許即如君實堯夫猶然未許畢竟如何方是不冥行若不能於此討箇下落雖使竭力疲神亦為枉事學問可惜

六定性篇論 篇中首定性書因名定性篇凡六十九條

定性書而下凡千有餘言論心論學蓋其詳且深哉而皆不可執捉言不可用智而又言智周萬物言必有事而又言不可有一事言深思而又言以無思得之言敬而又言忘敬言忘而又言忘即是馳言不可如槁木而又言且靜坐言必存養而又言說甚涵養其餘種種諸言果可為典要乎哉不可為典要而惟言之泥此俗儒之所以失也然則讀者如何曰前不云乎知為本惟知則我轉言而非言轉我操縱卷舒隨宜方便觸處拈來自然頭頭與我合轍矣

七聖妙篇論 篇中有退藏于密聖人之妙處語因名聖妙篇凡三十三條

范醇夫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此真知二程者夫為學而不言希聖安可語學希聖而不言必至安可言希然此要在知聖之所以為聖而後能不自驚疑觀篇中諸語則聖可知矣首謂退藏於密

而不支離多端求諸外即此数語義已無餘後謂凝然不動即密也老安少懷賞善罰惡種種妙用俱不從外得是故知不必無不至行不必無不盡勳業不必強所不能喜怒哀樂率與人同孝廉清忠不與人異聖之為聖者如此可見聖即在已已即是聖此見一真則此志自決而尚有何學不是聖何聖不可必也哉

八活潑潑篇論 篇中有鳶飛魚躍時活潑潑地句因名活潑潑篇凡七十

條二

此篇皆妙悟後語淺言拈舉便是深言擬議難施切實中深藏與妙奇特處不外尋常會得者一切道德性命之微生死有無之故與夫天地日月陰陽鬼神昆虫草木之變無一不了了句下不然鏡花水月難為撈摸嗟乎亦微矣哉

共學心期錄引款附

發本無知識辱以師禮見推循省生慙時用頮盟衆以求不負諸君以是事相求便有性命之期不是草草各相黽勉斯兩無負耳顧心以提撕而儆教必約束而嚴不儆不覺不嚴不尊則中豈無有口相諾身相違始則合終則離者是用立簿登名以明共學申之盟約示以矩繩蓋天地鬼神實臨鑒之倘有渝越諭令改圖諭

之不從衆削其名毋為茲錄汙毋貽我輩羞或曰大道無域至教解盟茲不亦費詞矣乎余曰唐虞君臣不忘告戒孔子四教雅言九思三戒非歟約乎非徒而攻譟疾而歌非教律乎予吾天厭非盟誓乎錄約之設謂非孔氏家法不可未可廢也嗚呼茲如宗秉對之情聯茲如國史見之心凜終身永訂一念難欺各期以心而已命曰共學心期錄

先立志

立志二字從来以此提撕無志不必言學然此志在初學雖保不放倒放倒不要着忙只覺轉便是所謂不遠之復也常常将性命提在心上常常如師友對在面前久之自能打成一片此事不是容易各須自家着緊光陰易邁莫負此生念之念之

明學術

近来學術多岐只要辨本末二端從聞見上𧝒泊者是末謂之摘葉尋枝從心體上參証者是本謂之直截根源庸言明善學言知止此宗旨也須從此入不能信此者是名俗學與道無干

擴虛懷

天下事未有不從虛受者而况學乎必須心體空洞不先主一物方能受益若以成說錮之以已見當之人未言而我先解人雖言而我不疑自畀不入最醫不得之病戒之

敦倫紀

孟子以孝弟盡堯舜盡仁義智禮樂之實道寓有趣於孝弟者我各在家庭務須殫力盡分事親從兄之間常要見得自己欠缺方是真精神真踐履若此處脚跟不穩更言何學家庭無間言然後可言朋情友誼我輩相勸相規相周相卹之意自然難解難已何用言說

慎容止

容貌詞氣德之符昔曾子謂動斯遠慢出斯遠鄙正斯近信茲道之所為可貴耳故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他人望而知其為我輩人方見實學不然必其無與於道者也

修職業

出仕者以官常為職業在學者以文課為職業布衣之士亦隨常有當盡之事俱是職業各從

不等利實脩舉盡分安心不生妄想便是實學
若畫高而厭近掠虛而寡實皆學之棄也

崇儉素

儉乃美德日用衣食等俱須節省世味之淡從
此始然後一切淡得去淡字莫看輕中庸一部
書結果只一淡字到無聲無臭不過淡之極耳
若殺生一節尤宜慎省無故不殺犬豕與遠庖
廚皆吾儒之教不可忽也

明義利

義利一關不能容易打破須高着眼睛勘破之
硬着肩膊擺脫之稍為點染便成織器若奔兢
鑽刺等是利中惡道更不待言至於名根隱隱
尤難掃除省察極宜着力大抵只要向道心切
用功心真諸病自少有亦能消不然泥裏洗土
終難了脫

周海門先生文録卷之二

門人 山陰祁承㸁 會稽周敬先
會稽范維遠 會稽錢忠愛 校梓

越中會語

一日會于書院一友問曰論語言好學有云敏
事慎言者有云不遷怒不貳過者有云日知所
亡月無忘所能者何好學所指不同或者謂顏
子在性情上着力尤為切要如何先生曰不遷

不貳之學豈離言行日知月無忘亦不能外言
行性情而別有所以均為好學不可分孰為切
要非切要也然聖賢話頭不同亦不止此蓋上
達之旨祇惟一原而下學之功隨事自盡上達
處不可言傳聖賢只說得下學功夫而上達在
其中上達既一則語下學處雖就事枯舉不可
謂有彼此之別是故或就言行上言敏慎或就
性情上言不貳不遷或就知能上言日知月無

忘似若各有所主而要之敏是誰敏慎是誰慎不貳是誰不貳不遷是誰不遷知是誰知無忘是誰無忘此箇根本曾有二乎象山先生云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時習之習習此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即此之謂也象山又謂孔子以前及唐虞之際舉起便是此事說來便是本領後来始要伸說蓋後世俗學迷却本領將下學上

達分為二語言行便泥在言行上語性情便泥在性情上語日知月無忘便泥在見聞功行上所以末學多岐而微言日晦令日切要全在本領不可不明也

張懋之問崇修持而過執與中有所見而忽修持者孰愈先生曰修持過執固不是究竟法但有所見者又必然修持若忽不修持見亦非真如明眼人决不踐汙穢

不亦說乎是贊上句語觀下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益可見

問有子言孝弟何便說到不好犯上作亂先生曰汝看犯上作亂遠乎只隱微中有毫忽見親長不是處便是犯上因見不是有毫忽動心便是作亂心動則亂非作亂而何此言其微也有問朱晦翁曰人清介的諸好俱無只有愛官職之念求忘如何晦翁曰只爱官職他日弑父與君也敢此言其流也犯上作亂遠乎哉曰下好

字何故恐亦無此好者曰一念不已又第二念一次不已又第二次則謂之好矣

樊遲從遊舞雩宜得玩賞之趣而乃問崇德脩辨之功夫子善之曾點侍側言志宜荅知爾之問而乃談沂水舞雩之樂夫子與之令人俱說見在二子大不見在而夫子俱取見在之肯亦須善會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二語盡矣人外無道道即是人率性謂道道因人顯故曰人能弘道道外無人人即是道非有道可離身而入與人為二故曰非道弘人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即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神

子語魯太師樂之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舜命后夔典樂所以語之甚詳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簡徑妙密之旨語下可見重黎欲求人而佐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君臣相契之微圓如此哉後夫子於太師語樂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為樂之成絕不言制度器數四如不知是何物孟子論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聖賢授受未有不統於宗者也

今人說聖人便做天大不敢易語孟子只作尋常梁惠齊宣與滕宋小國無不以堯舜三代期之教滕世子以堯舜教曹交以堯舜稽稽以文王孔子不論何人皆望之是事彼其看得人

皆可為堯舜真故耳故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要人上這一路向等鞭策得緊

梁惠王不知王道而移民移粟以為盡心正如學問不知聖宗而強制盲脩以為極則究竟皆無成

孟子以小事大以大事小同一事字註中于事

小處改寧煮字便有分別形跡之意
孟子言同字多如囿與民同樂與民同好貨好色與民同善與人同心之同然堯舜與人同同字皆無精粗之別
好貨好色與民同之同字極妙非方便語乃聖神之極功也凡貨色遂於已而使人不得共遂是人不與已同謂人好貨色而我獨無此好是已不與人同人不與已同者暴穆公之倉庫也

已不與人同者陳仲子之居食也惟聖人則天下與已同遂此好而不使人異已已與天下同在好中而不見已異人蓋人之好即已之好而何得獨無已之好即人之好而何嘗獨有此之謂大同嗚呼至矣
問孟子何不言人皆有仁心而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生曰此正立言之妙若言仁心人便作道理解又推在聖人身上去了只言不忍人便知當下人人具足無有仁名不待聖有後又換作怵惕惻隱四字更自躍然俱堪體認即此尋常之心察識擴充遂足彌綸四海何等簡易直截前告齊襄王一天下亦不曰仁人能一之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立言皆同
問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註言天理人情之至畢竟還是不得過先生曰不然當時周公若不使管蔡監殷豫為曲全之計又豈非天理人情之

至周公計不及此而使之分明是過信兄弟安謂無過只是此過不足為周公累耳聖人未嘗無過孟子決不為周公掩護必欲幹全皆不知聖人者也
孟子接引人只就心上撥動如告夷子不言墨道薄葬之非不言儒者厚葬之是不講禮不講義只就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處一點點動真心夷子便憮然後來儒者有所論說則引聖言証

古與費多少辨駁他愈不服、
學道與行政都只是疑畏二字作祟、故孟子告人言王請弗疑世子疑吾言乎吾何畏彼哉秦楚雖大何畏焉皆是喚醒極緊要處
孟子言道援手援不可分両截嫂溺援之以手、獨非道乎蓋兒言夫子之不援、此一句已不知孟子孟子無一日不援或明辨昌言或潛移默轉只是援之以道人人在拯援之中而不覺耳

非若手援之可使見也子欲手援天下乎者言子謂不援將使我手援而使之見乎、詰之之辭非以枉道作手援之謂也
仁義禮知樂是名、事親從兄是實、只事親從兄加個仁義知禮樂之名耳豈另有所謂仁義禮知樂乎、孝弟亦是名、故只言事親從兄而孝弟之名亦不立一切俱掃、皮膚脫落、惟有真實、
孟子言大人者是最上一乘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失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先立乎其大者為學須知此血脉、不然、皆所謂小人儒
養生者一節、恐不當作事親看、事親只當言生養、而何云養生、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人子於親生養亦大矣此章蓋言自養自生、自送自死、邵子云也能康濟自己身、此養生之說也莊子將死曰吾以萬物為齎送、蘇子曰須料理死時帶得去的是故朝聞夕可、存

順沒寧、皆送死之說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正是養生未可為大事、直到吾今而後庶幾免夫方可言大事了畢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人與禽獸異處、不過毫末、人不知者、可使之知、禽獸終不可使知、人可以言通、禽獸不可以言諭、僅爭此耳、若人不求知不可與言、則禽獸而已矣、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先生曰、盈兩間皆物也

誰能明之、所謂在覆載中、不知天地、在照臨下、不知日月、日與萬物群、而不知萬物備於我也、故須明於庶物、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

孟子只言義外之非、不言義內、而公都子曰、故謂之內也、若言內、與言外、能隔多少、論性不言

三說之非、而公都子曰、然則彼皆非與、便起是非荅他、亦不言性善、只借情言之、而公都子曰今曰性善、失孟子之微、與三說同為摸象之見、惻隱之心、如見孺子入井時、羞惡之心、如受嘑蹴之食時、與恭敬是非、等心臨時、俱不自知、不自知、則亦不自有、自知自有、則反成偽矣、故曰無善者、乃所以為至善也、孟子言人皆有之者、只提醒與人看、又就此心而加個美名、曰仁義禮智、就本人心上、其實無如是念、無如是名、安得謂之有、因顯此妙用、不可謂之無、非從外得、故曰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齊交、皆直截承當之事、分明以千斤担授之交、非凡品也、註中太說他低、

孟子認得頭腦清處、處言我字、反字、身字、自字、約字、已字、最堪悟入、論治則不離民字、

良知良字、漢註訓甚也、極當、如至善、至德、至

禮、至樂、太極、太初等、至字、太字、皆共甚字之義、有不可擬議、不可名言之妙、

學不見性、猶井不及泉、故雖不至九軔而及泉、是井也、雖過九軔而不及泉、非井也、不以工力之多寡、地位之淺深論也、棄井者、廢井無用、非棄九軔之功之謂也、

問形色天性、先生曰、言形色中有天性、則二之矣、形色即天性、不二之旨、非真見性者不能道、

試取喻論之形色如人像天性如黃金以黃金鑄人像則渾身無不是黃金是故耳黃金也目黃金也口鼻黃金也以至手足腹背無一而非黃金再無别物然而人不識者見耳則謂耳也而不見金見目則謂目也而不見金以至口鼻手足腹背皆見口鼻手足腹背而不見黃金蓋一鑄為形則泥於形是以謂之日用而不知也夫此黃金之體聖凡皆同惟其不知是以有等

馳求之士慕聖非凡而不知自身黃金不用慱金又有等暴棄之人谷已根性而不知自身黃金本貴本尊夫此黃金之體磨瑩之華美之置之清廟明堂之上而貴潔懸之青天白日之中而燦爛而黃金不增也薰染之輕賤之蒙之糞土厠溷之內而污穢陷之九地重淵之下而沉埋而黃金不變也亦奇矣哉形色天性之旨不可不悟也問踐形先生曰踐形即盡性恐人以形性為二故如此立言耳即如金像之喻人見耳而不見金則是金不到耳矣何以為耳見目而不見金則是金不到目矣何以為目以至口鼻手足腹背皆然且又受薰受染色改質昏則金像全虧謂之不踐惟聖人則真見通體皆金無非黃金用事且又不染不薰色明質瑩然後金人之形乃為不虧而謂之踐耳慈湖子云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為之是將黃金作頑

鐵用耳不作頑鐵用夫是之謂踐形

中甫問烏獲百鈞之力非可強為何以証可為堯舜之易也先生曰莫求烏獲於烏獲求自已之烏獲而已矣今夫百萬軍中提刀取上將之首此人知雲長之勇也曾聞有八歲童子同父母避寇山中一日寇擁至寇尊剝人之衣者將剝其父母之衣童子拔劍露刃樹立於前曰汝不可得莫來取㐫寇竟舍之去夫雲長所提之

刀與童子所披之劍孰重孰輕乎不可謂童子非雰長也如此則百鈞誰不可舉烏獲誰不能為

或問學而時習乃能悦樂前與祖玄華論悦樂不無太現成否先生曰悦樂吾心之本體豈容汝一毫勉強安排着乎學者覺也時習者常覺也吾今汝輩認識此體乃示之覺覺即是學常覺即常學豈可以為少却學也曰然則所謂立

如齋坐如尸等工夫可無用乎先生曰覺的人何嘗廢却此等工夫只是他為着為察而悦樂自存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耳若彼不覺只倣效得工夫縱工夫不間亦是冥行求個悦樂不得是故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彼學乃倣效之學非覺悟之學故卒無成不然積以十五年之工夫亦當習慣成自然矣而何猶云未成也耶此當是張子蚤年事後來方絶覺悟

是集義所生集字義作安也止也集義有安止之義是集義乃由義行非義襲乃非行義也

問孟子篇終然而無有乎爾二句漢儒謂孟子自當名世而世謂之無有其人是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宋林氏謂無見知則亦無聞知要見自任之意於言外似皆不得其旨畢竟如何先生曰孟子私淑於子思子思作中庸以無聲無臭終篇孟子作七篇以此終篇殆有微

旨註中神會而心得之一句最妙前無有轍跡可尋則後亦無有典要可據以神以心此孟子之真見真知也至矣

問見知聞知豈真無所見所聞得之前聖者乎先生曰若謂前聖有什麼可令後聖見後聖聞若謂後聖有所見於前聖有所聞於前聖皆是不知聖人者也自古聖人無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從人而得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

知而已曰如此何以謂之聖聖相傳先生曰聖
聖正相傳自見自聞自知同歸於宗如水合水
非真有物可相授受之謂也
問輪廻之說先生曰輪廻吾不能道即如鬼神
之說汝信之乎曰信先生曰汝之信也真知其
情狀而信之乎抑亦聞言而信之乎曰情狀則
實未知但觀自古祀典之設與夫經傳之言則
知鬼神決有不可誣是以不敢不信先生曰如

此則亦隨人言轉非真信也曰真信如何先生
曰知鬼神之情狀雖無前人之語吾知其然然
後為真信耳曰鬼神之情狀如何求知先生曰
中庸不云乎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孟子不
云乎知其性則知天矣故知鬼神在知天知天
在知性性汝自具汝不求知而欲通幽明之說
死生之故於語言文字耳目聞見之間其為迷
昧益甚矣故子須力求知性知性則一切自能

判斷不可泛泛然難明者求明未信者務信也
問四端如何擴充先生曰知皆擴充若火然泉
達工夫在知知者不昧此真機也真機不昧自
然不匱如火有真種一星可以燎原泉有真源
一線可以達海不須安排不論多寡註中反求
默識訓知自不能已矣訓擴充俱妙
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正與陽明惟精者惟
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同旨將字不是等待

人學問思辨為甚事來為箇歸根處故曰反約
然實無可指故下將字甚圓
問大學首章先生曰大學之旨已盡頭二節不
於頭二節求了而言下文蹉過多矣開口說明
德親民若分體用而隨繼之以止至善體用一
原本不可分此歸根之旨也止於至善者止即
至善故下單言止止本自止只是要知故提個
知知止則定靜安慮自然相因即以見明德親

民之皆在其中大學之道一知止盡矣於此了然則不須重說恐人不能盡了所以更有下文無本末中強言本末無終始中強言終始雖列八條目而要之一止俱止實只有一個知止誠正脩平即定靜安慮非有二也末言脩身為本而又即治亂厚薄之相因以明知本知至之義非知何以脩身始終不離於知是大學之要詮也已

問明德至善何別先生曰明德是昭昭靈靈處至善則昭昭靈靈之所自來不離昭昭靈靈而不可以昭昭靈靈言即中庸所謂無聲無臭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也令人語學只認得個昭昭靈靈以為極則而不知至善之止縱謂有個至善終不能離聲臭言說所以失却真宗病根在此

問知止重知乎重止乎先生曰工夫重知而究竟知即止止即知有止可知終非真知待知而止終非真止曰止義甚精而淺處亦可通乎先生曰止無精粗無深淺不識不知無然畔援歆羨止也不貳不遷止也即如隨緣自足安分守己皆此止也無處用不是無人用不著

問八條目何以只一知止況格物之說不同何說近之先生曰上言知止而下文八條目處另有一工夫則大學有二肯矣格物之說雖不同

歸根知止說說可通陽明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總歸時行時止而已心齋格物有本末之物物即止也晦翁窮至事物之理豈有至善外之理乎故格致一止也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意心身一時俱了故誠正脩一止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各止其所家國天下一道故齊治平一止也嗚呼知止焉盡矣

問中庸首章先生曰首言天命之性下言不覩

不聞也、隱微也、獨也、中也、皆性也、一也、次言率性之謂道、下言見也顯也和也天地位萬物育也、皆道也、一也、又次言脩道之教、下言戒慎恐懼也慎也致也、皆教也、一也、究而言之、天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故下單言道而性、教在其中、有時單言天、而性道教在其中、如所謂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有時單言性而天與道與教在其中、如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是也、有時單言教、而天性道在其中、如所謂自明誠之謂教是也、名號雖殊、本體實無分別、聖賢教人、只一而已矣

問天命之謂性、先生曰、莫為而為曰天、莫致而至曰命、孟子註得分明、性與受不得的、分合不得的、故人性自本自根、因其天然、自有不可得而知、故曰天命之謂性、凡言天者、如天成天設之意、邵子曰、自然之外別無天、亦自分明、張子謂亦云、不可知者為命、晦翁註維天之命、盡性至命處、亦不言令也、於此不必泥

問天命之性、又有箇氣質之性、如何、先生曰、言氣質之性、孔孟無有、孔子只曰習相遠也、孟子亦只曰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言習言陷溺分明由我、言氣質之性、則諉之於天矣、曰、言氣質之性、亦只要變化、先生曰、言習在我則可變化、言氣質之性天付、則不可變化、在我如器受

染、我自染之、如衣受熏、我自熏之、故可變化、天付、則如紅花必不可為綠花、猶臭必不可為熏臭、變化亦虛語矣、可乎、曰、然則氣質無耶、先生曰、氣質亦即是習、自氣自生、自質自成、無有賦之者、夫性一而已矣、始終惟我、故謂之一、若謂稟來氣質由天、而後來變化由我、則成兩截、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有氣質之性則殊矣、曰、昏明清濁之不同、何耶、先生曰、箇箇明箇

箇清無有不同曰人固有生而惡者矣有教之而不改者矣亦有雖不為惡只諭之義理示之經書一字不能通曉者矣豈非昏濁先生曰生而惡者豈不知非即穿窬亦知不可為穿窬見忠孝未嘗不知稱嘆也何嘗不明何嘗不清教之不改者心亦難昧刑威亦知懼也知懼則何嘗不清何嘗不明經書義理或不能通曉不知飲乎不知食乎不知父母兄弟之為親乎知此

則何嘗不清何嘗不明凡有不善習而已矣陷溺而已矣故曰無氣質之性

周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具一太極則陰陽五行自備矣邵子曰一身自有一乾坤乾坤具於我也惟其如此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明道言孔子我做着天裏又論贊化育曰只有一箇誠何贊之有即此而讀西銘猶差一格

先生曰四書中語有箇微妙處有箇切實處又有箇直截處知切實而不悟微妙則為俗學知微妙而不知切實則為空談然切實微妙又非可以擬議而合悟其直截則微妙即切實切實即微妙不着言說心思夫語至直截則近而遠易而難矣曰請舉示之先生曰論語如朝聞夕死可使由不可使知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不厭不倦大學在止於至善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好惡中庸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是指示

微妙處切實只是喜怒哀樂孟子行之不着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孝弟若直截則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又論語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大學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孟子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

休不言而喻此等處但可以心悟而不可以意
識可以默喻而不可以言宣悟至此方可謂得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神
易云中孚豚魚吉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
云思無邪思馬斯徂禮云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等處不能了然不可言
讀經以意見擬議言詞訓詁而稱了然者亦不
可謂了然也須自神解始得

易云自強不息書云能自得師詩云自求多福
記云射者各射己之鵠孔子云見過而內自訟
顔子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云皆自明也
子思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達自守己守
我字孟子學問淵源從此得來真千聖一脈
王仲淹答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知曰
無知問識曰無識曰何謂其然曰是究是圖豈
其然乎漢唐以來直接孟子之傳者惟仲淹氏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孟子亦曰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皋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邇可遠在茲茲字即必於
是之是唐虞曰時尹曰協於克一說曰允懷于
茲皆是物也先後一揆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書曰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記
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程子曰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
謂無知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
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
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
之說其與是類也胡氏曰生聚而可見則為有
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
未嘗有無也邵子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
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又曰與

其虐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鬼神之情死生之故聖賢之訓昭昭在前而人於此只作言詮領過不求下落可憐蹉過一生

皐傳伊尉而後得堯舜之傳者衛武公哉切磋琢磨日減之學也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哲人之愚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興寐洒掃尋常即道也神之格思吾心即神也亦知

臧否求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即知也誰夙知而慕成無等待也武公之學伊傳之學也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孔子於諸弟子顏曾而下尤注意于由賜然二子視顏曾分量大有間矣於賜示之無言而疑何述啓之莫知而疑何為又以回之熟愈尊之而又較量于知二知十之多寡他日以博學求仁以文章性道分言皆求一也故卒方示之以一曰多學而識非也予一以貫之夫子嘗言求見好仁求見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由則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不許而歸之於學學者覺也不覺則皆非矣夫子嘗言據德脩德而於由則言知德不知則據與脩皆非矣他日由於先勞而請益於脩己以敬而曰如斯而已乎猶

未知也故卒乃示之以知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即知也知即一也夫子於二子可謂苦心極力也已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先生曰夫子浮雲富貴顏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

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有
是處
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
欲則不可為也或問鬼神于謝上蔡曰我要有
便有要無便無天下事無一不由我於此須斷
然信得過
吳康齋本朝理學第一人集中日録将失鴨
暴怒等俱不嫌直書見此老一味為己名心盡

忘乃其徹處在陳言一號首言崇　聖志願斷
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此語非知
本領者不能道次廣　聖學願博訪儒臣知此
道者講而明之皆懇篤簡徑此等處人以為尋
常而吾以為極至人以為迂遠而吾以為切要
見康齋之面全在此
論語一書將孔子言吾字我字處類觀之甚妙
如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曰何有于我曰是吾
憂也等不知凡幾見于篇其精神全歸自身此
是旨要門弟子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
身漆雕開吾斯未信得夫子之旨他有能及此
者乎有知個吾字我字者乎獨子貢我不欲人
二語似亦着己然又在功效上度量去顏曾遠
矣夫孔門諸弟子如顏曾知在我固難顧一切
問仁問孝等亦是着己之問固善問也獨孟子
以反身之學專一提撕而及其門者非惟不知

用力且無一知善問者公孫丑有十二問十問
在孟子身上查考餘問曾子羊棗王子短喪而
已萬章有十四問十問在古人身上查考餘亦
問孟子之身而已公都子數問俱不切獨性善
一問亦止是較量人語若大人小人一問差為
緊要亦未離較量樂正子絕無問端亦無自證
軻之死不得其傳其及門諸人之罪也夫當時
[illegible]是曹交滕世子齊宣王稍覺着實所以惓惓

容有念佛大類比丘行者先生語之曰經云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即現身而為說法此非我外有箇佛来說法只是自身自度自法自說吾輩既是宰官居士身隨還他一箇宰官居士即此便是說法更不得別生取舍夫學問無他素位而已生如是死如是貧賤如是富貴如是隨緣自在便了若必舍居士宰官而為比丘舍現令而希来生畫屬妄見

論畏聖人之言先生曰聖人之言關係甚大如日用之間如此則為人不如此則為禽獸如死生之際如此則可以沒寧不如此則虗生枉死人人有此至寶不是聖人指點出来則萬古如長夜永世盡沉淪黙地思量直令汗下烏得不畏

或問本體功夫先生曰龍溪先師云上根人即工夫是本體中下根人須用工夫合本體益功夫不離本體本體不離工夫此不易之論也近有妄用工夫戕賊本體者是不知工夫不離本體固甚害道然亦有窺見本體影響便任情無憚謂工夫無有是不知本體即工夫害道尤甚

或問顏子原憲之學先生曰學者須識根宗顏子與原憲功夫只差毫釐但顏子契得根宗所以一聞復禮之旨直請問其目有頭腦然後有眼目有大綱然後有條目不然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有何差別

偶論律法次先生曰大明律亦不可不看中間輕重出入俱從天則自然所定稍減稍增便不愜快聖帝明王之心如此匹夫匹婦之心亦如此執法人之心如此犯法人之心亦如此是一部春秋亦是一部易經即書禮樂都在裏許衆惕然曰是

一友時以誦習為工夫還謁先生問云其於聖

宗一着竊亦有志但苦無下手處故以誦習求息妄念爲依據耳請問入門工夫畢竟如何先生曰還須識心問心如何識吃茶次先生曰只令茶來便接接了便飲飲知味否曰然則廢誦習耶先生曰誦習何異飲茶

有一士來訪自言持齋斷欲戒行精嚴先生曰凡此等戒律已破凡情執更破聖情執始得

世道之所以常維人心之所以不死賴此公論

公論何來吾心所出故慈湖有云我自有公論雖習氣如山岳如膠膝而常覺我輩臨事或當或否宜自本公論以斷之即此便是不昧良知是最喫緊功夫人人用得着

湛然和尚謂一切惟心造譬如人偶然喫一跌何嘗造此跌來先生曰此跌造即有不造即無諸子曰已是跌了云何得無先生曰昔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若在衽席從呂滎陽公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與從者俱墜有溺死者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由此觀之舟人轎人有險有墜正惠公滎陽公無險無墜各隨心造豈不顯然

先生曰學問不可懸空立論須於言下就體入自身即令說良知就看我只今問答是良知不是良知說不覩不聞就看我只今問答是覩聞是不覩不聞密密自察方有下落若只泛泛論

去言自言我自我又欲等待他時體驗則愈論愈支如說食不飽竟有何益

吾輩所最喫緊者忠信有忠信爲地方堪論學忠信的人一言一動俱不自欺久之有許大自在快樂夫子說好學亦非有增於忠信特日用省覺保任之耳

我輩在此爲自家性命事無有重大於此者伊川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今人役役於名

利只為軀殼放不下若見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意思世間更有甚事勘不破

釋氏朝夕只理會此事我輩在家在外許多牽累不賴師友夾持便要沉溺然至於日用應事風波搖蕩時須自家做主又靠師友不得不靠師友亦不離師友用自作方便

客有持齋念佛不合於家人父兄之心者先生深示之曰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更無所謂

學者故吾儒以堯舜之道盡孝弟六祖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不用脩禪可見所重有在豈徒吃一口齋便足為究竟法耶因吃齋素使父兄家人盡成乖戾是何佛法此雖謂之尊佛法實是背佛門也可深思之古德云萬法無過方寸此心不明終靠佛力不得已而先生又示之曰萬法總是調心如釋門中教人布施所以破慳心禮拜所以破慢心持齋所以破殺心種種方便總不出調理自心豈外有功德可希冀耶

坐中歌慈湖詩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陶石簣曰能思能索既是心如何佛斥阿難云此非汝心先生曰若言心不思索則心是槁木死灰矣故云能思能索又能尋若言思索是心則心有起滅斷續矣故云此非汝心能思能索者即心即佛此非汝心者非心非佛

或曰人非大悟畢竟是箇愚夫愚婦與聖人終

不同先生曰聖人亦只做箇愚夫愚婦曰如此則愚夫愚婦就是了先生曰是則是只是不知

論地獄天堂之義先生曰莫擬外跡但看自心辟如有人身在禁中心不恐怖終日快活自在有一人身在外面世事營營心日愁苦如繫枷鎖此將以誰為天堂誰為地獄乎

先生曰學問只在心悟全不由見聞幫湊雲菴上人者自陳歷履說已蕭山人不識一字家貧

倩工後入郡與人舂米為活因在苦中起修行之願止知念佛過一二年有教之拜蓮經者遂日舂米夜拜經凡五年拜至七十餘部一日心開晏坐樓頭微微自笑有道友見其獨坐問曰子得些什麽耶菴曰有何可得友曰何故笑嘻嘻耶菴亦自笑從此身心泰然老來不能舂米在市中化飯盂度日今十餘年矣予與之語見其瀟洒自在承當直截處雖積學飽叅不能逮

過眼見僧人如是者絕少學問果從外得從自得耶觀此僧可省矣

祁爾光問入門工夫若克伐怨慾不行何如先生曰克伐怨慾不行識得主腦此工夫亦難少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象山曰存養是主翁撿點是奴婢夫四者之不行是奴婢不是主翁須識得仁方可辯如人知得自家屋裡然後修葺補綴自有不容已處若不曾認得屋裡則修葺鋪綴等有何下落

問仁如何識先生曰克伐怨慾對境而有對境之時境從何起境未起時心從何發知此竅竅叅求閒忙不舍到豁然處冷暖自知非可以言喻意解也

先生語范淳之曰此事未入門的要知易既曉此事者又要知難令人畧曉意思便一向放縱去如何使得只為看得易了有一種不肯用力又是看得難了

袁德玄問手持足行是道不持行時如何先生曰子以何時為不持行曰即如睡着不做夢時亦不得謂之持行矣先生曰無有二也曰持行不持行分明不同何以不二先生曰子當手持足行時持行焉而已不知持不知行也當不持行時不持行焉而已不知不持不知不行也如此則同於不知豈有二耶曰既不知則何以謂了了常知耶先生曰當持行時便知持行當不

指行時便知不待行豈非了了常知也耶知而
不知不知而知揔無有二悟至此則道亦強名
何宜復淆是道非道之疑也哉
先生謂諸子曰我　朝國號大明不獨掃清胡
元乾坤再造乃理學實至　本朝而大明聖經
道與宣洩昭朗如日月中天與　國號相符比
之五星聚奎抑又盛矣惟是諸書自行於下學
宮未領所以考試取士有用近說者約束甚嚴

甚至發置黜落不特人才可惜而要之理學宗
旨亦須歸至當為令之計居言責或在廟堂
者宜昌言一疏其經書大全一切仍舊不敢議
更惟於大全之外會集名儒搜括漢唐宋之遺
文及采取　本朝諸儒之所發揮編輯訂正另
為一書以羽翼大全或有說宜兩存者或有稍
宜變通者務究孔氏之真宗期於不謬不惑以
之頒行天下傳示將來大道為公豈非千載一

時吉有作緩而實急者莫逾於此矣
先生曰唐虞三代君臣只是講學當時君臣既
以此相講則知天下無一人不以此為事後來
杏壇師友會聚問荅亦無有一時不講吾人言
稱堯舜論湯孔予舍此榜樣其何師也或謂見
前賢踐無非是學何必立講之名夫此正與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相類耳嗟乎豪傑之士
無待而興不然鼓舞興起全在德位之君子昔

羅近溪先生對執政言須勸　天子講學此千
古大關件留此議論當有任之者華亭相公在
政府時令入　覲官員及會試舉人會講顯靈
宮自書疑義送至會所此亦希逢之盛事也
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師常拈舉此語吾輩講學恐亦只講得到此
先生曰此語雖常拈舉中有箇喫緊處汝輩漫
然已乎曰何為喫緊先生曰喫緊在而已矣三

字而已矣、爲曾子孟子大休歇地也、曰請問如何、先生曰謂之而已矣者、信領得及、承當得過、疑處盡忘、馳求頓息、故謂之休歇耳、蓋忠恕二字、當時惟曾子信領得及、便謂無餘、所以一唯之外更無言、即同時門人莫與、後來謂借此明彼、由勉至安、去之益遠、近雖不如此說、而徹底無疑、真能已矣者亦難、徐行盡孝弟、孝弟盡堯舜、亦惟孟子承當得過、灼然無疑、所以語下再

不將第二義示人、到處接引、要人承當堯舜、余嘗問一友人、子服堯之服三句、如何解、其友答言、此亦不在迹上求、只服無不衷、言無妄言、行無妄動、便是矣、余謂此說甚好、我再問汝、汝今服無異服、堯服矣、相對論証、堯言矣、退坐如禮、堯行矣、即今是堯、毫無疑否、其友低頭擬議、余喝之曰、既而已矣、更擬議箇甚麽、孟子豈哄汝耶、然而人到此不擬議者亦少矣、服堯之服四句、人皆謂工夫在服在誦在行、而不知精神全在是堯而已矣一句上、於此承當無疑、方可謂之真服堯服、真誦堯言、真行堯行、蓋非强合、始步步皆真、不等待乃時時是實、不然、早相隔截、祇成優孟學孫叔敖耳、此所以不可不知喫緊務求個信領承當也、夫這一信領承當、不是意見、不是伎倆、用多少參求、須多少醒悟、所以講學力行、全是爲此、若漫然過去、失却淵徼、亦可惜已、

己亥季秋、先生同石簣陶公及郡友數十人共祭告陽明之祠、定爲月會之期、務相與發明其遺教、先生語諸友曰、我輩去陽明先生之世幾八十年矣、陽明先生初倡此學時、不知經多少風波、後賴龍谿先生嗣續、亦不知受多少屈抑、今日我輩得此路頭坦然趨步、可忘前人之恩力耶、蓋當時人士只疑良知之教不切躬修、是

以非詆曾不知所示格物處俱是日可見之行
何等簡實令遺教具在我輩正當以身發明從
家庭中竭力必以孝弟忠信為根基在境緣上
勘磨莫為聲色貨利所玷染習心浮氣消融必
盡改過知非絲髮莫縱察之隱微見之行事使
人知致良知之教原是如此然後微言始著吾
道益明是乃所以為報不然徒從口言是而
行非使人致疑我輩而因以疑於相傳之教是

非惟不足為報而且以敗壞阻塞之其為罪戾
滋大又何取于今日之創會言念及此吾輩其
可不凜凜然惧而亟孜孜矻矻以共勉也哉嗟
乎越有陽明猶魯有仲尼龍谿一唯參也今日
正須得一孟子而後仲尼之道益尊誰其任之
各自力而已矣
先生與石匱陶公及諸友二十餘人遊於戈山
隨飲張允及宅酒闌一友曰我輩學問頭腦雖
一方便不同連日講論已多亦從人受用各各
當有下手用功處試言之諸友隨有所陳陳畢
請問陶公曰去偷心又請問先生曰孝弟
辛丑中秋之夜昏時微雲稍翳已而雲淨月朗
諸友迎先生凡五十餘人宴於碧霞池之天泉
橋酒數行先生曰此橋乃陽明夫子證道處也
證道在嘉靖丁亥歲先三年甲申亦以中秋燕
門人於此在侍者百餘人月白如晝酒酣歌發

諸生興劇陽明子樂之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
也雖狂得我情之句今日我輩復燕于此秋同
節也地同景也月同明也歌同聲也人同濟濟
也真是百年希有之遇既值此遇便當不負即
如所謂得我情者何情耶豈賞玩光景凡情而
已耶又豈賞玩光景之外別有所為道情在耶
邵子云未必逢春便得春且道今夜逢秋誰個
得秋又云眼明方會識青天且道今夜見月誰

個眼明於此得個悟入、方為不負斯遇耳萬古
此中秋萬古此明月從人領略、百年幾中秋百
年幾明月、切莫蹉跎、先生語畢又賦詩一章以
紀之諸友有屬和者乃更引酒浮白、歌咲盡懽
更闌而別
先生曰庚子之秋予視兒輩應試赴省時彭智
甫劉特倩俱不與科舉就試遺才不錄又試大
考不錄絕無入塲之望矣日過予寓燕咲賦詩

為樂已而復泛舟湖上遨遊未歸舍適宗主以
塲中席舍有餘訪求名士而智甫特倩與焉時
已八月初八日矣明日遂得入院揭曉二子中
式夫科舉取之考外一奇也臨期猶未渡江若
将有待又一奇也由此觀之事一切皆有數命
不必皇皇諸友遇試視此可以自安也已
鄭世德問朋友久要之誣或心盟不在責諾耶
先生曰我輩相期全重信約即尋常一語言亦難
違負古人有約在千里之外數年之後而不爽
者務存此道、
癸卯春王世韜隨乃翁北上、先生書扇頭二段
與之、曰道理只是平常、此為好奇作怪人言耳
若實欲負荷此事非有超人之識過人之行人
趨我不趨人取我不取一種孤高品格、恐終難
與言道孔子云、不可彫、不可朽、未是與議皆謂
是也、故我輩切不可以平常二字自騙自過

人未知學問之事未負學問之名、而悠悠然泄
泄然無責之咲之者既知之既名之矣而猶然
悠悠泄泄若此者、非特人咲之、鬼神亦咲之非
特人責之、鬼神亦責之思量至是、豈不赧然、豈
不汗然可復泄泄可復悠悠已耶

或謂蘧伯玉之賢何五十而始知非先生曰伯玉知非恐不是言行有可指摘處直是其著意用力有一生執以為是者而今始覺其非碎如醒時想醉時雖恭謙皆非也此其徹悟之時至六十而化則無是無非無知無不知矣

一日過敬菴公公語之曰學只是言忠信行篤敬便是先生曰然忠信篤敬飲食也日用自不

可少恐還要知味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正是說知味處

或曰學雖在此講須再去躬行雖說學聖人聖人終不可易語先生曰真躬行無等待真學聖亦無等待皆須當下便看即今是躬行為未躬行是與聖同為與聖異若謂此時不躬行則是道可須臾離見今作何事若謂此時即躬行緣何蹉過當面等待他時若謂此時與聖異則聖人能於此際加得什麼些子若謂與聖同則何為退托自畫自輕

一日會講設饌偶有鰣魚一友曰此魚未經貢獻似不當食然衆食我不食將謂立異請問食是不食是先生曰但看自心不必問人自心真見得不當食決無許多顧忌商量漫然相問是口非心心不自真問人無益

一友謂學莫先義利之辨先生曰更須識取當

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搖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搖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其友默然

孟公連洙以一銀鍾贈李檔山為旅中資斧檔山辭歸之不受孟公乃椎破其鍾再致之曰以示必用無卻檔山受而卒不忍毀復拓而全之以與諸生行酒一日燕集偶論未發之中未竟檔山以鍾勸酒問曰這鍾與那中是同是異時

解者紛紛皆不契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諸君須要有孟公手段椎破了我與他説楷山大笑當下俱各有省

一生問曰學不能離見聞先生曰學者於見聞如人飲食飲食所以養人却須脾胃消化脾胃消化則鵞烏頭附子可以理病脾胃不消化則雖膏粱芻豢皆能殺人令人只揀好飲食不顧脾胃吃食不消病從食生

一友不喜闢佛先生曰闢佛須自有安身處不可茫然隨俗詆毀如朱晦翁闢佛其自身如泰山喬嶽有安頓處不如令人茫茫然隨人口轉也然其所闢亦皆二乘之學游定夫所謂彼不自以為然者世間若盡作二乘見解亦不成世界能知口士闢佛者亦不可無吾亦不敢不敬承之也

或謂道在天地間須要抱人頭地的方行得先生曰天地間有個甚麼只依本分平平行去便是畢污的與道無與奇特的亦與道相懸非畢污即奇特去此兩病無別有道

或問曰其終日尋求只撈摸不着柰何先生曰元是無可撈摸的要撈摸個甚麼

或問象山陽明之學雜禪是否先生曰子還體認見之抑隨聲和之者夫禪與儒名言耳一碗飯在前可以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便了又要

問是和尚家煑的百姓家煑的或曰是飯便吃將無傷人而不覺乎先生曰傷人者祇恐不是飯耳若是飯豈得傷人爾欲別其是飯非飯須眼看口嘗始得不可懸度二公之學若是棄君臣離父子一切與人不同這便害人不是飯矣今二公所舉者孝弟忠信所扶者倫理綱常朝饔夕飧家常無改試受用之便自知味何得隨聲妄度只在門面上較量不思自己性命求箇

實落安頓處真為可憫可悲之甚也已

或云學者發願須勇猛工夫却須從容做去先生曰發願處便是工夫不可分兩截吃茶餅次

或云人雖愛喫此餅却一口喫不下師曰總吃一口全體滋味已無餘口口吃去不離一口

或問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今喫餅心不在焉是違否把持不令外走又覺執着亦是違奈何先生曰汝却被講學虧汝不講學時只如

此喫餅去何曾有許多圖度須是還他平日始得

或問佛氏有神通吾儒獨無神通何也先生曰目入萬象耳含萬聲鼻含萬臭舌含萬味見前俱足神通此人人所同者何謂無神通至於作用不同則不可盡泥如邵康節之先知濂溪不做大禹之神功后稷不能聖人之所以為聖全不在此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箇下落敢問如何是下落去處先生曰當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

王調元誦書有錯云是矜持之故先生曰適矜持可是戒慎恐懼麼調元曰此不是戒慎恐懼先生曰然則不矜持是否調元曰不矜持又恐放逸先生曰如此須理會戒慎恐懼明白調元

曰如何理會先生曰中庸分明言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調元曰不覩不聞如何認取先生曰我若可以說與則覩聞矣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玄居家考索便從着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為一大事因緣

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章章不可言學

當初象山先生在鵝湖為諸生說故從科舉處說起然吾輩追思實是一向汩沒所謂自從上大人丘乙已時便錯了也回頭轉腦正在今時若更向書冊中討聞見博名高不推窮到自己着實處則是汩沒中又汩沒[illegible]為可惜

信能及者當下即是稍涉擬議即迢迢萬里然有程途可涉人便肯信不行而至便自茫然所以開口實難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一日會講敬菴許公曰大舜齋慄之孝一片精誠為感格有苗之本所以萬世稱聖先生曰後世泣竹笋生卧氷鯉躍諸人之孝精誠亦至乃不得稱聖者何公曰諸人不曾擴充他事不能盡如行孝偏全不同是以有別先生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朝聞道可以夕死何不言他事全不全耶且一孝立而萬善從諸人孝既精誠何無善從之應或者謂舜為明察之孝而諸人猶行矣不著果如斯言則病在不著夫孝至真誠可矣而又當如何求著此殆未可忽也公曰王祥孟宗之精誠豈得遂比大舜且看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固是精誠之極而焚廩則脫浚井

則脫與夫不告而娶又何等達權知變卒之存其身以豫其親此所謂聖人之孝也豈若他人一念一事偶發於精誠而不知曲盡事親之道或至傷生滅性則正所謂行矣不著之弊也先生曰若就精誠論謂泣竹卧氷不得比於號泣旻天恐王祥孟宗不服論舜之孝直要觀其焚廩浚井與夫不告而娶達權通變方謂之行著則是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處皆未足以見其孝

之全矣所論行著恐不宜如是也愚蓋以為誠便行之而著則雖問寢問安尋常小節而已該天經地義之全使行之而不著則雖達變知權全生曲體而亦不得為明物察倫之聖故論聖不當在每事上求而論行著不可以一念一事而忽之也

公曰充得孝弟盡時即堯舜之道亦不過是先生曰孟子只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加個

充得盡則是孝弟猶未盡也

公曰不從經綸而語立本者虛不知立本而語經綸者粗不適造化而語經綸與立本者淺先生曰經綸立本知化三者一體異名一時俱了根源只在至誠註云此至誠自然之功用義亦自明若謂于立本處求諸不慮于經綸處求箇不粗不淺則全然有倚矣

公曰曰孝曰仁曰道本同一原大小深淺從人理會豈有二耶若所云朝聞夕死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等地位誠不易言亦由人妄圖襲取不得顏子必既竭吾才而後有卓爾之見曾子真積力久而後唯一貫之傳並非蕭解所及學顏曾之學但竭吾才而已矣但從吾忠恕而已矣深造自得一旦豁然不由人力可入豈耶近時學者喜談禪理惟求妙悟浮慕朝聞夕死之境而不循下學上達之規甚則躬行疎略私

意叢生而自謂見超上乘了悟生死惑也久矣先生曰如前所諭語語切實人人所當佩領但今日論辨之意非謂躬行可略只欲於躬行處識箇肯歸不徒為不着不察之行習而已如所云理會二字斷不可少也妙理誠非言解所及而古人學問思辨之功正以求明其不可言解者耳不然大學何以首提知止中庸何以根歸明善知也明也即所謂悟也非必禪門始有也

深造自得、一旦豁然之境、固不可以商量而入
亦豈可以盲修而致耶、謂顏子竭才、而後見卓
爾、曾子真積而後唯一貫、學顏曾者竭才而已
矣、忠恕而已矣、誠然誠然、但所謂竭才忠恕、亦
未可易語也、顏子仰鑽瞻忽之後、方說得個竭
才、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方認得個忠恕、不然、所
竭何才、忠恕何物耶、朝聞夕可、一日克復、天下
歸仁、此等地位、中道而立、若執以為不易而一

經拈舉、便道妄圖襲取、則是聖人言皆虛設、徒
令好聽而已、恐不如是也、下學如飲食、上達如
知味、味固不離飲食、而飲食則必知味、執原憲
之學、亦稱是下學也、而上達終自昧、則聖人之
所謂不知也已

公曰、謂儒釋無異、以悟為宗、竊恐於孔門道脈
稍隔一指、先生曰、悟之一字、前云即知即明、知
知止明善、為孔門道脈、則避却悟字亦得、至于

儒釋同異、從來辨論已多、不必重舉、今日所辨
在儒門中之異同、如所謂由仁義行、與行仁義
同一仁義、而真偽迥殊、不可不知、學術之辨、為
此而已

問無善無惡、則為人臣子、何所持循、先生曰、為
人臣者、只求免于不忠、為人子者、只求免于不
孝、如此持循、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
也、然則希聖非與、先生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

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
何嘗有忠、虞舜負罪引慝、曰不可為子、何嘗有
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私心、聖人之心如
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
去聖遠矣

問龍谿子與近溪子語錄如何、先生曰、龍谿子
之語、上中下根俱接得着、近溪子之語、須上根
方能領略、中下根人湊泊不易

何應感問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云仁者心動不知仁從何來心從何起乃有動耶先生曰汝看自已這一問從何來從何起是動是不動是有物是無物不必問人

何應感又問子云吾道一以貫之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但得一萬事畢更無等待更無漸次矣而又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儻夫子以六十終也尚從心不得耶從心不得如何能貫如何死得凡此微言望為剖悉先生曰汝看大日輪升天朝時初出午時中天夕時一日之照始圓光之和猛步之推移不可云無漸次此所以有志學至從心之分然只這一箇日輪無第二箇豈非一貫初出時光便完全就使未到中天欠缺什麽何不可死之有然此都是解說須自親証汝但回光自照看每日穿衣吃飯入孝出弟時這是什麽一耶道耶學耶矩耶若不是應非別有若是又如何貫如何聞如何志如何不踰要求下落不可只向聖人身上揣摩空為語句文字所礙也

問無善無悪則世有敎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為善而何先生曰無善可為為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跑到定

然抱住此豈待為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極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這一跑懷保小民衆此煢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着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覇功小道去聖學不啻天淵三代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讓三

丕酒湯武征誅一局碁此皆了徹之語而人但
以為譬喻設言亦可嘆已
問致中和後須有許多裁成輔相方纔得位育
至星辰順軌動植咸熙此亦不是容易也須積
久先生曰如此則子思為不了之談矣即致即
位即育不是功效無有等待今有患頭眩眼昏
者天地便搖動四方都易位頭目清而天地正
四方定矣非天地位乎今有心氣乖戾者眼前

物物可憎都不停當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滿
街都是聖人矣非萬物育乎裁成輔相一一不
少即致中和內不必更言星辰順軌動植咸熙
一一不外即吾心之天地萬物內不可分看下
文盡人物贊化育即在盡性內形着變化博厚
高明悠久即在至誠內皆同此旨此旨不明則
支離之學起而中庸之旨溷矣欲做真學問欲
顯真事功者不可不於此了徹也

周海門先生文錄卷之三

門人　上虞鄭一與　山陰劉塨
山陰錢宗經　山陰王繼楪　會稽范繼華　校梓

剡中會語

辛丑二月會于惠安僧寺趙學訓論良知未足
盡學須從不覩不聞上着力先生謂諸士曰趙
師之言或以救弊恐人不知良知而以情識為
知故指示箇不覩不聞使之認良知不錯若真

謂良知不足以盡而更求之不覩不聞則是不
慮之知尚有覩聞在離良知之外又有箇不覩
不聞為病不小大須善會夫良知即是不覩聞
不覩聞即是良知今日便提箇不覩聞亦可只
是不覩聞如何着力今日大衆雲集中亦有初
入門者未免茫然無路不可不示之切實也蓋
中庸首言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隨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隱見微顯無二深明不覩不聞即

共覩共聞後又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已發謂和而教之致中和陽明子特解之曰未發不離已發和即是中又曰致和即是致中別無致中工夫由此而觀可見不覩不聞無處着力各人但當從日用間喜怒哀樂性情上調理察之念慮之微常自見過不欺不放綿密將去自然打成一片與道相當此着實工夫謂之戒懼所不覩不聞固可謂之致良知亦可謂之愼獨謂之

致中和俱可上根中根皆用得着若教人懸空口說箇不覩不聞心念箇不覩不聞便謂玄妙是重增學人之迷昧矣

張我綱袁祖和丁光祖及孚淳夜侍先生曰此往書房中須勤修舉業來科得發幾人乃可我綱曰恐有必得之心則不可先生曰有必得之心固不可然亦不可謂全不欲得而漫然爾爾蓋士人職業不可不修修而得之亦以完吾職業士以文課爲職業猶農以耕耘爲職業士之遇不遇猶農之收不收固皆聽之在天不當熱中動念然而習文課則將以中式也勤耕種則將以有收也此本然之事亦自然之理若士以爲不必中式而姑玩愒農以爲不必有收而且鹵莽則舍此何爲職業不盡于德業亦非矣只是吾所謂勤修者不與鑽故紙襲陳言者同要從根本着力從根本發生吾所謂顧發幾人者亦

不爲汝輩自身榮顯要令人人知此學與進取不礙假此鼓舞興起接引人故耳此意則當知之

宏甫曰綱于舉業進取常常有意棄去世路嶮巇不樂與處退而明農糊口未爲不可也先生曰吾人處世各安其遇見在爲士則當素士之位而行不可復萌出位之想若論世路嶮巇則退處亦有嶮巇爲士固難爲農亦不易也古

有舍富就貧舍貴處賤者俱是時勢所遭流行坎止非厭彼取此而有意揀擇揀擇便非學問只據見在調服自心因緣到時或出或處自然難違隨遇而安與揀擇便而處徑路差别不可不辨也

宏甫問曰綱聞道理只是尋常不得作奇特想然只說尋常恐人冒認如貧富貴厭貧賤皆以為常情如此便承當過了先生曰尋常者隨緣

盡分心無異想有貪有厭則其畔援特甚此何是卑陋耳與尋常不同冒認不過若欲冒認則何語不可冒認胡廣之中庸馮道之無可無不可皆是也故尋常與卑陋雖以假借須要識認

元旦諸子集先生宅因舉去歲元日亦集宅中一年光景如夢了不可得先生曰豈惟一年即適纔事已了不可得究而言之須臾之間總有停住只此等處雖能言之不能實知所以不悟

慈湖云人雖知有一死而實不知自是切論

問致良知只從知是知非上著力恐非最上一乘事也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下根者知是知非而隨覺隨改於此持循亦與義外之學不同上根者一般知是知非隨覺隨改只是他悟得知是知非時雖知是非而未嘗有知也無是無非時雖無是非而未嘗無知也如此謂之良知悟與不悟存乎其人良知之教寧有二乎

先生曰致良知須是下老實做工夫如家庭日用間有不妥處便須於此知非知得便改知要真知不可自放出路這個學問再不許空談空談得良知活靈靈成甚用有成曰心中見得有不安處極力克治到得妥當時是良知否先生曰若說到妥當時方是良知即今是什麼只如此去且莫分別若分別知便不良

中甫問曰此事究竟如何先生曰心安穩處是

究竟、

問易者逆也湯武反之皆是逆以成聖然與先生曰然曰水之流行惟取其順亦将逆之乎先生曰隄防圩岸皆是逆以成順不然泛濫不由地中矣曰率性之謂道率之為義順乎逆乎先生曰當言而言當行而行是順而率之不當言而不言不當行而不行是逆而率之無非性也

問過而不改二句先生曰此夫子以簡易作聖

之旨示人凡人所以視聖太高視已太早者皆以為惟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而我猶不免于過何可與聖人同年而語故一有過失便自棄自畫就有改者猶将前過在念不忘消阻之意若此皆不知如何而謂之過耳凡人之過初失不可便謂之過既改不可追謂之過何也初雖失之無心本體猶不受傷而復之不遠隨即消融則亦何過之有哉惟過而不改以無心失之

者以有心成之以前念迷之者以後念遂之然後乃謂之過然則過之所以為過者全在不改能改則人人皆立于無過之地矣聖人所稱無過者亦是如此豈生而無纎毫之失之謂哉邵子曰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録于書末也甚矣邵子深知聖人之旨也

中甫問思位近来何如思位曰台前皆若於拘

縛今稍覺開舒亦有豁然一空時節中甫曰此亦恐只是枝葉工夫未識得主宰在思位曰主宰時時不失事至物来心中皆能返照此能照處非我之主宰乎以問先生先生曰當未返照時主宰是如何思位曰此照自然不昧不必返之乃照先生曰亦有不及照處如疾雷不及掩耳要見主宰如何思位曰慈湖云疑者亦是此旨不怕他走到何處去先生曰貪財嗜色亦可

云不怕走到何處去耶、思位默然、
或說學而時習之、若有一時不習、便不是、如日間好習、即做夢時記得、亦還好習、至睡着不做夢時、如何習得、先生曰、且不須說到做夢時、只如今會上與會散時、順境時與逆境時、如何、於此校勘做工夫、再商量睡着時事、少頃、先生又曰、易不云乎、不習无不利、
商無射張時素初謁先生、先生曰、二賢何所為

而來、曰為慕道、先生曰、平日亦用何功、時素曰、釆平日雖有此志、實無功夫可呈示、但於聲色貨利染着處、亦知其非、求自改耳、先生曰、於過處能知、知了能改、入道功夫、更莫有切于此者、只恐言易行艱、優悠因循、則知猶不知、改猶不改耳、優游因循、亦自能知、知得便策勵起來、只依此着實做去、便是明師、不必外求、無射曰、妄平日過失甚多、今始回頭、欲做一好人耳、先生曰、我輩在此期約、亦只為做人、今無有別事、然必知人之所以為人、方做得耳、無射曰、人之所以為人、實不知、先生曰、既不知、便須即今反觀、如何是我、我如何是人、務求明白、不明白、只管求、不可忘却、思位曰、二兄台素相與見台持齋、頗疑儒釋不同、今始知釋氏亦是耳、先生曰、辨釋氏同異、不是急務、二賢初疑不同、只是聞人說今知是、亦只是隨人轉、俱於自身無干、但能知

得人之所以為人、則或同或異、不着問、亦不着辨、方為自得之學也、
二友來見、先生曰、近來志向若何、曰、聖人難學、未敢承當、先生曰、予亦非強汝為聖人、只要求免為禽獸耳、衆皆惕然、
歌慈湖先生詩、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孟劉云、莫回頭、只是無疑否、先生曰、事親敬長、有何可疑、孟劉曰、恐是不能推、如王祥等

孝、若處處推得去、便是、先生曰、又添一推、孟劉
云、畢竟如何即是、先生曰、不知又幾囬頭了也
宏甫問慈湖不起意之語如何、先生曰、乍見孺
子入井、怵惕惻隠、是不起意、内交要譽、便起意
了、宏甫曰、察識擴充以全此心、是起意否、先生
曰、察識只察識此無意、擴充亦只擴充此無意、
認得無意、便是察識、常能無意、便是擴充、非有
増也、宏甫曰、掃除妄心、是起意否、先生曰、妄即

是意、掃除者意、復無意、如日銷雪、掃除亦無
中甫問如何了得生死、先生曰、生死俱是心、心
放下、有甚生死可了、曰、心如何一時放得下、曰
要知孔門説知生知死、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或問先生用功、先生曰、余只過身過心過時亦
不少、只是喜得太阿之柄在手、隨覺隨改、必不
敢放過、亦不為驚慌、調帖將去、如此度日子耳、
思位問佛説放光現瑞、謂何、先生曰、此是本有

的天子、温良恭儉讓、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都
是放光處、思位曰、釋迦明説百千億萬劫事、何
孔子不言、先生曰、夫子言百世可知、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何嘗不言、思位曰、夫子只言可知、
若釋氏則明言汝前劫是何人、今劫是何人、來
劫復何人、此似不同、先生曰、始終不離當下、佛
言千百億劫、即言須臾事、汝但返照自身、適一
念迷、便前劫是衆生、今一念覺、便即今是佛、再

迷、則來劫復是衆生、常覺、則來劫常是佛、各各
可言、不待佛也、
有友人自謂見本心者、先生曰、如何是心、友曰
只令問答而不落意見者是、先生曰、如此説人
人能之、則人人見心矣、汝此一答、意見紛然、偶
論鍾聲、先生曰、還須參入鍾未鑄以前、友人曰、
鍾未鑄時、其聲吰吰、鍾既鑄後、其聲寂寂、先生
曰、此是舊説話、莫拾人餘唾、

思位問二六時中紥求到去不得時但見寂然無物而已何如先生曰汝見無物便是物在

一友自咎學不得力請問方便法門先生曰平日說的亦曾行否曰亦行只不見得力須再示一路先生曰我說箇譬喻與汝有一敗子蕩廢家業將盡一日被人捉之歸家安妥得一二日此子輒語人曰我回來如此作家緣何不見發積又有一多慾之人奄奄欲死一日被人捉到

身邊節制得一二日此人輒語人曰我近來如此保養緣何不見彊健彼敗子不見發積道作家無驗思量得箇聚寶盤如意珠彼多慾之人道保養無功思量遇箇神仙得顆靈藥思量不已必至發狂尋覓多方終當疲死亦為可憫之甚矣

性甫云既知此事則清夜自思自知欠發勇猛幾畨內愧汗下此念不可謂不真如何轉眼又不覺墮落先生曰此念初萌只為情移境奪必須百般方便以長養之是故親師取友或看書或靜坐無非所以長養此念耳

論孟子牿之反覆先生曰此語最可儆省令人在世真似枷鎖一般卑者名利高者意見自纏自縛終無出頭誠可憐憫所以象山云我只與人減擔釋氏曰我只與人解縛

問後生可畏先生曰大人者只是不失赤子之

心後生去赤子未遠無習聞習見聞道不難故為可畏人將謂其後來之涉歷多討論博為可勝于今日而不知智故日增障礙反重實不如今日未雕之體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試看有等後生不知努力延至四十五十窠窟已成習心難化聞見非不多事故非不熟而教無所施言無所受于道無聞無復可望又何足畏之有孔來不如今亦可覩已

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生曰人以性命為慮有深長之思者方謂之遠不然必在目前種種身家之計為憂而已心無二用出此入彼人當何所擇哉

和卿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既云夕死形骸魂魄決裂潰散聞道何為但云生順死安則世之不聞道者老死牖下豈皆生不順而死不安耶先生曰夕死説形骸魂魄決裂潰散此正是不聞

道之語世之不聞道者謾説到老死時且看眼前利害得失到時能順安否知今日則知那時

問眼耳鼻舌拂面皆有經何云無先生曰如以拂面摸着者為有則諸已死皆在可謂有乎如以能視能聽能臭能嘗者為有則可覩可聞乎

問適外面所對光景難説是無今事已過難説是有畢竟是有是無先生曰外面光景妄見其有事既應過妄見其無皆非真實辟如當在夢時在夢説有有非真有在夢説無無非真無必寤乃明

問顧愷之隣有美女乃繪為像以棘刺其心隣女輙自呻吟何故先生曰揮戈止日含冤飛霜泣竹笋生自心一到無所不應

問禪家養鵝之説莫是騙人否先生曰不受騙者誰

問得道真人多見徵應有從石間出者有逆立而化者有涉深淵而不溺者何以能如是先生曰人只是泥于聞見習見習聞者便以為常乍見

乍聞者即以為異人從人身中生出若只一人兩人亦説是異

問萬物原是一體今口言彼此得聞心思遂有不通是未免隔絶了先生曰南人與北人説口言亦多不聞餓要食寒要衣心思悉悉皆通何謂隔絶

問高人往往遺落物情如何先生曰謂之高人所以遺落物情若只尋常自然無事

問佛出離三界何在先生曰汝道三界是甚麼佛今見在何事出離

祖玄問相叅天命之謂性、毫無所見、但于慶家庭間稍覺得力、先生曰、孟子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孝弟乃不學不慮之良、即此便是天命

祖玄云、相平日凡事、但見他人不是、今始覺自己欠缺、不干人事、先生曰、學問只在自反、孔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皆反求諸己、此是第一關鍵、不但人有拂逆、即雨暘寒暑之不調、昆虫

草木之不遂、俱須反歸自己

閱視思明課、有瞽者在前、先生曰、如此人者思明工夫如何用、衆默然

問視其所以章、先生曰、此舊作觀人看、聖賢用功、似不向別人身上着緊、視觀察皆是反照之功、凡人日用不知、醉生夢死、只為不自視不自觀、不自察、誠能反而自視、我視聽言動食息起居、何以能如是、必有所以、觀我此身何所由來察我安身立命處何在、反覆諦審、微細叅求、即易所謂原始反終、窮理盡性之實功、如是則生人之理了了目前、更有何隱匿而不著、察古語云、人有至寶蔽在形山、此處之謂也、知生知死知人知天、學者須刻難違之功、若只在他人身上觀察、孔子云、夫我則不暇、況鏡明則妍媸立辨、抑亦先覺、何用此深刻為也

承節問、和對境易失脚、柰何、先生曰、因地失脚

就地挣起、挣起便走、遵道遵路去、莫為着忙

中甫問、百姓日用而不知、如今坐在這裡、如何用知、先生云、坐只是軀殼、傀儡登場、畢竟有人在、世人不知、只認軀殼為身、軀殼在、便道是生不在、便道是死、然則堯舜其心至今在、當是何物、孔子云、知生、知此而已、和卿問、知本來的又是何物、先生曰、本來之知、無能知、亦無所知、若未知須求知、乃合本來之知、打頭儱侗不得

宏甫問本體處處圓融雖當作惡時亦是此體否、先生曰、說是也得、說不是也得、如人一旦發狂、可說是此人、可說不是此人、

國芝問曰、慈湖云聞過而意不逆、千百無一二、夫聞過而意逆固非、若慮人意逆而不直告、恐亦非朋友之道、先生曰、只是照管自己、自己不意逆、便不慮人意逆、聞過之勇、與直告之忠、一個精神、

問君子尊德性章、先生曰、尊德性節、說得何等微密、下節居上不驕等語、何等平實、上節只在下節見、下節只是上節事、末其斯之謂與、直指上一節、

孟劉問、鈺只是放不下、先生曰、莫是境上打不過麼、孟劉曰、然、先生曰、雖聖人不能無過、只改便了、然此等疑惧、皆緣不識自心故耳、孟劉曰、只是常有昏擾擾時、先生曰、當昏擾擾時、知得昏擾擾的是甚麼、於此識得、何怕他昏擾擾、此體毫無虧欠、與聖人無二、只要信得及耳、孟劉恍然有悟、起曰、此便是究竟否、先生曰、何爲問我、孟劉禮拜、

歌春到人間草木知之句、先生曰、汝輩且道草木如何有知、可大曰、草木自有良知在、先生曰、怎見得他有良知在、可大曰、若無良知、何以時到便能生長、先生曰、瓦礫有知否、若言無知、何

與草木異、若言有知、何不生長、衆未達、請問、先生曰、汝輩正不宜向草木瓦礫上理會、當時格物之學、向物物上格、如何得了、陽明只歸本自心、且此亦非獨陽明之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萬物皆備、草木瓦礫豈在外乎、故草木瓦礫之知、乃我之知、我之知、即草木瓦礫之知、生長者生長、不生長者不生長、皆我之知體、知外無我、我外無草木瓦礫、

鄉農張嘉相劉股齋父先生以字旌之是日來
謁先生因語諸子曰此人朴實無知乃能盡孝
若是可見良心自具不由學習多有士人讀書
萬卷家庭中一字用不着雖多讀何益
時諸子皆赴試先生曰為學正在遇境時磨煉
即如諸子應試若便以此着忙則雖平時言出
成經亦是空談辟之治家者聚積家貲凡為衣
食受用爾若無益于用即千倉萬箱何益良甫

曰此工夫全在平時先生曰無時無處不是工
夫當對境時如三軍對壘正是我見功之日
和鄉舉一友人着意欲做好事但語及上一層
者即以為涉于禪學程門微旨中所云此箇等
語皆不能信思位云此等人雖見地未超然既
欲為好事引進亦易和鄉云恐窠窟已成拔之
甚難先生曰肯入頭則此等人如萊作菹加人
百倍若不肯回頭恐漸流入鄉愿而不覺固可
畏亦可慎也
無射問本來無一物與不誠無物之物是同是
異先生曰本來無一物即是誠曰如何不誠無
物曰如耳無物然後聰有物則聽而不聞不成
耳矣目無物然後明有物則視而不見不成目
矣推而至于酬酢萬事若有一物便顛倒錯亂
事不成事此之謂不誠無物曰兩物字畢竟不
同曰形色天性也豈離物之外而別有無物之

物謂之同亦得然無物如水有物如冰不誠無
物與本來無物有冰水之分謂之異亦得
數友新進請示先生曰今士子讀聖賢書只曉
得將來取科第榮身家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
所以學全在於此所以一生沉埋不復知有身
心大事今新入門者須知聖人立教句句皆為
我的身心而發如大學開口便說明德親民須
眼前即體認此時德如何明此時民如何親中

膚開口便說天命之謂性須即令反看自身如何是我性如何是天命論語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學者覺也我今如何覺着實向已躬下叅尋方可謂之讀書方可謂之聖賢之徒若浮空只學幾句文字取得科第便了如鸚鵡學人口語空過一生聖人立教之意豈如此而已乎新入門者務要於此猛省我輩聚會也只為提醒這一着孟子惓惓啓人思各人須自着實去思能思方有覺

子嘉問賓令試不利自家亦勉強把持只當世情冷暖不得先生曰把持固好然須看破方纔妥帖冷暖不是世情是你自心

思位謂台學力只是起倒柰何先生曰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則無如之柰今說有箇起便好保任有箇倒便好扶植正好進步莫自委自輕

翁允璵入會聽講和卿曰此子性頗近正居常覽書史遇古人名節處輙稱歎不置所向慕在此至諸儒語録猶未識旨趣先生曰喜名節便是善根只恐喜之不真耳名節豈容易必是舍得身命他時舍得身命須眼前輕得嗜欲懸空浮慕當不得即此一念推求勘驗莫令埋沒待得名節真時再與商量語録

思位問曰台常因念慮紛飛甚為着忙今稍覺定疊不知若何先生曰不見本原惟在念慮上

遏抑以妄滅妄雖暫寧息終非了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何紛飛之患思位曰敢問仁是如何先生曰念慮紛飛處看

祖玄問曰相近心無所着但覺昏昏黑黑地柰何先生曰汝聲色貨利當前時亦昏黑得去否祖玄曰此際又覺昏黑不去先生曰如此還欠昏黑

祖玄曰境緣當前只見得是者便做不是者便不做恐工夫亦只可如此用先生曰境緣當前時如此境緣未當前時如何

周竟志問成時常亦能提起然對境時未免有過奈何先生曰人誰無過只患不能改有過便改不妨只怕你提起處頭腦先差過不獨在對境之時中庸云明善善不可不明

國芝問湛然法師俗家何姓諸友云不識先生

曰云何不識諸友問何姓先生曰與我爾同

宏甫問云情愛難割處須割如愛戀父母之情如何可割一友曰只是不着意便是先生曰此處如何說得着意不着意於父母身上一念不容已處縱百般加意百般用情總是意而無意情而無情良知無知無不知之妙於此最是親切故聖賢只將孝弟直指示人有子謂孝弟為仁之本亦是此意

問聖賢畢竟與我如何恐終難學先生曰我與聖人毫無差別辟如一面鏡聖人的不是金銀我們的不是鉛鐵一般是銅鑄也不是聖人的完全我們的缺些一般的圓滿只是聖人明我們暗暗是塵垢所障若無塵垢與聖人等無分別且我們鏡內或塵不盡障亦有一兩點明處顯見這些明處就與聖人全體之明無二今日我們只要加工夫磨刮友曰如何是塵垢如何

去磨刮如何是全體之明先生曰只汝謂聖人難學看得自己輕便是塵垢立起必為聖人之志便是磨刮真信得及豁然無疑便是全體之明塵垢不是外來磨刮非有可去全明不用加添

祖玄叩悅樂之義先生曰悅樂不在書籍上求即今反觀要見如何是悅樂始得少頃先生問曰祖玄悅樂否祖玄曰今尚未見悅樂若意念

不紛擾時方見悅樂先生曰汝將悅樂可惜都
蹉過了又等箇悅樂先生又問調元曰調元悅
樂否曰此時在師友前亦不知有不悅不樂先
生曰不知有不悅不樂便是悅樂何以不肯承
當吳國趨曰若有箇悅樂恐不是未發之體先
生曰且自悅樂又去說書
中甫問羨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先
生曰女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体偶坐飲中甫

問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真體先生
曰女坐飲時是真體纔起較量便落知識
思位舉近溪先生談捧茶童子是戒懼問此意
如何先生曰女亦有如童子捧茶時否思位曰
有先生曰女認得否思位曰認不得先生曰既
自認不得如何又問童子且自認看
中甫問思位近來何如答曰近若心地齷齪正
在廓清中甫曰心經言不垢不淨因何得有齷
齪思位曰心本無垢但妄念不能不發當其發
時須消除始得中甫曰未發以前可參求得入
否思位曰似參求不入做來做去只好在獨覺
上用功上乘工夫覺照恐亦不廢因以問先生
先生曰汝既覺照只帖帖地做去不必追咎心
地齷齪若復追咎反增障礙曰如何是未發以
前曰能覺照者是曰不覺照時如何曰不覺照
者是曰如此何用參求曰不參求那知是曰知

與不知的覺照如何分別曰他不分別
問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如何先生
曰此亦說得透即如此屋居住全是空處明取
牖由取戶是空如此卓上面鋪說處是空此椅
坐處亦是空至如人身目竅空故能視耳竅空
故能聽鼻竅空故能嗅口竅空故能食總只是
受用得箇空然空亦離不得有非有空亦無乃
世有一種着空的又要并去其有辟如因住處

是空連屋也不用如何使得可見有以成無無以成有實處是空空處是實有無空實分不得取捨不得於此圓融方稱妙悟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来無物先生曰有原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及心思不能與除此三者一任你有

祖玄問曰師所論天根月窟何與龍溪子不同龍溪子以動處言天根而師指寂處龍溪子以

靜處言月窟而師指動處何相違也先生曰語貴善會耳語天根而不知莫為之妙則人從情識上求矣故吾指不思不慮之体動而無動者為天根邵子復卦詩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寧有聲臭可尋乎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正保任此一些子恐天而發之以人耳語月窟而言其靜則人以為枯槁者是矣故吾指其感遇初交靜而非靜者為月窟地為陰而萬物本之成質女為陰而人類由之受形故姤者遇也彖之辭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先王履霜之戒正防感遇之紛紛隨之而封感遇紛紛情識用事即謂之陰界謂之鬼窟矣予之言固與龍溪先師之言相表裡也大抵天根月窟雖云往来非真有時節界限言天根不離月窟言月窟不離天根動靜無端顯微一致其可泥乎祖玄又曰三

十六宮宋儒以坤一坎二八卦卦數乘之為三十六又以乾三連坤六斷八卦畫數乘之為三十六今所言又不同何也先生曰邵子此詩專言姤復二卦其往也由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其来也由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每卦六爻六卦往来共三十六此三十六宮之謂也若取諸八卦與詩不合舊解恐未必是何必畫泥也耶

甲辰閏九月十一日郡中諸子鄭世德全若四劉冲倩范孟懋王世翩劉特倩周聚之王世弘沈虞卿余羅卿王世文葦同劉玉岡先生入剡湛然和尚亦相與俱先生設蔬具有魚肉湛然曰此味何來皆從宰殺而致諸公誠不宜食儒教説遠庖厨庖厨之遠亦何救於宰殺豈遠之將為食地耶先生曰湛然之言真仁人之論此心儒釋皆同只因在家出家因緣不同故食肉

斷腥教法稍異君子遠庖厨亦只不忍見不忍聞仁心自然非為食肉之地也吾且問禅師釋門食肉之戒固為殺生即如飲酒茹葷皆非宰殺而佛教與肉同戒何也湛然曰飲酒之戒為有一等人飲酒亂性廢時失事者設特遮罪耳不比殺生吾今未除至若食葷葱惡鬼跟隨佛香則賢聖歡喜故五辛不可不戒先生曰飲酒食肉較罪輕重則淺況飲酒亂性殺盗婬皆從此生可謂輕耶謂惡鬼之隨賢聖之喜係于葷香抑又淺矣明德惟馨穢德惟臭心邪是惡鬼心正是聖賢可求之於外乎大抵人生嗜慾根生於貪聖賢立教使人除貪心而已貪心之除隨緣自盡因緣在釋則守釋之戒不食肉不飲酒不茹葷不可言孰重而孰輕孰可犯而孰不可犯也因緣在儒則守儒之教不近庖厨不為酒困齋必變食不必舍儒而徇釋亦不必援釋

以病儒也故戒者心戒不求諸心而以罪福感應為言小乘之見解去至道遠矣已而冲倩又與湛然論境緣辨夢覺湛然曰夢不是境與日間不同先生曰湛然稱禅師於此二之不必論矣遂散去明日湛然曰夢即是覺覺亦是夢本無有二只是人睡着有不做夢時此是真境界人必造到這個境界方是不然以見聞覺知為自性失之多矣先生曰近時俗學只認得昭昭

靈靈以為極則而湛然提出最上一着此湛然之超悟也然謂有境界可到又云如睡着不做夢時是必槁木死灰而後可於此殆更須翻身一下也相宗家於八識之上更言第九識此極是入微之談而六祖又言即識即智換名不換体古德言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而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即佛性於此必須融通所謂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湛然曰百尺竿頭

進步後如何先生曰竿頭百尺湛然曰見性無不周遍即如人墻内見墻外便不見何也先生曰汝知不見早見了也湛然患有頭痛之疾問先生乞藥先生曰頭痛如何湛然曰頭一時痛來須岑寂一回方可不然痛不可忍先生曰此是佛祖教誨處要汝岑寂不可醫他湛然曰如此安得時時痛先生曰也強如時時不痛湛然頗近曠達故先生規之如此云

東粤會語

一生問生知聖人畢竟靈異於人不待于學耶先生曰一般是耳聖人雖聰無加于耳一般是目聖人雖明無加于目謂生而知者只是生而知有此事學知者由提醒而知有此事困知者由困心衡慮猛省回頭而知有此事知有此事方能必有事工夫問學生知學知困知一也豈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能哉孔子自志學以至

從心皆非虛語

此事雖無滋味却有無味之味嚼得此中滋味始自浹洽所以夫子開口便說悅樂是將滋味示人

先生曰不追既往不逆將來此是教人之方自修之方亦如此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是舉賢才之道濟人利生之道亦如此

一生問曰靜時還有着落動時則多紛擾不知

如何用功先生曰靜時有着落即是紛擾動時多紛擾終無着落若能戒慎恐懼所不覩不聞方知不着落之着落在紛擾中無紛擾

一生論學問思辨不可少先生曰要識所學所問所思所辨者何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以是相傳是指何物學問思辨功夫正求識是而已生曰是指心先生曰既是心何以堯舜心至今在孟軻之後

不得其傳

一生問現在此心便是白沙又要靜中養出端倪何也先生曰現在此心說不是固非別有說是則又全非靜中養出端倪善用之亦自得力不善用之養出二字反成大病皆不可徒泥成言須自體認所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一生問孝者所以事君孝即是忠抑移孝可以為忠先生曰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君曰若是則衣可以為食食可以為衣乎先生曰衣食不同而衣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

一生問宰我之賢欲短喪何也先生曰宰我短喪不得輕議令人三年恐當不得宰我三月宰我只恐禮壞樂崩求禮樂於外不知三年之喪

即禮即樂至禮至樂在吾心宰我當求之真心故孔子以其心不安處覺之

一生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先生曰何處見不得

一生問尋仲尼顏子樂處畢竟所樂何事先生曰且說如今所講何事

一生問曰事有可否適莫豈能無先生曰不是無可否只是無適莫適莫不可有可否不曾無

新安會語

壬寅九月十一日會于婺之霞源書院諸生請教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各各在當人之心千聖相傳只傳此心而已夫人生而有此心這箇心晦翁先生謂之具衆理而應萬事衆理本自完具萬事自然能應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弟遇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惻隠一毫無欠不必加添見在運用皆是此心孔子云欲仁仁

至象山云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須臾不離不須等待造化具我心握故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境緣皆從心轉故素位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心完完全全平平坦坦率此本心便是大道只爲習氣濃重下者以聲色貨利汩沒此心上之者又好高務奇起爐作竈情識揣摩執成窠臼凡此皆是戕賊其心所以本心迷昧愈求愈遠有志於學者但當信此一心力自反求隨事隨時察識磨鍊遇聲色貨利莫隨之而去倫理上率踐性情上調理不要好高務奇虛其心不先主一物莫落情識窠臼廓之閒見以觸發此心資之師友以夾持此心有過即覺一覺便改綿綿密密如此做去總不離心若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聖賢原非絶德太阿之柄具在我手信此心法更何堯舜不可爲

孔子不可學哉是故聖賢立言處凡曰性曰命曰才曰情等以至種種百千名目皆是一心之別號聖賢設做工夫處如六經論孟中種種百千方便皆只爲此一心而設堯舜執中孔子一貫孟子先立其大周子立極程子識仁邵子美丸朱子之源頭活水語若玄微豈離此心而別有哉此易簡直截之旨聖聖相傳之宗離心無別有學故今日大會首擧商之耳不須他求也

十二日復會先生曰昨說惟心之旨已無幾二叔各各便須從此信入方有商量若只要數陳義理講解經書當下身心受用不來有何寔益睡翁云不會殺人者載兵器數車無用會殺人者只持寸鐵便足所以區區論學決不許多言決不許等待即令聽得便自體察如輪刀上陣生死立判不容眨眼諸君且道請區區千里到此遠六邑之衆大家會集當爲何事若不于此

討箇消息莫論一會兩會便會百千遍祗是虛文

汪澄老言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如何是放先生曰不特爲聲色貨利牽引心馳是放一切有着皆是放澄老曰今人且不知心之所以放人若有必爲聖人之志自然知放先生曰然

洪舒民問認得心時顏曾思孟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箇鄉人何也不知此心果與顏曾思孟同否先生曰此心豈特與顏曾思孟同即孔子與我不差毫釐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我輩今日滿堂聚集答問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孔子杏壇時有二乎舒民曰無有二也先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舒民曰只是他時便遺了先生曰遠則便覺依舊不遠舒民曰真是常常提起方可先生曰遠則提起不遠提箇什麼

佘求寧問道奈不思不勉終不免思勉柰何先生曰汝這一問着有多少思勉

來求寧曰敬領教

十三日復會先生曰大家各各將心自看眼是睛耳是竅方寸之舍亦只是一塊血肉且道這能視能聽的什麼須如此便看若是論事須待案卷若要看書須待簡冊只這心便好體察不必他假或問初機人如何能與于此須有方便先生曰耳聽聲時不使爲聲所引眼看色時不使爲色所牽這便是能視能聽的作得主宰就

身心上實功夫初機人何嘗用不着先生又云
區區今日說了三日當或有信或有疑信得的
便看如何受用有疑的便要辨証若不信又不
疑便是無益之會 有友率然發論先生曰這
所論讓言是不是且要反觀隱微處我此一論
果心有真疑為身心受用發耶抑入耳而出信
口一論耶心虛否耶氣平否耶只此反照即未
吐一言而學已深矣然後徐徐發論自然真精

神感召不同不然句句說着亦只是說鈴畫餅
況未着耶 游一老曰諸友今日在此身心收
斂他日須要常不失此心方好願老先生着寔
指教使有持循先生曰只游老先生這兩言便
自受用不盡區區雖屢言能加此兩言乎大家
能常不失此心便是終身持循之法大凡良醫
用藥不能舍諸方藥別有靈術只是庸醫用得
雜亂便自不效良醫與你揀去幾種雜藥單用

對症之藥便是妙方區區雖不敢冒良醫只精
專之意竊自信之故願諸賢決信自心常常體
驗求無失也 孫欽齋偶言至中庸不可能或
問中庸如何不可能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這裡用得些能的意思麼曰用不得先生
曰如是則不可能也或又問曰如何又說惟聖
者能之先生曰子知有能之能豈知無能之能
乎方文坡曰是惟聖者能之是無能之能

十四日復會一友問盡其心章緣何有這幾等
不同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盡心即是生知安行
事存心即是學知利行事妖壽即是困知勉行
事所以有這幾等然此亦只是說書縱分踈得
明于汝身上無與汝只就心性上用功去儻一
念自然相應便是生知安行深思力究而後有
得便是學知利行深思力究極至艱難辛苦百
倍其功而後有得便是困知勉行隨自根器只

嘗用工、不必分踈等級、 熊念塘言人須有殀
壽不貳之心、方可入道、先生曰、殀壽不特在身
命之短長、眼前順逆憎愛、一念生滅、就是殀壽、
一友問覺是本體、照便落第二義、如何又要
照、先生曰、這等講解沒用、且問你這一問、從覺
来、從照来、其友曰、從覺来、先生曰、早落第三四
義了也、友又欲答、先生曰、信口之談、且照去、
座中歌耳目聰明男子身詩一章、歌畢、一友問

洪鈞付與、既是一樣、緣何天下人又有厚薄貧
富不同、先生曰、汝莫泛論別人、且道汝自身上
只今一問一答、有甚貧薄来、其友曰、恐多不中
節、先生曰、只今問答、未見有不中節處、汝莫自
輕自疑、又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若就文義
上說、五陰在上、一陽在下、是為復、復者、天心初
動、謂之天根、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是為姤、姤者、
陰氣始遇、謂之月窟、姤而剝、剝而又復、復而夬、
夬而又姤、天根月窟、来往不窮、一爻之變成一
卦、六爻變成六卦、六六成三十六卦、總之太極
之流行、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然此皆是講解
與你身上無交涉、若要在你身上用得着、汝身
渾是大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
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
天根月窟之来往、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
真、頭頭是道、這便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友忙然、

又問曰、如何是閑、先生曰、汝只不忙便是、 熊
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太
先生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
足、不干世界事、
十五日、復會、汪澄老曰、學者於此事、有不能信
者、何以使之信、信而無處下手者、何以使之下
手、下手而間斷者、何以使之無間斷、請先生一
一指示之、先生曰、若說有以使之、雖聖人不能

大要只在自思凡不信學者只是不思誠能反
而自思見在功名富貴畢竟有盡如何收因結
果且莫論到後頭只今見在受用雖富貴之極
安飽之外便於身無與若只安飽禽獸亦有禽
獸之安飽何以別于禽獸如此深思必自惕然
安得不起信而求學思之信入處便是下手深
思不已到自然難歇處便無間斷三項一思足
以盡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孟子言人人有貴

於己者弗思耳孟子亦只教人思思是成始成
終之語若不肯思則所謂下愚不移終無如之
何已　一老學究問曰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
心種種引論不一而足先生曰人一也何以有
正人邪人豈另一人耶然在公分上恐無暇如
此泛論老年光陰有限但反觀自照討些身心
實受用處便了一切分疏論辨終是他時帶不
去的毋務于此可也

十九日途次有言心宜虛者有言心宜實者有
言真虛便是真實真實便是真虛虛實不二者
先生曰後所言甚好然亦只是言語耳吾試問
如人腹中饑餓分明是虛如何說得實吃飯下
肚分明是實如何說得虛於此理會個虛實不
二看衆不能荅請問先生曰義理解亦不難人
饑是實饑寔饑方受得食假饑浹不能受此便
虛即是實吃下飯去若實有物便成痞積畢竟

不覺有物一切求食之心盡忘此便實即是虛
然此亦講解耳須體驗
廿一日會于蕪鎮之南山道院有金子言學宜
宗孔子不當言二氏先生曰吾人服儒服行儒
行自然須法孔子只是孔子精蘊處須自體究
不可徒徇口耳金子又言本體元自完全只為
氣習障蔽先生問曰氣習從何來金子曰從劫
前來先生曰如何是劫前曰父母未生前曰此

而詩儒門中未有汝何得又竊二氏語耶又論
明善先生問曰如何是善曰說不得先生曰豈
真說不得試說看金曰人要常立此志認得個
主宰處有此主宰然後視聽言動俱此應去方
謂之善因問先生如何言善先生曰吾所言善
與汝又別只心虛無一物便是善金曰無柁之
舟可乎先生曰夫子毋意必固我豈亦無柁耶
許敬菴先生云心如太虛一物不容而寔有所

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汝與許先
生意同否金曰又畧差些子先生曰請言其差
處金曰說不得先生曰終是稍究　方伯兩自
陳初年讀易深有所疑看程朱傳義似未足盡
易之妙因見卓吾先生遂相論証成此易因然
謂之因者啟其端而猶未盡也先生曰兄只初
將一疑便是入道深根卓吾因字之義甚妙蓋
欲借此易書引兄窺自性之易若只書上研窮

求究竟之意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重為六十四六十四分為三百八
十四爻則此爻詞又在太極下幾層矣邵子謂
畫前原有易要見畫前之易如何理會爻彖之
詞至文王周公而始有要見文王周公之前爻
彖又如何理會下此耳起一疑情方是究竟之
圖蓋含三百八十四爻而空言太極固為儱侗
若只在爻詞上尋究而不知太極之根宗殊失

頭惱大要須見得書即是心爻象即見前用得
着的方為深于易卓吾因字之意其在此乎
二十四日會于歙之開化寺諸友請教先生曰
昨在婺源也只講得一心之法各于心上用功
心功又要朴實頭在家庭內做不必務高慕遠
各人試看若從前心低不下更說甚降心兄
弟間心恰不得更說甚輕利以至待奴僕處心
忍不住更說甚忍性家庭中不踏實外面粉飾

一切見假若從家庭中做得實外面自不須言能知此用工旨要毫不放過則舉足住足無非道場治生理務皆為真訣父兄妻子即成師友奴僕下人俱吾砥礪綿密做去必然欲罷不能此是入聖正路不然一切空談虛見於道絕不相關縱有聞見徒增意識且長傲慢成箇醫不得之病終身躭閣可惜也　一友論萬物一體誠然但偶遇猛虎在前力既不能制避又避不

去既是一體畢竟如何一友曰道德高者還能騎虎豈遂聽之[illegible]巳先生曰若能騎虎固見一體之意然看来尚隔一層皮倘聽他吃在肚裏豈不渾成一體耶似這箇汝可捨得那箇道德高者之事汝一時難到且莫希冀友人咲而有省　有友闢儒生有深信佛法出家者如何先生曰此等毋論儒道不許即佛法未之許也佛原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丘身各各隨緣不相混濫此如来之教也壇經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故其偈云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此祖師之教也大慧言學道就從塵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宗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此大善知識之教也然則必欲出家豈真知佛教者哉凡一切做作棄此就彼俱是取捨心奇特心此心調伏消化不去更說

甚故依佛法凡此皆是初入門時導師所誤故師承不可不審慎之哉

門人 山陰金繼志 山陰梁應期
山陰劉㷆 休寧吳可期 會稽余萬宗 校梓

學的教衡引言

吾人廠已成人惟學惟教學固須臾莫離而教亦不必為師即友朋間一言相發皆是也顧學不知所喫緊究竟非實際之射不知的而矢發皆虛教執一術以槩人而授多弗契猶之御物無衡而低昂倒置斯於人已奚當焉余讀陸王二先生集有講義証言各一篇語徹上下而於教學為最切因揭以示之的示之衡夫惟循的而學持衡而教庶有真修而無強聒而教學為不徒也已然余又惟象山講義為晦翁而發兩賢同堂唱和生徒濟濟自杏壇而後未可多聞陽明開千古渋眼意常含蓄而偶然一夜之証秘密斯宣卒之哲人隨萎而所證即為傳衣遺語天泉之會寧爾乎天是皆古今儒賢奇遇與匡岳會稽爭勝於天壤間而覽之又時足自快者因思允我同志能無心賞于斯而學的教衡尤可共勵是宜公之乃更以命諸梓人云

讀象山喻義喻利說二條

或曰象山言多妙密而茲特其淺者學盡是乎余惟學之密密在己身當時義利一指使人汗浹滯流言之切已故聞之動心密莫密于此者人能循此觀省如所謂自少至長無非為利者能不墮其中否所謂心乎國與民者能無愧否隱微獨覺常自見過內訟而念念不離自身必然與道相當蓋孔門之學若賜求識由求聞皆非切要而曾子省己乃獨得其宗學寧有過于反己者乎而辨義利其實矣故吾取為學的而以此設教則人人可通是又持衡者所不能外也

求義者辨利進乎義矣則當辨似義之利夫
義利有兩名而喻無兩心喻一則兩者豈隔絲
毫不隔絲毫豈實有利可舍而有義可取哉冬
飲湯夏飲水不言而喻非以爲利而爲義也故
凡以取舍求義者是利而非義也以情識當喻
者雖義而亦利也皆似之而非者也真喻義者
利固難言而義亦難着喻即是義而非以義爲
喻此舜之非行義曾子一貫之旨也反己者必

徹此而後盡

讀天泉證道語二條

教即是學而教無當即學函莽顧教難言矣遇
其人失之則瞽非其人語之則誣嘗觀禪宗家
亦有凡夫前語地位人前譜諸不應時皆名綺
語毋以穢汚置寶器毋以大海內牛跡蓋其審
哉而爲吾道計何可不加詳慎吾見諸之漫然
一有衆訟而爭按劒而起者無以利人且以失己

是教學之大病也嗟乎學道貴在識下人師求
可好爲惟不得已而爲人則陽明子之訓在術
之廢無失矣

無善無惡之旨與喻義同喻義而無義可喻則
何善之有而惡不必言矣象山云惡能害心善
亦能害心二先生之究竟有弗合者乎而至其
說教一云拔其汨沒一云隨處對治示以修持
之法是乃所謂衡哉而要之道無二也夫子之

道一貫而曾子語門人曰忠恕堯舜之道執中
而孟子示曹交曰孝弟然一貫實不外于忠恕
而孝弟實可以盡執中悟則同迷則異彼見自
殊道何灣損哉故爲善去惡與無善無惡之旨
而謂同謂異則存乎其人

恭題先君手書

先君入仕不肖與仲兄侍而伯兄侍太安人於舍先君以書歸訓吾伯兄三年不下十餘而今僅存兩首不肖請得之寶藏二十餘年手澤依然矣又命予札一無緣飾家常瑣屑宜或未可示人而先君吐辭成訓具足法令傳後且作字行列點畫俱自不苟學力行誼逼追古人此亦可見大者矣首書所示皆誠正脩齊之大旨次

書丁寧訓飭因徵戒鉅手孫率循上可入賢聖而次足衛身家百代龜鑑貽貽具是登也不才無能仰希萬一而奉持儆省則自誓頃刻不忘故凡在家或五日或十日必一展誦出外或百里或千里常自隨身蓋不肖十四歲而孤面命時少得此相對便常如侍膝趨庭且先君不着述而讀書所紀早遭回祿於今手書不可復得足以于此保惜愛重允自兢兢手持既久恐歲遠湮至漫漶乃更加裱飾什襲珍收而留以貽之後人當使百千年常無恙永保為世世典則也不肖男汝登盥沐百拜識

題伯兄書後

不肖中鄉榜時伯兄寓燕邸以書歸示取禮經數不可長四語為箴甚愛之而今失其書矣蓋是時兄方盛年謂面命日長不加意詎意今不可再也檢笥中猶得兩書皆發自金陵一丁丑

獲於京師一己卯獲於真州書中規戒及期望我處真情藹藹幾忘形骸吾兄友愛至心此可想見而知得於先君之教者深矣敬列先君書後以示無忘賢父兄云

題駱峰伯岐山兄書後

傳曰父母所愛亦愛之先君于宗中所最親愛者吾從伯駱峰公從叔瑞泉公從兄岐山公且不肖猶及見三公品格駱峰公為古遺直稱儒

林高節瑞泉叔孝友誠篤受學龍谿先師之門岐山兄温温挹讓皆難於今人中求者先君之與豈徒哉今三公者俱先君逝矣敬存其書各一首附先君後以永先君交好之誼而愛先君之所愛焉前駱峰伯書不肖舉進士時獲次岐山兄書發建德官邸不肖家食時獲一示訪道一戒恤身言言可誦而獨瑞泉叔書無獲者蓋叔在不肖鮮遠出而不肖遠出則叔謝世以故有面談而無筆札惟不肖中鄉榜叔以片柬書數語寄示曰初入榮途意氣易至飛揚當力為收斂以膺天眷庶無負山川靈氣也今失其柬惜哉然語具在足訓矣

題繼實兄書後

繼實兄生有至稟少負不群十五六歲時瑞泉叔率拜龍谿師故其向學特早操勵嚴謹所至目不一邪視友朋雖極昵狎無一褻語不肖幼時對之竦然慕焉乃兄亦謂我直腸絕弱冠即進而與友乙丑結文社相砥礪後兄出遊苕霅間歲十九在外然意未嘗不懨懨如面也癸酉余舉於鄉而兄下第不為意百凡酬應皆兄料理後兄信内典益深絕慾斷腥遠貨利身不蓄一錢行益孤高而名亦日起余親之敬之而不能盡信丁丑余舉進士兄移書教我而余亦未之領畧己卯余使真州訪余真州時余有所醒悟機話乃投相視各不覺一笑庚辰余使蕪湖兄亦至蕪湖余大病垂死兄晝夜省視不息病中談証則又莫逆幸已余憂歸家食而兄歸出不常壬午兄讀書郡城六月來歸與談數日頃之疾作又數日奄然逝矣余哭之不欲生嗚呼斯人者無論天倫中難遇即世不再見且以吾相與之情若此其何能忘因採其手書表揭之而時展對以志吾思

恭題先君同選録

國家以貢科第三途入仕而偕途並進者各録名序齒敦世講録同而情則有閒矣科第者彼此津津脩好而貢録徒然是蓋以入仕崇卑而炎凉之也夫炎凉之者在傍人或可而録中人自相視則何以自相輕也知道者必不其然先君乙卯貢上天官拜職同選刻録如故事先君襲藏其録以貽不肖肇曰後有能宦游四方所

至按録而稽之用情加禮無如路人盡在我而已矣不必問彼也嗟乎嚴訓昭然以古道戒勉是豈可以世情俗見測哉不肖收藏三十年宦轍所經不忘問訊令歲久泐蝕損壞為之重整珍收既祇承先志而且貽子孫使永藏之蓋不惟訓戒難忘而父祖諱字儼然在上尤不可輕褻廢置也尚慎之哉敬題于録末

書諭師手札後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等君親情與義兼重矣不肖自入小學至對公車教我造我舉我稱師者凡十有八位焉即恩有等差而均難忽於報乃報或勢阻而時奠置於懷蓋誠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語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然則忘恩者必不忠不孝可知此非惟不可為人冥冥中且或鑒之不可不省也雖然是豈容于勉強安排者哉不肖言念

諸師於情於義自不能解于心顧其中存沒隔世遠近異里無由見面每為扼腕因輯其手書為冊書不可得書氏號爵里以備顧諟而志羡墻且以貽後之人得有所考世世思焉

題友人書札

余一生全得友樂全得友力少時習舉八九為群肝膽相對形骸盡忘寧可終歲不問田園而必欲當時相聚書舍寧可半載不近房室而不

可一日不見友朋中年慕道則有道友孚合談証趣味尤為不淺花時月時風雨時必得道友談道斯慰愁時苦時病時寂寞時昏憒時過惧時沉溺時一得道友談道乃開後遇宗門之友更自奇特或以微言相挑或以峻語相逼一日問予如何是心予以訓詁相荅喝之曰奴才話數日又問予不敢荅止曰尚未明白又喝之曰為人不識自心狗亦不直時大衆中面為發赤

而心實清涼無可柰何而意實懽喜歸来終夜不寐棃求不得辛苦徬徨而次日下床又惟恐其會之不早集語之不加厲也余得友之樂如此早年文業獲就科第竊叨友之力也性情舒暢他好不移雖以羸稟孱軀而得少病延年友之力也中年知有此事既知而不退轉不厭苦友之力也大病垂死有藥力不能到而友之一言直療膏肓卒以不死友之力也晚年於斯事頗能信入不至終為奴才為狗友之力也余得友之力如此故余謂師之恩如天地而友之恩如日月非日月天地亦不成覆載師之恩如菽粟而友之恩如水火非水火菽粟亦不能濟人不亦說乎人知在不亦樂乎之先而不知不亦樂乎乃所以為不亦說乎之實邵子曰兊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又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此皆非身履其境者

不能知斯味也嗟乎惟余知友之樂感友之力同余者幾人令頭顱種種回首故交有隔九泉者矣有阻一天者矣無由見面每自傷心因各取其手書類為一帙無書者書姓氏貫籍俱記會于何所何年時而展玩想見生平心為戚戚意便欣欣蓋即此其樂猶存其力不少云

自題錄語

錄語余與諸子游而有是也所以與諸子游何

也余生平不能無友老来同輩彫殘則有後進之士相與游從余將忘年友之而諸子以余髮白齒長請事為師余辭而諸子無以自居則又請終不得辭借師之名而取友之益衆是師果是友浮名緣起其有定乎然所以録是語者何也相游從則有問答或理觸往訓或憤起自心決疑印得日日生焉而諸子又自筆存之不輕放過筆復相示示復相參彼啟余余啟彼此段

精神屬之誰乎然所以必如是者何也用功在無間用志貴不分語也者口口不越是談録也者手手不離是事要使無時無處不出這個場中如置莊嶽如入芝林浸漬既久透入必深故即語即踐即録即脩非有所待於將来而惟求共了於今日有此葛藤不得無此葛藤不得居肆成事其能已乎蓋自數年來所録若干語余揔覧之而因自題其所以如此若夫由此而更日有語有録由此而相忘無語無録由此而能知應對唯諾嬉笑怒罵里談巷唱鵲噪驢鳴之無非是語無不是録水到渠成不能必矣

自題詩文

余衰年亦欲為文後棄去必不以心役于此不無應酬信筆而已詩頗慕其趣而力不逮偶有所觸亦杜撰吟哦耳皆非實為文實為詩雖謂之非文非詩可也然既應酬既吟哦則必有稿

稿在敗紙堆頭一日欲與敗紙俱去轉而思之亦不必也試看春来百花齊發發而足賞者發不足賞者亦發均不容已於發不可言孰當發而孰不當發也百禽齊鳴鳴而稱善者鳴不稱善者亦鳴均不容已於鳴不可言孰當鳴而孰不當鳴也然則余為詩文如花如鳥共發共鳴不容已而已矣吾又烏知是文非文是詩非詩哉存之何意而去之何心何用乎必存而亦何

消于必去也大抵才情之工拙人眼之稱識皆不足為我重輕惟是為文為詩而本之以矜能取名之意刻削安排失造化自然之妙此不足貴詩文示人希人取憐怕人譏彈憐之則氣盈彈之則色赧此尤弱中薄植不堪比數故吾論詩文未及工拙而先究為詩文與所以處詩文之心此等心若在詩文之外而要之善觀善聽者審之詩文之中亦大約不能逃欲事詩文先

治心扒偶檢舊稿所作在眼因自題若此而且以反察自心果能不犯前病否一念兢兢重在此不在詩文也

題世韜卷

余自春來追跡山寺郡中三五知契俱成間濶一旦世韜買舟過訪曰晃且北發覲家大人願乞一言為佩乃允及冲倩亦以書告我曰世韜近發憤彌深茲來重有請即弟子輩洗耳俟其餘矣時不肖正際老母誕辰治醲為樂而世韜亦遂登堂相拜日惟飲酒無片語足商量者明日當別世韜固請一語且將以復允及冲倩乃

述問荅語書之

一

予謂世韜曰龍溪先師祖訓歷賦子歸求有餘師尚須他請耶世韜曰晃祖訓具存而茫乎莫得其涯涘不知畢竟以何語為要也予因歌先師再示諸生詩浮世光陰秪百年百年事業豈徒然亡羊逐逐終何補夢鹿紛紛亦妄傳本性淡中須着便世情濃處莫爭先人間未必皆聾

丌高閣鍾聲豈浪宣

二

予問世韜曰先師之學近尊而信者十人幾人吾欲使人人皆尊人人皆信也將何道致之世韜曰是不可必也柰何予曰不然是誠在子孔子之道大矣不得子思萬世豈必如是之尊何也無伋則無軻無軻則孔子之道不著彼尊孔者非伋耶故使子而一一無疑舉世自然信矣

子而誠伋也則先師仲尼矣不然而子且信之不及焉能及人子而猶夫人孫則先師亦猶夫人祖嗚呼先師之顯晦子任之矣世韜為之凜然

三

予謂世韜曰子與子思奚若世韜曰未敢望也余曰不然朱濂道即是文王子何讓焉吾子之學仲尼而已矣即子思且姑舍是吾知子之必不讓也子於先師將尊之信之豈在求之先師而尊求之先師而信在自尊自信自尊則先師尊矣自信則先師信矣世韜曰敢不黽勉

四

世韜問予曰吾師近在山中以何為精進予曰世之不敏無如予者予絕無伎倆可呈近惟以改過遷善作四字符終日終年力此四字覺無處用不着無刻放得過蓋此四字與着衣吃飯

梳頭洗面八字終吾身矣不肖先師之門人也先師學在良知而不肖以此四字與良知合轍孔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慧能云常自見己過詎別有希奇高妙語乎此予日用津津用享之者也夫人食果而甘尚思割分所愛今予願以此與諸君共享之也世韜其更以告之允及冲倩

証脩會録序

吾越中故有學會自龍溪先師主教席以来陽和子時號召之而嗣後莫為之倡雖三五同心儕輩未去而寥寥寡和蓋已不絶如絲矣語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必不可一日不求友自古帝庭君臣吁咈孔壇師弟樂群孜孜皇皇當為何事而令人視為緩圖曽不知身心

性命為何物良亦可悲且我越陽明夫子間生用作千載生人之眼目而我輩近其居既甚去其世未遠曽不知興起而頣學殆無異稱東家丘者更為可惜嗟乎有能知在已大事之當明念哲人遺言之可遡勇猛追求極力負荷非豪傑之士其誰與望乃今見其輩聲氣應求非謀自合立會立約直以証脩交勉倘所稱豪傑其人非與空谷跫然吾将為吾道一慶也已雖然

而証而証則何証謂脩而脩果何脩學固有本功必知根孔門未信曰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曰是斯與是果何指耶証必証此乃為實証脩必修此始是真修証此之証証外無修修此之脩脩即是証証脩為會殆必了此而後盡也或者曰立會之道在要之久践之寔可無弊耶余曰以意氣為久要雖要必離以俗學為實践雖践亦假明於此者無人已無離合何要不

久以忠恕為一貫以孝弟為堯舜以性情為位育何践不實故曰了此而後盡也有餘事哉或又曰諸君適習舉子業将無妨功奪志之碍余曰此明則事事皆吾實際雖寫字是洒掃應對是而又何間舉業舉業之功即此功舉業之志即此志一証俱証一脩俱脩無有二者矣余與石簣陶子以箇事相質扁舟往来娥江剡水間而因諸公造請入為鏡波洗心之會盤桓良久

更書此以弁會録之首蓋将與諸君共証共脩
而且以質諸陶子其當有以進我云

同叅説送太史石簣陶公北上

學問一着自陽明龍溪二先生而後聚集修講盖于今為暢矣惟時主盟則太史石簣陶公實究真叅為後學倡而不肖粗知切緊黽勉追随徃來稽山剡水之間訂正極為綿密今公釋吉期深將戒舟北發不肖與同學諸子送之河干而推不肖為言以别則計何以為公言公今行年四十正孔子不惑之期以素所聞不惑之説

而且偹陳所惑以相質可乎竊聞孔子語不惑雖在四十時然要學之道衹惟不惑終身所造特漸詣漸穩而已始不辨惑無以入既惑不除不能安終謂有加於不惑即非究竟故志也立也知也順也不踰也皆不惑之别名非有二也聖人萬語千言語上語下無非為人觧惑學者學問思辨百倍工夫無非求以袪惑夫學之惑盖非一端矣執言頓有頓之惑執言漸有漸之

惑執言難有難之惑執言易有易之惑執言無
脩證有無脩證之惑執言有修證有有修證之
惑試更取譬而脩論之如築九仞之臺不無損
墜隨墜隨築久之根愈固而累愈堅要在不止
爾而或因之疑法自疑則有消阻之惑又如決
泉赴海在濬其不竭之源赴之塗或江或河俱
可無論而較量彼此則有分別之惑又如百萬
軍中直取上將疋馬单戈貴在心専神定而或

謂且先其副一入玆言交戈之際心目稍移大
事乃去則有轉念之惑又如人有學步者試之
庭除間足力壮王則一切高崖險道不外此步
自然可勝舍足下而遥度自危則有懸想之惑
又如人有寄情花木之間不必花開果實而意
始足即根而榦榦而枝葉皆趣也雖是嚴霜剥
落而一般意思自存如必求其樂之時節則有
等待之惑又如學琴操絃漸以成聲在絕之而

已而心計以為當如孔子於琴中見文王馬方
操方計而心手亂則有馳慕之惑又如人處暗
室或諭之見日乃可為之鑿隙光露為之啓戶
光滿而皆以為非日非見曽不知光即是日用
即是見則有狥象之惑又如病醉求醒能知醉
能知醉之由於酒皆醒之因既知則時而嘔逆
昏睡皆所以醒日惟有不強酒為工夫帖帖地
而已而别求醒法則有增入之惑又如聞譚飽

適之味而一旦以為已尋常皆不足與於斯味
為之變其飲食求之而卒無當於適反仍其饔
飧之舊乃知平常所受享皆是也故亂於名言
則有不自信之惑又如人有不知夢境者人與
之曲為名狀自為之極其度量而不得乃放下
不求就睡而夢境見矣故事有以不求為求而
必求之則有取必之惑夫惑種種如是可勝數
哉惟辨此惑而後可以祛惑能祛此惑而後可

以言不惑學至不惑無餘事者不肖盖真見孔子之學決然如是而卒未能脫然於諸惑之中是以自覺自辨矻矻窮年而不能自已盖誠舍是無以為功者矣孔子之不惑傳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動心者不惑也不動心斯可加卿相而行道大用乃彰公茲行當路有日將經世出世舉乾坤而旋轉以顯吾道是惟不動心可以當之則不惑之學公將密而加密焉不肖

俯之家而公用之世千里之遙相與同參惟此而已故於今日之別書以為質公更何以進我并與諸子闡之夫繼二王先生之後而眼目一世責更誰待公其深念之哉

不隔絲毫卷序送昌孺梁子北上

萬曆庚子八月之望昌孺梁子偕計吏上春官明日入武林時周子及同志十餘輩崇殺載酒相與餞之西湖而各申以詩歌類為卷帙余叨一日之長得弁言於首以勗焉盖余憶丙子歲亦以中秋日北發時親朋餞我溪滸有語者曰子茲行其取巍科躋華要以耀閭里再語者曰子且樹奇勛光汗青為世偉男子末更語之者

曰前所勗子未盡有賢聖學術在志求道達吾將以是觀子焉余頓首受命而徃昌孺自蓬萊發棹而西親朋致語能更有加此三言者乎昌孺決擇所告定以末語書紳余在當年亦同此意然茲難言矣望之欲趍而行之每不能前賢聖之學方在念而歆榮慕利與喜事好名之心往往交戰時歆屏謝富貴功名一意此事而卒不可得盖貿貿悠悠出入起倒於三言中而怳

惕時光終莫究竟此學人之通病也然則如之何作聖有本在識其本而已識其本然後謂之真希聖真能希聖然後交戰之心自知調攝不識本而言希聖如磨鑑不得其面決不生明又如持太阿不得其柄轉自傷手不知希聖而欲除交戰之病如爇火歐煙煙何可盡如乘風止浪浪何可平故余願昌孺之求本也本不可名陽明子不得已以致良知三字為訣吾心哉其

言之矣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學無有越於知者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知莫有妙於良者千古聖賢單傳此竅是為本根然須覿體自見乃可言致今有不曾灼見而謂能致良知者如亡子尚自迷家而遂妄言住處又有不曾灼見而謂良知未足盡學者如盲人不見日輪而妄咎照用不徧此皆所謂不得其本俗儒窠臼往往洗刷開示為難蓋可懼也昌孺胸中灑灑不受一塵如未彫之璞如未發之機根器猛利簡徑直截便須篤信此知極力參証質之師友察之隱微煉之事變勿以言句承當勿以情識領畧直至豁然不礙灼爾無疑天下自然無復餘事貧賤固可即取第登樞如風動雲出一任卷舒尋常固可即立名豎節如水到渠成信地流止前有三語總歸一真應用如如都無揀擇此方為大究竟大休歇地賢聖之學如是而已昌孺勉乎

哉昌孺聞已欣然請事乃更起謝曰茲行如師友間隔何余曰良知通乎晝夜無有人我豈歲月里道所得間乎茲行縱千里而遙經年之曠何曾隔絲毫許即此不隔絲毫處最可尋繹昌孺其從此入因遂以不隔絲毫四字題之卷端而更次第玆語幷附詩歌於其後以授行李昌孺登途試自看取且道隔絲毫否耶

立本說送進士養初喻君北上

為三不朽之說者曰立言立德立功兼之乃全而或擅其一亦足以誇示一世士君子自期期人如是至矣余謂茲言似之而未盡也夫是三者有本焉君子之立在立其本本之既立宜於口為言被於身為德及於物為功一立俱立非有別也不立而立非有期也辟之水濬其源則流通而風動之文生石激之波湧淵渟之體澄

皆隨流所到而已明道之言曰得此義理在此更有甚事出得視世功名事業如閒視世仁義者煦煦了了如匹夫匹婦之為諒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曾何足論此立本之說也盡之矣顧所謂本者何謂之義理而不可義理承當假之思辨而難以思辨懸想聲臭俱無助忘不得立之之道無奇宣于口被于身及于物如是而已嗟乎此古臯夔稷契之學術固難為世戔戔者道也養初喻君妻余兄子稱至戚而且時與談名理甚契去年成進士奉使過里今事竣還京將謁選服官政不朽之事立自茲始君性與道符具有古人風格而且以余戚且契若此則不當以今時豪傑相勉象山云以流俗人望子則子固流俗中賢者矣惟所望不盡於今故持為茲說以進惟君亦且無疑於此而當之不為讓云

昔陽明夫子謂自宋諸大儒後師友道喪者二百年當陽明子世始有所稱師友者今去陽明子又近百年茲事漸曠我輩一旦起而私淑其傳修明其業乃諸子不自滿假謬推余以存師道餼羊而各相為友則皆古道真情實求砥礪自然孚合真一時難遇之緣但業修久曠群目駭觀鄉邦之人不無迂詆我者至於舉業不售

以為失其正經則雖父兄之疑不免矣縱毀譽無關實証而群情未協興起無機是亦共學一慮今年秋彭子智甫劉子特倩聯捷於鄉而後來者駸駸有氣於是人人知此事與一切事原不相違背而聞風者向往勃然蓋庶幾厭群望而慰父兄之心助發道因機緣逾暢真大可為吾道一愉快也已雖然吾更有為二子慮者前之時屬望在一鄉耳今而後行且對大廷服官政師友既以日遠而又擔當愈大責望愈宏震撼搖蕩我者百出而交投此非有定識定力鮮不眩回其間二子能無惕然已耶夫樂正子之將為政也而孟子喜漆雕開之不輕仕也而孔子悅彼既以喜而此又以悅此其故亦可思矣然則余何以贈子陽明子之門有三子舉於鄉而子別之曰行矣則焉往而非學也余取茲言而已矣焉往而非學者無間歇無等待不師而

嚴不友而礪明此以往可以群可以獨可以忙可以閑可以細可以鉅可以仕可以不仕可以不仕而仕可以仕而不仕二子其永佩茲言哉是又余與諸子之所當共勵也於是二子頓首受命請筆之以當書紳而一時同志各申以語類次為冊題其首曰焉往非學云

彭子卷跋

彭子問于予曰子言焉往非學夫何以能持之

使馬往而非也余曰學者覺也子何往而不覺
乎覺寒覺暑覺痛覺癢以至於夜寐沉寂而覺
未嘗少豈待持之使之而後覺焉往非覺則馬
往非學矣曰此覺則人人同之矣何以言學不
學曰雖同而不覺此覺日用不知也求覺此覺
明明德也未覺求覺既覺則覺之而已覺亦無
覺而況于覺覺無覺之覺方可為覺故曰始終
惟覺耳曰單言覺遂廢脩持已乎曰覺如眼開

眼開者些須之瞳而山河大地宛委曲折包含
照燭俱無所遺廣大明妙其何可比以此馳騁
于康莊大道之中不必言避荆棘而自不踐不
必言防坑塹而自不墮夫是之謂馬往而非可
言修持不修持乎若彼不覺殊如眼盲物敝之
瘴生之而不求明其眼也曰惟荆棘坑塹之為
防範以為工夫以為究竟其中局蹐其步蹜蹜
吾見其愈行而愈非豈不稱可憫者哉嗟乎世
以無所往而不為愿人遂謂之馬往而非學者
不少也慎之哉彭子唯唯因記而書之冊末

劉子卷跋

劉子問于予曰子以馬往非學語塔而不言所
以學何也余曰語言學而時習學而不厭不聞
更言何學以此知時習即學不厭即學馬往而
非即學更何言耶雖然為子強言之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則馬往非學之義也何以明其然蓋

不自得則必不可時習必不能不厭必無由馬
往而非也故余以自得盡學曰何言乎自得也
曰不待人之謂自本無失之謂得不待于人則
物無所加本無所失則已無所欠無欠無加優
游舒泰而所至無礙孔子之樂在中孟子之心
不動皆是物也是以可時習可不厭可馬往而
非彼不知自本得者常見物足累我而欲屏去
之如癡人怖影於日中而不悟影即是形矣作

分別困苦隨生不知得在自者以為我有虧欠而欲幇補之如狂人迷頭于鏡中而不悟頭本無失馳求無已徒自作劳如此者謂之戚戚謂之茫茫舉步即非又何馬往而非此余以自得盡學也曰自得者言其成而學則柰何曰始歆其自得之終惟自得之耳以是入門以是究竟無有二也劉子唯唯因記而書之卷末

爾瞻鄒子講義序

子思子謂道考三王不謬俟百世不惑子輿氏亦謂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茲何以能信其必然而語之斷斷如此哉千古聖人祇同一竅而我與千聖不隔絲毫我竅既通千聖自不能違猶之目竅通而青黄赤白必無異視耳竅通而高下清濁必無異聽舌竅通而辛酸甘苦必無異嘗不費一毫揣摩而自然彼此合轍故凡不謬

不惑而不能易者不謬不惑不易於自心而已非求在前王後聖者也用是窮經是為經註我而非我註經我轉經而非經轉我此直截信心之學實難為支離狥外者道也余友吉水爾瞻鄒子蚤志此事直究真宗於所謂千聖之竅者蓋已獨有證入故論學博引群經隨文闡義本之見在尋常而自然精深幼渺真有可必其考俟無所疑惑而不能易者於是其及門士君子

葦記日所講義若干篇筆之成帙謀付梓以廣其傳時余有嶺表之行道出白沙會鄒子於林間而諸士相率求一言為之引夫鄒子講義豈易言者哉余蓋憶壬辰之夏與鄒子論學留都間出直指一語時聽之藐然不以為當已而反之自心密證深求稍有覺省然後信前語為不欺別去五年近始再會於鐵佛菴中蒲團對坐覿體共呈惟有相視而笑今觀講義所發大約

不越前旨予今日又可以序鄒子之言而鄒子亦曰吾言待子言以行是用因諸士之請為之論著如左而人讀鄒子之言有未盡了了者其尚本自心為印證毋徒徇支離之故習云

一樂堂說

椿榮萱茂棣萼交映入亨途履泰境嘉祥善慶萃之一門此人生極願或難必致蓋其主之在天父子兄弟慈孝友恭菽水歡生枕衾情洽而且婦順孫隨家人合愛此盡分殫心力堪自勉蓋其率之在人天合於人人情乃暢人合之天天慶彌隆以此為樂一切勢位名稱吾身外者舉無以尚故命之曰一然吾又聞之程子曰天

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中庸曰君子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人有兩名而知惟一知一則天人寧有二乎故造化在我何天非人學慮不事何人非天凡言合者猶岐之也岐之不離湊泊而不二乃無始終一樂悟此樂斯為至蓋子思孟子程子相傳之旨也山陰劉氏兄弟三子者皆玉質錦心怡怡無間而兩尊人且具慶高堂楊太史貞復

祝給諫無功為書一樂貽之而更乞語於予三
子皆從予游其於以人合天之學蓋孳孳各自
勉矣而予欲其遡思孟之真傳故更進之天人
不二之說

刻邵楊詩微引

子程子之言曰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夫
篤學力行以求道至矣而猶云有所不知舍篤
學力行外道何有乎就篤學力行中道何於乎
人而不為性命則已若真實為己性命未有不
於此起疑情不於此求決了而肯自負然悍然
而遂已者也自古千聖相傳只此秘密之旨而
周易一經宣洩為詳論孟學庸中若所謂朝聞

夕死行著習察飲食知味等皆已剖破端倪示
使知歸而無棄學者以意識承當訓詁株遏閒
有微辭與語與聖經相發明者則推而拒之於
禪曰異教中語也不肯一加紬繹此辟如人饑
餓欲死美食在前特以其命名之異而棄置弗
餐甘為溝中之瘠可謂真實為性命者哉余嘗
次有程門微旨闡扶真宗而世之拘儒於其中
所謂此箇等語皆以為近禪而欲別為之解吾

誠不知其將作如何解也近讀康節慈湖二先生詩其語彌似禪而其旨彌徹因為摘揭各數十首以附徹旨之後學者讀此篇問是禪非禪一味起疑起信恭求既久有日醒然庶幾謂之知道而可以不虛此生不然雖使篤學力行亦為徒然而已而況其下者孟曰象我孔曰末如之何皆以歎惜是人人宜自惜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既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

本聖知而信者誰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負販不信己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棄而胥徒不信己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或者又曰言信則倚為己乎曰不為烏信不信烏為千金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遡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為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之料理信

伯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信而後為非盲為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王妄號而已矣不然而有盲為者業負販則曰吾積累以致裕焉儘其積累終身負販之雄而止已事胥徒曰吾操勵以階進焉極其操勵終身胥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

生又有龍溪先生共將此心此理貽揭示人一時三王可謂千古奇遇吾覩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脩為乎如先生者真以一窶子而立享千金以一匹夫而坐位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真為聖人者也真為則真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舊流行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多而先生之語寡真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效真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脩先生之祠今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語而命予元昂千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特深不肖固碩為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為聖舍先生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一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周海門先生文録卷之五

門人　山陰彭若昌　山陰繆伯昇　會稽范繼益　山陰王繼炳　山陰何光遠　校梓

鄒子學庸商求序

古聖賢以道相授受自有默契入微之旨為千聖之所不能二然既謂之微則亦語言不能及又千聖之所不能傳不能二而不能傳如空合空默契而已故欲希聖而不探其不二之微妄

生意識猶之烝沙作飯決無濟生之益欲探微而不悟其不傳之妙滯於語言猶之認影為形豈有識面之期吾觀大學中庸豈非孔門傳道之書而今之讀其書者果能得與繫之旨於語言之外乎主已見以附聖經滯死語而談秋容牽制於章句辨析於異同其去聖人之旨遠矣大學之言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不學之能是與繫之旨讀大學在了此而已而乃務求養子之方以為典要則天能愈滴中庸之言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日用之知是與繫之旨讀中庸在悟此而已而乃懸辨飲食之事以為究竟則知味益遠此後儒讀學庸之失而其所為格致誠正戒慎恐懼之似是而非皆已可知誤已誤人其能免乎夫學庸之旨晦隱幾百年至陽明子而始昭揭今去陽明子未百年而諸說紛起真旨漸湮徒使後學惑亂蓋又為

學庸一厄揭而醒之誠有待乎其人已吾友爾瞻鄒子以天挺之豪力究聖真心祢境鍊豁然有得蓋嘗製有仁文講義閒發論孟之旨而至於學庸則全篇有所闡發命曰商求其見益超其言益詣吾觀其論格物曰離一說以槩者諸儒之陋論諸本曰能知止則石本可古本可朱本亦可不然無一而可論標宗曰有宗即有的有的豈不曰亡論明德曰自然本明示以人力

之不庸論修道曰去汙除棘又見工夫之不礙論天命之性曰千古無人識得論化育之贊曰凡夫可以與能其他種種發明了徹圓明不二之宗不傳之秘滿盤托出即聖人復起可必不易其言學者由是以入庶得學庸之精髓而識止知根他岐不眩陽明子而後明道覺世之任惟鄒子足當之矣夫陽明子之論學旋轉乾坤與天下相更始其勢誠難而今闡發亦已明力

若易然者然當陽明時人有習聞而無已見淘洗耳目猶稱難中之易近世儒者每起爐灶成不可破之窠臼正象山所謂救人於根本之時反覺似易而難然則鄒子今日之苦心殆有甚焉者余與鄒子以此事恭質素稱莫逆而讀此真信其為千聖之正脉故忘其鄙陋而敘為之序

剡源遺草序

剡源為夢科繼廉別號而繼廉於余為從弟先繼廉有世兄繼實稱剡山高士於余為從兄高士以理學著志節比于古人與處非辟自消無佚言說余敬事之稱莫逆而不幸殀亡後繼廉亦有兄風遊龍溪陽和二先生門為人倜儻曠達脫落風塵家徒壁立而意常宴如然偶餘儋石則挈振貧人隨手銷盡弗計也其意氣多類

此談名理時有悟入而質行砥節必先孝友蓋自高士沒余時與繼廉游而心相許道相摩也興至輒娛情詩酒余有草堂三楹蓄書可數千卷繼廉居相望數卜武而近傍有兩大樹直幹摩雲濃陰覆地四時可玩晨夕相過非與誦習堂中即共謳吟樹底十餘年無虛日時起征途同為吳楚燕趙游臨流弔古立馬看山所向傾倒誠不知勳名富貴為何物者余行作吏稍稍間

阻而一日相思輙千里命駕前年余理鹽鹺訪余鹺司舊年余判京兆過余京邸今年又並舫南行至廣陵別去余抵石頭彼還越水猶以詩相問訊別不再閱月而訃傳吾弟死矣悲夫余駑質蓬心每樂廣取師友用自夾植乃近于兄弟三從間得兩傑士方其晤對意未嘗不適然自快以為挾是可遺世而忘老者而不意先後舍余以逝使余孑處孤吟漠然何向高士長我

十齡年不逮艾繼廉少我十載又不逮彊身世悠悠莫料而俯仰天地吾亦能更幾時良可悲夫而余又痛恨夫兩士者何皆阨塞困頓於生前曾不得一遇以死高士一諸生而繼廉渺然布衣已爾然高士沒而郡大夫表其墓祀之學宮亦以不亡繼廉寡交遊名不踰閭閻令死有發其潛光而托之不朽者乎不可知已繼廉有詩數百首余欲校次之開卷輙淚溢溢不能竟

惡上人者與余兄弟為方外交具詩家隻眼者一日問訊感泣余以詩草屬之上人卒業稱賞曰是有古常孟之風清抗絕俗似其為人又曰山居四時送身上人述懷等作即不越數十言而胷中萬畆丘壑自具取數不在多也手為校讐擇什一於千百而付之梓命曰刻源遺草上人又曰茲刻行而知言者因言得其心則所謂不朽者其或有托矣乎余惟繼廉於生死貴賤

常自擺脫以為一切無有而身後之名殆不必區區有此然以生人之愛惜辟如玉樹庭蘭早就摧殘而流芳餘彩難忍頓令消歇則茲刻為不可已矣若余草多與賡酬之句請以併行亦上人之意而兄弟同聲之應自有不忍相遺于生死者故忘其鄙俚而勉從所請以梓是稱池塘草云

寄贈李樠山先生

冲倩兄弟之從余游也蓋更師於樠山李先生冲倩兄弟殫精問學極力親師來往彼此不怠余時與盤桓猶不免拖帶泥水而先生簡徑直截片語之下精神透洽以故諸子受先生之益良多而尤不能一日忘先生也豈惟諸子卽登所受益於先生不少先生〻〻歲參尋一意此事三四十年来奔走道途于身家不啻浮雲視之

剛腸鉄脊坐對令人意遠斷除嗜慾勇猛超於上蔡行李蕭蕭君許由然一瓢不掛身輕意適目擊令人慮空且自幼不習詞章訓詁之學見聞盡掃直自悟通談經一闡已靈不襲前人半語相與傾談真有孤立天壤之趣蓋登所受益於先生如此而門墻士又可知矣先生亦自與予針投芥合余有狂言湍座未契而先生獨為點頭余于先生相與為何如哉今別先生七八年往矣余驅馳宦轍近始謝事歸里而先生杖履所税竟未知何所不肖自惟年始望六已覺衰疲而先生及縱心之期精神當更何若冲倩負笈而追訪先生於千餘里之間區區之神與俱往矣願更有所質於先生者不肖近歲来獨參自証益信陽明良知二字是千聖真血脉近聞有謂良知非本體者先生以為何如哉良知無知無不知無知至矣而更何以進豈為無不知

猶在分別上事耶古德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舍無不知而言無知不啻千里也已嘗觀鄧子南詢録亦以良知不足了生死惟人睡着不做夢時方是玅心真脉是此非彼邊見為祟卒至枯槁淪陷而無歸學術之謬只在毫釐辨可不蚤乎哉先生近相証者何人所淂當更益深聞余斯言不知猶為點頭否耳憶前與先生別有共有人間事之句人間事莫大於明

學術也且近與冲倩輩叅究惟此一着故於其
行而申以相質先生儻有意東来得與靚面叅
証因使後學永不惑於他岐更為大快事先生
其無忘之哉

卷五　九

渭水仙舟冊序

損之范子從太史石簣為京國之游損之于太
史有渭陽之戚而太史名重當世得被晋接者
比于登龍不啻損之得從茲游故稱渭水僊舟
云損之之行一時共學諸子送之河干而推余
朂以言人有謂損之從太史學道須屏塵緣袪
嗜慾然方為諸生則當事佔畢且善病則當知
調爕佔畢不免役心調爕未能忘味于學道若

海門先生文集　卷五　十

相妨者而或者取世相與實相不相違背之旨
謂不妨尋常行履自可契道明心朂損之者茲
言為至而余亦不能外賍是言舉之易真了之
難不能真了為病有二余為言其病其一習氣
本重心法求明乃假托不背為埰根放蕩恣睢
猶稱妙用貪婪决裂自謂無拘此匹夫之妄號
狂慧之機無雖使玄言眇論難逃誅陷其一雖
謂善會終隔一塵當下未即相應現在無生疑

計分別見伏取舍根滋將壞世間相而取實相是所謂精進勿道心是妄非精進雖使枯形殫力拘泥愈深此二病者此善于彼其為悖經則同何以證其然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見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見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等身得度者即現比丘等身而為說法夫所說之法本無異同而所見之身不須混濫應何圓也彼假托者任見在

之身而廢乎法此拘泥者昧不定之法而碍于身六祖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心平行直者但解懷中之垢衣而無持無脩者不誇向外之精進旨何容也彼假托者徒知脩持不須膠執而弁心非其心行非其行此拘泥者不知平直即是持脩而必以戒為戒以禪為禪故曰其為悖經則同皆由不能真了故耳故不相違背之旨余不能為損之加而所望于損之者在求真了真了則於世法不須移易一步許而佛法自存佛法不必希冀一絲毫而世法不染舉業當脩修之而已而舉業何嘗非德業色身當調調之而已而色身須知即法身損之侍于太史其當日以是義為請事不然前二病者非彼則此非惟自身無利而世道之轉移佛教之流行所關不淺故重為之勗若夫求為真了工夫太史當更為子發損之其俱毋忽之哉

送和卿過江西序

蓋諸子之孱與余游也自新春以來眺賞無倦金庭石鼓覽邑中之勝而且拜石佛於南明探禹穴於會稽撫景談心無時無地不相後先當茲九月和卿諭子獨泛江西之棹和卿兄中卿司理南昌迎養母氏夫人於官邸而和卿爲之扳輿掖侍而西此行將有經年之别於是余與諸子送之溪滸各把酒而勞之曰子茲行奉母

從兄脩孝弟之實行所至鄉土雖異而省視不違宴咲如常蓋庭闈之至樂也凡出門皆必有營非縛我以職守則自驅於名利而子獨閑閑一無所罣行無事之事蓋達人之真達也我董前所登覽未離一郡而子迴錢水渡鄱湖南浦西山龍沙鐵柱將歷覽焉彼都人士好脩慕古昔陽明夫子之高弟半出其鄉而今龍象猶多將徐[illegible]焉斯又天下之壯游也而且時值清秋天高氣淨夕靈非寒朝暾非暑子奈何獨擅茲樂哉咲以語余余曰斯游洵可樂而和卿處此則宜惕不宜隨何也秉時遭會人顧天從如前所稱者[illegible]順也昔人有言逆境易打順境難排逆我意者省力者輒能醒悟而遇順則或不覺不知優游放散譬如居常飲食不思辨味如舟行平水柁易忘操如以玉攻玉不得其礪蓋恒人之所易而志士之所虞故順則利用惕惕則利

用剛剛者乾之行健復之見心從一念靈明處自省自勘常覺常明如瞳忍瘖如倦必起如臨深履薄而時不敢悠悠泄泄玩弄承當要須頃刻不至遺忘萬境不能回換然後可以言事親從兄可以言覽勝收奇可以言隨意逍遙閑曠而行無事蓋剛之用不可一刻弛也和卿其念之哉和卿蚤志此事信契已深獨証深參當自有得力無待余言惟今朋友漸遠情境易流沉

潜之養雖至剛克之用宜多故後申此以當臨行之贈和卿抵洪都吏以質之伯氏司理君其以為然乎否耶

論交紀送聶遡源

蓋余先後為郎白下凡經紀餘留滯既久而因淂以慱交遐邇知識現傑之士滁陽有遡源聶公者亦在交中或有問曰子何以交於聶公公何如人哉余曰公其翻然方之外者乎或者曰不然公居編戶披冠裳朝夕飲食盐醢蔬果豚魚俱人所常御無以異者過其里婚嫁如俗臧獲治産業不廢且課督諸孫脩营墓宅種種行

履豈方外者流耶余曰公固猶吾人哉或者又曰是不盡然嘗初見公問年半百且近耆矣其顏渥然鬚鬒然耳目精力聰明彊健即未見公壯而其去壯時度當不異也後踰十餘年見之顏髮精力具如初見時又餘十餘年見之顏髮精力亦只如再見時三十餘年来無由淂其幾微衰狀則過此雖老可知已且公善游足跡遍天下歳無虚日身不逐逐為生計而家自禧則

遵何術哉詢公少遇異人得秘術製神丹餌其精可以久睎而餘亦足以却疾田生夫爾則公宜掃景入閒而何其跡不甚與人遠也子何以處而交之余曰余何以名公而余所以交公者或以此夫世惟田舍相侈印組相軋而不知以恬愉尊生者固無足道乃知有是事而木茹菌衣棄群絶類道亦不載如柳子所謂無夫婦父子不為耕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惟

公飄然塵外善自陶生齒耄頬童綽有真符而且行履俯仰不詭於人群殆庶幾乎不離俗而証真者余其以是與公乎且公族江右其先有至人偉士繼顯於世今靈骨復以鍾公公移家滁水而日惟祖德是念與祠舉禮脩譜明宗真知報本之大義公在滁以恩義被於鄰里人人稱長者交遊縉紳間慷慨不羈囊貯金丹價且不貲而時時握以相贈故又稱豪士夫是則安得不公之與也而又烏知其方之内方之外者耶雖然余于公更有深焉者余有老母以踰耄之年頭目時眩自服公之丹而精神步履日益加健數年以来壽且彌高而若有不知老之至者蓋余日侍老母之加餐而未嘗不手額以頌公之恩嗟乎余何能一日忘公哉此之為誼蓋將世世講之非猶夫交而已者矣或者曰子交良至是哉吾因是乃知聶公矣或者退乃記之

更以示聶公公且以為知言否耶

題張芝亭家藏卷

萬曆甲酉聞余以論學獲教於陽和太史先生而時已知其有子芝亭君矣又十餘年太史既没而芝亭復相論証於洗心鏡波之舘蓋孳孳求不墜其先訓焉暇日出一卷相示中為太史手筆時時顧諟誠不啻於羹墻前為其祖先太僕公一書將克念厥祖以永言太史之孝後為鄧少宰祭太史文一首少宰于太史為莫逆而

敬父之所敬觀芝亭是卷蓋真篤於思我率是心不倦學無餘事矣蓋余觀太僕公書乃言芝亭君十歲時患痘症瀕死而得生至今讀之猶令人且愕且喜夫遭大難而不死者必非偶然然亦有二焉其一脩道備德無論窮顯皆將為世用者不死其一於時雖無損益而榮名厚祿在後將膺世福者亦不死不死皆天而為此為彼則柄有在我而不在天者芝亭君吾知其必有顯於世矣而二者何從當能自決因書此以俟之

題楊太史四書併稿

太史復所楊公製有四書近義若干首合併舊作而付之梓以行此不過經生業耳而妙悟在筆墨蹊徑之外讀者文視之則文義求之則義神會之則神蓋嘗見吴道子有畫大士像一幅或以其淂丹青之妙詣而寝處摸擬則見在畫或望慈相究然而歡喜皈依則見在像或對之是蓋非畫非佛是佛而悟無相之旨則其見有

難為擬者其不同如此公之文道子一幅畫耳是在讀者自淂之

重刻評選楊太史公時義引

太史復所楊公於學無時無事非講也而茲且以時義為講公有四書合併義二帙余已序行之而於中又選其最精者數十首加以批評以宣洩其妙詣而梓之留都蓋余於公文有獨契而公亦語余曰子無論物色我者即所批剔瑕類處宜存以示吾兩人之相信也夫今天下文弊極矣而救之者須拔其根拔文弊之根必先

明學學明則文正茲文是其左券可以作則故余重梓以行雖然天下學亦多岐矣學岐則覧斯文者焉能必其盡信惟論以久定吾攄吾見姑以俟其定耳吾又何能以言重公文耶歲丁酉余入嶺表出其文示秦博士見而篤好與余同請以梓越明年始謀而授之更為弁數語於編

刻文引言

夫文必本諸學也力學而後可以言文昔有問作時文法於晦翁夫子者敎之曰畧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故爲文必以理爲主鑒文必以理爲衡惟學然後可以明理而自信今文有戾於理而飾於詞世爭趣尚之者識不徹也即有精研之士亦知時尚之非而勢搖風靡心日用移卒亦不能自立者力不定也皆學不足之故也

余郡邑其輩之相與爲會平時究竟一意在學若無意於爲文者試之爲文率有所本而能自信其言曰吾不知爲文知說理而已矣吾不知時尚之取舍知理之是否而已又曰吾信心信理求守朱夫子之訓必不能詭遇明得意執是而往即旦暮有所遇固可不然姑以待之不能與時人較遲速知不必人人有一二真人知我足矣不能於相知論多寡蓋其所自盟誓如此

諸子之所爲文即諸子之所爲學也於是有請其文梓以行者以質于予予曰姑行之夫行之者亦不獨以文而已也因爲言以引其端

普渡一方冊引言

昔宋殿直范延貴以使歷下邑入萍鄉境見驛傳橋道完葺廛肆無賭博市易不諠夜宿更鼓分明遂以宰張希賢告之樞密張公詠詠曰希賢固善矣天使亦善即日同薦之于朝余讀此未嘗不嘆賛稱快竊謂是有三難焉宰職在安民而道路橋梁與夫廛肆市易之間皆民日所利用其措置宜周乃上所稽殿最不在是則多

緩視之而或才不逮心精神難遍是惟誠與才合而後能克舉諸務故宰如希顏良難以如是之政而得之偶然經臨之頃至夜宿更漏亦在審察遂不更問其他而決其賢知人如殿直又難知人所知而信之而更以知能知之人而并薦之隨遇隨詢隨知隨舉嗜賢如饑受善若谷如樞密又更難嗟乎三賢者可謂巧相值矣而今更有若此輩者乎語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濟故凡舉安民之務者不必盡宰爲倅爲尉皆宰類也能其職不問其官余蓋得鄒公焉鄒公來佐吾嵊禔身恭慎擘畫才通諸所興革頃刻指揮如意城之西古有石橋跨溪南北爲洞凡十有幾利濟四十餘鄉及婺州南明之往來者近以歲久傾頹徒輿俱病民望脩建如溺求拯而莫爲之倡惟公不受上檄不待人祈慨然身荷專督之累石取材鳩工集衆凡

閱歲而功成車馬肩負利涉無虞蓋公之功利濟於一方者真久且鉅矣由是而推而凡事有類於橋梁者安其危跪理其棼葺若市易更漏之必飭其盡心又不可待哉公之政真庶幾乎萍鄉之善而知之而薦之者誰余于今達官有厚望矣余爲邑中產往來是橋即月不知凡幾過固不特偶經而已者心知公賢歆誦述聞之當路而余病且退矣言[illegible][illegible]無以取信則以待

如厥直公者之至吾邦而為之汲引而邑僻來可須也則以謀諸余兄釆縉紳學士之謳歌與夫一切輿人之誦凡若干篇而更序述數言冠其首類為卷帙流傳之以俟夫觀風而周諏者夫世豈真無樞容其人者乎倘其人見是帙即余言未重而輿誦可釆公之遇為有日矣

題刻立命文

萬曆辛丑之歲臘晝雪深客有持丈一首過余者題檇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數量得增壽胤揭之家庭以訓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茲文於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客曰子談無善無惡宗旨奚取茲言果盡上乘語耶余曰無善者無執善之心善則非虛未嘗嚼著一顆米而饔飧之養廢乎未嘗掛

着一縷絲而衣裳之用缺乎且中所述雲谷老人語明禍福由已約造化在心非大徹者不能道謂非上乘法不可也客曰所稱祈求等可乎余曰要在明了事不為碍不明了則雖求道德仁義總是執心能明了則便求福壽子孫俱成妙用如農人力作雖於豐歉無心而田祖可迓甘雨宜祈也孟子曰以堯舜之道要湯經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是要求何不可之有客曰

能必人人明了乎余曰上士假之遊戲以接衆生中下援之鈎引而入真智啟之入門誘之明了玆文有無限方便存焉余蚤年不知是事有從兊剡山者乃苦行頭陀與我談不能入一日會袁公於真州一夜之語而我心豁然始知世間有此正經一大事啟依自此始余迄今不能一日忘此公之恩公於接引人固有緣也玆文之行利益必廣雲谷老人余在留都聞其名而

令始識其面獅子音當自有聞而醒悟者於是更引古德語三條附後授客梓行古德語者一葛繁事實一中峰善惡論一龍谿子禍福說云

題長棄秘業卷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所知所好所樂是何物耶人不知所知所好所樂所在而欲與之語知語好語樂難矣知之者知其可好可樂好樂者知之乃真總之一知無有二也人且無論能知但知有當知之事而求知之亦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者知不知之間而已此人獸之關至重也而頤可貿貿已耶余每以是期人而未遇足開口者蓋今遊石橋鴈蕩過赤城遇豐與王子一語針投已又遇元陽許子晤對考鏡非此不談言之津津寔落知有此事矣豐與以宰官應世海内知名而元陽僅以岐黃濟一邑名未踰百里異哉

古所稱高士多在醫卜間蓋于元陽見之余玆遊不以淂覧諸奇勝為快而與豐與唉榛元陽盤桓真可快也元陽有子應東年甫十三已嶄然露頭角他日取青紫易易而元陽又悶何以使吾兒知也余曰使知孝知弟知為舉子業而已毋令鑿也元陽頷之蓋余觀元陽之子而知元陽旦暮且顯當不淂以醫卜終自韜晦哉人有以冊贈元陽題曰長棄秘業其所稱頌皆其

精攻之術慷慨之槩非深知元陽者余特著其所得秘密如是

日記録序

余覽了凡公立命之言因以勸二三子共發積善之願而予以身先焉為録以紀月系以日日系以事雖纖小弗遺雖冗遝弗廢也客有問曰子為是弗勞矣乎曰樂此則不為疲矣不有慱奕者乎予差以是勝之客曰善可紀不有限矣

乎曰余旦旦而起則竊自念曰其無忘是録乎一喚醒間而吾之善念已益然溢矣事與物至前則竊自計曰作何方便利之有以利之則利即無以利之而吾之意慊然到矣有時貪嗔根伏取捨情滋則又竊自省曰吾將以利人得乃爾乎而一切妄慮渙然氷釋矣故凡可紀者有限而不盡於所紀者且充塞宇宙與虛空等謂[illegible]有限可乎客曰子為[illegible]將有求乎求必得乎與世逐逐者何以異乎曰余求亦是有亦是無與世同亦與世異也客曰何以言之曰世所祈者富貴福壽已耳夫既為人則必欲富而不欲貧欲貴而不欲賤欲福而不欲禍欲壽而不欲夭欲即是求豈非是有欲自聖人以至塗人一也而何獨我豈非是同然吾不求諸他而求諸自不求諸外而求諸心既曰自心則誰司之而誰求之誰受之而誰與之求之者即司之者

則無求司之者即求之者則無司受之者即與之者則無受與之者即受之者則無與故余所云求亦是有而亦是無人所以欲富貴壽福者豈非以其享諸身而樂[illegible]有心乎然世有未享此者心固戚戚既享此[illegible]亦戚戚夫然則不得固不得也得亦不得無一日而有富貴壽福之叅吾則不然未享此也心固蕩蕩既享此也心亦蕩蕩夫然則得固得也不得亦得無一日而

非富貴壽福之中故余所云得與世同而亦與世異客曰子之旨玄矣曰吾烏知其玄知如是為善而已矣知如是為紀而已矣客曰有足共語此者乎曰可共語者在信信必有恒無恒之人多則實信之士少得見有恒者斯可孔子云云吾亦云云客退識之因以示諸二三子

別駕繼泉徐公樂聚園紀言

語云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優者優閒自得非餘功之謂也學而自得與物咸熙學即是仕仕而自得與道俱泰仕即是學蓋深明仕學之不二也孔門言知爾之志由求赤方許乎兵食禮樂而點獨鼓瑟詠歌非獨以此為曠達使點誠得國而理直以鼓瑟詠歌治之無難也唐虞之君臣人知其命官治采而不知都俞吁咈之日相

論學明良喜起之日與賡歌故干羽舞而苗格石擊拊而獸舞蓋其徵也後若子賤之治單父鳴琴而已矣子游之宰武城絃歌而已矣夫所謂鼓瑟鳴琴而絃歌者非真舉一切政務而廢置之也簿書期會種種不遺未明日昃時時刻勵聽斷撫摩處處周到而優閒自得之意恒存雖謂之無事可耳蓋此道自帝廷孔門而後近惟陽明子得其旨要故雖賡務倥傯兵戈旁午

而未嘗不聯群聚講歌吟論証於一堂之間此其襟期氣象為何如也仕學有二乎哉嗟乎茲義甚微固難為淺淺者道也繼泉徐公來署予剡催科不擾問理當情吏肅民安而堂署蕭然暇日聯縉紳孝廉及文學士凡若干輩登覽封亭吊王謝之風流及問所謂事斯堂者穎而樂之過坐其間觴咏為樂有童子善歌者十餘輩命歌古詩凡數巡日暮而旋明日復聚如昨民

庶之環而觀聽者莫不欣欣然也公學問淵源由江右之鄒公京口之喜公以私淑於陽明試觀公今日所以治剡其不愧於陽明之一脉矣哉公即剡迎郡間閭有誦讚校有章而縉紳孝廉又別為圖畫以紀樂聚之盛蓋以其事不可無紀而且仕學之道將借公以發其徵是以余重為之言以表於圖之上云

題東坡手筆

東坡手書四十二字世貓王生得之華堂宗人家持示予請為跋數語其尾按字後稱宋元祐四年是年歲在己巳迄今萬曆甲辰閱八甲子有奇凡五百一十六年矣墨跡猶新手澤依然不至漫漶蓋以寶重珍收之密故傳之永久如是予嘗觀東坡與孫子思書有云紙軸持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蓋真能自信

其必傳者夫惟自信故必傳耳學問亦然學問用力究竟在自信自信不過終難語學顧自信非可以言詞強承使倆冒認獨覺隱微不容自昧須密證密許毫髮不惑始得不然皆商馬而已也嗟乎才藝且然況于學哉況于學哉

題知非卷

伯玉五十知非六十而化夫知非非淺淺也一念知非本體工夫於此具足其所謂化常自知

非與事而已非有所加含知非而別求化境則又非矣王筍劉公年六十而題其卷曰過時知非乞言自勵夫知非一言自勵足矣更何乞焉屏山子云有先知焉知則非先有後覺焉覺則非後知本無時誰名過者故但知非而已前無所追見無所昧後無所期是為無事可以優游而忘老也衛武公年九十不忘箴儆公有意乎含茹二言皆長語矣敢因丁寧之以當於朦瞽之祝

周海門先生文錄卷之六

門人 會稽陶尊治 會稽沈應龍
上虞鄭一鰲 上虞鄭汝鉞 校梓
餘姚史孝家 剡城袁祖乾

題陟岵遺思卷

蕭拙齋先生以方伯掛冠林間有遨遊五嶽之志未遂而沒其家嗣孝廉伯穀君傷父志之未竟也為之肖像而遊登陟而思曰吾一舉目一動步無能忘吾父也手持陟岵遺思卷請言於余余曰舉目動步不忘矣未舉目未動步以前能無忘乎伯穀沉思欲對余曰縱君極力思擬猶是舉目動步邊事只在舉目動步處言不忘則忘時更多晝不忘夜時忘矣夢不忘不夢忘矣謂之常無忘得乎伯穀曰於此不能無疑余曰留此疑團處處參求時時揣覷伯穀之疑破斯先人之志竟其母迫毋怠因書於卷以歸之

答邵季彤求書

歲在丁酉余會兗陵邵季躬於台下已而相携過舍日談此事不置將別書會語三條贈之要皆道理語耳別去七年今始再會顏面鬚髮兩皆非故齋頭相視歡粥飲醨留連兩日季躬復出昔時語以請曰玆字吾時時手之今且漶滅其為我再書可乎索之甚懨余笑曰此疇昔語為疇昔人書耳今更用此乎殘羹餘瀝再進必嘔其無用此卒不為書於是告別送之出郊語

之曰已贈子不漶滅者能手之無乎他時相會莫更問我索遂行

華堂建土滕紀言

近世營建屋宅丘井率重堪輿家術者言信持良篤而或者又以為渺茫非道不足據夫信之過篤固為太泥而一槩渺茫忽之者亦未覩其全古之降觀卜吉豈徒然者哉吾嘗以是辟之論兵堪輿言如孟氏所稱地利殊不能少而特其本在人和未可專恃故凡地脉所種皆與人心相為翕散有其心乃有其應心以私利而求地道真氣已弗浮氣不協有大長者善念滿腔不為身計懸懸懇懇瀰惓是先而況亦以尊祖厚宗一念能使人人喜洽口口懽騰夫是則至念乃為真龍群情即是融結有所建作以幹旋氣脉神丁自然贊護靈霧自爾凝鍾祥符隨着福澤攸綿此理鑿鑿可據顧畫云渺茫可耶邑

東華堂王氏由晉來聚族千餘指比屋而居東南北皆山環而水從西瀉其口稍曠術家以為宜加障翰以補其空辛未有為之倡者五峰王公處善厚倫有古人風節一切追遠聯宗義舉靡不力肩度視水口曰是果如術家言築為土滕乃可苟利族人吾其任之然又惟慮始之不易也先建亭山頂建祠宇數楹山麓為之兆迄今數年所而族駸駸有豐亨之漸于是建滕之

議人咸樂舉若恐不速就緒者公曰然心尚同
吾其順之于是以己田便為塍址計長廣各該
若干丈今年春擇日肇工先具牲酒告之土祗
乃祝文一化上指于空漸高而漸不可覩望之
者皆以為神誇未曾有或持其事以告周子周
子曰神惟義與氣以心通是理之常無足怪者
玆塍之造蓋以人和為地利利乃無疆故其靈
應先兆王氏之福其未有艾耶於是從周子遊

者皆為詩歌侈其異而登亦樂覩而喜談乃更
為論著其事蓋此厚義誠足以風而且以示允
信堪輿者無徒據地脈而務恊人心如五峰公
今日之舉則術亦是道乃為不可廢云五峯公
兩膺封誥子應昌方為刺史晉右軍第幾十幾
代孫

題傳長孺乃見交情卷

南都人士從來以學相砥礪而來宦者比之莊
嶽之肆其桂之林當在辛壬間若傳長孺三五
輩鼓舞號召氣力猶雄余觀長孺力進此道如疋
騎單戈突入千軍直取上將絕無轉盼擔當此
事如博地凡夫一旦授與王侯之璽神情慷慨
更不驚疑蓋其勇猛簡截如此而一片婆心則
又逢人逼索如覓自珠對客呼號若療己痛片

言之下足令人人自失長孺其真挺挺乎可畏
也與哉藉使天更假年方且進而未止而乃別
不一年以死長孺在當年亦若逆覩且死而乃
時不放舍卒獲庶幾有聞倘稍悠悠幾不逮矣
長孺其更岌岌乎可懼而可幸也與哉嗟乎人
於此道俱無欠少如掘地求泉不掘則已掘必
相應人生迅速俱無幾時如履春氷而渡河急
須傍岸不然崩隤須臾斯兩者於長孺之身明

白可作左驗人交長孺便須悟此乃為不負不然而徒沾沾悲慰以為情可謂相厚而不相知如交情何哉余於長孺亦以箇事相契今日覽交情之卷而感槩生平不能復作兒女子語惟為書吾所以知長孺而求不負長孺於生死者如此

題程復之一室游卷

問游可乎余曰可問游不可乎余曰不可或疑之又問余曰吾見有一江生者津津慕學時作經年遠游而其父告之至不能容余見而力為排擯趣之必歸乃已以是為游吾未見其可者程氏二子全之復之姱脩好古志在四方白下武林之間來往歲無虛日而其尊人子方公號高隱示之詩曰離家漸與親幃遠問道寧辭客

路長此其意可知以是為游吾未見其不可者夫游可不可寧有定耶嗟乎人不可不知學尤不可不知所以學所以學者何順親止矣故凡切切游從孜孜師友皆以求得此者非謂順親不足以盡學而更事馳求亦非謂學問有加於順親而別須咨討復之好游而視無功氏命其冊曰一室游以贈之夫一室中家人父子了此一室而天下古今不能外游盡宇宙而卒不能

加一室中毫末故一室之游至游也知一室之游然後可以游可以不游祝子其深於學哉時余以入賀北走舟次吳閶復之持冊立索余語余揮汗書此以進復之而因以闡無功之旨

題唱和無垢詩集

道不可象聖人不得已而示以言辟如善丹青者為人祖父傳真精神所寄在筆墨蹊徑之外或者妄添註脚於鬚眉記其根莖於口鼻較其長濶雖色色不差而祖父真面目轉成迷昧悞却後代兒孫不小今之訓詁聖言者何以異此嗟乎此固難為尋聲執影者道也宋張無垢心傳録中有咏論語絕句詩若干首一洗箋釋自

闡性靈游戲咿唔描模聖意如唐人落月屋梁松際微月之句以詩為畫面目俱無而顏容宛爾蓋真神品哉無垢詩未大行而張芝亭氏有家藏繕本諷咏神乎吟和成帙白祁二君又相續和之并以梓行稱唱和無垢集夫郭象註莊子識者謂莊子註郭象然則三君和無垢安知非無垢和三君知音者當自鑒焉

題故友星亭小像

此余故友星亭張兄像也然亦其入仕以後時像而非少與壯時像也余與兄八九歲時便自相識兄時貌清拔眉目秀發今憶之猶在眼前後蓄髮垂髫同入泮庠已同舉於鄉而兄幹漸偉然俊拔之度不減曩昔後入仕會於京師而兄貌偉然盎睟大異壯時今所繪正其時像然兄是時稍近衰老鬚髮不啻二毛而茲像鬑然

則亦非真實耳人顏貌與年俱改大約計之有少壯老三時冊青者能摸寫其一而歉以一圖盡三時之貌雖天下之神品絶技不能豈惟冊青人至親無如家人父子夫婦間而舉不能淂其全為兄尊人者見少與壯而不識老為兄夫人者見壯與老而不知少而兄嗣子且見老而不及其壯矣而惟余乃淂三時俱見朋友之誼顧不重與余觀世人所寶惟此軀殼展轉眷恋不能捨離今至親間聚首會面不過如此則枝頭宿鳥水上浮漚一切可覩而親之愛子與子之事親俱有大慈大孝之實有不徒在形骸聚散而已者高偉之士當於此有達觀已是義炳然人信難及莫可與語兄嗣子宏甫從余游一日持像過余而索余言余聞之古云可與知者道宏甫所謂知者非與時將展假而悟其真於是為之次歷履而更作究竟語手書貽之而歸

其像

秣陵紀聞題詞

今天下談名理者蓋有長者李卓吾太史楊復所二先生長者所論著予聞其大都而不及炙其行事相傳以為多逆行莫測久之掛彈章斃于獄或者曰是固有以取之然乎否耶不可知太史吾日接其謦咳而擊其行實彼動循矩矱無毛髮蕩踰久之亦掛彈章又連喪其母若妻與子而身繼之是又何所取而然亦不可知或

者曰天也天不可知而彼由人者可知也夫人果可知耶非聖莫若蒙莊而卒全其身伊川修有完行涪陵之貶幾乎不免然則人不可知甚於天也長者既死而其遺書猶禁格不行人莫敢道太史之書不在禁例而人亦鮮頌述之者又不可知歙之生有余常吉者游二先生門追慕於既沒口時娓娓頌長者語不休若不知有禁例者而又將類次太史之語付梓以廣其傳其中殆有深契乎二先生之旨而不與俗同者如常吉所見益不可知矣或者曰太史者羅南城之門人也相隨七日之師終身敬慕補報無方昔南城曾傾家貲以出其師于難以故食其報于太史由此推之太史食報于門人當未有艾繼常吉而善發太史之蘊者他日更不可數理或然與而予謂此其尤不可知者常吉次太史之語既成而求序于予予惟太史之語何待予

叙姑為書此明其不可知以寄吾感慨之思云

題卓吾手書

此卓吾老子與涇𨛗甫手筆一幅字耳吾知其必傳鼎甫試出此幅示人當必有愛之者尤必有惡之者愛惡之者亦必極夫使不令人愛不令人惡愛惡之又不極何取于字亦何以為卓吾老子惟其不但愛而且惡惡之且必極所以為卓吾老子之字人情極則不可磨滅是以吾知其必傳世間字以愛傳者古來多矣以惡傳

者自卓吾老子始雖然凡此皆就識字人言耳世有不識一字人卓吾老子其如之何哉其如卓吾老子何哉鼎甫是識字人是不識字人於此叅入為不辜負老子

題亡姪子遠冊

余族中蓋彬彬多君子矣遠者弗論就予所見若父行則有若駱峰翁之介直瑞泉翁之忠信望瀛翁之爽邁兄弟行則岐山讓祀下人剡山清高絕世繼廡奇拔超塵而姪行又有若子遠者貭謹樸茂皆余宗之桂石而鳳麟也可易得哉茲六七君子者余於家庭間尊者得嚴事而卑者得友善之乃後漸彫零獨望瀛翁及繼廡

子遠尚在而余適籍後移疾在家相與最密居無一日不會會無一言不在道義不十年間又皆次第奄逝而余孑然無侶矣悲夫然余於諸君子中又竊嘆子遠遇最苦年廿五而孤大父毋俱耄在堂而隨以一時服三喪壯年喪偶遂不能娶稱鰥夫卒無子居遭回祿栖止無歸而耕無田蠶無桑饔飧寒暑食衣常無以自給然口絕不言利時以繼毋之節操不得表揚為恨

樂親有道雖遠方不憚艱苦一往不知者以為迂而不知其志誠遠矣年未六十而卒善行多可紀者余每欲為一傳㮇其生平未遂也卒之十有餘年而其姪有成乃撿其生前所見信於諸名賢之書若文而類次之成帙以問言於余夫為子遠言余之夙心而有成之欲尊表德意可尚也乃為手書茲語貽之而其母節則當另述然子遠之名不泯則母節亦必彰母節彰而

子遠之曰亦瞑矣子遠少為諸生有穀讀書深研與首試場屋輙不利常自責以為功名不足揚親而且無從試天地間大罪人愧無所容中年乃絕酒去腥勵難堪之苦行以重自戮辱其

[illegible]可悲矣

策問

問學者誦法孔子而教在論語其言入孝出弟敏事慎言等可謂明白簡易徹上徹下無遺旨矣而後之儒者乃謂論語多有無頭柄語如言時習言知及仁守皆不知所習所及所守者何事然此人且詆其雜禪而濂洛諸儒亦謂孔顏之樂當尋樂則何事堯舜禹湯列聖以是相傳是則何指此與前語若出一轍靈爾則孝弟敏

慎而外聖人尚有未盡之教耶彼濂洛語中又有謂人在覆載中不知天地在照臨中不理會得日月皆冥然而行者夫孝弟敏慎人人可循而至於理會覆載照臨則似智有不可強者此視論語之教不更高遠耶誠於此理會則於所謂何事何指者果相貫通否耶吾觀論語而外若易闡資始資生陰陽剛柔等是為理會天地處否書言旋璣玉衡治曆明時等是為理會日

月處否以是為理會則古康成一行之徒皆不可謂之冥然者矣而果然乎以為未然而更有理會處則不知如何為力彼易書之旨又何未嘗試谷明言之以觀希聖之學

嵊志諸論

論沿革

登開之父老云嵊之五十五六都乃會稽之二十五六都也會稽丞徵兩都稅民抗丞乃奏請割地與民歸嵊夫抗會丞則割歸嵊再抗嵊丞又焉歸兩都去兩縣道里遠近等忽祖制而更置之於計非得諸所種種弗便姑弗論論其大者在兩都來而貽我東閑瑤役嵊因以敝矣詳具廢署考中

論廢署

余志廢置至訪戴驛蓋執筆噓唏久之宋元有驛而　國朝罷不設以僻故烏知百年後非故嵊耶嵊故監司經年不一至而今台郡有專制之兵巡旬時來去驛道東出寧波而近以彼濱海迂阻避不走走嵊以故屬吏胥徒奔走旁午於途而　廩之供歲無虛日度費與驛稱矣而

歳且協瀚水岸夫銀一千三百餘兩於東關驛夫邑自有驛之費而更遠瀚東關謂何瀚東關蓋自成化間始以割都故議者謂宜以兩都復歸會稽而歸我所助東關銀合歳自所供應費復訪戴驛於東門外或浦口惟是設丞無費則嵊邑小可例新昌裁簿一員裁簿置丞事兩利計甚便也斟酌而損益之是所望于持衡之君子君義倉君勸農亭亦古常平補助之遺令圯

令長加意反覆手耳不以志廢

論城池

有城無兵城孰與守嵊頼吳侯有城守則何恃邑故設民壯若干名民壯者民兵也兵不奔走是供而簡汰訓練令專習武事一足當十一旦緩急可倚不爾如城何若夫餙器械豫儲畜亦恃宜與城俱講夫桑土之計常在事先是所稱豫翟者乩

論橋渡

城以內無橋而有稱大橋三板橋者何余聞兩隅故有渠則橋有之近渠壅而橋廢矣然渠必不可使終壅也故志而橋以示之餼羊詳備山水考中南渡浮橋瀚甚普說具夏氏札余自燥髮來睹記東南間民以渡被流死者無虛歳上官南北交馳人爭渡因是特甚故浮橋用為急道嘗建議與舉不旋踵而廢則咎在當事者例

之海東驅石而退托不肩謬矣夫嘗造擇人則必成置田以備補葺編夫以時啓閉則必久如是垂百千年可也垂百千年所陰活人何可紀業垂而利鉅仁者致力焉人後寧無我輩我矣寧我輩之須

論災祥

邑之災其饑饉為尤可慮也夫饑饉臻而兵亂疾疫因之故災大都饑饉始也嵊近無湖陂而

溪水道清風門疊溢無陂湖故乍晴即涸疊溢故乍雨即盈嵊為水旱視他邑特易凡所志盖其甚而他時小為災者十歲而九省歛積貯節巡施惠之典宜急講而時行者夫備在人者天不能災無備之災雖天亦人惟人所災則有籲天已乎而其何從乃一切他災繼起是真可慮故余志災異以示人毋徒云天若夫志祥瑞奚取古有之使民田疇有禾黍不必有醴泉芝草使民伏臘有雞豚不必有麒麟鳳凰置弗志

論形勝

夫剡中蓋古名士所樂遊而侈談云若越首剡面清玅秀異與夫渭水輞川之擬累代之咏歎備矣顧論形勝之實者於遊觀無取指所控引要害已耳嵊南孔道與新昌唇齒而東西北三面跨山長江為帶撫姚會之上流作溫台之門戶乃形勝之險阻亦云壯哉雖然險德之辨一介胄士能言之故知固國域民自有道即退遊觀而談險阻夫險阻足恃哉險阻足恃哉

論山水

剡古以山水名其析入新昌者山堇五之一水余邑專焉夫山水匪人不名剡山水名自王戴諸人今有若王戴者或度越之則山水之名不特甲東南矣山水惟人是藉哉或者曰剡建星亭鑿新河而文物益振則知山水靈淑乃鍾人

文山水實人所藉耳要之建且鑿以導厥靈者亦莫匪人故余以前若人責生斯者以後若人責吏斯者夫有兩若人即謂山水藉人人藉山水也無弗可矣

論砩塘

嵊田所賴者惟砩與塘而砩利大顧善堋職水者當時巡而濬治焉余又覩夫夏時稍不雨人輒以水爭甚且聚衆百餘持挺石相格不下夫

爭始不均田于砩有遠近而勢有彊弱或界限不明致是昔召信臣既導水利更立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紛爭其慮周矣今司水者督之長砩次其先後而設牌輪轉其田屬何砩砩管何阪令井井不得亂爭何自起此宜先時為計俟其爭乃理不直農事廢而且以圯其家夫溝洫本以為利而反階之禍是職水者之責風之讓畔不易乃次莫如息爭

論井渠

舊志城內井不載而載在鄉者余故詳內者何城內井其尤不可湮夫使烽燧或儆計欲閉城城守即積貯裕而烏可無不匱之泉嘉靖間曾以倭夷故城不閉者兩日人乃病渴表甫據城時亦惟渴是困往可鏡已故諺有馬城之蕩蕩莫倚其彊三日無水十日無糧以是知井之用大所志特其顯者民居內尤夥守土者禁不得墳壅乃防臨渴之思哉若夫渠塞而水走街衢民居率沮洳為病地里家又謂水出無道如人身血脈壅腫風氣亦爭故道可通撤僭者而濬復之邑利也舊志亦不載余并揭之蓋以示利弊之微而鉅者

論風俗

火耕水耨民食魚稻菓蓏蠃蛤食物常足無凍餒之夫無千金之子貨殖傳槩江以南而不專

語越勤勞儉嗇愛而容廉而遜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士大夫家佔產甚薄務縮衣節食以足伏臘農賈工作之徒皆着本業不以奢侈華靡為事會稽賦及群志槩全越而不專語嵊然以嵊俗質諸語不爽雖謂專為嵊語之亦可夏雷云嵊俗敦古禮重為邪力本務穡不作無益嚴尊卑不獨於宗里閈中肩隨父事之節無敢踰越內外之辨截然歸女雖世戚寡所識面不鬻男

女外境屋廬服食多從卑陋非悪安土而樂業商賈無出鄉山林隱逸者能以詩文自娛入仕多潔廉自完尚節槩其敝在溺女鬩很喪死治酒延賓溺堪輿家言久停棺不葬畜婢老死不嫁美悪之故盖其詳哉由今覩往大都無改乃家立祠堂喪間用素字女或不受財此今差勝惟服食奢淫僭越家人子一切御綺縠純采燕聚窮極珍異盤盂狼藉無寠子弟赴試百出詐巧

畾偉進崇富羞貧之數事不逮往昔遠甚夫嵊俗初本舜禹二聖人嘗過化是舜山禹溪其徵而清曠玄朗經術節義得之晋以下諸賢所浸沭且山峭古水湍瀉清冽鍾為人往往勁朴與地稱世系久遠始自晋六代或宋聚族嘗千餘指累世比屋而居祖風能不遺忘山居而谷處不見現奇異瘴為歡易足性率直鮮緣飾是非不枉其真或者謂難治而實易感本以列聖賢

教澤而所繫于水土成于性者如是故其稱美見諸史志不誣惟近所紀奢僭諸敝乖其故為元氣傷不細可慮然亦非其性所安唱之乃和若或敺之邑且未盡爾而風靡者才十之三四因其性秉其未甚司風教者急宜示之趨舍左富厚而右真修崇恬退而抑躁競使人知以詐巧進者其似穿窬不足羨悦黷貨嗜利侈田宅衣馬美飲食以誇耀鄉閭其究饕餮不足傚效

民務以敦龎好義為良士務以學古慕道為高雖貧賤不足恥趨舍定而俗蒸蒸返其古初若順流矣昔巴蜀化譏刺為文儒潁川改爭訟為篤厚猶然可待而況復其文儒篤厚之故者易可知已語曰魯一變至于道今嵊盖似魯夫魯入道易語其變不變失其故魯為嵊計者毋令失其故嵊則善矣嗟乎風行草偃之機在上而邦人士亦自宜遡古亟反即無待猶興庶幾

不負嵊也與哉

論歲時

余讀豳風七月之詩其所記日月剥棗食瓜釆苴殺韭等至猥細矣皆緣其習不易其宜而道之禮俗以稱美我邦人歲時崇習揆之與禮不必悉中惟在因習利導使之不詭于正夫誠使樂防淫饗用戀少長儉豐勿踰其節即歲節閒燕閒謳吟伐鼓為壽伏臘俎瓜享獻進劇飲食

小大醉飽衎衎奚盭焉語云俎豆之義始諸飲食余為釆民間好尚不忌細小著於篇

論古蹟

褚伯玉之居以深僻而愈顯戴安道之琴以不鼓而有聲破塚之硯荒墟之壺以沉埋而益重物有晦極而彌光者在質有其內耳語有之避名名歸逃名名隨詎不信哉

論物產

邑所產自足於用者秔耳然必歲乃然秔而外鷄豚耳餘皆待賈而足夫邑蠶桑寡藥不足市所種種本無者待賈無論已若木綿稉稻竹木等邑故不乏而猶無以自給乃強半衣松蕪之布飲郡城酒求新昌温歙之木以為宫室此豈民隋或智計鮮不務盡地力而失觀時變乃爾抑其所有者本不堪為用耶夫地不四通產不現異而人不計然民之日就貧瘠也亦宜故為

嵊民者無如折節為儉乃足自存遜時好為侈靡是重自殘矣若夫樽節愛養之尤宜在上治之應扁曰節愛節愛於貧瘠之民更急扁固有深思哉

論賦役

邑之民瘠甚矣間嘗出遊於鄉民稱匱饑寒不免者踵相接而蓋藏之家十無二三父老相傳以為今編户無論富不及成弘間以視嘉靖時

倍徙矣觸目可為流湧事催科者似不宜急而國用又不可緩用一緩二調劑之使國與民兩無病者非豈弟君子誰賴焉若夫一條鞭法邑可永永利賴而或者議數太儉令掌者掣肘則下便而上不宜豈無齒隙壞是者故論者以為諸所議毋為民每畝惜釐毫俱稍從寬裕使經費常得方圓數外法乃可久斯老成卻顧之識我黎民尚亦有利哉

論學校

余嘗覩士在諸生時朔望旅進覲殿宇頹蕪不治輒忿邑見顏色惟當事之非乃其身一旦當事他邑則視學頹蕪多不問有告者曰姑置之吾且有政此為志以境遷者也乃學官所掌祭祀鄉飲用以交至聖激世風率典禮之大而或者忽之祭齋戒省視不必虔簠簋豆籩不必飭[illegible]獻在座者不必盡淳篤而視若典弁髦然蓋禮幾以廢禮廢即崇其殿宇彌文已夫世見上官則析節禮賓薦則陰施而忽玆兩者謂神冥冥而實無位耳徇勢而闇于理悖孰甚焉邑先有王公天和加意兩者今賢者在所稱諸弊庶幾以祛余不忍夫所在積習廢禮而懼後來者或履斯弊其為侮聖瀆典傷教化不細故著于篇使當事者不得玩且將以聞諸握風紀為廣大教化主者

論祭祀

郡縣具立啓聖公祠届期同文廟舉祭始自嘉靖間稱甚盛典云顧祭祠廟後先所在不一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廟者非情非情則非禮先祠者同日兩祭則誠竭竭則懈懈不可以共神國學先期遣官祭聖公丁日祭先師乃其制不違之郡縣使人得以私臆自後先則督學[illegible]任哉或者又曰先期祀祠則孔鯉得以先夫

子可乎然統於尊姑弗論乃祭為夫子設而反後之可乎故莫若同時舉祭廟主正官而以他官奉祠祀則精誠各殫而後先無妨矣先君子為靜海訓時丁祭主此議而卒以忤有司然此議終不能易也因附存于此云

論書院

嵊止慈湖書院一所而近更有鹿山書院語以學不講為吾憂知吾憂則必講學務講學則必聯群欲聯群則必有止而書院設焉人家父兄于子弟教之讀書則為之舍讀書之子弟多而舍亦廣故其家之昌明熾大用是卜焉不然子孫愚門祚薄矣為世道計何以異此故書院惟恐其不繁興而脩舉時飭非末務也古稱杏壇即書院之別名而後來白鹿鵞湖益以稱盛吾華法孔從朱當何做耶曩有甘心毀廢之者幾於坑焚之慘而卒以自坑自焚亦足監矣

論學田

田以群士於業而免士於厄者也可少哉嵊學故田僅餘數畝何與之艱而廢以易也薛侯周以所度盈田地凡百計贍貧生用心殷矣已義民繼捨而姜侯克昌又以入官田益之田益以富夫姜侯益田修廟兩渞實勞于學就勞剛勞誰宜掩之余獨異夫朱侯一栢羅俊髦數十輩課之學宮而時其既廪經歲有常不輟迄今人口其勞不置而久且彌以思既不田不乏而勞不石不磨吾不知其所由然

論典籍

稽嘗故邑所為典籍蓋其寥寥哉好古者宜廣收博精使士得貫穿古今而稱博雅邑固不乏彊記士也若繼先達及巖穴之士所撰述亦往往不少然自戴王後率湮滅不傳所謂非附青雲之士無以聲施後世者也悲夫間有存者附

者名氏下或傳中

論祠廟

邑祭典統自秩宗者一廟兩祠故論次為獨詳賢宦祠主之督學使者為厲世大括是烏可忽他頗不經顧里社所奉按舊志姑著其名不削抑予於賢宦祠慨焉世所祠鄉賢往往稱濫以故主者鄭重不易予獨予邑與他邑異濫生于有權力者而予邑鮮權力者賢者以寡援卒卒

不得闡闡矣以無資輙中廢夫士有曾參閔損之行而無所先容不能使人信則寡援者堙上有楊綰包拯之公而煩以文檄不能使無費則無資者阻以故他邑病濫余邑病遺濫則偽者倖使人不恥不修遺則真者沒使人不貴能修濫與遺其為教化傷等耳待衡者宜於文檄外詢之周一獲其真斷之果既防其濫更慮其遺卒能使不濫不遺斯人文教化之大藉也已邑

賢若前代而遺有周公汝士本朝而遺有王公欽不肖先君子諱謨喻公聚杜公民表德學事功炳人耳目余從兄勇秀又業有成議茲六七君子者誰可少哉而且更有未盡者存若名宦之遺亦類是前代有賀侯齊丁侯寶臣過侯昰史侯安之　本朝有臧侯鳳朱侯一栢是德與功俱懋者而專語功則有吴侯三畏專語德則有張侯瞳林侯森學之論有王公天和以是求

之他邑歆賢與宦之遺若是夥者蓋鮮矣夫
國朝以來二百餘年入賢祠者堇堇兩賢晉以來千四百年入宦祠者堇堇兩宦則烏得不遺且夥若是也余慮夫遠益無徵私心痛焉揭其名以俟持衡者按名而察諏其或有信乎余言若不肖先君子有其實義不得揜故不避而筆于篇

論寺觀

寺觀興廢廢興不知凡幾然歷千餘年卒以不
堙誰其公不有耳乃世有力者利其地善欵奪
以為居苑墓公者私之不有者有之心且黯矣
何地之足云或更托廬居焚書之說實其口夫
假韓朱之公談以濟巳私是廝竊仁義以為盜
必棄于韓朱者韓朱其與哉若彼二氏之徒亦
不必過為侈大增擴過為侈大增擴曇與聃之
款亦不然

論仕宦

舊志令籍中無稱揚公簡者近乃祀之官祠[illegible]
立書院以為簡固當令刻此何以稱焉按史簡
中乾道五年進士授冨陽簿為紹興司理常平
使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幹軍政大修改知嵊
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夫是則往志為疎然
刻録去其時不五十年不應疎畧至是豈以丁
艱不果至嵊故弗録耶丞不至或不可知而令
名不宜湮若邑建祠立院則辟之瑞鳳祥麟望
者知慕以為美談而尸祝之即不至曷云非義
余固不敢詛為之傳而特按史表其名紀祠院
于他考盖各從其實哉

論鄉賢

鄉賢元以前凡二十四人國朝三十八人而孝
義總之二十八人遠代按舊牒近世進退抑揚
不敏竊取其義即人知罪莫必然以論評求間

里而以心事質鬼神毋苛毋濫如是焉爾矣他
吾何知焉鄉賢有以名附著者以類從或以其
後乃爾實無関差等覽者當自見焉

論補遺

志以十二卷竟矣而更補遺曷文藝故實或掛
漏於耳目心思所未周而間分類不盡者補録
焉然隨遺隨補不復分門別類而年所亦不甚
次盖示奇於正繼方以圓辟之天十二月而合

周以戊歲錯綜參伍俟覽者自得焉

周海門先生文録卷之七

婺源余懋孳　古歙鄭　澤
門人金陵吳自弘　休寧吳世寵校梓
錢塘袁升聞　餘姚王先達

三一窩册序

朋友之道難言矣友道之難難于真世有真學問而後有真朋友學問以生死為念而知有最上乘一事立決定志起決定信者是為真學此學一真則如病欲安務求按切如旅欲歸必籍提携我以真求人以真應忘形骸渾爾我貫終始友道之至也世有真朋友而後見真學問玆道難言哉令見郤季躬查汝定蕭伯穀三人者蓋誠庶幾乎此三人宛陵産也季躬汝定以布衣好道於塵勞毫無牽絆勇猛精進直求脫悟不壞世間相而談寔相有古龐蘊維摩之風若伯穀登鄉舉行以宰官身應世莫與為友而獨於二子是親皭然世味之外其意可知矣三君

自相考證時不放捨一闢善識不遠千里裹糧相訪北走燕趙南遊吳楚足跡半天下未已也既又思終老聚頭不可無所共作一區之宅於牛頭釆石間以示終此生不相離其意寄且篤如此所謂真朋友者非耶時余為南曾司封而諫議祝無功氏亦官都下與三君往来最號莫逆宅起問名於諫議兪曰三一窩而申以說或者曰諫議司封於三人交不淺他時官轍所經

退休時暇過窩中與之盤桓落草雖謂五一亦可且三人者将以友盡一世而三一云乎哉以問於余余曰語妙用則非特三一五一即六道一大千沙界一而此窩中徧有河沙國土一切衆生語冥際則非惟無大千無六道無五無三即一亦非一而此窩中無有寸土不見一人如是而名之泥也得乎天不泥名言掀翻數量安身立命灼爾知歸然後止宿此窩不在門外也

已或者曰門内止宿事如何余曰一窩蕞爾地設天闢誰為内外本無級階江間運水隴畔搬柴拈香撥火供佛脩齋男婚女嫁生作死埋布衣居士宰官茂才強名學問假說朋儕茲為三一窩究竟也與哉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自陽明子以理學倡於越越中人士通其學者先後不乏當時及門固有獨傳其心印者矣後數十年有陽和公公篤信良知歸依誠切惧末學談本體而忽工夫則揭致字為提撕謂言良知而不言致非陽明子所以教也故其褆身率先倫理竭力事其父太僕公生死以之弱冠為文弔楊忠愍後立朝往往有同臭味之意故人

以忠孝狀元稱之然此固其大節之顯然者更一片精神流貫世道尤為近世士人所希方江陵柄國時人人諱言學而公口不絕談在京師聯群京師在越聯群於越嘗登公懷永之堂朋徒滿座子弟侍側三五諸孫方為童子布衣華履洒掃詩歌志意忻暢而一郡興起不戒以喻其在他所可知矣見人之善多方接引義所當為挺身一無所避至今想見其懇懇之衷直前

之氣猶令人神王而心竦以此精神措當世道鼓舞人心似宇宙間不可一日無若人者公於世重矣昔聞　肅皇帝之謂陽明子也曰王某是有用道學大抵王言道學而無用則亦無用此學矣世之談學不少而有實用者幾人無用之學雖稱孝稱弟猶為士之次忠節比於東漢諸人猶謂之無救於時而況其下者乎此余所為重公而深有感乎近時之不易得也已然公

學足用而世又以不究於用為惜夫既以精神為用則又何間存亡公往矣而弟若子脩公之業不廢今伯子清江君以其學施之政事且我輩講究是事者日滿文成之祠而語必念公則公之精神作用未嘗不在也公有遺文若干卷業已付梓而近吉水南皐鄒子知公最深復加選訂精光愈露既成而清江君與其弟太學君乞言於余以余素與公游而且同學陽明子之

學也余因為叙述以附鄒子後夫玆集行而公之咒于刊苛其更有終窮也乎哉

銘吾袁君六十壽言

萬曆辛丑十月共日銘吾袁君介六十之壽謝一切戚里賀弗受獨友人若干輩得升堂而致賀焉我友締結數十餘年久矣今所旅進皆昔相與總角之交今所履堂即昔共習句讀之所追談在昔咲指二毛古人久要不忘之誼庶幾

無愧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時詩若為我輩詠者於是取詩而歌各舉酒酌銘吾君為壽而諸君又頤語周子曰今日之會不可無言言之惟子余惟吾輩録約相繩款語日狹何者非言而更須今日雖然亦有不得不言者人生有一大事雖水火衣食不足喻其急且重者而況各冉冉老矣尤不可不以是為切切凡人未能切切者未嘗諦觀焉爾試各轉

眄而默維方爾童年忽成耆艾為時能得幾何中間所歷情境猶如昨夢何事足堪把玩往既如然來亦可覩是一切皆虛而以何為實固自有安身立命處不可不參求而明了者明之而生庶不虛生了之而壽乃為至壽蓋不假外物而現前真實受用無容導引而自然常住不毀者惟此一事昔人謂之真樂謂之不朽謂之至尊至貴可愛而可求者無非是物故於今日壽

觴之祝而特拈出為銘吾君頌之若但為世俗之贊頌而已者非所稱於我輩也君齒於吾輩最長稱祭酒而行誼亦自度越無事從惇大則群讓寬務先施之誼則衆推厚推心置腹而一切城府不立則莫不歸誠君蚤事二尊人以孝配李孺人琴瑟之諧老如一日教二子以義方具克家而諸孫玉立可愛君操行敦倫卒多與道合而更了此向上一機亦不過一著察聞耳

君其能無意哉憶在庚午之年相與共遊龍谿
夫子之門當時不肖尚未足領畧其微言近稍
有所窺始能篤信此事至急且重而又不敢不
孜孜求同于友故願相與脩明共究竟了此方
為真寔不負夂要不然亦世俗要結之小信爾
終愧白沙之歌君今年始六十耳由此年數日
增而向道當彌切其若衛武公然既耄而不忘
箴儆則不肖請歲歲托於朦瞽會中繼君而稱

壽者從此且不乏當其期不肖皆願以是說進
須臾亦惟銘吾君敬於今日尤惓惓云

贈王筍劉公六十壽序

山陰劉氏兄弟仲倩特倩量倩三子俱力學慕
古文行彬彬以同胞稱同志人謂為難而遡其
必有自也葢其尊人為王筍公云王筍公之行
其大者在孝友聞其幼時家貧甚稍長為諸生
值父以户役負累罪當遣公徬徨身請代不得
乃計緩父刑自刻苦誦讀手一編曰生吾父者
此耳極力至嘔血不休比試受知守若令而父

罪得豁于同事二百人中獨蒙異數固至心所
感也後公奉養益虔有二弟且幼公哺育之長
為婚娶曰吾畢力養親不過口體撫鞠吾弟庶
得親志耳親既没而友愛不衰夫孝友百行之
先而公以此自力庶幾所稱足法者乎公以貧
故不能為子延外傅輙自為口授蒙時句讀與
之為句讀師長可通經學文與之為經師為文
師公處宗黨能忍即以忍誨三子曰不忍禍從

不遺病從內出人謂為名言公善衛生郎
衛生誨三子曰周禮疾醫止須愈人士君子
治未病不治已病也公取與甚謹即以護名節
誨三子或一語之及曰何因有是必終夜詰省
不能帖席夫公于三子行範言提豈不誠吾心
極力哉而今見樹立遡所自為不誣矣公學富
才嫺名流推許自亦俯視一世慨然抱經濟之
思而竟厄于數七赴棘闈不遇以老今年壽届

六十絕意進取督學使者欲優之冠帶弗受也
着隱者服遨遊鏡水間以自放三子所與交游
之士凡若干輩尚父事公當懸孤之辰旅進持
觴上壽而請不肖為言以侑公聞而辭諸士固
請公曰即有言願以規不以頌也夫不肖其將
何言以當公意蓋思前有一樂說貽三子而今
數年來公與安人年壽彌增桂子加馨蘭孫加
茁駸駸繩繩樂愈進矣更何言哉蓋嘗聞吳康

齋先生之言曰一樂君子所深願欲而不可必
得衆人得之而不知其樂者多矣肯哉知之一
言其知道者乎蓋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不知
則止足之意少而凝承之道虧故履此者貴知
知則謂遇所難得能安享之于身所已備能加
勵之安享則共恬共愉而太和之保合益固加
勵則愈培愈厚而慶澤之流衍斯長故惟知乃
為不辜負耳吾觀古時父子兄弟履茲樂者若

程太中有明道伊川陸宣教有梭山復齋象山
皆以古道自相發明而至於周公則直曰文王
我師也此其樂在家庭自可想見乃不辜負之
榜樣而吾人取法舍此何歸是尤不可不知者
不肖交公父子間分義最深令日相期必欲公
為太中為文王三子為明道為象山為周公而
後締交之願始遂即如所擬知之一言亦不離
良知宗旨而奉為入聖鎖鑰蓋區區真信聖必

可為人必為聖一念惕誠斷斷言之是所以侑
壽觴之祝而副公相規之求者無第二義也如
徒斯以令時豪傑而已者則公所以教三子與
三子所以受教于公者亦已自備而又何俟區
區之更贅也哉

贈張母陳安人七十壽序

閨閫之行雖甚盛不能自彰每每徵于夫若子
而至於所稱生母者則尤必以子顯我 國家

令典體悉于情備至凡所生母具得以子貴貴
之是故子郎官則母稱安人以至恭人夫人皆
得視其子封號不二于嫡人子遭時可謂無不
遂之情矣然此猶孟子所謂人爵得在外者耳
修我天爵以報所生則更隆重不朽是故子而
賢人則母賢母矣子而聖人則母聖母矣主爵
之柄貽恩之權係我天君不由外假孟子曰人
人有貴於已者得之可不謂甚便矣乎人而悟

此斯為真能孝也已山陰張子易從余游有年
一時同志若干輩咸於子易為通家子易有生
母陳安人壽屆七十今月某日其設帨之期凡
在通家登堂稱慶而徵言于余余聞安人父故
燕都富賈有大略與子易尊人太僕公交好遂
屈節歸之既歸而相其嫡母劉太安人拮据生
產不憚勞勩太僕公宦遊有事四方間關辛苦
則惟安人隨侍內襄克力而公不知其在旅也

已公解組歸子易伯兄諭德公舉掄魁賓客滿
堂工務遝作而安人料理供應無不曲當且善
得劉太安人心晨夕視膳食能使諭德公無憂
內顧歸而省覲則再拜望安人稱謝且致祝焉
安人舉二子長郎子易次元恂太僕公背時俱
在襁褓安人煦哺得有成立且慈不失訓斤斤
然約之矩矱不少縱也蓋安人有塞淵之德齊
遬之儀閨閫懿美未易殫述今壽考康寧兒孫

羅侍享有遐福天眷備隆諸通家子相率而舉壽祝之觴豈不足稱休祥盛事矣哉然更有進而策之不朽者則在子易矣子易學懋才宏取上第膺　誥章如所謂以人爵之榮而奉母者旦暮且致然未可以此盡子易之孝思也子易與余游相期甚重非賢聖不為願相証甚密非賢聖之語不為談而要須微細撿點實落參求使願非虛設語匪空作而後見真詣子易慷慨

豁達視世祿祿不啻鶴立鷄群豈非人倫傑士顧贊聖之學貴在入微豪傑之上更有著察故願子易必進此步直至比肩賢聖使他時迦母道於安人者亦因以稱聖稱賢安人之名顯而子易之孝全矣余又聞安人迺且掃室焚香齋居禮誦一切然絮於盛俱置不問則安人當有夙稟至識子易容勤聖脩必然意為愉悅是承歡之大者其益勉以副之哉

壽楊母郭太夫人序

太史復所楊公奉　詔起為南少宗伯被其母郭太夫人以俱太夫人夙閑禮教動引大體公所進止壹稟於太夫人而茲行亦惟太夫人之命云至之日都人士望見板輿謂太夫人成其子行道立身而斗山望重母德茂矣既相與嘖嘖稱賢而又謂太夫人行年七十聲容步履比於壯齡得天厚矣更相與嘖嘖稱慶越明歲為

令丙申太夫人年進而七十又一八月公日其設帨之期公友生寮屬濟濟登堂致賀而各徵有壽言惟公門墻士文生孔生輩則介於文堂黎先生而過周子請以言謂登與公同年舉進士於太夫人咸稱猶子而且時從公論學知公深也登於是作而語曰太夫人內德淵源其奉姑氏相司訓公種種徽音見於諸名公所論次甚悉矣則何能更贊一辭惟諸君從公受學亦知

太夫人所以壽而公所以壽其親者乎太夫人令之孟母而公將比於孟軻其所學有真境在家庭者諸君亦能想像之乎江門先生者公卿邦理學之前標而吾聞其語有云子之養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加旨哉斯言即是可窺公母子之際矣夫適非強為即所見於孩提時者人在孩提時毋顧復喻於不言而子愛慕知以不慮適之至也雖甚賢孝能加毫

末於此乎令人有頌太夫人之德者謂撫公莊訓公義而實何莊何義之足言要以率其顧復之常公所奉於太夫人者人咸以其牲鼎之養翠翟之榮為足以異於恒人賤士而不知公且比跡愚夫同情孺子晨昏出入怡志承顔不越帷謠左右之間而百順攸生且婦隨孫繞合敬聯懽而太夫人悠悠有餘適矣夫適則快快則神完而體固適則和和則祥召而祉綏太夫人壽考且寧而百歲于齡將未有艾蓋其所以壽而公所以壽其親者皆無待于外不假以人是其學之所謂真境者哉夫大道本在尋常而萬行周踰方寸故詩書所紀賢母孝子之實即澣衣治葛而聖善攸彰請與分餘而愛敬以備真旨要無多而世且日用不覺適之一言簡截示人非江門不能發而非公無以明[illegible]敢因太夫人之壽諸士之請而表著之既以侑今日之壽

觴而且為諸士作則使歸求實體茲學共明他時遡所自出則皆太夫人靈長之壽云

賀喻母丁太安人五十壽序

萬曆辛丑喻母丁太安人壽屆五十端月二十有三日當初度之期太安人為邦伯石臺公配而公先見背有二子中卿和卿中卿成進士方為洪都司理和卿補邑弟子員壽之日和卿捧觴舞彩滕前而中卿千里致脆甘列章服使其弟代獻爲壽太安人南向披衣而擧觴里閈中望以為榮且樂周子汝登會同志之徒十餘輩

亦以是日肅容旋進周子蚤荷石臺公與可極相友善而中卿妻余兄子且於余有肝膈之好和卿過信投誠謬崇師禮周子於其父子兄弟閒分誼為何如哉而諸同志與和卿共學論交比於同氣以母事太安人於是具得升堂請拜而太安人念世講出襜帷受諸禮賀乃諸子更請致語志不祈而屬管周子周子當敬受管其何辭遂起為颺言曰禮五十未稱壽而惟如太安人則可以壽矣古稱内助之賢惟是婦德母儀而兩者難備是故鹿車之操不著其母而熊丸之教夫無裨焉豈惟德不易全而遇亦難偶今如太安人得備稱之矣太安人初歸石臺公所贊助具古道淳風故公為擧子不一妄謁公府令興寧操勵嗅咻政澤卓冠一時卒稱名令後公見背太安人年始踰二十即氷霜自矢迄今幾三十年如一日夫早成克相之能而脫樹

未亡之節此為人婦之完行也二孤之撫一方垂髫一在襁褓拮据鞠育俟其成次第置室而余女姪為道太安人靜莊之度均一之慈纖悉具中繩幅督二子就外傅使無廢學令中卿居官守三事惟謹會公輔是期而和卿旦暮科名可立致然俱不以此沾沾自足方究心性命徹宗以賢聖自期許是皆太安人所以教而母道庶幾比於三遷夫順德貞修相夫成子具可贊

述如太安人者舉世能幾且大孝之慕以五十卜其終太安人行當茲年遇瘵而性以定可以表世享名格天而介祉內外持觴而致千秋之祝誰曰不宜余故謂如太安人則可以壽矣雖然太安人今五十耳不有六十七十耄耋期頤于後乎當其時更為太安人致語則他無以加而獨賢母之績當與壽俱高歲歲可以加頌然此又惟二子之責蓋孟軻之諳漸實而後孟母

之名愈長惟中卿和卿其于前所謂寃心期許者尚更自精猛不怠要以願學孔子志學從心凡十年一較以為母壽余蓋握管而俟將以登太安人他時頌祝之章且以告我同志其俱無忘茲義哉

贈張母應太宜人壽序

天下之至親當奉以天下之至壽天下之至壽必歸諸天下之至人至親者父母至壽者不朽至人者聖賢人為聖賢則身不朽此謂以至人膺至壽身不朽則父母與之俱不朽此謂以至壽奉至親凡人有親孰不願壽語壽不朽孰不知歆而一且責之至人則退然以為不敢當夫人而不當至人則庸人耳庸人者與草木同腐

耳與草木同腐者謂之虧體辱親有志者其能宴然俯首而遂已乎故吾以為人而不知事親則已真有罔極之深懷者不求夫壽之至吾知必不能釋於衆人而不慕至壽則已真有不朽之深畐者不求為人之至吾知必不能滿於願誠求之矣則亦未有不至者也余不敏妄有志於斯義而更懇懇焉以號於人近同志十餘輩談相推信日為之証印磨脩凡同志之父母有

慶則皆升堂拜賀而更為詞以相勗今年辛丑七月六日宏甫張子有母應太宜人届五十之壽諸子推余致詞則余計何以為宜人壽宏甫之尊人刺史星亭公與余同鄉舉交稱莫逆最悉宜人之賢余得耳熟之宜人產自名宗夙承父訓深閑閫則既歸而事舅姑孝相刺史有鷄鳴之操有鮮珮之風刺史之悉拾青紫而治郡稱優者宜人有内助焉余將以是壽宜人而要

不過賛其所已然宜人享不盡賢從此福綏當日益加茂進之耄耋期頤康寧無害余將以是壽宜人而亦不過頌其所自致宜人訓宏甫慈不失義致九熊之苦心宏甫循母教將奮跡科名行有封章翠翟之奉以為榮余將以是為宜人壽而亦不越世俗[illegible]羡艷許者耳是皆未取焉而若今日所壽於宜人者則在宏甫奉之以不朽而畢此至人之願已耳豈更有他詞哉或

者曰至人不朽何以言之易也余曰人謂不易者在不求之心耳人之所以為人者心則人之至者亦至之以心今有一念之投誠一事之懇到必曰至心是至心人所時有也而至人顧遠乎哉皆有是心而能察識不迷不為情移境奪心無不至則人至矣此心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不必引之使長而自不朽矣以此事親舜文之至孝也術豈多乎哉先儒之言曰溫清

定省可以為孝閭巷之人能之不可為有道實欲知道則自省察吾事親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道此察識此心之說也盡之矣是故善壽其親者不求之親而求之身善壽吾身者不求之身而求之心一識此心而堯舜至壽至孝當下自全可與明是義者惟我同志故今於宜人之壽而重為宏甫勗兼為諸子言不然猶夫人之為壽而已也豈[illegible]我輩相期之至誼哉

贈吴氏鄭太安人暨紹南吴公母子繼壽

序

性命之學或謂高深宜未易言夫天命之性中庸首揭學言明德語言為仁皆性命之旨我輩自燥髮來即以受句讀而既長師儒之所傳習有司之所掄求無非以是義為發明是豈不宜易言者哉且性果何物即吾所為視聽言動而措之食息起居以至綱常倫理無非此性之顯

見天命者莫為莫致之妙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性之別名而無極則天命之謂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此人之所以為人生與之俱未嘗須臾離匪高匪深而人自不察謂之日用不知不知則七尺之軀塊然血肉而與草木同榮腐亦何以稱貴于天地之間故人惟盡性知命而生理明然後造化在手常伸萬物古有稱擅天爵之尊而不以位擬無價之珍而不必財享無疆之壽而不在年者舉是物耳邑吴生孟剛與其外弟丁生中甫凡十餘同志皆與余游從共求究竟茲義今年暢月念有三日孟剛尊人紹南公届六十之壽又餘月而其祖母鄭太安人當八十初度旬月之間子耆母耄於是同志相率稱觴上壽而推余以言夫言則寧更有加於性命之說哉余記弱冠時與公同為博士弟子公質金玉而行準繩太安人訓公以義

而公色養無方以篤孝聞公長余五歲余心敬慕歡兄事之而未逮也今别且三十餘年以令子通家之義再接公顏公行益完而太安人之恬於孝養益至夫堯舜之道盡孝弟孝友如公性命之旨可謂身發無餘然中庸推事親而本之知人知天蓋必知人之所以為人而契無聲無臭之載以此為孝乃為著察公與令子晨昏請証其必有以進此者乎余每羨古為父子者若

究夫之於伯温太中之於明道以道相成此家庭樂公父子真誠世濟更以學力加充則有為若是寧令遜彼公負儁才以一諸生自老孟剛積學攻文猶然有待近家徒壁立人或為公邑邑而不知公誠太中子誠明道性分之中何所不足而更以外為重輕故今日稱觴余惟談性命之學為公壽而且以壽太安人身與賢聖比德而壽與太虛齊年畢幼學之事率生理之常此易簡之旨當下可了公且於茲首肯其毋謂余易言之也

紀志事

剡有志自宋嘉定間高公似孫始嘉定後百七十年元至正間許公汝霖有志至正後又百九十年迨我國朝有錢氏志弗行行夏公雷志今去夏公時又八十七年所矣先是嘉靖中繕部俞公聚余從叔别駕公震議修志業經始弗竟廢後邑令譚公禮學諭王公天和復議修志具草將付梓以授惠昌令胡公采校閱久之又弗就廢乃卒無議志者歲丙戌郡守宛陵蕭公良幹修郡志而太史山陰張公元忭太常餘姚孫公鑛專筆削太史詢八邑掌故獨嵊志闕曠無徵曰邑不志局為郡志池太守右文舉四百年曠典寧當茲太守世而其所隸邑猶有以乏文獻稱者是在邦伯乃以語南城萬公民紀萬公

謀之博士内江楊公繼朝吴興趙公棟連江陳公賓乃告郡公修之報可而余小子汝登方卧病以筆札來請余謝不文請之固太史復貽我余重兩公指更自念志不文未足深患患不公文不可強公可持夫所患者足持以免而所不可強者則亦所未足深患者明年受札既緜摩累月甫半萬公考績不暇問逡巡易歲是為戊子萬公謝職去别駕冀州王公太康来賦篆王

公任事無爾我請畢草時余同門友毫州李公
國士由名給事僉憲浙司分鎮台越往來剡上
弔王謝風流稽戶籍耗實問志謂宜亟就余益
殫力以圖從弟夢科宋君應光實相左右而侍
御董君子行方予告家居及州貳邢君德徤鄉
舉士張君向辰李君春芳時從請正又聞與文
學尹君紹元汝陽王君嘉士李君德榮兄士麟
任玄齡山人錢君思棠恭訂之五月稾具付剞

劂邑貳吳君鷃鳴經紀甫就八月令君晉江林
君岳偉至更申閱始布行焉嗟乎嵊上下數千
年志録匱三覩而近且數十年謀議莫决其艱
曠如是是令太史咨嗟令一旦肇議投艱小子
卒獲濆於成以布則惟諸名公主决裁畫而余
不敏幸際其逢典筆札以竊為己效稱幸藉矣
顧所論次多謬畧無以厭衆志則無如所不可
強而勉所可恃獨一念耿耿在卷姑以藉手謝
諸名公對往哲而俟來許且以其艱曠若彼或
庶幾已之愈云爾志凡十三卷

鄭母吳太孺人八十壽序

萬曆己亥新安太學生鄭于榮氏有母吳太孺
人年届八十臘月二十有七日其設帨之辰二
載而于榮遣力東走會稽凡千餘里徵言于余
余與于榮交二十餘年久矣則言其何辭余竊
嘆太孺人之壽為難而尤有羨于于榮之壽母

哉粵古傳紀中頌母德者或賢或壽或以能聞
而卒未有備茲三者太孺人早適鄭圃公值家
旁落躬克儉素縮衣節口脫奩飾以佐資本而
公賈遊荆岳間家日益饒未幾稱未亡人而訓
督兩子益恢先業不可謂非能事姑孝處妯娌
以巽婦職閫儀一切敦修而且命子倡舉宗祠
明報本聯宗之大義置田以贍貧立亭以休旅
而鄉閭頌義皆烈丈夫之舉不可謂非賢今年

登大耋白髮絳衣雍容堂上稱壽母馬二子伯仲怡怡具能孝養懽承且芝蘭馥郁行且高大其閭太孺人所以食有餘之報而自得其天年者福亦云備矣壽如太孺人不稱難矣哉余有母亦年八十有六諸所操勵庶幾比太孺人而余所事母視于榮或多未備余十餘年來奉母馳驅未有寧期近得優游邑屋才一二載耳何似于榮之日侍庭幃而向不知舟車之頓余饔

飧之養土醴豚鷄未踰菽水何似于榮之物備無方而時不乏水陸之羞于榮力足遂施凡所奉義事事洪鉅可紀而余所利濟隨念隨緣未畫稱無涯之慈願于榮交游半四海洪文大章輝榮母壽而余特以班衣自舞咲語為懽益余真有羨于榮之為壽而思所以自廣也已然余又聞太孺人有王姑許年百三歲而太孺人今精力比于盛年年將度越之不啻世壽相引要非偶然得無有養性全真之術相授受閨閤中耶果爾則願竊一二以奉吾母或又謂太孺人與王姑無異術特情鮮瞋喜慈心樂施修功行所致夫是則吾母且似之獨功行之修愈積而愈無窮惟余與于榮當無論鉅細益殫茲心以廣母慈而效罔極之報致千齡之頌者獨此為實孝子不匱惟于榮其為能起予也哉

贈文麓金學訓擢太和諭序

文麓金公訓剡六年今擢掌太和教諸生不能別相率謀贈以言而拜乞於余惟余昔宦游便道過里中一接公已私識其為古心古者越五載再過接公乃益信之蓋公底裏洞豁檢押峻嚴待諸生從利先義像采塤箎之叶譪如也對邑大夫恭而有體公以實心制行故精神孚於士類真庶幾稱賢師哉或者曰以公之賢當路者宜列薦牘使居六館膺民社乃與公稱今循

資之擢無乃未足盡公與余曰不然清議在下久矣若郡邑之官有上之人百口而交誇者無如閒閒一語為真公取信在士心而薦牘之有無何足為增損且今天下倭虜交訌災沴相繼所至財已竭而賦日加開採之令四出即一中貴人可以彈射郎官司民社者調劑為難間有一二賢令未補多艱急須多得人錯落布之天下時乃可濟設以公處一令利在一境爾矣何

如師儒之職優游得行其志而陶鑄士類養煉梁棟榱桷之材以待國家十年數十年之用此忠臣蓋士之上計所謂功過于民社者也顧職師儒在六館亦為贅員吾見卯酉徒勤而見之有不知其名氏者更何論課績故又無如處郡邑中情洽勢聯而教實舉然則公茲行孰謂所處未盡耶公在剡士彬彬興于文行者不可勝紀皆公之化今移之太和其職益專太和我

高皇湯沐地聖人之澤可尋而御製一編具闡精一危微之旨公惟取是而表章之以訓多士他時有出而名於時稱真儒偉士而樹旋轉之殊勳者皆公勳也是用因諸生之請而書之且以為勉

司馬大夫宗溪王公壽言

人相生也而有祖父有兒孫道相傳也而亦有祖父有兒孫相生者以身而相傳者以心身相

生者引之乎一家而心相傳者為天下後世之所賴一家之引傳之億萬代與天地相終始而利賴天下後世者引之無前後與太虛同無窮此兩者常足以相勢而不易以相遇生我之祖父而道不在焉是故仲尼祖堯舜而父文武道在祖父矣不能挈而畀之所生是故濂溪子明道而明道孫王蔡仲素諸人是皆以異姓為遇合而遠或在百千年間矣若隨世系以相接而

當西相承以生我之祖父為授道之祖父以所
生之兒孫為受道之兒孫者惟周公之於文王
子思之於孔子足以當之而他若伊川之邵建
陽之蔡以是事相作述亦庶幾謂之不辜負蓋
此千載之奇逢斯文之快事固古今所稱難而
要亦為之自我後世寧無有履斯盛者而已耶
我越陽明夫子崛起群聖之後首倡致良知之
旨祖洙泗而父濂洛源流不爽其言曰吾所示

良知乃認祖父之嫡骨血也斯不益信矣乎嗣
陽明者則吾師龍溪夫子曰我是師門一唯參
又曰師門致良知三字誰人不聞惟我信得及
蓋當時及陽明之門者不知凡幾而稱嫡骨子
者惟師一人師之道近且彌久彌尊為天下宗
仰然畢竟宜有所付托嗣師者又誰歸乎宗鎔
兄者師之季嗣也今日之任宜在兄矣兄生有
奇兆幼有遠志法器非凡故先師獸為授記所

見於付受之詞訓勉期許肫肫懇懇抑何至也
而且兄性行所克肖吾師處良多心懷豁達使
人洞見底裏則肖吾師之坦夷掩人之瑕樂人
之善與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則肖吾師之博大
事二親孩提愛篤待兄和而克讓有君實之風
伉儷之好如瑟如賓訓子慈不失方一切修持
肖吾師之植本而敦倫兄於道已自性與之符
惟是入微一着千聖秘密吾師時時拈舉而兄

蚤年聯朋習靜已嘗於此叅求蓋是事非易非
難須在自証自肯本之不覩不聞之先而非虛
玄練之人情事變之衝而非馳逐擺脫於塵情
世味之外而凝之以淡叅訂於明師益友之間
而致之以專此吾師之教旨循循可率固兄平
日之所飫領吾知不究竟於此不已也吾師蚤
歲莫容歸以木鐸振撕聾聵謂之窮而道明兄
濟用途長行且見之行事舉師未了之經濟要

皆信斯為急兄豈能一日忘此學哉兄有子世韜世弘世文富年厚植且有力肩此擔之志余嘗題其齋有不出户庭成遠致定知於此續中庸之句是非敢漫為之語者周公子思之業期于兄家庭父子間見之今日之任不責之兄而誰責也耶不肖早遊師門毫無知識而近稍窺見一斑雖足不遠眼而頗托為異姓之子者亦無敢多讓後進諸生若某某子輩皆奮力鼓

趣務究明宗脉以稱於異姓之孫他時成立則師門真可謂兒孫滿地然而登壇之羽惟兄是秉順風之呼聲聞更遠弟且為之肩隨而諸生方為之父事兄責亦重矣哉今年某月某日兄届六十初度之辰適以使事便道歸里不肖與劉子輩升堂稱賀擊鼓歌詩持觴為壽而推以余言余惟今日所履者師之講堂所擊者師之又所歌者師良知之彙而眼前濟濟雍雍具有天泉鼓瑟之風則今日所以壽兄祝兄者已色色自備矣而更須以言是猶處蓬萊員嶠之上方飲玉露瓊漿而復問仙人談仙術良為可咲雖然一舉一回新提醒箴規明聖不廢故為叙述而交期之如是而諸生且繪之以圖圖寓壽祝之意上書余言而進之兄兄儻携之東西南北時時展圖而覽言則俯仰見聞交游讌處將無適而非斯堂斯鼓斯景斯人也已

贈剡庠司訓懷蓮趙公陞任序

昔陸象山氏謂聖賢之書非學有本領固未易讀然則今之所謂讀書者皆未可謂之能讀書者也夫士也童而授之句讀長而習其文詞曰吾以是應制舉揆有司制舉可應有司可揆畢矣夫讀書果止是而已乎此畢畢無足論者也其有不囿於是而號稱窮理者則又為文義牽制習聞錮蔽而加之以意識揣摩卒無以與於

微旨微言凡此皆所謂失其本領者也夫書何為者也人有身心性命所當理會而聖人筆於書教之以理會之法然凡物可指而心性不可指凡事可言而理會心性處不可言不可指不可言也而強指之強言之則亦有不盡於指與言者故謂之微然惟其微也而人固已失之矣失之而讀書何為者哉故曰皆未可謂之能讀書者也今以觀懷蓮趙公其獨異於是而超然

有悟于本領者哉公蚤歲遊天臺耿先生之門即知讀書一事不徒為進取之具而已者既而反身內究博采約收乃深信學有根宗務以明心性為要其來司訓剡庠也聯朋聚講非學不談凡所提倡本孟子之先立其大伯子之先須識仁與之論大學曰總在格物格物者格物先天地之物故上言物有本末知本而已論中庸曰君子之所率而修者惟是不覩不聞故末言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自下學以至聖神始終惟是纔着睹聞便成俗學所謂反中庸者也論論語曰聞言吾斯夫子說之回惟有是夫子與之是故言隱居以求其志夫隱居而考索踐履當求者多矣而獨言志志何物哉志也斯也是也學之本也庸之不覩聞也一也聖賢千言萬語學問千條萬貫無有不歸于一者也夫以公之論如此此非于本領處體驗真切而

又烏能究竟分明直截一至是哉然非徒言之而吾又以覩其所履矣公養神以寧持身以簡應事以坦而且於世無求于物無競於言無詡於器無盈於職事常無廢公蓋隨在反諸心性之微而體究聖賢之秘密如公真可謂之能讀書者矣居剡五年人謂將殊擢以究公之用而不意轉王官以去公年力尚比于壯强何遽置之冷局豈真人難合而或有為之排擠者乎然

知希乃見公貴而公且處之裕如升沉不問則益以驗公之所得為不可測也已惟公門下士從公而論學者若干輩於公之行不能為之別而去不能已於思余問諸士之所以思公者何在而諸士不能言也余嘗憶剡司訓昔有所稱美山先生者以禮為教人今思之而具能言其所率先既有所稱憶素先生者以圖書為教人今思之而具能言其所撰述今公之為教究無

文之禮示無盡之圖而已固宜多士之思無所寄也無所寄其言說之思極深而不可罄者也然則公之教深在剡其得有時而磨滅也哉

贈司訓誠軒趙公擢　德府序

師儒之職不列於稗官而所以稽之當自有體夫官有以幹辦為良敏徤為最者則考在才力而非所以論於師儒之官職師儒者體尚尊嚴功收坐鎮是故先行而後藝重品而輕能何也師之職以造士也師於士如金之範如器之型惟行修品卓取其可以漸摩涵育而已是故有澹然無欲之趣則可使士知廉有介然不狗之

槩則可使士知節有懇懇然不欺之實則可使士知誠夫惟此三行之不虧則足以列於師儒之林而藝能有所不必問也已若使藝能雖最而根實未培先之以市道則士且穰穰倡之以繞指則士為靡靡示之以浮誇則士率爰爰濫濫而不知歸若是者雖優于藝能奚取哉夫以藝能論儒職藝能猶非儒職所先而况于傴僂拜起曲折趋蹌以至一切送迎唯諾之彌文其

不為師儒之所宜習尚可知而上之人固亦不宜以是而稽師儒之殿最蓋立官考職固有體在不可棄也乃今於趙公有感焉趙公起家歲薦初授剡庠司訓未及兩期而遂有　德府之遷其任且淺而遷一以驟也求其故而不得則豈以所責於師儒者惟拜起趨蹌與夫迎送唯諾之為恭而公有不盡然者遂以為紕少則立官任職之意謂何哉余以予告歸邑屋得時接

公談而悉公之大都公居家素窘且由山東抵浙途長費鉅抵任後奉入半以償所貸而日用饔飧僅以取給人或未堪而公口不言利意味澹如與人交不亢不隨絕無片札干請縣庭守不皎皎而嚴語不輕吐有吐則肺腑是傾舉動具有繩幅古貌雍容即望見而知其為長者以公為師如前所稱三行者亦庶幾其無愧矣哉而況時與諸士談文論學亹亹不倦鄉飲大祭

禮文明察即藝能亦具可稱述剡士方以得師為幸而柰何其遂以是處公即公自視恬然而公道與情不能不為公深太息矣雖然余嘗讀易至漸之上九鴻離所止而處空虛若為無用然羽可為儀則無用而未嘗不用也公今轉閒冷有漸陸之象然而流風在剡多士頌之縉紳重之且今日之贈言又邑大夫吳侯所不惜枉駕而命於余者公行有餘色其羽儀亦即炳耀

於今時矣況由此輔導　藩封焉知無可表見即不然而偃仰林泉逍遙杖屨以餘慶遺其後裔而厚道化其鄉閭則為儀之羽又焉往不足用而公亦焉往而不自得也哉於是周子次第其語以復于吳侯侯曰吾媿不能發為公地而徒重公惜公然得茲言可為公慰矣校公之發因書以贈

贈居士畢惟吉六十壽序

蓋余因與宛陵蕭伯穀游也而知其里中有邰季躬查汝定又因與查邰二子游也而知閔川有居士畢惟吉居士與三子相友善同事懷松上人稱弟子懷松悟入宗乘爲禪門龍象而宛陵三子者皆自擺脫塵樊善通師旨余嘗有三一窩説貽之今居士何以師且友于其間哉居士身在闤闠市肆閒而業不離子母什一則所

取於師若友者何也三子者曰居士蚤年能爲所後祖振既湮之祀而不利其有受故友遺孤之托而能無愧於死生諸所操勵具烈丈夫之槩而居之若無獨謂人生脩此大事遂一意皈依凡四上普陀遍尋知識中年稅禮懷師方丈時與吾三人論證交契獨深捐貲創淨社三所以安徒衆歲旱疫爲施藥糜所全活人不可殫功德種種脩自精勤然所治常業卒亦未嘗捨

去又曰居士有配張孺人者共持淨律斷葷血有年子加勤嘗代居士刲股以療大母疾善集一門識者謂有龐蘊之風今年居士孺人俱屆六十戚里既頌其功德而且以難老祝子能爲一言壽乎余曰有是哉果爾則余敢爲言進之蓋凡戚里所贊頌祈祝爲居士壽者世壽耳世壽壽世人耳學佛者不宜徒以世壽壽之世壽有數而有不限於數者世壽有量而有不局於

量者世壽可稱可議而有不可稱不可議者此無數無量而不可稱議者一切平等既平等則足下即大地也剎那即古今也偕緣即嘔和也賈業即梵網也臧獲即師友也而後居士即龐蘊也六十即難老也此方可謂之學佛方可謂之學佛人之壽吾將以是進居士而居士亦當進此者也儻不明是義則不免墮數量名言中既墮數量名言中無論所稱豪舉盡爲土苴即

修持施捨俱成縛執無論所賀今壽尚在耆年即百歲千秋同歸有盡無論終身行脚未得盡如龐蘊即使步步皆符亦難強合此豈所宜為居士壽而居士亦豈宜以此自限哉故余願居士更進之也余未面居士則妙密未可輕宣而為懷松弟子言為究陵三子之友言雖然茲言即三子亦足取証獨居士云乎哉時汝定與居士貢之方過余舍于其歸書以畀之俟居士

七八十時再各呈所見試校勘於此更何如也

贈別駕繼泉徐公還郡序

士君子談經世之業豈不推原王道而或者曰此三代時事迂未可興茲實不然程子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子思云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即天德之別名也天德無有聲臭而忠信未彫未琢不學不慮肫然赤子之初故與天德合體古人行蠻貊孚豚魚出入波濤之中而不濡者無非是物仲尼好學保任此而已非有加也人而全此忠信果何道之不致者忠信

施於家則家人孚而王道在一家忠信施於邑則邑人孚而王道在一邑忠信施於郡國天下則郡國天下之人孚而王道在郡國天下蓋即尋常見在之心而隨用隨效固不可云有古今之異也惟後世學術不明真心蒙昧厭平實而務神奇以意識為聰明以伎倆為作用天能漸漓忠信日薄故心愈勞而機愈窒令愈鎮而民

愈離效難力彊而遂以王道歸之三代夫反諸初心何所虧欠而顧以之自誣且以之誣世也耶令以覲繼泉徐公之為政其庶幾足發茲義者矣公始奉　命來判吾越越人士翕然頌德近以予邑缺令借署予邑事終兩閱月而百姓戴若慈母贊校青衿之子尤依依若春風之披有心醉而神輸者俄頃之化則何以若是速耶公賦性渾樸絕無藻飾守謹四知而不炫其清

才周百務而不逞其能撫民待士一切以肫肫實意出之精神感格踰於不言而通於無朕蓋忠信之明效非偶然而已者也且公之學問具有淵源公為諸生時出江右鄒穎泉公之門已而從京口喜北固公游穎泉公祖述陽明子之教而北固公為龍溪子高第弟子轉相授受具本良知之旨正以發明天德之微而示人元始之真心學究真宗而治明古道公所建立大率有所自來夫今日於公見之一斑耳充公之造履公之施人品事業純乎三代進而希之維公是期夫王道之易易其他日將借公為左驗乎公其益懋之矣維時公將返郡邑學訓任君偕諸生簽百葦造予而請言夫必予言之請豈將謬以予為知公也耶不佞亦樂為之道而因為論述以贈其行

門人 雷陽柯時後 金陵何應咸 泰州王元鼎 會稽陶鑑 古歙余永寧 高郵李自華 校梓

遊剡溪記前

丙戌冬季望後十日周子與弟夢科姪玄齡步出郊門臨流而視曰玆剡溪也可一日負耶時有虎舟泊峠下微風自南買舟携酒而北頃至艇湖登王獻橋為王獻回艇處夫此去戴安道宅半里而近獻不見而返豈云興盡正留不盡之興耳是以興至今存因相咲引觴滿酌坐舟頭而下至竹山舟泊山趾山小而峭仰視卓絕一宇巋然其上名竹峰菴趨登菴倚檻臨江而樂之適坐江中未盡此江之觀而今覩其全固知超物外而後可觀物也歟頭天外其幾乎明日過仙岩陸行五里謁仙君廟土人稱仙君為謝康樂靈運鄉名嶀浦亦以康樂故余取酒酹

仙君嘉其才而吊其不終由仙岩而下兩峠山壁立相向愈迫江流曲折窮而復開溪禽谷鳥聲同應和舟容與竟夕不能舍又明日至印月寺山勢逆上如吞江復吐再下數里為清風嶺宋王貞婦投崖死節處因歌元李孝光詩此心若愧王貞婦莫向清風嶺上行野人孺子環而聽之俱為動色清風而下抵嵊浦兩峠勢稍開臨江一山如拳三面跨水山下石磈磊如砌上有廟廟碑為宋名士樓鑰記文嵊山在北隆崛雲間積雪迷道不可上問謝車騎桐亭無知者走嵊山東北數里入龍宮寺有唐李紳碑記是千年物里稱嵊亭齋張稷為剡令過嵊亭生子遂名嵊嵊忠節炳史冊玆所生宜立石表其處是夜舟泊嵊橋下星明水沙一色三人趨坐沙石間且飲且吟不覺徹旦開舟及三界三界古始寧地東山在望雲月如待周子顧語二子曰

余自少至長於茲江山百里之間往來當以百計然向也山吾履而不知其高水吾泛而不知其深淋淋磈磈者觸乎目而如不見淙淙嚶嚶者接乎耳而如不聞而今乃知有茲山若水也夫知何得耶不知何失耶將昔不逮今醒耶抑今不逮往忘耶言未已風轉北來舟艱于下舟人曰返棹則順遂張帆而返凡故所歷處逆而視之若更為一景奇麗不可復識周子顧謂其

弟曰子善圖圖其逆而上者余為記記其順而下者俱系以詩各就舟中為之甫就而舟抵城下漏下三鼓入城街衢燈火熏灼人奔走如狂問之蓋除夕云茲游凡五日夜往返歷百數十里飲酒五斗而玄齡斷飲不與得詩近二十首記一圖一從行傑一舟子一

遊剡溪記後

丁亥元日周子將出遊以陰翳不果夜大雨如注翼日復霽可遊而不可陸也周子復與其友五六人者泛于剡之上流時溪水清淺中流如鏡挂席數里反而容與石橋之下座有善笛者三弄酒數行周子起而觀流則兩崖若拓而開橋可俯視之矣直望一碧萬頃湯湯洋洋不可以際向登舟時所覩沙洲土渚盡失其處以問

舟人舟人曰疇昔之夜四山雨水乍集故暴漲乃爾顧消亦可俟周子曰嗟乎是何消漲倏忽至此哉余曰以思昔之出遊去此兩日乃歲新舊異令矣余與諸君齒加長異數矣則何以異是水之倏忽漲消哉夫漲消可以識桑海新舊可以見古今齒長可以度生死倏忽可以覩千百年愚者見于著智者燭于微則何可以不樂或者曰歲之新舊汝自名也齒之長少汝自憶

也水之漲消汝自見也不名不憶不見者與新舊無長以無漲消如此則亦無棄海無古今無生死無倏忽千年烏乎樂烏乎不樂周子大咲而首肯之於是復與諸君飲酒數十行泛舟澎湃之湍諸君曰水石噌吰聲何壯耶周子曰寂然有雲拂樹而過周子曰聞耶諸君咲周子亦咲曰子烏知聲之非寂而寂之非聲也已復放舟石壁之下周子曰水者止乎石者流乎諸君

咲周子亦咲曰子烏知流之非止而止之非流也於是諸君有目周子醉者謂言非情也周子曰子又烏知醉之非醒而醒之非醉非之非是而是之非非耶子休矣於是周子起而歌歌曰水清淺兮安流魚瀺灂兮幾頭我歌初起兮群鷗滿洲又歌曰水乍漲兮連天芳草萋兮年年我歌既放兮餘音滿舷歌闋而歸

車駕司置書記

周子為駕部郎凡二年往矣同省諸郎交締如貫尋常公暇與歲時居宿在署相過必為樂而樂必有寄庫部牡丹二種春時爛熳伐鼓張筵而司馬署桂樹叢生秋香堪把後圃脩竹千竿納涼宜夏且壺且奕錚錚如吹職方古梅一樹雪裏携樽而獨余署索然一花一竹無集孤樽相對潞如也先是部長郎蔡體國氏遺有餘俸

數金余稍益之為市書數十卷藏之署笥諸君過而酒闌語閒出笥中書信閱數行則意洽神流興倦復起蓋將以是備四時不盡之賞而當于諸司之奇花翠竹哉一日諸君夜坐臨書談名理亹亹不休而各為說相難有起而問曰臨花竹則樂臨書則樂而所以樂者物耶我耶謂物則我為之主謂我則物為之宣而或謂物與我兩相觸則樂豈物我和者耶且吾爾聚則同

以賞物散每因物思人為賞為思又若從朋聚中生而有非物非我者此樂何著子其辨焉而又有問曰書契聖人之品彙而花竹造化之文章跡原共顯理則俱微故得其微均為妙契而徇其跡總屬形聲柰何人以見花竹為尋常而謂通書契為玄妙口解文字之粗與目辨夭喬之色者去幾何也而命之曰學彼有記誦彌博則障礙彌深曾不若嵒[illegible]木石之夫猶為未鑿

其真者而鞿之曰儒若此者子奚以解焉而又有問曰吾聞萬物備我一切總屬自心故六經謂為心之註腳而陽明子指桃花為心開濂溪氏即庭草為自思是非徒強言之者夫花者自花竹者自竹果何關我即謂枯榮我同舒慘而生死不共去來想像擬議難言真知於此終二之也此二則書契亦于我判然耳夫會書契花竹為自心而後能以今日留連樂聚之意交通

於治理不然我輩舟車戎馬之是司而玩物不將喪所司耶周子聞諸言爽然自失卒不能措一語各大咲別去無何而周子記所市書以永蔡君之澤而因及昔者交懽答難之語使後來者省覽當必有續而大咲者云

郡守拙齋蕭侯崇祀記

宛陵拙齋蕭侯守吾越也凡五年所當在任時無赫赫之譽既去而頌聲起民信且思令於其歿舉郡涕泣徬徨追慕無已維時孝廉文學其輩切儀刑之想通黎庶之情相與肖像於稽山書院之仕學所而崇祀之又上其治績於當道請列之名宦與古循良劉范諸公配告於剡邑周汝登為之記以勒於石汝登竊惟人生而有

家國天下之寄事功隨遇以顯皆吾分內然未可襲取也惟學術先之學術於事功猶水之源木之本也孔子謂用行舍藏惟我有是其誨二三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曰是曰以皆有所指當杏壇間師友尋求朝夕論証惟此一事於此體驗究竟有所証入而後推之用世精神貫力量全蓋不越身心性情之際而自裕彌綸康濟之施道本如是非意之者也彼學無宗領安

冀勳猷與夫索於陳言按之粗跡以為學在是者皆所謂無本之木無源之泉雖枝葉波流安排湊泊至一一相似終就枯涸此學術不可不明也今觀蕭侯之政非從學問中來有是耶蓋近自陽明先生以良知之旨開世眼目而旋轉之業即從此出後龍溪先生益為闡發播之四方宛陵水西之會尤所專注以故其地人士興起彬彬比於鄒魯侯時為諸生已力進此道身

履心研非徒口耳隨舉進士為比部郎出守吾越遂以所聞二先生之學治二先生之鄉其持身有特操愛民有真心任事有定力首復稽山書院群士肄業其中而身臨講究以示所先隨之正風俗須禮教搜隱逸近世所迂視者而侯獨重脩江閘築海塘創府志前人所遜避者而侯獨肩救荒弭盜時著異功禱雨祀潮動輒靈應彼其毀譽置之度外一切信心以發不令人

喜而卒令人思此尤難於時吏中求者捴之學問明則人品真人品真則事功實事功實則惠澤長由本敷幹由源達流自然不匱是豈可以伎倆智術致之者乎侯政如是是以沒世難忘按諸成典協諸輿情尸而祝之百世如生自莫之能已者矣雖然侯之神豈住一方而其式臨於吾土也不在俎豆而在篤慕之衆侯之志無希身後而其居歆於斯堂也不在褒崇而在道

脉之埶然則後之所以昭格侯者亦自有原本未可漫然余既推叙侯政而更以是告後來之登堂而拜像者稱蕭侯崇祀記云侯名良幹字其拙齋其別號歷官至中州方伯致仕

先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棄三孤蓋二十餘年遠矣府君舉三孤晚而汝登在三孤中更晚府君背三孤且早府歿汝登年甫十四耳所睹記僅府君末五六年間事既弱冠考詢遺聞得素履大都而春秋寖寖尚未有銘恒怦怦焉懼懿德就泯以告吾伯兄伯兄方謁選逡巡未速而庚辰不幸殞京師時汝登視権蕪湖聞訃不勝戚已亦遘疾幾

殆自念即死他無所繫惟是前所懼先德未有銘言為不能置耳顧不然莫可告語明月從兄憂秀令所稱高士者偶自家至則首以是囑曰為了此死乃可瞑高士即手録所見聞以示曰茲倉卒具草慰汝所未詳為加潤任之在我矣汝登病殆不能視而度其言必當心亦自放越數月再聞吾嫡母太安人訃痛愈甚病為加劇歸家僅不死三年始能取前稿視之而高士已

先一歲卒恨無由面訂所潤乃仍其原筆而又與吾仲兄及諸父計稍增未備攄次成篇因以不朽之計徼惠于下執事伏惟垂鑒焉府君諱讃字居正學者稱雙溪先生上世汝南人扈宋南渡徙武林諱天祥者始遷剡仕元臨海學官再傳諱承祖仕提舉承祖孫諱用彰布衣積善邑侯臨其喪題曰一生仁義千載吉昌用彰子諱澤榮澤榮子諱充温治家循禮喜施予充温

子諱岑以長厚聞岑子諱河性慈祥多隱德稱友松公是為先大父娶于史氏有淑行生五子伯簡仕主簿仲曄叔即府君叔宣季書為蕭宫府君幼以貧故大父弗遣視學時主簿公就外傅而府君潛往從之晝理務夜輒誦讀誦日益而友松公不覺也久之卒從府君志年二十一友松公捐館府君哀毁骨立服除負笈從天台陳文治先生受詩誦讀國清寺中明年試督學

劉公考第一補邑諸生自是試輒高等督學蔵公取補廩生時年三十三矣後凡八試鄉闈弗售丁史孺人憂時年五十四禮不致毁而哀傷特甚癸丑年五十七循資貢禮部明年授静海縣學訓導發京師過縣門不入徑返舍意不欲仕親友固强乃行顧尊鱸之思即上任日已戚戚矣居官守禮多與時左益無官情會聞仲兄喪哭咽仆地而歸志益决上書求解職不許御

史臨河間竟不赴考已未春以禮致仕欣然曰遂吾志矣行時士子追送泣涕以別歸家期年疾不起嗚呼痛哉府君席珍厚蓄試輒弗利遲暮獲貢而仕不究施嘗聞友松公善推星命方府君幼時即謂冨于學而終不得第仕不顯壽不逮中夫才徳不能勝命也固如此哉府君天性方嚴自幼寡言[illegible]訢誣無欺誑及長不事講學之名而力[illegible]八榜其齋曰謹獨致知務

守程朱教旨為仁集義必求孔孟真傳時以此
自勉步準履繩瞻視不苟雖燕居無惰容盛暑
必衣冠未嘗見體奉養史孺人供調旨脆百順
其意孺人在耄年省視益周蓋無日不愉愉也
家務無鉅細必與吾二伯父商晝每夕杯酒或
茶果相聚而談坐必移晷數十年如一日讀書
究析精微於箋註反覆體認不遺忘一字手不
釋卷至老無異諸生時嘗記口授汝登詩書大

義或理學宗旨令雖精思力索未能或加也顧
不樂著述曰是可易言耶終日默寂兀然無營
而事至徐應渺有跡式郎康務勞午而神凝氣
歛安閒若無事北上途貽兒書示脩已在務學
寡慾舉業雖非聖學而於此專一便是收放心
心收業精而聖學亦不外此凡欲不必至淫蕩
郎居室飲食間皆當以命制性以禮制情教之
孝親悌之撫下蓋滿涵無一事不是正經無一

言不歸大道倉卒私書便堪傳後且中字有蕭
餘細似饅頭而行列整齊點畫不謬家常命子
如此他事他人又可知矣於世間玩好一切無
幾微嗜羨不尚徇俗情有舉世共趨而詭于禮
者介立不少依四初析著僅田十畝後治生無
他計惟歲有廩入不為妄費乃致家倍舊產而
儉朴不改筒有餘帛一布袍汚瀚常十年不斁
以群綺毅中宴如也養祭必豐而自奉隨常未
嘗特市一脯殺一生見殺及聞觳俱不食家有

牛老不可耕仍善畜之俟其自斃以掩帷葬焉
汝登兒時於啓蟄戒勿戕害見遺傳字于道必
手拾勿踐事無輕諾一諾不爽義利之介斬如
非義一介不妄取與邑呂侯請師其子終歲不
以事干囑侯且投薦若弗聞也擇士而友不妄
交遊惟三五莫逆相與鑿鑿以實意相規勸至
白首敬不衰遇非類頻頻咲不相假學者呼為端

方先生每對必肅然整容頎夫孺子見府君或聞謦咳㪅輒自斂戢府君初無疾厲言色加人而自然嚴憚如此然善隱人過無論人陰私不發即微眚絶口不談量弘廓有容納一日有以言犯府君者府君闔户不校旁聽者謂府君必不在舍竊窺之危坐讀書如常時嘆不可及而犯者亦愧悔請謝居官謂教職有師道在與他稗官不同不宜貶損傷體見上官必不傴僂道

左拜起恭謹而雍容不失自重率諸生嚴而恕諸生執經問難無虛日講解勤懇即塾師不能過且崇實抑浮而靜海人士知砥名行私相議以為如師學問未有如師議論如師議論未有如師行實者汝登丙子過靜海士子思之猶有淚下者鄉飲時多尚簡府君謂此厲世大端柰何不知重也特申飭賔必得人禮必加慎春秋祭先師殫禮致誠以倡僚友且以督諸生誨之

曰國大事在祀而祀莫大于夫子之祀傳曰夫民如承大祭言推此敬耳若大祭不敬更何有于他諸生今能致敬方可為他日事業也一時皆竦然祀啓聖祠在祀文廟後向以為常府君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恐先聖不安宜一時分祭主者堅持不可卒忤其意時有司有為酷雪者府君不忍為文規之而民用稍甦以不得禄養親為恨設主晨昏祭拜若生事然值忌辰

未嘗不變服為流涕也府君生平專用心于內養深湛既未易測而居家入仕諸所目擊傳聞不過如此蓋亦僅存什一于千佰而全不可殫矣嗚呼痛哉府君卒之十八年汝登倖從子大夫後授留京工部主事　聖天子加　兩宮徽號覃恩疏官獲贈府君如汝登官蓋府君宜享其隆而不有于躬故雖以汝登之解學末技而亦得藉茲餘慶嗚呼茲豈致自汝登者哉府君

生以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歿以嘉靖庚申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丁氏封太安人府君年四十時娶吾生母黃氏二十八都故居士公結女吾生母舉三子長汝強庠生援例授南京內庫使娶尹氏次汝思邑椽娶金氏幼即汝登娶王氏一女適邢東全六孫男紹龍娶袁氏汝強出九芳聘吳氏九華聘章氏九萬聘張氏汝思出孕裒聘知州王公大捒女孕溟聘邢氏

汝登出六孫女長適知縣喻公思化子安性庠生汝強出次適張存義又次適裒紹燧庠生又次適呂子德汝思出又次許聘新昌呂承雲庠生又次許聘袁祖復庠生汝登出曾孫有本聘王氏有奎紹龍出先是府君卒之歲十二月吉藁葬于邑西五里後王山之陽令將以[illegible]年月[illegible]日奉丁太安人柩合葬而因以銘府君墓狀惟太史公念府君行或足采而汝登亦朴愚

不敢誣親亮而賜之一言汝登少不能致一日之養長未有尺寸之樹不孝之罪捫心自痛惟是太史一言足使府君名行永永天壤而汝登亦藉是得稱為人子存沒且不朽伏惟衾憐焉

先太安人行狀

先妣系丁氏故剡閭右族曾大父諱梗大父諱熺父諱萱母黃氏父祖世有淳德俱以處士之義終焉太安人生而幽靜不妄言笑及笄歸府君默默低頭一室或疑少能既朝見精刺枲鏈

饍之事獨先諸姒事舅姑日夕備進甘毳以善養稱府君蚤年生產未裕而太安人茹苦食貧拮据俛匐以勤佐理府君業儒則夜篝燈以佐讀府君所與交者過論學則操作供具不言匱既齋閑稍優而布裳蔬食不易其素俗方服御僭侈相誇燿而太安人澹如也待諸妯娌無論疎戚恂恂以身下之[illegible]於和非慶吊大節廢穀

不越於闈花晨燈夕絶足不覩二日設女樂于庭諸姒娣畢集而太安人闔扉靜坐即咫尺強之不出太安人以已未有子時贊府君再置室為宗祊計府君曰余年尚可待也逡巡四十至矣而太安人年三十有八乃聘吾生母黃安人安人歸而太安人待之怡怡無幾微勉強一切慶吊宜往者以遜安人安人固引避曰代吾勞弗辭也安人舉三男一女而太安人同心鞠育

諸兒亦依依太安人膝下有所啼號向太安人前隨飲食之無弗中者壯為置婦婦歸撫之如女孫纔能生抱同寢食者十餘歲始令就傅愛諸孫皆然理壼政衆年不自逸豫甲寅遭回祿隨假廡居傭作日嘗數十人待食太安人手自為饔分食之數十人食已乃食下至鷄豚米鹽纖悉躬視旦未辨色起丙夜始休終身為常府君赴靜海任強太安人俱太安人曰吾家居此不數武能為數千里行乎且吾往家秉誰與任者卒不行府君亦以太安人在無內顧憂府君捐館哭之哀誨兒輩曰各黽勉毋墜而父業則父不死矣癸酉汝登舉于鄉太安人再拜謝天顧謂汝登曰余自初歸至老未嘗見汝父手一日釋卷而乃白首一貢生平亦無纖介昧方寸地者而福不享其隆令汝承學一出見錄於主司是而父不盡之遺毋忽而父也汝登聞之泣

下敬以銘心自誓終身不敢忽又三年汝登當偕計上春官太安人寢疾太安人性不服藥亦不受醫切脉兒傍徨不知計識者曰太安人無恙德厚而未食其報也決諸筮筮吉已而果不藥愈汝登乃行明年丁丑汝登倖舉進士視政司空而太安人年八十八月十九日為初度辰汝登欲吉歸為壽是年　天子加　兩宮徽號覃恩廣寀不受職無以拜　恩命於是留就職

而遣使持衣幣歸致吾兄代為壽吾兄率諸婦
及孫男女輩稱觴縣大夫博士皆以頌言進太
安人周曬謝綺筵一切不御又明年汝登授留
京同[illegible]歸迎太安人太安人曰而父官時
不能往今更老矣尚能往乎汝登以太安人不
欲遲疑於行則又曰汝受　國恩則身在國汝
父教汝望汝做事豈可以余故而廢之邪余尚
健善飯且汝仲兄侍汝行矣已而促之蘇益切

汝登勉就道然心竊計三年必作歸計無能久
稽也至留京拜領　制誥使者馳上太安人瞿
冠翠翹北向稽首謝畢則又蹙額顧語吾兄曰
而父不得生受其封也吾非黃安人無以有是
而黃安人顧未及也拜命之二年為庚辰汝登
視榷蕪關而吾伯兄汝強六月殞京師太安人
聞之傷甚明年汝登當考績正月五日未及期
而太安人訃至實卒於歲前十二月二十七日

矣嗚呼痛哉太安人與府君終身相敬如賓無
謔語無違言蓄一婢未嘗加一詈語見人貧困
喜賑貸太安人閫範母儀誠不愧古人而至樛
木螽斯之德尤世罕儔宗黨閭里稱述以為女
中兆人之人豈不信哉以太安人之德千齡當
未艾福履所以綏太安人者未萬萬中一今卒
之年距生年戊午八十三耳嗚呼痛哉不肖諸
男有此身則思太安人淑德和氣之鍾長能成

立則思太安人同心教育之力配有房室則思
太安人聘定迎娶之勞享有田宅則思太安人
一生租藁之苦生有孫男則思太安人百代流
澤之長汝登輩何敢一日忘太安人乃竊祿升
斗不克迎養病不及視湯飲卒不及視含殮居
喪禮以病廢汝登不孝莫贖悲恨終天今將以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奉太安人柩合葬府君墓惟是
借金石垂永久汝登雖不文不足表暴而梱中

之脩文難藉手用勉自詮次實不能盡太安人孫男女婦名氏備府君狀而儀範大較具右伏惟鑒而賜之一言使天下後世知令時亦有如古詩史所稱賢婦聖母者而太安人之名行不朽則汝登不孝竊覆義足致命是用拭淚捧狀稽顙為請

隱君袁丹泉墓誌銘

萬曆乙酉十一月十四日隱君袁丹泉以病卒丹泉故居剡城市暮年徙於鄉丹泉慕道而力學余與之遊丹泉生嘉靖丙戌六月二十有三日令年當甲子一週禮六十始稱壽余以十月至其所稱壽觴且為言贈之居無何訃傳丹泉死矣其姪子德子齊子儀來請銘余所握為君書壽言管尚無恙而即以茲管書君銘其可哀也哉先是至丹泉所觴時修竹在徑黃花滿籬丹泉左手持觴右手指花而語曰壽彌增則年數彌不足不知見此花復幾開謝夫死人所必有余復何懼第余學晚願得少假年卒斯業耳余哭語丹泉子體厚而神王即不百歲八九十歲或有之誠九十去此三十年所八十去此二十年所何業不就要在不急耳丹泉亦大哭各飲盡觴而別別不二十日丹泉病又五日丹泉

歹死固丹泉必有不謂如是速年數固知彌不足不謂以日計余期之三十年不能三十即此花開謝見且不得再矣其可哀也哉丹泉少習博士業不得志棄去發未知學年四十餘翻然曰人生有一大事而吾行冥矣何可以虛吾生夫賢聖必可為近若陳剩夫王心齋皆為之者也彼何人予何人於是發憤于學潛心性理一書擇可而語慎趾而趨屏紛靡而崇恬淡挺然

流俗之中服古衣冠以自別不足君者呶呶語曰衰家子始作何狀而令高論乃爾耶丹泉謝曰吾之素實不足信於人有知君者則曰一變入道如丹泉尤難所謂勇猛而有力者其人耶或稱之吉士或號之隱君國賓宋子余弟繼廉皆與友善丹泉則又謝曰吾何修敢以當諸公之與丹泉蓋將益勵以謝呶呶者而副知者而令死矣夫人生無所志與志不于道者即假之

數十年與即死何異若丹泉以彼其志生之年必有為也而天故奪之豈不大可哀哉雖然丹泉死二十年後不啻令日然獨不能死二十年前乎則何有令日凡人發事問學與晚慕道而天假年者為厚幸不然雖學一日愈於已若丹泉亦可慰矣丹泉病革他無囑囑曰人初死以紙覆面禮無是也或謂生有慚行者用之吾無懿行亦庶幾無甚慚者其無用是乃瞑君諱榜

字仲奎丹泉其號曾祖其祖昱父洪俱不仕配盧氏無子以某嗣某月日葬路田山之原銘曰

四十懞懞市中子五十恂恂為善士兩截其行君勇只誰覺君迷心自使謂為不早為可矣天假之年君未已噫乎君年奚止此纍纍山下塚相似君獨無慚庶不死

高士兒應鼎瘞誌銘

應鼎兒名萬曆辛巳生為余從弟夢科繼廉第三子生二年出為其世父夢秀令所稱高士者後於是彌高士而叔繼廉先是高士自有子夭以仲弟子嗣又夭以繼廉第二子嗣又夭人相傳以為高士命不宜後後高士不祥乃高士則已屬意兒口不即言而繼廉心知之高士終不及言卒族議置後謂宜立所屬意者而或以不

祥尼之繼廉曰謂不祥者無稽而惑之非達也吾業已心許而以兒倍吾心愧延陵解劍何非信也兒積德累善而使不嗣非仁也兒承皇考考二世之宗而斬之非孝也兒雖無擔石之儲以遺而遺行則饒人謂我不忍置兒於貧非義也倍茲五者非夫也吾已決矣乃定為後於是人人韙繼廉而且為高士慰為後之三年乙酉秋兒以病夭死嗚呼兒有不可夭者四何夭耶

承三世宗不可夭繼善人後人用卜天道宗不可夭後高士者三三則極極則窮不可夭繼廉伏義繼絕廢幾見其成以彰其義不可夭員茲四不可夭祟何天耶兒乘痘余往視猶謂可起意必不至是也乃竟至是耶即至是猶恍惚不謂真乃竟真耶高士三世失其宗矣自無子而又不得後猶子天道渺矣縱諸弟不忍絕高士而窮於勢復繼歲遠矣行義者不見其成矣其可

哀也夫兒生而警敏知孝有飲食即思奉大母大母時膳諸父亦固迎致之人嘆以為稱高士子未病時忽念其所後父欲見之蘇蘇隕涕以告母凡所言斷斷若成人後五日病病十日死諸父生母竊及族親哭之慟以兒慟有以高士慟也且或議以為不祥之言驗也以為為善無益若高士不克庇其一世也死之明日瘞兒於高士墓傍繼廉過謂余子何以慰慟者而塞

議者請以銘使兒亦得以瞑余爲之銘銘曰
汝命殤耶不後亦殤非殤以後彼高士都以殤
爲後非後故殤高士不嗣有名天壞彼既不死
汝亦不亡汝後彼短彼汝後長汝幸有托天可
無傷死而即朽百歲何久莊生有言殤年莫壽
庶幾以此謝人言而慰汝生父母

誥封奉直大夫貴州定番州知州五峰王

公墓誌銘

汝登與刺史王君應昌家文弱冠論交稱莫逆又同鄉舉因得拜其尊人五峰公諸父事之顧公所居遠而登且奔走仕途不得時侍近乞歸在舍始得一望其鄉而造焉未至其鄉二十里遥見一峰巋然問之曰此文峰五峰公建也又過數里嶺下一亭行者負者休焉飲焉又問之

曰此茶亭五峰公建也入其鄉有廟翼然蕃鋒紛然則又問之曰此水口廟五峰公爲一族建此蕃鋒築堤捍族亦五峰公方率作之耳因嘆向雖以通家事公而不知其行義之多一至此矣既登堂謁拜覩所居陋室數楹廳事蕭然不改于舊蓋身家之啚固絶不爲意時年餘七十精神不減少壯執手坐談杯酒殷勤高風古意自覺可親歸而醉心無已竊嘆向道遂所見又

其號矣別二年而公以訃聞往奠而吊之時家
大以還官歸里得手調湯飲躬視含歛慈孝兩
慰真有天緣家文時且匆匆乃再祥過我嗚咽
言曰甚矣應昌之負先君也先君望昌特重意
若曰學則學為醇儒耳仕則仕為循吏耳平居
誨戒無非積德存心敦倫善世之事而昌具不
能副自黜歸省甫拜膝下即蹙頞語曰兒知過
乎由不學故仕輙悶悶如此也先君嘗自語曰

丈夫之難難在做人製有做人難詞昌讀之而
終不知人如何做近方畧所以自艾而率循于
教令長巳矣莪蒿之恨其有窮乎登聞家文所
以自訟而益知公之賢至不學與做人二語幾
於知道矣家文更手持一狀再拜授我而余得
卒讀益見公行事之詳公父舉三子而公為長
仲游邑庠父鍾愛厚期之俞遘危疾公徬徨懼
傷父心焚香千拜籲天為禱仲疾竟不起而公

百計諭慰父前且言久當為仲立嗣廢雖宛不
亡耳父意稍解巳屬意季季業不見售而家旁
落公乃割巳產與資佐益之曰吾弟即未成名
得成家猶足慰吾父也一妹早寡且貧公居且
養之撫其子而沒為歛葬焉色養二親五十年
凡所愛悪一從親所愛悪既沒而衰慕不忘終
其身剡多古族而華堂王氏其来尤遠自晉右
軍愛金庭之勝遂徙家于此為建崇妙觀置田

大伯以道士住掌而祠與墓附焉歲時忌節則
為具牲醴以待子孫祭拜祭畢而燕聚族千指
小大醉飽洪樂祖餘歷數十世無改嘉靖間為
一巨豪所敗田去十九而祠與觀俱廢公憤恨
無計後以家文入仕得秉一嗇佃復其田而歸
之再新祠觀千年故物猶還而廟貌不改公之
力也公又念其祖有白雲仙士者為建祠倪山
有弘莘居士者為建祠硃山凡此皆仁孝之業

不直以義稱而已者公少習舉子業以病療棄去而至老不廢觀書守文公禮不踰尺寸睦和族黨相見彼此藹然慰勞或偶不出輙群相造問曰何以不見顏色將無恙乎有大疑議或爭訟久不決惟公一言乃定公初以子貴封文林郎知縣繼晉大夫為知州　制誥重領俗以為榮而公澹然如常縣大夫慱士歲鄉飲虗席延為上賓先後凡四請不應此其於勢利何如也

凡此皆公所以求不愧于做人者誠三代之遺而向登堂所見又足以畫公乎哉公名尚德字惟本居對五老峰故號五峰公族自右軍後歷唐及宋俱在剡至我　明諱文高者多義蹟余脩邑志傳其行是為公高祖文高曽孫諱訫郎公父好行義人稱義士不名配俞氏公生嘉靖丁亥四月初八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姚氏累封宜人子男四長郎應昌應癸酉鄉薦累官雷州府同知次應明又次應朋應星庠生繼仲後先公卒女二孫男七心純庠生應昌出心澄應明出繼應星後餘幼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廿一日葬於本都瑞雪嶺之原蓋家文之授我以狀也求為之銘而余謂公心術行誼於世炳然所在勞蹟畫為銘石里巷稱述靡匪銘彝而又奚必予言之贅家文曰君言不可已也乃為之銘銘曰於祖於父於弟

於子一念肫肫俯仰終始為堤為廟為亭為祠
生矻矻物力心思訓戒為學詞歌做人深言
有本百世宜循人其三代碑其衆口行其不誣
銘其不朽

秀州興善菴懷松禪師塔銘

佛法非有為耶聖具二嚴歸同萬善丘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有為何可忽也佛法盡有為耶功德在心精進非外假使有人化衆生盡行十善且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而況其他有為不可泥也忽有為如無基作室泥有為如捉影鏤金而深徹是義不墮兩頭者惟懷松師師𣥘歲出家即知有第一義諦徧參海內

深求秘密初舉石邊水冷花裡風香之句未自暫然久之於熱病中打脫桶底通身汗流默知下落質之本師無不印可於是掃除建立隨意縱橫蓋嘗束茅蓋頂草食菌衣坐風宿雪艱苦備至人高其行而卒不以着相誇備亦嘗究經論誦法華施䬸口像法時廣人被其教而必不於向外取証又嘗機鋒時起意語俱捎漚看沙界雹拂聖賢人企其宗而終不以恣情越撿稱負融放而不流用而無作若師者為耶無為耶師之入是諸佛之正因耶師之藏莫能窺而用莫能擬耶師之師承其所投祝髮為大淵其所從入室為大安其相與同參交証則為月心便融天然諸善識而又有居士桂南松者激發薦揚成其終始有藉乎師而亦不藉乎師耶師之游履其初為廬嶽之黃岩既為蓮花峯普濟寺歷白下武林諸勝刹闢孤峯閙市靡不經練而

卒老于秀州之張家橋故長水焚脩處菴稱普善住本無處而亦隨處為住耶師之徒衆其以比丘稟戒者為智洪等其以優婆塞受法者為查汝定邵季駉蕭伯穀畢惟吉無逸貫之等而吳潛菴者尤達菴頂禮誰是付囑而亦誰非付囑耶師之系出江西星子錢氏法名滿賢師之生以嘉靖甲午師之沒以萬曆戊戌壽六十五為僧四十五年來何來而去何去耶蓋既沒而

顏面如生函之以龕而將崇以塔又三年而法
定無逸貫之等以塔銘來請謂師住世時因緣
未偶不得宣弘大化而沒當紀其行履勒之堅
珉照耀來嗣使末法邪因執着放蕩者因師表
義皆得知歸以師為眼目而借銘辭為光明既
重師恩而亦憐衆冥查畢諸子意廣大矣於是
為之銘其辭曰　佛之法莊嚴何拘師為而無
為無為非虛佛之法究竟何得師無為而為所

為非寔徧歷交參幾經鍾鑄一旦脫然言忘汗
澍消息既通縱橫隨在與物大同諸相不壞或
贊宗乘或稱淨行師亦何心惟人是徇末法道
敝莫辨正論我銘厥石眼目斯存若彼虛空何
勞雕梓廣法酧恩從諸弟子

告陽明夫子文

萬曆己亥九月丁未朔。十一日丁巳。後學周汝
登。等敢昭告于陽明夫子之靈。越有夫子。即魯
有仲尼。徐王錢先生及門于前。如回如伋。請事
足發以啓後人。登等居幸同里世未百年私淑
有資願學良切敬聯同志凡數十人月會夫子
之堂用體夫子之教嗚呼夫子之教首揭良知
良知非口耳敢蹈支離良知無始終永無作輟

共期心領務以身明夫子在上其默相之尚饗

祭伯兄文

萬曆八年庚辰六月四日弟汝登聞兄喪於燕湖官邸為位哭之三日乃能啣哀致誠祗遣叔率家童三兒輩來迎柩于燕遠具時羞香帛告我故將仕郎石囪伯兄之靈嗚呼痛哉先君子初年艱於得嗣年四十二始育兄繼育仲兄及不肖三人先君教愛備至望有成立不幸先君早背兄弟煢煢近稍自樹以為庶幾可慰先君

而兄竟不逮于老以逝先君悲傷地下矣侍養吾母三子偕則喜違必問方有書定省則喜令稱觴少一人倚閭無還期矣母痛何極耶寡嫂零丁弱姪孤苦奈何中道而棄捐也兄狀貌清扳襟懷爽朗才局智計皆可大用少遊庠序有聲試再不偶遂棄就捷徑舉步微蹊終身蹉跌卒之位不稱才識者嗟屈且以一官之故艱辛萬狀奔走燕趙五六往返被盜於家溺舟於徐疫痢纏侵瀕死十九遺批駁之累賠運錢之費空乏困損極苦難堪令南庫考滿循資轉擢可待意履福自茲盈虛相補耳豈知職方及而身仕途稍通而日落虛受辛苦于一生枉涉風波于半世而竟不獲一日之優游以卒耶弟與兄計聚首能得幾時兄生十年弟始誕育弟生十年幼無知識弟十二三歲時侍先君官邸而兄不與俱既歸才六七年而兄遂外出後弟亦奔

走俱無虛歲去歲七月六日弟自真州還部兄官內庫移就同寓晨夕共侍母傍舉酒咲談十餘年來此數月耳臘盡弟使燕湖兄亦北上謂來日尚多別不為意豈知從此遂成永訣而咲談之酒不可復斟耶別後四五月鱗羽寥寂一月前人自家至云兄三月舟過呂梁繼此無風波可喜後日問訊無自今月四日會容江亭舍人戚宋北還手無兄書心頗疑之問以疾對則

益驚疑於是蓋不及張從不及尊急引歸細詢堅匿不告無何陳雩川至矣以訃聞矣弟一哭遂仆嗚呼痛哉少甦再問則雩川視含殮而來者矣其果然矣又哭又仆嗚呼痛哉雩川謂臨終無一遺言嗚呼兄何意有此而遺囑之耶又謂若有憾狀然者嗚呼兄所遇雖行道傷心豈得無憾耶詢後事棺衾皆吾嫂親視兵部優以勘合令弟加備歸貲再娶一婢侍嫂兄雖才不

竟用而屬意詩詞書畫亦足少見凡有遺跡俱令襲藏老母垂白嫂姪無依弟當任之壽不五十似為未足千秋百載同歸於盡兄精魂宜附吾嫂以歸故鄉柩歸當卜兆而塟兄尚聞弟言而少慰兮其無永以為憾兮嗚呼弟慰兄如是而弟悲痛于兄者何時已耶弟以職守躬迎不得以意授最叔而以勞任諸僕終非弟心也嗚呼以兄精神百倍于弟猶然不壽如弟孱弱可更望長年永世乎即令當請告以歸臨棺一慟傚謝事養身以終養吾母他尚何望嗚呼痛哉尚饗

祭胡在田兄文

嗚呼旬日之前與君飲酒擊節論詩徘徊良久相違未幾訃忽以聞暗風吹雨驚起夜分事之叵測乃至於斯維君之死疑愈以滋君為文章湯湯浩浩七戰棘闈不遇以老廪禄之入歲不

滿鎰榮富幾何將及而失豫章晚成人為君必消息莫憑滋疑者一君行孝友悳道褒旌交親有道引接後英人短弗談人長弗忌享有期年仁壽之義令胡不然滋疑者二寡慾維生君日孜孜朋儕飲燕傾倒淋漓君獨醒然以正自持余出八年故人衆白君髮黟然顏面如昔覩君之養似有奇術誰謂三朝遽殞一疾生死之故誰復能諳問彼蒼蒼滋疑者三噫乎君死理不可

明言念哽咽有淚如傾嗟余同志一時幾人握手論心經三十春蘭交久締一旦摧落視余若捐余獨何樂嘻乎胡君豈即死死人亦有言不亡惟子君有遺孤駒而汗血抑鬱生平終為爾雪高堂白髮菽水堪娛九泉冥冥君復何吁君之葬事卜兆未果葬而宜銘則以屬我設祭棺前陳心以鋒維君之靈知乎未知

祭丁岐陽文

嗚呼岐陽其竟止於是耶親友過臨音容如在覩諸孤之躃踊嘆百贖之無從憑棺涕湲且悲且慰悲之者曰君之年曾不得及於半百也二子行有青雲之奮而不得見其成也門閭未大田園未廣而一切未滿其期也君其遂可以死耶慰之者曰壽夭之數賢聖莫必而何疑於君也二子青雲有具則終自昂霄况孜孜性命之旨非猶夫人子而已者彼幼子亦自克家可異

捐館之前一月而蘭孫載育君及見之君於身後何計也君秉家幹蠱祖業克承堂構依然田園如故可宅可耕其為燕貽何少也君其奚不足耶嗟乎從前之悲則君懷當未平從後之慰則君目可常瞑瞑耶否耶其奚取耶雖然為悲為慰者論事之了不了耳因事不了而悲豈無更可悲者而猶不悲必事云了而慰豈無更可

者而猶不慰大抵世事無窮人年有限以有限之年而妄希無窮之事日生則事隨生自古及令決無有一人能言了者以無窮之事而終割於有限之年身盡則事亦盡自古及令亦無有一人能不了者既難了矣則無責必了之心既已了矣則無遺不了之憾不責必了之心則無所罣於生前不遺不了之憾則無所繫於死後死後生前罣繫俱泯逍遙擺脫自可以度越

沉淪此蓋非惟不足為悲亦且不必為慰者冥冥之中君其繇此嗟乎我作斯語實惟了心既以彈友親之情效道義之雅而且將以當于全部蓮花三期佛事君其聽之則亦可以應念而超矣

祭亡女文

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六日戊寅女父以服官留滯陪京遺女二弟孚袁孚淳歸来以牲醴庶羞之奠告于吾女敬小姐之靈蓋自八月二十八日家僮来報云爾於七月之初始遘一疾其症為痢繼之小產身乃益瘁如是月餘奄奄床蓐日進粥糜無幾而展轉不能自力予聞之覡飛款身視其何由克急遣再問則来傳鬻食漸加漸有起色余淂聞之憂以稍釋後時時訊問則皆傳以為且愈且起余益用慰曾不為意未幾何而人以書至開

緘視之吾女以十月十六日逝矣嗚呼痛哉爾父遠于爾母不存爾弟幼于爾兄無人數千里之遙遙有誰来奔乃僮僕之往来屢傳而屢非其真嗚呼痛哉吾愛爾如掌上之珠而不意為草際之塵吾望爾如就盈之月而不意為倏散之雲吾自育爾以来無一日不念爾居起問爾寒溫而今乃瀕死而不淂一視蓋棺而不淂一憑且爾病當初起調爕宜勤爾夫且病料理何

人三旬伏枕尺一未聞言念及此使我嗚咽難禁病一以就日復沉沉僵卧幾月百楚脩膂吾不及覩爾皮骨瘦作何狀吾不及聞爾呻吟呰作何聲吾不知爾眷眷之目合兮未合吾不知爾戚戚之魂寧兮未寧我痛將何日解而恨可幾時平憶初字爾吾以境隔而幾自躊躕不決爾後既字吾慮音蹤而更為宛轉締結吾之念爾良深計爾良切而不意以一官之誤頓成遼

絕嗚呼痛哉爾言吶吶而性溫溫貞靜幽閒視古無愧以金玉相夫子真稱淑配和於妯娌若手足之胞胞撫諸婢媵若兒女之殷殷時歸寧而對我則為頌尊章之罔極口口不忘念念在臆以此知爾孝於家庭百順攸集爾之性行種種稱賢而何福善無徵曾不得遠於壯年爾之五行具有二德日者推之貴封而國寸福未膺遽爾短折天不可知命不可測爾身所遺子女二息綿綿引之視茲一脉吾歸以撫待其成立時時見之將如見爾一為破涕惟斯而已嗚呼吾之衷懷千索萬結一語未成肝腸先裂經月以來執筆幾輟輟而又執延至于今草茲數語未舜予心爾弟歸來聊以代陳程途遠涉到在初春有帛在篋有酒徵斟爾其不昧居然來歆嗚呼痛哉尚饗

祭董貞復文

嗚呼子淵短年弗替其祀伯道無兒猶子是似子輿永叔早歲孤苦而養獲終於母氏天以張子而施有道盈虛昭昭如是令兄年不逮艾胤嗣弗繼四世一身終鮮兄弟寡母比於孟歐而兄將為蚵為脩乃空賫厥志天道何知使爾百苦備萃兄處女視身凜凜若浼寧人負己沖沖惟退石畫之疏上動主聽倖直之捐以活餓民[illegible]着於戚里直諒孚於友朋雖兄素履未易

殫悉而總之心務質于神明行當求之古昔宜介壽祺以享多益天道何知使至此極惟弟與兄進取既偕臭味亦契事事肺肝言言道義余性如蓬賴子如麻今其已矣余其柰何嗟乎余為私悲有淚千行而更為蒼社慟為鄉邦傷為兄 宗祀短氣為兄老母斷腸嗟乎捐百身而莫贖其可柰夫彼蒼孔子曰亡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仁兄君子也九泉之下以命自

慰惟斯而已然余又惟世有茍且利達之士豈乏歲年不無孫子揚揚意得偉生媿死道眼達觀終不以彼加此爾生而盡瘁死不易方究立身之本末於所生為有光古云行之不迷雖顛沛何妨人心不死兄亦不亡蓋人有匪年之壽不亂之傳兄取斯義逍遙九泉

祭表西渠翁文

惟翁 神子與其少聯朋好長締姻盟豈惟是令子若姓之卓犖岐嶷使予神賞而心傾而亦雅重翁之敦龎周慎可必源濬而波濟予與令子交二十年矣二十年來所覩記翁者亦足殫翁之生平翁有安靚之行余聞不獲見而猶及見翁洽于厥閭友于厥兄言吶吶如不出口而身兢兢常若負重有所不勝治生產操奇贏握計

然鄉黨之長筭而初不覩刀錐銖兩之或爭無論宗黨閒幾微忿色之不作而以御彼臧甬廝養絕不聞叱咤之聲蓋翁衷若大陸之坦夷而氣若萬頃之渟泓是足表式閭里而保乂後生宜享大耋歷期頤而胡遽殞于一疾之嬰使予聞風悽愴而不覺涕泗之交零雖然翁少負庭疾貌癯不勝衣矣而導養得理至於六十有五齡優游闤闠未嘗一日去其鄉矣而坐致素封

堂搆足以似祖而攸寧冠帶之錫　恩賚白首
矣而邑大夫延以賓席使據上座而聽鹿鳴三
子各以業昌厥閥矣而諸孫繼起者方若鷟發
而蔚蓊則翁亦可超哉洋洋乎無憾于世而余
猶嘘唏而申以詞者聊以致吾姻婭之私情

周海門先生文録巻之九

門人　剡城應鳳儀　剡城魏觀光
　　　剡城王三台　剡城秉應斗　校梓
　　　婺源歐陽豪　金陵吴承卯

佛法正輪引

儒與禪合乎曰不可合也儒與禪分乎曰不可分也何以明之譬之水然水有江有河江不可為河猶河不可為江欲合為一雖至神不能此儒禪不可合也江河殊矣而濕性同流行同利濟同到海同必岐為二雖至愚不許此儒禪不可分也不可合者因縁之應跡難齊而不可分者心性之根宗無二了此無二之宗何因縁之不可順彼難齊之遇何心性之不存而今之為儒禪者蓋滯于分合之跡矣儒者執儒以病禪曰禪異端也足以亂正也襲人口脗辭而拒之乃使忘言絶慮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禪而不敢當之為儒夫如是則儒門洵粗淺淡

薄矣無惑乎有志者之逃禪雖曰尊儒而實陋之雖曰闢佛而實毆之則今時為儒者之過也禪者執禪而病儒曰儒世法也非以出世也謂為別有壞而取之卒使日用飲食之常經世宰物之事皆推之於儒而不敢當之為禪夫如是則禪教洵不可以治家國天下矣無惑乎崇儒者之力排雖曰信佛而實謗之雖曰崇佛而將禍之則今時為禪者之過也為儒者之過非其

不通禪也不知孔子之儒也孔子言朝聞夕死無可無不可如周易太極之旨悟之則無疑於禪可以不逃可以不闢矣為禪者之過非其不通儒也不知如來之禪也如來言治生產業與實相不相違悖如維摩華嚴之旨悟之則無礙于儒可以用世可以超世矣孔子之旨闡在濂洛以後諸儒如來之旨闡在曹溪以下諸師嗟乎人而有悟于此則儒自儒禪自禪不見其分

儒即禪禪即儒不見其合鯀禹治水行所無事水由地中人居平土天下晏然豈不快哉濂洛之語別見而此尊曹溪以下禪家語也號之曰佛法正輪知佛法正輪而儒門微言亦可通矣永嘉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刻起信論序

嶺南有盧公盖佛教之鄒魯云法壇如故遺教常存此邦人士宜其薰習更篤而至心善識時時不乏今萬曆丙申有憨山上人者来止斯地法筵初啓信士景從明宗闡旨一雨普滋随根大小更自敷萌於是柯生時復陳生鳴陽讀起信論有契更思廣兹法施柯生手自謄寫陳子捐貲壽梓梓成以示周居士居士曰兹事人人

自足不假外求一切經論言吾家中事耳今有人久旅在外而一旦聞鄉音論鄉事自然觸膓驚懷二子津津於是還家庶有日矣論造自馬鳴先魯祖而至單傳之旨已脩實與壇經相表裏壇經言四智八識同體異名一切掃除歸之無物而兹論言真言妄言生滅不生滅等種種名言亦無實義盖佛唯一乘而二三之說總歸方便悟一乃了即吾儒有之言一貫言無言而又曰性曰習曰中曰和曰才情曰心意曰知物豈有多般俱為善巧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盖其旨哉論名起信起信者起正信也泥之則邪故吾更書此以為讀斯論者之前茅云

書覺音卷

萬曆丁酉余量移嶺表十月始入境頓轡五羊而憨山上人者先自雷陽至止余公事之暇輒過其方丈焚香啜茗以坐或三日五日七日一至即風雨不輟也有僧覺音自吳會輕數千里來訪余兩人坐則音時侍其旁一日手一卷以請曰此諸名公贈我行者又曰卷中東溟居士種種問難歸何以答俱頗乞一言余受而諾之

凡五閱月未有以應越明年余以入賀北走上人扁舟送我于曹溪之口是為濛瀼有寺月華智藥真身在焉作禮既竟兩人欵別上人曰向者覺音乞語將無忘乎余始瞿然記憶亟俞取卷就舟次倚棹書此以授上人且曰傳語覺音歸見東溟居士當如是答旹戊戌孟夏之吉

題重興太岳禪寺卷

佛法載在諸經奉在釋子而寺又以藏經而處釋儼靈山之未散而起俗士之皈依者惟寺是托盖余嘗過一城一落人煙雜沓使此中無供佛之宇則如走炎酷之長途而不逢清冷之泉又如登方丈之華蓮而只聞魚肉之氣令人煩嘔不禁又嘗到一丘一壑形勝幽奇使此中無木魚之聲則如延賓滿座止談市價之低昂又如遠客還鄉不聞家人之謦咳令人徬徨如有所失盖寺在城郭山林俱不可少也今寓內寺

剎悉創自先朝而近有廢無興所至問詢盖十亡其三四不啻即云興者亦不過修其廢墜而絕無新創創之不敢而廢之不問修之不亟數百載而後其不至盡湮沒者幾希故余一聞僧人有能興廢寺者便頗為從臾雖無大力護持而要惟殫竭此念即余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今年夏仲余避暑明覺寺中一日三僧過訪其一為石梁寺建齋僧之田者爲嘗數語壯之其

二則二上人共輿上虞之太岳寺而來乞言者其首已有東溟子題詞東溟子余以箇事契者也彼言矣余更何言然言且自彼矣余亦不可無言乃為叙述如右要以道吾從叟之願已爾余又惟兩上人者皆虔心篤行所處人歸所營立就一寺無庸兩知識余邑有明心寺地當虞剡新台之冲既可接衆而又古名山勝剎近且頹壞宜修余将留一任此而以一專住彼寺可

乎二上人因唯唯莫逆如余言分任之太岳與明心相去八十里而近舟行五十里則起乘肩輿一日可到余将葛巾野服旬時来往兩寺之間以相經營之終始二上人其各懸一榻以遲予云

送竹溪上人語

余蚤歲慕道叅尋知識期遍天下乃檇李有竹溪上人者知名久而杖錫未進每從人前問訊具道辨才慧質經律精諳初余意以為或如皎然惟儼其人耳今年冬偶會于邑閑閑菴焚香啜茗默然相視眉睫動定已覺非常叩之于第一義諦大有証入足稱龍象是豈止如諸人所稱述已耶上人過武林有故人強之談經上人

曰吾不入是保社久矣汝更欲執指筭沙何為哉竟拂衣去入剡過余一見自是針投盤桓久之言别余問所往上人曰将度石橋過鴈宕隨往峨嵋暫頓錫五臺蓋既以歷覽名山而且求明眼者遇焉然此行人有贈我文字者人非箇中吾謝不願累我行李若予雖無言吾将請焉余咲曰余不作文字猶上人不談經棄置俱久而猶将拾取敗管點綴虛空其将能乎雖然遇

如是人、上人為我展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我以目聞令余亦作如是語書之片紙上人受之無底囊中前途示人是文字非文字試令卜度倘遇其人如所謂明眼者不妨酬唱非其人者卷却此紙莫令汙染上人亦截斷舌頭再向開閉菴中啜此茗若上人其記取之哉

題愚公募緣冊

愚上人者始吾見其來往吳楚燕齊間若雲中之鳫水上之萍翩翩飄泊無定所矣已而會之金陵人有勸之買山而止者乃就其寺之左偏而頓錫焉地故有佛菴僧宇歲深就圮即慈容寶相不免日炙風吹矣而宰官居士有為捐貲而助其料理者上人於是新其菴曰萬法奉金像居之菴後搆宇曰歸一以處僧徒而修淨業

而其工鉅未可竟也則又惟十方檀越是仰為之冊以紀其所已捐而募其所未有者過而乞言于余以引之余何言哉作苦海慈航度一切衆生者佛、莊嚴寶相為皈禮地者菴、奉佛造菴弘法普化者僧、金錢米帛隨緣施捨者十方衆、然衆寔無所施僧、僧寔未嘗造菴、菴寔非以禮佛、佛寔不能度人、不能度人者、人自度也、非以禮佛者、心自禮也、未嘗造菴者法自幻也、無所

施僧者因自植也余何言

題建華頂塔募緣卷

天台山華頂峯高一萬八千丈群山舉無與賓者即無塔稱卓絕矣然昔智者大師曾於此建降魔塔近廢無存至人遺跡亦當追尋而興復之者夫山高費鉅塔不易成當時大師因顯有神通山魔海鬼投石而就今千餘年來塔費不興未聞有光大其事者海印上人結廬峯頂有年一旦有興塔之願或謂上人憑何神力乃希

此舉余獨以為聚心一處則無事不辦上人專力此事死生以之以精誠感召八方檀信孚應當必有布金之士滿足上人之願者上人運此神通與智者等無差別祇惟一念不退是惟上人肩之已耳盖余與王鴻臚太初馮太史具區同年同里同以箇事相契上人走白下乞言於大初而太初又令上人索余兩人語時具區已有所題而余以量移嶺表未覩茲卷今南還已

踰三年而上人遇我於南明乃太初又作泉下容越歲矣上人口述太初生前語更出卷相示余為之泫然不忍出一語而又不歆負其言因揮淚書此以勉上人告八方善信而謝太初於地下云

題碧淵上人募鑄金身聖像疏冊

碧淵上人德潑者余與為方外交二十餘年矣今年復會于長安道上見其破衲隨身骨剛貌頳行益高而志益皆告余心壯之一日語余謂行游且倦將歸老天台國清寺中然須乞諸十方檀越鑄五金身聖像隨行而後以畀吾頹馬余聞其言則又益壯之或者曰碧淵之歸一錫一瓢可矣鑄像何為且求心求佛愚智斯分碧淵

將非智者徒與茲像其可無乞余曰可無乞又有問曰梅檀說法古佛遺規無為有為初無二義茲像乞亦何妨余曰乞何妨或者又曰五金身之鑄費近三百金而行斧居藏將亦稱是末法衆生因緣難偶上人之願其未必酬余曰其未必酬又有言曰誠則物動善必天從上人負高行秉至心茲像之鑄何慮不成余曰何慮不成或者曰子語漫無所定使碧淵將奚適之從余

曰一切自定吾復何定若求定者是則非定或者默然碧淵長跪起謝曰命之矣曰紀於冊

題幻也上人募鑄三十二觀音化身疏冊

余蚤年從尋知識掛衲持瓢咸與作禮乃撒手明心千未酬一今遇幻也上人契焉上人簡徑脫落不涉近時阿師窠窟来自虎跑寓居天寧化鑄三十二觀音化身奉歸瞻禮或謂幻也既談宗乘而何復作如是功德不離法相上人持卷乞予一言予為申之以偈若以諸相求見佛不知是相元非相執以諸相非諸佛不知非相

即是相超出是非諸見門幻此三十二觀音悟知自身即觀音觀音何勞更鑄就須知觀音即一切鑄就之者亦自身四十九年佛說法不離文字證寔義今此三十二金身為代千百億經卷口口時時海潮音聞者以目不以耳如以花蕊說陽春如以丹青說自面寄語十方皈禮人作如是觀名正觀

請磐石普見二上人住明心寺書

天下不問何僧、是寺堪住、天下不問何寺、是僧宜與、僧不興寺、何當佛子之名、寺不着僧、誰作空門之主、惟僧寺相倚、斯佛法常隆、近有無藉之徒、冒稱佛子、敢肆不檢之行、敗壞空門、此在佛法王法、皆所不容、一切達士達官、寧能坐視、邑中明心禪寺、坐在北鄙二都、近隔三五里、留傳百千年、蘇老賓陳承業、高學士、名賢之遺跡不廢、歸鴻閣、歸雲亭、閑閑菴、附郭之精廬最勝地、衝而衆緣可結、景寂而凈業宜脩、豈遇惡僧、頓隳成業、土田任其蕩廢、殿宇幾至丘墟、行道傷心、居民切齒、爲此會同檀越及一方居民、各寺僧徒、訪得如瑞法眼、二僧、素習禪那、精持梵網、深心奉塵刹、誓報佛恩、皆行學頭陀、允孚輿論、敬用敦請、托之住持、雖雲來遠岫、本無去住之心、而月渡寒潭、頓駐清圓之影、自此隨因緣

而弘化、際時節以興慈、使清規著於八方、奇刹傳之萬載、受茲重寄、益厲初心、

請湛然師臨講席啓

汪洋有崕資寶筏以通援蒙稱無知藉法輪而救度靈山付囑歷刧難忘鹿苑敷宣逢時益暢茲剡溪稱東南形勝而明心坐台鴈通衢堂廡新開衲僧駢集顧六時之鼓常鳴而方丈之草漸没恭惟法師本末一際真俗雙融雖無相真空而慈悲大願每誓不捨衆生縱忘言寂滅而清淨音聲善能隨諸佛子一方久瞻法眼四衆

延佇毫光用殫精心特申敦請宰官居士同此涕淚投誠天人脩羅一切皈依懽喜萬祈速出慈雲恭候蚤垂甘露威奔香象始知獅子聲雄葉止兒啼共仰老婆心切謹啓

圓覺堂募緣題詞

寂菴身禪師者戒律精嚴修持勇猛闡旨明宗真僧門之龍象匡徒領衆爲末法之梯航蚤歳參尋隨方信足晚居圓覺堂將終老焉先有信心居士爲師塑佛像三尊惟菴宇低隘供禮未稱於是諸徒謀更新之工力頗煩欲求檀信樂助而海門居士與師爲方外交有年爲之引言以告十方蓋惟禪師身似浮雲心無住着其視

茲堂何有而諸徒之脩爲十方脩十方皈依諸佛即以自依敬禮高僧即以自禮故茲堂是吾取寶之山茲舉是吾栽因之會而一切捐舍爲自身捨吾嘗即圓覺之理而明布施之道有三種焉上者直悟圓覺之体本無所欠本自不迷此不欠不迷者無成無壞無我無人是故布金捨宅割体亡身以至低頭拱手撮土聚沙不見一法如是悟徹則無受無施無捨無不捨其捨

也不可思議其次則知圓覺之体雖人人無戲止因執憐我人遂成障隔是故方便遣除多方熏習難割處割難斷處斷財帛既捐慳貪隨捨故欲證圓覺必從布施門入自然樂捨又其次則圓覺之体雖未知有而篤信因果如形影不謬見實所而心希覩三途而內怖希則求遂怖則求離是故不得不捨三種名殊施捨歸一無非圓覺皆佛弟子十方善信其必處一於斯嗟

乎良緣易失妙法難聞切莫辜負已靈當面蹉失種粟得粟經不欺人求佛得佛佛不輕汝各將臭腐之家財用博摩尼之至寶孰重孰輕孰得孰失能自反乎靈知當有觸乎茲語

萬壩建毘盧閣募緣引

由郡城而東水行八十里分二支一支稍折而南行十里為東關識江而渡達虞姚甯波諸處而禮舍利上補陀者之所必經一支稍折而北行十里為蒿壩泝江而上達嵊新台溫諸處而禮石佛上石梁及游寒岩雁蕩諸勝者之所必経東關有驛江之東有叢林而来往者公私便焉蒿壩無驛無叢林菴舍以故官宰無駐節之地而方上僧徒欲寄一宿乞杯水無從蓋公私之所交病也已數年来有發善願者借神宇後暫為接衆而地湫隘特甚齋廚卧起展足皆難蓋其慈悲雖切而計畫終非久遠今年之夏會稽

陶我明告我曰蒿壩叢林之興其時鄮因緣至乎有僧来自天台堪任是事而本壩信士有夙具善根者慨然起利衆大願於是相基于神宇之後而其屋店遣予宗人業産語之欣然樂捨因共謀即此建毘盧閣三間以其中供佛左處僧徒而右待官府傍構庫廚浴淨之所共為房該若干楹然費亦不貲非得十方之贊助不可僧將持簿募乞而簿首不可無言惟師引之予

惟我明之言可信也題其首曰佛典載六波羅密惟檀波羅密最勝檀者布施也外財布施則内心慳吝亦隨布施明此便是般若而況栽因植果福不唐捐冥報歷然如影隨形雖上智不居而理自難却茲工之舉人人當自樂從然是語猶有信及不及者吾即不言佛乘但舉世法未論果報且說人情則斯閣之建也豈特諸方雲水来至如歸此地善良故禮有地而凡一

切往来若達官貴客學子騷人與夫商賈胥皂之輩儻遇晨昏風雨亦得借茲頃足如是利濟揆之世法宜乎不宜乎一切人利賴則一切人懽喜一切人懽喜則一切人贊頌如是與舉稽之人情順乎不順乎世法通則佛乘亦無別理人情順則果報即在目前茲固人人可通者人或未信前言亦當無疑後說雲集日成或自可必焉者若夫斡辨終始則又須當事者有一片血誠為之感格有萬觔鐵脊為之荷擔然後巨任可勝衆情益鼓是在僧人與諸會首之責也予何言

題慕石梁齋僧寺田卷

余讀東坡集見其善談佛理超詣處直透最上一乘而指示修持則尊重有為諸法命釋子持戒誦經崇飾塔廟以為正經而信佛者務須施捨拜禮各隨其願蓋其形諸記頌書傳中往往

不離是義夫世談無為宗旨者若將屏除一切無所事事而蘇公乃獨此諄諄蓋無為元不碍有為豈惟不碍捨有為無別無為此蘇公之所以為悟入也有石梁寺僧歆為其寺置田以贍方上之来叅禮者蓋思齋糧有限而田之利益無窮可謂寔修釋子之職事而深得坡公之意者將乞諸十方而持卷問言於予予惟願十方善信各味蘇子之訓共植無量之因樂施者益

弘其願各與者力去其慳盖一念投誠既是心田而多生受報亦是福田即須起願莫負良緣

明心寺接衆募緣疏

明心寺當台温孔道四方僧衆凡瞻禮天台華頂石梁國清鴈宕諸勝者杖錫之所必經上人新興此寺即謀募化齋糧以待往來使風雨早暮皆得頓錫而少憩焉夫當草創之初肩此浩大之舉上人其真荷擔有力之士觕持簿問言

于予予惟植果栽因獨布施波羅蜜最勝而布金施寶又獨齋僧福德難量何以故今有杯水濟渴壺飱救饑耳目所值濟止一人若施粟齋僧無論百千擔斛即使一升一斗隨有隨施以此升斗之粟雜諸百千斛中粒粒布散便有百千顆數人沾一粒自有百千勝緣何況捨施更多善緣更大愈多愈大不可稱量又惟杯水壺飱施之壯士英雄猶稱奇特況此方上往來凡聖雜沓中固有梵網精持如水不漏是頭陀苦行神天擁護亦有明宗悟道混迹游行是菩薩化身難遭難值如是等輩我得供養即供一人勝供百千萬億衆乃至筭如恒河沙數亦不可及布施齋僧寔有如此廣大因緣寔有如此殊勝遭遇凡在與聞不可蹉失若當此時斷自行辜負猶入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可惜況娑婆衆生極是慳根難拔戀小迷大永無度期歷刼沉

淪更可憐憫既在人倫具有智慧速宜轉念回頭求其方便莫漫割身藏玉自謂堅牢十方善信其各各諦聽之

重脩曹溪志序

余移官嶺表因得至韶水上曹溪瞻禮六祖真身方度嶺初地見一華表卓立題曰禪林洙泗因竊嘆禪本曹溪儒宗泗水彼此相況庶幾近之蓋嘗縱論宇內名區所在賢聖托跡在峨嵋則有普賢在五臺則有文殊在補陀則有觀音非不各稱靈奇然而智者於此見斯了然苟非其人不生奇特之想即起渺茫之疑者不少矣

後在少林則有初祖在黃梅則有忍師自是東土真宗然而一而初滋真言未普單辭容語鏤璧懸崖中根俗士轃泊不易矣惟至大鑒肇生曹溪說法而後上下俱接顯密齊彰數卷壇經依希論語隨緣率履不越尋常夫人試觀新州百姓而知佛祖即是凡夫也觀安置母宜而知出家即是在族也觀隱身避難而知神通即是見用也觀　直頌偈而知法語即是恒言也觀問

辯請益而知機鋒即是唯諾也觀香泉寶嶺而知西天即是東土也上智上根一毫不得馳騁愚夫愚婦隨人可以與能闢佛者是自相忘無言崇佛者庶幾不入歧路下學上達與孔同肯承前啟後與孔同功以曹溪擬洙泗豈不庶幾近之哉嗟乎自有宇宙即有此溪山直至唐時寶林斯顯謂非天也造設以待真人不可自師之顯以迄於今棟宇千楹山田千頃僧徒千衆

香火千年一毫不改引之更自無窮謂非人天呵護以衍真傳不可蓋自杏壇孔林而外於此為奇甚矣曹溪之不可不到也余作禮既竟聿詢掌故僧持舊志呈示而余嗟未稱意與重脩特難其人既入五羊長干憨山清公　恩遣在省公戒律凜嚴名理精透辨才無礙是古大慧覺範之流亞堪任是事因以屬之而公首肯明年余入　賀北走又明年志成公寄示且命以

序余辭而公命無已夫事匪偶然人如有待若
茲地以待大師是靈山聖祖妙合不違茲志以
待清公是異跡名僧相期不爽乃以茲序命余
不知清公奚取焉因其命終不可謝而敢序以
此余入嶺表在萬曆丁酉別清公以戊戌志成
在己亥庚子之間而余序在甲辰云

周海門先生文錄卷之十

門人 剡城吳鈺 剡城錢永澄 剡城吳振昇 剡城吳應雷 剡城俞安情 校梓

與范楨之書

相別又踰半載精進如何莫負良緣區區蓋欲
同待之矣舉業即是德業前已具別語中舉業
之奪志只是得失心耳除卻得失心舉業皆吾
妙用舉業之不精亦只是得失心耳做舉業無

得失心則說理自然精明得失之心有二遠則
懸想科第近則便要人道好幾患得便患失有
此念頭即須推究要見得失在何所此身何處
領受此計得失之心從何發起究來究去究到
無可去處畢竟寂然自然脫灑然亦有懶做舉
業者便是怠心或他好移之便是畔援心假托
脫略功名以為高曠便是奇特心此等心俱當
推究使不可容故區區勸楨之不置舉業者以

治心而已矣道本無奇功惟見在為士子則習舉業為農夫則事耕田為比丘則誦經課為宰官則修政績各素其位各安其心而道存乎其間矣此個工夫徹上徹下知頭腦者便得你歇未知頭腦者自堪寡過故僕願損之無忽於此也前損之過吴下見東溟先生諸刻知損之已大自敬服此老博綜經藏具大辯才矯矯風節懇懇真修非特損之敬服即僕亦敬之服之近

世之泰山喬岳此老當之真無愧者至於學問則須另作商量耳試質之令母易以為何如

與陶石梁

邪洲上人來接手教知掃門課誦近日禪悅之味可知辱來翰謂領略浮淺者境緣上容易打失此真膏肓之劑謂朴實做去不作過頭語尤是喫緊之方生每每與證修諸子言皆令從家庭日用上踐履從聲色貨利上勘磨若於此打

不過於此踏不實更論何學區區之意實與來諭合轍至於提綱挈領處或示之宗旨所歸使知有頭腦得無漏洩太過敵當佛逗機之諭顧此事指示在我領畧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真切用功之人言易易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就說話承當者於言易處不能入頭即言難時亦終不着際箇中人難得但盡吾接引之心待之而已來諭謂作隊成群有所不必則

竊以為太自限隔鄙意尤欲吾兄廣此一步昔陽明子征思田征浰頭時凡書示門人必惓惓以郡城之會為囑自古杏壇閩洛未嘗一日離群又非特陽明家法也若謂龍蛇混雜則自來不無又安得因壹而廢食哉且一會聚間關係有不輕者辟如三家村裏大市關頭個個長吟短唱習曲成風則必有善音者出乎其間而唱曲之種子亦因以不斷個個敲棊排子習奕成

群則必有善奕者出乎其間而習奕之種子亦因以常引故學不聯群枯弄借假磨真冷落將去恐見聞疎而種子絕他時突然一個兩個講學便以為作怪此大可慮者也江左徽寧之間無論縉紳文學即布衣學道者不知凡幾真可嘉尚彼中人非獨真實超常特以此風相鼓舞不絕故耳然則聯群之會關吾道之流行人心之習尚未可便以為餼羊而去之也即如來教

所謂大匠一生淘汰得幾人夫淘汰者沙裏淘出真金若真金在前則淘汰二字亦不必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頤丈出而振作此會為後來人作前導為吾道計無窮方為大善知識之運用也燕昭不惜黃金以市死馬越王見怒蛙而式以其有氣謀國尚然況為道謀乎令兄前每欲致此意今因言及偶為發之惟高明裁答明歲遨遊實所欣往但賤体秋冬間輙復多病明春不識精神可奮否耳近在宅上朝夕談証何人明歲久住何所或東山之間得時與往還尤鄙懷所望也

與劉量倩

棲来翰知精神奮樹言言刻骨非大勇不能可快可慰太阿之柄元在量倩之手要用便用切玉劑皋等閒事耳量倩朴實頭心地素與道合

更加一番精進其過人遠矣會文無有真為事勢所阻亦自可諒或略可作一二首而竟以蹉跎則亦是嬾須自察之

與王世韜

入郡来辱賢昆玉款待太稠轉自不安世韜病足須斷慾一二年此根本之藥煩惱思維一切皆斷心病除時足病亦愈病是助道良因更不可以病病心也昔有病目而苦楚者往見陽明

先生先生叱之曰汝何貴目而賤心此以病病心者也可以為戒病中最堪進步莫忘莫忘

與錢仲將

辱翰言叙謙何未忘耶貴恙入夏炎焚更宜加意覽會卷及詩詞已見神王思爽知不藥之喜矣高徒俱懇切誠篤此段精神難得仲將陶鑄諸徒處便是自陶鑄也諸宗儒語錄須令熟玩改過遷善不可不時提醒以此始以此終初無

二法昔人有云學道人須於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故我輩自勉勉人皆須從實地上着力惟仲將念之

與范孟熙

前淳之令弟來接手翰中間商量心明境練語蓋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原不得分之為兩但因近世學者之病不得不如此分疏只在境上着力而不知境是心者此俗學之不著察處自承當謂心已明白而境上打不過者此狂禪之無忌憚有此二病故只得說心明境鍊四字耳陽明言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格者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凡意所到皆物如意在事親則事親是一物格得事親的物則事親之知方致此亦明心鍊境之意也大抵纔落言詮便非究義孟熙所謂方便者大是須自家體他人難為言也

與張中一

覽前後書詞具見懇切之懷且自誓永不退轉如此腳踏實地乃決然入聖之閫也但中一再須看不退轉是不退轉個什麽來翰謂把良知提醒作主則所謂不退轉者或在此然又須認得良知明白來翰謂念未起時空明無物則所謂良知或在此然良知又不滞在念未起時念起時如何為良稍量度即非良矣再須於此一

默究之也做好人與承當聖賢都無兩樣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聖人學問只有內外之辨耳何謂外格套上檢點見聞上輳泊情識上把持一切是外外則雖做到無滲漏亦非聖賢之學也何謂內一念入微處識取不覩不聞上戒懼常見己過處潛修此方是內內則無聖賢可為而亦無聖賢不可為也於此時時省察不使放過則所謂認良知不退轉方有下落耳來諭又謂

朋類龐雜誠當慎擇但聖人為己學問照管自身更緊孔子曰毋友不如己又曰三人行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六祖云若見他非處自非却是左總之知為己則無往而非益故論交如子夏子張皆各有受用處也聞大峰山上與智甫共事正好同參何日放剡溪之棹一相促膝僕近多病日惟閉户却掃而已

與趙伯闇

春間一別又入炎蒸過辱相求深媿無以副答但願時常不忘此事是區區贊助之朴誠也此事自古聖賢孜孜屹屹畢竟有不容已處須自勘破方為不負此生但流俗之人駭咲者多非豪傑之士必不能獨信而獨行也來翰謂索心不得本之良知可謂得其要領然又謂欲時提醒而不免塵埃間蔽遂致本來面目忽以埋沒夫知得蔽時便已不蔽面目現自炯然又何憂

他埋沒也古人謂不怕妄起只怕覺遲但妄起便覺忘了又提不可縱容亦不必追悔綿綿密密竭力做去終有打成一片之日然尋常亦用將眼前光景一一追究世事如流無一足堪把玩將以何者為真實吾身渾是血肉將以何者為靈明看來看去不要放手自然有消息可通消息一通則覺照之功尤更有省力得力處也通前俱是致良知之旨非有二法此亦不與舉

業妨礙舉業亦不妨礙此事隨緣盡分而覺照常存此大精進之學問也相望不遠何日相過面質是望

答陶仲明

承翰言冲益勇猛具見彝表即此便是自家本地風光儘堪受用更何患荒棄不理耶來翰謂赤條條光裸裸無處下手着脚此等處莫作光景想過須實見得分明實見得思索快活都是

妙用更何足為礙亦不須別求畔岸別尋門路矣所云盲人行路杖子常時放失不得須終日在手僕謂眼盲人須用金篦刮眼令開求倚杖子猶是第二着草草容面證

與張允及劉冲倩王世韜三子

邇來聚首想一切如常此事非草草當時不放舍方有相應舉起便有放倒即無見師友便有獨處即無此是學人通病打成一片雖未得一時能然然時刻提省久之自然無間不然只成悠悠無益也臨行舟中數言能莫逆否僕僻居孤陋所自救度惟此一念歷歷地耳寂寥中有無限快樂頗知受用抱此弗諼蓋以永矢偶為諸友道及願與共享之耳

與董侍御貞復

前僧人募化事曾面言畢竟回心否知丈雅不信佛夫闢佛元自程朱何怪吾丈但孔子朝聞

夕死知生知死之言丈於此作何解切不可以文字訓詁虛領過須實了了於心而後可言儒佛不足學儒亦當朦朧已耶願丈無墮已是人生止此一事虛過可惜雖躬行君子不侈浮談然修講實相須溫公人品雖高比之濂溪明道其事業行誼秋毫矣幸加意焉

上宗翁李座師

不肖向拜教旨啚賦不忘念不奉函丈者十有

二年北斗在天注目無已適會向良佐於淮上得悉台居喜慰無量登丘園八載自分終老岩冬祗奉慈命兼之親侶促行力疾驅車遄心就道迄今兩月長途一望如天今歲元夕獲抵彭城水道艱澁只可舍舟就陸棄其地一時偶無車馬計偕之士守候百千人人中熱盡向遠道要途乃至僕從紛爭兩主並詬私心厭薄起上放鶴亭拜石佛低回良久狂風倏起陡覺衣單

少選塵沙障日波浪連天望之悽然懷土反而登舟北風可乘乃遂放棹南歸從茲已往進止又不可知矣方今正人滿朝登非不知稗官亦足自效且母景桑榆婚嫁未畢又非不知苟竊升斗亦足支貧然而強欲前進則如鳥避樊籠稍遂歸圖便若魚還大壑衆謂非情登方自快即登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已獨師恩未報有慚同門諸子中夜撫枕誠不能自喻於懷然登又思師之造士如化工鑄物萬類不齊是故其間或作楩楠棟宇岩廊或作藻蘭馨香澗沚或作驚麟靈祥上國或作雉鹿呼嘯豐林各在念予遂性均足以報春暉而答玄貺造物者亦兩收之無慚彼此不肖以此自信吾師以為何如弍南中雩物甲江左名賢淵藪我師主盟其地為樂不少竊願與聞之剡中亦古高人所賞新志一冊貢上覽裁不肖日所徜徉蝸角山

川可槩而睹矣

與陶太史石簣及石梁文學

前觀中相尋道士儔仙舟先一日發矣舟過府上正值暮夜不得叩請此事大須友朋恨不得時時論証當相會時便相追求逼迫到底弗存體面令良友坐失乃可耳記觀中曾論遷善改過若明得人正好用工尊教所示豈不諦當但作止是病而遷之改之何以別於作止古人立

論種種不同、如嬾安說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大慧亦云、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牧牛、起時急看精彩、拽轉頭來、張拙秀才則云、斷除是病、趨向是邪、拽轉與斷除、能隔多少、靈山會上、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獻珠女子、彈指成正等覺、此外更有何事、而圭峰則云、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則是屠兒女子、當有未盡之妄情、牛頭問四祖、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

四祖云、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薦福云、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牛頭薦福、俱宗門中人、一云無復對治、一云故須對治、將以何語為是、夫於前語一一明了、方自遷改不差、觀中未盡究竟、乃再伸此問、惟二知識各出一言、誠不勝願幸也、陽明書院之會、望二丈儼然臨之、越中一脉、難令斷絕、縱餼羊亦且惜而存之、况未可盡謂餼羊也、念之、

寄樊封部小范

見示楞嚴註之刻、知留心諦信、植果栽因甚盛、其盛、但令經典不患不流通、患在玩藝、不患無註釋、患不誦持、近來玩藝之弊不少、即註釋者多是惡知惡覺、瀆佛謗經、識法者懼、恐難令佛祖見也、來僧楞嚴註、弟尚未屬目、不知其果於經旨如何、弟意且濡遲、俟吾丈證徹後、勘破此真為世間不可無之書、則梓以流行未晚、倘只

似溫陵天水、亦且置之、而况或不逮二者、又安用是贅駢為也、

與沈繕部何山

別期甚遠、未得通一消息、念之鬱然、接手翰懽喜無量、更自感念、我輩五六人、不出三二載、升沉兜生、聚散憂喜、變幻須臾、如夢如影、蓋既以然、常明白示人矣、而實處何存、兄超然玄覽、必洞徹此傀儡之線、究竟如何、極望策發印證為

叔也南中知友寥寥講者又頭腦各別然終須
合併未可知耳近時事可駭誠如來教所指顧
度苦海須仗法航學問尤不可一日緩也蘭居
相聞否雖龍伸有日而蠖屈亦已太甚太恒身
後妻兒更零落可憐洞觀治黃傳其治行卓絕
逼古循良覺老態夢寂然乃好道則彌篤矣武
林蓮池德園便過之否并問

與周叔宗

教言所示達觀談說名相姑假以勘驗人是或
一法然古人接人於眼睫動定或片言半語下
立見分明未聞有以名相試之者此事全不在
學問不在講解也近一禪者自謂通宗而又說
漸說頓說圓牽纏混濫生竊笑之人貴開眼耳
豈在分疏字脚必欲了漸頓圓三義辟如大日
輪昇天從東過西是漸一出便明是頓光無不
徧是圓開眼一見便了何用更言種種彼不見

日者與語徒增滑突故大宗師只令人開眼別
不放半毫出路近世阿師刀下不曾見血只管
牽繞解疏埋沒人家男女使千生萬劫不得出
頭良可嘆也千萬示令弟先生慎毋因循以此
事盡人情方是真實為生死至囑至囑足下北
上事亦須了却世事即是事有何違背而故避
之耶

與喻中鄉

前辱教冗未有以報近知入郡城求友家務一切
擺脫精專可喜若欲決取上第急須當下着力
倘稍悠悠光陰暗去無及矣所取註疏當令送
覽但此亦不足讀中間所解不過字義句義故
宋儒率鄙棄之蓋漢唐註疏解在字句而宋儒
稍入義理又為義理所障此學至我　朝諸儒
始大着明舊時窠臼翻却殆盡僕近擬輯　本
朝諸儒所解為一帙正在看玩不知可能了此

否倘得就一二便須相示也語録諸書曾注目否必須究心理學功業文章從此流出方可名世且道自古聖賢孜孜矻矻終身日不暇給當為何事又勤勤懇懇委委曲曲苦口為人當是何心人在流俗中大須省悟務求安身立命之處不可蹉過一生區區近於此頗有所入用以相告學道者少恐不無非咲幸弗因非咲自生退屈不咲不足以為道我輩須於人咲處識取

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過位重金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最可憐愍者也惟足下進之邑有可與語此者幸展轉開示是囑

與鄒南臯年丈

鮮君使回曾附語為報矣日來受用如何朋從之樂如何人師不可好為而當其時節到時又不可遜避豈有此權方便接引使此事大明吾道大暢方是大力人作用少動疑情便非撒手丈寄有是耶弟近亦頗能自信古人公案時復瞥地但不得與吾丈一面訂開口人難故時切丈之思也知儒編學的教衡并上覽之

與鄭給諫春寰

連日既不得晤講會又曠懸注可知昨從西華門經過見守備衙門枷號偷銅賊一十九人置之柵下此賊項負百二十斤重枷而且日夜露

處有必死之勢近聞絕其饋食則決無生理夫諸賊之罪或在不赦然亦須法司訊鞫乃可無憾今竟致之死是坐以決不待時之刑即使一一皆當猶為慘烈而況其中豈無一二冤枉可原或應從末減者乎一槩濫殺恐傷和不細也枷死之刑在北有之然起自江陵須必奉
旨乃爾亦不聞有如是多者令一時處死至二十人其可無後講乎弟竊謂於情不忍於法未

受門下刑官也托在鄉曲故敢佈其區區伏惟
裁督少緩其須臾之死幸甚

答楊太史復所年丈

別又一載緬想游從之樂懷注不可言訓行録
莊誦竦躍仰見　聖王名世先後輝映是昭代一
大著述可慶弟自去冬度嶺過韶陽首謁曹溪
秀靈翁抱真天為之造者以一滴水流演五宗
浸潤千餘年未艾洵乎不偶也已入省拜濂溪

白沙陽明三先生祠乃士類彬彬多興起於學
聞丈過化與郘石公鼓舞之效不淺弟媿不能
敷暢而嗣續之然多士謬推亦不敢過遜避也
出五羊問海珠蓋即初祖登涯處嶺南真佛國
昔宋覺範大慧皆竄處茲地而今憨公亦以戍
來宿世願存因緣已到前翰教囑其開示諸人
使宗風大闡令來就之者亦不少見尊翰彼更
豰然料此一番定不虛走也大作省間翻行固
不肖廣傳之意或者亦翁加惠之心乎并以聞
之

與任觀察養弘年丈

同年在仕途者不能半矣在仕途同為外臬更
少在外臬同一地者更少之少弟丈三百人中
二十年來數千里外同事一司緣豈偶耶然半
載之間止得一面今弟且北行未卜後會何期
人生聚難別易如此然則當聚時豈得草草而

別時又安能泄泄已耶前示性命一語已植千
生萬刼之因從此努力不了不休他時促膝拈
呈一証實生平大快事也丈名高望起柄用愈
隆道德功業正須一時俱了弟身病親衰指日
投簪休矣顧林間廊廟所至無非道場即分飛
不害為同參也願相與盟之

與秦學訓嘉穀

來粵道脉得足下鼓舞勃勃駸駸甚自可喜不

知僕行後又何如也復所先生廬居料得時時請問小祥後或為省中之遊諒可承面命江門之教知必大振時節因緣至矣可賀可賀僕乞休一疏尊為母老知已如公其以為宜否要之出處隨緣僕亦非有意慕隱也諸有道在會者均乞致意

與查邵二山人

生七月中旬起行至省八月中旬抵廣信滿擬查丈在此同舟不意不偶近來二丈行脚如何生會蓮池校勘數語遂見底裏筆不能寫何日一面述相証也畢李二道丈承賜書甚喜李知吾書中云學貴神超功由神用赤手空拳方為到家但不知日用尋常色色受用處神耶未神耶必再加一神字恐又非赤手空拳矣又云一悟便了色色現成恐有未盡不知儘其神力添得什麼些子耶只今但處不悟悟處不真耳若

則了不了自能勘斷莫預卜度知吾前輩時以此言質之不妨再相論証此事最近最難望二丈努力胸中搖惑畢竟是信不及說進說出亦是信不及望惟努力努力

與憨山上人

別久渴仰忽拜法音兼領新刻心目豁朗喜可知已逼知甘露時普皈依不少然最堪入室者何人必得一二大法器展轉化導乃為快耳楊少宰未晤恐猶是未了之案然既在一方邂逅自有期非比僕浪踪蓮跡此生莫必也僕乞休未允躑躅間又有滇中之命鷄足山中非不一願尋訪然而母老難遠恐終不能就道早晚又復陳情得蒙賜允便自為幸露地之賞豐林茂草足自適矣曹溪志序僕舉管如山不能就一字容日另報

與憨山上人

生初拜命東粤遂無行意既思曹溪江門此生不可不一尋問上人在彼亦不可蹉過是以欣然就道度嶺而東半載間諸愿盡酬勝景奇觀玄談妙味塡滿胸臆復與兒曹共之此區區遊宦一遭於地方無裨而自身佔盡便宜多矣此外其敢更無厭耶别來誰堪入室世緣不索莫否生近乞休專以母老難離流行坎止襆被不自知也

與余太史雲衢年丈

屡荷高悰直在儀文宴笑之外筆札難爲謝矣丈喬岳泰山私心畏之惟向上一機猶然未信昔晦翁直至晚年打破吾丈得無有待耶抑自得而不以語人則弟不能測矣南國同年落落一時又散去三四人離索更甚都門笑語益用戚戚承覓隨書尚未有刻函史小刻各一冊以代

與徐鴻臚覺齋公

自違法從出門如無所之對衆談笑亦覺無味忽得榮遷之報喜不可喻近有一僧到此具一張鉄嘴决不容易肯人又有二三文學初到如初生獅子毛爪未具氣已食牛大可憐生滁陽風景洵佳不如此中法侶爲多惟黍命㒞敢以爲促大刻之拜并以爲謝

與蔡選部虚臺

向便附數行竟不知作何語歳來日注前旌荷手書知仙舸度雲陽深用喜慰弟兩部追隨分緣不偶丈此去有力者必不放捨當不復來冷曹弟竊有私憂耳三年泉石之味敢問何似笑傲枕嗽弟時夢想之希先示我以慰饑渴耒教重嘆蔣傳二君人生亦況存沒真是電光石火種種皆虚何者是實於此真可悟入矣近來時事可駭覽報能無愴顔迴挽斡旋此擔誰担丈

料理己久肯他讓耶勉旃勉旃

與徐寶慶仰南

来翰述政務繁沓豈游刃猶有難地乎自古成大業者計在知人二千石尊官矣一切属吏數多須精别賢否賢否不淆斯蒼生受福知人之效勞半功倍雖日飲酒賦詩可耳地方風俗美惡處處不同但美中有惡惡中有美又事理必然在上者似宜見其美不見其惡見其美者時

時有獎成之意不見其惡者非能廢法特哀矜之不更加一惡心爾人家父祖待兒孫心腸亦大率如此豈弟君子視百姓豈更有二心耶弟量移司封無所事事虛縻廪禄捱延歲月而已知足守拙一語此是吾輩尋常受用安樂法殆不得一毫摇動實政潛孚自有時命非營營可冀願共常守此一法也

與鄒南皐年丈

接手教并箋中語大是信服丈趨徹如是弟尚何言第加保任亦明白後事不可不致意也小詩書之箋頭耶當吞語錢君近以脩理敝衙門得常接見辱見示更獲親就此君大有古意才氣亦偉惟此事頗難信入終當作人代一好人好官爾近具如是見解者不少雖自不乏砥礪而語之可為堯舜皆有仲尼率能細未肯柰何近聞得女之喜乃得男之漸幸寬意以須想道

眼不以蚤暮數數星靈臺也

與李樹山

承示刻諸經正文凡例大約俱善但微有所見耶以奉呇首款所論易經傳原不經秦火初無更改惟唐以前有以文言二章次在繫詞後[illegible]今附乾坤二卦後已久不必更疑學庸依朱子所定刻為四書禮記中當仍註䟽舊本刻入[illegible]三款辨字宜悉從古本不當以近字換易[illegible]

韻中字用之皆不可第四款句讀不宜圈斷如吾與回言終日有謂終日宜屬下句必有事焉而勿正有謂心字宜屬上句如此頗多須令人自證下一圈則又下一注脚矣第五款讀詩自然依韻叶之為是易經叶韻之說不必泥第七款禮記不宜分章分章非古也據見草草餘容再致

與王太初年丈

兩榜追步意氣久挍乃丈大節清風道情玄思又素所傾注留都促膝更自融乎意有出語言情形之外者弟不自知亦不能道也何地何日再續諸緣

與祝掌科石林

弟於丈以神情相許不須着語自是忘形弟[illegible]味丈且見之丈曠識超然弟亦深知何時共[illegible]山中之社了此大事查邵二道友蚤相淡矣

與陳車駕景湖

交情不一而以性命論交交可知矣久久相期各以不空談為不相負種種非言所諭也

與饒封司三明

署中神挍極樂別来一日九廻不知促膝更在何年耶丈性與道契見地又超想近得益深揚公文亦臭味之乎弟為物色以俟將来丈即令便同此意德不孤矣

與李選司景頫

數月来想望依依二山人過談臭味同乎二君口不甚辨而此中了了其氣宇亦自超塵了然布衣窮年奔走江湖當為何事良可念矣復所公来攝部務公署作講堂亦一勝事遠地聞之令人神情勃勃弟迈舍為煩冗所驅宅火日熾無地逃緣惟就中自作方便且一上征途薪火更炎引酒吟詩便作清涼灌頂之藥高風其更

何以涸之耶南中大會何頓落落乍踈乍密亦是常事惟是三五性命之交時作小集不令衾晤可耳四周丈大是妙品諒時時相見并以致聲

荅柯春元時復

履詢起居未得消息承翰乃知罹此大故無由吊慰苫塊之間以何為事蘇子瞻居喪手書金剛經千卷施人是一舊公案也此事不是草草

廬居正可着精彩嶺南有曹溪江門足下當為雷陽第三人勉之望之

與金陵吳李何三子

東郎五年交游不少而性命之契莫踰三君別來想念可勝言叙僕初竊廣臬之命因循從事者特以一路舟行老母可得迎養耳不謂彼中水氣夫足最人十月尚可支吾入春炎瘴漸厲[illegible]欲謝皆因需命艱難不果遂一意求差為賤身計令冐暑之行非得已也狻此便自拂衣散延之身可得相尋知已放言肆志亦是快事足下其當掃一石待之

與嶺南朱劉萬陳六文學

待罪貴鄉上曹溪望江門已極大觀矣而又得親諸有道快何可喻辱賜種種妙筆逐遂披玩難以去手什襲藏之用以傳家別來於此事如何古若蘇黃輩文畫妙絕今古而俱從妙悟出

之足下能無意乎生因身病母老行且乞休山林獨宿或肯命千里之駕是所祈之不能必也

與嶺南區文學

曩歲遊大方得領高論茲辱深言麗句遠貽數千里外拜此厚誼感戢何堪僕身病親老自分長休足下更以應世相期僕方自救不了何能為人然與鄉邦同志之士相切相劘彼此利益不少發心滿頭各隨所遇殆不必更分別也足

下但存此念便是超脫境界何患妖魔願惟珍
重

與查汝定

久別得會喜豫無量樓頭十日之譚尋常簡率
非足下不堪如此相待非區區不敢如此待足
下也凡區區與足下言者每每相合但不得時
相參証此事言雖不得言易不得光陰如箭念
之汗流所謂識洿者愼耳懷松塔銘勉就當改

甯處便自增削弗以為意貫之在舍下擔閣良
久然得乘便為石梁雁蕩之游亦不負淹留矣

與邵季躬

言別已久前何靳三百里之程而不一過我耶
足下好道真切參訪誠勤邇來大有得力否光
陰易邁時節難逢各各俱入老境拚命此生以
了千萬劫之公案是目今第一急務纔換却封
皮不知又作何等面目卑三不界必不能不迷

矣也此區區日日自儆自惧之心敢為足下陳
之

與簫孝廉若拙

久違注念殊深剡溪山水亦可徜徉不知更有
意否也來諭自謙根器下劣向多從解悟入夫
能知下劣不下劣矣能知解悟非解悟矣深為
足下慶既又云茲來與友朋密証乃知十方世
界總為吾身蠢動含靈無非吾心內外渾融真

實不疑參悟到此甚深極密更為足下慶無限
也然區區尤有所進者足下再須參看如十方
世界為吾身何以一牆之隔遂不知其動靜蠢
動含靈皆我心何以一體之殊遂不關於痛癢
我身之生死果世界與之同聚散耶我心之起
滅果含靈與之同有無耶如世界上飜湫倒嶽
之事如此境到面前既是我身能無變否又如
含靈中虎豹蛇蟒之類如此物到面前既是我

心能無惧否一一實落體會不以言語承當不以擬議量度方是真到不疑之地不然猶謂之解悟耳如何

與蔡祠部槐亭

見邸報辭闕遥注前茅計在深秋可待便自懸想到時必約三五同志朝夕談証了此一段極則大事莫令放手兹接翰言乃知寢處苫廬久矣愴悽如何念丈遺此雖稱不幸乃適當榮滿

膺封後且歸視湯藥面相永訣此遊子所不能取必者而皆無遺憾亦足慰孝思矣南中舊友日益寥寥景臺以憂歸景湖以滿發聚首無復幾人最可駭者如太恒遂為泉下客看取人生如此尚可悠悠不猛着精彩處度時日耶丈廬居正可專力蘇長公居憂俱有功課為丈願之莫忘

與鄭上舍于棨

丈達注念辱手翰惟然如面且知客歲有荆南之遊收衡山洞庭之奇貯之肺腑此樂何極遥聞神王何日共過此中一上鍾阜牛頭極目楊子試看兩地風光是同是別僕且翫我遥之足下其無倦焉

與瞿黄州洞觀

奉别許久得手教欣如拱璧兄治郡令時古道此真宰官應世同黎之光藉也傍觀者惟有贊

嘆而已覽諸作具見太守風流讀之心涼神王兄行後此中可開口者不易得聊自黎自証弟近頗能自信何日相見一吐露為快耳長孺之變真自駭人南中弟為首得莫賻百金亦足稍濟乃近其子又喪婦外家之倚更望絶矣柰何抑之春初喪偶隨喪子喪女喪其僕乙月内去其七口悽楚悲酸所不忍聞弟為曲畫一差以歸歸半年餘矣九十月間或當过部南皐曾相

聞否近得其一二書甚是篤志此事見地日超
便中希以字印之達觀和尚已與一會并聞

與于比部如菴

幸接清光正擬時時相過不意龍蹤莫擬竟自
飄然遂令無地追攀連日又因病不能跨馬遠
訪無由敬致小書三冊見意

上許司馬敬菴先生

我翁後學與刑不肖企慕久切乃生身五十載

通藉二十年而今始得留都一叩遭逢可云偶
耶一侍講筵極深欣幸是以有疑必陳有難必
問務求實益以慶遭逢邇惟無善無惡之旨諦
語所云頗與不肖承於師門者未合即欲作解
再求印正既而思長者之言未宜杭辨昨蒙老
先生且問及矣則豈宜更隱乃取言及而言與
直窮到底之義信心直吐據見條宣專候取裁
敢言自是若夫語或踈狂則亦望見諒於形迹
之外耳不宣

與俞憲副定所年丈

別久想念特殷邇聞於此事大有所契道韻悠
長更令人嚮往弟愚昧專仰宗匠印証丈有意
西臨則大幸矣太宰翁既舊知別且三十餘年
似所當面且此老學甚直截語下斬然丈又不
可坐失此會萬惟早命駕是期

與蔡駕部懷峰

古人有相視一咲而莫逆者其相入難喻維弟
於丈豈不然耶忘形沒齒蓋私心足自信矣顧
是寅恭之合更有進焉願共證之

與吳比部左海

弟緣道義得親就左右而丈且相期不淺言念
此意殆不可置也況韋學賢郎提携通家之誼
更永銘之

與王比部儆所

鑾何似獲蒙放愛不隔形骸而弟亦日惟芳範
是師真稱莫逆不知何緣得是也瀕行辱大章
把玩難置遠餞郊門殷勤之誼名謝難勝矣

與趙學博懷蓮

同為學問中人則精神孚契不在形跡不煩語
句矣惟是講會望益留神流傳此脉全在門下
此學別無下手只在人情事變得力人情事變
上一毫不到即是學之虧欠實際理地不捨一

法䏏如大日輪當空曾有一處照不及否望於
一切應用處施不照管之照管方見妙用生望
翁為大教化主不徒自了故為此惓惓耳

與楊少宗伯復所年丈

翁丈分位尊矣問學深矣宜眼中無可當情而
於弟乃獨崇年雅靈念道情若無若虛謙謙以
意下之斯不知何取焉年丈斗望在世人人知
企而至於明開道眼處則弟竊謂獨窺之深我
丈亦若謂弟為能獨知之也者此非有夙期之
至願何能偶遭不有相對之針鋒烏容強合弟
於丈分義極深又何叙焉叨冐大邦時望教言
彼此以常常不斷魚鴈為期耳

與饒封司三明

歸舍冗沓既甚且天炎路遠不能就行虛徐久
之令且行矣相違日遠把手何期来教謂全憑
一段精神交相往来千里同堂萬世一時至言

扎悟此無餘事矣弟在塵中頗益自信想吾
丈近日受用不少人生不透此事便是虛生共
相努力他日相會一咲始稱大快復所公来攝
部事以公署作講堂以司屬為弟子此亦一奇
事一勝緣也幸無蹉失望之囑之

與周憲副昂石

留都别後復所公為示天關會語深見苦心東
浙道脉奄奄如綫目下錦旋亦有同志可相激

發否惟德成隣當感召不少聞陽明之旨以淑我父母之邦門下先之不肖將顧為現附佐下風焉

荅李觀察遷素

二難名在人代久已傾耳一經拜接又目擊道存矣丈於是事全身在裡舉步不違轉盻無非妙旨咳唾盡是真機千古聖賢一口吞盡前乃謬聽詹洞源之言而問道于盲顧試反觀豈不

自足乎仰見冲懷敢用吐露佳幣之頒感情如縷矣

與祝掌科石林

別來工夫何似莊誦環碧小言言言刺骨定知默默地受用不少就此更掀翻一下其肯信之否不肖日來毫無伎倆可呈止善病耳去秋度嶺湯藥不離今夏賫捧北行益自困憊力匱難前滁之母老在舍已經乞休舊疽難忘道出滁陽勒此問訊

與詹大參濂源年丈

二十餘年故交近經過得一把臂甚快也讀禮之暇誰與共游年丈性與道合且留心此事有年想已直下打破儒家謂朝聞夕可禪家謂為一大事因緣性命至重光陰易過此弟所日兢兢也敢為年丈拈舉其何以策我乎

荅葛山人雲岳

奉違久矣近聞且有雪夜之興柰何不果鳳閣清風如昨可卒令孤負耶生近因身病母老有山林之請得返初衣便當相尋泛海上之槎光陰易度機會難乘念之未嘗不切切也

與張子易劉冲倩

僕於古文辭十餘年前亦欲探討而務雕繢之近一切棄置久矣間有一二應酬不得已之作亦只是信口直談常言粗語不可以文字名者

若欲因之論學明道則陽明龍溪二師之集在前如雲漢如日星言更俟再立耶欲將拙草付梓固未敢聞命也巳李先生至越得鼓舞一番實吾道之幸俟新春相過希先致敬

與梁昌孺

通從諸友前詢知精進之勇日勝一日喜慰良難為喻李先生自南中相侍至此晨夕親依無論言談印証即薰漬之益不少矣良緣一到合

郡同風昌孺與冲倩錫類之功及吾廣大真吾道之幸也

與王世韜

聞世韜有微恙諒舊症復舉世韜須絕慾省事大自調燮一番發三年之勇猛自獲終身之受用不可玩忽之倘不能康濟自身更言何學也冲倩處覩令尊北來之書一段精神鼓激世韜兄弟不可不力自奮發以副親心區區晚此且自感觸不少而況世韜兄弟當如何耶便可終身銘之師不必他求矣

與陶太史石簣

客歲秋中言别荏苒又半年多矣光陰催人迅速可畏别來會令弟知途次及抵京消息喜慰聞通州盤桓十日針芥如何更聞有王居士者相與偕行密語玄言尤所傾注也京邸會聚想時不乏人榮途最堪取友亦最易飄流我丈脚

跟素穩諒日來愈見得力但向日疑情令得永斷方為真實下落不知果何如耳不肖别後染瘧精神疲憊近稍支吾猶不得如舊也生只在轉盻間思之愈自着緊誠不敢瞬息放鬆且恐辜負年來之相訂也

與祁爾光

來翰懇懇詢証皆就平日實所用力處拈呈想見真切勇猛翰中大意歸根於欲仁仁至辨之

於認奴作郎本體工夫之論種種不謬大約於此事思過半矣但所宜更進者只在識仁處實着精彩務自真知洞徹直到不疑自然無煩分疏如所謂家家門闢可透長安就從舉步處看是長安否如所謂得其関棙就看當下果此関棙否認奴作郎非矣而郎又作何相見不行是誰似矣而誰竟有何面目如此覷捕無容等待無容放鬆不了不休直至默而識之更何俟言

說耶所著戒殺五覺愚人智士皆當心綀此論著中大功德也

與趙學博懷蓮

昨會間有本末之論生深恐學者分本末為二故不得已再三申說工夫只可如此做也大學雖云物有本末要之本末只是一物昔有問上達工夫於陽明子者子謂下學上達不可分為二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區區亦正有見於此耳故凡知末而不知本者此支離之學如種木不知生意自然而為之裝枝綴葉固是大病若求本而以為外於末者如種木舍却根株枝葉而別言生意此其為病亦自不小故知本者必於此了然方為知本不然毫釐之差不免千萬里矣心齋格物之說自是歸根之旨然亦不能舍却家國天下心意另求一物陽明子所謂致吾心之知在事事物物

之間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夫事物非跡即是吾知吾知非虛即是事物工夫即格即致本末難分如此脩証於孔門博約中和之訓無不合轍故區區謂惟當遵陽明子之說着實做去不必別立新奇也座間謂絫求即此絫求亦是末謂不覩不聞即說個不覩不聞亦是末本畢竟不可擬議言說雖然亦不離也要在自知自証如啞子吃瓜是已

荅劉灃臺晉川翁

翁臺經世出世直透真宗不肖天緣未偶摳侍無由茲費厲祝經歷傳致尊命下問懇懇不肖何人敢當乘問不肖早歲慕道茫無所入曩在留都被人逼迫到無可柰何處覔見飯是米做然亦不敢誇口大言逆人願為弟子求自印削而已不肖叨轉滇南里道險絕耄年老母迎養不便遂自請休實非以隱為高在舍奉母課子

治生理產色色不敢作奇特之想但常見已過時時遷改如此度日不知究竟如何耳敗闕如斯專祈有以教之翁臺妙悟始末及見今行履處亦望拈舉以示作則企仰惓切并以上訊

與喻節推中鄉

近日意思安閒否紛擾中第一不得忘此事僕林間散誕野趣彌深近且為石梁雁宕之游飲酒登山便是老來功課足下以為何如令弟舉業德業稍加意便過人百倍差少勇猛足下亦須稍示鞭影耳如何

與張允及

前知允及入關未知出關消息今見世翰始知其詳甚慰來翰謂近能信僕當即能自信矣而又以迷妄自責夫信則不迷迷則不信將以何為實耶于此便須明白剖判一刀兩截不宜騎墻何日一面質也近來舉業如何便中希示一

二不捨一法可謂此事非個事耶

與沈濟南華東

舟中邂逅卒卒數語一別又幾時矣弟僻處林間真如井底絕不聞諸高賢消息我丈以真學問經濟一邦種種施設定自追古循良訟牒薄書無非實際想近得尤深公事之暇有箇中可與談証者否乎洞觀丈在建武竟不知其於黃州何以弟不問其持之在己者特虞其遇之在

人者耳弟山中無足為丈道者以娛親課子外時或與山僧樵子閒相往來生涯如是止矣更何以進之

與金陵吳李何三文學

奉別久矣僕林間儘自稱快所邑邑者時時有知己之思耳每一念之無由縮地遙望石頭城如西天竺國想念三丈如鳳凰麒麟追憶當時唉語如前生昨夢中心搖搖誠不任殷懇也顧

三丈念我能無同耶惟各相努力必至証了乃為不相負耳復所先生頓捲泉臺法友寥寥可堪墮淚我輩因之循省時光不可一刻虛過驚悚驚悚祝公亦時相過否茲因敝邑僧來請藏草此附候此僧一生力作辛苦積有羨貲思造冥福遂肩此舉區區心甚壯之千里孤僧百凡望為扶植外祝公書亦專以此事上祈希為轉致護法知皆宿心故此喋喋

與張芝亭

不肖無所知識謬辱諸君之與乃門下亦以世講之誼謙謙下之謭劣何能當此王劉諸君過剡極道門下精進此事月益日新懽喜何量力紹家傳共扶道脈區區蓋為令尊翁慶又為吾道慶也

與袁祠部六休

京都一會極快生平針投燈合殆不啻所謂傾

蓋如故矣中秋夜集聚合亦奇此夜清光蓋無時不在眼也前在陶太史處見尊翰承念及且知近日更進竿頭之步不知何時再得面請吐露也錢生經國入京草此通問錢生有志此事為人忠信孝友惟門下不吝旅發亦一大法器也

與喻中鄉

前本回棲手教甚慰聞貴府事甚忙冗所從來

矣初仕正宜假此磨練精神閲歷世故過此一関終身受用矣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此大有力人是世間法即是出世法是玄學即是聖學足下發揮時文中妙義正須令日體驗近世文自文政自政我自我分作兩三截此俗學之弊宜透脱不落此窠窟方成一大人品也江右多材儘堪參訪鄒南皐文所至經過必造其廬有便

移札請教不可蹉也僕乞休得請深愜素懷二兒幸入泮而長竊居首辰下尊以奉母課子為事暇則結方外之交蒲團促膝此世眼所謂冷落而僕自視則甚快活熱鬧足下其謂何如家兄在衙時與醉否鉄柱宮龍沙寺西山滕閣俱能常到否吾女姪衙門淡薄能甘否統此問訊

與林少參公祖允璧

生病伏蓬樞過辱枉顧隆施故舊之念何殷殷也小疏陳情得請從此作散誕閒儂尚得往來西湖之上一灸清光想公事之餘亦不厭與閒人一抵掌也力疾草草佈謝

與駱觀察台晋

留都承至教直以性命相証世所稱交誼寧更有重於此者乎一别寒暄幾隔去歲中秋邂逅京都慶快特甚後來良會何期此夜明月彼此當時時相照也近尤悉此事想益精進江右文

成過化之地暫借星軺主爵者能無意耶生適因身病親衆行止正在躑躅尚未知所稅駕種種無足道者特有尋師求友一念造次不忘如是而已

荅清公

書役来接前後手教四紙甘露盈函清涼無限楞伽觧尚須卒業飽此法味志序并経序来諭猥猥索之不知寳瓶之上更須此蓋何爲顛

壽命不可終質容再畱之生滇中之行尚在躊
躇事勢所值只得虛徐俟之未敢悻悻耳老母
眠食如常但精神終覺消減二兒近已皆冠辰
下亦將次第畢婚了此冠婚餘事聽其自了區
區何能忘却自已大事為兒女子擾擾勞生而
不知迈耶楊太史序文已佳何云尚未恆意盡
因大筆在後特鄭重之耳柯子種種吐露已知
大有証入但入微一著禪師須再用激發之劉
海門先生文錄 卷十 五二 三百九十六
季德已膺貢可喜得渠書謂將過訪秋盡尚未
望見紫氣不知其能不食茲言否新南都公既
在箇中人大是法門之幸石簣公近與之游最
密于此事甚切不似近時學佛以名者亦云會
過禪師時時念之乃弟石梁信力亦深可稱蘇
氏弟兄儻近挾此二難一開哄口不然兒猶頭
從何面前呈示哉楖櫑如來度嶺時節已至奇
哉禪師亦當相隨木佛而行影子在前形不遠

之廖之

答柯孝廉時復

一別久不知動定時從憨公處問訊書役來接
手札甚慰札中自陳謂近惟息機攝念以此消
彼機然足見勇猛精進但恐息之攝之消之如
石壓草根株不除終無了期說個息機息亦是
機說個攝念攝亦是念以此消彼皆對治法耳
非究竟之旨若要究竟須將機與念所從來處
海門先生文錄 卷十 五三 三百七十二
一一識破識破後方知亦無來亦無處亦無此
亦無彼亦無機亦無念則亦何息何攝何消之
有亦何不息不攝不消之有到此方是實功吾
友參之前望吾友曹溪白沙之後作第三人乃
足下承當未甚慷慨豈猶疑彼二公者不易為
耶不知作第三人猶是方便語吾友力量當下
便可作聖作祖于二公無有也吾友信之時事
定慨真可墮淚但欲為斯世斯民造福亦須這

些子打破不然做事終屬無力如醉漢負擔濟得甚事禪之一字吾儒十分具足此言極當其餘種種惡刺骨語惟時時無忘是囑耳

與陶我明

久不相對前會熙宇丈知我明有損血之症過想康復如常即未如常但從學問上着力不足為慮非惟不足為慮病是入道良因莫輕放過我明來書中詞情懇懇足見用工嚴密但於直

截一路似猶未得其門我明不必別求只就病中仔細驗看正當病時何者可以倚靠得此時不但功名富貴倚靠不得即平日一切聞見可倚靠得耶不但一切聞見倚靠不得即平日做的工夫如前書所云收拾靜坐提起放下等可倚靠得耶恐病到危急一切皆用不及倚靠不得矣既病時一切倚靠不得生死到頭又可知矣由此言之倚靠不得的皆不是真實於此盤

桓終無到家之期還當密自覷捕求個生死到頭用得着的必是自己楞出個消息豈須問人也我明又云人情不是着外便是落空空之病易知僕則以為着外易見而空之病難知不知我明以何為空如以出家為空則出家正是着外以持齋拜佛為空則持齋拜佛亦是着外我明畢竟以何等為落空須於此細看分明不妨再與商証不備

與劉沖倩

昨有字相寄乃脩在前者又別一番話頭令弟想能道之智甫與令弟到此一宿覺耳比王猷雪夜之興差多一面臨別悵悵之意則篤且長矣允及欲約為天台雁宕之遊即倏忽之間行行止止意思轉換三四如此心腸須洗滌一番方可希晉告之

又

近試事倥偬知諸友各各無暇僕欲来且止然僕從今亦思靜處不與人接一談看来談無一益徒增口業耳墨池極欲一會但得真切勇猛即是末世之鳳麟不敢復問其他矣右貰北来書甚慰心甚虛想見日進之益江西鄒南臯寄學齋商求一本甚是說得好此海内具隻眼者彼亦深信區區寄書止一本欲求為序故不即寄来序成并達之耳

又

連日盤桓徒煩酒食未見會輔之益慚愧如何此事在人須自求自猛一刻不可放舍証修二字既負此名尤須激勵一番每月一二大會决不可少既以論學而論書論文亦在其中此雖先哲儀羊而實當脩飭振舉會有常期則區區相過亦不須約石蕢兄亦必依期来會但須省郤酒食一味朴實從事不然諸君盟約之謂何而顧如團沙野鶴乃爾夫學莫病於無恒事莫恥于無實惟諸君念之區區求益之心不淺亦毋忘箴砭我也

又

接手札知四鏡波舉業是儒者本等前見冲倩一向疎曠心殊怅之令令尊亦相督責則知冲倩之疎曠於此非也舉業即德業孝弟即盡性至命此等意旨在冲倩聞之熟矣又何贅焉僕

於諸君情分不淺所望只在真切此事不徒以聚散塞責若真切此事則雖以區區執鞭而我自快若徒以聚散塞責則雖日以黃金萬兩享我而我不樂也區區往来自是綽綽不必為拘惟各求真切而已初三不得来赴真為老母之疾繼此可赴亦不論炎暑也李先生的住安慶否卓老遺此真自可怜容此巢由益彰堯舜之仁不知可得無恙否耳在山中久不見報有更

幸詳示知之

又

前承手札意謂面陳可俟遂不作報言茲又以一僧相約為石梁雁宕之游决不能已故令小价来送智甯與令弟二君偕計二君前亦相約在北發時一過我方行令僕又不能待惟心神不隔則常年如面亦不須牽掛且自擺脫別去可也冊中語望為斟酌更有䟎語在後前語一

君同而後語各發凡所未盡共中言之同志各各不可無語樹山消息如何若果在杭定當款留待僕石梁回時更商量作久計决不可令僕不一面也千萬千萬智甯及令弟書言雖簡而意無限為我道之

又

小价回知沖倩在館掃跡驅冗亦勝緣也會中諸友時相印証如何僕近来只是還吾故過以此道逍甚適前石梁之游甚樂恨不得與知己共之明歳沖倩趂止想已論定惟二兒尚未得所歸耳沖倩近日家中安穩否只是反求己過自訟自改此是孝順法亦是自己安樂法打破此関學問過半更不須別求矣

又

前以會事為言疎略王丁諸友亦以相責意皆與僕同當令朋友只怕過於優容不怕過於切

直能直告我者不論是否皆足策我精神况以此繩人者彼自亦當打併一番人己之益也會文得三春元一同激發甚妙做舉人切莫令有舉人氣方見學力僕自視與做秀才時氣味一般鄙劣無他長獨此覺自勝耳沖倩作文識見已到當更令敷腴有大主張處不可過也故時措之宜題云重成物一邊此恐未當夫合言則天下無己外之物亦無物外之己固分不得若

分言則成已成物皆是時措豈有獨重成物之理古德歌云但能觧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即此意也飲食起居未與物接則為成已喜怒哀樂終與人通便是成物決難偏重天下溺援之以道題此亦當善會孟子意道分不得顯晦難道孟子當時肖言仁義不是援天下處覺云夫子之不援何也只此一語便差孟子難於直言而微示之如此手援即是道道援亦無能

加於手援但淳于髡必須手援終看見而道援不見遂以為不援耳前小兒亦得此意但語欠圓融吐露故為抑之其餘欲商量者多已自忘却聞有入剡之興更可面悉也

又

新正雪夜遥望考事緊迫知欲行不得也兒輩應試欲與俱來王墨池兄亦欲一晤俱未可必耳石簣兄見寄書中深有蹔辭軒冕之意否於事勢所拘想見其不得已之情至其懇懇謙謙之懷自見詞表吾輩不可不法其真切也

又

九月初三日意必為文成祠之會今偶然婺源有二生持石林兄并汪澄源公及其邑令諸書来請主彼地之會石林兄惓惓之囑誼不可辭令將一赴城中之會又當俟之下月矣此行冲倩諒當陪往諸友不能悉數願俱無不可者彼會

在重陽起望日畢聯六邑之人期不可易只得早發耳

又

接手札知間事已了從此益練益精使能消於未然猶為上乘也自勵二字當刻之無忘孟秋之會恐不能赴在家尚不敢一步出門也嵊庠趙學師竟陞王官真人不合於時如此府中同志以一手卷贈之亦不負相與一番耳郡公餡

意會中甚盛可慶敝邑有二孝子一姓胡者其父瘋病不能行動者十年此子晝夜伏事大小便俱其抱持洗拭一刻不離床右此純乎孝者也一姓張者父病割股療之即愈兩人見在有司不能旌揚焉各私送一匾一書孝子之門一書割股療親字煩子易一書匾勞沖倩一定也拙稿已刻者乞刷一冊見示

又

王塈池兒聟甫及令弟冐暑遠來既乏世禮相待又無妙道相成愧不可言區區精神比前大減視與石匱大盤桓時大不同年衰一年前去能得幾時言念至此不得不着緊也鄒子商求有訂証處可即寄示

又

使來先後辱手札三通深荷注存不淺宗駱兒壽言正思覓人相寄今即付來手僕近來甚病

寂棟俱減小小兒又病方起床正病迫中念前所諾之文已當其期只得力疾搦管完而覽之亦不似病中語世講情深話頭那能不長也沖倩與令尊令弟同在館中天倫之樂可知僕向來與諸契談學決不許求奇家庭中鋼帖舉業上精專安心盡職遇境便練學問無有真於此者留記座上督責允及之言乎人只是見不到故翻來覆去自見不到又不肯聽人所以卒無

如之柰也儒佛之辨不靜為是兩者是非不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不知多少驅闢異端亦不自今日矣前時斥逐亦不知幾變有能真為自已性命者究到精微去處自然曉得同異不然浮游之徒與言何益沖倩但只如此去只照管自身一切付之東流可也我前有心明境練四字心不明白對境捱排謂之瞎練自脩境打不過自言心明謂之掠虛提撕沖倩自勉與接

人第一不可忘了此語越侗兄承其賜書語甚懇懇大是有力之士近不知動定有便可示知也秋間會定當一赴陶堰門中有會亦是希逢尤當一觀其盛城中恐不得久住只好往来石匱墨池二公田越甚妙彼時又得盤桓也

又

德玄持冲倩書至絶與盤桓覺其精神志意非草草者今且畱久處幾時可謂懇切深至良為

可畏第恐區區無能裨補孤其初心耳冲倩知近方俟發落發落後恐即當西渡子弟從之責守在身則行止便不得自由冲倩亦不得由自也聞高徒俱善文章造就良易可喜或未得鋭意此事多作方便以誘入之菩薩化度衆生即随順為衆生行不可取効於旦夕不可重增其障礙度人即以自度其毋易之

與劉特倩

前聞染瘧心甚注念然亦不意如是甚如是久今來翰謂很很不堪三月在床亦良苦矣顧特倩因此勘破塵勞且以傲語懸之出入門屏間朝夕顧諟决不以身殉人是病不甚感不切病不久悟不深其甚且久吾之大利益不足為苦而且足為慶也已但此念難於久持須常常無忘能無忘則學問自然精進終身自有受用矣昔管子於桓公曰願永無忘於在鈎時今亦為特

倩願也念之

與王思位

来書於用功一着又有悔責之意前次接思位書已知定有令日古語云若要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思位今以妄為精進精進安能久求箇不妄是精進之妙訣也欲得不妄先須辨妄嚴色貨利因之而動妄也[illegible]無[illegible]絶妄也覺了不休妄也一時忘却一時

便要事事停當妄也一時同流一時便要超人幾倍妄也不求悟入妄也心希頓悟妄也認箇無事妄也徒事揣摩妄也思前妄也論後妄也無主妄也執主妄也但求不落諸妄綿密做去不然如瘧疾一般冷一回熱一回惱亂一生便了可惜可惜努力努力

又與沖倩

連日傳食諸門真是無功受享今日乞及見召

豈有鄉閭人堪作城中主人大是不便二君以為節日僕看只尋常日子耳明日長發為我辭之

與鄭世德

秋闈知己未偶行止遲速有數諒必不以此動情敝邑二新郎君俱係老成年歲遲暮豈足介意宅上滿門孝友瑞氣充盈種種可待惟當益加進修以迓遠福耳京都亦有三五同志想聚樂不少人生惟此一事不肖近愈看愈覺難緩故頗與同心之士相鞭策以期不負也前辱翰教隨附報言私衷尚未少伸茲更承翰貺情深意篤其何以堪適聞尊堂年伯母稍有違和諒即康豫足下晨夕膳養自知難離春深亦竊有西遊之興把手固不遠也老母辱念托庇眠食頗康頤精神終覺不逮于往此雖自然之勢然亦重喜懼之情矣

又

承翰使遠遣勸駕深愧不得赴命更自揣薄劣無一毫裨補而過辱讓讓之度直逼古人猶不能自釋也聞道從北發與世船同舟途中切劘之益不問可知矣

又

來札云讀書須遠遊事毋須朝夕足下似以此兩難為苦不知天下事正當兩難處好用學問

如文家做枯淡題轉要濃郁做支離題轉要簡截做糾結題轉要脫洒方是高手世德不必自苦亦不必與人作商量語事有重輕鱗次做去自然平妥慎毋入寶山而空手回也勉之勉之

與范孟蕭

近聞孟蕭歸里欲書數字相問以冗病未果茲辱使翰先遣知垂念不淺荷藉如何道體稍違和諒自善調攝康濟自身便是學問無忘學問

便是康濟妙方料孟蕭於此定了然也孟蕭前在宅時於此事甚着緊近日如何須自校勘相期意深不覺念之懷懶耳

又

孟蕭舉業已穩擬入彀在前會中時矣今閱報果爾深慰極喜吾道吐氣能令人人奮發知此事不相妨礙孟蕭之功不小也既進此一步擔荷大但當益努力平時況潛勇猛孟蕭每居人先令而后又可知矣近來學道者多真切者少即真切而又有走乂路者脚蹈實地力明正宗在我輩任之耳百凡須從節省不儉則後難繼難繼則稱貸必多稱貸多則必不能為好官凡此就世法論之若論學道人則須不移不淫有一毫改様俱不可也陶石梁兄真可作法凡事必師之莫忘莫忘

與全逵之

前見會文與所論訂諸友會文處見逵之識見大有深入甚喜區區本以踈拙無用過辱諸君謬推儼然承當真是冐昧但思自未得度先度人者亦是菩薩發願使俱自退托誰為之號召而此事終於埋沒豈不人己兩失僕之所以敢於晏然任者萬萬不得已耳但既擔此担則時刻不敢造次遺忘務求以不負而逵之亦謂提撕攝持朝夕常常愚聞此真是慶快洽心不可

言喻也然達之又謂夢錯糾纏時易多過謬又得力不來畢竟是平時提撕未到夫如此勘驗便是極提撕處矣凡人習氣豈能頓除只是工夫不輟久之自然消融當過謬時知得過謬便拽轉頭來精神力量全在這一時拽轉便了不必更追求前日工夫未到而悔咎之也只是過謬時悠悠方為我害耳然人之過謬必有一根根極細微必須反覆推尋要見根在何所灼見其根而斬絕之則過謬自然日少即不無亦自然日輕矣至於平時提撕要曉得子思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方自不差若無事生事只在諸聞上着力非徒無益反有助長之害此學問之根宗不可不深討者達之其更進此一着也明道云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體即不睹不聞之謂也又曰誠非別有一箇誠敬非別有一箇敬亦只是不睹不聞之

謂也其後防檢思索正是為過謬而說無過謬不消得矣紙短言長統惟心通之為望

乞休疏 萬曆戊戌

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周汝登為身病沉危母年衰耄力窮情迫懇乞　俯容休罷事臣由萬曆五年進士初授部郎浮沉中外歷轉令職二十餘年虗縻廩餼臣父母先後俱叨　封典重荷國恩畢餘生以效涓埃固臣分宜處亦臣心自切惟臣禀氣素薄斲喪又多壯年遘疾遂成深痼向歸調理在籍十年近出馳驅又經九載今

年過始衰精力加憊去冬移官嶺表感冒風瘴瘴疾方痊痰喘繼作不能眠食凡十餘晝夜自分必死偶徼幸獲起而臟腑受虧已如中空之木枝葉徒存而摧折良易矣一時承乏萬里趍蹌拜祝　殿廷甫及竣事而氣竭神疲卒然眩仆日來飲食不進湯藥難施奄奄僅存而痊愈難必且臣有生母太安人黃臣十四而孤賴母教育母不能一日舍臣臣不能一日離母臣向奔走南北母所至與偕今母年漸高八十有三老耄衰向行履艱難欲仍前迎養則母乘輿不能欲捨母獨行則臣絕裾何忍有此苦情雖使年強力壯猶將以烏鳥之私上干　天聽而況病又沉危身難驅策情既迫而力以窮此臣所以不得不號　天而訴也臣不敢妄援終養之例亦不敢求同致仕之條惟　陛下鑒臣微誠勅令吏部容臣罷歸里臣一日不死猶能脩

奉養小孝以導鄉閭效擊壤餘歌以揚聖化生有餘榮死且不朽臣無任懇祈戰慄之至

再上乞休疏　萬曆己亥歲

雲南布政使司左參議臣周汝登為病深情苦
新命難趨冒死重號懇乞　憫容休罷事臣原
任廣東按察司僉事齎捧畢役具疏乞休未蒙
憐允南還在途又蒙黜陞今職臣通籍二紀歷
無善狀徒以資俸積累得厠方面之末頃叨
寵命冒竊愈隆仰恩罔極何敢復以身家為念
惟是臣病極深臣情極苦萬分難強有不得不

亶自哀號於　君父之前者臣以二十年來痼
疾去歲復舉雖稍調理而形神猶憊近聞　新
命感激思前行未數程輙復昏仆日且湯飲難
投比前更劇蓋精力既年衰一年而病勢又日
甚一日醫人束手痊可無期況臣有八十四歲
之老母向來晨夕相依豈堪一朝遠割臣病離
母母念良深母老思臣臣憂倍切母淚長垂臣
腸寸裂母子至情苦無可比夫既嬰劇疾更抱
苦情精力且疲方寸又亂即欲前奔無由勉強
蓋臣之身辟如犬馬蒙恩徘徊戀主而病骨
難鞭臣與母又辟如鹿麑相顧兩地呼鳴而至
性難割惟　皇上深仁不遺蠢動大孝錫類
閭闔如臣情事最可憐憫為此冒死重披仰干
天聽伏惟俯念臣病是真俯察臣情非飾　勅
令吏部容臣罷閑歸里臣母子從此得延餘喘
即斯須皆　皇上所再造殞首結草生死其何

敢忘臣不勝懇切惶恐待罪之至

周海門先生文録卷之十一

門人 剡城袁祖和 剡城袁祖憲
剡城張我綱 剡城丁美祖 校梓
剡城丁光祖 剡城趙應楊

送李櫧山歸芙蓉山

七十老翁何所求孜孜矻矻未云休詩書悟徹語言外風月挑隨拄杖頭每對一樽頭獨點時論千古淚雙流期君共有人間事歸卧芙蓉得幾秋

送僧上峨嵋

直望峨嵋最上峯巍巍消息許誰通從教萬疊雲山遠只在提攜拄杖中

一容有談圓頓之理者書以示之

中天皎皎月孤懸常在松窻竹几前開眼自能知其賞不勞談頓與談圓

雪中送劉冲倩南還

開口逢人似爾希登途[illegible]剡思依依寒江莫道無風月一路堪吟白雪驛

其二

臘盡氷凝冷徹肌一爐夜擁對吟詩君行漸入春風路莫忘霏霏雪下時

寄閔乃弟特倩

年来踪跡若難齊獨對難兄倍愴悽留滞歲寒無限意殷勤為寄雪中題

別傅太恒北上

津亭握手思難禁柳葉扶踈荷葉陰劍拂西風千里別話聯秋雨一江深烟霞幾逐年来興水月常明別後心世路滔滔君努力殷勤惟有酒重斟

寄鄒南皐

別君時久思綿綿莫道曾無鴈字傳冬日苦寒春又暖幾回消息到君前

箇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只尋常祗將渴飲

餞滄事說向君前咲一場

故人查汝定邵季躬見過

冒雪扁舟度遠林故人一諾重千金荒齋莫道無供給溪水冷冷愜素心

留都送瞿繕部洞觀出守黃州

方聞共數大夫才詔命初啣出上台香案忽驚仙吏遠黃梅重見宰官来公庭捲幙衡山入臥閣焚香貝葉開嶺樹千重應北望相思常在鳳

凰臺

憨山上人自五羊送予至曹溪水口賦別

縱說情空盡難禁此日心身同龍窟遠話別虎溪深坐雨開蓮卷乘風遡寶林並携千里道臨發更沉吟

武林北關夜別程生復之

相送出江關留連杯酒別我往挹清風君歸以明月月皎影徘徊風吹涼未歇此別自應難此

意憑誰說

夏季京口別沖倩之金陵

京門握別水悠悠一片離情逐去舟我憶金陵秋思好羨君南去正逢秋

別量倩之金陵

臨行話別思悠悠此道應須自敏求我有片心君記取雨花臺上月輪秋

秋日長安遇碧淵上人

無伴無依一老僧形容凄楚骨崚嶒十年来往長安道敗衲秋風掛一藤

示沙彌能明時從師募鑄化身金像

童子看来夙有根塵塵剎剎解知恩從教鑄就千身像莫把黃金滲頂門

哭陽和太史

遥天落落曉星踈一望乾坤恨有餘絕學有餘千古擔交情淚盡一行書觀曦客在春雲暗懷

永歌殘夜月虛惆悵故人長已矣吁嗟吾道竟何如觀疇閣懷永堂俱論道處訃前太史剛有八行寄到

其二

地下脩文事亦疑人間寥落豈勝悲墓門蚤向生前啓玄草何須死後知劍上不逢重泛雪槎閒空詠舊題詩白楊蕭颯墳前道欲掛青萍那一枝太史造有生墓制有槎間集

燕集丁性甫中甫宅三首

蘇家兄弟最超群尊酒留懽過夜分任是沉酣書不廢行來酒令是論文

乾坤滿目是吾徒良夜邀懽酒百壺老興不禁容易醉少年結伴自呼盧

榴花着雨酒杯頻五月輕寒似暮春酩酊牽衣行欲別數聲簫管更留人

燕彭智甫劉冲倩寓樓在吳山之椒

良朋相拉上層樓窈窕經嶇景復幽涼雨過時雙鵲起叢陰闕處大江流歌逢調合聲偏壯飲到情空醉未休畫冠春風千古興今當我輩更宜秋

張中一彭智甫劉冲倩特倩應試弗偶過集寓中詠懷時庚子八月六日也

不知雲路阻日與好朋親獨抱深深意寧隨碌碌塵掩門山色靜下榻鳥聲頻瀟灑知無極西湖月又新

其二

棄置誰當嘆啣盃且樂群野情真遠我秋色為留君栢子吟中落槐香醉裡聞但明今日意此外即浮雲

湖上送梁昌孺北上

湖中話別水初深短棹夷猶過竹林遠樹孤亭千古色清歌細語一時心蘇公堤上行還往陸相祠前酒更斟竟日留連情不盡看山還待月

華臨、

春日同諸友登龍溪先師講樓

春風緩步踏蒼苔樽酒相携上講臺百尺宮墻容我入千年關鎖待誰開龍山聳戶排雲列鏡水浮窓湧月来舊日洪鍾看在簴一時敲動夢皆回

秋日至三江上彭智甫宅時智甫初中尚在武林

秋風滿路稻花香獨上君堂倒百觴縱是未逢君咲語臨江已覺意深長

寄示特倩時初中在武林

尊君一見咲顏生夜半笙歌酒對傾常日承懽那似此因知捧檄古人情

庚子八月廿七夜同彭智甫張允及錢仲将劉特倩吳孟剛及袁淳二兒寓西陵客邸坐談漏永暁聞彭劉二子之報志喜

客舘論心夜未央暁聞雙捷喜如狂人情久已占吾輩天意先令眷爾行肯為浮名驚乍起懸知絶學此初昌陽明靈爽應含咲為薦祠前一炷香

送李煕宇北上

把勸千巵莫厭醺溪聲月色此留君輕舟一放過前浦便隔重重幾樹雲

白雲菴

策馬探奇入亂峯白雲深處水流通誰言行到水窮處轉盡千嶨更未窮

其二

步轉千岩日未曛啼猿落木兩紛紛歸来不用頻詢路馬首時看見白雲

重過石宕菴

憶向春深度石欄滿林芳草藉蒲團而今歲晩重来到木落雲寒更耐看

會墅菴

淨宇開初地蕭蕭竹蔭多千燈明法眼一句禮彌陀童子焚香侍鄰僧乞偈過便應常借榻前去復如何

牛股嶺

遠興獨依依溪冬伴侶稀清霜繁印屐黃葉亂飄衣石迸懸流細雲堆古洞微夕陽方可戀莫惜上崔嵬

萬年寺三首

凌霜歸古刹馬上忽聞鍾路轉千重嶺門當萬箇峰焚香開卷帙坐石數杉松不是高栖者誰同雲外踪

一路煙霞滿看來出此中地傳丞相府碑勅祖師功澗落逶迤水楣飄自在風寶樓藏　御藻瞻禮萬年同

半世聞高寺今來是老翁松杉含法雨鈴鐸振宗風華頂雲相接曇花路亦通遨遊攜小朗泛此探無窮

石梁

翹首望危梯衣冠拜禮加神游非杖履真應顯煙霞萬仞懸機石千尋落雨花平生滄海意對此更無涯

石梁傍見有太初精舍悼賦

高朋永別此閑情高閣懸題痛問名夜宿樓頭人共水一齊嗚咽到天明

過瀑泉精舍二首

曇花東畔轉嶙峋草結孤菴更絕塵竹映高窓泉遶砌山中處處足留人

高僧一見話情真為薦清齋芋栗新一炷明香臨水坐山中事事足留人

宿華頂

四萬八千未可躋偶來一宿遂幽栖望中頓覺

蓬山小立處應同泰岳齊大士降魔臺尚古驛
人入夢路空迷了看萬像都無事坐轉陽烏東
復西

下華頂

歇別名山猿更啼白雲縹緲不堪携衹應清絕
孤涯水流出終同到剡溪

天峰寺遇雨

降魔繞轉又天峯處處俱傳智者蹤絕壁幽崕

都是可不妨冒雨策孤笻

國清寺先大夫曾讀書其中悽然感賦

先子曾游處今來擬問誰寒蕪迷往跡老鶴見
來時颯沓鈴風戰蒼茫樹日移終天無限意不
共老僧知

吊易菴僧二首并序

易菴初修武林靈隱等寺余見之碧眼
方顱大似西域國僧後以國清遺燬過
此隨即化去余至寺詢問感傷且見寺
前大橋傾圮行者病涉因嘆易菴而在
寧令至此其悅骨尚在寺中奠之以言

碧眼豐顱憂識公人間布福願何窮可憐今日
思公甚橋斷門前路不通
福緣未盡早歸空樹色蒼蒼恨轉濃欲吊慈䰟
何處是天台香火武林鐘

赤城霞

赤城萬疊彩霞明釋子緣岩架短楹午夜常明
供佛火半空時落誦經聲翩躚鶴到心彌遠滴
瀝泉鳴思轉清我欲借栖栖未得殷勤聊寄竹
間名

桃源行

見說桃源事渺茫我來行處亦尋常雲間望去
杳煙渺谷口流來飯屑香直從谷口廻沿入數
里人家姓亦忘宅傍蒼林松蔭滿門環碧澗水

聲長簷下老人收芋栗山頭稚子牧牛羊田園
終老傳孫子禮數無多類上皇前崿更有茅茨
屋隱隱木魚出溪竹扳羅更向竹間行夾岸烟
霞看不足雪潭清絕萬尋深留與行人浣心目
我向潭邊滌萬緣岩花野鹿共悠然盤桓得借
彌旬月便勝人間百十年神僊服底誰能識漫
道迷花尋不及劉阮相逢只此間不用茫茫更
溪入

片箴偈贈僧磐石靜坐時有箴懸窓簷間

忽剌入其口凡三日乃愈

誰將片箴剌入汝口是箴剌耶抑口自受若無
口者剌則何咎咨除其箴應須去口當齋飯時
及誦經候仔細諦觀是無是有口箴俱捐放大
哮吼

舟中歲暮別三子

連宵懽未足携手更留連樽俎仍餘興笙歌借
別舡戀溪類選石望塔自凌烟莫惜尊前醉重
逢是隔年

相會非徒爾相逢更惘然可抛江口月獨泛渡
頭舡枉促年邊鼓帆遮嶺外烟嘹嘹孤鶴唳此
意為誰宣

除夜示諸子

季冬除夜過新春膝下燈前樂此身莫道世人
無此樂能諳此樂是何人

元旦群集宏甫宅

元旦過鄰宅華堂曙色深整容方禮舊解帶復
論心酒發新春興詩裁隔歲吟英才天下樂從
此日披襟

夜同八子宿青石橋廣福菴

寒更坐轉燭光斜促膝團圝共一家只道尋常
言自客不持杯斝興尤賒山童擁火添乾葉野衲
敲冰供苦茶一宿自成千古意遨遊不獨為烟霞

遊石鼓囦

諸子同登屐板蘿輿自長玲瓏穿藕竅窈窕入蜂房石共飛来聳名標武庫藏景憐歌一曲繞繞住空梁

尊勝寺

偶逢樵客引勒馬過招提布地新沙擁環墻細竹疏階前看虎步梳上聽猿啼色色通明訬無言自啓迷

蒼岩樓上題石壁

巖巖峭壁聳雲端百尺樓空半壁看醉望極憐無等級竦瞻時歎具衣冠高泉迸玉風吹碎古薜蘚蟠絲月掛寒坐面直應經九載好從初祖問蒲團

歌飲樓頭

千古蒼巖勝連朋始一過眼開千丈壁情豁數聲歌古色歸樓滿朝光散野多個中吾自得誰

與問丘軻、范淳之入剡相訪坐酌蒼岩書院

山陰来遠客携手入春林坐定風還拂言忘鳥自吟石堂過片雨杯酒對千岑向晩情難極更彈月下琴

春日雨寒同諸子對飲

閒携諸子入樓居常日林溪睡起遲冒雨春禽時送語欺寒楊柳不成絲鄰家煙擧門還閉渡口人稀筏自維對酒莫辭千斛倒憧呼此日醉

尤宜

夏日別世龢

訪道乗潮過竹扉来還三日思依依含情杯酒無言説幾度薫風動客衣

題畫梅于石壁下

滿林桃李氣猶膻一展氷肌陡覺寒正好携將石壁下清標古色兩同看

與諸子共賞石壁之勝将别為賦十絶

石壁看難别誰知此意長千尋淩碧漢終古對斜陽

石壁看難别聯群早晩過如何一片石能使野情多

石壁看難别樓頭對儼然醉眸時一放幽思足千年

石壁看難别巖巖勢揭掀分明呈浩氣誰道是難言

石壁看難别名言狀莫窮飲嫌千斛少坐覺萬情空

石壁看難别重重苔蘚瀛侵衣幽作淵映面碧生寒

石壁看難别涓涓月到時清光與峭骨相照特相宜

石壁看難别風吹石上紋渾疑陂萬頃側立浪紛紛

石壁看難别泉傾百丈鳴雨餘雙耳快不洗自然清

石壁看難别孤危莫可依野禽無住着帖帖往来飛

清明放舟過陶宗伯墓上張太史覲嶹閣

畫艇清明出鏡中遨遊數子得相從尚書墓上新羊虎太史樓前舊菊松雨色都将春色柒歌

聲時與哭聲逢茫茫萬事誰能數感慨惟應酒百鍾

謁龍溪夫子墓

祗謁先師墓那知風雨侵扳蘿非偶興築室是初心異姓兒孫滿彌山桃李陰歸聞松籟起猶作海潮音

望文成墓

風雨清明馬不前高坟一望轉悽然孔林翠色

迻相似禹穴蒼煙亦自連流水定從山下出
花還共鏡中姸不須重向陵前拜香火祠堂代
代傳

仝諸子泛舟鑑湖隨上陽明洞各自言志

有述

不負諸賢了此生秦山鏡水見吾情舟行不礙
雲千疊意遠時聞鳥一聲莫把湖光稱賀監偶
来洞口識陽明他年步入繁華路莫忘逍遙此
日行

坐世韜不昧齋

燕居留語坐從容竹簟紗窓樹色濃不出户庭
成遠致定知於此讀中庸

返舍郡友送別五雲門外

相過十日道情長繾綣郵亭更舉觴自傾爐錘
纖莫補却慚桃李兩成行千峯月色明高座萬
頃湖光貯一堂共憶陽明祠畔柳今宵誰復繫

孤航

過清風嶺遇順風雨

陽明講罷轉歸蓬此日沿流入剡中特向清風
祠下過滿帆飄送是清風

寄中甫問疾

別来能幾日懷思復如何眼底同人少樽前念
爾多輕寒應自護積雨更誰過但使心常快無
忘取醉歌

端陽示諸子

五日年年把一巵歲華迅速去如流呑人丈虎
真無厭笑客榴花鎮未休扇底搖風須認手酒
中照影莫迷頭重經五十端陽後座上諸人幾
箇留

端午江遊即事

載酒娛佳節江遊歷洪曹踈簾迎晩霽短棹拍
輕濤萬室廻看小孤亭北望高尋常隨地樂行

野莫稱豪。

仝諸子出遊南明 以下紀遊凡二十首

年来無繫掛。簪纓到處登臨步履輕。傲世一身成獨往。愛山數子得同情。高歌共繞金容佳異與俱從鐵壁生。莫問茲遊何所得。月中歸去自分明。

重過會墅菴

共到曾遊處歸林日未西路添新筍礙馬觸舊

檀嘶滴澗泉聲小番軒薜葉齊生憐新月好携手過前溪。

會墅菴送中甫歸

共指仙山望白雲。那堪一宿嶺頭分。還家莫作青蓮客。他日從頭舉似君。

天姥山廢寺

禪宮消歇盡。往事嘆悠悠。家落悲無主。孤危一上樓。路從官閣改。水漫石田流。惟有千峯色。戕

戕青未休。

天台借宿六止菴為許文學書舘仍會張文學許山人俱以酒贈

客舘相逢重主情。殷勤不似蓋初傾。欄依佛閣連江浄。簾捲仙山過雨明。咲引竹間清影動。語穀花底暗香生。臨行擔上重携酒。挾取餘酣過發程。

雨後再過石梁

勝地登臨不厭多。曇花亭上又重過。水聲覺比来時大。老衲年年聽若何。

讌王方伯主叔熈春閣

路入台南興轉濃。熈春閣上為從容。寫臨密竹禽音满。座擁雙峯塔影重。咲接同参徵古案。語逢老衲見機鋒。深杯百上猶頻勸。酩酊歸聞月下鍾。

題畫梅寄贈張子易

寒深氷雪地鐵幹獨生花骨有旋乾色非關逞
物華

至台州浮橋問舟至黃岩

數日煙霞道千山恣應接峯巒不知高登頂意
所極真木掛蒼煙長山依古堞海鳥折廻風晴
影懸雙塔宿雨逗輕凉濃陰團萬葉獨聽晲来
潮滄浪歌自答倦馬卸輕鞍前途理舟楫

黃巖會同年林憲僉澄洲

赤城城外暮潮平棹鼓西風一葉輕黃岩道上
看山色島雨初妝海氣清黃岩故人惜同調廿
年不見情難道蒼蒼髮髮而非前把酒只同開
口笑隻雞自道老妻烹二子傳盃並英妙數間
茅屋敞疎林一曲瑶琴見古音不用探奇過鴈
宕對君已覺滿游心

老僧巖

老衲何年住此方倚雲獨立傲風霜南明古佛
高千尺何不皈依禮佛僧

石梁洞

百尺深深古洞微石梁高結倚崔巍常看流雨
孤雲泊不見為巢燕子歸

靈峯洞

金蓮一朶吐中岑大士巍然坐寶林千級危梯
花雨細洒人肌骨滲人心

龍鼻水

為探龍宮踏蘚苔但看一滴萬流該遊人莫漫
爭摸擬無首何緣得鼻來

玉女峯 前有雙鸞剪刀二峰

玉女嬌容早晩粧天孫雲錦繡鸞凰剪刀失却
忘收拾若箇裁衣嫁玉郎

天柱峯

壁立巍巍峙両儀擎天何處特相宜正堪一鼓
千牛力挽向天朝壯玉墀

照膽潭

崚崚石骨注清漣一片波光映碧天我到不須頻自照平生肝膽向人懸

僧抱石

傴僂抱石老容顏行履孤高不可攀不是懸崖難撒手故留方便接人間

大龍湫

散若絲絲并若烟霏霏落地强名泉怪來尊者

觀無厭一望真消得萬年

能仁寺遇老僧留供

老僧八十住林泉古貌蒼蒼禮佛前竹杖削成含翠靄袈裟零落帶風煙幾看卷軸知高况一話興衰嘆往年清供滿盤呈法味無勞栢子更談玄

飲性甫中甫宅其尊人見陪暮上覧封亭

長日相邀對老翁家庭真樂許誰同高情自出塵籠外暑氣都消酒盞中圖寫萊根諳至味盆栽菱葉送香風月明更起孤亭望眼盡江山興不窮

同和卿宏甫中甫飲西溪橋上

西橋緩步蹈滄浪習習溪風洒葛裳狂發絶憐山影動情閑不厭水聲忙雲開月滿沙汀白漁散舡依柳岸凉百盞交酬懽未極歸歌一曲調彌長

同宏甫中甫飲和卿樓上 和卿時抱子出視

招携日日醉千甌惜取煙波更上樓座倚白雲凌鴈塔窓臨遠水見漁舟嬰兒觧咲重摩頂客語捘心自點頭直到更闌清嘯起萬山月色浩難收

同瀛虛上人并携諸子遊荷花平遇雨三絶句

為賞荷花蹈翠微北山飛雨驟沾衣羅衣着雨

香難散故向花間緩緩歸
山頂奇花玉作神薰風吹動白紛紛坐来不覺
淋漓雨一咲俱成折角巾
縱酒看花是我徒驚人驟雨興難孤衣衫濕盡
渾閑事怕損花容雨點麁

遇雨衣濕借換僧衲口述

冒雨看花思不覊羅衣湿盡步猶遲今朝得有
為僧分借得袈裟半日披

會查汝安時七月七日

數載緣初合其如鬓髮何話長星轉閣坐久露
垂柯萬里遲行脚孤雲掃樂窩相看惜牛女一
歲一經過

送休寧畢貫之

沿溪訪道入天南十日樸頭祗咲談臨別一肩
風月贈憑君收取自家擔

秋宵有懷諸子

何處乾坤着此翁清宵獨倚向樓東風生晚揣
吟偏爽月到秋天看莫空世事浮沉花影外山
光吞吐酒盃中吾徒共有凌霄思好景翱翔恨
不同

中秋前讌集高給事園

夜夜啣盃待月圓絶憐好景在秋天松筠給事
能相假風咏狂懷正可宣萬象虛涵潭影裏一
腔無隱桂花前酒闌却憶天泉事一斷清歌已

百年

中秋大會天泉橋 陽明龍溪二師于此証道亦曽以中秋歌此橋上今會偶同此節會凢五十餘人昏時有雲後頃刻午夜月大明若天獻云

天泉橋上集群英露湿羅衣鼓瑟聲証道百年
人未散賡歌千古月常明偶同令節原非擬一
掃浮雲若有情不到此中諳此興男兒幾已負
平生

入天衣訪李樹山時樹山方與諸子歌飲橋上

一齋望見曰周先生来也口占二絶

晓乘匹馬問高朋石徑崎嶇十里程欲過小橋煙柳密春風吹到詠歌聲

三句不見首重囬迤邐尋花入梵臺轉過小橋煙柳動一聲齋道我儂来

京邸過王文學

偶然相晤語恰似叙平生無限清秋思非關對月明

桐栢宫合中甫

一別山頭又幾晨前山欲發尚逡巡蕭然雨歇涼風夜桐栢宫中憶故人

臨海巾子山有雙峰並峙移步咫尺便高低莫定咲述

雙峰咫尺互高低移步看来未可齊盡識此山元不動何緣當面却成迷

除夜前一日同諸子燕集

飄飄萬雪點衣裾留得寒宵未盡除静興不随燈火闌高懐欲共柳修舒何人嘆髮南山夜幾處思鄉鳥盟餘争似满堂群彦集一杯千古坐躊躇

群遊石鼓以盃酌不與賦示

石鼓闢奇久蹉跎幾十年白頭方一到碧草待諸賢遊引登忘險朋搜覽自金欲題名在石念爾未成鐫

金庭

千年古洞鎖蒼苔洞口遊人自往来赤水池空瑶草净香爐烟散野花開吹笙竹裡敲棊在跨鶴雲中客未回試看尊前今夜月當年曾照讀書臺

樓頭坐酌

坐列群英滿樓頭共舉觴虛窓涵叠嶂絶壁掛斜陽柳色侵衣嫩灘聲入座凉更憐孤月上歌

發調逾長

再遊白蓮十三絶

奇花萬朵鬪瓊芳雨去晴来興不忘只在此間
間笑語也應喉舌帶清香

千圍玉雪散高臺埋没荒烟幾到来令日花人
稱共遇嬌容笑口一時開

曾經風雨過高塘粉面驕人娩腆粧令日晴看
凝不動凛然肌骨帯氷霜

却荅仲将用来韻

四韻貽来思轉清薫風吹發野人情好從物外
開天眼誰向空中憶化城老鶴有緣隨去住間
雲無繫任縦横耶溪足雨新添水為問蓮芽幾
處生

江頭寄別程生

別思江頭遠炎威去路遥一尊聊自遣恰到夜
凉時

同諸子将謁文公故里九日過芙蓉嶺

訪道同来拜大賢重陽又過菊花天佳期正有
登高興路在芙蓉最上巓

又

此日登高亦偶然停車呼酒醉風前菊花謾道
不盈把足躡芙蓉朶朶妍

謁文公祠

遥思闕里頋初酬曉拂霜華奠一卮儀像分明

瞻泰岳山川彷彿似東鄒早通童句為童子晩
入宮墻已白頭拜罷西風吹欲暮輕帆歸去泛
中流

赴霞源大會

無能已覺鬢毛皤遠道相招特自過三省朋来
緣不偶千年道在旨無多孤衷懶懶非關語满
座融融畫起歌共向此時明此意杏壇消息更
如何

早發星源至時雨堂因假宿焉

爲戀慈闈不暫停早行十里始天明偶来時雨堂中坐特爲青山駐一程

登齊雲巖（中有石梯天門萬人緣五老峯香爐峯諸勝）

曉看雲氣薄穹玄共躡齊雲最上巔石磴盤来渾是壁洞門豁處始通天萬人有會誰傳法五老相看歆問年一座爐香當帝闕朝朝不爇自生烟

發新安吴敬甫程全之吴伯成程復之余常吉汪奎光章上之鄭時成吴漢卿程爾驊出送梅渚共宿舟中話別

蕭寺相逢話已投更勞相送出江頭聖門遺擔肩難委密旨惟心師自求野水孤舟數廣座良宵片語足千秋離遊莫負思先訓重取謳歌曉未休（時歌陽明子殷勤莫負別離之句）

其二

流水年来抱古琴寥寥海内幾知音淵源歷數經千古消息單傳秖只今遠道来過原有意孤舟相送亦何心一尊燈下頻拈舉不是尋常酒漫斟

其三

悠悠千古談共聚一堂裡古道有誰憐秋愚何能已相送有十人相携更十里

舟出徽河

山疊蒼蒼碧水通舟行一似剡溪中攀林欲躡家山路只有鄉音聽不同

嚴州道中口占送徐道之還黄山

碧石清溪泛一舟多君相伴下嚴州回看又覺黄山好客路茫茫何處休

其二

浮生須自惜光陰不用皇皇浪苦尋方便工夫隨地做從来旨要只安心

其三

泛度閒圖與道仇、名根傲種更難拔、逢人切莫看他面、只向淵徹自反求、

其四

夕死朝聞事亦奇、反終原始幾人知、始終只向吾身看、一了雖難且自疑、

其五

真宗原不滯言詮、反照之間體自全、莫道好從詢問得、宣尼無口為人宣、

其六

大道無奇自坦平、尋師指點用分明、若令雜亂東西走、定自沉埋悞一生、

中途客有留行不聽至前山偶吟

野鶴從來不可羈、飄然來往任飛翻、絕憐一片青山色、盡日留人不待言、

釣臺

百尺高臺傍水濱、冷然風起絕纖塵、來還幾許留題客、到此誰為無事人、

晚過七里瀨

七里嚴陵瀨、沿流向晚過、星疎帆影淡、潮落櫓聲和、臨水隨成趣、持竿亦較多、往來無一事、歲月不蹉跎、

周海門先生文錄卷之十二

男 周平衷 周平淳 錄草　門人 剡城王心純 剡城俞允瑛 校梓

恭聞

冊立

皇太子　諸王亦以是日受　封志喜二首

冊立名初正、燕邸婚冠期、
皇衷能自斷。國運此重熈。

詔播萬方喜。文宣
九廟知。滿朝承盛美。何以效忠葵。
宸衷從天授。氣將德共宜。隆師開閣早。問寢出
宮遲。
太后殷勤誨、諸王次第隨。微臣栖隴畝。萬里
望威儀。

長夏無事讀唐詩偶有所觸乃就其語而轉之名正唐詩凡一十五首

李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答之心自閒桃花流水依。然。在。別有天地只。人。間。（振昇云李白慕仙而不知真仙欲去人間而別尋天地可哭）

王維詩綠樹重陰蓋四隣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清淨無邊。洽比隣。總分我爾。即成塵。一般面目。

誰。戲。尒。莫漫。輕。他。世。上人。（羨祖云古有常不輕菩薩輕世晉人之失也）

李涉詩宿雨初收草木濃群鴉飛散下堂鍾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宿雨初收草木濃正堪携酒醉千鍾。長廊無事僧歸盡。可惜門前獨對松。（羨祖云觀正詩便見涉詩有体而無用）

又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出世須知即世間、那分朝市與雲山。隨緣莫問

迮誰話終日無心長自閒（光祖云若能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

又詩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
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已成空
南看越鳥北看鴻消息虛勞問遠公欲覓三心不可得何須清話始成空（振昇云待清話終不空須識本來空）

又詩野寺尋花春已遲背岩惟有兩三枝
明朝携酒猶堪賞為報東風且莫吹
隨緣堪賞莫言遲何必尋花數故枝得酒縱令

花落盡東風偏喜向人吹（有成云花可賞風亦可賞頭頭皆是）

又詩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
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棲（右宮人斜）
幾多紅粉委泥沙野鳥啼殘復叫蛙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庶人家（光祖云放宮女三千真聖人行事）

許渾詩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
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琪樹西風枕簟秋流雲逝水惜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多病少年今白頭（光祖云渾詩以老為愁正詩以老為樂愁則畏老幸則忘年）

趙嘏詩鳧鷺春暖野塘春鞍馬風高驛路
塵一宿青山又須去古來難得是閒人
鳧鷺散喚野塘春鞍馬誰驅驛路塵自是不閒閒便得難將去住委他人（振昇云權柄在手只要勇猛決烈）

李端詩雖過老人宅不解老人心何事殘
陽裏栽松欲得陰

一片老人心辛勤不為身松根留得在自有得陰人（光祖云李詩止做得老不知止者正詩不知擔大幾許利濟忘人我矣）

張仲素詩邊草蕭條塞雁飛征人南望畫
沾衣黃塵滿面長須戰白髮生頭未得歸
名利驅人東復西乘還時共鳥爭飛紅塵滿面長須競白髮生頭未肯歸（有成云未得歸形可憫未肯歸心可哀）

蔡希寂詩綿綿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絕
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年年來往洛陽城客舍勞勞日送迎逢君貫酒因成醉醉後方知世上情振昇云醉後忘醒如故醉中識破則無事

秦系詩數片荷衣不蔽身、青山百鳥豈知貧、如今不是秦時世、更隱桃花亦笑人、

一任浮雲寄此身不知軒冕不知貧如今幸是堯時世便作巢由不負人光祖云時當可出幸須我

郎士元詩曙雪蒼蒼兼曙雲朔風燕鴈不堪聞貧交此別無他贈惟有青山遠送君

蒼蒼曙雪帶晴雲燕鴈隨風兩地聞此去青山吾領略還將綠水奉酬君美祖云此詩無限興肯須吟千百遍見之

張籍詩遠路悠悠在病身誰家池上又逢春明年各自東西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未必逢春便得春昔人重嘆世中人東西莫管明年事且要而今看得真有成云首句郎詰語末句徹醒篤切

小院初成見源丈過留飲至暮

獨枕城隈自一家小堂初搆只如蝸鹿門野老鋤荒徑洛下先生過小車杯酒肯同消歲月盤飡惟有供烟霞留連莫盡厭厭興松際光多月未斜

樓上夜飲

道念原希孔懽情且學陶星河醉後轉笑語夜深高

乘涼

炎焚烈烈正難禁坐傍蕭疎萬竹陰底事行人

都未已歸來惟有一雙禽

同駕部諸僚出遊

群公乘暇散幽情谷口尋花並馬行鳥出深林千樹曉蛙鳴野水一池晴樽開絕嶽高雲影步繞空廊積葉聲繾綣莫愁歸路晚上方今夜月初明

送繆彙征赴吳淳所青藜閣之約彙征確實有古貌、

樸貌自堪憐古心元未繫衹應泥塑人獨坐青
藜閣

送劉符鄉明自北上

江頭樽酒話躊躇握別愁聽鴈語餘道氣百年
聯講席秋風萬里逐征車經過闕里應瞻廟召
對明廷好說書故友若逢心咲領豈須重問近
何如

天台歸路

天台處處絶風塵踏雪披裘不厭頻十日来還
非興盡留将芳草待新春

題丁中甫所奉觀音像

黒者是墨白者是紙錯落縦横乃稱大士淨意
皈依焚香拜起常常對面時時作禮莫向茲求
不離這裡

贈陳司封請告歸洪都

二月送君行積雪[illegible][illegible]江亭杯酒深寒風吹
不醉醒然望遠山離別難為思握手待丁寧欲
吐無一字惟有鴈孤飛嘹嘹鳴不置

其二

陳君道氣澄自得靜中意暫辭簪冕榮獨望廬
山去廬山多白雲早晚隨君往衹應霖雨心還
向蒼生繫吾道任卷舒君来莫淹滯

送李熙宇北上

秋山送別一琴橫尊酒重斟咲語生此去不愁

音信阻春雷無處不聞聲

夏日聚中甫宅

樽罍引興話情長束帯相看聚一堂日午無風
天似火不知何自轉清涼

送學博應試

春風得意馬徐徐翰苑儒林味一如他日會從
中秋數平生未見幾多書

送甘觀察義麓謫任

涉世風波我共君幾年歷履不堪聞難憑往事俱成夢不定浮踪揔似雲吾道有天司出處閒情無地寄悲欣醉鄉此日梨花酒相送躊躇盡十分

敬宗可久二子者憨山徒也童年慕道定力尤勝雨中同至曹溪賦勉

法器人中俊英英二妙齊情塵超世網風雨上曹溪習定江花落看經峽鳥啼永持令日意莫

使壯年迷

華頂善興寺遺田祿有雙鈴不燬

何年遭刧火光礫擁珠林故物雙鈴在猶堪振古音

石佛寺僧見邀未赴卻荅

古佛心常禮何當此度遊祇應看月峽掃石待中秋

送淳之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翱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

舟中蘇學憲紫溪夜燕越水

故人携手越王城回首還花憶帝京幾度寒暄雙鬢色。一樽悲喜十年情。鷗眠野浦驚舟起。星點春江傍席明。忽聽曉鍾行欲別愁聞欵乃棹歌聲。

過晉安寺觀龍潭同行八人

新春過寶剎八子共追從村澗迴通筏空門偃覆松暖田分佛日歌發應齋鍾更引看潭脉融融欲起龍

端陽前三日同僧萍踪集性甫中甫宅

節近聯床䀹僧來興轉賖摘花簪皂帽搬酒汚袈裟艾葉初成虎蒲塘亂噪蛙年年當此際取醉作生涯

江上歸舟

慚逐長安馬歸来理釣緡病那身報主貧可志
娛親千古漁樵伴一壷天地春長歌吾道足蔬
水願終身

身公別去寄懷

野浦真僧去空餘水石音雲飛無住着月出擬
搯尋竹杖看山遠禪燈閉閣深何年婚嫁畢脱
屐到雙林

和醜婦妬明鏡

任他明鏡別姸媸、妬婦休將醜自疑、齋沐猶堪
供上帝本来面目爾無虧、

和雲破月来花弄影

一碧清空萬等平、月雲戲藏有無生紛紛變態
隨朝暮。只與人間換眼睛。

和老鼠床頭唧唧

老鼠床頭唧唧、撞着猫兒寂寂、若教猫更狰獰、
却又作麽妝拾、

諸友相違數日感吟六首相示兼以自儆

別来能幾日。忽以過秋期。刮目吾方待。觀心爾
自知。悠悠時易失。凛凛獨難欺。性命元吾事。鞭
驅擬待誰。

別来能幾日。意蓄有千般。理貴言前薦。功從境
上看。前期同訂遠。鉅擔獨肩難。入草牽牛鼻。無
忘學懶安。

別来能幾日。耿耿意難陳。毋瑣人何笑。精勤道

可循。真人惟動已、志士豈憂貧。莫混塵寰裏。須
期出世塵。

相別時無幾。相期念獨長。石泉須有本。徑草易
成荒。命喪恩情窟。身埋勢利場。個中誰作主。常
自奉心王。

相別時無幾。秋風吹又過。驚心愁幽莽。決汗懼
蹉跎。妙法聞難偶。凡情蔽轉多。懿身不勇猛。爭
柰此生何。

有別時無幾相關意獨深定應明眼照來不是小
根任人斂分初念存亡辨只令莫將言過耳瀝
血盡吾心

深秋示諸子

秋深爽氣襲羅裳日照書齋几席涼宴坐不爐
還不扇一年難得此時光
四壁孤燈隱華居飛蛾無復亂庭除布袍不怯
秋宵冷景靜更長好讀書

萬事紛來似水馳一波纔動一波隨若教隨去
何時了斬斷牽纏是了期
明朝見說事方休更有明朝那盡頭堆着黃金
時莫買不堪白日坐悠悠

彭城歸舟

十年宰落久忘機未老何妨早拂衣燕語聽來
鄉思切征塵望處宦情微越俟不待名成退剩
客直因興盡歸遲夜幾番驚蟄雨卻看催長故

山微

初冬孟兼世齡羅鄉僧邗洲燕集性甫宅
時三子將有金陵之行

幽棲誰復問任夫永夜傾談屬我徒露浥羅衫
寒尚淺月明班座影非孤詩吟麗句僧先得酒
促深杯客自呼聞說扁舟生遠思還憐白雪滿
江湖

贈萍踪上人入關

已覺回頭晚紛華不耐看要令今日盡不怕死
心難一室千緣掃孤燈四壁寒無窮諸世界攝
在一毫端
何事浪蹤杖歸來發閉關疎籬間碧草卧榻背
青山木佛同居起松風任往還待看三載後隨
處得安閒以三載為期

周聚之見過話別

乘興何人學子猷迢迢百里見孤舟樞門寂寞

雲生塢特地經過雪滿裘直椄瀛溪知共、泝虛
升虎座娩相求、臨行送別渾無語、把聽征鴻叫
未休、

新正示諸子兼以自儆

經自有經師、文亦有文友、諸子奚取予、締交忘
腐朽、豈非性命事、假之杇質剖既爲兹發心、會
合大非偶、不比世間情、相資但耳口、更以世情
交終成兩辜負、

古有惜分陰、兹言猶未快、若真精猛人、眨眼不
得懈、我輩論交來、冉冉歲月改、此事竟何如、中
心難自昧、令既只如初、後去復何待、終身事可
憂念之淚雙灑、
鏤邊手畫避、刀下頸難伸、陸子語問學、所貴挨
命人、是以古導師、斬截不容情、金經烈火煉煉
極始成真、子性常於大事、或過因循、悠悠敢他
[illegible]小必在予身、

雪夜集思位宅

門掩踈林静、梅開小院春、深更言正容、百斛酒
猶頻、葉落氷成響、風吹雪趂人、醉餘偏骯髒、不
用杖扶身、

雪夜

夜掩重門醉復歌、同雲積雪滿庭柯、身驚寒氣
深於酒、起問高堂寢若何、

旅夜舟中繼藨同坐遂憶子遠

風浪打孤舡連床尚未眠燈前遥憶汝寄食在
誰邊

過湖下菴是日觀音生日二僧祝髮

頭髮看初剃。投師禮自成。祇應權說戒。不用更
安名。多寶隨香湧、觀音應日生。試令聽梵鼓。只
似舊時鳴。

王會館同諸子遷龍藏寺

選勝辟幽谷。相攜共爾曹、潮生舟自急、客散鳥

徧號去路松聲渺歸雲山駕鬲春風來往處不
是浪遊遨

題紅梅贈冲倩

氣剥千葩盡寒凝萬壑深不看孤樹發何自見
天心

龍藏寺同諸子看斷碑字滅不可認

龍宮石路幾經過春日聯朋遶薜蘿半片荒碑
呈古色不須文字任消磨

濠河菴謁普照上人

為謁濠河客經過不待招門前舟繫柳橋下水
通潮流鼓歸初動名香坐未消殷勤重借榻相
與話連宵

元日訪寂菴

元日攜筇問寂菴焚香初放早時茶清茗一盞
留趺坐積雪淅風滿破龕

送梁又損隨李儲山歸安慶

相隨南北與西東四壁無家不適窮幾許山陰
門下士始君常日侍春風

性甫中甫侍乃尊入越問醫寄贈二首

搖曳孤舟指越鄉風吹荷葉雨中香開簾笑語
團圞坐不扇應知枕自涼

謾把醫方問越人靈舟肘後自隨身山陰道上
宜行藥應接雲山不損神

偶見兩僧相詬皆素交且號通禪者余哂
為解紛便書示二三子俱用因此惕然無

忘自儆云

論交數載號相投利害些微便作仇戲劇不知
塗面醜吾儕於此用知羞

清齋過午學禪修誰識須臾便改頭六道輪身
非隔世吾儕於此用知憂

幾年辛苦坐蒲團方寸如依竟不安始信修行
須大力吾儕於此用知難

愛根一點不袪除惹出燒天浪是非性命沉埋
都不顧吾儕於此用知微
袈裟說法為諸人誰道袈裟不庇身虛見空談
都是假吾儕於此用知真

吊李卓吾

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
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囹圄
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　皇都行人莫

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

會中與趙司訓談不睹不聞及良知之旨
口占數偈趙公謂良知未足盡道於不睹
不聞之體未明當下稍為商之

不聞不睹未生前此個工夫用亦難要識工夫
何處用無過怒喜樂哀間
不聞不睹是真詮消息其中不可言求個不聞
并不睹相違早已隔天淵

聖門真訣幾人傳天載無聲說妙玄說得妙玄
成底用人情之外別無天
尋常日用更何求意見纔生即是佗但自息心
全體現莫於頭上更安頭
本來無物自完全不識完全補綴難已是身居
京國內何應更自覓長安
特揭良知啓衆迷良知莫道不通微通微只說
無知妙此個無知無不知

樓頭秋興四絶

秋色

秋來木落水無聲一望蒼蒼萬境澄欲畫不成
吟不就樓頭終日自閒憑

秋聲

樓頭無事一琴橫兀坐誰能識此情無限草蟲
并木葉淒淒更作夜深鳴

秋香

碧天如掃白皚皚，四壁軒窓對月開。不識桂花何處發，深更時有異香来。

秋空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

過資福寺一名許浮寺

遠徑歸山寺，都無鍾磬敲。老童猶帯髪，荒殿不安名。栢蔭環池滿，松根迸石生。綻令禪誦少，自覺意根清。

過法祥僧舍

老愛清幽不耐忙，布袍芒履到諸方。山僧一見頻加禮，應愧鷗機我未忘。

宿清隱寺

探奇不惜上嵯峨，清隱名傳古未磨。歸路無雲林自暗，繞門有水鹿頻過。和南佛像蕭然靜，隨喜僧房樓住多。為愛此中留一宿，夜深徐嘯闊松颸。

美人對鏡

貪明索照別媸妍，手握菱花不肯捐。亦有鄰家無鏡子，朝朝面目自依然。

對花

花時獨自倚闌干，此事天工欲問難。只是此風那不定，曾經吹發又吹殘。

寄南阜年丈二首

見說談經虎座橫，春風堂下侍諸生。洪鍾寂寞年來久，喜聽高樓撞一聲。

獨向春風抱古琴，世人彈曲不彈心。誰能悟取聲前調，山自高高水自深。

剡山眺望

青山曾許幾人遊，風物千秋賞品題。遠近樓臺疎閒道，東西梅柳半臨溪。江亭春曉聞鶯語，石路塵清見馬蹄。一望天台雲外客，桃花空笑古

令迷、

星子峰

常日探奇思眞蓬喜穿雙屐上崔巍郊原草色連江闊城郭鐘聲出樹微人肅石根雲乍起月明山半鶴初歸却憐雪夜人空去不上峰頭一探梅

四山閣燕集

共登絕壁倚重城虛閣玲瓏見四明遠水帆歸

江樹晚隔林鐘起寺雲晴葛衣翠幌松風入玉笛胡牀海月生令夜更樓須盡醉更深閭巷有歌聲、

下星子尋戴安道故宅

星子峰前草滿坡醉餘乘興謾經過山通曲道村烟淡水落寒塘樹影多缺毀城中喧落日鷗飛江上弄輕波試尋安道遺蹤處惟有枯松掛薜蘿。

子猷橋

王猷乘雪興偏豪千載余今上此橋古墓蒼烟浮斷石空江斜日照寒潮一天雲氣山吞吐轉眼沙痕浪漲消何處遠林松籟起坐憐長夜聽簫韶、

華堂鄉訪王丈晉源為留三日鄉多桂樹正值花開

論交少小老初來繾綣三朝數舉杯不去為憐

香作供家家亭館桂花開

齋頭清況示中甫

輕風積雨夏生涼掩户無人白晝長院舞垂楊枝懶散深樓喃燕語荒唐有閒自掃佛前地無病誰誇肘後方此意問君能共否蕭條只好似僧房。

慰性甫喪子

情到難禁強自支須將懽喜奉親慈令悲莫向

鼻骨還恐是高堂眠食時。

又

為天為彭惣未真。子良 西河不用苦傷神。君應掩淚留雙眼。夢幻紛紛看世人。

二僧歌

海上頭陀號磐石。風骨稜稜眼光碧。伏牛幾上為降魔。過午齋持學禪寂。姑蘇更有邦洲僧。垂眼低頭意不輕。數年檢點楞伽義。辛苦復註金剛經。二僧來作剡溪客。松下蒲團曾促膝。高談發難更可人。俗耳塵襟一為滌。別去于今得幾時。時時傳消息向予。知學道自言今未了。遥指深山結後期。只言年冨猶堪倚。誰道朝昏不可擬。昨日已傳磐石亡。今朝又報邦洲死。無常根蔕不堅牢。泡影生涯只如此。我視二僧年幾何。十年以長鬢毛皤。嘆惜此人還自惜。光陰莫使浪蹉跎。猶恐諸人不盡解。慇懃傳與二僧歌。

海門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二五 百四八

問中甫灸火

聞將艾火灸浮雲。炎日初蒸我憶君。昔日曾傳分痛語。不知君痛與誰分。維摩經云此身如浮雲

又

常年說痛不知真。今日方經始切身。能向痛中知不痛。便將艾火作良因。

樓頭偶吟因示中甫

滿懷消息可堪論。獨坐樓頭望遠村。檻外滄江千古逝。鬢邊黑髮幾莖存。逢時莫數他多技。得意惟請此一罇。欲放小車何處去。憐君卧病不開門。

海門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二六 二百五十

禪客

不知方便法。黃葉瘵兒啼。切切方求悟。明明自作迷。尋常一等事。委婉萬般提。何事東遥望。長安只在西。

彭智甫劉特倩過訪話別

驅馳三日道念予往來頻古樹雲成結秋山月
滿輪寂寥呈野況潛泊供嘉賓握別從茲去沿
溪莫問人

秋堂客去問中甫疾

客來三日鬧客去一堂閒帙亂風生竹杯停鶴
護関候蟲喧四壁暮色滿千山何日維摩愈相
過共解顏

酬中甫病臥見懷兼約病愈作經會時七

月既望

醒然豁眼見詩篇懽喜能添白髮年竹裏萬蟬
聽不厭水邊片石坐尤便眼空倍覺思良友病
起應先赴法筵最是中天明月好秋來已負一
回圓

中甫病中相招簷下夜酌

眼中寥落故人稀百盞情深爾獨依抱病倚看
簷外月長歌時發醉中機桂槐影落天彌淨鴻
雁聲高思轉微一坐留連渾不倦更深誰覺露
沾衣

燕集小樓先一日為予初度

文酒相攜過小樓人生非友亦何求箇中誰許
先開眼座上慚予最白頭月吐一輪天地滿溪
分百道古今流丈夫遐覽非蓬矢坐豁軒窓已
盡收

送喻和卿往洪都

念爾初機力未純迢迢遠道特傷神總離浦口
即成別一到龍沙何所親志氣莫令辜少小聲
名早已動儒紳孤衆幾許難言說不為傷離淚
滿巾　和卿少有遠志頗留學以行雜故五六南方

其二兼寄中卿

樓涵秋水酒盈卮滿座英賢話別時有意交修
頻喚友無能衰老媿稱師此生大事終應徹眨
眼浮雲莫浪移一到連床堪共証昔年曾與乃

見期、

途中寄楊太史復所年丈

别来已愧二毛侵客裏思君夢獨深瀛海樓頭詢古道絃歌渡口憶知音風吹碧柳長途色月照清江永夜心欲寄相思無一字坐看魚鳥自飛沉、

寒夜獨坐有懷

獨坐空堂永蕭然識故吾月巢禽影瘦風葉樹

聲枯。舊帙千函散寒燈一點孤所思人獨遠何地可追呼

除夜前三日集性甫宅

同将道義一盤桓宇宙誰能放眼看歲極尚餘三日興情深且盡百壺歡鼓傳清夜渾忘漏雪滿中庭未覺寒肯把良宵容易度他時應念此時難、

校書之約中甫以詩見促却答

校閲曾期許蹉跎又一年不禁衰態懶無那野情牽千古難拋擔多生未了緣會應同努力原與共仔肩

春霽獨遊有懷

霽日郊遊好鶯花亦自催春同萬象普雩為一朝開大地看寥廓千峰獨往来誰憐心賞處立馬重徘徊

夜深獨坐

夜長時聽鼓鼕鼕獨坐爐香手自供好箇上堂時節子更無人與觸機鋒、

其二

深更寂寞掩衡茅一盞頻斟萬事拋做得小詩還自詠更無人與共推敲、

題劉母千秋佳勝壽册六首

秦望

秦嶺位維坤龍山相對尊群峰羅列侍千億見

兒孫。

鑑湖

鏡水平於掌、青天映碧波、春芳時采擷、為有藻蘋多。

禹穴

廟貌千秋古、瞻依尚儼然、儉勤思令德、風入女中賢。

陽明

一派陽明水、真從洙泗來、尋源歸壽母、肯浪説蓬萊。

蘭亭

蘭亭修竹會、茲事已千年、春筍迎流發、猶堪入饌鮮。

越崢

越王成覇烈、嘗膽事何如、今日山前母、丸熊課子書。

立春前一日暮集二首

共集團圞燭影搖、爭傳春日是明朝、欲知消息從何問、夜半携燈看柳條。

節候推移那得知、且同好友共啣巵、[illegible]滿座酣歌發、便是春風乍起時。

七日江遊即事

歲歲聯朋泛一舟、端陽時節雨初收、兒童兩岸遥相指、艾葉榴花插滿頭。

別閩中鄭子微　子微善歌、邑友傳其法云

縹緲閒雲一片飛、留連數日坐漁磯、相逢不用嗟相遠、但聽歌聲識子微。

喜得南阜年丈書并近刻數種

千里故人隔、深秋一雁臨、開函親見面、寄語密傳心、書遍吾徒覽、詩携盡日吟、應憐此子意、共代有知音。

壽鄭年伯母九十

皇恩天壽兩綿綿、燕喜秋高樂管絃、黃菊看花
初百度、蟠桃薦果會千年、瞻霽慷慨龢榮路、愛
日聯翩戲舞筵、酒取南山斟復上、重重遶膝拜
曾玄、

送趙近思偕計北上

溪頭百盞話逡巡、珍重懷瑜入　帝闕、一取科
名期不朽、肯言溫飽共時人、

哭楊復所

忽聞消息不勝悲、白首論交更有誰、脫劍無從
心掛樹、援琴不鼓淚盈絲、難忘容語香焚處、一
望慈顏月上時、獨恨玄經空自草、生前寂寞幾
人知、

邑西邢翁[illegible]年八十九、其兄[illegible]年九
十、俱矯健猶能騎馬、余往留飲連朝、問所
養、惟節調飲食嗜慾而已、席間賦贈二首

兄弟齊登九十齡、淋漓對客酒猶勝、欲詢筋力
年何似、駿馬牽將試一乘、
節養尋常是衛生、不從茅氏乞丹經、誰家兄弟
誇雙桂、未及同胞兩壽星、

過西鄉飲王少梅宅

主賢能愛客、駐馬重徘徊、池鯉網初得、家醪甕
自開、遶籬蔬菓植、隔隴唱歌來、恰有丘園思、應
過醉百回、

荅守關僧問大旨

難將簡牽問他人、覿體明明不用陳、樹色當樓
看不盡、猿聲度嶺聽須真、要知直下原無旨、莫
向空中自起塵、閑鎖重重何處看、十方世界盡
吾身

送劉冲倩歸山陰

一杯聊送別、萬種特關情、莫漫乘風去、還應待
月生

題梅贈王世韜

原缺

海門先生集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周汝登撰汝登有聖學宗傳已著錄是集凡文十卷詩二卷集中如九解九篇越中南都剡中東粵新安會語五篇皆聚徒講學之語其釋良知二字謂良訓甚也當如至善至德至禮至樂太極太初等至字太字皆甚字之義有不可擬議不可名言之妙其立義新奇非惟孟子無此說即王守仁亦無此說斯真龍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詩亦作白沙定山之體其正唐詩一十五首尤不可解如取李白問余何事棲碧山一首翻其意而竄改之曰桃花流水依然在別有天地只人間是不幾王安石之一鳥不鳴山更幽乎

東越證學錄十六卷

〔明〕周汝登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越證學錄十六卷》提要

海門先生證學錄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鬯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旣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

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進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

文也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晩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遊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墒輩

裒其答贈之文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昌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含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藕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慙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者將[illegible]焉

沒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憑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子而未見其奪故惑以爲易今學者杖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惡知不爲浮囊沉木也哉

教下生陶望齡謹序

東越證學錄序

東越証學周子繼元譔也或問曰學何証爲鄒子曰學斯証証斯學周子自學自証亦欲人共學共証也証者明也誠也誠明人人本有然或蔽一隅或局聲聞聲聞者如人譚山水之勝闢者據以爲實不知陟巔窮源者不以譚也蔽一隅者如從隙中覩日以爲日體如是不知日之體光周九有而不滯一隅也今末學媛媛姝姝摁不越此兩涂

轍至有眞窺性命自然而告之文如蜀犬吠日茲周子証學之所由傳乎鄒子故與周子同籍而周子拜南部人謂其奕擅國手者久而又謂其通象數者更十餘年周子從謫籍起復與鄒

子聚首南都旦夕惟以學相切劘余訝其變而之道一日大會中觥籌交錯周子復持論娓娓鄒子中以小言歸而周子與諸同志大并心神一旦恍然無疑既持憲嶺南過鄒子茅巷相對

旬餘始知周子剌心于無窮之途不匱之源忘能所泯色相視彼弄影搏空者方且悲憐之無及眞可謂大勇矣或曰新建傳習諸錄所稱存理遏欲諄諄詳摯天泉証道而語如花欲吐尚

含其蕚後龍谿氏稍稍拈出聞者多不開悟周子復揚其波何耶鄒子曰學必知性體而後爲眞學証必徹性地而後爲實証山盡水窮能者從之龍谿見地非不了義者所能究竟繼元後

龍谿而出者也叟目烱炯橫衝直撞所至能令人膽落心驚亦能使人神怡情曠東越之學從今益顯益光者非繼元氏乎雖然語上語下吾夫子盎盎言之望鞭影而行者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繼元其謹護世法堅持末路世不自証以繼元之身爲証者重且周矣

萬曆乙巳春正月吉水年弟鄒元標頓首拜撰

東越證學集目錄

卷之七

序

卷之十一
記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詩

其二
重過石宕菴
會暨菴
牛股嶺
同上人游禹年寺
又二首
石梁傍見有太初精舍悵賦
過瀑泉精舍
其二

宿華頂
下華頂
國清寺先大夫嘗讀書其中悽然感賦
吊易菴僧 并序
其二
赤城霞
桃源行
歲暮別三子
除夜侍慈幃因示諸子

夜同八子宿青石橋廣福菴
尊勝寺
蒼岩樓上題石壁
歌飲樓頭
范淳之入剡相訪坐酌蒼岩
春日雨寒同諸子飲
夏日別世韜
諸子共遊石壁將別為賦四絕
清明舟過陶宗伯墓隨上張太史覲疇

闕
謁龍溪夫子墓
望文成墓
仝諸子泛舟鑑湖隨上陽明洞各自言
志有述
坐世韜不昧齋
返舍舩友送別五雲門外
過清風嶺
寄中甫問疾

贈萍踪上人入閩 二首
周聚之見過話別
新正示諸子兼以自儆 三首
雪夜集思位宅
雪夜問寢
旅夜舟中同總廉弟嵆憤子遠姪
二月十九日湖下巷觀二僧祝髮
王會館同諸子遷龍藏寺、
題梅贈冲倩

龍藏寺同諸子看斷碑、
濠河巷謁普照上人
元日訪叙巷
送梁文損隨李檣山歸安慶
性甫中甫侍乃尊入越問醫寄贈 二首
偶見兩僧相訴皆素交且號通禪者余
笑爲解紛使書示吾儕俱用因此偈
然無忘自儆云 五首
吊李卓吾 二首

會中司訓趙公謂良知未足盡道尽不
覩不聞之體未明當下稍爲商之 六首
秋色
秋聲
秋香
秋空
過資福寺
過法祥僧舍、
宿清隱寺、

美人對鏡
寄南阜年丈 二首
剡山眺望
星子峯、
四山閣燕集
下星子尋戴安道故宅
子猷橋
華堂鄉訪王丈家文爲留三日鄉多桂
樹正値花開

東越証學錄卷之一

古剡周汝

會語

南都會語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于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歟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

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
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眞教本
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
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謂
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
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
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
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
妙容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

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
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
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
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
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
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
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
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
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

一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
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辨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
惡如氷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
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
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眞心物有正理家有
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
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

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
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日無
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與
日中正日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
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
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
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
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

爲星辰之善。豈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飮食者。此心飮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造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譚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碍。然以此論性宗則祖。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中正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

無貳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而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

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
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
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
待學而能者與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
性之動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
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
是一箇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
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法

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致格頭
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
亦是障非明之 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
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 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
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賊故
雖昏愚而可喩雖彊暴而可馴移風易俗

反薄返淳其操柄端在於此柰何以爲無
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唱
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
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喩昏愚馴彊
暴移風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
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喩之馴之必不從
如昏愚彊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
請更詳論之盖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

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
著閉惡者教之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
於過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
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
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
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
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
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
效止雖贋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從[illegible]

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眞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

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臯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脩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欲、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

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神聖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孔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畧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脩爲、即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既無惡。而又無善。脩爲無跡。斯眞脩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脩爲

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
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
故知脩爲自有眞也賜則使人學孔子之眞
學跡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昔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
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
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
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
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

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無善然則
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
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
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
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
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
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

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
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
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
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
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
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
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

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
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
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
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
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
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
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

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二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失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

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譚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也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

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

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

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或曰學雖講再去躬行雖說學聖終不可易語先生曰真躬行無等待真學聖人亦無等待當下便看即今躬行耶未耶與聖同耶異耶若謂未躬行是道可須臾離是作何事若謂即躬行緣何蹉過當面還要等待他時若與聖異則聖人能於此際加得作麼若謂與聖同則何爲退托自畫自輕

一日會講設饌偶有鰣魚一友曰此魚未經貢獻似不當食然衆食我不食將謂立異請問食是不食是先生曰但看自心不必問人自心真見得不當食決無許多顧忌商量漫然相問是口非心心不自真問人無益

一友謂學莫先義利之辨先生曰更須識取當

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搖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搖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其友默然

孟公連洙以一銀鍾贈李樠山爲旅中資斧樠山璧歸之不受孟公乃推破其鍾再致之曰以示必用無卻樠山受而卒不忍毀復拓而全之以與諸生行酒一日燕集偶論未發之中未竟樠山以鍾勸酒問曰適[illegible]中[illegible]同是異時解者紛紛皆不契以問[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生曰諸君須要有孟公手段、推破了我與仁
說、曰推破將何行洒先、生曰未發難道無中、
一生問曰學不能離見聞先生曰學者於見聞
如人飲食、飲食所以養人、却須脾胃消化、脾
胃消化、則雖烏頭附子可以理病、脾胃不消
化、則雖膏粱芻豢、皆能殺人、今人只揀好飲
食、不顧脾胃消化、吃食不消、病從食生
一友不喜聞佛、先生曰、闢佛須自有安身處、不
可茫然隨俗詆毀、如朱晦翁闢佛、其自身如

泰山喬嶽、有箇安頓處、不如今人茫茫然隨
人口轉也、然其所闢、亦皆二乘之學、游定夫
所謂彼不自以爲然者、世間若盡作二乘見
解、亦不成世界、能知如此闢佛者、不可無吾
不敢不敬承之也、
或謂道在天地間、須要超人頭地的方行得、先
生曰天地間有個甚麽。只依本分。平平行去。
便是卑污的與道無與。奇特的亦與道相懸。
非卑污卽奇特。去此兩病。無別有道。

或問曰、某終日尋求、只撈摸不着、柰何、先生曰
元是。無。可。撈。摸。的。你。要。撈。摸。個。甚。麽。
或問象山陽明之學、雜禪是否、先生曰子還體
認見之、抑隨聲和之者、夫禪與儒、名言耳、一
碗飯在前。可以充飢。可以養生。只管吃便了。
又要問是和尚家煑的。百姓家煑的。或曰、是
飯便吃、將無傷人而不覺乎、先生曰傷人者
祇恐不是飯耳。若是飯、豈得傷人。爾欲別其
是飯非飯。須眼看口嘗始得。不可懸度。二公

之學。若是棄君臣離父子。一切與人不同。這
便害人。不是飯矣。今二公所舉者。孝弟忠信。
所扶者倫理綱常。朝饔夕飧。家常無改。試受
用之。便自知味。何得隨聲妄度。只在門面上
較量。不思自己性命。求箇實落安頓處。眞爲
可憫可悲之甚也已。
或云學者發願須勇猛工夫、却須從容做去、先
生曰發願處便是工夫。不可分兩截。吃茶餅
次、或云人雖愛喫此餅、却一口喫不下、須[illegible]

纔吃一口。一口全體滋味已無餘。口口吃去不離一口。

或問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如今喫餅心不在焉是違否把持不令外走又覺執着亦是違否何先生曰汝却被講學誤汝不講學時只如此喫餅去何曾有許多圖度須是還他平日始得

或問佛氏有神通吾儒獨無神通何也先生曰目含萬象耳含萬聲鼻含萬臭舌含萬味見

前俱是神通此人人所同者何謂無神通至於作用不同則不可盡泥如邵康節之先知濂溪不做大禹之神功后稷不能聖人之所以爲聖全不在此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箇下落故問如何是下落去處先生曰當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

王調元誦書有錯云是矜持之故先生曰這个持可是戒慎恐懼麼調元曰此不是戒慎恐懼先生曰然則不矜持是否調元曰不矜持又恐放逸先生曰如此須理會戒慎恐懼明白調元曰如何理會先生曰中庸分明言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調元曰不覩不聞如何認取先生曰我若可以說與則覩聞矣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玄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

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草草不可言學

嘗觀象山先生在鵝湖爲諸生說故從科舉處說起然吾輩追思實是一個汨沒所謂自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回頭轉腳。正在今時。若更向書冊中討聞見博名高。不推窮到自己着實處則是汨沒中又汨沒。漲爲可

背。信能及者。當下卽是。稍涉擬議。卽迢迢萬里。然有程途可涉。人便肯信。不行而至。便自茫然所以開口實難。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廻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廻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一日會講敬菴許公曰、大舜齋慄之孝、一片精誠爲感格有苗之本。所以萬世稱聖。先生曰後世泣竹笋生、卧氷鯉躍、諸人之孝、精誠亦

至、乃不得稱聖者何、公曰、諸人不曾擴充。他事不能盡如行孝、偏全不同、是以有别。先生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朝聞道、可以夕死。何不言他事全不全耶。且一孝立而萬善從、諸人孝旣精誠、何無善從之應。或者謂舜爲明察之孝、而諸人猶行矣不著。果如斯言、則病在不著。夫孝至眞誠可矣。而又當如何求著。此殆未可忽也。公曰、王祥孟宗之精誠、曾得逖比大舜。且看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同是精誠之極、而焚廩則脫、浚井則脫、與夫不告而娶、又何等達權知變。卒之存其身以豫其親、此所謂聖人之孝也。豈若他人一念一事、偶發於精誠、而不知曲盡事親之道、或至傷生滅性、則正所謂行矣不著之弊也。先生曰若就精誠論、謂泣竹卧氷、不得比於號泣旻天、恐王祥孟宗不服。論舜之孝、直要觀其焚廩浚井、與夫不告而娶、達權通變、方謂之行著、則是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處、皆未足以見

其孝之全矣。所論行著、恐不宜如是也。愚蓋以爲誠使行之而著、則雖問寢問安、尋常小節、而已該天經地義之全。使行之而不著、則雖達變知權、全生曲體、而亦不得爲明物察倫之聖。故論聖不當在每事上求、而論行著、不可以一念一事而忽之也。

公曰、充得孝弟盡時、卽堯舜之道、亦不過是。先生曰、孟子只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加個充得盡、則是孝弟猶未盡也。

公曰、不從經綸而語立本者虛、不知立本而語經綸者粗、不通造化而語經綸與立本者淺、

先生曰、經綸立本知化、三者一體、異名一時俱了、根源只在至誠、註云此至誠自然之功用義亦自明、若謂于立本處求箇不虛、于經綸處求箇不粗不淺、則全然有倚矣、

公曰、曰孝曰仁曰道、本同一原、大小深淺、從人理會、豈有二耶、若所云朝聞夕死、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等地位、誠不易言、亦由人妄圖

襲取不得、顏子必既竭吾才、而後有卓爾之見、曾子眞積力久、而後唯一貫之傳、並非言解所及、學顏曾之學、但竭吾才而已矣、但從事忠恕而已矣、深造自得、一旦豁然、不由人力、可入商量耶、近時學者、喜談禪理、惟求妙悟、浮慕朝聞夕死之境、而不循下學上達之規、甚則躬行疎略、私意叢生、而自謂見超上乘、了悟生死、惑也久矣、先生曰、如前所論、語語切實、人人所當佩領、但今日論辨之意、非謂躬行可略、只欲於躬行處識箇旨歸、不從爲不著不察之行習而已、如前云理會二字斷不可少也、妙理誠非言解所及。而古人學問思辨之功。正以求明其不可言解者耳。不然大學何以首提知止、中庸何以根歸明善、知也明也、卽所謂悟也、非必禪門始有也、深造自得、一旦豁然之境、固不可以商量而入、亦豈可以盲修而致耶、謂顏子竭才而後見卓爾、曾子眞積而後唯一貫、學顏曾者竭才

而已矣、忠恕而已矣、誠然誠然、但所謂竭才忠恕亦未可易語也、顏子仰鑽瞻忽之後方說得個竭才、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方認得個忠恕、不然所竭何才、忠恕何物耶、朝聞夕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等地位、中道而立、若執以爲不易、而一經拈舉、便道妄希襲取、則是聖人言皆虛設、徒令好聽而已、恐不如是也、下學如飲食、上達如知味、味固不離飲食而飲食則必知味、執原憲之學、亦稱是下學

也而上達終自昧則聖人之所謂不知也已

公曰謂儒釋無異以悟爲宗竊恐於孔門道脉稍隔一指先生曰悟之一字前云卽知卽明知知止明善爲孔門道脉則避却悟字亦得至于儒釋同異從來辨論已多不必重舉今日所辨在儒門中之異同如所謂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同一仁義而眞僞迥殊不可不知學術之辨爲此而已

問無善無惡則爲人臣子何所持循先生曰爲

人臣者只求免于不忠爲人子者只求免于不孝如此持循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也然則希聖非與先生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何嘗有忠虞舜負罪引慝曰不可爲子何嘗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私心聖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去聖遠矣

問龍溪子與近溪子語錄如何先生曰龍谿子之語上中下根俱接得着近溪子之語須上根方能領略中下根人湊泊不易

何應咸問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云仁者心動不知仁從何來心從何起乃有動耶先生曰汝看自已道一問從何來從何起是動是不動是有物是無物不必問人

何應咸又問子云吾道一以貫之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但得一萬事畢更無等待更無漸次矣而又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儻夫子以六十終也尚從心不得耶從心不得如何能貫如何死得凡此微言望爲剖悉先生曰汝看大日輪升天朝時初出午時中天夕時一日之照始圓光之和猛步之推移不可云無漸次此所以有志學至從心之分然只這一箇日輪無第二箇豈非一貫初出時光便完全就使未到中天欠缺什麽何不可死之有然此都是解說須

自親証汝但回光自照看每日穿衣吃飯入孝出悌時這是什麽一耶道耶學耶矩耶若不是應非別有若是又如何貫如何開如何志如何不踰要求下落不可只向聖人身上揣摩空爲語句文字所礙也

問無善無惡則世有敢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爲善而何先生曰無善可爲爲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

跑到定然抱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這一跑懷保小民哀此煢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着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覇功小道去聖學不啻天淵三代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

原缺

一局棊此皆了徹之語而人但以爲譬喻設言亦可嘆已

問致中和後須有許多裁成輔相方纔得位育至星辰順軌動植咸熙此亦不是容易也須積久先生曰如此則子思爲不了之談矣即致即位即育不是功效無有等待今有患頭眩眼昏者天地便搖動四方都易位頭目清而天地正四方定矣非天地位乎今有心氣乖戾者眼前物物可憎都不停當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滿街都是聖人矣非萬物育乎

裁成輔相一一不少即致中和內不必更言星辰順軌動植咸熙一一不外即吾心之天地萬物內不可分看下文盡人物贊化育即在盡性內形著變化博厚高明悠久即在至誠內皆同此旨此旨不明則支離之學起而中庸之旨湮矣欲做眞學問欲顯眞事功者不可不於此了徹也

或謂蘧伯玉之賢何五十而始知非先生曰伯

東越証學録卷之二

古剡周汝登著

新安會語

壬寅九月十一日會于婺之霞源書院諸生請教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各各在當人之心千聖相傳只傳此心而已夫人生而有此心這箇心聯翁先生謂之具衆理而應萬事衆理本自完具萬事自然能應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弟遇見孺子入井自知怵惕惻隱一毫無欠不必加添見在運用皆是此心孔子云欲仁仁至象山云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須臾不離不須等待造化具我心握故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境緣皆從心轉故素位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心完完全全平平坦坦率此本心便是大道只爲習氣濃重下者以聲色貨利汨沒此心上之者又好高務奇起爐作竈情識揣摩執成窠臼此皆是戕賊其心所以本心迷昧愈求愈遠有志於學者但當信此一心力自反求隨事隨時察識磨鍊遇聲色貨利莫隨之而去倫理上率我性情上調理不要好高務奇虛其心不先主一物莫落情識窠臼廓之聞見以觸發此心資之師友以夾持此心有過即覺一覺便改綿綿密密如此做去總不離心若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聖賢原非絶德太阿之柄具在我手信此心法更何堯舜不可爲孔子不可學哉是故聖賢立言處此曰性曰命曰才曰情等以至種種百千名目皆是一心之別號聖賢說做工夫處如六經論孟中種種百千方便皆只爲此一心而設堯舜執中孔子一貫孟子先立其大周子立極程子識仁邵子弄丸朱子之源頭活水語若玄微豈離此心而別有哉此坊簡並截之旨聖聖相傳之宗離心無別有學故今日大會首舉尚之再不須他求也十二日復

會先生曰昨說惟心之旨已無第二義各各便須從此信入方有商量若只要敷陳義理講解經書當下身心受用不來有何實益聊翁云不會殺人者載兵器數車無用會殺人者只持寸鐵便足所以區區論學決不許多言決不許等待即令聽得便自體察如輪刀上陣生死立判不容眨眼諸君且道請區區千里到此連六邑之衆大家會集當為何事若不干此討箇消息莫論一會兩會便會百

千遍衹是虛文

汪澄老言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如何是放先生曰不特為聲色貨利牽引心馳是放一切有着皆是放澄老曰今人且不知心之所以放人若有必為聖人之志自然知放先生曰然

洪舒民問認得心時顏曾思孟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箇鄉人何也不知此心果與顏曾思孟同否先生曰此心豈特與顏曾思孟同即孔子與我不差毫釐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我輩今日蒲堂聚集答問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孔子杏壇時有二乎舒民曰無有二也先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舒民曰只是他時便遺了先生曰遺則便覺依舊不遺舒民曰真是常常提起方可先生曰遺則提起不遺提箇什麼

余永寧問道本不思不勉終不免思勉奈何先生曰汝這一問着有多少思勉來永寧曰欲領教

十三日復會先生曰大家各各將心自看眼是睛耳是竅方寸之舍亦只是一塊血肉且道這能視能聽的什麼須如此便看若是論事須待案卷若要看書須待簡冊只這心便好體察不必他假或問初機人如何能與于此須有方便先生曰耳聽聲時不使為聲所引眼看色時不使為色所牽這便是能視能聽的作得主宰就是心上實功夫初機人何嘗用不着先生又云區區今日說了三日嘗或

有信或有疑信得的便看如何受用有疑的便要辨証若不信又不疑便是無益之會

有友率然發論先生曰這所論設言是不是且要反觀隱微處我此一論果心有真疑為身心受用發耶抑入耳而出信口一論耶心虛否耶氣平否耶只此反照郎未出一言而學已深矣然後徐徐發論自然真精神感召不同不然句句說着亦只是說鈴畫餅況未着耶

游一川公曰諸友今日在此身心收斂他日須要常不失此心方好顧老先生着實指教使有持循先生曰只游老先生這兩言便自受用不盡區區雖屢言能加此兩言乎大家能常不失此心便是終身持循之法大凡良醫用藥不能舍諸方藥別有靈册只是庸醫用得雜亂便自不效良醫與他揀去幾種雜藥单用對症之藥便是妙方區區雖不敢自良醫只精專之意竊自信之故願諸賢央信自心常常體驗求無失也

孫欽齋偶言至中庸不可能或問中庸如何不可能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這裡用得此能的意思麼曰用不得先生曰如是則不可能也或又問曰如何又說惟聖者能之先生曰子知有能之能豈知無能之能乎方文坡曰是惟聖者能之是無能之能

十四日復會一友問盡其心章緣何有這幾等不同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盡心節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節是學知利行事妖壽節是困知勉行事所以有這幾等然此亦只是說書縱分疏得明于汝身上無與汝只就心性上用功去儻一念自然相應便是生知安行深思力究而後有得便是學知利行深思力究極至艱難辛苦百倍其功而後有得便是困知勉行隨自根器只曾用工不必分疏等級

熊念塘言人須有殀壽不貳之心方可入道先生曰殀壽不特在身命之短長眼前順逆憎

爲一念生滅就是殀壽

一友問覺是本體照便落第二義如何又要照先生曰你這一問從覺來從照來其友曰從覺來先生曰覺則無從汝早落第三四義不啻矣友又欲荅先生曰信口之談何益汝還照看

座中歌耳目聰明男子身詩一章歌畢一友問洪鈞付與既是一樣緣何天下人又有厚薄貧富不同先生曰汝莫泛論別人且道汝自

身上只今一問一荅有甚貧薄來其友曰恐多不中節先生曰只今問荅未見有不中節處汝莫自輕自疑又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若就文義上說五陰在上一陽在下是爲復復者天心初動謂之天根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是爲姤姤者陰氣始遇謂之月窟姤而剥剥而又復復而夬夬而又姤天根月窟來往不窮一爻之變成一卦六爻變成六卦六六成三十六卦總之太極之流行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然此皆是講解與你身上無交涉若要在你身上用得着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來往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這便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友忻然又問曰如何是閑先生曰汝今不忙便是

能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太先生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

界滿足不干世界事

十五日復會汪澄源公曰學者於此事有不能信者何以使之信信而無處下手者何以使之下手下手而間斷者何以使之無間斷請先生一一指示之先生曰若說有以使之雖聖人不能大要只在自思凡不信學者只是不思誠能反而自思見在功名富貴畢竟有盡如何收因結果且莫論到頭只今見在受用雖富貴之極安飽之外便於身無與若只

安飽。禽獸亦有禽獸之安飽。何以別于禽獸。如此深思。必自惕然。安得不起信而求學。思之信入處。便是下手。深思不已。到自然難歇處。便不間斷。三項一思。足以盡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孟子言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孟子亦只教人思。思是成始成終之語。若不肯思。則所謂下愚不移。終無如之何已。

一老學究問曰。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心種種引論不一。而足。先生曰。人一也。何以有正人

邪人。豈另一人耶。然在公分上。恐無暇如此泛論。老年光陰有限。但反觀自照。討此身心實受用處。便了。一切分疏論辨。終是他時帶不去的。毋務于此可也。

十九日。途次有言心宜虛者。有言心宜實者。有言真虛便是真實。真實便是真虛。虛實不二者。先生曰。後兩言甚好。然亦只是言語耳。吾試問汝。如人腹中饑餓。分明是虛。如何說得實。吃飯下肚。分明是實。如何說得虛。於此理會個虛實不二看。衆不能答。請問。先生曰。義理解亦不難。人饑是實饑。實饑方受得食。假饑決不能受此。便虛即是實。吃下飯去。若實有物。便成痞積。畢竟不覺有物。一切求食之心盡忘。此便實即是虛。然此亦講解。再須體驗。

廿一日。會于巖鎮之南山道院。有金某言。學宜宗孔子。不當言二氏。先生曰。吾人服儒服。行儒行。自然誦法孔子。只是孔子精蘊處。須自

體究。不可徒狗口耳。金子又言。本體元自完全。只爲氣習障蔽。先生問曰。氣習從何來。金子曰。從刼前來。先生曰。如何是刼前。曰。父母未生前。曰。此兩語。儒門中未有。汝何得又竊二氏語耶。况父母未生前。如何得有氣習。又論明善。先生問曰。如何是善。曰。說不得。先生曰。豈真說不得。試說看。金曰。人要常立此志認得個主宰處。有此主宰。然後視聽言動。俱此應去。方謂之善。因問先生如何言善。先生

曰吾所言善與汝又別只心靈無一物便是善金曰無杞之弗可乎先生曰夫子毋意必固我豈亦無杞耶許敬菴公有云心如太虛一物不容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汝與許公意同否金曰又畧差此先生曰請言其差處金曰說不得先生曰終是稽突

方伯雨自陳初年讀易深有所疑看程朱傳義似未足盡易之蘊因見卓吾長者遂相論証成此易因然謂之因者啓其端而猶未盡也

先生曰兄只初時一疑便是入道深根卓吾因字之義甚妙蓋欲借此易書引兄窺自性之易若只書上研窮非究竟之意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爲六十四六十四分爲三百八十四爻則此爻詞又在太極下幾層矣邵子謂畫前原有易要見畫前之易如何理會爻象之詞至文王周公而始有要見文王周公之前爻象又如何理會于此再起一疑情方是究竟之因蓋舍三百八十四爻而空言太極因爲儱侗若只在爻詞上尋究而不知太極之根宗殊失頭腦大要須見得書即是心爻象即見前用得着的方爲深于易卓吾子因字之意其在此乎

二十四日會于歙之開化寺諸友請教先生曰昨在婺源也只講得一心之法各于心上用功心功又要朴實頭在家庭內做不必務高慕遠各人試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說甚

降心兄弟間心捨不得更說甚輕利以至待奴僕處心忍不住更說甚忍性家庭中不踏實外面粉飾一切是假若從家庭中做得實外面自不須言能知此用工首要毫不放過則舉足住足無非道場治生理務皆爲眞詮父兄妻子即成師友奴僕下人俱吾砥礪緼密做去必然欲罷不能此是入聖正路不然一切空談虛見於道絕不相關縱有開見徒

憎意識且長傲慢成箇醫不得之病終身跳
闖可惜也

一友論萬物一體誠然但偶遇猛虎在前力既
不能制避又避不去既是一體畢竟如何一
友曰道德高者還能騎虎豈遂聽之而已先
生曰若能騎虎固見一體之意然看來尚隔
一層皮倘聽他吃在肚裏豈不渾成一體耶
似這箇汝可捨得麽那箇道德高者之事汝
一時難到且莫希冀友人唉而有省

有友問儒生有深信佛法出家者如何先生曰
此等毋論儒道不許卽佛法未之許也佛原
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丘
身各各隨緣不相混濫此如來之教也壇經
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故其偈云恩則孝養
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
用修禪此祖師之教也大慧言學道就俗塵
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illegible]
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此太[illegible]之
教也然則必欲出家豈眞知佛教者哉凡一
切做作棄此就彼俱是取捨心奇特心此心
調伏消化不去更說甚的依佛法凡此皆是
初入門時導師所誤故師承不可不審愼之
哉

劉友謁見問其字余常吉曰此生新易名調門
請老師字之先生字曰自調常吉曰學在是
矣請申之先生曰致君澤民俱調門之事不
外自調自調卽所以調天下之門若學不知

自向外馳求或調帖世情而不知自己之性
情或調燮陰陽而不知自身之陰陽皆是外
道子其識之劉友起謝

章上之曰世上種種嗜慾已入人之骨髓不得
脫離柰何先生曰你要脫離嗜慾辟之飲食
者去鮮醲而甘淡薄雖彼善於此總之不知
味若果知味之人於鮮醲不怕亦不貪於淡
薄不嫌亦不揀何脫離之有

胡汝嘉曰當對境時明知不可隨去然終不能

勝他、柰何先生曰還是欠勇猛未有勇猛而
不能勝之者然亦不可欲速求效人在聲色
貨利中出沒從父母生下地來已習染至今
非用大勇猛安得頓除以一時之功而欲除
久遠之習此杯水車薪之喻也隨他去固不
可求速效亦不可惰時時照察究詰其根識
得破時自然降伏以綿密心待之可耳

東粤會語

一生問生知聖人、畢竟靈異於人、不待于學耶

先生曰、一般是耳聖人雖聰無加于耳一般
是目聖人雖明無加于目謂生而知者只是
生而知有此事學知者由提醒而知有此事
困知者由困心衡慮猛省回頭而知有此事
知有此事方能必有事工夫問學生知學知
困知一也豈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能哉孔
子自志學以至從心皆非虛語

此事雖無滋味却有無味之味嚼得此中滋味
始自浹洽所以夫子開口便說悅樂是箇滋
味示人

先生曰、不追既往不逆將來此是教人之方自
修之方亦如此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此是舉賢才之道濟人利生之道亦如此

一生問曰靜時還有着落動時則多紛擾不知
如何用功先生曰靜時有着落即是紛擾動
時多紛擾終無着落若能戒慎恐懼所不覩
不聞方知不着落之着落在紛擾中無紛擾

一生論學問思辨不可少、先生曰、要識所學所

問所思所辨者何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以是相傳是
指何物、學問思辨功夫、正求識是而已、生曰
是指心、先生曰既是心何以堯舜心至今在
孟軻之死不得其傳

一生問現在此心便是、白沙又要靜中養出端
倪何也、先生曰、現在此心、說不是固非、渺有
說是則又全非、靜中養出端倪善用之亦自
得力、不善用之、養出二字、反成大病皆不可

徒泥成言、須自體認、所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一生問孝者所以事君、孝即是忠、抑移孝可以爲忠、先生曰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君、曰若是則衣可以爲食、食可以爲衣乎、先生曰衣食不同、而衣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

一生問宰我之賢、欲短喪何也、先生曰宰我短喪、不得輕議、今人三年、恐嘗不得宰我三月之喪、宰我只恐禮壞樂崩、求禮樂於外、不知三年之喪、即禮即樂、至禮至樂、在吾心、宰我嘗求之眞心、故孔子以其心不安處覺之、

一生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先生曰、何處見不得、

一生問尋仲尼顏子樂處、畢竟所樂何事、先生曰且說如今所講何事、

一生問曰事有可否、適莫豈能無、先生曰不是無可否、只是無適莫、適莫不可有、可否不能無、

龍元溫來見、先生問其用功、元溫曰、向從憨山禪師持咒有年、曰得力否、曰昨染癧疾、甚爲愁苦、工夫未見得力、反是看大慧語錄精神覺爽、曰語錄有疑否、曰不見有疑、只見懽喜、曰前見汝看時文、亦自得意懽喜同否、曰看語錄、令人不能忘、看時文適與而已、懽喜雖同、似有深淺、曰汝設再遇熱病、這看語錄的懽喜、還不忘否、元溫思之、曰恐不得能彀、曰如此有何深淺、可惜汝一生、不是愁苦、便是懽喜、被此二者、來來去去、便斷送了也、曰然則必離此二者而後可乎、曰豈必脫離、就中出頭、孟子言困衡而喩、是從愁苦出頭、周子言尋孔樂何事、是從懽喜出頭、切莫忘了尋字、喩字、透此二字、然後愁苦也得、懽喜也得、不然、懽喜愁苦、最能埋沒人、可懼也、

東越證學錄卷之三

會語　　古剡周汝登著

武林會語

袁德玄問手持足行是道、不持行時如何。先生曰、子以何時為不持行。曰、即如睡着不做夢時、亦不得謂之持行矣。先生曰、無有二也。曰、持行不持行、分明不同、何以不二。先生曰、子當手持足行時、持行焉而已、不知持不知行也。當不持行時、不持行焉而已、不知不持不

知不行也。如此則同於不知、豈有二耶。曰、既不知、則何以謂了了常知耶。先生曰、當持行時、便知持行。當不持行時、便知不持行。豈非了了常知也耶。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總無有二。悟至此、則道亦強名、何宜復有是道非道之疑也哉。

陳晋庭曰、孟子認定孔子、目下更無第二人、真是奇特。先生曰、孟子認定孔子、晦翁認定濂洛、今時人尚認不定一箇陽明。

汪奎光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豈真起念頭耶。先生曰、明善、方能知不善。

問改過。曰、人改過、如洗面。不洗而見得人否。洗面能於面上光得此子添否。有一日可不洗否。曰、日洗、能一日光添一日否。

問東坡說伊川何時打破這敬字、敬可打破耶。先生曰、打得破的不是敬。曰、如何是打不破的敬。曰、毋不敬。

吳元仲問、人有至寶、藏在形山、如何是至寶。先

生曰、至寶且置、如何是形山。元仲無對、衆請。先生曰、只今疑處、便是形山。

問本體。先生曰、汝見虛谷乎。呼之則響應、谷中何有。又不見橐籥乎。動之則風生、橐中何有。能生響生風、則決不斷滅。然虛而無有、則無可形容。周子言無極而太極、以明無而不滅也。言太極本無極、以明有而無物也。孟子言乍見孺子之心、只說得響與風、以上難說。

吳國超、汪奎光同訪李楷山於西湖、楷山舉手

引足指示諸子曰手持足行本自完具人人皆聖何不取信晩歸先生謂國超曰李公言信得過否國超曰信先生曰李公見在可以擧手引足處了如何國超黙然

問易乾元坤元之義先生曰易之旨備於中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即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統天御天順承天首出庶物品物咸亨主之自我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曰

西銘乾父坤母同否曰西銘以宗子家相歸之大君大臣自身看來只是庶官庶民聽命處多主張處少微有不同曰然則如何曰乾坤一身而已無極太極是稱父母吾爲天地立心吾之氣塞於兩間民吾肢體物吾皮毛大君吾之元首大臣吾之手眼天下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身之痿痺而疾苦也存吾書作沒吾夜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外無物也程子曰我在天壤間直是孤立我無有對也周子言立極在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也邵子謂肯把三才別立根諸語皆同一旨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先生曰是繪吾身心影像昔眞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故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却問這箇是誰

問北溪陳氏謂太極如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太塊依舊又恁地圓何如曰吾不知太極何物可以分而合合而分如此喩申卿問曰周子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其義云何曰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

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中卿大稱快曰甚
何來疑情於此頓釋

問臨川吳氏謂動靜爲太極所乘之機氣機一動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太極亦靜然乎曰豈有太極反隨氣轉太極之外又有氣機爲所乘是二之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猶日出而成晝沒而成夜豈日隨晝夜轉耶又豈實有晝夜爲日所乘耶草廬號明理者而言如是他可知矣

問理氣如何分先生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緊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聰明即心即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即理即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孟子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也曰動處是氣靜是氣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即是知識

問伏羲畫卦先生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

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憂窮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

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
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覧圖而知一
切脩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
地者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覧圖而知萬只
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
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
堯舜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眞宗所自啓也子思
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
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

矣夫中亦強名曉若時時卽中之謂也亦
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異名隨用而異施曰
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
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之妙用也非有
二也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觀虞廷則止言
心矣明道謂卽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
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卽吾心不學
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天與心而
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明大舜
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孔子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
間然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
曰與人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
於孔孟贊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
也已

天之一字自皐陶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
乃有上帝降衷之言人遂執以爲性眞天降

若有所與受然者夫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
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
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
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歳
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之意思耶亦
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遡湯之旨者必
了了於程子之言

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
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眞

有歎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一即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豈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

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絶人類擬其蹤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擬議以[illegible]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齊其末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斷則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

易之道明說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之頃一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有惕躍中有飛飛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其端蓋不可以言辨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得忘言絶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illegible]

利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
所以爲無疑也

武王藏約二字自精一而來後孔門約禮孟子
守約又憲章乎此者也故知約則知宗矣武
王應天順人以斯成治而尤申問于踐祚之
初者固其無已之衷亦闡發以示萬世之指
歸守之無斁故曰爲子孫恒敬義者義即是
敬非有二也主一之謂敬怠與欲乃其二三
者耳諸銘詞皆明此旨亦不可以忘一語是

又其銘詞中之喫緊者哉

皇極即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
也洪範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
間無一事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
物足爲吾心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
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
皆從以無心是即龜即筮固不必以龜爲龜
以筮爲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
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即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即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
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
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來飄皆
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
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
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
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

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
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世稱周公制作勳猷周官法度皆其迹也公之
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
詞言言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
訓詁明之若積彖之牙截鬼一車等皆欲強
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爻之
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
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

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與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與世傳心神交夢寐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不遠哉

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眞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妄度夫子之微宗絶矣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普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郞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庚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卽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夫

夫子於令尹子文陳文子與其清忠原憲與其難子路與治賦冉求與爲宰公西華與爲使而皆不與其仁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

識卽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淸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知爲忠而已矣爲清而已矣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卽有謂求當理無私以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illegible]不知兩合之非仁也愈馳愈遠[illegible]

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
宗者吾不信已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栖彼一禽不以其
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
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去為埋
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
其首陷焉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
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

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
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
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
也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
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
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
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
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

之人也
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
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
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為之敦化而川流是故
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
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
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
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

為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
不知仲尼者矣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與我
分別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
即仲尼也一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為邦
為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
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為
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有仁之一問請事
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趨歸功亦止喟然一

數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眞宗勇猛直
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
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
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卽默識也
不惰卽不厭也屢空卽空空也不違仁卽不
踰矩也不改其樂卽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
卽弗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卽忘食忘憂也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無不知而作
也擇善而弗失卽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
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
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眞千古之神
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

子夏之學見於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
夫子可謂至矣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
中慈湖屢舉以證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
夏提學字甚多曰學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曰日知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蓋其孜孜於學者
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旨與子游兩相
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故朱子曰言
假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
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
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
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
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

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
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
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悟則疑有疑
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卽始卽卒便是聖人聖
非別有道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
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
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
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
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

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玆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卽學

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

漆雕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吾斯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卽是斯夫子言造次顚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大疑然後有眞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

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甚矣眞信的人决無是問顔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偏矣從前皆非

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唯之間、有多旨乎、旣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後世、味其三語足矣、

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燭喩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眞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眞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綱、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

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愼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旣無餘旨、亦無別法、除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感不感此、顏子不遷不

違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為相傳之宗
也已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
舉以明宗而或以為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
神而不以中正故夾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
不可知之謂神精神猶云必中正耶仁人心
也亦不言中正或者之非陋矣子思之學在
中庸而中庸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
也首言天命而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

載而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
聲無臭斯不亦微矣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
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言無隱無意無我易
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為皆斯旨耳無聲無
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至篇中及其至
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以形容微密
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揆也致中
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
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
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
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
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
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
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
弗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
至孟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

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切夫
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故
親長達天下徐行為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
不屑脩禮義不忍觳觫成王業至於額泚一
滴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少
分毫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夫
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孟子

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卽思之不睹不聞易之何思何慮也

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寔是一字一淚

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明是事耳前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爲明妙卽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

其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神也末取象於箴蠶蠶綉出從君看不把金箴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意而已矣或擧荀子辯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座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乎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無日不在是是某

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況性惡篇終深明人可爲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皆可爲堯舜之旨有二乎哉

夫學知性而已矣不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見皆所謂羣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晦翁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

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之性則程子謂性卽氣氣卽性與孟子形色天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也

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爲[illegible]與荀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illegible]一

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哉或曰退之晚有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因衡而揄是未可知矣

陳圖南告周世宗宋太宗及對宰相宋琪諸語

皆與六經表裏釋門壇經中語亦最相似晦翁謂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此語勘驗極當然而學神僊知極則事則僊亦是儒不必謂之不學神僊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學於陳希夷皆必有據

濂溪說誠曰無爲曰無事觧誠字甚切胡安定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徐積欲往見問安定宜何以答之安定曰若思而後徃得是不誠是安定以不思爲誠也故知大學之誠乃是無意其義自明

康節詩與其盧過亦萬遍邪是不曾生一般人只一死耳何以言死萬遍得無語輪廻乎此儒者之所諱也何敢道此雖然康節之詩往往吐露不特此也

問康節言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到此甚難而繼曰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又若易言之何耶先生曰道者路也徐行異趨步步踏

着不生疑畏便是盡道便是聖天者自然不學不慮孩提已能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仁聖何難而謂莫敢倫莫敢倫者俗儒之迷昧也

周子太極圖晦翁觧之極詳然中庸註中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何故不言太極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似陰陽又在太極之前不類茲觧何也

謝上蔡語錄晦翁削去百餘章內五十章者晦翁謂其詆程氏以助佛説故爲削之此外五十章不知何故亦并削之耳大抵晦翁以前諸儒之書未有不經刪削如程氏遺書亦云去取之則先與晦翁之意不合者皆所不録而全書多不傳矣

伊川識周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與明道同受學於周子而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晦翁識劉病翁曰他本是釋學但只翻騰出來說許多

話又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二先生皆不信其師

王安石之學比於聖門若蒼素薰蕕至易辨者而天下習之數十年遂莫覺其非龜山一旦起而救正乃衆議紛然上疏力詆使龜山不得安其位邪正之易淆如此然而王氏之終不能勝正者猶以其立朝相業流禍顯然與夫士人誦習僅數十年之近故耳向使其不爲輔相敗闕不彰以訛襲訛延至數百年之久則當有無如之奈者矣正道難宜而積心莫挽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豈特王氏哉

晦翁云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差乎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

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視聽而已了知其他將亦不得爲道乎哉晦翁又云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然而伊川語道只曰行處是伊川之語非有漏也晦翁又云伊川言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大抵此[illegible]可通于二家之旨矣蓋視聽行持本來[illegible]

所以非者。只因着此私心故耳。心苟不着。渾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趨進而趨進。視卽爲明。聽卽爲聰。率其視聽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明道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故學者但防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爲未是。則頭上安頭。爲道遠人。性學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晦翁又云龜山言伊

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多矣夫堯舜與人同伊尹豈不與世間同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不過先覺而已。非有所異也。其堯舜君民身親見之。亦不過覺其未覺而已。不能增益之也。故凡任其非者不覺也。別非是者。亦不覺也。學覺而已。有多術哉。

象山言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静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觀晦翁之言句句說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本朝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戸牖其精神命脈全吐露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敬齋則云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

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夫白沙本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自然勘破毫髮間具眼者當自分明

陳布衣謂眞知則行在其中知行合一之旨已萌芽於此矣後胡敬齋亦謂第一怕見得不眞二先生之於學問頭腦其亦有所得也夫

陽明先生每言循理去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欲。則知無着便是理。

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是理既其肯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爲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慎之哉

文成倡道於晦翁之後有揭掀旋轉之功人之耳目積習難移故傳習錄中語帶方便何上一機偶拈示於天泉橋上而未盡托出時節使之然也文成之教大行江右而江右諸賢

識得此意於良知之微雖自妙契至開示人處則多就昭昭靈靈知是知非一竅以爲提撕使人有所依據而漸通其微若自所踐履又皆嚼然不滓爲世儀表蓋其善發師門之蘊也如此爲訓而後之人猶有掠虛影者謂良知淪於空寂少却躬行執一隅者謂良知已屬後天未是本體卒亦如之何哉

王一菴爲心齋先生門人見地抑何超卓[illegible]稱其爲心齋門人也顧以名位不顯世無聞者

余游宦心齋故里始得見其遺言而讀之因爲表著於編後朱韓夏三子者皆見於楚侗耿公所稱述無非心齋教中人也附見一菴傳下以見不識一字博地凡夫之皆得與是事凡爲學者聞見非所先具可鑑矣

象山諸語言言皆說自己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決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大口決定如此說得眞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

是這箇不在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東越証學錄卷之四

會語

越中會語　　古剡周汝登

一日會于書院一友問曰論語言好學有云敏事愼言者有云不遷怒不貳過者有云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者何好學所指不同或者謂顏子在性情上着力尤爲切要如何先生曰不遷不貳之學豈離言行日知月無忘亦不能外言行性情而別有所以均爲好學不

可分孰爲切要非切要也然聖賢語頭不同亦不止此蓋上達之旨祇惟一原而下學之功隨事自盡上達處不可言傳聖賢只說得下學工夫而上達在其中上達旣一則語下學處雖就事拈舉不可謂有彼此之別是故或就言行上言敏愼或就性情上言不貳不遷或就知能上言日知月無忘似若各有所主而要之敏是誰敏愼是誰愼不貳是誰不貳不遷是誰不遷知是誰知無忘是誰無忘

此箇根本曾有二乎象山先生云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時習之習習此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卽此之謂也象山又謂孔子以前及唐虞之際舉起便是此事說來便是本領後來始要伸說蓋後世俗學迷却本領將下學上達分爲二語言行便泥在言行上語性情便泥在性情上語日知月無忘便泥在見聞功行上所以末學多岐而微言日晦今日

切要全在本領不可不明也

張懋之問崇修持而過執與中有所見而忽修持者孰愈先生曰修持過執固不是究竟法但有所見者又必然修持若忽不修持見亦非眞如明眼人决不踐汙穢

先生謂諸子曰我　朝國號大明不獨掃淸胡元乾坤再造乃理學實至　本朝而大明聖經道與宣洩昭朗如日月中天與　國號相符比之五星聚奎抑又盛矣惟是諸[illegible]

於下學宮未須所以考試取士有用近說者
約束甚嚴甚至廢置黜落不特人才可惜而
要之理學宗旨亦須聚歸至當為今之計居
言責或在廟堂者宜昌言一疏其經書大全
一切仍舊不敢議更惟於大全之外會集名
儒搜括漢唐朱之遺文及采取　本朝諸儒
之所發揮編輯訂正另為一書以羽翼大全
或有說宜兩存者或有稍宜變通者務究孔
氏之眞宗期於不謬不惑以之頒行天下傳

示將來大道為公豈非千載一時事有似緩
而實急者莫逾於此矣

先生曰唐虞三代君臣只是講學當時君臣旣
以此相講則知天下無一人不以此為事後
來杏壇師友會聚問答亦無有一時不講吾
人言稱堯舜論法孔子舍此榜樣其何師也
或謂見前實踐無非是學何必立講之名夫
此正與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相類耳嗟
乎豪傑之士無待而興不然也舜興起全在
德位之君子昔羅近溪先生對執政言須勸
天子講學此千古大關件留此議論當有
任之者華亭相公在政府時令入　覲官員
及會試舉人會講顯靈宮自書疑義送至會
所此亦希逢之盛事也

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師常拈舉此語吾輩講學恐亦只講得到
此先生曰此語雖常拈舉中有箇喫緊處汝
輩漫然已乎曰何為喫緊先生曰喫緊在而

已矣三字而已矣者曾子孟子大休歇地也
曰請問如何先生曰謂之而已矣者信領得
及承當得過疑慮盡忘馳求頓息故謂之休
歇耳蓋忠恕二字當時惟曾子信領得及便
謂無餘所以一唯之外更無言即同時門人
莫與後來謂借此明彼由勉至安去之益遠
近雖不如此說而徹底無疑眞能已矣者亦
難徐行盡孝弟盡堯舜亦惟孟子承當
得過灼然無疑所以語下再不將第二一[illegible]示

人到處接引要人承當堯舜余嘗問一友人子服堯之服三句如何解其友答言此亦不在迹上求只服無不衷言無妄言行無妄動便是矣余謂此說甚好我再問汝汝今服無異服堯服矣相對論証堯言矣起坐如禮堯行矣即今是堯毫無疑否其友低頭擬議余喝之曰既而已矣更擬議箇甚麼孟子豈哄汝耶然而人到此不擬議者亦少矣服堯之服四句人皆謂工夫在服在誦在行而不知

精神全在是堯而已矣一句上於此承當無疑方可謂之眞服堯服眞誦堯言眞行堯行蓋非強合始步步皆眞不等待乃時時是實不然早相隔截祇成優孟學孫叔敖耳此所以不可不知要緊務求箇信領承當也夫道一信領承當不是意見不是伎倆用多少叅求須多少醒悟所以講學力行全是爲此若復然過去失却淵微亦可惜已

己亥季秋先生同石匱陶公及郡友數十人共祭告陽明之祠定爲月會之期務相與發明其遺教先生語諸友曰我輩去陽明先生之世幾八十年矣陽明先生初倡此學時不知經多少風波後賴龍谿先生嗣續亦不知受多少屈抑今日我輩得此路頭坦然趨步可忘前人之恩力耶蓋當時人士只疑良知之教不切躬脩是以非詆曾不知所示格物處俱是日可見之行何等着實今遺教具在我輩正當以身發明從家庭中竭力必以孝弟

忠信爲根基在境緣上勘磨莫爲聲色貨利所玷滌胃心浮氣消融必盡改過知非絲髮莫縱察之隱微見之行事使人知致良知之教原是如此然後微言始著吾道益明是乃所以爲報不然足不從口言是而行非使人致疑我輩而因以疑於相傳之教是非惟不足爲報而且以敗壞阻塞之其爲罪戾滋大又何取于今日之創會言念及此吾輩其可不凜凜然懼而亟孜孜矻矻以共勉也哉嗟

乎越有照明猶魯有仲尼龍谿一唯參也今
日正須得一孟子而後仲尼之道益尊誰其
任之各自力而已矣
先生與石匱陶公及諸友二十餘人遊於戈山
隨飲張允及宅酒闌一友曰我輩學問頭腦
雖一方便不同然日講論已多亦從人受用
各各當有下手用工處試言之諸友隨有所
陳陳畢請問陶公曰去偷心又請問先生曰
孝弟

辛丑中秋之夜昏時微雲稍翳已而雲淨月朗
諸友迎先生凡五十餘人宴於碧霞池之天
泉橋酒數行先生曰此橋乃陽明夫子證道
處也證道在嘉靖丁亥歲先三年甲申亦以
中秋燕門人於此在侍者百餘人月白如晝
酒酣歌發諸生興劇陽明子樂之有鏗然舍
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今日我輩
復燕于此秋同節也地同景也月同明也歟
同聲也人同濟濟也真是百年希有之遇

值此遇便當不負即如所謂得我情者何情
耶豈賞玩光景凡情而已耶又豈賞玩光景
之外別有所為道情在耶邵子云不必逢春
便得春且道今夜逢秋誰個得秋又云眼明
方會識青天且道今夜見月誰個眼明於此
得個悟入方為不負斯遇耳萬古此中秋萬
古此明月從人領略百年幾中秋百年幾明
月切莫蹉跎先生語畢又賦詩一章以紀之
諸友有屬和者乃更引酒浮白歌哭盡懽更

闌而別

癸卯春王世韜北上先生書扇頭二段與之曰
道理只是平常此為好奇作怪人言耳若實
欲負荷此事非有超人之識過人之行人趨
我不趨人取我不取一種孤高品格恐終難
與言道孔子云不可彫不可朽未足與議皆
謂是也故我輩切不可以平常二字自瞞自
過　人未知學問之事未負學問之名可悠
悠然泄泄然無責之者既知之既名之

矣而猶然悠悠泄泄若此者非特人耻之自
亦可耻非特人恨之自亦可恨思豈至是豈
不赧然豈不汗然可復泄泄可復悠悠已耶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
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
神一即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刪之曰是禮也
禮之神子語魯太師樂之神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悟此則一生語之

問而六經具備
舜命後夔典樂所以語之甚詳而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簡徑妙密之旨語下可見
重黎欲求人而佐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
能若此一而足矣君臣相契之微固如此哉
後夫子於太師語樂直曰翕如純如皦如繹
如爲樂之成絕不言制度器數四如不知是
何物孟子論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喜之陽
明論元聲只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妙聖賢
授受未有不統於宗者也
今人說聖人便做天大不敢易語孟子只作尋
常梁惠齊宣與滕宋小國無不以堯舜三代
期之教滕世子以堯舜教曹交以堯舜教貉
稽以文王孔子不論何人皆望之是事彼其
看得人皆可爲堯舜眞故耳故謂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要人上這一

路何等鞭策得緊
梁惠王不知王道而移民移粟以爲盡心正如
學問不知聖宗而強制盲修以爲極則究竟
皆無成
不亦說乎是贊上句語幌下不亦樂乎不亦君
子乎益可見
問有子言孝弟何便說到不好犯上作亂先生
曰汝看犯上作亂遠乎只隱微中有毫忽見
親長不是處便是犯上因見不是有毫[illegible]動

心便是作亂心動則亂非作亂而何此言甚
微也有問朱晦翁曰人清介的諸好俱無只
有愛官職之念未忘如何晦翁曰只愛官職
他日弒父與君也敢此言其流也犯上作亂
遠乎哉曰下好字何故恐亦無此好者曰一
念不已又第二念一次不已又第二次則謂
之好矣

樊遲從遊舞雩宜得玩賞之趣而乃問崇德修
辨之功夫子善之曾點侍側言志宜答知爾

之問而乃談沂水舞雩之樂夫子與之今人
俱說見在二子大不見在而夫子俱取見在
之旨亦須善會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二語盡矣人外無道道即是人率性謂道道
因人顯故曰人能弘道道外無人人即是道
非有道可跳身而入與人爲二故曰非道弘
人

孟子以小事大以大事小同一事字註中于事
小處改事爲字便有分別形跡之意

孟子言同字多如曰與民同樂與民同好貨好
色與民同善與人同心之同然堯舜與人同
同字皆無精粗之別

好貨好色與民同之同字極妙非方便語乃聖
神之極功也凡貨色遂於已而使人不得共
遂是人不與已同謂人好貨色而我獨無此
好是已不與人同人不與已同者魯穆公之
倉庫也已不與人同者陳仲子之居食也惟

聖人則天下與已同遂此好而不使人異已
已與天下同在好中而不見已異人蓋人之
好即已之好而何得獨無已之好即人之好
而何嘗獨有此之謂大同嗚呼至矣

問孟子何不言人皆有仁心而言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先生曰此正立言之妙若言仁心人
便作道理解又推在聖人身上去了只言不
忍人便知當下人人具足無有仁名不待聖
有後又換作怵惕惻隱四字更自躍然俱堪

體認即此尋常之心察識擴充遂足彌綸四
海何等簡易直截前告齊襄王一天下亦不
曰仁人能一之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立
言皆同

問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註言天理人情之至畢
竟還是不得過先生曰不然當時周公若不
使管蔡監殷豫爲曲全之計又豈非天理人
情之至周公計不及此而使之分明是過信
兄弟安謂無過只是此過不足爲周公累耳

聖人未嘗無過孟子決不爲周公掩護必欲
斡全皆不知聖人者也

孟子接引人只就心上撥動如告夷子不言墨
道薄葬之非不言儒者厚葬之是不講禮不
講義只就其顙有泚睨而不視處一點點動
真心夷子便憮然後來儒者有所論說則引
聖言証古典費多少辨駁他愈不服

學道與行政都只是疑畏二字作祟故孟子告
人言王請勿疑世子疑吾言乎吾何畏彼哉
蔡楚雖大信畏焉皆是喚醒極緊要處

孟子言道援手援不可分兩截嫂溺援之以手
獨非道乎蓋晃言夫子之不援此一句已不
知孟子孟子無一日不援或明辨昌言或潛
移默轉只是援之以道人人在拯援之中而
不覺耳非若手援之可使見也子欲手援天
下乎者言子謂不援將使我手援而使之見
乎詰之之辭非以枉道作手援之謂也

仁義禮知樂是名事親從兄是實只事親從兄

加個仁義知禮樂之名耳豈另有所謂仁義
禮知樂乎孝弟亦是名故只言事親從兄而
孝弟之名亦不立一切俱掃皮膚脫落惟有
真實

孟子言大人者是最上一乘人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不失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先立乎其
大者爲學須知此血脉不然皆所謂小人儒

養生者一節恐不當作事親看事親只當言生
養而何云養生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

之待親存也人子於親生養亦大矣此章蓋
言自養自生自送自殁邵子云也能康濟自
巳身此養生之說也莊子將殁曰吾以萬物
爲齋送蘇子曰須料理殁時帶得去的是故
朝聞夕可存順殁寧皆送殁之說也曾子平
日戰戰兢兢正是養生未可爲大事直到吾
今而後庶幾免夫方可言大事了畢故曰惟
送殁可以當大事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人與禽

獸異處不過毫末人不知者可使之知禽獸
終不[illegible]使知人可以言通禽獸不可以言諭
僅爭此耳若人[illegible]知不可與言則禽獸而
巳矣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先生曰盈兩間皆物也
誰能明之所謂在覆載中不知天地在照臨
下不知日月日與萬物羣而不知萬物備於
我也故須明於庶物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
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百姓日用而不
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爲由仁義行不
明察則爲行仁義

孟子只言義外之非不言義內而公都子曰故
謂之內也若言內與言外能隔多少論性不
言三說之非而公都子曰然則彼皆非與便
起是非答他亦不言性善只借情言之而公
都子曰今日性善失孟子之微與三說同爲
摸象之見

惻隱之心如見孺子入井時羞惡之心如愛嗟

蹴之食時與恭敬是非等心臨時俱不自知
不自知則亦不自有自知自有則反成僞矣
故曰無善者乃所以爲至善也孟子言人皆
有之者只提醒與人看又就此心而加個美
名曰仁義禮智就本人心上其實無如是念
無如是名安得謂之有因顯此妙用不可謂
之無非從外得故曰我固有之也

問尭應一章似事理所無何爲有此問答先生
曰大舜一腔至孝神情描寫曲盡如畫家神

品雪裡芭蕉不必實有是事他若辨禹之
衰伊之割烹奚之食牛皆僞空立論無所[illegible]
擾自然曉暢此孟子眞爲曠絶千古之識非
後世拘儒可到
孟子告曹交皆直截承當之事分明以千斤担
授之交非凡品也註中太說他低
孟子認得頭腦清處處言我字及字身字自字
約字巳字最堪悟入論治則不離民字
良知良字漢註疏訓甚也極當如至善至德至
禮至樂太極太初等至字太字皆共甚字之
義有不可擬議不可名言之妙
學不見性猶井不及泉故雖不至九軔而及泉
是井也雖過九軔而不及泉非井也不以工
力之多寡地位之淺深論也棄井者廢井無
用非棄九軔之功之謂也
問形色天性先生曰言形色中有天性則二之
矣形色卽天性不二之旨非眞見性者不[illegible]
道試取喻論之形色如人像天性如黄

金鑄人像則渾身無不是黄金是故耳黄
金也目黄金也口鼻黄金也以至手足腹背
無一而非黄金再無別物然而人不識者見
耳則謂耳也而不見金見目則謂目也而不
見金以至口鼻手足腹背皆見手足口鼻腹
背而不見黄金蓋一鑄爲形則泥於形是以
謂之日用而不知也夫此黄金之體聖凡皆
同惟其不知是以有等馳求之上慕聖非凡
而不知自身黄金不用搏金又有等暴棄之
人各巳根性而不知自身黄金本貴本尊夫
此黄金之體磨瑩之華美之置之清廟明堂
之上而貴潔懸之青天白日之中而燦爛而
黄金不增也糞溱之輕賤之冢之糞土厠溷
之內而汚穢腐之九地重淵之下而沉埋而
黄金不變也亦奇矣哉形色天性之旨不可
不悟也問踐形先生曰踐形卽盡性恐人以
形性爲二故如此立言耳卽如金像之喻人
見耳而不見金則是金不到耳矣何以爲耳

見目而不見金則是金不到目矣何以爲日以至口鼻手足腹背皆然且又受薰受染色改質昏則金像金雁謂之不踐惟聖人則真見遍體皆金無非黃金用事且又不染不薰色明質瑩然後金人之形乃爲不虛而謂之踐耳慈湖子云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不作頑鐵用夫是之謂踐形

中甫問烏獲百鈞之力非可強爲何以証可爲堯舜之易也先生曰莫求烏獲於烏獲求自已之烏獲而已矣今夫百萬軍中提刀取上將之首此人知雲長之勇也曾聞有八歲童子同父母避冦山中一日冦掩至冦尋剝人之衣者將剝其父母之衣童子拔劍露刃挺立於前曰衣不可得莫來取必冦竟舍之夫夫雲長所提之刀與童子所拔之劍孰重孰輕乎不可謂童子非雲長也如此則百鈞誰不可舉烏獲誰不能爲

是集義所生集字字義作安也止也集義有安止之義是集義乃由義行非義襲乃非行義也

問孟子篇終然而無有乎爾二句漢儒謂孟子自當名世而世謂之無有其人是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宋林氏謂無見知則亦無聞知要見自任之意於言外似皆不得其旨畢竟如何先生曰孟子私淑於子思子思作中庸以無聲無臭終篇孟子作七篇以此終篇殆有微旨註中神會而心得之一句最妙前無有轍跡可尋則後亦無有典要可據以神以心此孟子之真見真知也至矣

問見知聞知豈真無所見所聞得之前聖者乎先生曰若謂前聖有什麼可令後聖見後聖聞若謂後聖有所見於前聖有所聞於前聖皆是不知聖人者也自古聖人無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從人而得見者自見聞者自聞知者自知而已曰如此何以謂之聖聖相

傳先生曰聖聖正相傳自見自聞自知同歸於宗如水合水非真有物可相授受之謂也

問輪廻之說先生曰輪廻吾不能道即如鬼神之說汝信之乎曰信先生曰汝之信也真知其情狀而信之乎抑亦聞言而信之乎曰情狀則實未知但觀自古祀典之設與夫經傳之言則知鬼神决有不可誣是以不敢不信先生曰如此則亦隨人言轉非真信也曰真信如何先生曰知鬼神之情狀雖無前人之

語吾知其然然後爲真信耳曰鬼神之情狀如何求知先生曰中庸不云乎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孟子不云乎知其性則知天矣故知鬼神在知天知天在知性性汝自具汝不求知而欲通幽明之說死生之故於語言文字耳目聞見之間其爲迷昧益甚矣故予須力求知性知性則一切自能判斷不可泛泛然難明者求明未信者稱信也

問四端如何擴充先生曰知皆擴充若火然泉達工夫在知知者不昧此真機也真機不昧自然不匱如火有真種一星可以燎原泉有真源一線可以達海不須安排不論多寡註中反求黙識訓知自不能已矣訓擴充俱妙

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正與陽明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同旨將字不是等待人學問思辨爲甚事來爲箇歸根處故曰反約然實無可指故下將字甚圓

問大學首章先生曰大學之旨已盡頭二節不

於頭二節求了而言下文蹉過多矣開口說明德親民若分體用而隨繼之以止至善體用一原本不可分此歸根之旨也止於至善者此即至善故下单言止止本自止只是要知故提個知知止則定靜安慮自然相因即以見明德親民之皆在其中大學之道一知止盡矣於此了然則不須重說恐人不能盡了所以更有下文無本末中強言本末無終始中強言終始雖列八條目而要之一止俱

止實只有一個知止誠正修平即定靜安慮非有二也末言修身爲本而又即治亂厚薄之相因以明知本知至之義非知何以修身始終不離於知是大學之要詮也已

問明德至善何別先生曰明德是昭昭靈靈處至善則昭昭靈靈之所自來不離昭昭靈靈而不可以昭昭靈靈言即中庸所謂無聲無臭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也今人語學只認得個昭昭靈靈以爲極則而不知至善之止纔謂个個至善終不能離聲臭言說所以失卻眞宗病根在此然近又有舍卻昭昭靈靈而別求非昭昭靈靈不知即聲臭無聲臭即言說非言說於是淺視良知非誠至教此个病根更自不小嗟乎心非妙悟而又不信眞儒以推測之識妄自主張此學術之所以多岐可慨也已

問知止重知乎重止乎先生曰工夫重知而究竟知即止止即知有止可知終非眞知[illegible]

而止終非眞止曰止義甚精而淺處亦可通乎先生曰止無精粗無深淺不識不知無然畔援歆羨止也不貳不遷止也即如隨緣自足安分守己皆此止也無處用不是[illegible] 人用不着

問八條目何以只一知止況格物之說不同何說近之先生曰上言知止而下文八條目處另有一工夫則大學有二旨矣格物之說雖不同歸根知止說說可通陽明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總歸時行時止而已心齋格物有本末之物物即止也晦翁窮至事物之理豈有至善外之理乎故格致一止也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意心身一時俱了故誠正修一止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各止其所家國天下一道故齊治平一止也嗚呼知止焉盡矣

問中庸首章先生曰首言天命之性下言不覩不聞也隱微也獨也中也皆性也一也次言率性之謂道下言見也顯也和也天地位育

物育也皆道也一也又次言脩道之教下言
戒愼恐懼也愼也致也皆教也一也先而言
之天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教卽是道
道卽是性性卽是天一也故下单言道而性
教在其中有時单言天而性道教在其中如
所謂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有時单言性而天
與道與教在其中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
是也有時单言教而天性道在其中如所謂
自明誠之謂教是也名號雖殊本體實無分

别聖賢教人只一而已矣

問天命之謂性先生曰莫爲而爲曰天莫致而
至曰命孟子註得分明性與受不得的分合
不得的故人性自本自根因其天然自有不
可得而知故曰天命之謂性先言天者如天
成天設之意邵子曰自然之外别無天亦自
分明張子韶亦云不可知者爲命晦翁註維
天之命盡性至命處亦不言今也於此不必
泥

問天命之性又有箇氣質之性如何先生曰言
氣質之性孔孟無有孔子只曰習相遠也孟
子亦只曰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言習言
陷溺分明由我言氣質之性則諉之於天矣
曰言氣質之性亦只要變化先生曰言習在
我則可變化言氣質之性天賦則不可變化
在我如器受染我自染之如衣受熏我自熏
之故可變化天賦則如紅花必不可爲綠花
猶臭必不可爲薰臭變化亦虛語矣可乎曰

然則氣質無耶先生曰氣質亦卽是習自氣
自生自質自成無有賦之者夫性一而已矣
始終惟我故謂之一若謂稟來氣質由天而
後天變化由我則成兩截孟子曰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言有氣質之性則殊矣曰昏明清
濁之不同何耶先生曰箇箇明箇箇清無有
不同曰人固有生而惡者矣有教之而不改
者矣亦有雖不爲惡只諭之義理示之經書
一字不能通曉者矣豈非昏濁先生曰生而

惡者豈不知非即穿窬亦知不可爲[illegible]之
忠孝未嘗不知稱嘆也何嘗不明何嘗不清
教之不改者心亦難以刑威亦知懼也知懼
則何嘗不清何嘗不明經書義理或不能通
曉不知欲乎不知食乎不知父母兄弟之爲
親乎知此則何嘗不清何嘗不明凡有不善
習而已矣陷溺而已矣故曰無氣質之性
周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具一太極則陰陽
五行自備矣邵子曰一身自有一乾坤乾坤

具於我也惟其如此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
明道言孔子我做着天裏又論贊化育曰只
有一箇誠何贊之有即此而讀西銘猶差一
格

先生曰四書中語有箇微妙處有箇切實處又
有箇直截處知切實而不悟微妙則爲俗學
知微妙而不知切實則爲空談然切實微妙
又非可以擬議而合悟其直截則微妙即切
實切實即微妙不着言說心思夫語至直截

則近而遠易而難矣曰請舉示之先生曰論
語如朝聞夕死可使由不可使知是指示微
妙處切實只是不厭不倦大學在止於至善
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好惡中庸不覩不
聞無聲無臭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喜怒
哀樂孟子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
不知是指示微妙處切實只是孝弟若直截
則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大學未有
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孟子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又論
語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大學緜蠻黃鳥止於
丘隅於止知其所止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
淵孟子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此等處但可以心悟而不可以意
識可以默喻而不可以言宣悟至此方可謂
得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神
易云中孚豚魚吉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
云思無邪思馬斯徂禮云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雨出川出雲此等處不能了然不
可言讀經以意見擬議言詞訓詁而稱了然
者亦不可謂了然也須自神解始得

易云自強不息書云能自得師詩云自求多福
記云射者各射己之鵠孔子云見過而內自
訟顏子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云皆自
明也子思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這自
字己字我字孟子學問淵源從此得來眞千
聖一脈

王仲淹答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知曰
無知問識曰無識曰何謂其然曰是究是圖
寔其然乎漢唐以來直接孟子之傳者惟仲
淹氏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孟子亦曰若禹皐
陶則見而知之皐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遡可遠在茲茲字即
必於是之是唐虞曰時尹曰協於克一說曰
允懷于茲皆是物也先後一揆

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書曰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記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程子曰死者不可謂有
知不可謂無知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
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
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
其必有春死生之說其與是類也胡氏曰生
聚而可見則爲有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

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邵子曰人
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
無知者吾不信也又曰與其虛過死萬遍却
似不曾生一般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
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鬼神之情死生
之故聖賢之訓昭昭在前而人於此只作言
辭領過不求下落可憐蹉過一生

皐傳伊周而後得堯舜之傳者衛武公哉切蹉
琢磨日戒之學也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

人之愚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與寐洒掃尋常卽道也神之格思吾心卽神也未知臧否求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也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抱子之知卽知也誰夙知而暮成無等待也武公之學伊傳之學也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孔子於諸弟子顏曾而下尤注意于由賜然二子視顏曾分量大有間矣於賜示之無言而

疑何述啓之莫知而疑何爲又以回之孰愈導之而徒較量于知二知十之多寡他日以博濟求仁以文章性道分言皆未一也故卒方示之以一曰多學而識非也予一以貫之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由則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不許而歸之於學學者覺也不覺則皆非矣夫子嘗言據德脩德而於由則言知德不知則據與脩皆非矣他日由於先勞而請益於脩已以敬而曰如斯而已乎猶未知也故卒乃示之以知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卽知也知卽一也夫子於二子可謂苦心極力也已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先生曰夫子浮雲富貴顏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

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有是處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或問鬼神于謝上蔡曰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天下事無一不由我於此須斷然信得過

吳康齋本　朝理學第一人集中日錄將失鴨暴怒等俱不嫌直書見此老一味爲已名心盡忘乃其微處在陳言一疏首言崇　聖志

願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此語非知本領者不能道次廣　聖學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皆懇篤簡徑此等處人以爲尋常而吾以爲極至人以爲迂遠而吾以爲切要見康齋之學全在此

論語一書將孔子言吾字我字處類觀之甚妙如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曰何有于我曰是吾憂也等不知凡幾見于篇其精神全歸自身此是肯要門弟子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得夫子之旨他有能及此者乎有知個吾字我字者乎獨子貢我不欲人二語似亦着已然又在功效上度量去顏曾遠矣夫孔門諸弟子如顏曾知在我固難顧一切問仁問孝等亦是着已之問固善問也獨孟子以反身之學專一提撕而及其門者非惟不知用力且無一知善問者公孫丑有十二問十問在孟子身上查考餘問曾子羊棗王子短喪而已萬章有十二問十問在古人身上查考餘亦問孟子之身而已公都子數問俱不切獨性善一問亦止是較量人語若大人小人一問差爲緊要亦未離較量樂正子絕無問端亦無有開析之死不得其傳是及門諸人之過也當時及是曹交滕世子齊宣王稍覺着實孟子故深爲惓惓

有念佛大類比丘行者先生語之曰經云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卽現身而爲說法此非

我外有箇佛來說法只是自身自度自法自說吾輩旣是宰官居士身隨還他一箇宰官居士卽此便是說法更不得別生取舍夫學問無他素位而已生如是死如是貧賤如是富貴如是隨緣自在便了若必舍居士宰官而爲比丘舍現今而希來生盡屬妄見

論甚聖人之言先生曰聖人之言關係甚大如日用之間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爲禽獸如死生之際如此則可以沒寧不如此則虛生

枉死人人有此至寶不是聖人指點出來則萬古如長夜永世盡沉淪黙地思量直今汗下烏得不畏

或問本體功夫先生曰龍溪先師云上根人卽工夫是本體中下根人須用工夫合本體蓋功夫不離本體本體不離工夫此不易之論也近有妄用工夫戕賊本體者是不知工夫不離本體尚甚害道然亦有窺見本體影響便任情無忌謂工夫無有是不知本體卽工

夫害道尤甚

或問顏子原憲之學先生曰學者須識根宗顏子與原憲工夫只差毫釐但顏子契得根宗所以一間復禮之旨直請問其目有頭腦然後有眼目有大綱然後有條目不然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有何差別

偶論律法次先生曰大明律亦不可不看中間輕重出入俱從天則自然所定稍減稍增便不愜快聖帝明王之心如此匹夫匹婦之心亦如此執法人之心如此犯法人之心亦如此是一部春秋亦是一部易經卽書禮樂都在裏許衆惕然曰是

一友時以誦書爲工夫適謁先生問云某於聖宗一着竊亦有志但苦無下手處故以誦習求息妄念爲依據耳請問入門工夫畢竟如何先生曰還須識心問心如何識吃茶次先生曰只今茶來便接接了便飲飲知味否曰然則廢誦習耶先生曰誦習何異飲茶

有一士來訪自言持齋斷欲戒行精嚴先生曰凡此等戒律已破凡情執更破聖情執始得

世道之所以常維賴此公論公論何來人心所出卽是良知一部春秋只是留得一箇公論千載公論只是提得一箇良知

湛然和尚謂一切惟心造辟如人偶然喫一跌何曾造此跌來先生曰此跌造卽有不造卽無諸子曰已是跌了云何得無先生曰昔吕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

然若在齋閣時呂榮陽公過山陽渡橋橋壞
轎人與從者俱墜有溺死者榮陽公安坐轎
上神色不動由此觀之舟人轎人有險有墜
正惠公榮陽公無險無墜各隨心造豈不顯
然

學問不可懸空立論須於言下就體入自身即
今說良知就看我只今問答是良知不是良
知說不覩不聞就看我只今問答是覩聞是
不覩不聞落落自察方有下落若只泛泛論

去言自言我自我又欲等待他時體驗則愈
論愈支如說食不飽竟有何益

吾輩所最要緊者忠信有忠信爲地方堪論學
究學問之極亦不過是忠信夫子說好學亦
非有嗜特日用省覺保任此忠信而已

我輩在此爲自家性命事無有重大於此者伊
川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今人役役於
名利只爲軀殼放不下若見得餓死事小失
節事大的意思世間更有甚事動不破

釋氏朝夕只理會此事我輩在家在外許多牽
累不顧師友夾持便要沉溺然至於日用應
事風波搖蕩時須自家做主又靠師友不得
不靠師友亦不離師友用自作方便

有持齋念佛不合於家人父兄之心者先生曰
學術不外尋常合了家庭更無所謂學者故
吾儒以堯舜之道盡孝弟六祖謂心平何勞
持戒行直不用修禪可見所重有在豈徒吃
一口齋便足爲究竟法耶因吃齋素使父兄

家人盡成乖戾是何佛法此雖謂之尊佛法
實是背佛門也可深思之古德云萬法無過
方寸此心不明終靠佛力不得已而又曰萬
法總是調心如釋門中教人布施所以破慳
心禮拜所以破慢心持齋所以破殺心種種
方便總不出調理自心豈外有功德可希冀
耶

坐中歌慈湖詩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
能尋陶石簣曰能思能索就是心如何弗斥

阿難云此非汝心先生曰若言心不思索則心是槁木死灰矣故云能思能索又能尋若言思索是心則心有起滅斷續矣故云此非汝心能思能索者卽心卽佛此非汝心者非心非佛

或曰人非大悟畢竟是箇愚夫愚婦與聖人終不同先生曰聖人亦只做箇愚夫愚婦曰如此則愚夫愚婦就是了先生曰是則是只是不知

論地獄天堂之義先生曰莫擬外跡但看自心辟如有人身在禁中心不恐怖終日快活自在有一人身在外面世事營營心日愁苦如繫枷鎖此將以誰爲天堂誰爲地獄乎

先生曰學問只在心悟全不由見聞幇湊雲菴上人者自陳歷履說已蕭山人不識一字家貧傭工後入郡與人舂米爲活因在苦中起修行之愿止知念佛過一二年有教之拜蓮經者遂日舂米夜拜經凡五年拜至七十餘部一日心開晏坐樓頭微微自笑有道友見其獨坐問曰子得些什麽耶菴曰有何可得友曰何故笑嘻嘻耶菴亦自笑從此身心泰然老來不能舂米在市中化飯盞度日今十餘年矣予與之語見其蕭洒自在承當直截處雖積學飽叅不能遠過眼見俗人如是者絶少學問果從外得從自得耶覩此僧可省矣

祁爾光問入門工夫若克伐怨慾不行何如先

生曰克伐怨慾不行識得主腦此工夫亦難少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象山曰存養是主翁檢點是奴婢夫四者之不行是奴婢不是主翁須識得仁方可辟如人知得自家屋裡然後修葺鋪設[illegible]有不容已處若不曾認得屋裡則修葺鋪設等有何下落問仁如何識先生曰克伐怨慾對境而有對境之時從何起境未起時心從何著如此密密參求[illegible]忙不舍到豁然處冷暖自知非可以言喻[illegible]

觧也

先生語范淳之曰此事未入門的要知易既曉此事者又要知難令人畧曉意思便一向放縱去如何使得只為看得易了有一種不肯用力又是看得難了

先生曰庚子之秋予視兒輩應試赴省時彭智甫劉特倩俱不與科舉旅試遺才不錄又試大考不録絶無入塲之望矣日過予寓燕笑賦詩為樂已而泛舟湖上遨遊未歸舍適宗

主以塲中席舍有餘訪求名士而智甫特倩與焉時已八月初八日矣明日遂得入院揭曉二子中式夫科舉取之考外一奇也臨期猶未渡江若將有待又一奇也由此觀之事一切皆有數命不必皇皇諸友遇試視此可以自安也已

鄭世德問朋友久要之誼或心盟不在語諾那

先生曰我輩即尋常語言亦難遽負古人有約在千里之外數年之後而不爽者

道言便是心小便是大不可二視

僧若虛問一切惟心造有被雷擊死者何曾造此擊來先生曰今日無雷何得妄言曰前實見有擊死者曰造造是汝

至陶堰坐石匱太史水天閣董友問日生於日用間常覺聲色貨利諸根難拔柰何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先立乎其大者董友欲再問太史曰如今正要識得大者耳他不足問也

塩臺左公會先生於越水舟中請叩近功可不

必照管否先生曰檢點其何敢忘陶太史以語劉生劉生問曰他人亦有知檢點者工夫先生曰予只檢點便休他人還道别

有或此差勝耳

東越証學錄卷之五

會語　古剡周汝登著

剡中會語

辛丑二月會于惠安僧寺趙學訓論良知未足盡學須從不覩不聞上著力先生謂諸士曰趙師之言或以救弊恐人不知良知而以情識爲知故指示箇不覩不聞使知認良知不錯若眞謂良知不足以盡而更求之不覩不聞則是不慮之知尚有覩聞在離良知之外

又有箇不覩不聞爲病不小大須善會夫良知卽是不覩聞不覩聞卽是良知今日便提箇不覩聞亦可只是不覩聞如何著力今日大衆雲集中亦有初入門者未免茫然無路不可不示之切實也盖中庸首言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而隨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見微顯無二深明不覩不聞卽共覩共聞後又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已發謂和而教之致中和陽明子特觧之曰未發不離已發和卽是中又曰致和卽是致中別無致中工夫由此而觀可見不覩不聞無處著力各人但當從日用間喜怒哀樂性情上調理察之念慮之微常自見過不欺不放綿密將去自然打成一片與道相當此着實工夫謂之戒懼所不覩不聞固可謂之致良知亦可謂之愼獨謂之致中和俱可上根中根皆用得着若教人懸空只說箇不覩不聞心念箇不覩不聞便謂玄妙是重增學人之迷昧矣

張我續袁祖和丁光祖及孕淳夜侍先生曰此徃書房中須勤修舉業來科得發幾人乃可我續曰恐有必得之心則不可先生曰有必得之心固不可然亦不可謂全不欲得而漫然爾爾盖士人職業不可不修修而得之亦以完吾職業士以文課爲職業猶農以耕種爲職業士之遇不遇農之收不收固皆聽之在天不當熱中動念然而習文課則將以中式也勤耕種則將以有收也此本然之事亦

自然之理若士以爲不必中式而姑玩愒農以爲不必有收而且鹵莽則舍此何爲職業不盡于德業亦非矣只是吾所謂勤修者不與鑽故紙襲陳言者同要從根本着力從根本發生吾所謂願發幾人者亦不爲汝輩自身榮顯要令人人知此學與進取不礙假此鼓舞興起接引人故耳此意則當知之

宏甫曰綱于舉業進取常常有意棄去世路嶮巇不樂與處退而明農糊口未爲不可也先生曰吾人處世各安其遇見在爲士則當素士之位而行不可復萌出位之想若論世路嶮巇則退處亦有嶮巇爲士固難爲農亦不易也古人有舍富就貧舍貴處賤者俱是時勢所遭流行坎止非厭彼取此而有意揀擇揀擇便非學問只據見在調服自心因緣到時或出或處自然難遁隨遇而安與擇便而處徑路差別不可不辨也

宏甫問曰綱聞道理只是尋常不得作奇特想然只說尋常恐人冒認如貪富貴厭貧賤皆以爲常情如此便承當過了先生曰尋常者隨緣盡分心無異想有貪有厭則其畔援特甚此自是卑陋耳與尋常不同冒認不過若欲冒認則何語不可冒認胡廣之中庸馮道之無可無不可皆是也故尋常與卑陋難以假借須要識認

元旦諸子集先生宅因舉去歲元日亦集宅中一年光景如夢了不可得先生曰豈惟一年即適纔事已了不可得究而言之須臾之間無有停住只此等處雖能言之不能實知所以不悟慈湖云人雖知有一欻而實不知自是切論

問致良知只從知是知非上着力恐非最上一乘事也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下根者知是知非而隨覺隨改於此持循亦與義外之學不同上根者一般知是知非隨覺隨改只是他悟得知是知非時雖知是非而未嘗有知

也無是無非時雖無是非而未嘗無知也如此謂之良知悟與不悟存乎其人良知之教寧有二乎

先生曰致良知須是下老實做工夫如家庭日用間有不妥處便須於此知非知得便改知要眞知不可自放出路這箇學問再不許空談空談得良知活靈靈成甚用有成曰心中見得有不安處極力克治到得妥當時是良知否先生曰若說到妥當時方是良知即今

是什麽只如此去切莫分別分別知便不良

中甫問曰此事究竟如何先生曰心安穩處是究竟

問易者逆也湯武反之皆是逆以成聖然與先生曰然曰水之流行惟取其順亦將逆之乎先生曰隄防圩岸皆是逆以成順不然泛濫不由地中矣曰率性之謂道率之爲義順乎逆乎先生曰當言而言當行而行是順而率之不當言而不言不當行而不行是逆而率之無非性也

問過而不改二句先生曰此夫子以簡易作聖之旨示人凡人所以視聖太高視己太卑者皆以爲惟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而我猶不免于過何可與聖人同年而語故一有過失便自棄自畫就有改者猶將前過在念不忘消沮之意若此皆不知如何而謂之過耳凡人之過初失不可便謂之過旣改不可追謂之過何也初雖失之無心本體猶不受傷而

復之不遠隨即消融則亦何過之有哉惟過而不改以無心失之者以有心成之以前念遂之者以後念遂之然後乃謂之過然則過之所以爲過者全在不改能改則人人皆立于無過之地矣聖人所稱無過者亦是如此豈生而無纖毫之失之謂哉邵子曰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也甚矣邵子深知聖人之旨也

中甫問思位近來何如思位曰台前番苦於拘縛今稍覺開豁亦有豁然一空時節中甫曰此亦恐只是枝葉工夫未識得主宰在思位曰主宰時時不失事至物來心中皆能返照此能照處非我之主宰乎以問先生先生曰當未返照時主宰是如何思位曰此照自然不昧不必返之乃照先生曰亦有不及照處如疾雷不及掩耳要見主宰如何思位曰慈湖云疑者亦是此肯不怕他走到何處去先

生曰貪財嗜色亦可云不怕走到何處去耶思位默然

或說學而時習之者有一時不習便不是如日間好習即做夢時記得亦還好習至睡着不做夢時如何習得先生曰且不須說到做夢時只如今會上與會散時順境時與逆境時如何於此校勘做工夫再商量睡着時事曰會時散時順時逆時還都是日間事畢竟睡着時如何習先生曰日間如何習日常不[illegible]

會先生曰以此爲習宜乎分作兩截易不云乎不習無不利知不習之利方通晝夜

商無射張時素初謁先生先生曰二賢何所爲而來曰爲慕道先生曰平日亦用何功時素曰平日雖有此志實無功夫可呈示但於聲色貨利染着處亦知其非求自改耳先生曰於過處能知知了能改入道功夫更莫有切于此者只恐言易行艱優游因循則知猶不知改猶不改耳優游因循亦自能知知得

便策勵起來只依此着實做去便是明師不必外求無射曰妥平日過失甚多今始回頭欲做一好人耳先生曰我輩在此期約亦只爲做人無有別事然必知人之所以爲人方做得耳無射曰人之所以爲人實不知先生曰既不知便須即今反觀如何是我我如何是人務求明白不明白只管求不可忘却思位曰二見台素相與見台持齋頗疑儒釋不同今始知釋氏亦是耳先生曰辨釋氏同異

不是急務二賢初疑不同只是聞人說今知
是同只是隨人轉俱於自身無干但能知得
人之所以爲人則或同或異不着問亦不着
辨方爲自得之學也
二友來見先生曰近來志向若何曰聖人難學
未敢承當先生曰予亦非強汝爲聖人只要
汝求免爲禽獸耳衆皆惕然
歌慈湖先生詩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
回頭孟剛云莫回頭只是無疑否先生曰事

親敬長有何可疑孟剛曰恐是不能推如王
祥等孝若處處推得去便是先生曰又添一
推孟剛云畢竟如何即是先生曰不知又幾
回頭了也
宏甫問慈湖不起意之語如何先生曰乍見孺
子入井怵惕惻隱是不起意內交要譽便起
意了宏甫曰察識擴充以全此心是起意否
先生曰察識只察識此無意擴充亦只擴充
此無意認得無意便是察識常能無意便是
一擴充非有增也宏甫曰掃除妄心是起意否
先生曰妄即是意掃除者意復無意如日銷
雪掃除亦無
中甫問如何了得生死先生曰生死俱是心心
放下有甚生死可了曰心如何一時放得下
曰要知孔門說知生知死知則放下二字俱
多
或問先生用功先生曰余口過身過心過時亦
不少只是喜得太阿之柄在手隨覺隨改必

不敢放過亦不爲驚慌調帖將去如此度日
子耳
思位問佛說放光現瑞謂何先生曰此是本有
的夫子溫良恭儉讓尭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都是放光處思位曰釋迦明說百千億萬劫
事何孔子不言先生曰夫子言百世可知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嘗不言思位曰夫子
只言可知若釋氏則明言汝前劫是何人今
劫是何人來劫復何人此似不同先生曰始

終不離當下佛言千百億劫卽言須臾事汝但返照自身適一念迷便前劫是衆生今一念覺便卽今是佛再迷則來劫復是衆生常覺則來劫常是佛各各可言不待佛也

有友人自謂見本心者先生曰如何是心友曰只今問答而不落意見者是先生曰如此說人人能之則人人見心矣汝此一答意見紛然偶論鍾聲先生曰還須叅入鍾未鑄以前友人曰鍾未鑄時其聲呟呟鍾既鑄後其聲

寂寂先生曰此是舊說話莫拾人餘唾

思位問二六時中叅來到去不得時但見寂然無物而已何如先生曰汝見無物便是物在

一友自咎學不得力請問方便法門先生曰平日說的亦曾行否曰亦行只不見得力須再示一路先生曰我說箇譬喩與汝有一敗子蕩廢家業將盡一日被人捉之歸家安妥得一二日此子輙語人曰我回來如此作家緣何不見發積又有一多慾之人恣恣欲炊一日被人捉到身邊節制得一二日此人輙語人曰我近來如此保養緣何不見壅徙彼敗子不見發積道作家無驗思量得箇聚寶盆如意珠彼多慾之人道保養無功思量遇箇神仙得顆靈藥思量不已必至發狂尋覔多方終當疲炊亦為可憫之甚矣

性甫云既知此事則清夜自思自知欠發勇猛幾番内愧汗下此念不可謂不眞如何轉眼又不覺墮落先生曰此念初萌只爲情移境

奪必須百般方便以長養之是故親師取友或看書或靜坐無非所以長養此念耳

論孟子牿之反覆先生曰此語最可做省今人在世眞似枷鎖一般卑者名利高者意見自纏自縛終無出頭誠可憐憫所以象山云我只與人減擔釋氏曰我只與人解縛

問後生可畏先生曰大人者只是不失赤子之心後生去赤子未遠無習聞習見聞道不難故為可畏人將謂其後來之涉歷多討論博

爲可勝于今日而不知智故日增陷鑿反正
實不如今日未雕之體故曰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試看有等後生不知努力延至四十
五十寞宕已成習心難化聞見非不多事故
非不熟而教無所施言無所受于道無聞無
復可望又何足畏之有哉來不如今亦可覩
已
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生曰人以性命爲慮
有深長之思者方謂之遠不然必在目前種

種身家之計爲憂而已心無二用出此入彼
人當何所擇哉
和卿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既云夕死形骸魂魄
決裂潰散聞道何爲但云生順死安則世之
不聞道者老死牖下豈皆生不順而死不安
耶先生曰夕死說形骸魂魄決裂潰散此正
是不聞道之語世之不聞道者謾說到老死
時且看眼前利害得失到時能順安否知今
日則知那時

問眼耳鼻舌拂面皆有經何云無先生曰如以
拂面摸者者爲有則諸已死皆在可謂有乎
如以能視能聽能臭能嘗者爲有則可視[illegible]
聞乎
問適外面所對光景難說是無今事已過難說
是有畢竟是有是無先生曰外面光景妄見
其有事既應過妄見其無皆非眞實辟如當
在夢時在夢說有有非眞有在夢說無無非
眞無必寤乃明

問顧愷之憐有美女乃繪爲像以棘刺其心憐
女輒自呻吟何故先生曰揮戈止日含冤飛
霜泣竹笋生自心一到無所不應
問禪家養鵞之說莫是騙人否先生曰不受騙
者誰
問得道眞人多見徵應有從石間出者有逆立
而化者有涉深淵而不溺者何以能如是先
生曰人只是泥于聞見習見習聞者便以爲
常乍見乍聞者即以爲異人從人身中生出

若只一人兩人亦說是異
問萬物原是一體今口言彼此得開心思遂行
不通是未免隔絕了先生曰南人與北人說
口言亦多不關饑要食寒要衣心思悉悉皆
通何謂隔絕
問高人往往遺落物情如何先生曰謂之高人
所以遺落物情若只尋常自然無事
問佛出離三界何在先生曰汝道三界是甚麽
佛今見在何事出離

祖玄問相參天命之謂性毫無所見似于處家
庭間稍覺得力先生曰孟子謂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孝弟乃不學不
慮之良卽此便是天命
祖玄云相平日凡事但見他人不是今始覺自
已欠缺不干人事先生曰學問只在自反孔
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皆反求諸已此是
第一關鍵不但人有拂逆卽雨暘寒暑之不
調昆虫草木之术遂俱須反歸自已

閱視思明諫有譬者在前先生曰如此人者思
明工夫如何用衆默然
問視其所以章先生曰此舊作觀人看聖賢用
功似不向別人身上著緊視觀察皆是反照
之功凡人日用不知醉生夢死只爲不自視
不自觀不自察誠能反而自視我視聽言動
食息起居何以能如是必有所以觀我此身
何所由來察我安身立命處何在反覆諦審
微細參求卽易所謂原始反終窮理盡性之
實功如是則生人之理了了目前更有何隱

匿而不著察哉語云人有至寶蔽在形山此
度之謂也知生知死知人知天學者須刻難
遊之功若只在他人身上觀察孔子云夫我
則不暇況鏡明則妍媸立辨抑亦先覺何用
此深刻爲也
承節問對境易失脚奈何先生曰因地失脚就
地挣起挣起便走遊道遊路去莫爲脊所
中南問百姓日用而不知如今坐在這[illegible]

所知先生云坐只是軀殼傀儡登場畢竟不
人在世人不知只認軀殼爲身軀殼在便道
是生不在便道是死然則堯舜其心至今在
當是何物孔子云知生知此而已和卿問知
本來的又是何物先生曰本來之知無能知
亦無所知若未知須求知乃合本來之知打
頭儱侗不得

宏甫問本體處處圓融雖當作惡時亦是此體
否先生曰說是也得說不是也得如人一旦

發狂可說是此人可說不是此人

國芝問曰慈湖云開過而意不逆千百無一二
夫開過而意逆固非若慮人意逆而不直告
恐亦非朋友之道先生曰只是照管自己自
己不意逆便不慮人意逆聞過之勇與直告
之忠一時俱了

問君子尊德性章先生曰尊德性節說得何等
微密下節居上不驕等語何等平實上節只
在下節見下節只是上節事末其斯之謂與
直指上一節

孟剛問只是放不下先生曰莫是境上打不過
麽孟剛曰然先生曰雖聖人不能無過只改
便了然此等疑懼皆緣不識自心故耳孟剛
曰只是常有昏擾擾時先生曰當昏擾擾時
知得昏擾擾的是甚麽於此識得何怕他昏
擾擾此體毫無虧欠與聖人無二只要信得
及耳孟剛恍然有悟起曰此便是究竟否先
生曰何爲問我孟剛禮拜

歌春到人間草木知之句先生曰汝輩且道草
木如何有知可大曰草木自有良知在先生
曰怎見得他有良知在可大曰若無良知何
以時到便能生長先生曰瓦礫有知否若言
無知何與草木異若言有知何不生長衆未
達請問先生曰汝輩正不宜向草木瓦礫上
理會當時格物之學向物物上格如何得了
陽明只歸本自心且此亦非獨陽明之旨孟
子言萬物皆備于我萬物皆備草木瓦礫豈

在外乎故草木瓦礫之知乃我之知我之知即草木瓦礫之知生長者生長不生長者不生長皆我之知體知外無我我外無草木瓦礫

鄉農張嘉相割股療父先生以字旌之是日來謁先生因語諸子曰此人朴實無知乃能盡孝若是可見良心自具不由學習多有士人讀書萬卷家庭中一字用不着雖多讀何益

時諸子皆赴試先生曰為學正在遇境時磨勘

即如諸子應試若使以此着忙則雖平時言出成經亦是空談譬之治家者聚積家資凡為衣食受用爾若無益于用即千倉萬箱何益良甫曰此工夫全在平時先生曰無時無處不是工夫當對境時如三軍對壘正是我見功之日

和卿舉一友人着意欲做好事但語及上一層者即以為涉于禪學程門微旨中所云此箇等語皆不能信思位云此等人雖見地未超然既欲為好事引進亦易和卿云恐窠臼已成拔之甚難先生曰肯入頭則此等人如菜作菹加入百倍若不肯回頭恐漸流入鄉愿而不覺固可敬亦可懼也

無射問本來無一物又云不誠無物者何先生曰本來無一物即是誠曰如何不誠無物曰如耳無物然後聰有物則聽而不聞不成耳矣目無物然後明有物則視而不見不成目矣推而至于酬酢萬事若有一物便顛倒錯

亂事不成事此之謂不誠無物

數友新進請示先生曰今士子讀聖賢書只曉得將來取科第榮身家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全在於此所以一生沉埋不復知有身心大事今新入門者須知聖人立教何何皆為我的身心而發如大學開口便說明德親民須眼前即體認此時德如何明此時民如何親中庸開口便說天命之謂性須即今反看自身如何是我性如何是天命論語

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學者覺也我今如□
覺着實向己躬下叅尋方可謂之讀書方可
謂之聖賢之徒若浮空只學幾何文字取得
科第便了如鸚鵡學人口語空過一生聖人
立教之意豈如此而已乎新入門者務要於
此猛省我輩聚會也只爲提醒這一着孟子
惓惓啟人思各人須自着實去思能思方有
覺

子嘉問賓今試不利自家亦勉強把持只當世

情冷暖不得先生曰把持固好還須看破冷
暖不是世情是你自心

思位謂學力只是起倒奈何先生曰但恐全不
相干無有起倒可言則無如之奈今說有箇
起便好保任有箇倒便好扶植正好進步莫
自諉自輕

踰允瑛入會聽講和卿曰此子性頗近正居常
覽書史遇古人名節處輒稱歎不置所向慕
在此至諸儒語錄猶未識旨趣先生曰喜□□

節便是善根只恐喜之不眞耳名節豈容易
必是舍得身命他時舍得身命須眼前輕得
嗜欲懸空浮慕當不得即此一念推求勘驗
莫令埋沒得得名節眞時再與商量語錄

思位問曰台常因念慮紛飛甚爲著忙今稍覺
定疊不知若何先生曰不見本原惟在念慮
上遏抑以妄滅妄雖暫寧息終非了期孔子
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何紛飛之患思位曰
敢問仁是如何先生曰念慮紛飛處看

祖玄問曰相近心無所著但覺昏昏黑黑地奈
何先生曰汝聲色貨利當前時亦昏黑得去
否祖玄曰此際又覺昏黑不去先生曰如此
還欠昏黑

祖玄曰境緣當前只見得是者便做不是者便
不做恐工夫亦只可如此用先生曰境緣當
前時如此境緣未當前時如何

周竟志問成時常亦能提起然對境時未免有
過奈何先生曰人誰無過只患不能改有過

便改不妨只怕你提起處頭腦先差過不得
在對境之時中甫云明善善不可不明
宏甫問情愛難割處須割如愛戀父母之情如何可割一友曰只是不着意便是先生曰此處如何說得着意不着意於父母身上一念不容已處縱百般加意百般用情總是意而無意情而無情良知無知無不知之妙於此最是親切故聖賢只將孝弟直指示人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亦是此意

問聖賢畢竟與我如何恐終難學先生曰我與聖人毫無差別辟如一面鏡聖人的不是金銀我們的不是鉛鐵一般是銅鑄也不是聖人的完全我們的缺些一般的圓滿只是聖人明我們暗暗是塵垢所障若無塵垢與聖人等無分別且我們鏡內或塵不盡障亦有一兩點明處顯見這些明處就與聖人全體之明無二今日我們只要加工夫磨刮友曰如何是塵垢如何去磨刮如何是全體之明

先生曰只汝謂聖人難學看得自已輕便是塵垢立起必爲聖人之志便是磨刮眞信得及豁然無疑便是全體之明塵垢不是外來磨刮非有可去全明不用加添
祖玄問悅樂之義先生曰悅樂不在書籍上求即今反觀要見如何是悅樂始得少頃先生問曰祖玄悅樂否祖玄曰今尚未見悅樂若意念不紛擾時方見悅樂先生曰汝將悅樂可惜都蹉過了又等箇悅樂先生又問調元

曰調元悅樂否曰此時在師友前亦不知有不悅不樂先生曰不知有不悅不樂便是悅樂何以不肯承當吳國超曰若有箇悅樂恐不是未發之體先生曰又去說書
中甫問美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先生曰女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眞體偶坐飲中甫問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眞體先生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illegible]落知識但忘知識莫問眞體

思位舉近溪先生說捧茶童子是戒[illegible]意
如何先生曰女亦有如童子捧茶[illegible]位
曰有先生曰女認得否思位曰認不得先生
曰既自認不得如何又問童子且自認看
中甫問思位近來何如答曰近苦心地齷齪正
在廓清中甫曰心經言不垢不淨因何得有
齷齪思位曰心本無垢但妄念不能不發當
其發時須消除始得中甫曰未發以前可叅
求得入否思位曰似叅求不入做來做去只

好在獨覺上用功上乘工夫覺照恐亦不廢
因以問先生先生曰汝既覺照只帖帖地做
去不必追咎心地齷齪若復追咎反增障礙
曰如何是未發以前曰能覺照者是曰不覺
照時如何曰不覺照者是曰如此何用叅求
曰不叅求那知是曰知與不知的覺照如何
分別曰他不分別
問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如何先生
曰即如此屋居住全是空處明取牖由取戶

是空如此卓上面鋪設處是空此椅坐處亦
是空至如人身目竅空故能視耳竅空故能
聽鼻竅空故能臭口竅空故能食總只是受
用得箇空然空亦離不得有非有空亦無乃
世有一種著空的又要并去其有辟如因住
處是空連屋也不用如何使得可見有以成
無無以成有實處是空空處是實有無空實
分不得取捨不得於此圓融方稱妙悟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來無物先

生曰有原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
及心思不能與除此三者一任你有
祖玄問曰師所論天根月窟何與龍溪子不同
龍溪子以動處言天根而師指寂處龍溪子
以靜處言月窟而師指動處何相逆也先生
曰語貴善會耳諸天根而不知莫爲之妙則
人從情識上求矣故吾指不思不慮之體動
而無動者爲天根邵子復卦詩云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

寧有聲臭可尋乎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正保任此一些子恐天而濟之以人耳語月窟而言其靜則人以爲枯槁者是矣故吾指其感遇初交靜而非靜者爲月窟地爲陰而萬物本之成質女爲陰而人類由之受形故姤者遇也彖之辭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先王履霜之戒正防感遇之紛紜隨之而去感遇紛紜情識用事即謂之陰界謂之鬼窟矣予之言固與龍溪先師之言相

表裡也大抵天根月窟雖云往來非真有時節界限言天根不離月窟言月窟不離天根動靜無端顯微一致其可泥乎祖玄又曰三十六宮宋儒以坤一坎二八卦卦數乘之爲三十六又以乾三連坤六斷八卦畫數乘之爲三十六今所言又不同何也先生曰邵子此詩專言姤復二卦其往也由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其來也由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每卦六爻六卦往來共三十六此三十六宮之謂也若取諸八卦與詩不合舊解恐未必是何必盡泥也耶

或問學而時習乃能悅樂前與祖玄輩論悅樂不無太現成否先生曰悅樂吾心之本體豈容汝一毫勉強安排者乎學者覺也時習者常覺也吾今汝輩認識此體乃示之覺覺即是學常覺即常學豈可以爲少却學也曰然則所謂立如齋坐如尸等工夫可無用乎先生曰覺的人何嘗廢却此等工夫只是他爲

著爲察而悅樂自存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耳若彼不覺只倣效得工夫縱工夫不間亦是冥行求箇悅樂不得是故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彼學乃倣效之學非覺悟之學故卒無成不然積以十五年之工夫亦嘗習慣成自然矣而何猶云未成也耶此當是張子暮年事後來方纔覺悟

甲辰閏九月十一日䂜中諸子鄭世德全若可劉冲倩范孟兼王世韜劉特倩周聚之王世

弘沈虞卿余羅卿王世文輩同劉玉笥先生入剡湛然和尚亦相與俱先生設飯具有魚肉湛然曰此味何來皆從宰殺而致諸公誠不宜食儒教說遠庖廚庖廚之遠亦何救於宰殺豈遠之將爲食地耶先生曰湛然之言眞仁人之論此心儒釋皆同只因在家出家因緣不同故食肉斷腥教法稍異君子遠庖廚亦只不忍見不忍聞仁心自然非爲食肉之地也吾且問禪師釋門食肉之戒固爲殺

生即如飲酒茹葷皆非宰殺而佛教與肉同戒何也湛然曰飲酒之戒爲有一等人飲酒亂性廢時失事者設特遮罪耳不比殺生吾今未除至若食葷惹惡鬼跟隨佩香則賢聖歡喜故五辛不可不戒先生曰飲酒食肉較罪輕重則淺況飲酒亂性殺盜婬皆從此生可謂輕耶謂惡鬼之隨賢聖之喜係于葷香抑又淺矣明德惟馨穢德惟臭心邪是惡鬼心正是聖賢可求之於外乎大抵人生皆從

根生於貪聖賢立教使人除貪心而已貪心之除隨緣自盡因緣在釋則守釋之戒不食肉不飲酒不茹葷不可言犯重而犯輕犯可犯而執不可犯也因緣在儒則守儒之教不近庖廚不爲酒困齋必變食不必舍儒而狥釋亦不必援釋以病儒也故戒者心戒不求諸心而以罪福感應爲言小乘之見能去聖道遠矣已而冲倩又與湛然論境緣辨夢覺湛然曰夢不是境與日間不同先生曰湛然

稱禪師於此二之不必論矣遂散去明日湛然曰夢即是覺覺亦是夢本無有二只是人睡着有不做夢時此是眞境界人必造到這箇境界方是不然以見聞覺知爲自性失之多矣先生曰近時俗學只認得那那靈靈以爲極則而湛然提出最上一着此湛然之超悟也然謂有境界可到又云如斯者正是夢時是必槁木死灰而後可於此猶更須翻身一下也相宗家於八識之上更言第九[illegible]

極是入微之談而六祖又言即識即智換名不換體古德言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而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即佛性於此必須融通所謂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湛然曰百尺竿頭進步後如何先生曰竿頭百尺湛然曰見性無不周遍即如人墻內見墻外便不見何也先生曰見性非見非不見莫被肉眼瞞湛然患有頭痛之疾問先生乞藥先生曰頭痛如何湛然曰頭一時痛來須岑寂

一回方可不然痛不可忍先生曰此是佛祖教誨處要汝岑寂不可瞥他湛然曰如此安得時時痛先生曰也強如時時不痛湛然頗近聵聵故先生規之如此云

榆中卿自江西歸會于書院先生曰君初用心作舉業便得科第今用心作好官便卓然有聲不用心則已用心便到家但學問一着更須明了人生只這件事於此不了其餘種種盡是浮雲於身心毫無干涉中卿曰安性年來亦有志此事每於事變上勘驗似亦得力只前日舟中偶遇風波甚自着忙始知於生死全敵不過先生曰然則汝畢竟如何用功中卿曰據安性意還在事變上實落與他對敵磨煉先生曰事變上磨煉此是實功甚善但須識透始得辟如有人室中怕鬼只在室中煉習久之亦或不怕然怕根仍在移之他處怕心復萌不是了手所以必須識透中卿曰欲識透當如何先生曰在明心人有眞心

汝平日做舉業做官的心亦是亦不是明心非禪語大學知止中庸知微論語聞道孟子知性程子識仁皆謂是而已於此明了方知本無生死夕死可矣更有何事中卿曰安性今行年四十有三矣自識此箇必不是四十三年內始有的亦不是死後便無的此中亦覺信得及先生曰此皆是影響測量非眞見也因語及良知中卿曰在江右時有一位毘陵士子言彼處甚不信良知之說安性語之

良知不是陽明先生的是我各人自家的試看終日着衣喫飯應事接物那一刻不受用這良知如何自家就不信自家不知是否先生稱善且曰更須見得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始爲真信良知

中卿曰古云聖人無死地然則如比干等皆不可語聖也先生曰無死地者無礙處耳今有行不通的路謂之死路流不去的水謂之死水解不開的結謂之死結故凡礙處便是死地當死而死亦即是無死地也

李子長問曰聞悟有三省悟悔悟透悟省悟悔悟工夫用修透悟則悟修雙融不知是否先生曰古有小悟大悟之說省悟悔悟或是小悟透悟是大悟如此使分疏亦得小悟不以爲足力自參究必求大悟便是工夫非另有修的工夫對待相兼而用也雙融二字亦覺意圓語滯原只一事何融之有

問孟子言犬牛之性不與人同是性有偏全否先生曰若偏全則周子太極圖當有全圈有半圈矣曰然則人獸奚分曰孟子言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一念梏亡便是禽獸不遠者無一線之隔也且就自心上看取人獸之關莫徒向犬牛身上作解

問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茲言是否先生曰極是曰近谿先生謂捧茶童子當下即是豈待用力之久耶曰童子雖是由之而不知欲知必用力纔用力而即知者能有幾人故必

用力之久也

或問先生與僧人往來亦取善及陶漁之意否先生曰固是然亦豈真陶漁已耶韓歐闢佛而僧人往來不置後與之化矣伊川則上蔡言其參僧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不喜佛者如此其他可知昔儒未有不交參者也曰如此則必高僧乃可以下何與之遊曰吾相與亦有數等凡僧中有知敬上一着能直取承當者聞名造請相見投誠

次則堅持梵綱矩律精嚴艮所敬畏顧與相
親又次探討經論識別相宗博學第一取資
見聞又次朝游山水適意詩歌過與盤桓稍
添清興又次積寡貲財專造福業不失本等
酌量應之接禮僧人大約數等此外不入品
流莫堪比數矣雖然豈特僧人我輩亦各有
品從前一一比對且看何處着脚自審自定
能不凜然

僧法眼問經云想澄成國土此國土爲是現世

識想所成還是宿世識想所成先生曰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何現世宿世之足云
僧曰既是當念辟如人想黃金何以當念不
得曰已自逼塞胷臆猶云不得曰畢竟非實
曰汝疑妄想得金非實不知見在得金皆虛
不知覺是夢烏知夢是覺耶

章上之問人同此性因何有昏迷的有醒悟的
先生曰如人同此睡因何夢有清楚的有昏
擾的曰日間清楚夜間亦清楚日間昏擾夜
間亦昏擾此則有因曰然則迷醒豈無因可
例知矣曰迷醒之因如釋子謂由前生則不
能不疑曰前生之說不必拘泥輪廻即如汝
今日求悟因自栽矣明日漸親便是因力曰
能求悟者亦必所稟清明然則儒家說氣質
之性近之曰汝於說氣質之性既能不疑此
氣質之性從何來即今如何是汝氣質之性
試剖判看上之默然先生曰覩汝不能剖判
則前所謂疑者不過避其名後所謂不疑者

不過襲其胎皆非眞實着力參求到得疑者
眞疑不疑者眞不疑再與商量

吳叔任留都相與別十二年矣戊申秋仲入剡
盤桓數日問近來格物之說奚定先生曰格
物之解紛紛眞是可厭我輩宗主陽明則尊
陽明之說儘足受用何必自起爐竈學問豈
在講解書義而已哉且大學有箇知止在前
但一心理會知止則格物工夫亦自有下落
矣又問盡其心章是重盡心重知性存養工

夫又如何用先生曰只一知性便無餘事凡
即盡天即知而存養亦在其中不能知性方
有下面兩層知性與大學知止一也問易先
生曰易要曉得大旨易之大旨只要人識得
一而已伏羲強爲形容畫此一畫有一便有
對於是有一一即一也只此一一上上下下
便成八卦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
盡天下之變總之只一而已再無別物凡夫
遇吉遇凶不勝惑亂明者只見是一亦吉亦

凶而非吉非凶隨其所遇事事無礙爻辭皆
以發揮是義而已陳圖南曰學易者當於羲
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至言
哉叔任書而識之以歸

新安汪乘甫有志此學久矣丙午冬負笈入剡
先生詢其見信之由乘甫曰某向事參求甚
苦一日悟天下事事物物莫非自己因以是
義吐露大會中而莫予肯者壬寅讀吾師語
錄一切歸自不覺爽然向往五載始得執贄
焉先生曰所謂自者亦非予言自明自成自
得自強自昭古聖人言之不一以足只爲脫
文義解說過去所以不能信入若實能體驗
自然知歸隨在可以取證固不必予言也盤
桓旬日而別明年夏乘甫復來先生慰勞之
乘甫一夕夢與先生及友朋三五輩登華頂
山凌風洞中論學口占偈三十餘首夢覺悉
能記憶乘甫素不工韻語而諸偈錄呈意律
俱精諸友共咤以爲異請問先生先生曰夢

原是真不足異也然此可爲自之一徵夢中
有我有人有山有洞動作語言紛然迭見而
總歸自夢世間事亦若是而已自夏及秋乘
甫告別拜請一言以佩終身先生曰已悟一
切自己更問人耶前汝做夢夢中做偈亦從
人得否嗒然一笑而別

汪乘甫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辟如足能行路
非路能行足也此解如何先生曰足與路猶
是兩件人與道分不得人辟如[illegible]

燈大光大燈能大光非光大燈也又問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鄧如何先生曰人如
燈仁則燈之明道指光輝照燭而言猶言明
也者燈也合而言之光也大抵聖賢只是說
歸一責歸身而已矣初無別義

諸友論周公使管蔡或謂有過或謂無過爭之
不決以質先生曰俱不必亦俱不妨諸友謂
言之無定再請先生曰諸人議論爲周公乎
爲自身乎爲周公則言有過公何虧損言無

過公不增高所以俱不必爲自身則於有過
處見聖非絶德不起疑畏之情於無過處見
聖底純全益堅希企之願所以俱不妨諸友
乃退

章上之曰前承老師教今反觀連日參尋眞覺
一一迷我不得且何處是氣質之性不過名
言而已因看形色天性黄金之喩益自豁然
先生曰汝於黄金之喩眞無疑否曰無疑先
生曰中間有所謂清廟明堂青天白日糞土
廁溷九地重淵及糞之染之者此是何物上
之不能答再請先生曰無一不是黄金清廟
明堂黄金爲廟爲堂也青天白日黄金爲天
爲日也糞土廁溷黄金爲糞爲廁也九地重
淵黄金爲地爲淵也受糞者黄金糞之者亦
黄金受染者黄金染之者亦黄金無一非黄
金汝於此能信得過否曰猶似信不過曰如
此何云無疑還須再參

先生曰賀醫閭語云吳草廬道統圖說非有道

氣象豈有十九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夫年
歲何可論哉鄧禹十三歲便識光武爲非常
人此猶就英雄論耳文中子二十餘歲制作
大備明道十九歲作定性書年歲果可限人
哉又曰豈有不待他人稱己自以爲不得而
辭夫此事豈待他人推遜者哉辟如高祖以
匹夫見秦宮闕便云丈夫當如此王郎衆六
推擁坐時以手割席他人何與我事哉又曰
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無人夫各

人自了性命豈待無人而後可承當豈有所
人而遂當一遜如所謂既生瑜又生亮者哉
醫問能信白沙吾服其非常而議論如此識
見不徹之故耳
先生曰楊升菴云慈湖作夜蚊詩譽蚊而以爲
靈於人也異哉其見蚊蠅蚤蝨世莫不以爲
惡虫自未有譽之者况以蚊而貶人乎余讀
之不覺啞然失笑升菴無書不讀無隱不搜
而於此遂去不得所謂大聰明人面前有三

尺暗是也信是譽蚊而貶人則莊子謂道在
屎溺是譽屎溺而貶道矣中庸謂聖人有所
不知能而鳶魚則上下察是譽鳶魚而貶聖
矣大易謂乾爲馬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
爲狗等是譽畜而貶諸卦矣甚矣人不可不
知學不然雖窮萬卷無益也
黄效章曰曾子孝在養志如章者家慈屢望
之榮達以光祖父今章若此又何以[illegible]哉
請問先生曰汝於人事自信無[illegible]入事

盡而命不偶則以對親心我可無愧親心亦
必無憾雖假塞亦不害其爲養志不然皆巳
之罪也而又誰諉哉盡人事不是徒事記誦
講解須從根本着力理明而詞達自然穎脫
即有不遇亦千百之一耳故汝能一心只在
學問上早夜孜孜則取功名了性命養親志
無不在其中矣勉之務在自省
或舉李見羅先生說天地囫圇是沒有的趙司
訓曰此原無考証說有說無只得憑他先生

曰極有考証趙司訓曰何証先生曰吾身是
考証天地即吾身
黄中美曰孟子私淑孔子不知私淑箇什麼若
件件比合去之益遠若懸空摸索又是沒頭
學問當是空中現色匿裏呈真如何是實落
下手處敢問先生曰汝這一問甚好私淑箇
什麼放在胷中做箇疑團極力參求便[illegible]
手處汝既曉得空中匿裏如何又[illegible]
空雖然孟子常言孝弟此是實落處

先生曰吾聞之剡山兄云陸太宰五臺公覇金
山寺夢一偉士來謁着古衣冠自稱晋郗忠
臣被史官誣壞了恍惚疑是郗嘉賓覺而志
之後予讀東坡集內載嘉賓旣死留其所與
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人曰若吾家君
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
晚矣乃不復念東坡稱方回爲忠臣於嘉賓
誅其叛而與其孝余謂未然孝莫大於養志
父而忠吾亦以忠承之斯謂之孝故嘉賓而

賓從叛孝子豈宜輕許孝子愛親死而念其
眠食寧恐生而遂其志意故嘉賓而實孝子
從叛亦爲可疑或曰嘉賓於温爲入幕之賓
矣其尚何疑曰入幕爲從叛則方回常於是
時絶其子矣而不惡之何也嘉賓於温或如
太真於王敦其可知乎曰史官所紀密謀則
甚核矣曰旣謂密謀親如方回不知而史官
何由知之所紀述當即據篋書中語耳又焉
知此篋書中語非温他臣所爲而嫁嘉賓誣托
之以全其親者乎書出而史成誰謂不然
人所以敢於爲逆犯名義觸刑辟而不顧者
功名富貴之念爲之耳嘉賓篋書自出已無
有於身後之名而他尚何有丁母憂服闋除
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
不拜此其於爵位何如哉方回好積聚嘉賓
徃視一日爲之散盡吉人棲遁有能辭榮拂
衣者與之起屋宅作器服畜僕竪費不貲而
不吝交游皆一時美秀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即其
爲人如此叛逆似不類求忠於孝理不可誣
故吾深爲疑之且陸太宰人倫氷鑑夢寐神
交若或告之豈眞偶然而已耶或者曰信非
偶然則是嘉賓能捐名於番死而反不能忘
情於千餘年之後矣余曰孝念眞純幽冥所
重或者以至孝而蒙非罪之訴鬼神亦與昭
雪姑書以存疑
讀晋史袁殺爲扁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亦旹

濤綵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見推檢濤取綵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世方以此高濤吾不知受賂何事而亦不欲與時異鄉愿雖稱合汙而行似廉潔恐亦不至是世道之壞惟濤輩壞之耳陳太丘弔宦者之喪晦翁云不弔也得亦是詭遇太丘不免推敲而山濤受賂之誅固不得以塵埃蓋之矣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乃下劣而訕上等之人如

貪濁而訕清廉委靡而訕剛果隱默而訕危言諸如此類皆是也若以位言則宜曰居下而何以曰居下流流字無謂矣如以訕上論下固不可訕上而上亦不可餌下之曰孟子謂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如此立論方為兩全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居下之道則然若就在上者言則禹設誹謗之木子產不毀鄉校何惡之有故吾謂此書之解為未盡也

汪奎光云此事若或沉吟性命便成虀粉先生曰性命成虀粉也罷汝捨不得那這沉吟處正因捨不得耳

問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與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如何先生曰陽明言無善無惡不妨為善去惡無為而無不為無去而無不去卽周子無思而無不通誠無事而五常百行之皆備也若告子則着在無善無惡上沉空守寂而已曰何以知之曰觀其以義為外不求

於心不求於氣是其證也曰然則只就無善無不善之言告子亦是矣曰旨非而言是如生之謂性明道亦云告子此言是也

問為善去惡似與無善無惡迥別果必隨因若為善去惡為因安得證無善無惡之果且既無善無惡又何用為善去惡先生曰為善去惡如行路辟如人在世間舉足動步必踏路中行不問何人皆越不得只是中間主意不同一等行路忘身濟世不計程途步步[illegible][illegible]不

蹐寸土故卽行卽辦何果何因一等行路逐利干名隨處希冀較量足下擬議前程有求有得則有果有因不同者惟此而已若謂更有別路可走或行路不同皆非也且謂無善無惡而遂不必爲善去惡如孔子行無轍跡而周流四方豈遂已乎惟周流四方而後有行無轍跡之稱惟爲善去惡而後有無善無惡之指不然此四個字亦無可名也合無善之體便是爲善合無惡之體便是去惡何迥

別之有曰合無善之體者無心爲善也旣可無心爲善獨不可無心爲惡乎曰善可無心惡必有心有無心之善決無有無心之惡身爲體驗當自知之

問無善無惡言心似與學庸教體稍殊且以此提宗恐使人樂於放縱當爲天下後世流獘慮也先生曰大學釋正心只有所好樂憂患等便不得其正不專指好樂憂患等之非辨者而言也中庸首言不覩不聞而末言無聲臭覩聞聲臭且無而更何善惡可言以此叅之教體二乎不二乎旣云無惡而猶言放縱放縱非惡耶吾嘗謂無惡二字足竭力一生於此不實體驗而漫然影響致疑何時得了所稱流獘或不能無然於教旨何咎因胡廣而謂中庸不可以立宗因馮道而謂無可無不可不可以垂訓因經生學子之或無行而謂經術之非所以敷教也得乎是皆所謂揣其末而昧其本者也若究其本則自家一箇身

心千瘡百孔從朝至暮檢點將來不是近利便是干名近利着惡干名着善盖不必待其昭著而微微念注隱隱根滋有淪肌浹髓而不自覺此恐雖修持之士或不能免者故急且照管自巳推求當下盖弊病切身未暇言天下後世弊病卽今豈須待後日他時也如何如何

先生曰程子謂學有自信有信人者今於無善無惡之旨相率致疑由自信與信人俱不足

耳何謂自信有能知說鈴畫餅之不足以窮
至理於是息慮忘言將從前貴耳賤目的不
好心繼徃開來的好心一齊放下默默反觀
如延平所謂求未發以前氣象又如晦翁所
謂以不覩覩之綿綿密密仔細參求直至一
旦豁然箇中有物無物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則於前諸自契今皆不信有此悟門而徒以
擬議當之口舌豈能爭此何謂信人此箇宗
旨陽明從萬死一生中磨勘透徹始自拈提

不是草草能信其得之不易語之非徒則於
微密之宗方能承領今皆不知其造詣而且
嫌其與晦翁間有異同是以決不能了也或
問曰以陽明求之昔賢可比誰氏先生曰知
人真有不易者憶在留都論學余時雖宗陽
明而知之未真一日蘭臺陳公問予曰東坡
比陽明如何予應之曰恐不如陽明詰無決
定由今思之大是可笑東坡豈可與陽明並
論哉陽明與顏子合德孟子齊功濂溪明道

同心而行一脈之傳他儒皆不能及也百世
之後以俟聖人斷斷乎其無不脗合彌久彌
尊自然可必今之學者不知所歸依而輕於
論議亦徒自勞攘而已慎之哉
或曰子於龍溪先生及門受業乎曰及門而未
受業受業而非及門矣曰何謂也曰予少年
不知學隆慶庚午邑令君請先生入剡率諸
生旅拜不肖與焉雖侍側聽講而不能領略
故及門而不可謂之受業後予通籍後始知

慕學漸有所窺思先生平日之言爲有味取
會語讀之一一皆與心契乃切歸依而先生
此時逝矣實受業而非及門也曰先生不免
於多口也謂何曰人謂先生間有干囑予未
嘗目擊一事也或謂先生熱腸大度爲人排
自無爲而爲如此者予亦未嘗目擊一事也
予雖不得時侍左右而閒嘗過從先生十九
在外間之云徃某地以主會行徃某地以訪
友行視其家若郵傳然有時在宅則消

非講學之人滿座無非講學之語今日過之如此明日過之如此他日偶然過之無不如此因思先生周流既無定期歸家又日[illegible]交並眞無一家事可關心耶看這一箇景象[illegible]這一副精神謂非賢聖作用不可不令人不心醉之矣予從叔震恂恂長者不爲苟從從兄負秀行實孤高有伯夷之峻父子信[illegible]先生甚篤予拜雖令君所率實二公汲引也予友宋君應光侗同旅拜者自幼以道學名信

服先生倍至負述先生之姪何之語曰吾自容邇吾叔自閨門屋漏察之以至外庭事事可師吾叔聖人也吾知之外人不知即吾三弟亦或未盡知三弟謂宗溪也予又聞趙[illegible]陽公之言曰人或不滿於龍溪子者不知[illegible]指予與比鄰隔墻而居朝朝暮暮但見其兄弟是兄弟夫婦是夫婦父子是父子朋友是朋友如是而已不見其有他也嗟乎豈可以輕議哉

東越証學錄卷之六

序

古剡 周汝登 著

程門微旨序 附論

學者自孔門而後尊程門矣然尊之而未必信也夫信與疑對信則不疑今觀遺書中若論性則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語論學則有學者先須識仁一篇此皆直截吐露最爲吃緊者也而後之儒者曰若因不容說而遂不可說終至渺茫而無止又曰識仁一段說話乃地位高

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由斯以觀則於前語俱不能無疑矣即所稱信又不過泥諸方便接引之辭以爲極則而直截根源反爲所掩猶之取櫝而遺珠終不可謂之信能及也信不及於程門則繼此爲象山爲陽明眞得其傳而皆不免於疑且詆盐無足怪眞宗莫辨學術分岐是非亂而人不知歸所從來已夫學不尊程難以語學尊不眞信難以語尊然眞信在契其直截之旨而語與方便雜出如水中乳貴乎鑒擇不肖

因與友朋參訂摘而拟之類爲一帙分爲八篇曰在己曰此箇曰不二曰本知曰實行曰聖妙曰活潑潑拋命曰程門微旨旨在語中如味在飲食人鮮能知故云微耳雖然旣飲食之矣何微之有微之言如也旨之言此也以明其如此而已矣程門如此象山陽明如此孔門如此千聖如此吾亦如此後有作者無不如此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首在己篇論 篇中有爲己在己也之句因名在己篇凡二十二條

爲己由己乃孔宗也學問頭腦只在信得自己自己一毫無所虧欠不必更求幇補信不及者向外馳求愈求愈遠聖學之所以失其宗故篇中特指而示之曰莫不在己曰非在外也曰反身曰自得語語歸根是入門第一義諦

二此箇篇論 篇中有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之句因名此箇篇凡二十六條

學固在信自己然自己眞頭面不可以擬議承當不可以情識擬議極口道盡若篇中不過曰此箇曰甚物曰斯曰是曰難爲名狀曰如天理的意思曰看他不見曰當深思曰當默識自得而已眞無所容其言說也大學知止中庸明善止與善亦皆示之頭面只爲人將訓詁解說容易領過遂終自不知不明妄用修誠之功而孔門眞傳以失程子脫落言詮開示妙密說幾句說不破的話頭令人於此參証悟入而人又不察惟以爲於其謂涵

養謂躬行謂考索問辨等處遵守待循便是程門極則却不知於此不明則涵養箇甚麽躬行箇甚麽考索問辨箇甚麽譬如習耕耘而不辨穀種雖使終歲勤劬也只培植得莨稗荊棘可惜故余於千萬言中揭取此二十餘條語爲一篇眞志是事者到此愼勿輕易放過猛着精彩直至汗流淚下自然不言而喻矣

三不二篇論 篇中有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語因名不二篇凡

三十五條

悟得眞已則縱横卷放應用無窮千差萬別不外此箇蓋名目有許多般此箇無許多般此箇無許多般應用隨許多般故曰識得一萬事畢當下卽了不用推尋一了百當絶無等待此非敢作禪語也篇中所云一一皆是此旨無有二義且一以貫之夫子之言而曾子繼之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萬事畢也可以悟矣

四本知篇論 篇中有須以知爲本語因名本知篇凡四十三條

所謂眞已者不是說了便休須要了了眞知眞知得便無餘事故學惟知爲本此篇俱是說知後來陽明子亦單提良知爲宗大學知而得中庸明則誠聖賢先後一旨

五冥行篇論 篇中有不知天地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之語因名冥行篇凡一十四條

這些子不徹謂之不知而作總是冥行蓋不特凡民卽篇中於莊周不許於東漢名節諸人不許卽如君實克夫猶然未許畢竟如何方是不冥行若不能於此討箇下落雖使竭力疲神亦爲枉事學問可惜

六定性篇論 篇中首定性書因名定性篇凡六十九條

定性書而下凡千有餘言論心論學蓋其詳且深哉而皆不可執捉言不可用智而又言智周萬物言必有事而又言不可有一事言深思而又言以無思得之言敬而又言忘敬言忘而又言忘卽是馳言不可如槁木而又言且靜坐言必存養而又言說甚涵養其餘

種種諸言果可爲典要乎哉不可爲典要而惟言之泥此俗儒之所以失也然則讀者如何曰前不云乎知爲本惟知則我轉言而非言轉我操縱卷舒隨宜方便徧處拈來自然頭頭與我合轍矣

七聖妙篇論 篇中有退藏于密聖人之妙語因名聖妙篇凡二十三條

范醇夫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

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此眞知二程[illegible]八
為學而不言希聖安可語學希聖而不言必
至安可言希然此要在知聖之所以為聖而
後能不自驚疑觀篇中諸語則聖可知矣首
謂退藏於密而不支離多端求諸外即此數
語義已無餘後謂凝然不動即密也老安少
懷賞善罰惡種種妙用俱不從外得是故知
不必無不至行不必無不盡勲業不必強所
不能喜怒哀樂率與人同孝廉清忠不與人

異聖之為聖者如此可見聖即在已已即是
聖此見一眞則此志自決而尚有何學不是
聖何聖不可必也哉

八活潑潑篇論 篇中有會得時活潑潑地句因名活潑潑篇凡七十二條

此篇皆妙悟後語淺言拈舉便是深言[illegible]議
雖極切實中深藏與妙奇特處不外[illegible]
得者一切道德性命之微生死有無之[illegible]共
夫天地日月陰陽鬼神昆虫草木之[illegible]
不了了句下不然鏡花水月無為撈摸嗟乎
亦微矣哉

共學心期錄序 欸附

登本無知識辱以師禮見推循省生慙時用頻
頻盟衆以求不負諸君以是事相求便有性命
之期不是草草各相黽勉斯兩無負耳願心以
提撕而做教必約束而嚴不做不覺不嚴不尊
則中豈無有口相諾身相違始則合終則離者
是用立簿登名以明共學中之盟約示以矩繩

蓋天地鬼神實臨鑒之倘有渝越諭令改圖諭
之不從衆削其名毋為玆錄汙毋貽我輩羞或
曰大道無域至教鮮盟玆不亦費詞矣乎余曰
唐虞君臣不忘告戒孔子四教雅言九思三戒
非欵約乎非徒而攻辭疾而歌非教律乎予否
天厭非盟誓乎錄約之設謂非孔氏家法不可
未可廢也嗚呼玆如宗乘對之情燃然如[illegible]史
見之心凜終身永訂一念難欺各[illegible]以心[illegible]
命曰共學心期錄

先立志

立志二字從來以此提撕無志不必言學然此志在初學難保不放倒放倒不要着忙只覺轉便是所謂不遠之復也常常將性命提在心上常常如師友對在面前久之自能打成一片此事不是容易各須自家着緊光陰易邁莫負此生念之念之

明學術

近來學術多岐只要辨本末二端從聞見上

輳泊者是末謂之摘葉尋枝從心體上參證者是本謂之直截根源庸言明善學言知止此宗旨也須從此入不能信此者是名俗學與道無干

擴虛懷

天下事未有不從虛受者而況學乎必須心體空洞不先主一物方能受益若以成說錮之以己見當之人未言而我先解人雖言而我不疑自是不入最醫不得之病戒之

敦倫紀

孟子以孝弟盡堯舜盡仁義智禮樂之實道豈有越於孝弟者哉各在家庭務須極力盡分事親從兄間常要見得自己欠缺方是真精神真踐履若此處脚跟不穩更言何學家庭無間言然後可言朋情友誼我輩相勸相規相周相卹之意自然難解難已何用言說

慎容止

容貌詞氣德之符昔曾子謂動斯遠慢出斯

遠鄙正斯近信茲道之所爲可貴耳故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他人望而知其爲我輩人方見實學不然必其無與於道者也

修職業

出仕者以官常爲職業習舉者以文課爲職業布衣之士亦隨常有當盡之事俱是職業各從本等朴實脩舉盡分安心不生妄想便是實學若畐高而厭近掠虛而寡實皆學之棄也

崇儉素

儉乃美德日用衣食等俱須節省世味之淡從此始然後一切淡得去淡字莫着輕中庸一部書結果只一淡字到無聲無臭不過淡之極耳若殺生一節尤宜慎省無故不殺犬豕與遠庖厨皆吾儒之教不可忽也

明義利

義利一關不能容易打破須高着眼睛勘破之硬着肩膊擺脫之稍爲點染便成穢器若

奔競鑽刺等是利中惡道更不待言至於名根隱隱尤難掃除省察極宜着力大抵只要向道心切用功心真諸病自少有亦能消不然泥裏洗土終難了脫

學的教衡序　四條附

吾人成己成人惟學惟教學固須臾莫離而教亦不必爲師即友朋間一言相發皆是也顧學不知所與緊究竟非實辟之射不知的而矢發皆虛教執一法以槩人而授多弗契猶之[illegible]

無衡而低昂倒置則於人已奚當焉余讀陸王二先生集有講義証言各一篇讀後上下而於教學爲最切因揭以示之的示之衡夫惟衡的而學持衡而教庶有真脩而無強聒而教學爲不徒也已然余又惟象山講義爲晦翁而發兩賢同堂唱和生徒濟濟自杏壇而後未可多聞陽明開千古法眼意常含蓄而偶然一夜之証秘密斯宣卒之哲人隨萎而所證即爲傳衣遺語天泉之會實關乎天是皆古今儒賢奇遇與

匡岳會稽爭勝於天壤間而覽之又時足自快者因思凡我同志能無心賞于斯而學的教衡尤可共勵是宜公之乃更以命諸梓人云

讀象山喻義喻利說二條

或曰象山言多妙密而玆特其淺者學盡是乎余惟學之密密在已身當時義利一指使人汗浹涕流言之切已故聞之動心密莫密于此者人能循此觀省如所謂自少至長無非爲利者能不墮其中否所謂心乎[illegible]

老能無愧否隱微獨覺常自見過內訟而
念不離自身必然與道相當盖孔門之學務
賜求識由求聞皆非切要而曾子省己乃獨
得其宗學盍有過于反己者乎而辨義利其
實矣故吾取為學的而以此設教則人人可
過是又持衡者所不能外也
而求義者辨利進乎義矣則當辨似義之利
夫義利有兩名而喻無兩心喻一則兩者豈
隔絲毫不隔絲毫豈實有利可舍而有義可

取哉冬飲湯夏飲水不言而喻非以去利而
為義也故凡以取舍求義者是利而非義也
以情識當喻者雖義而亦利也皆似之而非
者也真喻義者利固離言而義亦離者喻即
是義而非以義為喻此舜之非行義曾子一
貫之旨也反己者必徹此而後盡

讀天泉證道語二條

教即是學而教無當即學鹵莽頗救離言矣
遇其人失之則贅非其人語之則[illegible]

宗家亦有凡夫前語地位人前語語不應時
皆名綺語毋以穢物置寶器毋以大海內牛
跡盖其審哉而為吾道計何可不加詳慎吾
見語之漫然有聚訟而争拔劍而起者無以
利人且以失己是教學之大疵也嗟乎學道
貴在謙下人師未可好為惟不得已而為人
則陽明子之訓在循之庶無失矣
無善無惡之旨與喻義同喻義而無義可喻
則何善之有而惡不必言矣象山云惡能害

心善亦能害心二先生之究竟有弗合者乎
而至其設教一云拔其汨沒一云隨處對治
示以修持之法是乃所謂衡哉而要之道無
二也夫子之道一貫而曾子語門人曰忠恕
堯舜之道執中而孟子示曹交曰孝弟然一
貫實不外于忠恕而孝弟實可以盡執中悟
則同迷則異彼見自殊道何增損哉故為善
去惡與無善無惡之旨並傳而謂同謂異則
存乎其人

邵楊詩微序

子程子之言曰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夫篤學力行以求道至矣而猶云有所不知今篤學力行外道何有乎就篤學力行中道何指乎人而不爲性命則已若眞實爲已性命未有不於此起疑情不於此求決了而肯自冥然悍然而遂已者也自古千聖相傳只此秘密之旨而周易一經宣洩爲詳論孟學庸中若所謂朝聞夕死行著習察飲食知味等皆已剖破端倪示

使知歸而無奈學者以意識承當訓詁抹過間有微辭奥語與聖經相發明者則推而拒之於禪曰異教中語也不肯一加紬繹此譬如人饑餓欲死美食在前特以其命名之異而棄置弗餐甘爲溝中之瘠可謂眞實爲性命者哉余嘗次有程門微旨闡抉眞宗而世之拘儒於其中所謂此箇等語皆以爲近禪而欲別爲之解吾誠不知其將作如何解也近讀康節慈湖二先生詩其語彌似禪而其旨彌徹因爲捐摘各[illegible]

十首以附微旨之後學者讀此莫問是禪[illegible]一味起疑起信參求既久有日醒然朕幾[illegible]之知道而可以不虛此生不然雖使篤學力行亦爲徒然而已而況其下者孟曰哀哉孔曰末如之何皆以歎惜是人人宜自惜

王門宗旨序

王門宗旨者錄陽明先生語也先生語難去取而間有所擇者揭其要也要語在論學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徵學問之實用也旨稱宗者明

爲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附見而緊系之王門者統於宗無二旨也蓋自赤石陳公視學兩浙以理學化導諸生過會稽謁文成祠問先生書謂宜與曾孟濂洛並行因有是命以屬山陰令余子舜仲轉授予予不敏敬受筆札之役而太史陶公實訂校焉殺青既竟或有問予者曰先生之旨接聖宗矣則宜人人尊信而[illegible]一二致疑者何予曰孔子至聖不免譏[illegible]乎傳之百有餘歲孟子時尚有道不著[illegible]

惑於先生哉先生致良知之旨本無可疑向入
貴耳賤目則疑嫌與朱子異同則疑夫人致疑
大約有二端焉一謂知落情識難以明性若疑
其語未徹上一謂知太徑截濶畧工夫又疑其
語未該下要之皆於無可疑中自生疑者也予
得備論之心性有兩名而無兩體知是知非之
謂心不識不知之謂性似有分矣然而不識不
知非全無知識之謂即知是知非而不可以知
識言也此知通乎晝夜寧有間時方其是非未

萌無是非而知則非無及其是非既判有是非
而知亦非有知而無知無知而知是之謂良知
即心即性而謂之未徹乎上得乎不能離知言
性則不能離知言學無離事物之知則無離事
物之致良知之提示辟之於行路者諭之足力
非行何以顯足外足亦無行矣又辟之嘗味者
諭以舌根非嘗無以顯舌外舌亦無嘗矣故功
夫莫密於良知須臾不離也莫親於良知與念
即真也莫嚴於良知毫髮難昧也莫要於良知

二三莫雜也莫備於良知萬行俱該也一日用
方可以取足而亦終身積累究竟難窮樵夫稚
子可以與能而亦上智高賢了徹不易不假文
字反觀即得而實博覽遐稽必資見聞求之未
發覩聞不着而實檢束持循不離日用盖本末
俱通而終具備無踰此旨而謂之未兼乎下得
乎故曰疑者自疑而先生之教本無可疑者也
然或者未得先生之意於言而乎又求先生之
教於身先生從萬死一生中幾經磨鍊叅求而

豁然透悟乃始拈出既而顯道救世身命俱忘
自不厭不倦而後見此心行鋤強討叛聲色不
煩有用道學形於　聖主之贊嘆自却來堕都
而後見此作為兩軍對壘弟子雲從制府轅門
即為師壇講院自陳蔡絃歌兩階干羽而後見
此氣象慎儀有伊川之整肅觀書有朱子之研
窮反已有日省之勤遷改有喜聞之勇詠舞批
鱗而不以節顯清携琴鶴而不以廉聞大哉先
生可謂希聖而聖而集羣賢之大成凡所願學

而依歸者舍先生無之矣尚何疑哉昔孟子言稱堯舜而推尊孔子以爲生民未有盖堯舜之道須孔子而明不知孔子必不知堯舜若許行之託神農墨氏之稱大禹非其眞矣故尊孔子爲法堯舜地此孟子之眞稱堯舜也孔子而後人尊濂洛乎以爲濂洛之道至先生而大明不知先生決不知濂洛悟良知不徹豈能悟濂溪之太極信致良知不及豈能信伯子之識仁故欲遡濂洛必自先生夫以先生之有功於濂洛

則謂自孔子來未有盛於先生可矣登寡昧未能盡先生之大而敢蠡飲海畧領其味且仰見陳公之表章嘉惠余君之奉行鋟梓皆服之誠而爲後學之慮也切故敢昌言之以副其指若先生則何待乎言宗旨具存自然彌久彌尊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也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不旣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負販不信己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棄而胥徒不信己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或者又曰言信則脩爲已乎

曰不爲烏信不信烏爲千金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遡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爲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庋侯王妄號而已矣不然而有盲爲者業負販則曰吾積累以致裕焉儘其積累終身負販之雄而止

已尋胥徒曰吾操厲以階進焉極其操厲終身胥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龍溪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脩爲乎如先生者眞以一窶子而立享千金以一匹夫而坐位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

怖陽明子曰此眞爲聖人者也眞爲則眞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多而先生之語寡眞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効眞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脩先生之祠今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語而命予元卿手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特深不肖固願爲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徵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爲聖舍先生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一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鄒子講義序

子思子謂道考三王不謬俟百世不惑子輿氏亦謂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茲何以能信其必然而語之斷斷如此哉千古聖人祇同一竅而我與千聖不隔絲毫我竅旣通千聖自不能違猶

之目竅通而青黃赤白必無異視耳竅通而高下清濁必無異聽舌竅通而辛酸甘苦必無異嘗不費一毫揣摩而自然彼此合轍故凡不謬不惑而不能易者不謬不惑不易於自心而已非求在前王後聖者也用是窮經是爲經註我而非我註經我轉經而非經轉我此豈裁信心之學實難爲支離狗外者道也余友吉水爾瞻鄒子蚤志此事直究眞宗於所謂千聖之竅者蓋已獨有證入故論學博引羣經隨文闡義本

之見在尋常而自然精深奥妙眞有可必其考
僕無所疑惑而不能易者於是其及門士若干
輩記日所講義若干篇筆之成帙謀付梓以廣
其傳時余有嶺表之行道出白沙會鄒子於林
間而諸士相率求一言爲之引夫鄒子講義豈
易言者哉余蓋憶壬辰之夏與鄒子論學留都
間出直指一語時聽之藐然不以爲當已而反
之自心密證深求稍有覺省然後信前語爲不
欺别去五年近始再會於鐵佛菴中蒲團對坐

覩體共呈惟有相視而笑今觀講義所發大約
不越前旨乎今日或可以序鄒子之言而鄒子
亦曰吾言待子言以行是用因諸士之請爲之
論著如左而人讀鄒子之言有未盡了了者其
尚本自心爲印證毋徒徇支離之故習云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自陽明子以理學倡於越越中人士遡其學者
先後不乏當時及門固有獨傳其心印者矣後
數十年有陽和公公篤信良知歸依誠切惟末
學談本體而忽工夫則揭致字爲提撕謂言良
知而不言致非陽明之所以教也故其提身率
先倫理竭力事其父太僕公生死以之猶爲
文吊楊忠愍後立朝往往有同臭味之意故人
以忠孝狀元稱之然此固其大節之顯然者更
一片精神流貫世道尤爲近世士人所希方江
陵柄國時人人諱言學而公口不絕談在京師
聯羣京師在越聯羣於越嘗登公懷永之堂朋
徒滿座子弟侍側三五諸孫方爲童子布衣華

履洒掃詩歌志意忻暢而一郡興起不戒以喻
其在他所可知矣見人之善多方接引義所當
爲挺身一無所避至今想見其懸懇之衷直前
之氣猶令人神王而心竦以此精神擔當世道
鼓舞人心似宇宙間不可一日無若人者公於
世重矣昔聞　肅皇帝之簡陽明子也曰王某
是有用道學太哉王言道學而無用則亦無用
此學矣世之談學不少而有實用者幾人無用
之學雖稱孝稱弟猶爲士之次忠節比於東漢

諸人猶謂之無救於時而况其下者乎此余所爲重公而深有感乎近時之不易得也已然公學足用而世又以不究於用爲惜夫既以精神爲用則又何間存亡公往矣而弟若子脩公之業不廢今伯子清江君以其學施之政事且我輩講究是事者日藉文成之祠而語必念公則公之精神作用未嘗不在也公有遺文若干卷業已付梓而近吉水南臯鄒子知公最深復加選訂精光愈露既成而清江君與其弟太學君

乞言於余以余素與公游而且同學陽明子之學也余因爲叙述以附鄒子後夫茲集行而公之究于用者其更有終窮也乎哉

學庸商求序

古聖賢以道相授受自有奥緊入微之旨爲千聖之所不能二然既謂之微則亦語言不能及又千聖之所不能傳不能二而不能傳如空合空默契而已故欲希聖而不探其不二之微妄生意識猶之烝沙作飯决無濟生之益欲探微而不悟其不傳之妙滯於語言猶之認影爲形豈有識面之期吾觀大學中庸豈非孔門傳道之書而今之讀其書者果能得奥緊之旨於語言之外乎主已見以附聖經滯死語而談秘密牽制於章句辨析於異同其去聖人之旨遠矣大學之言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不學之能是奥緊之旨讀大學在了此而已而乃務求養子之方以爲典要則天能愈漓中庸之言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日用之知是奥緊

之旨讀中庸在悟此而已而乃懸辨飲食之事以爲究竟則知味益遠此後儒讀學庸之失而其所爲格致誠正戒慎恐懼之似是而非皆已可知誤已誤人其能免乎夫學庸之旨晦隱幾百年至陽明子而始昭揭今去陽明子未百年而諸說紛起眞旨漸湮徒使後學惑亂蓋又爲學庸一厄揭而醒之誠有待乎其人已吾友爾瞻鄒子以天挺之豪力究聖眞心參境鍊豁然有得蓋嘗與有仁文講義間發論孟之旨而至

於學庸則全篇有所闡發命曰商求其見益超
其言益詣吾觀其論格物曰執一說以槩者諸
儒之陋論諸本曰能知止則石本可古本可朱
本亦可不然無一而可論標宗曰有宗即有的
有的豈不曰以論明德曰自然本明示以人力
之不庸論脩道曰去汙除棘又見工夫之不碍
論天命之性曰千古無人識得論化育之贊曰
凡夫可以與能其他種種發明了徹圓明不二
之宗不傳之秘蒲盤托出卽聖人復起可必不

易其言學者由是以入庶得學庸之精髓而識
止知根他岐不眩陽明子而後明道覺世之任
惟鄒子足當之矣夫陽明子之論學旋轉乾坤
與天下相更始其勢誠難而今闡發所已明力
若易然者然當陽明時人有習聞而無已見洶
洗耳目猶稱難中之易近世儒者自起爐灶成
不可破之窠臼正象山所謂救人於根本之時
反覺似易而難然則鄒子今日之苦心殆有甚
焉者余與鄒子以此事參質素稱莫逆而讀此

眞信其爲千聖之正脈故忘其鄙陋而敬爲之
序

送太史石簣陶公北上序

學問一着自陽明龍溪二先生而後聚集脩講
蓋于今爲暢矣惟特主盟則太史石簣陶公實
究眞參爲後學倡而不肖粗知切緊黽勉追隨
往來稽山剡水之間訂正極爲綢密今公釋吉
期深將戒舟北發不肖與同學諸子送之河干
而推不肖爲言以別則詩何以爲公言公今行

年四十正孔子不惑之期以素所聞不惑之說
而且倫陳所惑以相質可乎竊聞孔子語不惑
雖在四十時然要學之道祇惟不惑終身所造
特漸詣漸穩而已始不辨惑無以入既惑不除
不能安終謂有加於不惑卽非究竟故志也立
也知也順也不踰也皆不惑之別名非有二也
聖人萬語千言語上語下無非爲人解惑學者
學問思辨百倍工夫無非求以袪惑夫學之惑
蓋非一端矣執言頓有頓之惑執言漸有漸之

惑執言難有難之惑執言易有易之惑執言無
脩證有無脩證之惑執言有脩證有脩證之
惑試更取譬而備論之如築九仞之臺不無損
墜隨墜隨築久之根愈固而累愈堅要在不止
爾而或因之疑法自疑則有消阻之惑又如決
泉赴海在濬其不竭之源赴之塗或江或河俱
可無論而較量彼此則有分別之惑又如百萬
軍中直取上將足馬單戈貴在心專神定而或
謂且先其副一入茲言交戈之際心目稍移大

事乃去則有轉念之惑又如人有學步者試之
庭除閒足力壯王則一切高崖險道不外此步
自然可勝舍足下而遙度自危則有懸想之惑
又如人有奇情花木之間不必花開果實而意
始足即根而幹幹而枝葉皆趣也雖是嚴霜剝
落而一般意思自存如必求其槃之時節則有
等待之惑又如學琴操絃漸以成聲在純之而
已而心計以爲當如孔子於琴中見文王焉方
操方計而心手亂則有馳慕之惑又如人處暗

室或諭之見日乃可爲之鑒隙光露爲之啓戶
光滿而皆以爲非日非見曾不知光即是日用
即是見則有拘象之惑又如病醉求醒能知醉
能知醉之由於酒皆醒之因既知則時而嘔逆
昏瞶皆所以醒日惟有不強酒爲工夫帖帖地
而已而別求醒法則有增入之惑又如開譚飽
飫之味而一旦以爲已尋常皆不足與於斯味
爲之變其飲食求之而卒無當於飫又仍其饔
飧之舊乃知平常所受享皆是也故亂於名言

則有不自信之惑又如人有不知夢境者人與
之曲爲名狀自爲之極其度量而不得乃放下
不求就睡而夢境見矣故事有以不求爲求而
必求之則有取必之惑夫惑種種如是可勝數
哉惟辨此惑而後可以祛惑能祛此惑而後可
以言不惑學至不惑無餘事者不肯蓋真見孔
子之學决然如是而卒未能脫然於諸惑之中
是以自覺自辨矻矻窮年而不能自已蓋誠舍
是無以爲功者矣孔子之不惑得之孟子曰我

四十不動心不動心者不惑也不動心斯[illegible]
卿相而行道大用乃彰公絃行當路有日將爲
世出世舉乾坤而旋轉以顯[illegible]道是惟不動心
可以當之則不惑之學公將密而加密焉不肖
脩之家而公用之世千里之遥相與同參惟此
而已故於今日之別書以爲贈公更何以進我
并與諸子聞之夫繼二王先生之後而聚目一
世責更誰待公其深念之哉

別駕余公樂聚圖序

語云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優者優閒自得非餘
功之謂也學而自得與物咸熙學即是仕仕而
自得與道俱泰仕即是學蓋深明仕學之不二
也孔門言知爾之志由求赤方計乎兵食禮樂
而點獨鼓瑟詠歌非獨以此爲曠達使點[illegible]
國而理直以鼓瑟詠歌治之無難也唐虞之[illegible]
臣人知其命官治采而不知都俞吁咈之[illegible]
論學明良賡起之日與賡歌故干羽舞而[illegible]
石擊拊而獸舞蓋其徵也後若子賤之治單父
鳴琴而已矣子游之宰武城絃歌而已矣夫所
謂鼓瑟鳴琴而絃歌者非真舉一切政務而廢
置之也簿書期會種種不遺未明日昃時時刻
勵聽斷撫摩處處周到而優閒自得之意恒存
雖謂之無事可耳蓋此道自帝廷孔門而後近
惟陽明子得其旨要故雖庶務倥偬兵戈旁午
而未嘗不聯羣聚講歌吟論証於一堂之間此
其襟期氣象爲何如也仕學有二乎哉嗟乎茲
義甚微固難爲淺淺者道也余公來署予剡催

科不擾問理當情吏肅民安而堂署肅然暇日
聯縉紳孝廉及文學士凡若干輩登覽封亭吊
王謝之風流及問所謂事斯堂者顧而樂之過
坐其間觴詠爲樂有童子善歌者十餘輩命歌
古詩凡數巡日暮而旋明日復聚如昨民庶之
環而觀聽者莫不欣欣然也推公學問所自曾
私淑於陽明試覩公今日所以治剡其不媿於
陽明之一脉矣哉於是闔閭有誦贊校有章而
縉紳孝廉又別爲圖畫以紀樂聚之盛蓋以其

事不可無紀而且仕學之道將借公以發其微是以余重為之言以表於圖之上云

証脩會録序

吾越中故有學會自龍溪先師主教席以來陽和子時號召之而嗣後莫為之倡雖三五同心餼羊未去而寥寥寡和蓋已不絕如綫矣語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必不可一日不求友自古帝庭君臣吁咈孔壇師弟樂羣孜孜

皇皇當為何事而今人視為綴圖曾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良亦可悲且我越陽明夫子間生用作千載生人之眼目而我輩近其居既甚去其世未遠曾不知興起而頑學殆無異稱東家丘者更為可惜嗟乎有能知在已大事之當明念哲人遺言之可遡勇猛追求極力負荷非豪傑之士其誰與望乃今見某輩聲氣應求非詠自合立會立約直以証脩交勉倘所稱豪傑其人非與空谷跫然吾將為吾道一慶也已雖然

謂証而証則何証謂脩而脩果何脩學固有本功必知根孔門未信曰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曰是斯與是果何指耶証必証此乃為實証脩必脩此始是眞脩証此之証証外無脩脩此之脩脩即是証証脩為會殆必了此而後盡也或者曰立會之道在要之久踐之實可無助耶余曰以意氣為久要雖要必離以俗學為實踐雖踐亦假明於此者無人已無離合何要不久以忠恕為一貫以孝弟為堯舜以性情為位

育何踐不實故曰了此而後盡也有餘事哉或又曰諸君迺習舉子業將無妨功奪志之碍余曰此明則事事皆吾實際雖寫字是洒掃應對是而又何問舉業舉業之功即此功舉業之志即此志一証俱証一脩俱脩無有二者矣余與石簣陶子以簡事相質扁舟往來娥江剡水間而因諸公造請入為鏡波洗心之會盤桓良久更書此以弁會錄之首蓋將與諸君共証共脩而且以質諸陶子其當有以進我云

別二子序二 跋附

昔陽明夫子謂自朱諸大儒後師友道喪者三百年當陽明子世始有所稱師友者今去陽明子又近百年茲事漸曠我輩一旦起而私淑其傳脩明其業乃諸子不自滿假謬推余以存師道愈全而各相爲友則皆古道眞情實求砥礪自然乎合眞一時難遇之緣但業脩久曠羣目駭觀鄉邦之人不無迂詆我者至於舉業不售以爲失其正經則雖父兄之疑不免矣縱毀譽

無關實証而羣情未恊興起無機是亦共學一厄今年秋彭子智甫劉子特倩聯捷於鄉而後來者駸駸有氣於是人人知此事與一切事原不相遺背而聞風者向往勃然盖庶幾厭羣望而慰父兄之心助發道因機緣逾暢眞大可爲吾道一愉快也已雖然吾更有爲二子慮者前之時屬望在一鄉耳今而後行且對大廷服官政師友既以月遠而又擔當愈大責望愈宏震撼搖蕩我者□□又技此非有定識定力鮮不眩回其間二子能無惕然已耶夫樂正子之將爲政也而孟子喜漆雕開之不輕仕也而孔子悅彼既以喜而此又以悅此其故亦可思矣然則余何以贈子陽明子之門有三子舉於鄉而子別之曰行矣則焉往而非學也余取茲言而已矣焉往而非學者無間歇無等待不師而嚴不友而礪明此以往可以羣可以獨可以出可以閑可以細可以鉅可以仕可以不仕可以不仕而仕可以仕而不仕二子其永佩玆言哉

是又余與諸子之所當共勵也於是二子頓首受命請筆之以當書紳而一時同志各申以語類次爲册題其首曰焉往非學云

彭子卷跋

彭子問于予曰子言焉往非學夫何以能持之使焉往而非也余曰學者覺也子何往而不覺乎覺寒覺暑覺痛覺癢以至於夜寐沉寂而覺未嘗少登待持之使之而後覺焉往非覺則焉往非學矣曰此覺則人人同之矣

何以言學不學曰雖同而不覺此覺日用不知也求覺此覺明明德也未覺求覺既覺則覺之而已覺則無覺而况于覺覺無覺之覺方可爲覺故曰始終惟覺耳曰单言覺遂廢脩持已乎曰覺如眼開眼開者豈須之瞪而山河大地宛委曲折包含照燭俱無所遺廣大明妙其何可比以此馳騁于康莊大道之中不必言避荆棘而自不践不必言防坑塹而自不墮夫是之謂焉往而非可言脩持不

脩持乎若彼不覺辟如眼盲物蔽之瘴生之而不求明其眼也日惟荆棘坑塹之爲防範以爲工夫以爲宼竟其中局局其步蹐蹐吾見其愈行而愈非豈不稱可憫者哉嗟乎世以無所往而不爲愿人遂謂之焉往而非學者不少也慎之哉彭子唯唯因記而書之

末

劉子卷跋

劉子問于予曰子以焉往非學語學而不言所以學何也余曰語言學而時習學而不厭不聞更言何學以此知時習卽學不厭卽學焉往而非卽學更何言耶雖然爲予强言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則焉往非學之義也何以明其然盖不自得則必不可時習必不能不厭必無由焉往而非也故余以自得盡學曰何言乎自得也曰不待人之謂自本無失之謂得不待于人則物無所加本無所失則已無所欠無欠無加優游舒泰而所至無礙

孔子之樂在中孟子之心不動皆是物也是以可時習可不厭可焉往而非彼不知自本得者常見物足累我而欲屛去之如癡人怖影於日中而不悟影卽是形妄作分別困苦隨生不知得在自者以爲我有虧欠而欲幇補之如狂人迷頭于鏡中而不悟頭本無失馳求無已徒自作勞如此者謂之戚戚謂之茫茫擧步卽井又何焉往而非此余以自得盡學也曰自得者言其成而學則柰何曰始

欲其自得之終惟自得之耳以是入門以是
究竟無有二也劉子唯唯因記而書之卷末

不觸絲毫卷序

萬曆庚子八月之望昌孺梁子偕計吏上春官
明日入武林時周子及同志十餘輩崇殽載酒
相與餞之西湖而各申以詩歌類爲卷帙余叨
一日之長得弁言於首以勗焉蓋余憶丙子歲
亦以中秋日北發時親朋餞我溪滸有語者曰
子茲行其取巍科躋華要以耀閭里再語者曰

子且樹奇節光汗青爲世偉男子末更語之者
曰前所勗子未盡有賢聖學術在志求道達吾
將以是覲子焉余頓首受命而往昌孺自蓬萊
發棹而西親朋致語能更有加此三言者乎昌
孺決擇所告定以末語書紳余在當年亦同此
意然茲難言矣望之欲趨而行之每不能前賢
聖之學方在念而歆榮慕利與喜事好名之心
往往交戰時欲屏謝富貴功名一意此事而卒
不可得蓋貿貿悠悠出入起倒於三言中而究

慍時光終莫究竟此學人之通病也然則如之
何作聖有本在識其本而已識其本然後謂之
眞希聖眞能希聖然後交戰之心自知調柵不
識本而言希聖如磨鑑不得其面決不生明又
如持太阿不得其柄轉自傷手不知希聖而欲
除交戰之病如嚮火敺煙煙何可盡如乘風止
浪浪何可平故余願昌孺之求本也本不可名
陽明子不得已以致良知三字爲訣苦心哉其
言之矣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學無有越於知者

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知莫有妙於良者千古聖
賢單傳此竅是爲本根然須覿體自見乃可言
致今有不曾灼見而謂能致良知者如二子尚
自迷家而遂妄言住處又有不曾灼見而謂良
知未足盡學者如盲人不見日輪而妄咎照用
不徧此皆所謂不得其本俗儒窠臼往往洗刷
開示爲難蓋可懼也昌孺胸中灑灑不受一塵
如未彫之璞如未發之機根器猛利簡徑直截
便須篤信此知極力參証質之師友察之隱微

煉之事變勿以言句承當勿以情識領畧直至豁然不礙灼爾無疑天下自然無復餘事貧賤固可即取第登樞如風動雲出一任卷舒尋常固可即立名豎節如水到渠成信地流止前有三語總歸一真應用如如都無揀擇此方爲大究竟大休歇地賢聖之學如是而已昌孺勉乎哉昌孺聞已欣然請事乃更起謝曰茲行如師友間隔何余曰良知通乎晝夜無有人我豈歲月里道所得間乎茲行縱千里而遥經年之曠

何曾隔絲毫許即此不隔絲毫處最可尋繹昌孺其從此入因遂以不隔絲毫四字題之卷端而更次第茲語并附詩歌於其後以授行李昌孺發途試自看取且道隔絲毫否耶

送諭中卿進士廿上序

爲三不朽之說者曰立言立德立功兼之乃全而或擅其一亦足以誇示一世士君子自明斯人如是至矣余謂茲言似之而未盡也夫是三者有本焉君子之立在立其本本之旣立宜不

口爲言被於身爲德及於物爲功一立俱立非有斯也不立而立非有期也辟之水濬其源則流通而風動之文生石激之波湧淵渟之體澄皆隨流所到而已明道之言曰得此義理在此更有甚事出得視世功名事業如門視世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曾何足論此立本之說也盡之矣顧所謂本者何謂之義理而不可義理承當假之思辨而難以思辨懸想攀臬俱無助忘不得

立之之道無奇宜于口被于身及于物如是而已噫乎此古皐夔稷契之學術固難爲世戔戔者道也中卿諭君妻余兄子稱至戚而且時與談名理甚契去年成進士奉使過里今事竣還京將謁選服官政不朽之事立自茲始君性與道符具有古人風格而且以余戚且契若此則不當以今時豪傑相勉象山云以流俗人望子則子固流俗中賢者矣惟所望不盡於今故特爲茲說以進惟君亦且無疑於此而當之不爲

議云

寄贈李楮山序

冲倩兄弟之從余游也蓋更師於楮山李先生冲倩兄弟殫精問學極力覩師來往彼此不忽余時與盤桓猶不免拖帶泥水而先生簡徑直截片語之下精神透洽以故諸子受先生之益良多豈惟諸子即余所受益於先生不少先生蚤歲參尋一意此事三四十年來奔走道途于身家不啻浮雲視之剛腸鐵脊坐對令人意遠

斷除嗜慾勇猛超於上蔡行李蕭蕭若許由然一瓢不掛目擊令人悳空且自幼不習詞章訓詁見聞盡掃談經一闡已靈不襲前人半語相與傾談有孤立天壤之趣蓋余所受益於先生如此而門墻士又可知矣先生亦自與予針投芥合余有狂言滿座未契而先生獨爲點頭余于先生相與爲何如哉今別先生七八年往矣余驅馳宦轍近始謝事歸里而先生杖屨所稅未知何所不肖自惟年始望六已覺衰疲而先生及縱心之期精神當更何若冲倩負笈而追訪先生於千餘里之間區區之神與俱往矣頃更有所質於先生者不肖近歲來獨參自證益信陽明良知二字是千聖眞血脉近聞有謂良知非本體者先生以爲何如哉良知無知無不知無知至矣而更何以進豈謂無不知猶在分別上事耶古德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含無不知而言無知不啻千里也已曾覩鄧子南詢錄亦以良知不足了生死惟人雖着不

做夢時方是玅心眞脉是此非彼邉見爲祟卒至枯槁淪陷而無歸學術之謬只在毫釐辨可不蚤乎哉先生近相證者何人所得皆更益深聞余斯言不知猶爲點頭否耳憶前與先生別有共有人間事之句人間事莫大於明學術也且近與諸友參究惟此一着故於其行而申以相質先生儻有意東來得與覿面參證因使後學永不惑於他岐更爲大快事先生其無[illegible]之哉

渭水仙册册序

損之芃子從太史石簣爲京國之游損之于太史有渭陽之戚而太史名重當世得彼晉接者比于登龍損之得從茲游故稱渭水仙册云損之之行一時其學諸子迭之河干而推余最以言人有謂損之從太史學道須屏塵緣袪嗜慾然方爲諸生則當事俾且善病則當知調燮估俾不免役心調燮未能忘味于學道若相妨者而或者取世相與實相不相遠背之旨謂不

妨彝常行履自可契道明心最損之者茲言爲至而余亦不能外然是言舉之易真了之難不能真了爲病有二余爲言其病其一習氣本重心法未明乃假托不背爲染根放蕩恣睢猶稱妙用貪婪決裂自謂無拘此匹夫之妄號狂慧之撥無雖使玄言妙論難逃誅陷其一雖謂善會終隔一塵當下未即相應現在每生疑畏分別見伏取舍根滋將壞世間相而取實相是所謂精進勿道心是妄非精進雖使枯形殫力拘

泥愈深此二病者此善于彼其爲悖經則同何以證其然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見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見居士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等身得度者即現比丘等身而爲說法夫所說之法本無異同而所見之身不須混濫應何圓也彼假托者任見在之身而廢乎法此拘泥者昧不定之法而碍于身六祖云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心平行直者但解懷中之垢衣而無持無修者不誇向

外之精進旨何容也彼假托者徒知脩持不須膠執而并心非其心行非其行此拘泥者不知平直即是持脩而必以戒爲戒以禪爲禪故曰其爲悖經則同皆由不能真了故不相違背之旨余不能爲損之加而所望于損之者在求真了真了則於世法不須移易一少許而佛法自存佛法不必希與一絲毫而世法不染舉業當脩修之而已而舉業何嘗非德業色身當調調之而已而色身須知即法身損之侍于太

史其當日以是義爲請事不然前二病者非彼則此非惟自身無利而世道之轉移佛教之流行所關不淺故重爲之曷若夫求爲真了工夫太史當更爲子發揮之其俱毋忽之哉

贈聶遡源序

蓋余先後爲郎白下凡經紀餘留滯既久而因得以博交遐邇知識瑰傑之士滁陽有遡源聶公者亦在交中或有問曰子何以交於聶公公何如人哉余曰公其翩然方之外者乎或者曰

不然公居編戶披冠裳朝夕飲食鹽醯蔬果豚魚俱人所常御無以異者過其里婚嫁如俗臧獲治產業不廢且課督諸孫脩営墓宅種種行履豈方外者流耶或者又曰是不盡然嘗初見公問年半百且近耆矣其顏渥然髮黧然耳目精力聰明軀徤即未見公壯而其去壯時度當不與也後踰十餘年見之顏髮精力具如初見時又踰十餘年見之顏髮精力亦只如再見時三十餘年來無由得其幾微衰狀則過此以往

可知已且公善游足跡遍天下歲無虛日身不逐逐爲生計而家自裕則遵何術哉詢公必遇異人得秘術製神丹餌其精可以久視而餘亦足以却疾回生夫爾則宜掃景人間而何其跡不甚與人遠也子何以處而交之余曰余何以名公而余所以交公者或以此夫世惟田舍相侈印組相軋而不知以恬愉尊生者固無足道乃知有是事而木茹卉衣棄羣絶類道亦不載如柳子所謂無夫婦父子不爲耕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惟公飄然塵外善自陶生齒耄顏童綽有真符而且行履俯仰不詭於人羣殆庶幾乎不離俗而証真者余其以是與公乎且公族江右其先有至人偉士繼顯於世今靈骨復以鍾公公移家滁水月惟祖德是念與祠脩譜真知報本之大義在滁以恩義被鄰里人人稱長者交遊縉紳間慷慨不羈裘肥金帛饋且不貲而時時揮以相贈故又稱豪士夫是則安得不公之與也而又烏知其方之內方之

外者耶雖然余于公更有深焉者余有老母以踰耄之年頭目時眩自服公之丹而精神步履日益加健數年以來壽且彌高而若有不知老之至者蓋余日侍老母之加餐而未嘗不手額以頌公之恩嗟乎余何能一日忘公哉此之為誼蓋將世世講之非猶夫交而已者矣或者曰子交良至是哉吾因是乃知井公矣或者退乃紀之以贈

東越証學錄卷之七

序

古剡周汝登

天真講學圖序贈紫亭井公 紀吉附

學之不講聖人為憂此非特為經生學子言實經世宰物者之所不能外也學無地而可離則講無時而可輟天下無人可以不學則亦無人可以不講一邑之宰而君子小人歸之學道學則必講矣三孤之職曰論道經邦論道非講學之別名乎是以古若皋夔之都俞伊傅之訓命周召之誥陳皆以此事孳孳娓娓於君臣之際孔子對哀定之君無非論學身攝相事而門人質問如常蓋即學即政自昔未有判為兩事者降及後世茲風始湮師有專門相多無術雖以有宋真儒輩起而時位所拘事功亦未有與著述並顯者蓋自政學分岐而大道始不得為公千餘年來無有善治聖人之所為憂其慮遠矣惟茲 昭代乃有陽明直接千聖之宗彼燃長夜之炬挺身號召到處朋從當秉鉞臨戎而猶

講筵大啓指撝軍令與弟子荅問齊宣爺訓自孔子以來未有盛於陽明是豈阿語者哉迄今百有餘年復見我紫亭廿公公默體性眞密脩至行撫循全浙惠洽風清延儒倡道一切步武陽明天眞山有勅賢祠故爲講所公聿加脩飭躬臨祗謁集縉紳文學而會之相與論證數宣移檄郡邑到處提撕務令人皆知所安身立命莫盧此生率子臣弟友之職從視聽言動加脩直截易簡總不離良知之旨人心競奮咸稱陽

明復起先後符映眞　聖世一大奇觀也已雖然陽明更有未了之案留俟我公者陽明職寄閫外未獲一日立朝相業未彰人用爲恨公且　內召指日掌憲持銓居政本贊絲綸則陽明未有之遇也近時事最急在聯喜起之交而感格之機恐非學不通昔羅南城云執政須勸人主講學蓋蚤見之矣惟是人主之勸章奏莫及自相勸即以勸主公還　朝其尚以行之漸者倡之輦轂使大小臣工交相論學猜嫌盡泯形跡俱捐機暢神孚方可言回天致主不然旋轉之效吾未見其有期也世之憂國憂民者不乏而憂學之不講於朝署之間鮮不謂迂非公無能辨此者率帝臣王佐之典刑守尼山之家法以畢陽明未竟之用爲千古一快天生我公當不徒然故余願公永無忘於天眞之會因繪爲圖而申以言授公行李以備時時之顧諟云

再紀

戊申春仲次丁之期予祗祀陽明夫子於天

眞祠下因得追隨紫亭廿公相與論學多士翕從橋門雲擁已而公闢講所申盟約頒行郡邑兩浙道運彌昌明年仲春予復赴茲期有所遠期公者作天眞講學圖并爲序言將公時有　內召之命思盛事不可無述而更以貽公而公方寢疾逡巡俟之謂且起不十日以計報矣傷哉念茲圖序空存將誰覽之而誰期之又孰從貽之乎惟延陵掛劍不問死生予既與諸同年同志共致奠吊而明日

更自以辦香疋帛陳圖誦序而口告公靈愢
昔與公舉同門政同部寓同巷情甚壯也將
彼此俱未知學特以一片質心坦𦙶交相期
許已而公爲名御史赫赫　朝端乎浮沉中
外十九林栖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適度公
品格所造當庶幾古君實希文其人耳令來
撫浙乎以舊誼握手見公傾心問學力荷斯
文識力超詣將作臯夔伊傅之儔匹漢唐以
下人物有弗論者是以公還　朝乎用拭目

于格天之業作圖與序意爲左驗而不謂訖
之空言傷哉乎又竊嘆陽明子年止五十有
七而公與同壽陽明子遺孤二歲而公孤甫
近一週陽明子卒公里而公卒于陽明子之
里賢哲摧殘何其先後偶合豈天果無意於
吾道也耶顧陽明子之學今已如日中天而
學陽明子者當亦不朽陽明子之後久而彌
昌而公亦必昌其後弗謂遺孤爲藐二十年
後有能覧乎圖誦乎序而紹公之統緒者必

公孤也乎告公既畢退而紀其語書於圖之
下方授公從人襲而藏之以俟
覲

文成祠講學圖序贈山陰令舜仲余君人

歲甲辰舜仲余君舉進士例當外補時乎郡山
陰闕令郡人士在都門者咸私祝願得余君已
而果然憔呼特甚乎在剡聞之亦用色喜盖乎
曩赴霞源之會從稠人中識舜仲爲眞志之士
與談性命有契遂以一日長事乎自是舜仲益

勵于學而得力良多郡人士因是知舜仲而乎
亦以𪇇壤得親覲作用爲喜耳明年君抵任乎
時詢治狀有爲乎言君飲水茹蘗不以寸絲粒
粟侵民衙舍蕭然渾如寒素又有言君悃愊自
然不皎皎爲名高乃三尺不假温而難玩理訟
公明民無一冤者徃徃有殊政累數十年積牘
十千之逋盡一旦清刷嫌怨不辭　國與民本
利焉暴客暮夜殺人絕無左驗積誠禱于神神
以夢告廉得其實一郡驚異他類此者不乏也

文有言君月謁文成祠聯縉紳文學共昌明其旨近且增飭齋宇廣廩餼爲會萟篚會之費日課士子以制秇手自題品鼓舞而因文誘之道舉鄉約誨諭齊民久之敦睢風成訟日以希且山陰巖邑最號衝劇徃理者常不得休息而君意安閑時以餘力肆爲文如雲來之賦讀之神曠非養邃不能三載考績民志愈孚直指先後薦剡率以首稱監司郡守具謂爲三代以上吏也盖與人之稱述如是予謂是可以副郡人士

之所而徵所學矣吾道其有昌哉惟舜仲之心不自蒲假余每扁舟過郡則出郛邀迎入祠論証執禮彌恭心彌下而請事彌勤今年例當入覲懇請教言予迯而語之曰萬里之行始足下舜仲足下一步實矣然未可謂遂盡萬里也吾觀近爲臺省爲銓衡至登八座其以循吏起家者十常六七而地易乃不免功名多損或顓融移意或末路貽譏此曷故哉本根無力[illegible]念志而心隨境轉於世道終無所賴若文成則自令廬陵歷卿貳以至提兵江廣屢小大如一事涉祟圉如一官稽先後如一日當時特不爲相使爲相即以治廬陵者治天下旋轉何難凡此皆非意之者真學問之作用固如是耳今時事紛紜特無文成有文成何憂世道吾以望之學文成者舜仲其重自念哉盖良知之儆惕隨時隨地之常不昧者斯文成之教也於是爲作文成祠講學圖而圖上申以言若圖之下方則吾廬以俟將以稽他日萬里之行爲成功之頌去

刻訓懷運趙公歷任序

昔陸象山氏謂聖賢之書非學有本領固未易讀然則今之所謂讀書者皆未可謂之能讀書者也夫士也童而授之句讀長而習其文詞曰吾以是應制舉投有司制舉可應有司可投畢矣夫讀書果止是而已乎此卑卑無足論者也其有不囿於是而號稱窮理者則又爲文義牽制習聞錮蔽而加之以意識揣摩卒無以與於

微旨微言凡此皆所謂失其本領者也夫書何爲者也人有身心性命所當理會而聖人筆於書教之以理會之法然凡物可指而心性不可指凡事可言而理會心性處不可言不可指不可言也而強指之強言之則亦有不盡於指與言者故謂之微然惟其微也而人固已失之矣失之而讀書何爲者哉故曰皆未可謂之能讀書者也今以觀懷蓮趙公其獨異於是而超然有悟於本領者哉公蚤歲遊天臺耿先生之門

卽知讀書一事不徒爲進取之具而已者旣而反身内究博采約收乃深信學有根宗務以明心性爲要其來司訓剡庠也聯朋聚講非學不談凡所提倡本孟子之先立其大伯子之先須識仁與之論大學曰總在格物格物者格物先天地之物故上言物有本末知本而已論中庸曰君子之所率而脩者惟是不覩不聞故末言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自下學以[illegible]神始終惟是纔着睹聞便成俗學所[illegible]

者也論論語曰聞吾語斯夫子故之聞世不足夫子與之是故言隱居以求其志矣隱居而求索踐履當求者多矣而獨言志志何物哉志也斯也是也學之本也庸之不覩聞也一也聖賢千言萬語學問千條萬貫無有不歸于一者也夫以公之論如此此非于本領處體驗眞切而又烏能究竟分明直截一至是哉然非徒言之而吾又以覘其所履矣公養神以盈持身以簡應事以坦而且於世無求于物無競於言無詡

於器無盈於職事常無廢公蓋隨在反諸心性之微而體究聖賢之秘密如公眞可謂之能讀書者矣居剡五年人謂將殊擢以究公之用而不意轉王官以去公年力尚比于壯彊何遂置之冷局豈眞人難合而或有爲之排擠者乎然知希乃見公貴而公且處之裕如升沉不問則益以驗公之所得爲不可測也已[illegible]公門下[illegible]從公而論學者若干輩於公行不能[illegible]而去不能已於思余問諸士之所以思公者[illegible]

而諸士不能言也余嘗憶剡司訓昔有所稱芙山先生者以家禮爲教人今思之而具能言其所率先既有所稱憶素先生者以圖書爲教人今思之而具能言其所撰述今公之爲教寔無文之禮示無畫之圖而已固宜多士之思無所寄其言說無所寄其言說之思極深而不可斁者也然則公之教澤在剡其得有時而磨滅也哉

別駕繼泉徐公還郡序

士君子談經世之業莫不推原王道而或者曰此三代時事近未可與茲實不然程子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子思云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即天德之別名也天德無有聲臭而忠信未彫未琢不學不慮肫然赤子之初故與天德合體古人行蠻貊乎豚魚出入波濤之中而不濡者無非是物仲尼好學保任此而已非有加也人而全此忠信果何道之不致者忠信施於家則家人孚而王道在一家忠信施於邑則邑人孚而王道在一邑忠信施於郡國天下則郡國天下之人孚而王道在郡國天下蓋即尋常見在之心而隨用隨效固不可云有古今之異也惟後世學術不明真心蒙昧厭平實而務神奇以意識爲聰明以伎倆爲作用天能漸漓忠信日薄故心愈勞而機愈窒令愈鎖而民愈離效難力強而遂以王道歸之三代夫反諸初心何所虧欠而顧以之自誣且以之誣世也耶今以觀繼泉徐公之爲政其庶幾足發茲義

者矣公始奉　命來判吾越越人士翕然頌德近以予邑缺令借署予邑事纔兩閱月而百姓戴若慈母譬彼青衿之子尤依依若春風之披有心醉而神輸者俄頃之化則何以若是速耶公賦性渾樸絕無藻飾守謹四知而不炫其清才周百務而不逞其能撫民待士一切以肫肫實意出之精神感格輸於不言而通於無底蓋忠信之明效非偶然而已者也且公之學問其有淵源公爲諸生時出江右鄒穎泉公之門已

而從京口喜比固公游穎泉公祖述陽明子之教而比固公爲龍溪子高第弟子轉相授受具本良知之旨正以發明天德之微而示人元始之真心學究真宗而治循古道公所建立大率有所自來夫今日於公見一班耳充公之造展公之施人品事業純乎三代進而希之維公是期則王道之易易其他日將借公爲左驗乎公其益懋之矣維時公將返郡邑學訓任君偕諸生數百輩造予而請言夫必予言之請豈將謬

以予爲知公也耶不佞亦樂爲之道而因爲論述以贈其行

送和卿過江西序

蓋諸子之辱與余游也自新春以來眺賞無倦金庭石鼓覽邑中之勝而且拜石佛於南明探禹穴於會稽撫景談心無時無地不相後先今茲九月和卿獨泛西江之棹和卿兄中卿司理南昌迎養母氏而和卿爲奉板輿以西此行將有經年之別余與諸子送之溪滸各把酒而勞之曰子茲行奉母從兄所至鄉土雖異而耆親不違宴笑如常斯庭闈之至樂也凡出門皆有營非縛以職守則驅於名利而子獨閒閒一無所累斯達人之真遂也我輩前所登覽未離一郡而子遡錢水渡鄱湖南浦西山龍沙鐵柱將歷覽焉彼都人士好脩慕古昔陽明夫子之高弟半出其鄉而今龍象猶多將叅請焉斯又天下之壯游也而時值清秋天涼氣淨夕露非寒朝暾非暑子柰何獨擅茲樂乎哉咲以語余余

曰斯游洵可樂而和卿處此則宜惕不宜隨何也乘時進會人願天從如前所稱皆順也昔人言逆境易打順境難排逆我意處有力者輒能醒悟而遇順則或優游放散譬如居常飲食不思辨味如舟行平水柁易忘操如以玉攻玉不得其殲蓋恒人之所易而志士之所虞故順則利用惕惕則利用剛剛者乾之行健役之見心從一念靈明處自省自勘常覺常明如睡必寤如倦必起如臨深履薄而時不敢悠悠泄泄玩

弄承當要須頃刻不至遺忘萬境不能囮換然後可以言事親從兄可以言覧勝牧奇可以言隨意逍遥而自適盖剛之用不可一刻冺也和卿蚤志此事獨証深恭當有得力無待余言惟今朋友漸遠情境易流沉潛之養雖至剛克之用宜多故復申此以當臨行之贈和卿抵洪都請更以質之伯氏司理君

余子蕘言序

余嘗會講霞源專明心學務在芟除蕪蔓一味

眞實時聽者数百人而舜仲余子尤莫予逆舜仲從是日惟惺惺内覲若不知其他者無何成進士爲山陰令政事卓絶人頗異之已而友人有發其凾得古文詞若干篇讀之遂於致而暢於情雖文人不能越也或以語余曰此非所謂蕪蔓者乎何暇有此余曰蕪蔓在心不在事使其以矜名好勝之意而攀帨爲工是蕪蔓也不可有也因時觸事而天籟斯鳴其能已乎人生有語言即文字之始稍長習舉子業進之對大廷執非文者而往來酬報情事敘宣寍獨可廢惟善學者即文即學故易謂修詞立誠立誠之詞即是眞實非屏詞而求眞實也陽明子戒學者莫把詞章襲柳韓而自所爲文則柳且讓富韓且讓工學即在文文何足病學哉故舜仲之文自謂蕪蔓而欲芟薙之吾謂不必芟也因之証學可也舜仲又云吾無意於脩詞不足取正於有道夫文之患正患在有意無意則誠立矣此實功也眞實爲學者常無間斷爲文時見

學而不見文不見文謂之無文亦可無文之文是謂至文然惟知無意之意而後可語無文之文舜仲其識以是觀之推而至家庭之唯諾訟獄之批評上官之登對他時爲大建明大著述無巨無細皆文也其皆以是觀之

祁生壁語序

今天下學有二病其一談幼渺而忽行持其一執塗轍而昧著察談幼渺而忽行持則如任人自厥戸庭而夢想瀛島盡是懸馳執塗轍而昧

著察則如生盲不見日月而舞蹈康莊終成展錯盖自兩者之見分則轉相非而相矯而學病矣解之者曰悟與脩不可偏廢也悟必兼脩脩必兼悟夫使悟必兼脩則是脩外有悟脩外之悟可云悟乎是所謂懸馳而已矣使脩必兼悟則是悟外有脩悟外之脩可云脩乎是所謂展錯而已矣故眞悟不必言修眞修不必言悟彼爲悟修之説者方便之辭而執以爲眞則亦子莫之見耳爾光祁子辱從余游究心學問有年

去歲待選都下旅邸無事日爲言自警揭而粘之壁間久而成帙今歲拜職服官政便過里中而録其言示余爾光昔有和無垢詩及轉邵楊詩諸語皆淵深與妙脱落言銓若止專談悟境而茲所爲言又平易切實體驗于身心家國間鑿鑿可據直是修行中事夫使行持著察融貫無二隨在指擧不必兼言在爾光有獨覩其深者矣或者曰茲言也未及其所以行也然余覩其篇首自叙謂總之不甘爲觧言鸚鵡此其志可知豈徒以言語而已者耶夫自學者分途而欲使知一則莫若以身明之祁子茲往鹽國郎壁間語施于有政務如明道之令晋城陽明之知廬陵象山之守荆門則學者可無疑於悟修之説矣吾將借子以明學也祁子勉乎哉

三一窩冊序

朋友之道難言矣友道之難難于眞世有眞學問而後有眞朋友學問以生死爲念而知有最上乘一事立决定志起决定信者是爲眞學此

學一眞則如病欲安務求按切如旅欲歸必藉提携我以眞求人以眞應忘形骸渾爾我貫終始友道之至也世有眞朋友而後見眞學問茲道難言哉今見邵季躬查汝定蕭伯毅三人者盖誠庶幾乎此三人宛陵産也季躬汝定以布衣好道於塵勞毫無牽絆勇猛精進直求脱屣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有古龐蘊維摩之[illegible]伯毅登鄉擧行以宰官身應世莫與爲友[illegible]於二子是親疄然世味之外其意可知矣三[illegible]

自相考證時不放捨一聞善識不遠千里裹糧相訪北走燕趙南遊呉楚足跡半天下未已也既又思終老聚頭不可無所共作一區之宅於牛頭采石間以示終此生不相離其意密且篤如此所謂眞朋友者非耶時余爲南曺司封而諫議祝無功氏亦宦都下與三君往來最號莫逆宅起問名於諫議命曰三一窩而申以說或者曰諫議司封於三人交不淺他時宦轍所經退休時暇過窩中與之盤桓落草雖謂五一亦

可且三人者將以交盡一世而三一云乎哉以問於余余曰語妙用則非特三一五一即六道一大千沙界一而此窩中徧有河沙國土一切衆生語實際則非惟無大千無六道無五無三即一亦非一而此窩中無有寸土不見一人如是而名之泥也得乎夫不泥名言掀翻數量安身立命灼爾知歸然後止宿此窩不在門外也已或者曰門内止宿事如何余曰一窩蕞爾設天開誑爲内外本無級階江門運水隨時

柴拈香撥火供佛修齋男婚女嫁生作死埋亦衣居士宰官茂才強名學問假說朋儕茲爲三一窩究竟也與哉

立命文序

萬曆辛丑之歲臘盡雪深客有持文一首過余者廼構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數量得增壽備嗣之家庭以訓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茲文於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客曰子談無善無惡宗旨奚取茲言果

盡上乘語耶余曰無善者無執善之心善則非盧未嘗嚼着一顆米而饔飱之養廢乎未嘗掛着一縷絲而衣裳之用缺乎且巾所述雲谷老人語明禍福由己約造化在心非大徹者不能道謂非上乘法不可也客曰所稱祈求等可乎余曰要在明了事不爲碍不明了則雖求道德仁義總是執心能明了則便求福壽子孫供成妙用如農人力作雖於豐歉無心而田祖可迓其所宜祈也孟子曰以堯舜之道要湯經云求

言配命自求多福如是要求何不可之有客曰
能必人人明了乎余曰上士假之遊戲以接叕
生中下援之鉤引而入眞智啓之入門誘之明
了茲文有無限方便存焉余蚤年不知是事有
從兄剡山者乃苦行頭陀與我談不能入一日
會袁公於眞州一夜之語而我心豁然始知世
間有此正經一大事敢依自此始余迄今不能
一日忘此公之恩公於接引人固有緣也萃文
之行利益必廣雲谷老人余在留都聞其名而

今始識其面獅子音當自有聞而醒悟者於是
更引古德語三條附後授客梓行古德語者一
葛繁事實一中峰善惡論一龍谿子禍福說云

日記錄序

余覽了凡公立命之言因以勸二三子共發積
善之願而予以身先焉爲錄以記月系以日日
系以事雖纖小弗遺雖冗遝弗廢也客有問曰
子爲是弗勞矣乎曰樂此則不爲疲矣不有博
奕者乎予差以是勝之客曰善可紀不有限矣
乎曰余且旦而起則竊自念曰其無忘是錄乎
一喚醒間而吾之善念巳盎然溢矣事與物至
前則竊自計曰作何方便利之有以利之則利
卽無以利之而吾之意悵然到矣有時貪嗔根
伏取捨情滋則又竊自省曰吾將以利人得乃
爾乎而一切妄慮渙然氷釋矣故凡可紀者有
限而不盡於所紀者且充塞宇宙與虛空等謂
之有限可乎客曰子爲是者將有求乎求必得
乎與世逐逐者何以異乎曰余求亦是有亦是

無與世同亦與世異也客曰何以言之曰世所
祈者富貴福壽巳耳夫旣爲人則必欲富而不
欲貧欲貴而不欲賤欲福而不欲禍欲壽而不
欲夭欲卽是求豈非是有欲自聖人以至塗人
一也而何獨我豈非是同然吾不求諸他而求
諸自不求諸外而求諸心旣曰自心則誰司之
而誰求之誰受之而誰與之求之者卽司之者
則無求司之者卽求之者則無司受之者卽與
之者則無受與之者卽受之者則無與故余所

云來亦是有而亦是無人所以欲富貴壽福者豈非以其享諸身而樂諸心乎然世有未享此者心固戚戚既享此者心亦戚戚夫然則不得固不得也得亦不得無一日而有富貴壽福之奉吾則不然未享此也心無覬覦既享此也心隨止足夫然則得固得也不得亦得無一日而非富貴壽福之中故余所云得與世同而亦與世異客曰子之旨玄矣曰吾烏知其玄知如是爲善而已矣知如是爲紀而已矣客曰有足共

語此者乎曰可共語者在信信必有恒無恒之人多則實信之士少得見有恒者斯可孔子云云吾亦云云客退識之因以示諸二三子

佛法正輪序

儒與禪合乎曰不可合也儒與禪分乎曰不可分也何以明之辟之水然水有江有河江不可爲河猶河不可爲江欲合爲一雖至神不能此儒禪不可合也江河殊矣而濕性同流行同利濟同到海同必岐爲二雖至愚不許此儒禪不可分也不可合者因緣之應跡難齊而不可分者心性之根宗無二了此無二之宗何因緣之不可順彼難齊之遇何心性之不存而今之爲儒禪者蓋滯于分合之跡矣儒者執儒以病禪曰禪異端也足以亂正也襲人口胎辭而拒之乃使忘言絶慮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禪而不敢當之爲儒夫如是則儒門洵粗淺淡薄矣無惑乎有志者之逃禪雖曰尊儒而實隘之雖曰闢佛而實毆之則今時爲儒者之過也

禪者執禪而病儒曰儒世法也非以出世也謂爲別有壞而取之卒使日用飲食之常經世宰物之事皆推之於儒而不敢當之爲禪夫如是則禪教洵不可以治家國天下矣無惑乎崇儒者之力排雖曰信佛而實謗之雖曰崇佛而將禍之則今時爲禪者之過也爲儒者之過非其不通禪也不知孔子之儒也孔子言朝聞夕死無可無不可如周易太極之旨悟之則無疑於禪可以不逃可以不闢矣爲禪者之過非其不

通儒也不知如來之禪也如來言治生產業與實相不相違悖如維摩華嚴之旨悟也則無礙于儒可以用世可以超世矣孔子之旨闕在濂洛以後諸儒如來之旨闕在曹溪以下諸師嗟乎人而有悟于此則儒自儒禪自禪不見其分儒卽禪禪卽儒不見其合辟禹治水行所無事水由地中人居平土天下晏然豈不快哉濂洛之語別見而此專曹溪以下禪家語也號之曰佛法正輪知佛法正輪而儒門微言亦可通矣永嘉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重脩曹溪志序

余移官嶺表因得至韶水上曹溪瞻禮六祖眞身方度嶺初地見一華表卓立題曰禪林洙泗因竊嘆禪本曹溪儒宗泗水彼此相況庶幾近之蓋嘗縱論宇內名區所在賢聖托跡在峨嵋則有普賢在五臺則有文殊在補陀則有觀音非不各稱靈奇然而智者於此見斯了然苟非其人不生奇特之想卽起淑茫之疑者不少矣後在少林則有初祖在黃梅則有忍師自是東土眞宗然而一雨初滋眞言未普卑辭寄語鐵壁懸崖中根俗士睽泊不易矣惟至大鑒肇生曹溪說法而後上下俱接顯密齊彰數卷壇經依希論語隨緣率履不越尋常夫人試觀新州百姓而知佛祖卽是凡夫也觀安置母宜而知出家卽是在家也觀隱身避難而知神通卽是見用也觀平直頌偈而知法語卽是恒言也觀問難請益而知機鋒卽是唯諾也觀香泉寶嶺

而知西天卽是東土也上智上根一毫不得馳騁愚夫愚婦隨人可以與能闢佛者足自相忘無言崇佛者庶幾不入岐路下學上達與孔同旨承前啓後與孔同功以曹溪擬洙泗豈不庶幾近之哉嗟乎自有宇宙卽有此溪山直至唐時寶林斯顯謂非天地造設以待眞人不可自師之顯以迄於今棟宇千楹山田千頃僧徒千衆香火千年一毫不改引之更自無窮謂非人天呵護以衍眞傳不可盡自杏壇孔林而外於

此爲奇甚矣曹溪之不可不到也余作禮既竟
聿詢掌故僧持舊志呈示而余嗟未稱意與重
脩特難其人既入五年長干憨山清公　恩遣
在省公戒律凛嚴名理精透辨才無礙是古大
慧覺範之流亞堪任是事因以屬之而公首肯
明年余入　賀北走又明年志成公寄示且命
以序余辭而公命無已夫事匪偶然人如有待
若茲地以待大師是靈山聖祖妙合不違茲志
以待清公是異跡名僧相期不爽乃以茲序命

余不知清公奚取焉因其命終不可謝而敬序
以此余入嶺表在萬曆丁酉別清公以戊戌志
成在已亥庚子之間而余序在甲辰云

剡源遺草序

剡源爲夢科繼廉別號而繼廉於余爲從弟先
繼廉有世兄繼實稱剡山高士於余爲從兄高
士以理學著志節比于古人與處非辟自消無
俠言說余敬事之稱莫逆而不幸殀亡後繼廉
亦有兄風遊龍溪陽和二先生門爲人倜儻慷
逵脱落風塵家徒壁立而意常晏如然偶餘儋
石則挈振貧人隨手銷盡弗計也其意氣多類
此談名理時有悟入而質行砥節必先孝友葢
自高士沒余時與繼廉游而心相許道相摩也
興至輙娛情詩酒余有草堂三楹蓄書可數千
卷繼廉居相望數十武而近傍有兩大樹亘幹
摩雲濃陰覆地四時可玩晨夕相過非與誦習
堂中即共謳吟樹底十餘年無虛日時起征途
同爲吳楚燕趙游臨流弔古立馬看川所何傾

倒誠不知勲名富貴爲何物者余行作吏稍稱
間阻而一日相思輙千里命駕前年余理鹽鹺
訪余鹺司舊年余判京兆過余京邸今年又僉
册南行至廣陵別去余抵石頭彼還越水猶以
詩相問訊別不再閱月而訃傳吾弟死矣悲夫
余駑質蓬心毋樂廣取師友用自夾植乃近于
兄弟三從間得兩傑士方其晤對意未甞不逌
然自快以爲挾是可遺世而忘老者而不意先
後舍余以逝使余孑處孤吟漠然何倘高士長

我十齡年不逮艾繼庶少我十載又不逮彊身世悠悠莫料而俯仰天地吾亦能更幾時良可悲夫而余又痛恨夫兩士者何皆厄寒困頓於生前曾不得一遇以死高士一諸生而繼庶湫然布衣已爾然高士沒而郡大夫表其墓祀之學官亦以不亡繼庶寡交遊名不踰闤闠今死有發其潛光而托之不朽者乎不可知已繼庶有詩數百首余欲校次之開卷輒淚涌涌不能竟愚上人者與余兄弟為方外交具詩家隻眼

者一日問訊感泣余以詩草屬之上人卒業稱賞曰是有古常孟之風清抗絕俗似其為人又曰山居四時迭身上人述懷等作即不毯數十言而習中藕耘丘壑自具取數不在多也手為校讐擇什一於千百而付之梓命曰剡源遺草上人又曰茲刻行而知言者因言得其心則所謂不朽者其或有托矣乎余惟繼庶於生死貴賤常自擺脫以為一切無有而身後之名殆不必區區有此然以生人之愛惜倅如玉樹庭蘭早就摧殘而流芳餘彩難忍頃令消歇則茲刻為不可已矣若余草多與賡酬之句請以併行亦上人之意而兄弟同聲之應自有不忍相遺于生死者故忘其鄙俚而勉從所請以梓是稱池塘草云

普渡一方冊序

昔宋殷直范延貴以使歷下邑入萍鄉境見驛傳橋道完葺廛肆無賭博市易不譁夜宿更鼓分明遂以宰張希顏告之樞密張公詠詠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即日同薦之于朝余讀此

未嘗不嘆贊稱快竊謂是有三難焉宰職在安民而道路橋梁與夫廛肆市易之間皆民日所利用其措置宜周乃上所稽覈最不在是則多緩視之而或才不逮心精神難遍是惟識與才合而後能克舉諸務故宰如希顏良難凡知是之政而得之偶然經臨之頃至夜宿更籌猶在審察遂不更問其他而央其賢知人如此又難知人所知而信之而更以知能知之人而并

薦之隨遇隨詢隨知隨舉嘗賢如饑愛善若谷如樞密又更難嗟乎三賢者可謂巧相值矣而今更有若此輩者乎語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濟故凡舉安民之務者不必盡宰爲倅爲尉皆宰類也能其職不問其官余葢得邵公焉邵公來佐吾嵊視身恭慎擘畫才通諸所興革項刻指揮如意城之西古有石橋跨溪南北爲洞凡十有幾利濟四十餘鄉及婺州南明之往來者近以歲久傾頹徒輿具病民望脩

建如渴求拯而莫爲之倡惟公不受上檄不待人祈慨然身荷專督之累石取材鳩工集衆凡閱歲而功成車馬肩負利涉無虞葢公之功利濟於一方者真久且鉅矣由是而推而凡事有類於橋梁者安其殑䠶理其蒙茸若市易更漏之必飭其盡心又不可待哉公之政真庶幾乎萍鄉之善而知之而薦之者誰余于今達官有厚望矣余爲邑中產往來是橋即月不知凡幾過固不特偶經而已者心知公賢欲誦述聞之當路而余病且退矣言之或無以取信則以待如殷宣公者之至吾邦而爲之汲引而邑僻未可須也則以謀諸余兄采紳學士之謳歌與夫一切輿人之誦凡若干篇而更序述數言冠其首類爲卷帙流傳之以俟夫觀風而周諮者夫世豈真無樞密其人者乎倘其人見是帙即余言未重而輿誦可采公之遇爲有日矣

金學訓擢太和諭序

文麓金公訓剡六年今擢掌太和教諸生不能

別相率謀贈以言而拜乞於余惟余昔宦游便道過里乍一接公已私識其爲古心士者越五載再過接公乃益信之益公底裏洞豁檢押嵏嚴待諸生後利先義僚宷填箎之叶藹如也對邑大夫恭而有體公以實心制行故精神孚於士類真庶幾稱賢師哉或者曰以公之賢宵路者宜列薦牘使居六館膺民社乃與公稱今循資之擢無乃未足盡公與余曰不然清議在下久矣若郡邑之官有上之人百口而交誇者無

如閭閻一語爲眞公取信在士心而薦牘之有
無何足爲增損且今天下佚虜交訌災沴相繼
所至財巳竭而賦日加開採之令四出〔?〕一中
貴人可以殫射郎官司民社者調劑爲難間有
一二賢令未補多艱急須多得人錯落布之天
下時乃可濟設以公處一令利在一境爾矣何
如師儒之職陶鑄士類養棟梁榱桷之材以待
國家十年數十年之用此忠臣藎士之上計所
謂功過于民社者也顧職師儒在六館亦爲贅

員吾見知酉徒勤而見之有不知其名氏者更
何論課績故又無如處郡邑中情洽勢聯而教
實舉然則公玆行孰謂所處未盡耶公在剡士
彬彬興于文行者不可勝紀皆公之化今移之
太和其職益專太和我
高皇湯沐地聖人之澤可尋而御製一編具闡
精一危微之旨公惟取是而表章之以訓多士
他時有出而名於時稱眞儒偉士而樹旋轉之
殊勳者皆公勳也是用因諸生之請而書之且
以爲勉

剡訓趙公權　德府序

師儒之職不列於稗官而所以稽之當自有體
夫官有以幹辦爲良斂徠爲最者則考在才力
而非所以論於師儒之官職師儒者體尚尊嚴
功收坐鎭是故先行而後藝重品而輕能何也
師之職以造士也師於士如金之範如器之型
惟行脩品卓取其可以漸摩涵育而巳是故有
澹然無欲之趣則可使士知廉有介然不狥之

槩則可使士知節有惓惓然不欺之實則可使
士知誠惟此三行之不虧則亦足以列於師儒
之林而藝能有所不必問巳若使藝能雖最而
根實未培先之以市道則士且穰穰倡之以繞
指則士爲靡靡示之以浮誇則士率爰爰溢溢
而不知歸若是者雖優于藝能奚取哉夫以藝
能論儒職藝能猶非儒職所先而况于傴僂拜
起曲折趨蹌以至一切送迎唯諾之彌文其不
爲師儒之所宜習尚可知而上之人固亦不宜

以是而稽師儒之殿最益立官考職固各有體也乃今趙公有感焉趙公起家歲薦而授剡庠司訓未及兩期而遂有 德府之遷其任且淺而遷一以驟也求其故而不得則豈以所責於師儒者惟拜起趨蹌與夫迎送唯諾之爲恭而公有不盡然者遂以爲公少則立官任職之意謂何哉余以弓告歸邑屋得時接公談而悉公之大都公居家素窘且由山東抵浙途長費鉅抵任後奉入半以償所貸而日用饔飧僅以返

給人或未堪而公口不言利絕無片札干請瀆庭守不皎皎而嚴語不輕出有出則肺腑是傾舉動具有繩幅古貌雍容卽望見而知其爲長者以公爲師如前所稱三行者亦庶幾其無愧矣哉而況時與諸士談文論學亹亹不倦鄉飲大祭禮文明察卽藝能亦具可稱逖剡士方以得師爲幸而柰何其遂以是屢公卽公自視恬然而公道與情不能不爲公深太息矣雖然余嘗讀易至漸之上九鴻離所止而處空虛[illegible]爲無用然羽可爲儀則無用而未嘗不用也公今轉閒冷有漸陸之象然而流風在剡多士頌之縉紳重之且今日之贈言又邑大夫吳侯所不惜枉駕而命於余者公行有餘色其羽儀亦卽炳耀於今時矣況由此輔導 藩封焉知無可表見卽不然而偃仰桃泉逍遙杖履以餘慶遺其後裔而厚道化其鄉閭則爲儀之羽又焉往不足用而公亦焉往而不自得也哉於是周子次第其語以復于吳侯侯曰吾媿不能番爲公

地而徒重公惜公然得茲言可爲公慰矣於公之發因書以贈

邑尉章君擢任序

宛陵固道學之鄉也吾鄉錢王二先生往來主會水西闡良知之教其後加以耿學憲之倡率羅使君之提撕其郡人士不特及門塲業文學者能領畧其微詮而風聲鼓舞習尚蒸陶卽他途小道皆有渾朴不雕之風似從學問中來蓋其以無意得之而不知所由矣哉講學之風甚

神也先蕭拙齋公來守吾郡以學爲政是其倅
者近章君尉吾嵊也起家村塾而度閑禮恭雍
雍若儒者居官一意撫循不妄朳一民益未暇
悉數其他即此慈祥一念固其根本之大者夫
孔子本居上以寬孟子陳王道首之省刑凡在
親民未有不先慈愛而更可論其餘者此孔門
旨要亦人心本具之天真即所稱良知者惟蔽
之始失學問以祛其蔽而已今君作尉於此不
昧豈非無意得之講論薰陶之間而不自識知

者乎君由中州邑幕以賢擢茲職民方德之忽
遷藩府閒局之置固資格所限然進止有時止
足有分尤學問中義君亦嘗聞之否耶君即謝
職以歸敬亭宛水間自堪娛老水西之堂常開
聚講之風不輟率其子弟相與游從而[illegible]則
資格能限君於仕轍而無能限君於大[illegible]中
亦可不負其鄉矣君何憾焉余同志之[illegible]
中不乏君歸其以予言質之

東越証學錄卷之八

序　　古越[illegible]登著

銘吾袁君六十壽序

萬曆辛丑十月某日銘吾袁君介六十之壽謝
一切戚里賀弗受獨友人若干輩得升堂而致
賀焉我友締結數十餘年久矣今所旅進皆昔
相與總角之交今所履堂即昔共習句讀之所
追談在昔笑指二毛古人久要不忘之誼庶幾
無愧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

館時詩若爲我輩詠者於是取詩而歌各舉酒
酹銘吾君爲壽而諸君又顧語周子曰今日不
可無言言之惟子余惟吾輩錄約相繩款語日
棲何者非言而更須今日雖然亦有不得不言
者人生有一大事雖水火衣食不足踰其急且
重者而況各冉冉老矣尤不可不以是爲切切
凡人未能切切者未嘗諦觀焉爾試各撫胸而
默維方爾童年忽成耆艾爲時能得幾何中間
所歷情境猶如昨夢何事足堪把玩從既如然

來亦可槪是一切皆虛而以何爲實因自有安
身立命處不可不㴱求而明了者明之而生庻
不虛生了之而壽乃爲至壽蓋不假外物而現
前眞實受用無容導引而自然常住不毀者惟
此一事昔人謂之眞樂謂之不朽謂之至尊至
貴可愛而可求者無非是物故於今日壽觴之
祝而特拈出爲銘吾君願之若但爲世俗之賛
頌而已者非所稱於我輩也君齒於吾輩最長
稱祭酒而行誼亦自度越每事從惇大則群讓

寬務先施之誼則衆推厚推心置腹而一切城
府不立則莫不歸誠君蚤事二尊人以孝配李
孺人琴瑟之諧老如一日教二子以義方且克
家而諸孫玉立可愛君操行敦倫卒多與道合
而更了此向上一機亦不過一著察閒耳君其
能無意哉憶在庚午之年相與共遊龍谿子之
門當時不肖尚未足領畧其微言近稍有所窺
始能篤信此事至急且重而又不敢不孜孜求
同于友故願相與修明共究竟了此方爲貢寔

不負又要不然亦世俗要結之小信爾終愧行
沙之歌君今年始六十耳由此年數日增而向
道當彌切其若衛武公然既耄而不忘箴儆則
不肖請歲歲托於朦瞽會中繼君而稱壽者從
此且不乏當其期不肖皆願以是說進領袖亦
惟銘吾君故於今日尤惓惓云

玉筍劉公六十壽序

山陰劉氏兄弟冲倩特倩暠倩三子俱力學慕
古以同胞稱同志人謂爲難而遡其必有自也

蓋其尊人爲玉筍公云玉筍公之行其大者在
孝友聞其幼時家貧甚稍長爲諸生値父以戶
役負累罪當遣公彷徨身請代不得乃計緩父
刑自刻苦誦讀手一編曰生吾父者此耳極力
至嘔血不休比試受知守若令而父罪得豁于
同事二百人中獨蒙與數固至心所感也後公
奉養益虔有二弟且幼公哺育之長爲婚娶曰
吾畢力養親不過口體撫鞠吾弟庶得親志耳
親既沒而友愛不衰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公[illegible]

此自力庶幾所稱足法者乎公以貧故不能爲子延外傅輙自爲口授蒙時句讀與之爲句讀師長可通經學文與之爲經師爲文師公處宗黨能忍卽以忍誨三子曰不忍禍從外至不遑病從内出人謂爲名言公善衛生卽以衛生誨三子曰周禮疾醫止須庶人士君子治未病不治已病也公取與甚謹卽以護名節誨三子或一語之及日何因有是必終夜詰省不能帖席夫公于三子行範言提豈不誠苦心極力哉而

今見樹立遡所自爲不誣矣公學富才嫺名流推許自亦俯視一世慨然抱經濟之思而竟厄于數七赴棘闈不遇以老今年壽届六十絶意進取督學使者欲優之冠帶弗受也著隱者服遨遊鏡水間以自放三子所與交游之士凡若干輩皆父事公當懸弧之辰旅進持觴上壽而請不肖爲言以侑公聞而辭諸士固請公曰卽有言願以規不以頌也夫不肖其將何言以當公意蓋思前有一樂說貽三子而今數年來公

與安人年壽彌增桂子加馨蘭孫加茁纍纍緜緜樂愈進矣更何言哉蓋嘗聞吳康齋先生之言曰一樂君子所深願欲而不可必得衆人得之而不知其樂者多矣旨哉知之一言其知道者乎蓋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不知則止足之意少而凝承之道虧故履此者貴知知則謂遇所難得能安享之于身所已修能加勵之安享則共恬共愉而太和之保合益固加勵則愈培愈厚而慶澤之流衍斯長故惟知乃爲不辜負

耳吾觀古時父子兄弟履茲樂者若程太中有明道伊川陸宣教有梭山復齋象山皆以古道自相發明而至於周公則直曰文王我師也此其樂在家庭自可想見乃不辜負之榜樣而吾人取法舍此何歸是尤不可不知者不肖交公父子間分義最深今日相期必欲公爲太中爲文王三子爲明道爲象山爲周公而後綈交之願始遂卽如所提知之一言亦不離良知宗旨而奉爲入聖鎖鑰蓋歷歷真信聖必可爲人必

爲畢一念悃誠斷斷言之是所以侑壽觴之祝
而與公相覲之求者無第二義也如徒朋以令
時豪傑而已者則公所以教三子與三子所以
受教于公者亦已自備而又何俟區區之更贅
也哉

宗溪王公六十壽序

人相生也而有祖父有兒孫道相傳也而亦有
祖父有兒孫相生者以身而相傳者以心身相
生者引之乎一家而心相傳者天下後世之所

利賴一家之引傳之億萬代與天地相終始而
利賴天下後世者引之無前後與太虛同無窮
此兩者常足以相兼而不易以相遇生我之祖
父而道不在焉是故仲尼祖堯舜而父文武道
在祖父矣不能挈而畀之所生是故濂溪子明
道而明道孫上蔡仲素諸人是皆以異姓爲遞
合而遠或在百千年間矣若隨世系以相接而
當面相承以生我之祖父爲授道之祖父以所
生之兒孫爲受道之兒孫者惟周公之於文王
子思之於孔子足以當之而他若伊川之仰建
陽之蔡以是事相作述亦庶幾謂之不辜負盖
此古今所稱難而要亦爲之自我而已我越陽
明夫子崛起群聖之後首倡致良知之旨祖洙
泗而父濂洛源流不爽其言曰吾所示良知乃
認祖父之滴骨血也斯不盖信矣乎嗣陽明者
則吾師龍溪子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師門
致良知三字誰人不聞惟我信得及盖當時及
陽明之門者不知凡幾而稱嫡骨子者惟師一

人師之道近且彌久彌尊爲天下宗仰然畢竟
宜有所付托嗣師者又誰歸乎宗谿兄者師之
季嗣也今日之任宜在于兄兄生有奇兆幼有
遠志先師默爲授記所見於付受之詞訓勉期
許抑何至也且兄性行克肖吾師處良多心懷
豁達肖吾師之坦夷掩瑕樂善肖吾師之博大
事二親孩提愛篤待兄和而克讓訓子慈不失
方一切肖吾師之植本而敦倫兄於道近已雖
是入微一著千聖秘密吾師時時拈舉而兄盖

年聯朋習靜已嘗於此參求蓋是事非易非[illegible]須在自證自肯本之不覩不聞總之人情事變擺脫於塵情世味之外而參訂於明師益友之間此吾師之教旨循循可率固兄平日之所飫領能不究竟已耶吾師委蔵莫容歸以木鐸振撕聾瞶謂之窮而道明兄嚮用途長行且見之行事畢師未了之經濟要惟信斯爲急兄可一日忘此學哉兄有子世韜世弘世文富年厚植且有力肩此擔之志余嘗題其齋有不出戶庭

成遠致定知於此讀中庸之句周公子思之業期于兄家庭父子間見之今日之任不責之兄而誰責也耶不肖早遊師門毫無知識而近稍窺見一班雖足不逮眼而托爲異姓之嗣亦無多讓後進諸生若某某輩皆務究明宗脉以稱於異姓之孫他時成立則師門眞可謂見孫滿地然而登壇之羽惟兄是秉弟且肩隨而[illegible]生父事兄責亦重矣哉今年某月兄偶六十初度之辰遂以使事歸里不肖與劉子某升堂稱[illegible]

擊鼓歌詩持觴爲壽而推以余言余惟今日所履者師之講堂所擊者師之講鼓所歌者師良知之章而眼前濟濟雍雍具有天泉鼓[illegible]之風則今日所以壽兄祝兄者已色色自備[illegible]而更須以言是猶處蓬萊員嶠之上方欲玉露瓊漿而復問仙人談仙術良爲可笑雖然一舉一回新提醒箴規明聖不廢故爲叙述如是而諸生且繪以圖圖上書余言而進之以致交儆之意云

承泉袁公六十壽序

說者曰古今人不相及古人心行敦龐風俗粹美今不逮也於是卑今慕古不勝徃哲之思予獨謂不然今人中寧無古人哉即如袁氏予獲交其三世有對泉先生者爲予前輩[illegible]德合于太朴時親就之令人浮吝全消先生[illegible]子承泉公又克肖焉公質木坦夷[illegible]用飲食外不識世間有機械事言動[illegible]如不出口逢人磬折下之或見侮受而不校已有德于

人未嘗有德色乃其大在孝友岳翁歿毋哀毀踰常天性自流豈爲禮設耶事父務娛其心抃上無資傾巳橐以給身衣食弗計也撫諸弟爲之完姻父有餘俸悉以推與至老怡怡如一日二子清侯寧侯恂恂有父風葢其一門沕穆三世醇謹二子從予遊於公爲通家予毋過其庭相與盤桓如遊葛天陶唐之世與耕田鑿井鼓腹擊壤之老人班荆而道故不知其時之爲今也謂古今人不相及者然乎哉今年公屆六十

之壽二子之友王子葦過予乞言爲頌予聞世論壽者皆云古時風氣渾純人稟厚年百二十歲或千齡其常今氣漸漓而壽漸下矣予亦不謂然風氣豈以時人稟不自天皆心爲之心渾純則吾自厚于稟而壽算無疆亦吾心自致耳杓對泉先生年八十時予過而稱觴見其矯健如壯嘗辯老不衰乃先生以有餘不盡之年貽後人而公靈承之有古之心享古之壽公將致百歲不啻也予其以是必公矣雖然更有爲二子告者二子在黌序文日有聲行且取巍科聯翩繼起以　封章祿養奉公公享之足愉快矣而不盡是也余與二子談性命之學有不朽之留夫性命切巳必深研而實悟非一談可了者學亦有古今矣語曰古之學者爲巳深研而實悟則所謂爲巳者矣吾願二子於科名之内更以此不朽奉公公有古之心而二子以古之學副斯爲養志二子其勗之哉

居士畢惟吉六十壽序

盍余因與宛陵蕭伯穀游也而知其里中有邵季躬查汝定又因與查邵二子游也而知閔川有居士畢惟吉居士與三子相友善同事懷松上人稱弟子懷松悟入宗乘爲禪門龍象而宛陵三子者皆自擺脫塵樊善通師旨余嘗有三一竊說貽之今居士何以師且友于其間哉居士身在闤闠市肆閭而業不離子毋什一則所取於師若友者何也三子者曰居士蚤年能舍所後祖振既湮之祀而不利其有受故友遺孤

之托而能無愧於以生諸所操勵具烈丈夫之
槩而居之若無獨謂人生有此大事遂一意皈
依凡四上普陀遍尋知識中年投禮懷師方丈
時與吾三人論證交契獨深捐貲創淨社三所
以安徒衆歲旱疫為施藥糜所全活人不可殫
功德種種備自精勤然所治常業卒亦未嘗捨
去又曰居士有配張孺人者共持淨律斷葷血
有年子加勤嘗代居士封股以療大毋疾善集
一門識者謂有龐蘊之風今年居士孺人俱屆

六十戚里既頌其功德而且以難老祝子能為
一言壽乎余曰有是哉果爾則余能為言進之
蓋凡戚里所贊頌祈祝為居士壽者世壽耳世
壽壽世人耳學佛者不宜徒以世壽壽之世壽
有數而有不限於數者世壽有量而有不[illegible]於
量者世壽可稱可議而有不可稱不可議[illegible]此
無數無量而不可稱議者一切平等既平[illegible][illegible]
足下即大地也刹那即古今也俗緣即[illegible][illegible]也
[illegible]業即梵網也臧獲即師友也而後居士即

蘊也六十即難老也此方可謂之學佛方可謂
之學佛人之壽吾將以是追居士而居士亦當
進此者也儻不明是義則不免墮數墮名言中
既墮數量名言中無論所稱豪舉盡為土苴即
修持施捨俱成縛執無論所賀今壽尚在耆年
即百歲千秋同歸有盡無論終身行腳未得盡
如龐蘊即使步步皆符亦難強合此豈所宜為
居士壽而居士亦豈宜以此自限哉故余願居
士更進之也余未面居士則姊寄未可輕宣而

為懷松弟子言為宛陵三子之友言雖然茲言
即三子亦足取証獨居士云乎哉時汝定與居
士姪貫之方過余舍于其歸書以畀之俟居士
七八十時再各呈所見試校勘於此更何如也

菊軒胡翁七十序

余初與胡君交過集其庭圖書滿壁風致灑然
而最可愛在黃菊數叢婆娑馥郁階除間已余
宦遊歸復過其庭則菊之婆娑馥郁如前時夫
余二十年來覽邑中風物盛衰與俗態[illegible][illegible]而

淳漓倏然爲之一变此豈氣會則然而亦人情趣舍無常卒致披靡至此今獨見是菊依然必有所字乎中非徒植者私心異焉詢之則胡君尊人所植胡君曰家大人盖稱菊軒翁云性好菊自幼已然庭之菊先予而生五十餘年矣生平默默竟日不吐一語論種菊始欣然開口庭之前跬步即市肆翁出棹首不顧將急奔歸則以視菊其植菊也別其種固其根芟其岐秋時一幹直上黄彩爛然甫華即爲來歲計終日傴

僂顧視于風霜露雨間其精且專如是余歎翁惟如是固宜是菊久而依然夫世好所尚與尤物足以移是者何限而翁獨顓所好于菊即未語達人之高標而必不隨俗爲趣舍者俗偷不隨以偷俗漓不隨以漓使邑盡若人則雅道常在豈至二十年倏更嗟哓菊軒公爲人洵足異矣今年七月王子輩素善胡君過而謁余菊軒公七十願徵一言爲壽余曰諒哉菊軒翁必壽也吾聞南陽甘谷中有大菊家其門者壽卒至

百二三十歲盖其人盡菊餐水飲而且性行朴畧無他嗜好戕賊其天卒躋上壽若翁殆其人與故上壽可必七十固其階耳然余又覩翁不事他業而家日益饒不營營子孫計而子孫起夫以一樹菊之能而能使生産後昆與菊俱茂此亦豈有說耶則余益異之矣於是引觴酌酒既以飲翁轉而酹菊爲黄菊之歌二其一勤樹藝兮菊兮叢餐落英兮色還童翁植菊兮菊植翁翁與菊兮互爲功其二菊之種兮桂蘭則異

桂蘭之生兮與菊俱遂化工神兮呈寸地菊無知兮翁何意歟巳王子輩瞿然曰旨哉渢渢乎可以壽矣子身在宦而心有味乎靖節之東籬固宜善言菊也因書以贈命曰菊軒壽序

壽張南山翁九十序

惟叙張君盖與不肖稱莫逆云君年十一余年十三時同赴有司試既同爲博士弟子員先是剡科第連蹇士氣爲奪君奮臂以呼而余爲之助曰丈夫七尺謂何乃坐令地限耶結同志十

餘人爲文社作奕冊計無何社中鵰鶚繼起余與君與焉乃共偕計北征爲京國遊二十餘年來風雨孤燈江湖杯酒無地不偕而進取亦兩相當以故兩人者一視其兩家人君尊人南山翁者余父事之今年届九十正月十四日其生之辰文社諸君共繪一圖皆神仙家物以頌翁而又顧語余曰子盍申以詞余與君交且事翁若此而得無言夫翁喜談神仙圖之繪有以也余觀翁何者不仙神仙家首尚功行次導養次

風骨而翁具有焉翁廓落無他腸憮憮于于終其身與人無幾微郤性好生見魚鱉螺蚌時市而縱之江郎人濱死而翁手全活者三而終不以此市德故求翁爲人者不于今而于無懷唐黃間翁精存想玄修之法時惟子午起危坐吐納他時爲五禽術至老不休翁美鬚髯偉幹長身凝然山立翁悉具神仙家所尚何者不仙體九十杖於朝而翁步履如壯時頃恩授冠帶而邑大夫迎爲鄉飲賓磬折而次賓筵之右望之者曰若仙人若仙人翁直若之已耶夫剡巍計多遜他邑而異壽則他邑莫能先剡形家者謂四山峭古足當之然余詢閭異人則姚江有岑氏者年百八歲尚健善飯大江而北新都有胡氏者爲前丁卯鄉貢士計其年百六十歲猶能放浪江湖兹兩人者實剡所未有今以觀翁即未語飛昇而度其年數百不止彼胡氏或得以頹行進而未以數岑則信乎四山之有異也壽若翁天下何能數屈指然胡氏者吾不知其爲

之後者何若張君學日富而養日益深翁積又足厚貽君則巍科上第亦豈終讓他邑行嚼手掄魁而待詔金馬他日裁尚方之錦進非時之鮮歌歩玄之曲爲翁稱觴舞彩壽且榮若翁天下又何能再屈指以夸視一世而爲剡振古奇觀是在翁父子間哉余有老親壽或可庶幾翁而余早早一第將不足當君若進而修聖哲之行計不朽以顯揚其親更第一義事君且有意登不肖猶能助君奮臂而呼也

南嶹李翁八十序

夫世有必顧而無必致者則惟孟子車氏所稱一樂李子邦秀尊人南嶹翁及母王孺人並壽且康故儕輩相羨以為遇莫如李子先是南嶹翁年七十邦秀烹葵摘瓠偕弟造翁前跪上卮為壽以及孺人兩人歆之快李子之友曰是天予之樂而承以懽者也卽鶉結為彩菽藿皆珍已請賀惟李子頻蹙不為悅辭且語曰子辭吾懽而未辭吾顰吾翁昔居壠畮間以不肖故徙

令里授之一經而我弗克副且菽水洵懽孰與捧檄為喜如樂何李子時布衣家壁立故以云卒不受賀於是李子益殫精博士家言越數載舉於鄉又三載為令戊子翁進而八十李子重肉列錦復偕弟造翁前跪上壽卮以及孺人兩人歆之快彌甚縣大夫博士長者之車轂相擊於門友人進曰子今則喜者庶云遂矣夫青袍何如布縕甘毳何如藿食冠履交錯何[illegible]李子立而門張羅也顧不樂與李子曰吾且[illegible]

上官之羞　命誥之榮也友人曰以子若抱撥上第若持券取責試且一驗由今則可以竢矣於是十餘輩相率造翁為賀而命汝登致詞汝登曰李子偕計吏上春官盍嘗涉黃河望泰華夫河之長以源深華之嵱以體厚耳彼德積而壽哉理寧是與南嶹翁有龐德悃愊類古人處宗黨不作苟同居常誦偈禮佛一意度修嘗見被流溺者奮往援之出諸水道拾遺金挈還其主他率義多類此而孺人者閫德與翁稱以德

召壽兩人百歲當未艾也李子樂寧有既哉然余又惟親年百歲可樂皆親所自為子莫盍之而子若或親盍則前所云為懽為喜為榮者是而更有大者惟立身之義在曾子與欣欣樂其親者而其論孝極之居處莊事君忠莅官慎朋友信戰陣勇斷樹殺禽以時而道始備孟氏亦以俯仰不愧怍次之俱存無故孔門相傳旨要大約可睹夫惟身立道[illegible]然後父母享無疆之上壽而稱至樂彼口體之奉　命服之榮皆其

外者李子豈以是自足哉曩余談丹霄之業世多迂駭而和惟李子今豈無迂視茲義者要惟李子弗疑於是李子唯唯莫逆作河山圖以象壽而書曾孟語其旁蓋既爲翁慶而且以自志弗忘云

吳氏鄭太安人暨紹南吳公毋子繼壽序

性命之學或謂高深宜未易言夫天命之性中庸首揭學言明德語言爲仁皆性命之旨我輩自㬋髮來即以受句讀而既長師儒之所傳習

有司之所掄求無非以是義爲發明是豈不宜易言者哉且性果何物即吾所爲視聽言動而措之食息起居以至綱常倫理無非此性之顯見天命者莫爲莫致之妙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性之別名而無極則天命之謂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此人之所以爲人生與之俱未嘗須臾離匪高匪深而人自不察謂之日用不知不知則七尺之軀塊然血肉而與草木同榮腐亦何以稱貴于天地之間故人惟盡性知命而生理明然後造化在手常伸萬物古有稱檀天爵之尊而不以位握繇價之珍而不必財享無疆之壽而不在年者舉是物耳邑吳生孟剛與其外弟丁生中甫凡十餘同志皆與余游從其求究竟茲義今年暢月念有三日孟剛尊人紹南公届六十之壽又餘月而其祖毋鄭太安人當八十初度旬月之間子耆毋耄於是同志相率稱觴上壽而推余以言夫言則寧更有加於性命之說哉余記弱冠時與公同爲博

士弟子公質金玉而行準繩太安人訓公以義而公色養無方以篤孝聞公長余五歲余心敬慕欲兄事之而未逮也今別且三十餘年以令子通家之義再接公顏公行益完而太安人之恬於孝養益至夫堯舜之道盡孝弟孝友如公性命之旨可謂身發無餘然中庸推事親而本之知人知天蓋必知人之所以爲人而契無聲臭之載以此爲孝乃爲著察公與令子晨昏講證其必有以進此者乎余每羨古爲父子者若

堯夫之於伯温太中之於明道以道相成此家庭極樂公父子眞誠世濟夏以學力加充則有爲若是寧令遜彼公負儁才以一諸生自老孟剛積學攻文猶然有待近家徒壁立人或爲公邑邑而不知公誠太中子誠明道性分之中何所不足而更以外爲重輕故今日稱觴余惟談性命之學爲公壽而且以壽太安人身與賢聖比德而壽與太虛齊年畢幻學之事率生理之常此易簡之旨當下可了公且於茲首肯其毋謂余易言之也

楊母郭太夫人壽序

太史復所楊公奉　詔起爲南少宗伯掖其母郭太夫人以俱太夫人夙閑禮教動引大體公所進止一稟於太夫人而兹行亦惟太夫人之命云至之日都人士望見板輿謂太夫人成其子行道立身而斗山望重毋德茂矣既相與嘖嘖稱賢而又謂太夫人行年七十聲容步履比於壯歟得天厚矣更相與嘖嘖稱慶越明歲爲今丙申太夫人年進而七十又一八月某日其設帨之期公友生寮屬濟濟登堂致賀而各徵有壽言惟公門墻士文生孔生韋則介於文堂黎先生而過周子請以言謂登與公同年舉進士於太夫人義稱猶子而且時從公論學知公深也登於是作而語曰太夫人內德淵源其奉姑氏相司訓公種種徽音見於諸名公所論次悉矣則何能更贊一辭惟諸君從公受學亦知太夫人所以壽而公所以壽其親者乎太夫人今之孟母而公將比於孟軻其所學有真境在

家庭者諸君亦能想像之乎江門先生者公鄉邦理學之前標而吾聞其語有云子之養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加肯哉斯言即是可窺公母子之際矣夫適非强爲即所見於孩提時者人在孩提時母顧復撫於不言而子愛慕知以不慮適之至也雖其賢孝能加毫末於此乎今人有頌太夫人之德者謂撫公壯訓公義而實何莊何義之足言要以率其稚從

之常公所奉於太夫人者人咸以其牲鼎之養
翠翟之榮爲足以異於恒人賤士而不知公且
比跡愚夫同情孺子晨昏出入怡志承顏不越
跬踏左右之間而百順攸生且婦隨孫繞合敬
聯懽而太夫人悠悠有餘適矣夫適則怏怏則
神完而體固適則和和則祥召而祉綏太夫人
壽考且寧而百歲千齡將未有艾蓋其所以壽
而公所以壽其親者皆無待于外不假以人是
其學之所謂眞境者哉夫大道本在尋常而萬

行罔踰方寸故詩書所紀賢母孝子之實卽洊
衣治蔫而聖善攸彰請與分餘而愛敬以備眞
言要無多而世且日用不覺適之一言簡截示
人非江門不能發而非公無以明登敢因太夫
人之壽諸士之請而表著之旣以侑今日之壽
觴而且爲諸士作則使歸求實體玆學共明他
時遡所自出則皆太夫人靈長之壽云

壽董年伯毋姜太夫人序

侍御董君明卿毋姜太夫人以貞節奏 聞朝
有旌典嗣以侍御君子貴拜 封命凡再禮
恩寵矣侍御君迎養京邸旦暮晰寢膳孝養旣
至今年春秋屆七十十二月八日其初度期侍
御君服繡斧爲斑襴跪舞膝下以鶴爲壽都人
士稱太夫人榮且樂云其同邑周生汝登與侍
御君同年舉進士有毋年七十餘未沾 封命
今且以謫補寓京師毋在子舍相望四千餘里
省定時闕睹侍御君羨焉然周生與侍御君交
莫逆得事太夫人猶吾毋也登堂執子禮爲太

夫人壽且前致詞以侑觴登惟古賢毋最較著
惟孟惟歐陽兩毋乃所遭歷史不俻紀以晰太
夫人不識艱難孰甚太夫人年未壯稱寡姑且
垂白子女二息呱呱在襁褓家蕭然壁立日匱
紡織具饘粥奉姑而以餘哺其兩息如是者二
十餘年終養其姑歸其女而侍御君稍稍成立
盡瘁焦勞如太夫人竊意卽二毋不能過已夫
江流以百折而長而千歲之松經霜益固太夫
人榮矣而瘁先之樂矣而憂成之則壽于齡未

丈榮且樂有既哉然此太夫人自壽而侍御君何以壽太夫人彼三遷畫荻之名在天壤蓋不獨其母賢子車末叔固成之矣吾觀侍御君動循矩矱有太夫人之慎底裏沖爽有太夫人之溫服御澹泊有太夫人之儉石畫淵思有太夫人之理冰操而玉節有太夫人之貞是足爲報矣而余以爲未也吾人所取法末叔無論孟子之學貴通其微孟子事母之節不槩見而要之論孝處皆是乃余有不能無疑者智之實則以

爲知斯不去而樂之實則以爲手舞足蹈而不知象人則以爲由之而不知道而孩提則以爲無不知愛明卿於此何如哉于此了了然後可言學孟學孟然後可言報親不然僅僅修謹皆末節而況在身外者乎登母未能以榮寵希太夫人而學道通徹依歸孟子則願與侍御君交勉有不敢搖搖爲今日之空羨而已者故既稽首太夫人前而更諄諄與侍御君相質云

張母陳安人七十壽序

閨閫之行雖甚盛不能自彰每每徵于夫若子而至於所稱生母者則尤必以子顯我　國家令典體悉子情備至凡所生母具得以子貴貴之是故子郎官則母稱安人以至恭人夫人皆得視其子封號不二于嫡人子遭時可謂無不遂之情矣然此猶孟子所謂人爵得在外者耳修我天爵以報所生則更隆重不朽是故子而賢人則母賢母矣子而聖人則母聖母矣主爵之柄貤恩之權係我天君不由外假孟子曰人

人有貴於己者得之可不謂甚便矣乎人而悟此斯爲眞能孝也已山陰張子易從余游有年一時同志若干輩咸於子易爲通家子易有生母陳安人壽屆七十今月某日其設帨之期凡在通家登堂稱慶而徵言于余余聞安人父故燕都富賈有大畧與子易尊人太僕公交好遂屈節歸之既歸而相其嫡母劉太安人拮据生產不憚勞勩〻僕公宦遊有事四方閫闑之若則帷安人隨侍[illegible]力而公不知其在旅也

巳公解組歸子易伯兄諭德公舉掄魁賓客滿堂工務遝作而安人料理供應無不曲當且善得劉太安人心晨夕視眠食能使諭德公無憂內顧歸而省覲則再拜望安人稱謝且致祝焉安人舉二子長卽子易次元恂太僕公背時俱在襁褓安人煦喃得有成立且慈不失訓斤斤然約之矩矱不少縱也蓋安人有塞淵之德齊遬之儀閨闈懿美未易殫述今壽考康寧兒孫羅侍享有遐福天眷備隆諸通家子相率而舉

壽祝之觴豈不足稱休祥盛事矣哉然更有進而榮之不朽者則在于子易也子易學懋才宏取上第膺　誥章如所謂以人爵之榮而奉母者旦暮且致然未可以此盡子易之孝思也子易與余游相期甚重非賢聖不爲顧相証甚客非賢聖之語不爲談而要須微細檢點實落叅求使願非虛設語脏空談而後見真詣子易慷慨豁達視世祿祿不啻鶴立鷄群豈非人倫傑士顧賢聖之學貴在入微豪傑之上更有著察故願子易必進此步直至比肩賢聖使他時遡其道於安人者亦因以稱聖稱賢安人之名顯而子易之孝全矣余又聞安人邇且掃舍焚香齋居禮誦一切絲絮米鹽俱置不問則安人當有夙禀至識子易勤聖修必然意爲愉愜是承歡之大者其益勉以副之哉

張母應太宜人壽序

天下之至親當奉以天下之至壽天下之至壽必歸諸天下之至人至親者父母至壽者不朽

至人者聖賢人爲聖賢則身不朽此謂以至人膺至壽身不朽則父母與之俱不朽此謂以至壽奉至親凡人有親孰不願壽語壽不朽孰不知歆而一旦責之至人則退然以爲不敢當夫人而不當至人則庸人耳庸人者與草木同腐耳與草木同腐者謂之虧體辱親有志者共能晏然俯首而遂巳乎故吾以爲人而不知壽親則巳真有罔極之深懷者不求夫壽之至者如必不能釋於衷人而不慕至壽則巳真有不朽

之深嗇者不求爲人之至吾知必不能滿於願誠求之矣則亦未有不至者也余不敏亦有志於斯義而更懇懇焉以號於人近同志十餘輩謬相推信日爲之証印磨修凡同志之父母有慶則皆升堂拜賀而更爲詞以相勖今年辛丑七月六日宏甫張子有母應太宜人届五十之壽諸子推余致詞則余許何以爲宜人壽宏甫之尊人刺史星亭公與余同鄉舉交稱莫逆最蚤宜人之賢余得耳熟之宜人産自名宗夙承

父訓深閑閫則既歸而事舅姑孝相刺史有雞鳴之操有鮮珮之風刺史之蚤拾青紫而治郡稱優者宜人有内助焉余將以是壽宜人而要不過贊其所已然宜人享不盡賢從此福綏當日益加茂進之耄耋期頤康寧無害余將以是壽宜人而亦不過頌其所自致宜人訓宏甫慈不失義致允熊之苦心宏甫循毋教將脅跡科名行有封章翠翟之奉以爲榮余將以是爲宜人壽而亦不越世俗之共艷許者耳是皆未取焉而若今日所壽於宜人者則在宏甫奉之以不朽而畢此至人之願已耳豈更有他詞哉或者曰至人不朽何以言之易也余曰人謂不易者在不求之心耳人之所以爲人者心則人之至者亦至之以心今有一念之投誠一事之懇到必曰至心是至心人所時有也而至人顧遠乎哉皆有是心而能察識不逃不爲情移境奪心無不至則人至矣此心與太虚同體亦與太虚同壽不必引之使長而自不朽矣以此事親

舜文之至孝也術豈多乎哉先儒之言曰温清定省可以爲孝閭巷之人能之不可爲有道實欲知道則自省察吾事親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道此察識此心之説也盡之矣是故善壽其親者不求之親而求之身善壽吾身者不求之身而求之心一識此心而至人至壽至孝當下自全可與明是義者惟我同志故今於宜人之壽而重爲宏甫勖兼爲諸子言不然猶夫人之爲壽而已也豈稱我輩相期之至誼哉

喻母丁太安人壽序

萬曆辛丑喻母丁太安人壽屆五十端月二十有三日當初度之期太安人爲邦伯石臺公配而公先見背有二子中卿和卿中卿成進士方爲洪都司理和卿補邑弟子員壽之日和卿捧觴舞彩膝前而中卿千里致脆甘列章服使其弟代獻爲壽太安人南向披衣而舉觴里閈中望以爲榮且樂周子汝登會同志之徒十餘輩亦以是日肅容旅進周子蚤荷石臺公與可極

相友善而中卿妻余兄子且於余有肝膈之好和卿過信投誠謬崇師禮周子於其父子兄弟間分誼爲何如哉而諸同志與和卿共學論交比於同氣以母事太安人於是俱得升堂請拜而太安人念世講出禮帷受諸禮賀乃諸子更請致語志不朽而屬管周子周子嘗徹受管其何辭遂起爲颺言曰禮五十未稱壽而惟如太安人則可以壽矣古稱内朌之賢惟是婦德婦儀而兩者難偕是故鹿車之操不著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丸之教夫無稗焉豈惟德不易全而遇亦難偶今如太安人得偕稱之矣太安人初歸石臺公所贊助具古道淳風故公爲舉子不一妄謁公府令與寧操厲嗅咻政澤卓冠一時卒稱名令後公見背太安人年始踰二十即氷霜自矢迄今幾三十年如一日夫早成克相之能而脫樹未亡之節此爲人婦之完行也二孤之撫一方弄髫一在襁褓拮据鞠育俟其成次第置室而余女姪爲道太安人靜莊之度均一之慈纖悉

具中繩幅督二子就外傅使無廢學今中卿居官守三事惟謹會公輔是期而和卿旦暮科名可立致然俱不以此沾沾自足方究心性命微宗以賢聖自期許是皆太安人所以教而母道庶幾比於三遷夫順德貞修相夫成子具可贊述如太安人者舉世能幾且大孝之慕以五十卜其終太安人行當茲年遇齊而性以定可以表世享名格天而介祉内外持觴而致千秋之祝誰曰不宜余故謂如太安人則可以壽矣[illegible]

然太安人今五十耳不有六十七十耄耋期頤
于後乎當其時更爲太安人致詞則他無以加
而獨賢母之績當與壽俱高歲歲可以加頌然
此又惟二子之責益孟軻之詒漸實而後孟母
之名愈長惟中卿和卿其于前所謂究心期許
者尚更自精徃不怠要以願學孔子志學從心
凡十年一較以爲母壽余益握管而竢將以登
太安人他時頌祝之章且以告我同志其俱無
忘茲義哉

鄭母吳太孺人八十壽序

萬曆已亥新安太學生鄭于榮氏有母吳太孺
人年屆八十臘月二十有七日其設帨之辰越
歲而于榮遣力東走會稽凡千餘里徵言于余
余與于榮交二十餘年久矣則言其何辭余竊
嘆太孺人之壽爲難而更有兼于于榮之壽母
哉粤古傳紀中頌母德者或賢或壽或以能閫
而卒未有備茲三者太孺人早適鄭圃公值家
旁落躬克儉素縮衣節口脫奩飾以佐貲本而
公賈遊荆岳間家日益饒未幾稱未亡人而訓
督兩子益恢先業不可謂非能事姑孝處姒娌
以巽婦職閫儀一切整修而且命子倡舉宗祠
明報本聯宗之大義置田以贍貧立亭以休族
而鄉閭頌義皆烈丈夫之舉不可謂非賢今年
登大耋白髮絳衣雍容堂上稱壽母焉二子伯
仲怡怡具能孝養懽承且芝蘭馥郁行且高大
其門太孺人所以食有餘之報而自得其天年
者福亦云備矣壽如太孺人不稱難矣哉余有

母亦年八十有六諸所操勵庶幾比於太孺人
而余所事母視于榮則多未備余十餘年來奉
母馳驅未有寧期近得優游邑屋才一二載耳
何似于榮之日侍庭幃而向不知舟車之頻余
饔飱之養土醴豚鷄未踰菽水何似于榮之物
備無方而時不乏水陸之羞于榮力足遂施凡
所奉義事事洪鉅可紀而余所利濟隨念隨緣
未盡稱無涯之慈願于榮交游半四海洪文大
章輝榮母壽而余特以斑衣自舞笑語爲懽恰

余眞有美于榮之爲壽而思所以自廣也巳然
余又聞太孺人有王姑汪年百三歲而太孺人
今精力比于盛年年將度越之不啻世壽相引
要非偶然得無有養性全眞之術相授受閨閤
中耶果爾則願竊一二以奉吾母或又謂太孺
人與王姑無異術特情鮮順喜慈心樂施修功
行所致夫是則吾母且似之獨功行之修愈積
而愈無窮惟余與于榮當無論鉅細盡殫慈心
以廣母慈而效罔極之報致千齡之頌者獨此

爲實孝子不匱惟于榮其爲能起予也哉

王母馬安人壽序

友人數十輩過從余游以學相砥礪而王生思
位尤同輩中推爲祭酒其子之盡爽年有志亦
共追隨一時相與分誼不淺也今年九月八日
思位有母馬安人壽屆七十余與諸友屆期登
堂持觴以賀諸友有前再拜而致詞者謂安人
爲宿亭君配宜夫子孝于姑舅娣姒中稟爲女
師靜順之德根諸性植靜仁壽之徵而順有常
之德請以是效千秋之祝而又有謂安人治家
勞勛蚤夜黽勉且澹泊省約居常蔬食無斷葷
血之名而有其實服御一切不事華侈老氏三
寶儉居其一而有餘不盡祉寧有窮請以是效
千秋之祝而又有謂安人惻炎恤困樂施予不
自計有無小姑嫁婿窶甚貽姑氏憂安人告宿
亭君請與同居佐其緩急宿亭君給有遺金力
贊訪所遺者歸之曰予兩人方艱嗣得天錫之
胤可矣明年果思位生季叔及從叔早亡無子

安人俱主令立後毋利其有見物命雖至微不
忍戕殺厚德受慶好生長生茲理可必請以是
効千秋之祝凡三致詞而安人爲之舉觴者三
乃諸友則又顧語余曰先生能無言乎余曰安
人爲余妻嫂懿行所耳熟頋諸君言巳得其大
都復何贅惟是余所以壽人母者皆責之子若
孫務在立巳行道身爲賢聖而因以顯母爲賢
聖人之母十餘年來朝夕娓娓與諸君言無
非是義尚須今日乎哉諸友曰弟子輩聞陽明

予謂言難易了雖言之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
猶未可竟然則先生能無言乎余曰夫是則請
以易申之易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夫進若可憂不離摧沮蕃庶其
膺似無以申其尊養而介福之受乃取諸貞貞
者正也閑邪存誠動率以禮之爲正貞者固也
一念萬年終始不渝之爲固以是受福于母爵
祿不足爲榮名稱不足爲譽期頤不足爲年故
謂之介是尊親養親之大者而何其道之簡約

而易操在我而可必也易之旨微矣思位負有
儁才試屢弗遇有晉愁之象而王母介福之受
其惟以貞得之乎自有宇宙即有此溪山而學
問孜孜今時乃有我輩學問之途千蹊萬徑而
良知指授得入最上一門遠近友朋不知凡幾
而心術行誼具稚思位爲最遭逢如斯責任如
斯皆非可以口耳因循稱塞者雖欲不力于貞
不可得也思位勉乎哉本貞吉以壽母即隱約
可以終身而況行立名起理亦相因思位懋旃

科而之益繼起安人之祿養而 榮封爲有日
要惟是貞所致思位勉乎哉於是復上安人觴
而安人更爲之欣然滿舉且曰以言頌我孰若
以言勵我子若孫假我五十年百二十歲庶幾
歲得聞于茲言而見吾子若孫之於道有成也
顧以識之不忘安人明理知書幼課思位孝經
學庸皆自口授思位學道儆策倍嚴益有古賢
母之風故其知言若此諸友遂次第先後之言
而紀于軸奉以爲贈

丁母尹安人壽序

丁氏予母族而性甫中甫潛甫予母從姪孫也
伯仲二子飫廩膠庠砥礪文行具從予游予與
語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謂迂惟予寔味恐未稱
模範則又語之曰道在家庭師無遠取其在歸
求之乎夫歸求餘師之說孟子非爲爻淺言之
者其一生祇奉母訓以成亞聖與門所得方處
示人爲堯舜之真旨訣備是無餘於此有入而
後可言質友四方論世千古不然皆情也子尊

人爲岐陽君義方有教不幸早背而毋尹安人禔躬飭行妯娌有女聖之稱奉其教法其行師資亦既備矣方二子始爲諸生岐陽君曰爾從玆入聖門亦知聖門何地入聖門爲何事語味深長而安人能數舉以示且痛岐陽君蝎蹷一生賚志未竟沛湊道之而惕諸子以紹述伯仲時赴講會歸必問會中所語有及忠孝信義處亟加感嘆勉令實履之此雖嚴師之督戒其有凜慄于此者乎安人蚤事尊章承順曲至相岐

陽君力學締交不愧鷄鳴觧珮之風寡毋無依迎養在舍病視眠食有人所不能堪者自奉菲約蚤膳及朔望必齋他時葷血不喜常御衣無華飾一布服有數十年無襏者葢自岐陽君背而操勵愈苦性慈仁戒殺生見貧且丐者重爲矜憐撫臧獲有恩栖楚終歲不施一切尋常舉踐皆動與道符諸子朝夕膝下耳而目之奉爲法程務求克肖則可以爲孝子爲貞士爲長者仁人即使博學多問廣詢博采無能有加[illegible]

求哉予以玆義與二子言之有年而艮莫予逆今年七月之朔安人屆五十壽期同社諸子過而告予請爲侑觴之詞予曰吾之壽安人者夙矣凡所與二子勉者皆爲安人壽者也夫須述以言孰與發於子之身而宣揚光大真成不朽且德業舉業本來不二而二子由本敷文聯取科名直以得之庭幃者顯之事業則所謂壽國壽民而壽吾道者皆所爲安人之壽彼牲鬲之豢翠翟之榮且其淺者而況區區言詞間哉予

嘗嘆人生天倫之幸最不易逢孟歐母子盛矣而終鮮兄弟眉山二蘇毋程夫人者口授以書爲千古美談而史未詳毋氏之年今性甫中甫旣有其毋而又入道有資潛甫村茂從兄怡怡無間且安人年始五十精神康壯耄耋期頤方至如川蘭孫繞膝壽席攸開得天之厚與足自幸夫壽者受也有享受之義有凝受之義知享受則常生懽喜心而珍重所已致知凝受則不忘兢業心而引綿所將來珍重以爲頌而引綿

以爲祈令日上安人千秋之觴者予用申此兩
言而要不能有加于歸求之旨也惟諸子其永
堅持之哉

東越証學錄卷之九

題　　古剡周汝登撰

恭題先君手書

先君入仕不肖與仲兄侍而伯兄侍太安人於
舍先君以書歸訓吾昆伯兄三年不下十餘而今
僅存兩首不肖請得之寶藏二十餘年手澤依
然夫父命子札一無綠飾家常瑣屑宜或未可
示人而先君語語成訓具足法今傳後且作字
行列點畫俱自不苟學力行証比於古人此亦

足見大都矣手書所示皆誠正修齊之大旨次
書丁寧訓飭因微戒鉅子孫率循上可入賢聖
而次足衛身家百代龜鑑昭昭具是登也不才
無能仰希萬一而奉持儆省則自誓頃刻不忘
故乍在家或五日或十日必一展誦出外或百
里或千里常自隨身蓋不肖十四歲而孤而命
時少得此相對便常如侍膝趨庭且先君不書
述而讀書所記早遭回祿於今手書不可復得
是以保惜愛重尤自兢兢手持既久恐歲遠湮

至沒德乃更加褫飾什襲珍收而因以貽之後人當永保爲世世典則也不肖男汝登盥沐百拜識

題伯兄書後

不肖中鄉榜時伯兄寓燕邸以書歸示取禮經敖不可長四語爲箴甚愛之而今失其書矣蓋是時兄方盛年詔而今日長不爲意詎意今不可再也檢笥中猶得兩書皆發自金陵一丁丑獲於京師一己卯獲於眞州書中規戒及期望

我處眞情藹藹幾忘形骸吾兄友愛至心此可想見而知得於先君之教者深矣敬列先君書後以示無忘賢父兄云

題駱峯伯岐山兄書後

傳曰父母所愛亦愛之先君于宗中所最親愛者從伯駱峯公從叔瑞泉公從兄岐山公三公品格不肖猶及見之駱峯公爲古遺直稱儒林高節瑞泉叔孝友誠篤受學龍谿先師之門岐山兄温温挹讓皆難於今人中求者先君之與豈徒哉今三公者俱先君逝矣敬存其書各一首附先君訓後以永先君交好之誼而愛先君之所愛焉前駱峯伯書不肖舉進士時獲次岐山兄書發建德官邸不肖家食時獲一示訪道一戒恤身言言可誦而獨瑞泉叔書無獲者蓋叔在不肖鮮遠出而不肖遠出則叔謝世以故有面談而無筆札惟不肖中鄉榜叔以片束書數語寄示曰初入榮途意氣易至飛揚當力爲收斂以膺天眷庶無負山川靈氣也今失其束

惜哉然語具在足訓矣

題繼實兄書後

繼實兄生有至禀少自不羣十五六歲時瑞泉叔率拜龍谿師故其向學特早操厲嚴謹所至目不一邪視親朋雖極昵狎無一謔語不肖幼時對之竦然慕焉乃兄亦謂我直腸幾弱冠即進而與友乙丑結文社相砥礪後兄出遊苕霅間歲十九在外然意未嘗不懇懇如面也癸酉余舉於鄉而兄下第百凡酬應皆兄料理兄信

内典甚深絶慾斷腥遠貨利囊中不蓄一錢行益孤高而名曰遜余親之敬之而見不能合丁丑余擧進士兄移書教我而余亦未之領畧已卯余使眞州來訪時余有所醒發機話乃投相視各不覺一笑庚辰余使燕溯兄亦至值余大病垂死兄晝夜省視不怠病中談証一切莫逆辛巳余宅憂家食而兄不常在舍壬午兄讀書毬城六月來歸與談數日疾作又數日逝矣余哭之不欲生嗚呼若斯人者無論天倫中難遇

即世不再見且以吾相與之情若此其何能忘因採其手書表揭之而時展對以志吾思

恭題先君同選錄

國家以貢科第三途入仕而偕途並進者各錄名序齒用敦世講顧錄同而情則有間矣科第者彼此津津修好而貢錄徒然是蓋以入仕崇卑而炎凉之夫炎凉之在傍人或可而錄中人自相視則何以自相輕也知道者必不然先君乙卯貢上天官拜職同選刻錄如故事先君藏

藏其錄以貽不肖筆命之曰後有能宦遊門户所至按錄而稽之用情加禮無如路人盡在我而已不必問彼也嗟乎嚴訓昭然以古道戒勉是豈可以世情俗見測哉不肖收藏三十年宦轍所經不忘問訊今歲久恐漸損壞爲之重整珍收既以祗承先志而且貽子孫使永藏之益不惟訓戒難忘而父祖諱字儼然在上尤不可輕褻廢置也尚愼之哉敬題于錄末

書諸師手札後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等君親情與義兼重矣不肖自入小學至對公車教我造我擧我稱師者凡十有八師恩有等差而均難忽於報乃報或勢阻而時莫置於懷蓋誠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語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然則忘恩者必不忠不孝可知此非惟不可爲人實寘中且或鑒之不可不省也雖然是豈容于勉強安排者哉不肖言念諸師於情於義自不能解于心顧其中存没隔世

遠近異里無由見面每爲抳朊因輯其手書爲
册書不可得書氏號爵里以備顧諟而志羨墻
且以貽後之人得有所考世世思焉

題友人書札

余一生全得友樂全得友力少時習舉八九爲
群肝膽相對形骸盡忘寧可終歲不問田園而
必欲常時相聚書舍寧可半載不近房室而不
可一日不見友朋中年慕道則有道友乎合談
証趣味尤爲不淺花時月時風雨時必得道友

談道斯慰愁時苦時病時寂寞時昏憒時過悞
時沉溺時一得道友談道乃開後過宗門之友
更自奇特或以微言相挑或以峻語相逼一日
問予如何是心予以訓語相答喝之曰奴才話
數日又問予不敢答止曰尚未明白又喝之曰
爲人不識自心狗亦不直時大衆中而爲發赤
而心實清涼無可奈何而意實懽喜歸來終夜
不寐忿求不得心苦徬徨而次日下床又惟恐
其會之不早集語之不加厲也余得友之樂如

此早年文業獲就科第竊叨友之力也情性舒
暢他好不移雖以弱稟孱軀而得少病延年友
之力也中年知有此事旣知而不畏難不憚苦
友之力也大病垂死有藥力不能到而友之一
言直療膏肓卒以不死友之力也晚年於斯事
頗能信入不至終爲奴才爲狗友之力也余得
友之力如此故余謂師之恩如天地而友之恩
如日月非日月天地亦不成覆載師之恩如菽
粟而友之恩如水火非水火菽粟亦不能濟人

不亦說乎人知在不亦樂乎之先而不知不亦
樂乎乃所以爲不亦說乎之實邵子曰先說也
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又曰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此皆非身履其境者
不能知斯味也嗟乎惟余知友之樂感友之力
同余者幾人今頭顱種種回首故交有隔九泉
者矣有阻一天者矣無由見面每自傷心因各
取其手書類爲一帙無書者書姓氏貫藉俱記
會于何所何年時而展玩想見生平心爲戚感

意便欣欣蓋卽此其樂猶存其力不少云

自題錄語

錄語余與諸子游而有是也所以與諸子游而也余生平不能無友老來同輩彫殘則有後進之士相與游從余將忘年友之而諸子以余髮白齒長請事爲師余辭而諸子無以自居則又請終不得辭借師之名而取友之益果是師果是友浮名緣起其有定乎然所以錄是語者何也相游從則有問答或理觸往訓或憤起自心

決疑印得日日生焉而諸子又自筆存之不輕放過筆復相示示復相參彼啟余余啟彼此段精神屬之誰乎然所以必如是者何也用功在無間用志貴不分語也者口口不越是談錄也者手手不離是事要使無時無處不由這個場中如置莊嶽如入芝林浸漬既久透入必深故卽語卽踐卽錄卽修非有所待於將來而惟求其了於今日有此葛藤不得無此葛藤不[illegible]若肆成事其能已乎蓋自數年來所錄若[illegible]余

總覽之而因自題其所以如此若夫窗此[illegible]日有語有錄由此而相忘無語無錄[illegible]而能知應對唯諾嬉笑怒罵里談巷[illegible]之無非是語無不是錄水到渠成不能必矣

自題詩文

余蚤年亦欲爲文後棄去必不以心役于此不無應酬信筆而已詩頗慕其趣而力不逮偶有所觸亦杜撰吟哦耳皆非實爲文實爲詩雖謂之非文非詩可也然既應酬既吟哦則必有稿

稿在敗紙堆頭一日欲與敗紙俱去轉而思之亦不必也試看春來百花齊發發而足賞者發不足賞者亦發均不容已於發不可言孰當發而孰不當發也百禽齊鳴鳴而稱善者鳴不稱善者亦鳴均不容已於鳴不可言孰當鳴而孰不當鳴也然則余爲詩文如花如鳥共發共鳴不容已而已矣吾又烏知是文非文是詩非詩哉存之何意而去之何心何用于必存而亦何消于必去也大抵才情之工拙人眼之稱[illegible]

不足爲我重輕惟是爲文爲詩而本之以矜能取名之意刻削安排失造化自然之妙此不足貴詩文示人希人取憐怕人譏彈憐之則氣盈彈之則色赧此尤弱中薄植不堪比數故吾論詩文未及工拙而先究爲詩文與所以處詩文之心此等心若在詩文之外而要之善觀善聽者審之詩文之中亦大約不能逃欲事詩文先治心哉偶檢舊稿所作在眼因自題若此而且以反察自心果能不犯前病否一念兢兢重在

此不在詩文也

題世韜卷

余自春來遁跡山寺郡中三五知契俱成闊一旦世韜買舟過訪曰晃且壯發覲家大人願乞一言爲佩乃允及冲倩亦以書告我曰世韜近發憤彌深茲來重有請即弟子輩洗耳俟其餘矣時不肖正際老母誕辰治醴爲樂而世韜亦遂登堂相拜日惟飲酒無片語足商量者明日當別世韜固請一語且將以復允及冲倩乃

述問答語書之

一

余謂世韜曰龍溪先師祖訓歷然子歸求有餘師尚須他請耶世韜曰晃祖訓具存而茫乎莫得其涯涘不知畢竟以何語爲要也予因歎先師再示諸生詩浮世光陰秖百年百年事業豈徒然亡羊逐逐終何益夢鹿紛紛亦妄傳本性淡中須着便世情濃處莫爭先人間未必皆聾耳高閣鐘聲豈浪宣

二

予問世韜曰先師之學近尊而信者十人幾人吾欲使人人皆尊人人皆信也將何道致之世韜曰是不可必也奈何予曰不然是誠在子孔子之道大矣不得子思萬世豈必如是之尊何也無伋則無軻無軻則孔子之道不莽彼尊孔者非伋耶故使子而一一無疑舉世自然信矣子而誠伋也則先師仲尼矣不然而子且信之不及焉能及人子而猶夫人孫則先師亦猶夫人

人祖嗚呼先師之顯晦子任之矣世韜爲之亡
然

三

予謂世韜曰子與子思奚若世韜曰未敢望也余曰不然朱濟道卽是文王子何讓焉吾子之學仲尼而已矣卽子思且姑舍是吾知子之必不讓也子於先師將尊之信之豈在求之先師而尊求之先師而信在自尊自信自尊則先師尊矣自信則先師信矣世韜曰敢不黽勉

四

世韜問予曰吾師近在山中以何爲精進予曰世之不敏無如予者予絕無伎倆可呈近惟以改過遷善作四字符終日終年力此四字覺無處用不著無刻放得過蓋此四字與著衣吃飯梳頭洗面八字終吾身矣不肖先師之門人也先師學在良知而不肖以此四字與良知合轍孔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慧能云常自見己過詎別有希奇高妙語乎此予日所津津用享

之者也夫人食果而甘尚思割分所愛令予願以此與諸君共享者也世韜其更以告之允及冲倩

題一樂堂冊

椿榮萱茂棣萼交映入亨途履泰境嘉祥善慶萃之一門此人生極願或難必致蓋其主之在天父子兄弟慈孝友恭菽水歡生枕衾情洽而且婦順孫隨家人合愛此盡分殫心力堪自勉蓋其宰之在人天合於人人情乃暢人合之天

天慶彌隆以此爲樂一切勢位名稱吾身外者舉無以尚故命之曰一然吾又聞之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中庸曰君子不可以不知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人有兩名而知惟一知一則天人寧有二乎故造化在我何天非人學慮不事何人非天凡言合者猶岐之也岐之不離湊泊而不一乃無始終一樂悟此樂斯爲至蓋子思孟子程子相傳之旨也山陰劉氏兄弟三子者皆玉質

心怡怡無間而兩尊人且具慶高堂楊太史貞復視締諫無功爲書一樂昕之而更乞語於予三子皆從予游其於以人合天之學蓋孳孳各自勉矣而予欲其遡思孟之眞傳故更進之人人不二之説

題張芝亭家藏卷

萬曆申酉間余以論學獲敎於陽和太史先生而時已知其有子芝亭君矣又十餘年太史既没而芝亭復相論証於洗心鏡波之館蓋孳孳

求不墜其先訓焉暇日出一卷相示中爲太史手筆時時顧提誠不啻於羮墻前爲其祖父太僕公一書將克念厥祖以永言太史之孝後爲鄧少宰祭太史文一首少宰于太史爲莫逆而敬父之所敬觀芝亭是卷蓋眞篤於思哉寧是心不倦學無餘事矣蓋余觀太僕公書乃言芝亭君十歲時患痘症瀕死而得生至今讀之猶令人且愕且喜夫遭大難而不死者必非偶然然亦有二焉其一修道備德無論窮顯皆將爲世用者不死其一於時雖無損益而榮名厚祿在後將膺世福者亦不死不死皆天而爲此爲彼則柄有在我而不在天者芝亭君吾知其必有顯於世矣而二者何從當能自決因書此以俟之

題楊太史四書併稿

太史復所楊公製有四書近義若干首合併舊作而付之梓以行此不過經生業耳而妙悟在筆墨蹊徑之外讀者文視之則文義求之則義

神會之則神蓋嘗見吳道子有畫大士像一幅或以其得丹青之妙詣而寢處模擬則見在畫或望慈相宛然而歡喜皈依則見在像或對之是畫非畫非佛是佛而悟無相之旨則其見有難爲擬者其不同如此公之文道子一幅畫耳是在讀者自得之

題重刻評選楊太史公時義

太史復所楊公於學無時無事非講也而茲且以時義爲講公有四書合併義二帙余已序行

之而於中又選其最精者數十首加以批評以宣洩其妙詣而梓之留都蓋余於公文有獨契而公亦語余曰子無論物色我者即所批剟瑕纇處宜存以示吾兩人之相信也夫今天下文弊極矣而救之者須拔其根拔文弊之根必先明學學明則文正茲文是其左券可以作則故余重梓以行雖然天下學亦多岐矣學岐則覽斯文者焉能必其盡信惟論以久定吾據吾見姑以俟其定耳吾又何能以言重公文耶歲丁

酉余入嶺表出其文示秦博士見而篤好與余同請以梓越明年始諾而授之更爲弁數語於端

題諸子時義

夫文必本諸學也力學而後可以言文昔有問作時文法於晦翁夫子者教之曰畧用體式而檃栝以至理故爲文必以理爲主鑒文必以理爲衡惟學然後可以明理而自信今文有戾於理而飾於詞世爭趨尚之者識不徹也即有精研之士亦知時尚之非而勢搖風靡心目用移卒亦不能自立者力不定也皆學不足之故也余邑某輩之相與爲會平時究竟一意在學若無意於爲文者試之爲文率有所本而能自信其言曰吾不知爲文知說理而已矣吾不知時尚之取舍知理之是否而已又曰吾信心信理求守朱夫子之訓必不能詭遇明得意執是而往即旦暮有所遇固可不然姑以待之不能與時人較遲速知不必人人有一二真人知我

足矣不能於相知論多寡蓋其所自盟誓如此諸子之所爲文即諸子之所爲學也於是有請其文梓以行者以質于予予曰姑行之夫行之者亦不獨以文而已也因爲言以引其端

題長菜秘業卷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所知所好所樂是何物耶人不知所知所好所樂所在而欲與之語知語好語樂難矣知之者知其可好可樂好樂者知之乃真總之一知無有

二也人且無論能知但知有當知之事而求知之亦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者知不知之閒而已此人獸之關至重也而顧可貿貿已耶余每以是期人而未遇足開口者蓋今遊石橋鴈蕩間過赤城遇豐輿王子一語針投已又遇元陽許子晤對考鏡非此不談言之津津寔落知有此事矣豐輿以宰官應世海內知名而元陽僅以岐黃濟一邑名未踰百里異哉古所稱高士多在醫卜閒蓋于元陽見之余玆

遊不以得覽諸奇勝爲快而與豐輿笑接元陽盤桓真可快也元陽有子應東年甫十三已嶄然露頭角他日取青紫易易而元陽又問何以使吾兒知也余曰使知孝知弟知爲舉子業而已毋令鑿也元陽領之蓋余觀元陽之子而知元陽旦暮且顯當不得以醫卜終自韜晦哉人有以冊贈元陽題曰長桑秘業其所稱頌皆其精攻之術慷慨之槩非深知元陽者余特著其所得秘密如是

題東坡手筆

東坡手書四十二字世韜王生得之予邑華堂故家特示予請爲跋數語其尾按字後稱宋元祐四年是年歲在己巳迄今萬曆甲辰閱八甲子有奇凡五百一十六年矣墨跡猶新手澤依然不至漫漶蓋以寶重珍收之密故傳之永乆如是予嘗觀東坡與孫子思書有云紙軸持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蓋真能自信其必傳者夫惟自信故必傳耳學問亦然學

問用力究竟在自信自信不過終難語學顧自信非可以言詞強承伎倆月認獨覺隱微不容自昧須密證密許毫髮不惑始得不然皆苟焉而已也嗟乎才藝且然況于學哉況于學哉

題知非卷

伯玉五十知非六十而化夫知非非淺淺也一念知非本體工夫於此具足其所謂化當自知非無事而已非有所加舍知非而別求化境則又非矣玉筍劉公年六十而題其卷曰過[illegible]

非乞言自勵夫知非一言自勵足矣更何乞焉屏山子云有先知焉知則非先有後覺焉覺則非後知本無時諱名過者故但知非而已前無所追現無所昧後無所期是爲無事可以優游而忘老也衛武公年九十不忘箴儆公有意乎舍茲二言皆長語矣敬因丁寧之以當於矇瞽之祝

題陜峪遺思卷

蕭拙齋公以方伯掛冠有遨遊五嶽之志未遂而没其冢嗣孝廉伯穀君傷父志之未竟也爲

之肖像而遊登陜而思曰吾一舉目一動步無能忘吾父也手持陜峪遺思卷請言於余余曰舉目動步不忘矣未舉目未動步以前能無忘乎伯穀沉思欲對余曰縱君極力思掘循是舉目動步邊事只在舉目動步處言不忘則忘時更多晝不忘夜時忘矣夢不忘不夢忘矣謂之常無忘得乎伯穀曰於此不能無疑余曰留此疑團處處參求時時捕覰伯穀之疑破斯先人之志竟其毋迫毋怠因書於卷以歸之

題邵季朔扇頭

歲在丁酉余會宛陵邵季朔於白下已而相携過舍日談此事不置將別書會語三條贈之要皆道理語耳別去七年今始再會顏面鬚髮兩皆非故濡頭相視歡然飲醻留連兩日季朔復出昔扇語以請曰茲字吾時時手之今且漶滅其爲我再書可乎索之甚懇余笑曰此疇昔語爲疇昔人書耳今更用此乎殘羹餘瀝再進必

嘔其無用此卒不爲書於是告別送之出郊語之曰已贈子不漶滅者能手之無乎他時相會莫更問我索遂行

題乃見交情卷

南都人士從來以學相砥礪而來宦者比之莊嶽之肆芝桂之林當在辛壬間若侍長孺三五輩鼓舞號召氣力猶雄余觀長孺力進此道如死騎單戈突入千軍直取上將絶無[illegible]此事如搏地凡夫一旦授與王侯之[illegible]

慨更不驚疑益其勇猛簡截如此而一片婆心則又逢人逼索如覓自珠對客呼號若瘝已痛片言之下足令人人自失長孺其真挺挺乎可畏也與哉藉使天更假年方且進而未止而乃別不一年以歿長孺在當年亦若逆覩且歿而乃時不放舍卒獲厥幾有開倘稍悠悠幾不逮矣長孺其更岌岌乎可慨而可幸也與哉嗟乎人於此道俱無欠少如掘地求泉不掘則已掘必相應人生迅速俱無幾時如履春氷而渡河

急須傍岸不然崩陷須臾斯兩者於長孺之身明白可作左驗人交長孺便須悟此乃爲不負不然而徒沾沾悲慰以爲情可謂相厚而不相知如交情何哉余於長孺亦以箇事相契今日覽交情之卷而感槩生平不能復作兒女子語惟爲書吾所以知長孺而求不負長孺於生歿者如此

題一室游卷

問游可乎余曰可問游不可乎余曰不可或疑之又問余曰吾見有一汪生者津津慕學時作經年遠游而其父苦之至不能容余見而力爲排擯趣之必歸乃已以是爲游吾亦見其可者程氏二子全之復之娉修好古志在四方自下武林之間來往歲無虛日而其尊人子方公號高隱示之詩曰離家漸與親情遠問道寧辭客路長此其意可知以是爲游吾未見其不可者夫游可不可寧有定耶嗟乎人不可不知學尤不可不知所以學所以學者何順親止矣故凡

切切游從孜孜師友皆以求得此肯非謂順親不足以盡學而更事馳求亦非謂學問有加於順親而別須咨討復之好游而祝無功氏命其冊曰一室游以贈之夫一室中家人父子了此一室而天下古今不能外游盡宇宙而卒不能加一室中毫末故一室之游至游也知一室之游然後可以游可以不游祝子其深於學哉時余以入賀北走舟次吳關復之持冊立索余語余揮汗書此以進復之而因以闡無功之旨

題唱和無垢詩集

道不可象聖人不得已而示以言辭如善丹青者爲人祖父傳真精神所寄在筆墨蹊徑之外成者妄添註脚於鬚眉記其根莖於口鼻較其長闊雖色色不差而祖父真面目轉成迷昧悞却後代兒孫不小今之訓詁聖言者何以異此嗟乎此固難爲尋聲執影者道也宋張無垢心傳錄中有味論語絶句詩若干首一洗箋釋自闢性靈游戲唫唔描摸聖意如唐人落月屋梁

松際微月之句以詩爲畫面目俱無而顔容宛爾蓋真神品哉無垢詩未大行而張芝亭氏有家藏繕本諷咏神乎吟和成帙白祁二君又相續和之并以梓行稱唱和無垢集夫郭象註莊子識者謂莊子註郭象然則三君和無垢安知非無垢和三君知音者當自鑒焉

題故友星亭小像

此余故友星亭張兄像也然亦其入仕以後時像而非少與壯時像也余與兄八九歲時但因相識兄時貌清揚眉目秀發今憶之猶在眼前後蓄髮垂髫同入泮庠已同舉於鄉而兄幹漸偉然俊拔之度不減髫髻後入仕會於京師而兄貌偉然益曄大異壯時今所繪正其時像然兄是時稍近衰老鬚髮不啻二毛而玆像黧然則亦非真實耳人顔貌與年俱改大約計之有少壯老三時丹青者能模寫其一而欲以一圖盡三時之貌雖天下之神品絶技不能豈惟丹青人至親無如家人父子夫婦間而舉不能得

其全爲兄尊人者見少與壯而不識老爲兄夫人者見壯與老而不知少而兄嗣子且見老而不及其壯矣而惟余乃得三時俱見朋友之誼顧不重與余觀世人所寳惟此軀殻展轉眷戀不能捨離今至親間聚首會面不過如此則枝頭宿鳥水上浮漚一切可覩而親之愛子與子之事親俱有大慈大孝之實有不徒在形骸聚散而已者高備之士當於此有達覩已是義所然人信難及莫可與語兄嗣子宏甫從余游一

日持偈過余而索余言余聞之古云可與知者道宋甫所謂知者非與時將展假而悟其真於是為之決歷履而更作究竟語手書貽之而歸其像

題秣陵紀聞

今先後談名理於秣陵者有比部李卓吾太史楊復所途徑兩分而見處各有超詣比部罷官稱長者事多逆行卒掛彈章斃于獄或者曰是有以取之然否不可知太史躬修儒行動履法

繩服官守已無毛髮瑕踰久之亦掛彈章又連喪其母若妻與子而身繼之是又何所取而然亦不可知或者曰天者不可知而彼由人者可知也夫人果可知耶非聖莫若蒙莊而卒全其身伊川修有完行涪陵之貶幾乎不免然則人不可知甚於天也長者既死而其遺書禁格不行人莫敢道太史之書不在禁例而人亦[illegible][illegible]述之又不可知歟之生有余常吉者游二[illegible]生門追慕於既沒口時娓娓頌長者語不倦而又將類次太史之語付梓以廣其傳其中殆有深契不與俗同者或者曰太史羅南城之門人也七日之師終身敬慕補報無方昔南城曾傾家貲以出其師于難以故食其報于太史由此推之太史食報于門人必未有艾他日繼常吉而善發太史之蘊者當更有人理或然與而予謂此亦不可知者常吉次太史語既成而求言于予予惟太史之語何待予敘姑為書此明其不可知以寄吾感慨之思云

題卓吾手書

此卓吾老子與汪鼎甫手筆一幅字耳吾知其必傳鼎甫試出此幅示人當必有愛之者尤必有惡之者愛惡之者亦必極夫使不令人愛不令人惡愛惡之又不極何取于字亦何以為卓吾老子惟其不但愛而且惡惡之且必極所以為卓吾老子之字人情極則不可磨滅是以吾知其必傳世間字以愛傳者古來多矣以惡傳者自卓吾老子始雖然凡此皆就識字人言耳

世有不識一字人卓吾老子其如之何哉其如卓吾老子何哉鼎甫是識字人是不識字人於此殺入爲不辜負老子

題亡姪子遠冊

余族中蓋彬彬多君子矣遠者弗論就予所見若父行則有若駱峰翁之介直瑞泉翁之忠信望濂翁之爽邁兄弟行則岐山謙抱下人剡山清高絕世繼康斎拔超塵而姪行又有若子遠者質謹樸茂皆余宗之柱石而鳳麟也可易得

哉茲六七君子者余於家庭間尊者得嚴事而卑者得友善之乃後漸彫零獨望濂翁及繼康子遠尚在而余通籍後移疾在家相與最密居無一日不會會無一言不在道義不十年間又皆次第奄逝而余孑然無侶矣悲夫然余於諸君子中又竊歎子遠遇最苦年十五而孤大父母俱耄在堂而隨以一時服三喪壯年喪偶遂不能娶稱鰥夫卒無子居遭回祿栖止無所而耕無田蚕無桑饑寒暑食衣常無以自給

口絕不言利時惟以繼母之節操不得表揚爲恨樂親有道雖遠方不憚艱苦一往不知者以爲迂而不知其志誠遠矣年未六十而卒蓋行多可紀者余每欲爲一傳紀其生平未逮也卒之十有餘年而其姪有成乃檢其生前所見信於諸名賢之書若文而類次之成帙以問言於余夫爲子遠言余之夙心而有成之敬尊表德意可尚也乃爲手書茲諸貽之而其母節則當另述然子遠之名不泯則母節亦必彰母節彰

而子遠之目亦瞑矣子遠少爲諸生有聲讀書深研奧旨試場屋輒不利常自責以爲功名不足揚親而且無後誠天地間大罪人愧無所容中年乃絕酒去腥厲難堪之苦行以重自戮辱其志益可悲云

題潭西八詠

海陽有程氏二難者長全之次復之皆從余遊全之好著書至忘寢食復之喜吟咏徜徉山水間蓋皆非世俗之所爲好也全之著書則余

于首而復之家園中有潭西別業就其景口號八詠又屬予和而且題以弁之夫以二難之超常越世其心聲所到皆足以俟後而啟化之余豈謂將賴余以重而不知余之托二子以增高也亦可笑哉全之書余時時得置案頭而潭西之境未獲親履以神遊焉然二難有尊人者稱隱君樂觀書史多吟味全之固以善承先志而復之八詠亦往往皆風木之思二難所爲根本節目之大者總在乎孝是可重也故樂與之盤

桓而爲書其端

小會題詞

余昔宦留都藩會盛行一會人動百計以人數多謂之大會中有七八人者復自爲會以人數少稱小會別之小會視大會爲期更密辨証更詳催趲更緊余與其間深藉益焉今予創有每月初三之會是所謂大會者已思仿[illegible]又欲聯一小會與留都事體適合余開[illegible]從更行過路頭樂觀人走自然不能已[illegible]

創立錄紀事請余一言戒勉其前夫余平日之言多矣盡矣更復何言盍嘗與諸友論詩抑之篇論修德曰神之格思伐木篇論取友曰神之聽之動輒稱神豈漫語耶故我輩行事切莫令鬼神笑莫令鬼神責有始無終鬼神笑我多虛少實鬼神責我鬼神笑難忍鬼神責難當慎之慎之或者曰只看自心便是鬼神余曰莫儱侗莫儱侗只此口頭儱侗取笑取責不少戒之戒之又各爲約數條請余删改余曰不必删改删

改便是我的以我言勉爾輩猶是執柯伐柯各人之言各自有一段精神不要以言繩人各以自言印証自已我語未盡然後取益于人人言重復正堪申飭吾語諸條以齒書之一字不可更改後有與者接續將去

汪秉甫問師作會錄題詞中言神格神聽處有言即心即鬼神者師云莫儱侗莫儱侗夫一切惟心師之教也何故不許師曰[illegible]人心有仲尼此言是否秉甫曰是師曰[illegible]

有仲尼否秉甫曰有師曰求仲尼於彝國而不識自心之仲尼此是向外馳逐謂之愚痴執自心之仲尼而將彝國之仲尼抹煞可乎不可乎此所以謂儱侗也然則鬼神可知矣人真能行合鬼神之吉凶如孔子所謂丘之禱久矣然後可言心即鬼神鬼神即心若實行未孚屋漏有愧不自凜凜若臨而猥駕即心之說漫無敬憚如此者深爲鬼神之所惡恫將有陰譴及身此吾所以不許也各各反照自心莫信口頭記之記之以示諸子使書于靈祠之後

題朱事之尊人卷

會稽朱事之外服儒行內契禪宗家庭父子兄弟夫婦閒率以是事相激揚此人生之極樂也事之尊人方服官政而喜持金剛經人或疑其異夫以儒書與金剛經則非異說矣金剛表體性不壞至誠無息之旨也我人生壽之無意必固我之絕也夢幻泡影之喻浮雲富貴之宗也受持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種種福德算數譬喻不能及者無以尚之也金剛之旨儒宗自足豈有異耶吾又聞事之尊人孝友誠篤內外無閒言居官抗中貴卹編民即一切行實皆所以善持金剛者夫此非余言昔司馬氏之偈言亦若此矣余既題其卷首而書司馬氏之言于後兼以勗事之云

書汪鼎甫卷

新安汪鼎甫忠信誠確實載道之器余壬寅會

于其鄉越八載訪予于舍與談津津相臭味也鼎甫自謂務力有年未獲透脫余勸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鼎甫又謂有毋老無以養不能忘進取則必習舉業將無妨學乎余曰晦翁有言舉業謂妨道不知能妨飲食否然謂不妨猶爲兩事陽明子曰人使無功利之心則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無非實學況詩文之類由斯以言即舉業即學又二之不得者矣吾觀世於學問有得者舉業必精舉業未精於學終淺此亦見

二之不得處鼎甫試以是驗焉余告鼎甫以不退轉添心而又別求法語因更書此鼎甫從舉業上悟即不退轉之一法也

題一脉關情卷

予昔在庚寅謫官海上獲履心齋王先生故里展拜祠下因與其嗣孫之垣游之垣有子即調元時甫垂髫耳已予倦游還里去其時一十五年之垣命調元訪予林間予一見把手問訊不自知其喜之何從心齋子直截透悟足稱東海

聖人而予異代相孚欣依誠切以故見其孫若曾道義一脉比於同宗相見之喜固不徒以今昔故舊之情已也調元年今近壯補泰庠弟子員乃調元又有子三齡矣調元器宇溫嘉力量挺挺堪以任道且能相其父延納本祀與夫遠方有志之士月會於泰州祠濟濟繩繩如心齋不亡予既問其家事而又審其道情具如此則彌以喜留調元山館中集諸同志相與講論歌吟縱綣旬日告行行之日調元復有請予惟調元為邑弟子則所事者有舉業在爾祖心齋錄中謂舉業何可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調元試究安身立命不在舉業在何處謂何可非則又未嘗外舉業也溺舉業奪志固非嘅舉業廢職亦非調元尚究竟茲言能不溺不嘅是所以嗣乃祖也調元再拜以受而諸同志皆有所賦述以贈其行

題重修八士會錄

八士會昉自丁卯故有錄以紀功過每月次掌

歲無虛日錄久殘盡今復更置其款約宜損益進退者稍删訂稱重修云錄監史也我輩往牒盍是錄有徵重修志業與錄俱飭永留其終焉或者謂人少時則輕合易搖我輩之患患在當年今自弱抵彊終可逆必錄似無庸茲實不然百里者半九十為山者廢一簣始而剛終則前功棄矣且以今睎當年任更不易當年斤斤一業耳年且富一切猶云可竢今入稱父祖出作臣鄰家國天下事叢委而厚期之彼語稱無斷

不足畏者非其年耶自非砥礪切劘精神氣力百倍於曩其不終廢棄者幾希則奈何不友是求而志是餙也錄之稽可少哉舊錄凡四十一張張十行支二十有二年今錄凡八十張張九行度可支三十年俟茲錄竟則我輩老矣夫所以紹往績而使老無悔者惟此三十年黽勉考鏡率具是錄今所修餙厥係爲重用識其端

傅子漫語題詞

長孺傅子畨爲諸生時未知學也年三十餘舉

三百十七

進士爲南奉常傅士南中講會甚盛有五六同叅徵究心性更自容切長孺根性峻利纔一與聞疑情頓起必求決了奉常官無所事事專力集友晞息不離夜歸閨戶自叅不得則長跪達旦家人穴覘驚愕不知所爲如是者累月忽然有省抗慷承當談吐娓娓無滯矣乃其一片婆心尤自懇篤會中各有詰難而長孺更激[illegible]狠猛語或稍涉口頭則劈面喝咢能使人身[illegible]所容而意實難捨精神流貫自然攝服有不容[illegible]

勉於聲貌間者余因親被其喝咢而愛益最深取友如長孺眞所謂難遭遇者矣無何長孺擢勳部郎臨別謂余吾工夫從此益無窮特枝前稍易耳請各努力以俟質正長孺素善病抵京不半載遇寒症竟不起所謂無窮工夫未見其止而余質正無由痛悼可勝喻哉長孺沒且十餘年所墓木拱矣余近與石匱陶太史游每論此事則數舉長孺而太史故與長孺制舉同年不得親見此齋特輒以爲恨今年春與太史同

泛海上之槎特造廬見其徧子而問所遺言出一編以示乃長孺自題曰漫語者纔數十條太史讀之簡截吐露曰讀是如見其面矣然不可使無聞指貲付梓而命余題其端余爲揭其大都且自道難忘之情儞儞至其詳則海內同叅不少當更有述若長孺其終不泯者也長孺名光前號太恒長孺其字四明鄞人

讀河洛傳題詞

國家設科目以網羅天下賢哲二百餘年來名

儒碩士往往出於其間皆若陳剩夫黃[illegible]
又皆以布衣奮士固未可以科目盡也若如二
君者上書附驥名俱不泯世豈無有學比二君
而姓字不聞於世者乎搜羅殆不可不廣也不
佞妄希大道博問師友誠不欲令當吾世而失
一士縉紳巖穴間聞名見面若以為無遺耳目
之外者矣今年冬病卧苫廬文學乘甫汪子負
笈來遊榻前坐語見其志意眞切識地超然叩
所師承則曰吾師吾兄云手出其兄所制河洛

傳一冊示余余見而異焉夫千聖心印具在圖
書精微祕密無復過是者汪君無他好而獨此
玩味闡發研窮言多成帙此其志趣已不可淺
近窺且詢其為人朴素自怡䆠然世味之表則
所論著豈徒口耳章句而已者士之隱伏無蓋
在巖穴固不可勝窮也余昔年登齊雲過嶼翁
故里而不得聞其名一見其面思之自媿遺吝
余又以嘆有司持科目一途以羅士而欲盡士
得乎如汪君者將終使沉埋可惜也雖然士患
無實耳有其實則如豐城之劍埋匿雖深而斗
間之光終不可掩抑余病未能細繹其書抑為
書此於其傳尾以俟異日者且將見而質其實
焉

題明親社規

會稽朱培之建明親社集諸塾師弟子為月朔
之會其兄事之匾其堂曰尊生立社規凡幾欵
而首演　聖祖六諭以問周子周子曰朱氏兄
弟其知學者哉或曰何也周子曰大學明親之

旨學士儒生深研莫殫近且辨親新訓致格聚
訟無休稱至難窮者　聖祖六諭之番木鐸老
人呼而語之雖樵客農夫婦人稚子一聞輙醒
無不了然稱至易明者於是人以為精粗有間
彼接賢智此道愚蒙若不可一律視者今朱氏
兄弟以明親名社以六諭列規六諭之外無明
親明親之旨盡六諭非知學其能識是哉或者
曰若所舉尊生則似微異矣周子曰不然孝之
乃所以尊之各安之訓已盡于第五語中矣

又曰事之留心內典親中樂禪[illegible]
以明之豈不異乎周子曰佛[illegible]必[illegible]
如中國六祖知六祖則知琉璃光佛六祖[illegible]
曰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以此參之
聖諭能有絲毫間隔哉故惟體此六諭則教下
徹上為佛為儒無餘事矣必欲諸蓋[illegible]
踐履言與行進終與始進皆是不實[illegible]而已
雖然不實亦即諭中所謂非為戒令册作者夫
非為察之念慮則甚微廣廷人心之戒無以加

也故曰體此六諭無餘事矣因書以勵之

東越証學錄卷之十

古剡[illegible]著

疏

乞休疏 萬曆戊戌

廣東按察司僉事臣周汝登為身病沉危母年
衰老力窮情迫懇乞 俯容休能事臣由萬曆
五年進士初授部郎浮沉中外歷轉今職二十
餘年虛糜廩餼臣父母先後俱叨 封典重荷
國恩畢餘生以效涓埃罔臣分宜處亦臣心自
切惟臣稟氣素薄斲喪又多壯年遘病遂成深
痾向歸調理在籍十年近出馳驅又經九載今
年過始衰精力加憊去冬移官嶺表感冒風瘴
瘧疾方痊痰喘繼作不能眠食凡十餘晝夜自
分必死偶徼幸獲起而臟腑受虧如中空之木
枝葉徒存而摧折良易矣一時承乏萬里趋蹌
拜祝 殿廷堅持竣事而氣竭神疲卒然昏仆
飲食不進湯藥難施奄奄僅存痊愈難必且臣
有生母太安人黄臣十四而孤賴母教育母不
能一日舍臣臣不能一日離母臣向來走南北

母所至與偕今母年漸高八十有三老耄衰白行履艱難欲仍前迎養則母乘輿不能欲捨母獨行則臣絕裾何忍有此苦情雖使年強力壯猶將以烏鳥之私上干　天聽而況病又沉危身難驅策情既迫而力以窮此臣所以不得不號　天而訴也臣不敢妄援終養之例亦不敢求同致仕之條惟　陛下鑒臣微誠勅令吏部容臣罷閑歸里臣一日不死猶能修奉養小孝以導鄉閭效擊壤餘歌以揚聖化生有餘榮死

且不朽臣無任懇祈戰慄之至

再上乞休疏萬曆己亥歲

雲南布政使司左參議臣周汝登爲情苦病深新命難趨冒死重號懇乞　憫容休罷事臣原任廣東按察司僉事齋捧畢後具疏乞休未蒙俞允南還在途又蒙點陞今職臣通籍二紀歷無善狀徒以資俸積累得廁方面之末頃叨寵命冒竊愈隆仰思罔極何敢復以身家爲念惟是臣情極苦臣病極深萬分難強有不得不

籲自哀號於　君父之前者臣有八十四歲之老母向來晨夕相依實難一朝遠割且臣抱二十年來痼疾去歲復舉雖稍調理而形神消憊近聞　新命感激思前行未數程輒復昏仆湯飲難投比前更劇精力既年衰一年而病勢又日甚一日臣病離母母念良深母老思臣臣憂倍切母淚長垂臣腸寸裂母子至情苦無可比夫既抱苦情更嬰劇疾方寸已亂精力又疲即欲前奔無由勉強蓋臣身如犬馬蒙恩徘徊戀

主而病骨難鞭臣母如鹿麑相顧兩地呼鳴而至性難割惟　皇上深仁不遺蠢動　大孝錫類閔閣如臣情事最可憐憫爲此冒死重披仰干天聽伏惟俯念臣病是眞俯察臣情非飾容臣罷閑歸里臣母子得延餘喘即斯須皆皇上所再造殞首結草生死其何敢忘臣不勝懇切惶恐待罪之至

書

與范損之

相別半載精進如何莫負良緣區區益刊目佚之矣舉業即是德業前已具別語中舉業之奪志只是得失心耳除卻得失心舉業皆吾妙用舉業之不精亦只是得失心耳做舉業無得失心則說理自然精明得失之心有二遠則懸想科第近則要人道好纔患得便患失有此念頭即須推究要見得失在何所此身何處領受此

討得失之心從何發起究來究去究到無可去處畢竟寂然自然脫洒然亦有懶做舉業者便是怠心或他好移之便是畔援心假托脫略功名以為高曠便是奇特心此等心俱當推究使不可容故區區勸損之不置舉業者以治心而已矣道本無奇功惟見在為士子則習舉業為農夫則事耕田為比丘則誦經課為宰官則修政績各素其位各安其心而道存乎其間矣此個工夫徹上徹下知頭腦者便得休歇未知頭腦者自堪寡過故僕願損之無忽於此也前損之過吳下見東溟先生知損之已久自欲願見老博綜經藏具大辨才而行誼風節懇懇真修非特損之敬服即僕亦敬之服之近世之泰山喬岳此老當之真無愧者至於學問則須另作商量試質之令母舅以為何如

與陶石梁

那洲上人來拱手教知補門課論近日禪悅之味可知辱來諭謂領略浮淺者境緣上容易打

失此真膏肓之劑謂朴實做去不作過頭語尤是喫緊之方生每每與諸修諸子言皆令從家庭日用上踐履從聲色貨利上勘磨若於此打不過於此踏不實更論何學區區之意實與來諭合轍至於提綱挈領處或示之宗旨所歸使知有頭腦得無滲漏太過故當佩逗機之諭顧此事指示在我領略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真切用功之人言易易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說說話承當者於言易處不能入頭即

言難時亦終不着緊箇中人難得但盡吾接引之心而已來諭謂作隊成羣有所不必則竊以爲太自限隔鄙意尤欲吾兄廣此一步昔陽明子征思田征浰頭時凡書示門人必惓惓以郡城之會爲囑自古杏壇闕洛未嘗一日離羣又非特陽明家法也若謂龍蛇混雜則自來不無又安得因噎而廢食哉且一會聚間關係有不輕者辟如三家村裏大市闕頭個個長吟短唱習曲成風則必有善音者出乎其間而唱曲之

種子亦因以不斷個個敲棊排子習奕成羣則必有善奕者出乎其間而習奕之種子亦因以嘗引故學不聯羣拈弄借假磨眞冷落將去恐見聞疎而種子絕他時突然一個兩個講學便以爲作怪此大可慮者也江左徽寧之間無論縉紳文學卽布衣學道者不知凡幾眞可嘉尚彼中人非獨眞實超常特以此風相鼓舞不絕故耳然則聯羣之會關吾道之流行人心之習尚未可便以爲餼羊而去之也卽如來教所謂

大匠一生淘汰得幾人夫淘汰者沙裏淘出黃金若眞金在前則淘汰二字亦不必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願丈出而振作此會爲後來人作前導爲吾道計無窮方爲大善知識之運用也燕邸不惜黃金以市死馬越王見怒蛙而式以其有氣謀國尚然況爲道誅哉令兄前每欲致此意今因言及偶爲發之惟高明裁答明歲遨游實所欣往但賤體秋冬間輒後多病明春不識精

神可奮否耳近在宅上朝夕談證何人明歲久住何所或東山之間得時與往還尤鄙懷所望也

與劉量倩

接來諭知精神奮樹言言刻骨非大勇不能可快可慰太阿之柄元在量倩之手要用便用切玉剸犀等閑事耳量倩朴實頭心地素與道合更加一番精進其過人遠矣會文無有[illegible][illegible]勢所阻亦自可詠或略可作一二首而覓以[illegible]

跎則亦是嬾須自察之

與王世韜

入郡來辱賢昆玉款待太稠轉自不安此韜病足須斷從一二年此根本之藥煩惱思維一切皆斷心病除時足病亦愈病是助道良因更不可以病病心也昔有病目而苦楚者往見陽明先生先生叱之曰汝何貴目而賤心此以病病心者也可以為戒病中最堪進步莫忘莫忘

與錢仲將

辱翰言叙謙何未忘耶貴恙入夏炎焚更宜加意覽會卷及詩詞已見神王思爽知不藥之喜矣高徒俱懇切誠篤此段精神難得仲將陶鑄諸徒處便是自陶鑄也諸宗儒語錄須令熟玩改過遷善不可不時提醒以此始以此終勿無二法昔人有云學道人須於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故我輩自勉勉人皆須從實地上着力惟仲將念之

與范孟兼

前淳之令弟來接手翰中間商量心明境[illegible]蓋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原不得分之爲兩但[illegible]近世學者之病不得不如此分疏只在境上着力而不知境是心者此俗學之不著察應自承當謂心已明白而境上打不過者此狂禪之無忌憚有此二病故只得說心明境鍊四字耳陽明言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格有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凡意所到皆物如意在事親則事親是一物格得事親的物

則事親之知方致此亦明心鍊境之意也大抵纔落言詮便非密義孟兼所謂方便者大是須自密體他人難爲言也

與張中一

覽前後書詞具見懇切之懷且自誓永不退轉知此脚踏實地乃决然入聖之因也但中一再須看不退轉是不退轉個什麼來[illegible]良知提醒作主則所謂不退轉者或在此[illegible]得良知明白來翰謂念未起時空[illegible]所

謂良知或在此然良知又不滯在念未起時念起時如何為良稍量度卽非良矣再須於此一點究之也做好人與承當聖賢都無兩樣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聖人學問只有內外之辨耳何謂外格套上檢點見聞上輳泊情識上把持一切是外外則雖做到無滲漏亦非聖賢之學也何謂內一念入微處識取不覩不聞上戒懼常見已過處潛修此方是內內則無聖賢可為而亦無聖賢不可為也於此時時省察不使放過

則所謂認良知不退轉方有下落耳來諭又謂朋類龐雜誠當愼擇但聖人為己學問照管自身更緊孔子曰毋友不如己又曰三人行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六祖云若見他非處自非却是左捴之知為己則無往而非益故論交如子夏子張皆各有受用處也聞大峰山上與智溺共事正好同參何日放剡溪之棹一相從脉縈近多病日惟閉戶却掃而已

與趙伯閣

春間一別又入炎蒸過辱相求深媿無以副今但願時常不忘此事是區區贊助之私誠也此事自古聖賢孜孜屹屹畢竟有不容已處須自勘破方為不負此生但流俗之人醒咲者多非豪傑之士必不能獨信而獨行也來翰謂索心不得本之良知可謂得其要領然又謂欲時提醒而不免塵埃間蔽遂致本來面目忽以埋沒夫知得蔽時便已不蔽而目現自炯然又何憂他埋沒也古人謂不怕妄起只怕覺遲但妄起

便覺忘了又提不可縱容亦不必追悔綿綿密密竭力做去終有打成一片之日然尋常亦用將眼前光景一一追究世事如流無一足堪把玩將以何者為真實吾身渾是血肉將以何者為靈明看來看去不要放手自然有消息可通消息一通則覺照之功尤更有省力得力處也通前俱是致良知之旨非有二法此亦不與舉業妨礙舉業亦不妨礙此事隨緣盡分而覺照常存此大精進之學問也相望不遠何[illegible]

面質是望

答陶仲明

承翰言冲益勇猛具見辭表仰此便是自家本地風光儘堪受用更何患荒棄不理耶來翰謂赤條條光裸裸無處下手着落此等處莫作光景想過須實見得分明實見得思索快活都是妙用更何足爲碍亦不須別求畔岸別尋門路矣所云盲人行路杖子常時放失不得須終日在手僕謂眼盲人須用金篦刮眼令開求倚杖

子猶是第二着草草容面證

與張允及劉冲倩王世韜三子

邇來聚首想一切如常此事非草草當時不放舍方有相應舉起便有放倒即無見師友便有獨處即無此是學人通病打成一片雖未得一時能然然時刻提省久之自然無間不然只成悠悠無益也臨行冊中數言能莫逆否儻符居孤陋所自收度惟此一念歷歷地耳寂寥中有無限快樂願知受用抱此弗諼益以求矢偶爲諸友道及願與共享之耳

與董侍御貞夜

前僧人募化事曾面言畢竟回心若知丈雖不信佛丈闢佛元自程朱何怪吾丈但孔子朝聞夕死知生知死之言丈於此作何解切不可以文字訓詁虛領過須實了了於心而後可言儒佛不足學儒亦當朦朧已耶願丈無堅已是人生止此一事虛過可惜雖躬行君子不修浮談然修講實相須温公人品雖高比之濂溪明道

其事業行誼秋毫矣幸加意焉

上棠翁李座師

不肖向拜教旨緜緜不忘念不奉函丈者十有二年北斗在天注目無巳邇會向良佐於淮上得悉台居喜慰無量登丘園八載門分終老去冬祇奉慈命兼之親友促行力疾驅車違心就道迄今兩月長途一望如天今歲元夕獲抵彭城水道艱澁只可舍舟就陸㮣其地一時偶無車馬計借之士守候百千人人出[illegible]間遠之

要逆乃至僕從紛爭兩主僉而私心厭薄起上
放鶴亭拜石佛低回良久狂風倏起既覺衣單
少選塵沙障日波浪連天望之悽然懷土反而
登舟北風可乘乃遂放棹南歸從茲以往進止
又不可知矣方今正人滿朝登非不知稗官亦
足自效且毋景桑榆婚嫁未畢又非不知苟竊
升斗亦足支貧然而強欲前進則如鳥避樊籠
稍遂歸圖便若魚還大壑衆謂非情登方自快
即登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已獨師恩未

報有慚同門諸子中夜撫枕誠不能自愉於懷
然登又思師之造士如化工鑄物萬類不齊是
故其間或作楩梓棟宇岩廊或作蕙蘭馨香澗
沚或作鸞麟靈祥上國或作雉鹿呦嚦豐林谷
在全天遂性均足以報春暉而答玄貺造物者
亦兩收之無慚彼此不肖以此自信吾師以為
何如哉南中雲物甲江左名賢淵藪我師主盟
其地為樂不少竊願與聞之剡中亦古高人所
賞新志一冊貢上覽裁不肖日所徜徉嵊川山
川可槩而睹矣

與陶太史石簣及石梁文學

前觀中相尋道士傳仙舟先一日發矣舟過府
上正值暮夜不得叩請此事大須友朋恨不得
時時論證當相會時便相追求逼迫到底弗存
體面令良友坐失乃可耳記觀中曾論遷善改
過若明得人正好用工擇教所示豈不諦當但
作止是病而遷之改之何以別於作止古人立
論種種不同如懶安說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

拽將回大慧亦云學道人制惡念當如懶安牧
牛起時急着精彩拽轉頭來張拙秀才則云斷
除是病趨向是邪拽轉與斷除能隔多少靈山
會上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獻珠女子彈指成正
等覺此外更有何事而圭峰則云真理即悟而
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則是屠兒女子當有未
盡之妄情牛頭問四祖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
四祖云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薦福云須明
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

牛頭鷹禍俱宗門中人一云無復對治一云故
須對治將以何語爲是夫於兩語一一明了方
自遷改不差觀中未[illegible]乃[illegible]此問誰二
知識各出一言誠不勝願幸也陽明書院之會
望二丈儼然臨之毬中一脉難令斷絕繼餘羊
亦且惜而存之况未可盡謂餘羊也念之

報安封部小范

承示楞嚴註之刻知留心術信植果栽因甚盛
甚盛但今經典不患不流通患在玩褻不患無

註釋患不誦持近來玩褻之獘不少即註釋者
多是惡知惡覺賣佛謗經識法者懼恐難令佛
祖見也來僧楞嚴註弟尚未屬目不知其果於
經旨如何弟意且濡遲俟吾丈證徹後勘破此
真爲世間不可無之書則梓以流行未晚倘只
似溫陵天水亦且置之而况或不逮二老又安
用是贅駢爲也

與沈繕部何山

别期甚遠未得逼一消息念之黯然援手翰憐
書無量更自感念我輩五六人不出三二歲赤
况夙生聚散憂喜變幻須臾如夢如影豈既以
無常明白示人矣而實處何有見超然玄覺必
覷破此傀儡之線究竟如何極望策發中證爲
切也南中知友寥寥講者又頭腦各别然終須
合併未可知耳近時事可駭誠如來教所指顧
度昔海須俟法航學問尤不可一日緩也蘭居
相聞否錐龍伸有日而蠖屈亦已太甚太恒身
後妻兒更零落可憐洞觀治黃傳其治行卓絕

逼古循良覺老能夢寂然乃好道則彌篤矣武
林蓮池德園便過之否併問

與周叔宗

教言所示達觀談說名相姑假以勘驗人是或
一法然古人接人於眼睫動定或片言半語下
立見分明未聞有以名相試之者此事全不在
學問不在講解也近一禪者自謂通宗而又說
漸說頓說圓牽纏混濫生竊笑之人貴開眼耳
豈在分疏字脚必欲了漸頓圓三義併如大川

輸昇天從東邀所走浙一出便明是頭光無不
徧是圓開眼一見便了何用更言種種彼不見
日者與語徒𡚒滑突故大宗師只令人開眼別
不放半毫出路近世阿師刀下不曾見血只管
牵統解疏埋沒人家男女使千生萬劫不得出
頭良可嘆也千萬示令弟先生愼毋因循以此
事爲人情方是眞實爲生死至囑至囑足下壯
上事亦須了却世事即是事有何違背而故避
之耶

與騟中卿

前辱教兄未有以報近知入郡城求友家務一
切擺脫精專可喜若欲决取上第急須當下着
力倘稍悠悠光陰瞬去無及矣所取注疏當令
透覽但此亦不足讀中間所解不過字義句義
故宋儒率鄙棄之葢漢唐註疏解在字句而宋
儒稍入義理又爲義理所障此學至我　朝諸
儒始大著明舊時窠臼翻却殆盡僕近擬輯
本朝諸儒所解爲一帙正在看玩不知可能了

此否倘得就一二便須相示也語錄諸哲皆法
目否必須究心理學功業文章從此流出方可
名世且道自古聖賢孜孜矻矻終身日不暇給
當爲何事又勤勤懇懇委委曲曲苦口爲人當
是何心人在流俗中大須省悟務求安身立命
之處不可蹉過一生區區近於此頗有所入用
以相告學道者少恐不無非笑弗因非笑自
生退屈不笑不足以爲道我輩須於人笑處識
取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過位重金

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
最可憐憫者也惟足下進之邑有可與語此者
幸展轉開示是囑

與鄒南皐年丈

解君使回曾附語爲報矣日來受用如何朋從
之樂如何人師不可好爲而當其時節到時又
不可退遜益肩此擔方便接引使此事大明吾
道大暢方是大力人作用必動疑情便非撒手
丈室有是耶弟近亦頗能自信古人公案時從

督地但不得與吾夫一面訂開口入難故時切
夫之思也知儒編學的教術并上覽之

與鄭給諫春寰

連日既不得晤講會又贖懸注可知非從西華
門經過見守備衙門枷號偷銅賊一十九人置
之柵下此賊項負百二十斤重枷而且日夜露
處有必死之勢近聞絕其饋食則決無生理夫
諸賊之罪或在不赦然亦須法司訊鞠乃可無
憾今竟致之死是坐以决不待時之刑即使一

一皆當猶為慘烈而况其中豈無一二冤枉可
原或應從末減者乎一槩濫殺恐傷和不細也
枷死之刑在北有之然起自江陵須必奉
旨乃爾亦不聞有如是多者今一時處死至二
十人其可無後議乎弟竊謂於情不忍於法未
妥門下刑官也托在鄉曲故敢佈其區區伏惟
裁督少緩其須臾之死幸甚

答楊太史復所

別又一載緬想游從之樂悵怔不可言訓行錄
莊誦踴躍仰見　聖王名世先後輝映是昭代
一大著述可慶弟自去冬度嶺過韶陽首謁曹
溪秀靈翁抱真天為之造者以一滴水流演五
宗浸潤千餘年未艾洵乎不偶也已入省拜濂
溪白沙陽明三先生祠乃士類彬彬多興起於
學聞夫過化與鬥石公鼓舞之效不淺弟媿不
能數暢而嗣續之然多士謬推亦不敢過遜避
也出五羊問海珠巷即初祖登涯處嶺南真佛
國哉宋覺範大慧皆竄處茲地而今憨公亦以

戍來宿世願存因緣已到前翰教囑其開示諸
人使宗風大闡今來就之者亦不少見尊翰彼
更穀然料此一番定不虛走也大作省間翻行
固不肖廣傳之意或者亦翁加惠之心乎并以
聞之

與任觀察養弘

同年在仕途者不能半矣在仕途同爲外臬吏
少在外臬同一地者更少之少弟夫三百人中
二十年來數千里外同事一司緣豈偶邪

載之間止得一面今弟且壯行未卜後會何期
人生聚難別易如此然則當聚時豈得草草而
別時又安能泄泄已耶前示性命一語已植千
生萬刼之因從此努力不了不休他時促膝握
呈一証實生平大快事也丈名高望起枘用愈
隆道德功業正須一時俱了弟身病親衰指日
挂簪休矣顧林間廊廟所至無非道場卽分飛
不害為同參也願相與盟之

與秦學訓舜穀

東粵道脉得足下鼓舞勃勃駸駸甚自可喜不
知僕行後又何如也復所先生廬居料得時時
請問小祥後或為省中之遊諒可承面命江門
之教知必大振時節因緣至矣可賀可賀僕乞
休一疏專為母老知己如公其以為宜否要之
出處隨緣僕亦非有意慕隱也諸有道在會者
均乞致意

與查邵二山人

生七月中旬起行至省八月中旬抵廣信潸擬

查丈在此同舟不意不偶近來二丈行脚如何
生會蓮池校勘數語遂見底裏筆不能寫何日
一面述相証也畢李二道丈承賜書甚喜李知
吾書中云學貴神超功由神用赤手空拳方為
到家但不知日用尋常色色受用處神耶未神
耶必再加一神字恐又非赤手空拳矣又云一
悟便了色色現成恐有未盡不知儘其神力添
得什麽些子耶只今但慮不悟悟處不真耳若
真悟則了不了自能勘斷莫預卜度知吾前李

轉以此言質之不妨再相論証此事最近最難
望二丈努力胸中搖惑畢竟是信不及說進說
出亦是信不及望惟努力努力

與憨山上人

別久渴仰忽拜法音兼領新刻心目豁朗喜可
知已邇知甘露時普敀依不少然最堪入室者
何人必得一二大法器展轉化導乃為快耳[illegible]
少宰未悟恐猶是未了之案然既在一方遊[illegible]
自有期非比僕浪踪蓬跡此生莫必也僕[illegible]

未允躑躅間又有滇中之命鷄足山中非不一
願尋訪然而母老難遠恐終不能就道早晚又
復陳情得蒙賜允便自萬峯露地之半豐林茂
草足自適矣曹溪志序僕舉管如山不能就一
字容日另報

與憨山上人

生初拜命東粤遂無行意既思曹溪江門此生
不可不一再問上人在彼亦不可蹉過是以欣
然就道度嶺而東半載間諸願盡酬勝景奇觀

玄談妙味塡滿胸臆復與兒曹共之此區區遊
宦一遭於地方無補而自身佔盡便宜多矣此
外其敢更無厭耶別來誰堪入室世緣不索莫
否生近乞休專以母老難離流行坎止僕亦不
自知也

與余太史雲衢

屢荷高悰直在儀文宴笑之外筆札雖為漸矣
丈喬岳泰山私心畏之惟何上一機猶然未[illegible]
昔晦翁直至晚年打破吾丈得無有待耶抑[illegible]

得而不以語人則弟不能測矣南岡同年落[illegible]
一時又散去三四人離索更甚都門哭語益用
戚戚承覓隋書尚未有刻函史小刻各一冊以
代

與徐鴻臚覺齋公

自違法從出門如無所之對衆談笑亦覺無味
忽得榮遷之報喜不可喩近有一僧到此具一
張鐵嘴決不容易肯人又有二三文學初到如
初生獅子毛爪未具氣已食牛大可憐生滁陽

風景洵佳不如此中法侶為多惟丞命駕敢以
為促

與蔡選部虛臺

何便附數行竟不知作何語歲來日注前旌荷
手書知仙舸度雲陽深用喜慰弟兩部追陪分
緣不偶丈此去有力者必不放捨當不復來冷
曹弟竊有私憂耳三年泉石之味敢開[illegible][illegible]笑
做枕嗽弟時夢想之希先示我以慰[illegible][illegible]叔
重嘆壽傅二石人生飛沈存沒眞是[illegible]光石火

種種皆虛何者是實於此眞可悟入矣近來時事可駭覽報能無愴顏廻換幹旋此擔誰扣支料理已久肯他讓耶勉旃勉旃

與徐寶慶仰南

來翰述政務繁省登游亦猶有難地乎自古成大業者計在知人二千石尊官矣一切屬吏數多須精別賢否賢否不淆斯蒼生受福知人之效勞半功倍雖日飲酒賦詩可耳地方風俗美惡屢厭不同但美中有惡惡中有美又事理必

然在上者似宜見其美不見其惡見其美若時時有獎成之意不見其惡者非能廢法特哀矜之不更加一惡心爾人家父祖待兒孫心腸亦大率如此豈弟君子視百姓豈更有二心耶弟量移司封無所事事靡縻廩祿捱延歲月而已知足守拙一語此是吾輩尋常受用安樂法殆不得一毫搖動實政潛乎自有時命非營營可與願共常守此一法也

與鄒比部南皐

接手教并箋中語大是信服夾越微知其[illegible]何言第加保任亦明白後事不可不致意也[illegible]詩書之箋頭聊當答語劉君近以脩理故[illegible]得常接見屢見示更獲親就此君大有古意才氣亦偉惟此事頗難信入終當作人代一好人好官爾近具如是見解者不少雖自不乏砥礪而語之可爲堯舜皆有仲尼率徘徊未肯柰何近聞得女之喜乃得男之漸奉寬意以須想道眼不以蚤莫數數罣臺也

與李長者樅山

承示刻諸經正文凡例大約俱善但微有所見聊以奉答首款所論易經傳原不經秦火而無更改惟唐以前有以文言二章次在繫詞後者今附乾坤二卦後已久不必更疑學脩依朱子所定刻爲四書禮記中當仍註疏舊本刻入分三款辨字宜悉從古本不當以近字學易[illegible]正韻中字用之皆不可第四款句讀不宜[illegible]如吾與回言終日有謂終日宜屬下句恐有未[illegible]

而弗正有謂心字宜屬上句如此類多須令人自該下一圈則又下一注脚矣第五欵讀詩自然依韻叶之爲是易經叶韻之說不必泥第七欵禮記不宜分章分章非古也擬見草草餘容再致

與王鴻臚太初

兩榜追步意氣久挫乃丈大節清風道情玄思又素所傾注留都促膝更自融孚意有出語言情形之外者弟不自知亦不能道也何地何日再續茲緣

與祝掌科石林

弟於丈以神情相許不須着語自是忘形弟宦味丈且見之丈曠識超然弟亦深知何時共結山中之社了此大事查邵二道友當相俟矣

與陳事駕景湖

交情不一而以性命論交交可知矣久久相期各以不空談爲不相負種種非言所揄也

與饒封司三明

署中神技極樂別來一日九廻不如促膝更有何年耶丈性與道契見地又超想近得益深者公文亦與味之乎弟爲物色以俟將來丈郎今便同此意德不孤矣

與李選司景頫

數月來想望依依二山人過談與味同乎二君口不甚辨而此中了了其氣宇亦自超塵矛然布衣窮年奔走江湖當爲何事良可念矣後所公來攝部務公署作講堂亦一勝事遠地聞之今人神情勃勃弟逐舍爲煩冗所驅宅火日熾無地逃躱惟就中自作方便且一上征途薪火更炎引酒吟詩便作清凉灌頂之藥高風其更何以洒之耶南中大會何頃落落乍疎乍密亦是常事惟是三五性命之交時作小集不令全曠可耳四周丈大是妙品諒時時相見并以致聲

答柯春元時復

屢詢起居未得消息承諭乃知惟此大故無由

吊慰苫塊之間以何爲事蘇子瞻居喪手書金剛經千卷施人是一篇公案也此事不是草草廬居正可着精彩嶺南有曹溪江門足下當爲雷陽第三人勉之望之

與金陵吳李何三子

京邸五年交游不少而性命之契莫踰三君別來想念可勝言敘僕亦竊廣泉之命因循從事者特以一路舟行老母可得迎養耳不謂彼中風氣大是畏人十月尚可支吾入春炎瘴漸厲

即欲請告因需命艱難不果遂一意求差爲脫身計今月暑之行非得已也埈此便自拂衣散誕之身可得相尋知已放言肆志亦是快事足下其當掃一石待之

與嶺南朱劉萬陳六文學

待罪貴鄉上曹溪望江門已極大觀矣而又得親諸有道快何可喻辱賜種種妙筆延途披玩難以去手什襲藏之用以傳家別來於此事如何古若蘇黃筆文畫妙絕今古而俱從妙悟出之足下能無意乎生因身病毋老行且乞休山林獨宿或肯命千里之駕是所祈之不能必也

與嶺南區文學

嶺嶠迢迢方得領高論茲辱深言鹿句遠貽數千里外拜此厚誼感戢何堪僕身病親老自分長休足下更以應世相期僕方自放不了何能爲人然與鄉邦同志之士相切劘彼此利益不少發心滿願各隨所遇殆不必更分別也足下但存此念便是超脫境界何患妖魔顧惟珍

重

與查山人汝定

久別得會喜豫無量樓頭十日之譚尋常簡率非足下不堪如此相待非區區不敢如此待足下也凡區區與足下言者每每相合但不得時相參証此事言難不得言易不得光陰如箭念之汗流所謂識法者懼耳懷松塔銘勉兢當以實處便自增創弗以爲意貫之在舍下擲門良久然得來便爲石梁鴈蕩之游亦不負落者矣

與邵山人季躬

靑別已久前何靳三百里之程而不一過我耶足下好道眞切參訪誠勤邇來大有得力否光陰易過時節難逢各各俱入老境拚命此生以了千萬刼之公案是目今第一急務纔換却封皮不知又作何等面目半三不界必不能不迷失也此區區日日自儆自懼之心敢爲足下陳之

與簫孝廉若拙

久違注念殊深剡溪山水亦可徜徉不知更有意否也來諭自謙根器下劣向多從解悟入夫能知下劣不下劣矣能知解悟非解悟矣深爲足下慶既又云茲來與朋友參証乃知十方世界揔爲吾身蠢動含靈無非吾心內外渾融眞實不疑參悟到此甚深極密更爲足下慶無限也然區區尤有所進者足下再須參看如十方世界爲吾身何以一牆之隔遂不知其動靜蠢動含靈皆我心何以一體之殊遂不關於痛癢我身之生死果世界與之同其聚散耶我心之想滅果含靈與之同有無耶如世界上離湫側擬之事遇此境到面前既是我身能無變否又如含靈中虎豹虵蟒之類遇此物到面前既是我心能無懼否一一實落體會不以言語承當不以擬議量度方是眞到不疑之地不然猶謂之解悟耳如何

與蔡祠部槐亭

見邸報辭闕遥注前茅計在深秋可待便自懸

想到時必約三五同志朝夕談証了此一段極則大事莫令放手茲接翰言乃知寢處苫塊久矣愴悽如何念丈遭此雖稱不幸乃適當[illegible]膺封後且歸視湯藥而相永訣此遊子所不能取必者而皆無遺憾亦足慰孝思矣而中[illegible]日益寥寥景臺以憂歸景湖以滿[illegible]幾人最可駭者如太恒遂爲泉下客[illegible]如此尚可悠悠不猛着精彩虛度[illegible]居正可專力蘇長公居憂俱有功課爲[illegible]之

莫忘

與鄭上舍于榮

久違注念辱手翰慨然如面且知歲有朋有
之游收衡山洞庭之奇貯之肺腑此樂何極遥
聞神王何日共過此中一上鍾阜牛頭極目揚
子試看兩地風光是同是別僕且催我遲之足
下其無倦焉

與瞿黃州洞觀

奉別許久得手教欣如拱璧兄治郡令時古道

此真宰官應世同衆之光藉也傍觀者惟有賛
嘆而已覽諸作具見太守風流讀之心凉神王
兄行後此中可開口者不易得聊自發自證弟
近頗能自信何日相見一吐露為快耳長孺之
變真自駭人南中弟為首得奠賻百金亦足稍
濟乃近其子又喪婦外家之倚更絕矣奈何
抑之吞而喪偶隨喪子喪女喪其僕乙月間去
其七口悽楚悲酸所不忍聞弟為此亦一惡厭
歸歸半年餘矣九十月間或當返部南皐曾相
聞否近得其一二書甚是闡揚此事見地日超
便中希以字印之達觀和尚已與一會弁聞

與于比部如菴

幸接清光正擬時時相過不意龍蟠虎踞竟自
飄然遂令無地追攀連日又因病不能跨馬遂
訪無由敬致小書三冊見意

上許司馬敬菴公

我翁後學典刑不肖企慕久切乃生身五十載
通籍二十年而今始得留都一叩遭逢可云偶

耶一侍講筵極深欣幸是以有疑必陳有難必
問務求實益以慶遭逢邇惟無善無惡之旨諦
語所云頗與不肖承於師門者未合即欲作解
再求印正既而思長者之言未宜抗辨昨蒙老
先生且問及矣則豈宜更隱乃敢言及而言與
直窮到底之義信心直吐攄見條宜尊候取裁
敢言自是若夫語或疎狂則亦望見諒於形迹
之外耳

與俞憲副定所

別久想念時殷邇開於此事大有所契道誼悠
長更令人嚮往弟愆昧専仰宗匠印証夬行意
西臨則大孝矣太宰翁既借知別且三十餘年
似所當面且此老學甚直截話下斬然夬又不
可坐失此會萬惟早命駕是期

與蔡駕部懷峯

古人有相視一笑而莫逆者其相入難喻維弟
於丈豈不然耶忘形沒齒蓋私心足自信矣願
是寅恭之合更有進焉願共諗之

與吳比部左海

弟緣道義得親就左右而丈且相期不淺言念
此意殆不可置也兒輩辱賢郎提携通家之誼
更永銘之

與王比部儆所

登何似獲蒙教愛不膈形骸而弟亦日惟芳範
是師眞稱莫逆不知何緣得是也濱行辱大章
把玩難置遠餞郊門殷勤之誼名謝難陳矣

與趙學博懷蓮

同爲學問中人則精神孚契不在形跡不煩語
句矣惟是講會望益留神流傳此脉全在門下
此學剸無下手只在人情事變得力人情事變
上一毫不到卽是學之虧欠實際田地不捨一
法脉如大月輪當空曾有一處照不及否望於
一切應用處施不照管之照管方見妙用生望
翁爲大教化主不徒自了故爲此惓惓耳

與楊少宗伯復所

年丈分位尊矣問學深矣宜眼中無可當倩而

於弟乃獨崇年雅重念道情若無若虛謙讓以
意下之斯不知何取焉年丈手望在世人人知
企而至於明開道眼處則弟竊謂獨窺之深我
丈亦若謂弟爲能獨知之也者此非有夙期之
至願何能偶遘不有相對之針鋒烏容強合弟
於丈分義極深又何敘焉叨月大邦時望教言
彼此以常常不斷魚鴈爲期耳

與饒封司三明

歸舍冗沓既甚且天炎路遠不能就行館徐久

之今且行矣相違日遠把手何期尚教洲今退一段精神交相往來千里同堂萬世一時至爲哉悟此無餘事矣弟在塵洞中頗益自信想吾丈近日受用不少人生不透此事便是虛生共相努力他日相會一笑始稱大快役所公來攝部事以公署作講堂以司屬爲弟子此亦一奇事一勝緣也李無蹉失望之囑之

與周憲副岡石

留都別後復所公爲示天關會語深見苦心東

浙道脉奄奄如綫目下錦旋亦有同志可相激發否惟德成隣當感召不少闡陽明之旨以淑我父母之邦門下先之不肖將願爲疏附佐下風焉

答李觀察還素

二難名在人代久已傾耳一經拜接又日擊道存矣丈於是事全身在裡舉步不違轉盼無非妙旨咳唾盡是眞機千古聖賢一口吞[illegible]謬聰詹洞源之言而問道于盲願試爲[illegible]

自足乎仰見沖懷敢用吐露作幣之贈感情如縷矣

與祝掌科石林

別來工夫何似莊誦瑤碧小言言言刺骨定知默默地受用不少就此更掀翻一下其肯信之否不肖目來毫無伎倆可呈止善病耳去秋度嶺湯藥不離今夏賞捧北行益自困倦力疾難前蓋之母老在舍已經乞休舊誼難忘道出滁陽勒此問訊

與詹大參濬源

二十餘年故交近經過得一把臂甚快也讀禮之暇誰與共語年丈性與道合且留心此事有年想已直下打破儒家謂朝聞夕可禪家謂爲一大事因緣性命至重光陰易過此弟所日兢兢也敢爲我丈拈舉其何以策我乎

答葛山人雲岳

奉違久矣近聞且有雪夜之興柰何不果興剡清風如昨可卒今孤負耶生近因母病母老有

山林之請得返初衣便當相尋泛海上之扶尤
險易度機會難乘念之未嘗不切切也
與張子易劉冲倩
僕於古文辭十餘年前亦欲探討而務雕繢之
近一切棄置久矣間有一二應酬不得已之作
亦只是信口直談常言粗語不可以文字名者
若欲因之論學明道則陽明龍溪二師之集在
前如雲漢如日星言更俟再立耶欲將批草付
梓固未敢聞命也李先生至越得鼓舞一番實

吾道之幸俟新春相過希先致聲
與梁昌孺
邇從諸友前詢知精進之勇日勝一日喜慰良
難爲喻李先生自南中相侍至此晨夕親依無
論言談印證即薰漬之益不少矣良緣一會合
郡同風昌孺與冲倩錫類之功又自廣大真信
道之幸也
與王世韜
聞有微恙諒舊症復舉須絕慾省事入山[illegible]

一番發三年勇猛自獲終身受用不可玩忽之
倘不能康濟自身更言何學也冲倩嚴親令尊
北來之書一段精神鼓激世韜兄弟不可不力
自奮發以副親心區區覽此且自感觸不少而
況世韜兄弟當如何耶便可終身銘之師不必
他求矣
與陶太史石簣
客歲秋中言別在冉又半年多矣光陰催人迅
速可畏別來會令弟知途次及抵京消息喜慰

聞通州盤桓十日針芥如何更聞有王居上者
相與偕行客語玄言尤所傾注也京邸會聚想
時不乏人榮途最堪取友亦最易飄泥我丈腳
跟素穩諒日來愈見得力但何日疑情今得永
斷方爲眞實下落不知果何如耳不肖別後榮
煙精神疲倦近稍支吾猶不得如舊从生只在
轉盼間思之愈自着緊誠不敢解息放鬆且恐
辜負年來之相訂也
與祁爾光

來諭懇懇詢証皆就平日實所用力處指出想見眞切勇猛諭中言意歸根於欲仁仁至纔病於認奴作郎本體工夫之論種種不啻大約於此事思過半矣但所宜更進者只在識仁處貫着精彩務自眞知洞徹直到不疑自然無煩分疏如所謂家家門闢可透長安就從舉步處看是長安否如所謂得其關棙就看當下過此關棙否認奴作郎非矣而郎又作何相見不行是誰似矣而誰竟有何面目如此觀捕無容等待

無容放鬆不了不休直至默而識之更何俟言說耶所著戒殺五覺愚人智士皆當心媿此論著中大功德也

與趙學博懷遷

昨會聞有本末之論生深恐學者分本末爲二故不得已再三申說工夫只可如此做也大學雖云物有本末要之本末只是一物昔有問上達工夫於陽明子者子謂下學上達不可分二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

要區區亦正有見於此耳故凡知末而不知本者此支離之學如種木不知生意自然而爲之裝枝綴葉固是大病若求本而以爲外於末者如種木舍却根株枝葉而別言生意此其爲病亦自不小故知本者必於此了然方爲知本不然毫釐之差不免千萬里矣心齋格物之說自是歸根之旨然亦不能舍却家國天下心意另求一物陽明子所謂致吾心之知在事事物物之間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夫事物非跡即是吾

知吾知非虛即是事物工夫即格即致本末難分如此脩証於孔門傳約中和之議無不合轍故區區謂惟當遵陽明子之說着實做去不必別立新奇也座間謂參求即此參求亦是末謂不覩不聞即說個不覩不聞亦是末本畢竟不可擬議言說雖然亦不離也要在自知自証如啞子吃瓜是已

答劉漕臺晉川翁

翁臺經世出世直透眞宗不肖天緣未偶摳侍

焦由茲貴屬祝經歷傳致尊命下問懇惓不肖
何人敢當垂問不肖早歲慕道茫無所入舊在
留都被人逼迫到無可奈何處窺見假是米做
然亦不敢誇口大言逢人願爲弟子求自印例
而已不肖叨轉滇南里道險絶耄年老母迎養
不便遂自請休實非以隱爲高在舍奉母課子
治生理產色色不敢作奇特之想但常見已過
時時遷改如此度日不知究竟如何耳敗闕如
斯尊祈有以教之翁臺妙悟始末及見今行履

處亦望拈舉以示作則企仰惓切并以上訊

與喻飾推中卿

近日意思安閒否紛擾中第一不得忘此事僕
林間散誕野趣彌深近且爲石梁雁宕之游飲
酒登山便是老來功課足下以爲何如今弟舉
業德業稍加意便過人百倍差少勇猛足下亦
須稍示鞭影如何

與張允及

前知允及入闈未知出闈消息今見世翁尚有

其詳來翰謂近能信嘗當即能自信矣而又以
迷妄自責夫信則不迷迷則不信將以何爲實
耶于此更須明白剖判一刀兩截不可騎墻也
近來舉業亦示一二不捨一法可謂此事非個
事耶

與沈濟南華東

舟中避近卒卒數語一別又幾時矣弟僻處林
間眞如井底絶不聞諸高賢消息丈以眞學問
經濟一邦種種施設定自追古循良訟牒薄書

無非實際想近得光深公事之暇有箇中可與
談證者否乎洞觀丈在建武竟不知其於黄州
何似弟不問其持之在已者持虞其遇之在人
者耳弟山中無足爲丈道者自娯覬課子外時
或與山僧樵子間相往來生涯如是止矣更何
以進之

與金陵吳李何三文學

奉別久矣僕林間儘自稱快所邑邑者時時有
心耳每一念之無由縮地遥望石頭城

如西天竺國想念三夾如鳳凰麒麟追憶當時
唉語如前生昨夢中心搖搖誠不任依戀也顧
三夾念我能無同耶惟各相努力必至評了乃
爲不相負耳復所先生頃捲泉臺法友寥寥可
堪墮淚我輩因之循省時光不可一刻虛過驚
悚驚悚祝無功亦時相過否茲因敝邑僧來請
藏草此附候此僧一生力作辛苦積有羨貲思
造寘福遂肩此舉區區心甚壯之千里孤僧百
凡望爲扶植外祝公書亦專以此事上托希爲
轉致護法知皆宿心故此喋喋

與張芝亭

不肖無所知識謬辱諸君之與乃門下亦以世
講之誼謙謙下之謭劣何能當此主劉諸君過
剡極道門下精進此事月益日新懽喜何量力
紹家傳共扶道脉區區甚爲令尊翁慶又爲吾
道慶也

與袁祠部六休

京都一會極快生平針投燈合殆不啻所謂[illegible]

甚如故矣中秋夜集聚合亦奇此夜清光甚[illegible]
時不在眼也前在陶太史處見尊諭念及且知
近日更進竿頭之步不知何時再得面請[illegible]
也錢生經國入京草此道聞錢生有志此事爲
人忠信孝友惟門下不吝啓發亦一大法器也

與翁中卿

有本回接手教甚慰聞貴廳事甚忙冗所從來
矣夫仕正宜假此磨練精神閱歷世故過此一
關終身受用矣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

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此大有力
人是世間法即是出世法是玄學即是聖學是
下發揮時文中妙義正須今日體驗近世文自
文政自政我自我分作兩三截此俗學之弊且
透脫不落此窠窟方成一大人品也江右多材
儘堪參訪鄒南皐夫所至經過必造其廬有便
移札請教不可蹉也僕乞休得請深愜素懷二
兒幸入泮而長竊居首辰下專以養母課子爲
事暇則結方外之交游園促膝此世眼所謂[illegible]

落而僕自視則甚熱鬧足下其謂何如家兄在
衙時與酢否鉄柱宮龍沙寺西山應瑚與龍常
到否吾女姪衙門淡漠能甘否統此問訊

與駱觀察台晉

留都承至教直以性命相證世所稱交誼寧更
有重於此者乎一別寒暄幾隔去歲中秋邂逅
京都慶快特甚後來良會何期此夜明月彼此
當時時相照也近來於此事想益精進江右文
成過化之地暫借星軺主爵者能無意耶生遡

因身病親衰行止正在躑躅尚未知所稅駕種
種無足道者特有尋師求友一念造次不忘如
是而已

答憨山清公

書役來接前後手教四紙甘露盈函清涼無限
楞伽辦尚須本業飽此法味志序并經序[illegible]
傾懷索之不知貿瓶之上更須此瓦盆何為
尊命不可終負容再爲之生濵中之行尚
躕事勢所值只得爲徐侯之未敢悻悻耳

眠食如常但精神終覺消減二兒近已皆冠辰
下亦將次第畢婚了此煩婚餘事聽其自了區
區何能忘却自己爲兒女子扱扱勞生耶楊太
史序文已佳何云尚未愜意蓋因大筆在後特
鄭重之耳柯子種種吐露已知大有證入但入
微一着禪師須再用激發之劉季德已解頁可
喜得渠書謂將過訪秋盡尚未望見紫氣不知
其能不食茲言否石簣公于此事甚切不似近
時學佛以名者亦云會過禪師時時念之乃弟

石梁信力亦深可稱蘇氏弟兄僕近挾此一雖
一開喚口不然亦猶頭從何面前呈示哉栴社
如來慶嶺時節已至禪師亦當相隨木佛而行
影子在前形不遠矣望之慶之

答柯孝廉時夜

一別久不知動定時從憨公處問訊昔役來接
手札甚慰札中自陳潤近惟息機歸心以此消
彼機然足見勇猛精進但恐息之[illegible]
石壁草根株不除終無了期[illegible]

機說個攝念攝亦是念以此消彼皆對治法耳非究竟之旨若要究竟須將機與念所從來處一一識破識破後方知亦無來亦無處亦無此亦無彼亦無機亦無念則亦何息何攝何消之有亦何不息不攝不消之有到此方是實功吾友參之前輩吾友曹溪白沙之後作第三人乃足下承當未甚慷慨且猶疑彼二公者不易爲耶不知作第三人猶是方便語吾友力量當下便可作聖作祖于二公無有也吾友信之時事

足慨真可墮淚但欲爲斯世斯民造福亦須這些子打破不然做事終屬無力如醉漢負擔濟得甚事惟時時無忘是囑

與陶我明

久不相對前會熙宇夾知有損血之症邇想康復如常即未如常但從學問上着力不足爲慮非惟不足爲慮病是入道良因莫輕放過可也來書中詞情懇懇足見用工嚴密但於血[illegible]一路似猶未得其門我明不必別求只就病中

細驗看正當病時何者可以倚靠得此時不但功名富貴倚靠不得即平日一切聞見可倚靠得耶不但一切聞見倚靠不得即平日做的工夫如前書所云收拾靜坐提起放下等可倚靠得耶恐病到危急一切皆用不及倚靠不得矣既病時一切倚靠不得生死到頭又可知矣由此言之倚靠不得的皆不是真實於此盤桓終無到家之期還當從自覷捕求個生死到頭用得着的必是自己拶出個消息並須問人也我

明又云人情不是着外便是落空空之病易知僕則以爲着外易見而空之病難知不知我明以何爲空如以出家爲空則出家正是着外以持齋拜佛爲空則持齋拜佛亦是着外我明畢竟以何等爲落空須於此細看分明不妨再與商証不備

與劉沖倩

近試卓侄偬知諸友各各無暇僕欲來且既然僕從今亦思靜處不與人接一談看來談何一

益徒增戶業耳墨池稱欲一介但得真切勇猛
即是末世之鳳麟不敢復問其他矣吾儕且來
書甚愜心甚慰想見日進之益江西鄒南皐肯
學庸商求一本甚是透徹此海內只隻眼者彼
亦深信區區方爲作序序成當并送之

又

連日盤桓徒煩酒食未見分毫之益慚負如何
此事在人一刻不可放舍証脩二字既負此名
尤須激勵一番修飭振舉會有常期則區區相

過亦不須約石簣兄亦必依期來會但須省卻
酒食一一味朴實從事有始有卒盟約莫虛夫學
莫病於無恒事莫恥于無實惟諸君念之

又

接手札知迴鏡波舉業業是儒者本等前見疏曠
心殊惟之舉業即德業孝弟即盡性至命此等
意旨在冲倩聞之熟矣又何贅焉僕於諸君所
望只在真切不徒以聚散塞責若真切則雖以
區區執鞭而我自快若徒以聚散塞責則雖日
以黃金萬兩享我不樂也區區往來自是紛紛
不必爲拘惟各求真切而已李卓老遺此真自
可憫容此巢由益彰堯舜之仁不知可得無恙
否山中久不見報便示知之

又

小价回知在館掃跡驅冗亦勝緣也會中印証
如何僕近來只遷善改過以此度日甚適石梁
之游甚樂恨不得與知己共之近日家中安穩
否只反求己過便是孝順法亦自己安樂法常

守此法學問過半更不須多矣

又

前會事疏略王丁諸友相責意與僕同當今朋
友只怕過於優容不怕過於切直能直告我者
當拜受之會文三春元肯同激發甚盛春元切
莫令有春元氣方見學力僕自視與做秀才時
氣味一般鄙劣無他長獨此覺自勝耳冲倩作
文識見已到當令敷腴有主張嚴是不可過也
故特措之宜重成物一邊此恐未必大人言天

下無巳外之物亦無物外之巳罔分不得若分
計則成巳成物皆是時措古德歌云但能辨此
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即此意也飲食起居
未與物接則爲成巳喜怒哀樂纔與人通便是
成物決難偏重天下溺援之以道亦當善會孟
子意道分不得顯聽難道孟子當時昌言仁義
不是援天下處兒云夫子之不援何也只此一
語便差孟子難於直言而微示之如此手援即
是道道援亦無能加於手援但淳于髡必須手

援纔見而道援不見遂以爲不援耳其餘欲商
量者多巳自忘却聞有人剡之與更可面悉也

又

儕向來與諸契議學决不許求奇家庭中調帖
舉業上精專安心盡職遇境便練學問無有真
於此者曾記座上督責允及之言乎人只是見
不到故翻來覆去自見不到又不肯聽人所以
卒無如之柰也儒佛之辨不諍爲是兩者是非
不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不知多少[illegible]闢異端
亦不自今日矣前時斥逐亦不知幾遍有能真
爲自巳性命者究到精微去處自然見得同異
不然浮游之徒與言何益但只照管自身其餘
一切付之東流可也我前有心明境驗四字心
不明白對境捱排謂之瞎練盲修境打不過且
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自勉與接引人第一不
可忘了此諸囑囑

與友人書

我輩相與非一日商量非一語矣到於今俱當

有穩當脚跟確實言句即力量不逮而徑路無
乖辟之行旅巳在康莊縱脚力時倦顛蹶不無
而整頓抖擻又復起行終有到家之日今柰何
尚在荆棘坑塹又如遭霧露瘴嵐雖使竭蹶巳
落迷途而况坐受其困空恣言說乎前日見所
云巳自駭然爲錄數語相戒令復聞益用驚恐
我不曾有此教門而何相率爲此鑿空之論哉
前曾以實字相勉吾輩用力只此一實過實以
善實遷解在經者實體之身出在口者實驗之

境區區每自檢點不敢放過常見自己不濟妄想紛飛牽顚帶緊務令歸源故嘗以古人用功緊切語句輯爲一編亦只前一個實與諸君論從未敢有過頭話便論到古人極玄妙處未嘗不從實上究竟諸君殆未之察耳區區自己不濟全賴諸君贊助青出於藍生藉交修之益沒蓋無補之從共相推衍此脉不斷是吾本願今聞前語吾不喜入耳況後之人哉近時相見不聞一言箴儆已覺識力不逮於前私心疑之今

作此見解千里萬里皆僕不能率先之故惟有自訟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臨楮慚惶

與劉特倩

前聞染恙心甚注念然亦不意如是甚如是久也來翰謂狼狽不堪三月在床亦良苦矣頗因此勘破塵勞且以儆語懸之出入門屏間朝夕顧諟決不以身殉人是病不甚感不切則不久悟不深其甚且久吾之大利益不足爲[illegible][illegible]且足爲慶也已但此念難於久持須常常無[illegible]

無忘則學問自然精進終身自有受用矣昔管子於桓公曰願永無忘於在鉤時今亦爲特倩願也

與王思位

來書於用功一着又有悔責之意前次接思位書已知定有今日古語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思位以妄爲精進精進安能久求不妄是精進之妙訣也欲得不妄先須辨妄心爲境動妄也動無覺照妄也

覺了不休妄也不求悟入妄也必希頓悟妄也認箇無事妄也徒事揣摩妄也無主妄也執主妄也但求不落諸妄方有進步不然如瘧疾人冷一回熱一回惱亂一生便了可惜可惜

與鄭世德

秋闈未偶行止有數諒不以此動情惟悄益進修以迓遠福旦暮不必較也三五同志想裘樂不少人生惟此一事愈進愈覺難緩須相觀策以期不負耳尊堂稍遲和諒即康豫老母托庇

眠食頗佳頗精神覺減雖自然之勢亦貴我喜懼之情矣承念并聞

與范孟蕪

歸里辱使諭知無念不淺道體違和當自善攝康濟自身便是學問眞訣無忘學問便是康濟妙方孟蕪於此當不昧也孟蕪前於此事看緊近日如何相期意深不覺念之懇懇耳

又

孟蕪舉業入彀極喜吾道生氣既進此一步精

神當益努力近來學道者多眞切者少孟蕪勉之藉中百凡須從節省不節則後難繼難繼則耗費多耗費多則必不能爲好官凡此就世法論耳若學道人則須不移不涵有一毫改樣俱不可也石梁可作法凡事商之莫忘

與全達之

前見會文與所論可會文處識見深入甚喜僕本疎拙過辱師道見推儼然承當眞是目眯但思自未得度先度人者亦菩薩發願儻俱各退托則誰爲號召此事終至沉埋豈不入已開失僕所以敢於晏然自任者萬不得已耳但既擔此任決不敢頃刻遺忘致相辜負而達之亦當提撕撐持朝夕不放開此眞是慶快愜心不可言喻也達之又謂楚錯糾纏時多所過謬得力不來追咎平時提攝未到夫如此勘驗即是極提攝處矣凡人習氣豈能頃除貴在工夫不輟久之自輕知得過謬時拽轉頭來精神力量全在此時拽轉便了不必更追求前日工夫而悔

咎之也過謬必有其根根極細微必須反覆推尋平時提攝此是戒愼恐懼要曉得不睹不聞者只在睹聞上着力非徒無益反自有害明道云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體即不睹不聞又曰誠非別有一箇誠敬非別有一箇敬存之亦只是不睹不聞於此識得方提攝不差耳防檢思索正爲過謬而設前拽轉即防檢推尋即思索無過謬不消得是學問根宗其更進此是望

東越証學録卷之十一

記

遊剡溪記節

古剡周汝登[illegible]

丙戌冬季望後十日周子與弟夢科姪玄齡步出郊門臨流而覛曰茲剡溪也我輩生長是可一日負耶時有盧舟泊涯下微風自南來遂買舟攜酒乘風而北倏至艇湖登王猷橋是其回艇處此去安道宅幾半里而近猷不見而返豈云興盡正留不盡之興耳故興至今存因相笑

引觴坐舟頭而下至竹山山小而峭仰視阜絕一宇巋然名竹峰菴起登菴倚檻臨江而樂之適坐江中未盡此江之觀而今覩其全固知超物外而後可觀物也舉頭天外其幾乎明日過仙岩陸行五里謁仙君廟土人稱仙君者爲謝康樂靈運鄉名遊謝亦以康樂故由仙岩而下兩岍山壁立相向愈迫江流曲折窮而後門[illegible]禽谷鳥聲同應和舟客與竟夕不能舍又[illegible]至印月寺山勢逆上如吞江復吐再下數里[illegible]

清風嶺宋王貞婦投厓死節於此因歌元李孝光詩此心若愧王貞婦莫向清風嶺上行樵人孺子環而聽之俱爲動色清風而下抵嶀浦兩岍勢稍開臨江一山如拳三面跨水山下石磈磊如砌上有廟廟碑爲宋名士樓鑰記文嶀山在北隆崛雲間積雪迷道不可上問謝車騎桐亭無知者走嶀山東北數里入龍宮寺有唐李公垂碑記是千年物里稱嵊亭齊張稷爲剡令過亭下生子因名嵊嵊忠節炳史冊宜立石表

其生處而有司者闕焉是夜舟泊嶀橋星明水泌一色三人起坐泌石間且飲且吟不覺徹旦開舟抵三界古始寧地也東山在望雲月如待周子顧語二子曰余自少至長於茲江山百里之間往來當以百計然何也山吾履而不知其高水吾泛而不知其深林林磈磈者爾乎目而如不見淙淙嘤嘤者接乎耳而如不聞而今乃知有茲山若水也夫知何得耶不知何失耶將昔不逮今醒耶抑今不逮往忘耶二子默然言

未已風轉壯來舟艱于下舟人曰返棹則順遂張帆而返故所歷處逆而視之若更爲一景奇麗不可復識周子顧謂其弟子善圖圖其逆而上者余爲記記其順而下者俱系以詩各就舟中爲之甫就而舟抵城下漏下三鼓入城街衢燈火熏灼人奔走如狂蓋是夕爲除夕云茲游五日夜往返百數十里飲酒五斗而玄齡斷飲不與得詩二十首記一圖一從行僕一舟子一

遊剡溪記後

丁亥元日周子將出遊以陰翳不果夜大雨如注翼日復霽可遊而不可陸也周子復與其友五六人者泛于剡之上流時溪水清淺中流如鏡挂席數里反而容與石橋之下座有善笛者三弄酒數行周子起而觀流則兩岸若拓而開橋可俯視之矣目望一碧萬頃湯湯洋洋不可以際向登舟時所覩沙洲土渚盡失其處以問舟子舟子曰疇昔之夜四山雨水乍集故若漲乃爾頃消亦可與周子曰嗟乎是何消漲倏忽

至此哉余因以思昔之出遊去此兩日乃歲新舊異令矣余與諸君齒加長與數矣則何以異是水之倏忽漲消哉夫漲消可以識桑海新舊可以見古今齒長可以度生死倏忽可以覩千百年愚者見于著智者燭于微則何可以不樂或者曰歲之新舊汝自名也齒之長少汝自憶也水之漲消汝自見也不名不憶不見者無新舊無長少無漲消如此則亦無桑海無古今無生死無倏忽千年烏乎樂烏乎不樂周子大咲

復與諸君飲酒數十行泛舟澎湃之湍諸君曰水石嘈𠴨聲何壯耶周子曰寂然有雲拂樹而過周子曰聞耶諸君咲周子亦咲曰子烏知聲之非寂而寂之非聲也已復放舟石壁之下周子曰水者止乎石者流乎諸君咲周子亦咲曰子烏知流之非止而止之非流也於是諸君有目周子醉者謂言非情也周子曰子又烏知醉之非醒而醒之非醉非之非是而是之非非耶子休矣於是周子起而歌歌曰水清淺兮安流

魚潑潑兮幾頭我歌而起兮羣鷗滿洲水乍深兮連天芳草發兮年年我歌既放兮餘音滿舨歌闋而歸

車駕司置書記

周子爲駕部郎凡二年往矣同省諸郎交締如貫尋常公暇與歲時居宿在署相過必爲樂而樂必有寄庫部牡丹二種春時爛熳伐鼓張筵而司馬署桂樹叢生秋香堪把後圃脩竹千竿納凉宜夏且壺且奕錚錚如吹職方古梅一樹

雪裏攜樽而獨余署不栽一花一竹燕集孤樽相對澹如也先是部長郎蔡體國氏遺有餘俸數金余稍益之爲市書數十卷藏之署儀諸君過而酒闌語間出篋中書信閱數行則意洽神流與倦復起盍將以是備四時不盡之賞而當于諸司之奇花翠竹哉一日諸君夜坐臨書談名理亹亹不休而各爲說相難有起而問曰臨花竹則樂臨書則樂而所以樂者物耶我耶謂物則我爲之主謂我則物爲之宣而或謂物與我兩相觸則樂豈物我和者耶且吾爾聚則同人賞物散每因物思人爲賞爲思又若從朋裘中生而有非物非我者此樂何著子其辨焉而又有問曰書契聖人之品彙而花竹造化之文章跡原共顯理則俱微故得其微均爲妙契而徇其跡總屬形聲奈何人以見花竹爲尋常而謂通書契爲玄妙口解文字之粗與目辨夭喬之色者去幾何也而命之曰學彼有記誦彌博則障礙彌深曾不若蚩蚩木石之夫猶爲未鑿

其眞者而避之曰儒若此者子奚以解焉而又有問曰吾聞萬物備我一切總屬自心故六經謂爲心之註脚而陽明子指巖花爲心開濂溪氏卽庭草爲自思是非徒強言之者夫花者自花竹者自竹果何關我卽謂枯榮我同舒慘而生死不共去來想像擬議難言眞知於此終二之也此二則書契亦于我判然耳夫會書契花竹爲自心而後能以今日留連樂聚之意交通於治理不然我葷舟車戎馬之是司而玩物不

[illegible]發所司耶周子問諸言爽然自失卒不能[illegible]
一語各大笑別去無何而周子記所市書以來
恭君之澤而因及昔者交惟荅辯之語使後來
者省覽當必有續而大笑者云

聽其樓記

余有樓在邑之南鄙去城十餘里而近鄉四而
夷曠田有泉穴非亢旱不能灾戊辰大水城中
深丈餘而樓址水不能及他時水微漲田無沮
洳計畝之穫與負郭田稱而米加白亦稱沃土

矣余于其間得田數十畝往視耕斂必有止乃
市馬氏故樓而徙焉樸木為柱築土為墻而無
雕鏤丹堊之麗傍有竹有棗栭有稼場疏圃而
無奇花異卉怪石方池之勝具農器貯倉廩歲
時與農人畊子登樓望雲氣而占豐凶話秔稻
而慶收穫則相酌飲鼓缶而無棋枰琴書之賞
玩及高軒皂蓋之往來足樓人或謂陋而余所
安也凡田屋先大父所創以遺家君及季父不
肖幼時屢至其所後入仕奔走不至者凡幾閱

而今再至則季父之居猶存乃家君所遺書今
頹不可止故前市樓而新之先業亦僅不廢而
已夫土稱膏沃則力耕可守倖無奇勝則家勢
不侵而況先人累世之業宜後世子孫之兢
兢以求不墜者也然不可必矣馬氏樓得之袁
氏袁氏徙於施氏以兩氏子孫不能有也乃樓
傍有居與大父俱起者其後人又非市非徙而
丘墟之蕪其無常類若此而獨大父後若家君
季父或仍故且更新以世其業今余亦免以嗣

繼余而有斯樓者為何如其可必乎仍之新之
市之徙之墟之數者足盡樓之變矣余將聽焉
客有問曰子將奚聽一微物成毀人得否有數
而況茲樓數必有前定者則聽在樓後人賢則
樓為仍為新不賢則樓為市為墟樓之變人實
宰之則聽之人或者又謂樓之數與人賢不肖
恒相會其所以然非樓非人天也則聽之天夫
是三者孰為近曰是余皆不足以知之蓋嘗蘇
子瞻有省矣曰及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

而休焉夫舟所以行止疾徐者舟耶水耶風之耶人操之耶知舟則知樓矣吾以樓例蘇子之舟命之曰聽其樓而爲之記

十黄庄記

十黄鄉去縣治西四十里田枯瘠穫不當負郭者四之一故直亦稱是直雖庶人猶以瘠弗取也然曾大父則嘗創田屋兹地以貽大父及諸父數世矣傍張氏有屋數楹田數十畝鬻之十年弗獲其主余獨取而有焉余嘗至其鄉土曠

人稀治田糞少而力薄故獲不多田不果瘠有上農則利倍矣余諸父昔嘗以是田致饒益固富資也近余弟姪輩貧者盡鬻其負郭膏腴之業而此中田以人共棄獨得不鬻無以乃率其妻子就耕於此而因不飢藉第令膏腴亦他人有寧復有可耕之土哉則此又貧資也先是曾大父爲萬石長鄉人德之爭迎致爲置室乃有兹土則創也以義大父繼拓而大之大父嘗以室借居其里人里人婦姑畜之嚴一日[illegible]

其姑所置器婦懼欲自縊大父覺之并夜入城爲市器以潜償其姑而婦得免婦感德夜遊大父室請謝大父方秉燭坐語之曰吾所以活汝者吾自不忍爾豈有他耶正色斥之去大父所以立生平之大節質鬼神而裕後昆者此其地也夫田沃而直厚者余力不能致則非此奚宜而況自足以起富而支貧且曾大父大父裕後之德入其地可繹思焉故余樂有之也今年臘月重修其屋既成而記其事書於屋壁使後人

知毋棄人所棄而更以求世德云

病言記

余卧病三年有客過余而問病余方箕踞蓬跣呻吟環堵間以病自苦客曰子病子之幸也奚以苦爲余異其言請故客曰子不聞子輿氏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耶子素嗜酒近色負氣逞能匪病縱而不檢不知所稅駕矣今睹子禀乎如履春冰而臨絶壁聲色勢利形骸俱置若棄病之力也爾昧之耶吾爲子譬之譬如有盜

入室將竊其珍而狸奴奪食翻盆攪眠主人起視而盜去主人惡狸奴之碎其盆而不知其賊盜之功積薪近突夜半熌熌將上焚偷兒入室惡其燭已而撲滅之竊貲而去主人起視惡偷兒之竊其貲而不知其滅火之力子之病狸奴之攪偷兒之竊也子之所得于病者盜去而火戢也苦乎幸乎可以辨矣蓋凡主者寂寂惺惺不借傚於狸奴而乞力於偷兒使珍與盆宇與貲俱無恙者上也下此則必有所借乞而以全

其大卽疾病而他可推予其識之余聞客言爽然自失因思樂天有云此身不要常彊健彊健多生人我心古人用心皆如此余恐負客言於彊健之日也書而揭之座隅

郡守拙齋蕭侯崇祀記

宛陵拙齋蕭侯守吾越也凡五年所當在任時無赫赫之譽既去而頌聲起民信且思今於其沒也舉郡徬徨追慕無已維時孝廉文學某輩切儀刑之想通黎庶之情相與肖像於稽山書院之仕學所而崇祀之又上其治蹟於當道請列之名宦與古循良劉范諸公配告於郡邑刷汝登爲之記以勒於石汝登竊惟人生而有家國天下之寄事功隨遇以顯皆吾分內然未可襲取也惟學術先之學術於事功猶水之源木之本也孔子謂用行舍藏惟我有是其誨二三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曰是曰以皆有所指當杏壇間師友尋求朝夕論証惟此一事於此體驗究竟有所証入而後推之用世精神貫力

量全蓋不越身心性情之際而自裕彌綸康濟之施道本如是非意之者也彼學無宗領妄冀勳猷與夫索於陳言按之粗跡以爲學在是者皆所謂無本之木無源之泉雖枝葉波流安排湊泊至一一相似終就枯涸此學術不可不明也今觀蕭侯之政非從學問中來者耶蓋自陽明先生以良知之旨開世眼目而旋轉之業卽從此出後龍溪先生益爲闡發播之四方宛陵水西之會尤所專注以故其地人士興起彬彬

比於鄒魯侯時爲諸生已力進此道身殫心研非徒口耳隨舉進士爲比部郎出守岳毓遂以所聞二先生之學治二先生之鄉其持身行特操愛民有眞心任事有定力首復稽山書院集士肄業其中而身臨講究以示所先隨之正風俗須禮教搜隱逸近世所迁祀者而侯獨重修江閘築海塘創府志前人所逶避者而侯獨肩救荒弭盜時著異功禱雨祀湖動輒靈應彼其毀譽置之度外一切信心以發不令人喜而卒

令人思此尤難於時吏中求者揔之學問明則人品眞人品眞則事功實事功實則惠澤長由本數幹由源達流自然不匱是豈可以伎倆習術致之者哉侯政如是是以沒世難忘按諸成典協諸輿情尸而祝之百世如生自莫之能已者矣雖然侯之神豈住一方而其式臨於吾上也不在爼豆而在篤棐之衷侯之志無希身後而其居歆於斯堂也不在褒崇而在道脉之真然則思所以昭格侯者務尋原本相爲紹述不可漫然余既推叙侯政而更以告後之登堂而拜像者稱蕭侯崇祀記云侯名良幹字某拙齋其別號歷官中州方伯致仕

紀剡志事 諸論浙

剡有志自宋嘉定間高公似孫始嘉定後百七十年元至正間許公汝霖有志至正後又百九十年迨我國朝有錢氏志弗行行夏公雷志今去夏公時又八十七年所矣先是嘉靖中續部牏公聚余從叔別駕公處議修志業經始弗竟

廢後邑令譚公禮學諭王公天和復議修志具草將付梓以授惠昌令胡公采校閱久之丈弗就廢乃卒無議志者歲丙戌郡守宛陵蕭公良幹修郡志而太史山陰張公元忭太常餘姚孫公鑛專筆削太史詢八邑掌故獨嵊志册晰無徵曰邑不志曷爲郡志地太守右文舉四百年曠典寔當玆太守世而其所隸邑猶有以志文獻稱者是在邦伯乃以語南城萬公民紀萬公謀之博士內江楊公繼朝吳興趙公棟連江陳

公賓乃告郡公修之報可而余小子汝登方臥病以筆札來訃余謝不文請益固太史復賛我余重兩公指更自念志不文未足深患患不公文不可強公可恃夫所患者足恃以免而所不可強者則亦所未足深患者明年受札既編摩累月甫半萬公考績不暇閱遂巡撫歲是爲戊子萬公謝職去別駕冀州王公太康來眎篆王公任事無爾我請畢事時余同門友亳州李公國士由名給事僉憲浙司分鎮台越往來剡上

弔王謝風流稽戶籍耗實問志謂宜亟就余益殫力以圖從弟夢科朱君應光實相左右而侍御董君子行方予告家居及州貳邢君德徵鄉舉士張君向辰李君春榮時從請正又間與文學尹君紹元汝陽王君嘉士李君德榮兄士麟任玄齡山人錢君思棠參訂之五月葉具付剞劂邑貳吳君鶴鳴經紀甫就八月令君晋江林君岳偉至更申閱始布行焉嗟乎嵊上下數千年志錄僅三覯而近且數十年諆議莫决其艱難如是是令太史咨嗟令一旦畢議校艱小子卒獲潰於成以布則惟諸名公主決哉茲而余不敏幸際其逢典筆札以竊爲已效稱幸藉矣顧所論次多謬畧無以厭衆志則無如所不可強而免所可恃獨一念耿耿在卷姑以藉手謝諸名公對往哲而俟來許且以其艱難若彼或庶幾已之愈云爾志凡十三卷

論沿革

嵊五十五六都乃會稽二十五六都也成化

間會稽丞徵兩都稅民抗丞乃奏請割地歸嵊夫抗會丞則割歸嵊再抗嵊丞又焉歸兩都去兩縣道里遠近等　祖制不宜更書以俟之

論廢署

余志廢署至訪戴驛蓋乾筆塩務久之宋元有驛　國朝罷不設以僻故耳烏知百年後非故嵊耶嵊故監司經年不一至而今巡兵巡旬時來去向驛道東出寧波而近以故

瀕海迂阻避不走走嵊以故嵊夫廩之供歲無虛日度費與驛稱夫而歲且倫濟水岸夫銀一千三百餘兩於東關驛夫邑自有驛之費而更遠濟東關謂何濟東關葢以剖都故議者謂宜以兩都役歸會稽而歸我所助東關銀合歲自所供應費復訪戴驛於東門外或浦口惟是設丞無費則嵊邑小可例新昌裁簿一員裁簿置丞事兩利計甚便也斟酌而損益之是所望于持衡之君子若義倉若勸農亭亦古常平補助之遺令把令長加意反覆手耳不以志廢

論城池

有城無兵城孰與守嵊頼具侯有城守則何恃邑故設民壯若干名民壯者民兵也兵不奔走是供而簡汰訓練令專習武事一足當十一旦緩急可倚不爾如城何若夫飭器械豫儲畜亦時宜與城俱講夫桑土之計常在事先是所稱瞿瞿者哉

論橋渡

戚以内無橋而有稱大橋二板橋者何余聞兩隅故有渠則橋有之近渠堙而橋廢矣然渠必不可使終堙也故志兩橋以示之餼羊若南橋濟甚普説具夏氏札余自㬠髮來睹記東南間氏以渡被流死者無虛歲上官南北交馳人爭渡因苦特甚故建橋近為急吾以望仁者致力焉

論災祥

邑之災其饑饉為尤可慮也夫饑饉臻而寇亂疾疫因之故災大都饑饉始也嵊近無湖陂而溪水道清風閘疊隘無陂湖故乍晴即涸疊隘故乍雨即盈嵊為水旱視他邑特易凢所志葢其甚而他時小為災者十歲而九省歛積貯節𢚩施惠之典宜急講而時行焉夫㑹在人者天不能災無㑹之災雖天亦人惟人所災則有顓天已耳而其何從乃一切他災繼起是真可慮故余志災祥以示人所

徒云天若夫志祥瑞奚取古有之使民田疇有禾黍不必有醴泉芝草使民伏臘有雞豚不必有麒麟鳳凰置弗志

論形勝

夫剡中益古名士所樂遊而後談云若越首剡面清妙秀異與夫渭水輞川之擬累代之咏歌備矣顧論形勝之實者於遊觀無取指所控引要害已耳嵊南孔道與新昌唇齒而東西北三面跨山長江爲帶據姚會之上流

作溫台之門戶乃形勝之險阻亦云壯哉雖然險德之辨一介胄士能言之故知固國域民自有道卽退遊觀而談險阻夫險阻足恃哉險阻足恃哉

論山水

剡古以山水名其析入新昌者山董五之一水余邑專焉夫山水匪人不名剡山水名自王戴諸人今有若王戴者或度越之則山水之名不特甲東南矣山水惟人是藉哉或者曰剡建星亭鑿新河而文物益振則知山水靈液乃鍾人文山水賓人所藉耳要之建且鑿以導厥靈者亦莫匪人故余以前若人責生斯者以後若人責吏斯者夫有兩若人卽謂山水藉人人藉山水也無弗可矣

論碑塘

嵊田所賴者惟碑與塘而碑利大顧善堋職水者當時巡而濬治焉余又覩夫夏時稍不雨人輒以水爭甚且聚衆百餘持梃石相格

不下夫爭始不均田于碑有遠近而勢有彊弱或界限不明致是昔召信臣旣導水利更立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紛爭其慮周矣今司水者督之長碑夫其先後而設牌輪轉其田屬何碑碑昝何畈今井井不得亂爭何自起此宜先時爲計俾其爭乃理不直農事廢而且以圯其家夫濬洫本以爲利而反階之禍是職水者之責風之讓畔不易乃文莫如息爭

論井渠

舊志城内井不載而載在鄉者余故詳内者何城内井其尤不可湮夫使烽燧或儆計欲閉城城守即積貯裕而烏可無不匱之泉嘉靖間曾以倭夷故城不開者兩日人乃病渴裒甫據城時亦惟渴是困往可鏡已故諺有焉城之蕩蕩莫倚其殭三日無水十日無糧以是知井之用大所志特其顯者民居内尤夥守土者禁不得填壅乃防臨渴之思哉若

夫渠塞而水走街衢民居卒沮洳為病地理家又謂水出無道如人身血脉壅腫風氣亦乖故道可遡撤僭者而濬復之邑利也舊志亦不載余并揭之蓋以示利弊之微而鉅者

論風俗

火耕水耨民食魚稻菓蓏蠃蛤食物常足無凍餒之夫無千金之子貨殖傳槩江以南而不專語越勤勞儉嗇愛而容靡而遜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士大夫家估產甚薄務綳衣節食以足伏臘農賈工作之徒皆著本業不以奢侈華靡為事會稽賦及郡志槩全越而不專語嵊然以嵊俗質諸蒸不爽雖謂專為嵊語之亦可夏雷云嵊俗敦古禮重為邪力本務穡不作無益嚴尊卑不獨於宗里閈中肩隨父事之節無敢踰越内外之辨截然婦女雖世戚寡所識面不鬻男女外境屋廬服食多從卑陋菲惡安土而樂業商賈無出鄉山林隱逸者能以詩文自娛入仕多潔廉自完

尚節槩其敝在溺女鬬很喪死治酒延賓溺堪輿家言久停棺不埜畜婢老死不嫁美惡之故益其詳哉由令覲往大都無改乃家立祠堂喪間用素字女或不受財此令差勝惟服食奢淫僭越家人子一切御綺縠紈采燕聚窮極珍異盤盂狠藉無筭子弟赴試百出詐巧畐倖進崇富羞貧之數事不逮往昔遠甚夫嵊俗剏本舜禹二聖人嘗過化其舜山禹溪其徵而清曠玄朗經術節義得之習以

下諸賢所浸沐且山峭古水湍瀉清冽[illegible]
人往往勁朴與地稱世系久遠始自晉六代
或宋聚族嘗千餘指累世比屋而居相風能
不遺忘山居而谷處不見瑰奇異產為欲易
足性率直鮮緣飾是非不枉其真或者謂難
治而實易感本以列聖賢教澤而所繫于水
土成于性者如是故其稱美見諸史志不誣
惟近所紀奢僭諸敝乖其故為元氣傷不細
可慮然亦非其性所安唱之乃和若或毆之

邑且未盡爾而風靡者才十之三四因其性
乘其未甚司風教者急宜示之趨舍左儇厚
而右真脩崇恬退而抑躁競使人知以詐巧
進者其似穿窬不足美恍贖貨皆利後田宅
衣馬美飲食以跨耀鄉閭其寃饕餮不足倣
效民務以敦厖好義為良士務以學古慕道
為高雖貧賤不足愧恥趨舍定而俗[illegible]
其古而若順流矣昔巴蜀化譏刺爲[illegible]
川政爭訟為篤厚猶然可待而見彼[illegible]

篤厚之故者易可知已語曰魯一變至于道
今嵊蓋似魯夫魯入道易語其變不變失其
故魯為嵊計者毋令失其故嵊則善矣嗟乎
風行草偃之機在上而邦人士亦自宜迴古
亟反即無待猶與庶幾不負嵊也與哉

論歲時

余讀豳風七月之詩其所記日月剝棗食瓜
采苴祭韭等至猥細矣皆緣其習不易其宜
而道之禮俗以稱美我邦人歲時崇習揆之

典禮不必悉中惟在因習利導使之不詭于
正夫誠使樂防淫饗用慈少長儉豊勿踰其
節即歲節間燕間謳吟伐鼓為壽伏臘俎瓜
享獻進劇飲食小大醉飽衎衎奚盭焉語云
俎豆之義始諸飲食余為采民間好尚不忌
細小著於篇

論古蹟

稽伯玉之居以深僻而愈顯蕺安道之琴以
不鼓而有聲破塚之硯荒壚之壺以沉埋而

盐重物有聯極而彌光者在貿有其内耳[illegible]
有之避名名歸逃名名隨詐不信哉
論物産
邑所産自足於用者秔耳然必歲乃然秔而
外鷄豚耳餘皆待買而足夫邑雞菜寡藥不
足市所種種本無者待買無論已若木綿秔
稻竹木等邑故不乏而猶無以自給乃犹半
衣松蕪之布飲郡城酒求新昌温歙之木以
爲宫室此豈民惰或智計鮮不務盡地力而

失觀時變乃爾抑其所有者本不堪爲用耶
夫地不四通産不瑰異而人不計然民之日
就貧瘠也亦宜故爲嵊民者無如折節爲儉
乃足自存逐時好爲侈靡是重自殘矣若夫
樽節愛養之尤宜在上治之廳扁曰節愛節
愛於貧瘠之民更急扁固有深思哉
論賦役
邑之民瘠甚矣間嘗出遊於鄉民稱賦鐵寒
不免者踵相接而蓋藏之家十無二三父老
相傳以爲令編戶無論富不及成弘間以視
嘉靖時倍徙矣觸目可爲流涕事催科者似
不宜急而國用又不可緩用一緩二調劑之
使國與民兩無病者非豈弟君子誰賴焉若
夫一條鞭法邑可永永利賴而或者議數太
儉令掌者掣肘則下便而上不宜豈無齒陰
壞是者故論者以爲諸所議毋爲民毎畝惜
釐毫俱稍從寬裕使經費常得方圓數外法
乃可久斯老成却顧之識我黎民尚亦有利

哉
論學校
余嘗覩士在諸生時朔望旅進觀殿宇頹蕪
不治輙忿邑見顔色惟當事之非乃其身一
旦當事他邑則視學頹蕪多不問有告者曰
姑置之吾且有政此爲志以境遷者也乃學
官所掌祭祀鄉飲用以交至聖激世風辛典
禮之大而或者忽之祭齋戒省視不必及蓋
簋豆籩不必務鄉飲在座者不必盡[illegible]爲而

視若典弁髦然甚禮幾以廢禮廢師[illegible]
宇獮文已夫世見上官則折節禮[illegible]
施而忽茲兩者謂神冥冥而實無位耳[illegible]
而鬧于理悖孰甚焉邑先有王公天和加意
兩者今賢者在所稱諸獎庶幾以袪余不恐
夫所在積習廢禮而懼後來者或隳斯獎其
爲侮聖瀆典傷教化不細故著于篇使嘗事
者不得玩且將以聞諸握風紀爲廣大教化
主者

論祭祀

郡縣具立啓聖公祠屆期同文廟舉祭始自
嘉靖間稱甚盛典云顧祭祠廟後先所在不
一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廟者非[illegible]
情則非禮先祠者同日兩祭則誠竭竭[illegible]
懈不可以共神國學先期遣官祭聖公丁[illegible]
祭先師乃其制不逵之郡縣使人得以私[illegible]
自後先則督學之任哉或者又曰先聖[illegible]
則孔鯉得以先夫子可乎然統於尊始[illegible]

乃祭爲夫子設而反後之可乎故莫若同時
舉祭廟主正官而以他官奉祠祀則精誠各
殫而後先無妨矣先君子爲靜海訓時丁祭
主此議而卒以怵於司然此議終不能易也
因附存于此云

論書院

嵊止慈湖書院一所而近更有鹿山書院第
以學不講爲吾憂知吾憂則必講學務講學
則必聯羣欲聯羣則必有止而書院設焉人

家父兄于子弟教之讀書則爲之舍讀書之
子弟多而舍亦廣故其家之昌明熾大用是
卜焉不然子孫愚門祚薄矣爲世道計何以
異此故書院惟恐其不繁興而脩舉時飭非
末務也古稱杏壇即書院之別名而後來白
鹿鵞湖益以稱盛吾輩法孔從朱當何倣耶
曩有甘心毀廢之者幾於坑焚之慘而卒以
自坑自焚亦足監矣

論學田

田以羣士於業而免士於厄者也可少哉嗾
學故田僅餘數畝何與之艱而廢以易也薛
侯以所度盈田地凡百計贍貧生用心殷矣
巳義民繼捨而姜侯又以入官田益之田益
以富夫姜侯益田脩廟兩者實勞于學就勞
剔勞誰宜捲之余獨異夫朱侯羅俊髦數十
輩課之學宮而時其旣廩經歲有常不輟迄
今人口其勞不置而久且彌以思旣不田不
乏而勞不石不磨吾不知其所由然

論典籍

稽掌故邑所爲典籍蓋其寥寥哉好古者宜
廣收博購使士得貫穿古今而稱博雅邑固
不乏瓊記士也若鄉先達及巖穴之士所撰
述亦往往不少然自戴王後率埋滅不傳所
謂非附青雲之士無以聲施後世者也悲夫
間有存者附著名氏下或傳中

論祠廟

邑祭典統自秩宗者一廟兩祠故論次爲獨
詳賢宦祠主之督學使者爲厲世大括是烏
可忽他顧不經顧里社所奉按舊志始著其
名不削抑予於賢宦祠慨焉世所祀鄉賢往
往稱濫以故主者鄭重不易予獨予邑與他
邑異濫生于有權力者而予邑鮮權力者賢
者以寡援卒卒不得聞聞矣以無資輒中廢
夫士有曾參閔損之行而無所先容不能使
人信則寡援者堙上有[illegible]包極之公而煩
以文檄不能使無費則無資者阻以故他邑

病濫余邑病遺濫則僞者倖使人不恥不修
遺則眞者沒使人不貴能修濫與遺其爲敎
化傷等耳持衡者宜於文檄外詢之周一獲
其眞斷之果旣防其濫更慮其遺卒能使不
濫不遺斯人文教化之大藉也巳邑賢若前
代而遺有周公汝士本朝而遺有王公鉞不
肖先君子諱其翰公纂社公民表德學事功
炳人耳目余從兄夏秀又業有成議茲六七
君子者誰可少哉而且更有未盡者存[illegible]

宦之遺亦類是前代有賀侯齊丁侯賓臣過
侯昱史侯安之　本朝有臧侯鳳朱侯一栢
是德與功俱懋者而專語功則有吳侯三畏
專語德則有張侯脂林侯森學之諭有王公
天和以是求之他邑欲賢與宦之遺若是夥
者益鮮矣夫　國朝以來二百餘年入賢祠
者董董兩賢晉以來千四百年入宦祠者董
董兩宦則烏得不遺且夥若是也余慮夫遠
益無徵私心痛焉揭其名以俟持衡者按名

而容誣其或有信乎余言君不肖先君子有
其實義不得掩故不避而筆于篇

論寺觀

寺觀興廢廢興不知凡幾然歷千餘年卒以
不堙惟其公不有耳乃世有力者利其地善
欲奪以爲居或墓公者私之不有者有之心
且鑿矣何地之足云或更托廬居焚書之說
實其口夫假韓朱之公談以濟己私是賊竊
仁義以爲盜必棄于韓朱者韓朱其與哉若

二氏之徒亦不必過爲後大畏與刪之教自
有其實也

論仕宦

舊志令籍中無稱楊公簡者迺乃祀之宦祠
郡立書院以爲簡固嘗令剡此何以稱焉按
史簡中乾道五年進士授富陽簿爲紹興司
理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幹軍政大
修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夫是則
往志爲疎然剡錄去其時不五十年不應疎

畧至是豈以丁艱不果至嵊故弗錄耶至不
至或不可知而令名不宜湮若邑建祠立院
則辟之瑞鳳祥麟望者知慕以爲美談而尸
祝之即不至曷云非義余固不敢誣爲之傳
而特按史表其名祀祠院于他考益各從其
實哉

論鄉賢

鄉賢元以前凡二十四人國朝三十八人而
孝義總之二十八人遠代按舊牒近世進述

抑揚不敢竊取其義即人知罪其必然以論評求閭里而以心事質鬼神毋苛毋濫如是焉爾矣他吾何知焉鄉賢有以名附著者以類從或以其後乃稱實無關差等覽者當自見焉

論補遺

志以十二卷竟矣而更補遺局文藝故實或掛漏於耳目心思所未周而間分類不盡者補錄焉然隨遺隨補不復分門別類而年所

亦不甚次蓋示奇於正繼方以圍辟之天十二月而合閏以成歲錯綜參伍俾覽者自得焉

東越証學錄卷之十二

傳

古剡周汝登輯

念山余先生傳

昔有謂陽明子文章功業氣節三者具足名世除却講學乃全而陽明子願盡除三者專事於學學固不離三者而三者匪學則餘不足觀故人生大事惟學而已徵之發源有念山余先生者子得以論著其大焉先生生而穎異五歲日誦千言稍長試有司名動六邑一日中再試瑞

麥表下筆立就咸謂篁墩復出自爲諸生及筮仕而後所著古文辭若未信幼學破蟋蟀吟諸藁皆不事刻畫而直攄性靈故先生綽有文名先生以孝廉起家初授瑞安令浙東西海寇告警而邑濵海前政多廢弱先生至民事軍需悉以振理崇飭學宮勵名節吏事鞅掌中祭聞父憂當去官會寇入境受檄襄暴臨戎城賴以完大計爲人嫁罪謫判鄭州歷撫州邑符廉幹有聞遭母喪歸再補商州督學聘主商山教事不

赴擢知南康縣首新文成祠以示所依撫字焦勞不遺餘力時新更役法他邑率應以文具惟南康設誠行之民被實惠三載最聞遡贈父母如其官尋遷四川合州知州致仕宦轍所經皆令人尸祝不忘故又以政事顯先生冢嗣南京戶部侍郎贈尚書懋學先以給事中疏論時政指斥柄臣削秩歸里先生迎見慰勞喜不負所教已而柄臣修郤期以他事中之人人爲余氏危而先生若無聞也者事亦竟寢不撓之氣先

後毅然故節槩不獨尚書楙也然是三者皆緒餘非所以重先生所重固在學耳先生年十一時有先達見而奇之曰狀元第三年一人非以願子願子以朱子孔子爲萬世人此時便聆其言不驚俗學泥古今人不相及昌言之曰然則後世遂無聖人耶其蚤自信決如此後緒山東廓二先生開講席宜歛間往從之游遂知用力聯同志相與切劘間坐中心樓深自體解如是者閱二紀若深憂重負不可釋懷病患相仍未

嘗敢放因漸有得力其儆惕自勵曰人生百年如石火爛然易滅中間惛二三十年與究人業前此者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二三十年間能有幾何一念依違大事去矣其剝洛精詣日追悔從前伎倆眞如結蟯戀糞尤未免遠者一笑而用功未見頭腦才脫欲關尋墮理障一身百骸無非病痛其剔抉微奥曰學出于一灑掃應對即聖人學出于二九合一匡爲小器性無內外理事不離對景皆實學無間可息一物

即物物也一室即兩間也一呼一吸即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也本自廣大無所虧欠不事增益豈不至易至簡嘗論人壽曰不在齡不在名常在天地之間論本體曰弁冕蒻笠異于首首之本體自如赤舃敝屣異于足足之本體自如與族人爲義舉三約曰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在人不約而同者也能反所不約而可與守約論四民曰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不講學非眞士商不講學非眞商眞商未嘗非士眞士不必病商天

下何事旋學何人可以廢學其子礽成進士爲之歌曰儻然外物尚得之况茲元是與生俱我欲渠時渠便至殷勤探取袖中珠超乎與聖賢同歸亦只是復其故吾盖其簡徑直截直透眞詮先生于此學豈徒淺嘗之而已者哉先生于榮進淡然居官坐席未煖輒思移疾故盛年遂自告老憂患之來曠夷自適晚遘危疾適毋忌且強起衣冠莫厥如儀迨葬有幽詩屬和者猶啟誦爲之一笑而逝其于富貴患難生死爲何

如者所稱得力信矣當時贊先生者曰私淑陽明曰卽政卽學曰一生受用得之性分盖巳有識先生者矣然先生之學將久而彌光也先生名世儒字女爲念山其別號子未得親承謦咳而先生仲子懋葵舉甲辰進士爲山陰令向與子游用是得遡所淵源而窺底裏之十一山陰以銘乞太史陶公而復問傳于子子與山陰本以學相臭味則學如先生豈不所願爲執鞭者哉因掇其大端而銓次之作念山先生傳

賛曰學術之失多由作聖之見不眞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千生萬劫無緣見道聖凡之泥昧也久矣念山子早破此關頞舉程伯子年十四五便學聖人爲的此誠超世之識於是有謀道之憂有自適之樂終身得力皆此一念信心充之耳子嘗與陶太史作聖學宗傳上下古今數千年之賢聖采摭其行言而表著之自孔孟而後非眞正之派刻的之詣不以著于編念山子之學派自文成源流巳正而

適所宜洩其不符于聖宗者鮮矣作聖之效可以表世爾爲之傳以俟後而采摭之法遂以擬於宗傳

二陳傳

陳叔遷弟叔權剡人俱以吏員起家叔遷正德間授廣東海陽縣丞居官潔廉自守或諷之曰子吏何冀而自苦乃爾叔遷不答終任不妄取民一錢叔權爲直隸懷寧典史操勵不愧其兄時宸濠之亂委給軍需毫無染指人勸其爲子

孫計叔權曰使子孫佚樂而我先汙辱弗而也
兄弟先後致仕歸家俱壁立無以自養然且躬
耕不輟畧無悔色周子曰世方以資格限士在
明經貢舉而左胥徒觀兩陳則士何可以資格
限哉以彼其守而破格物色之舉一風百則人
人用勸奈何居官濛雲而斷路不知返里貧窮
而有司不問即無爲如兩陳不自阻喪而後來
者見厥吏徒苦且嘲其愚以爲不足效矣吾觀
陽明子當兵戈旁午之際激勵清風不遺小吏

獎勸主簿于旺優禮致仕縣丞龍翱真儒之作
用如此其爲人才世道慮何深哉余重兩陳爲
傳著其名實不朽而更以是爲持衡秉憲者
告云

東越証學錄卷之十三

雜著

古剡周汝登著

必有事說送畢貫之

畢生貫之有志大道向從予遊別去三年再泛
剡溪之棹聚晤旬餘告別頓首乞言爲佩予書
必有事三字貽之貫之請申其說余曰有事之
旨一種以參玄究妙爲事一種以絕誘制非爲
事玆二者皆近之然而玄與妙不可虛懸也誘
與非未可預擬也若吾所謂必有事者士有士

之事農有農之事工商有工商之事入有孝之
事出有弟之事饑有喫飯之事寒有著衣之事
如是而已矣能安於是者無弗玄無弗妙也不
能安於是者即爲誘即爲非也不必別求所謂
玄而參之別求所謂妙而究之別求所謂誘與
非者而絕之制之也忘忽之謂忘勿忘勿忘此
也奇特之謂助勿助勿助此也貫之曰此人人
所同何以超凡而入聖耶曰堯舜與人同耳奚
聖凡之足論曰若是其易與曰貫之歸而思他

再及三年更以贄我且看是難是易其謂以口耳承之貴之乃別

心安說

將心來與汝安覓心了不可得此安心之微者也僧安僧俗安俗著衣安著衣喫飯安喫飯一切據見在此安心之顯者也二者同耶否耶貧而希富賤而希貴寂寞而希名稱世人之不安心也凡夫而希聖賢愚迷而希超悟五濁而希蓮臺學人之不安心也又有大事未明疑團不

解如救頭然如喪考妣如追亡子求最上乘者之不安心也三者不安心人知不同而其急急皇皇處何以明其不同耶或者曰世人之不安心不可有而求上乘者之不安心不可無有求上乘者之不安心而後可以造二祖之安心造二祖之安心而據見在之安心不必言矣然而覓不可得則何有心可安無有心可安則亦何有心不安而謂求之而謂造之然乎否耶有僧心安者奎光汪子相與往來奎光索請心安之說而余述所疑以質兼以問於奎光子

達觀大師像贊 紀事附

山陰錢伯予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時

予正病劇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時嶔崟猶存今日消已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圄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眞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祗得一半若欲全彰達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大明國內容不得這漢

紀事

予晤師在癸巳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固有年矣先與瞿比部洞觀傳太常大恒共介其徒以往既到復却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焉師鬚鬢不剪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嵋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懽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管沉思肅如試舉余坐定侍者設席于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問[illegible]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撤過又論一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辭之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與予求見師不得每偵予所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

予在座不然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予衙有叩門者詢之爲師二徒予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闊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不能悉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此是施君異數也予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再証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怪余覩具如此凡初見作難皆諸徒所爲

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印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予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重噓唏及此云

題程生小像 有序

丁未仲春新安上之弟子率其三徒入剡與予久處三子皆弱冠離家不憚千餘里之遠是世所難然初謂爲舉業計耳與論惟心之旨乃各有契程生爾知感觸尤深每論入微

雙淚迸流根器猛利余喜爲詩勗之處蕭寺十閱月而返返未幾時復與奎光汪子兄弟偕來歲暮積雪載道徒步艱苦不謂勞又與談對旬日而別別後時時注望明年冬奎光入剡詢之謂程生夏時遘一疾逝矣聞之心傷不可喻程生師上之歸依得所宗與予談知有此事因自此植皆足爲程生慰者惟以所行誼如程生而天理不可知不可知者釋曰前緣儒曰有命程生命名天命其預識之乎信是可瞑矣奎光出小像請題予既叙述其由而更爲慰勉之辭云

爾貌雖溫爾心則勁爾願彌深爾依實正來往長途積雪滿脛一點深心希賢企聖胡嗇爾年志齎莫竟終古朱顏淚痕常迸事不可知聖曰天命爾顧其名意休目瞑夙所植因自宜提省窈窈幽途莫迷寶鏡一切惟心玆言素聽

書汪閔甫所携尊人小像

閔甫從龍湖老人提叅話頭有年近又携尊

人小像遍求名公題咏以志羨墻閔甫自謂叅話思親何由歸一悟入無緣請別求指教出像示之爲題其上

閔甫常持一箇無意味話頭切切追徵今又盡一幅畧相似尊人面孔緊緊服膺或謂一念舉起將無顧彼失此名賢義語滿函豈是無味之旨閔甫茫然以問周子何以報親何以明巳悟入何由別求示指周子曰汝常若喪考時莫放懈話卽是畫畫亦是話有義無義一齊放下挺

到桶底脫時寸絲不掛自然頭頭合轍無非此箇汝父隱德高風不勞名公獎借自能顯出眼孔光明寂通生死晝夜頻上一毛端徹含恒沙世界到此謂之見道兮亦是見親底不負龍湖老人與甫謂心竊願之力恐未任余謂力本自足貴在功深只如此去持之以不退轉深心

片箋偈示僧碧石僧靜坐時有箋懸窗間不覺刺入其口三日始愈僧具述請故以偈示之

誰將片箋刺入汝口是箋刺耶抑口自受若無口者刺則何咎欲除其箋應須去口當齋飯時及誦經候仔細諦觀是無是有口箋俱捐放大哮吼

題中甫所奉觀音像

黑者是墨白者是紙白黑縱橫乃稱大士慈願悲心看從何起但秉虔誠切莫議擬未用名香何須淨水一念皈依是名作禮說法我聞亦非曰耳常自不離不是有倚世世生生斯眞弟子

幻也上人募鑄三十二觀音化身疏冊偈

幻也上人者簡徑脫落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窠臼來自杭之虎跑寓居京都天寧寺化鑄三十二觀音化身或謂幻也既談宗乘何復作如是功德不離法相上人持卷乞言爲申以偈

若以諸相求諸佛不知是相元非相執以諸相非諸佛不知非相即是相超出是非諸見門幻此三十二觀音悟知自身即觀音觀音何勞更鑄就須知觀音即一切鑄就之者亦自身四十

九年佛說法不離文字證寔義今此三十二金身爲代千百億經卷口口時時海潮音聞者以目不以耳如以花蓋說陽春如以丹青說自西寄語十方皈禮人作如是觀名正觀

題春谷上人像

春谷春谷本無面目生前突兀大塊肉死後淋漓數點血死生何處尋歸宿廬空莫漫徒描摸學子焚香頭自觸誰識此老妙遺響流鶯幾度啼芳綠歲歲一聲非斷續平鋪滿界無僧俗

請磐石普見二上人住明心寺書

天下不問何僧是寺堪住天下不問何寺是僧宜與僧不與寺何當佛子之名寺不著僧誰作空門之主惟僧寺相倚斯佛法常隆近有無藉之徒冒稱佛子敢肆不檢之行敗壞空門此在佛法王法皆所不容一切達士達官寧能坐視邑中明心禪寺坐在北鄙二都近隔三五里留傳百千年蘇老賓陳承業高學士名賢之遺跡不磨歸爲閣歸雲亭閑閑菴附郭之精廬最勝

地衝而衆緣可結景寂而淨業宜修豈遇惡僧頓隳成業土田任其蕩廢殿宇幾至丘墟行道傷心居民切齒爲此檀越及一方居民各寺僧徒訪得如瑞法[illegible]二僧素習禪那精持梵網深心奉塵刹誓報佛恩苦行學頭陀允孚輿論敬用敦請托之住持雖雲來遠岫本無去住之心而月度寒潭願駐清圓之影自此隨因緣而弘化際時節以興慈使清規著於入方古刹傳之萬載受茲重寄益勵初心

請湛然師臨講席啟

汪洋有岸資寶筏以通援蒙稱無知藉法輪而救度靈山付囑歷劫難忘鹿苑敷宣逢時益暢茲剡溪稱東南形勝而明心坐台鴈通衢堂廡新闢衲僧駢集願六時之鼓常鳴而方丈之草漸沒恭惟法師本末一際真俗雙融雖無相真空而慈悲大願每普不捨衆生縱忘言寂滅而清淨音聲善能隨諸佛子一方久嚮法眼四衆延佇毫光用殫精心特申敦請宰官居士同此

渧淚投誠天人修羅一切皈依惟喜萬祈速出慈雲恭候蚤垂甘露威奔香象始知獅子聲雄葉止兒啼共仰老婆心切謹啟

圓覺堂募緣題詞

寂菴身禪師者戒律精嚴修持勇猛闡旨明宗真僧門之龍象匡徒領衆爲末法之梯航蚤歲參尋隨方信足晚居圓覺堂將終老焉先有信心居士爲師塑佛像三尊惟菴宇低隘供禮未稱於是諸徒謀更新之工力頗煩欲求檀信[illegible]

助而海門居士與師爲方外交有年爲之引言以告十方葢惟禪師身似浮雲心無住著其視茲堂何有而諸徒之修爲十方修十方皈依諸佛即以自依敬禮高僧即以自禮故茲堂是吾取寶之山茲舉是吾栽因之會而一切捐舍爲自身捨吾背即圓覺之理而明布施之道有三種焉上者直悟圓覺之體本無所欠本自不迷此不欠不迷者無成無壞無我無人是故布金捨宅割體亡身以至低頭拱手撮土聚沙不見

一法如是悟徹則無受無施無捨無不捨其捨也不可思議其次則知圓覺之體雖人人無虧止因執恡我人遂成障隔是故方便遣除多方薰習難割處割難斷處斷財帛既捐慳貪隨捨故欲證圓覺必從布施門入自然樂捨又其次則篤信因果如形影不謬見寶所而心希覬三塗而內怖希則求遂怖則求離是故不得不捨三種名殊施捨歸一無非圓覺皆[illegible]弟子十方善信共必處一於斯嗟乎良緣易[illegible][illegible]闡

切莫辜負巳靈當面蹉失種粟得粟經不欺人求佛得佛佛不輕汝各將臭腐之家財用博摩尼之至寶孰重孰輕孰得孰失能自反乎靈知當有觸乎茲語

嵩壩建毘盧閣募緣題詞

由郡城而東水行八十里分二支一支稍折而南行十里爲東關截江而渡達虞姚寧波諸處而禮舍利上補陀者之所必經一支稍折而北行十里爲嵩壩泝江而上達嵊新台溫諸處而

禮石佛上石梁及游寒岩鴈蕩諸勝者之所必經東關有驛江之東有叢林而來往者公私便焉嵩壩無驛無叢林菴舍以故官宰無駐節之地而方上僧徒欲寄一宿乞杯水無從葢公私之所交病也巳數年來有發善願者借神宇後暫爲接衆而地湫隘特甚齋厨卧起展足皆難葢其慈悲雖切而計畫終非久遠今年之夏會稽陶我明告我曰嵩壩叢林之與其時節因緣至乎有僧來自天台堪任是事而本壩信士有

夙具善根者慨然起利衆大願於是相基于神宇之後而其屋店適予宗人業產請之欣然樂捨因共謀即此建毘盧閣三間以其中供佛左處僧徒而右待官旅傍搆庫廚浴淨之所共爲房若干楹然費亦不貲非得十方之贊助不可僧將持薄募乞而簿首不可無言惟師引之予惟發明之言可信也題其首曰佛典載六波羅蜜惟檀波羅蜜最勝檀者布施也外財布施則內心慳吝亦隨布施明此便是般若而況栽

因植果福不唐捐冥報歷然如影隨形雖上智不爲而理自難卻茲工之舉人人當自樂從然是語猶有信及信不及者吾即不言佛乘但舉世法未論果報且說人情則斯閣之建也豈特諸方雲水來至如歸此地善良皈禮有地而凡一切往來若達官貴客學子騷人與夫商賈胥皂之輩儻遇晨昏風雨亦得借茲頓足如是利濟接之世法宜乎不宜乎一切人利賴則一切人懽喜一切人懽喜則一切人贊頌如是冥恭稽之人情順乎不順乎世法通則佛乘亦無所理人情順則果報即在目前茲固人人可通者人或未信前旨亦當無疑後設雲集日成或自可必焉者若夫幹辦終始則又須當事者有一片血誠爲之感格有萬觔鐵脊爲之荷擔然後巨任可勝衆情益鼓是在僧人與諸會首之責也予何言

募石梁齋僧寺田卷題詞

余讀東坡集見其善談佛理超詣處直透最上

一乘而指示修持則專重有爲諸法命釋子持戒誦經崇飾塔廟以爲正經而信佛者務須施捨拜禮各隨其願甚其形諸記頌書傳中往往不離是義夫世談無爲宗旨者若將屏除一切無所事事而蘇公乃獨此諄諄蓋無爲元不礙有爲豈惟不礙捨有爲無別無爲此蘇公之所以爲悟入也有石梁寺僧欲爲其寺置田以齋方上之來叅禮者蓋思齋糧有限而用之利益無窮可謂能修釋子之職事而深得坡公之意

者將乞諸十方而持卷問言於予予惟願十方善信各味蘇子之訓共植無量之因樂施者益弘其願吝與者力去其慳蓋一念投誠旣是心田而多生受報亦是福田卽須起願莫負良緣

明心寺接衆募緣疏

明心寺當台溫孔道四方僧衆凢瞻禮天台華頂石梁國清鴈宕諸勝者杖錫之所必經上人新與此寺卽謀募化齋糧以待往來使風雨早暮皆得頓錫而少憩焉夫當草創之初肩此浩

大之舉上人其真荷擔有力之士哉持簿問言于予予惟植果栽因獨布施波羅蜜最勝而布金施寶又獨齋僧福德難量何以故今有杯水濟渴壺餐救饑耳目所值濟止一人若施粟齋僧無論百十擔斛卽使一升一斗隨有隨施以此升斗之粟雜諸百十斛中粒粒布散便有百千顆數人沾一粒自有百千勝緣何況捨施更多善緣更大愈多愈大不可稱量又惟杯水壺餐施之壯士英雄猶稱奇特况此方上往來凢

聖雜沓中固有梵綱精持如水不漏是頭陀一行神天懽喜亦有明宗悟道混迹游行是菩薩化身難遭難値如是等輩我得供養卽供一人勝供百千萬億衆乃至筭如恒河沙數亦不可及布施齋僧寔有如此廣大因緣寔有如此殊勝遭遇凢在與聞不可蹉失若當此時節自行辜負猶入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可惜况娑婆衆生極是慳根難拔戀小迷大永無度期歷刼沉淪更可憐憫旣在人倫具有智慧速宜轉念回

頭求其方便莫漫剖身藏玉自謂堅牢十方善信其各各諦聽之

別竹溪上人語

檇李有竹溪上人者人具贊其辨才慧頴經律精諳余意以爲如古皎然惟儼其人耳今年冬會于邑閑閑菴焚香啜茗默然相視眉睫動定巳覺非常叩之于第一義諦大有証入豈止如諸人所稱述巳叩上人過武林有故人施之[illegible]經上人曰吾不入是保社久矣竟拂衣去入[illegible]

退余一見針投盤桓久之余問所往上人曰將度石橋過鴈宕隨往峨嵋瞥頻錫五臺旋以歷覽名山而且求明眼者遇焉此行人有贈我文字者人非箇中吾不願累我行李若予雖無言吾將請焉余笑曰余不作文字猶上人不談經棄置俱久而猶將拾取敗管點綴虛空其將能乎雖然遇如是人上人為我展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我以目聞今余亦作如是語書之片紙上人受之無底囊中前途示人是文字非文字試

令卜度倘遇其人如所謂明眼者不妨酬唱非其人者卷却此紙莫令汙染上人亦留取舌頭再向鬧䦨苍中啜我苦茗因書以別

題華堂建土賸紀言冊

近世營建屋宅丘井率重堪輿家術者言信持良篤而或者又以為渺茫非道不足據夫信之過篤固為太泥而一槩渺茫忽之者亦未覩其全古之降觀卜吉豈徒然者哉吾嘗以是辟之論兵堪輿言如孟氏所稱地利而特其本在人和故凡地脉所鍾皆與人心相為翕散有其心乃有其應心以私利而求貞氣巳乖浮氣不協其如地道何哉有大長者善慈滿腔不為身計

而且本以尊祖厚宗之念能使人人喜洽夫至念一萌卽是真龍羣情共協乃為融結有所建作以幹旋氣脉神丁自護靈秀聿鍾斯理不誣非可盡云渺茫巳也邑東華堂王氏由晉來聚族千餘指比屋而居東南北皆山環而水從西瀉其口稍曠術者謂宜加障翰以補其空未有為之倡者五峯王公度視之曰是果如術者言苟利族人吾共任之然又惟慮始之不易也先建祠宇皷楹山麓為之兆需之數年而人共樂

舉公曰人心苟同吾其順之于是擇日鳩工具
牲酒告之土祇乃祝文一化上騰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
漸不可覩望之者咤以爲神或持其事以告周
子周子曰神惟義與氣以心通是理之常無足
怪者茲𧶼之造以人和爲地利利乃無疆故其
靈應先兆如是王氏之福其未有艾耶於是見
者聞者皆爲詩歌侈其異而余更爲論著如左
蓋既以明厚義之可風而且以示凡信堪輿者
無徒據地脉而務本人心如五峯公今日之舉
則術亦是道乃爲不可廢云

題刻壇經

新安吳生養中與其弟元仲外營世務内服禪
修因毋善病發願梓行壇經爲毋延年資福既
成問言于余余覩近世釋子誦持導師接引並
未有弘暢此經者未知其尊且重耳夫西天諸
佛越在遐方白馬經傳具須翻譯盧公近代篤
生中國聖人鄉土語文凡夫心行吾嘗例其[illegible]
流諸佛祖也盧公父也佛說先世之遺言而壇
經滕前之面命也又嘗譬之儒門諸佛義農堯
舜也盧公孔孟顏曾也佛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典謨而壇經
論孟學庸也爲衆生父爲禪林孔子可不謂尊
乎是爲嚴命是爲魯論可不謂重乎而世且玩
之吾見世有壞儒而求禪有離心而取相有談
宗乘而不識見巳過有據講座而不悟轉法華
不讀壇經烏知妙理佛法陸沈於茲爲甚說者
謂五宗至今而絕有由然矣余欲持此經踪召
于學佛之徒而吳生發願先獲我心乃共以孝
起因因親錫類兄弟怡怡自相策發更爲善讀
壇經是以不覺帷喜贊歎而爲之引言

書覺音卷

萬曆丁酉余量移嶺表十月始入境頓嚮五羊
而憨山上人者先自雷陽至止余公事之暇輒
過其方丈焚香啜茗以坐或三日五日七日一
至即風雨不輟也有僧覺音自吳會輕數千里
來訪余兩人坐則音將侍其旁一日手一卷以
請曰此諸名公贈我行者又曰卷中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種種問難歸何以答俱願乞一言余受而諾之
凡五閱月未有以應越明年余以入賀北走上
人扁舟送我于曹溪之口是爲濛渡右芥月華
智藥真身在焉作禮既竟兩人欲別上人曰向
者覺音乞語將無忘乎余始瞿然記憶亟命取
卷就舟次倚棹書此以授上人且曰傳語覺音
歸見東溟居士當如是答

題愚公募緣冊

愚上人者始吾見其來往吳楚燕齊間若雲中

之鴈水上之萍翩翩飄泊無定所矣已而會之
金陵人有勸之買山而止者乃就某寺之左偏
而頗錫焉地故有佛庵僧守歲深就圮即慈容
寶相不免日炙風吹矣而宰官居士有爲損貲
而助其料理者上人於是新其庵曰萬法奉金
像居之庵後構宇曰歸一以處僧徒而修淨業
而其工鉅未可竟也則又惟十方檀越是仰爲
之冊以記其所已捐而募其所未有者過而乞
言于余以引之余何言哉作苦海慈航度一切

衆生者佛莊嚴寶相爲皈禮地者庵奉佛造庵
弘法普化者僧金錢米帛隨緣施捨者十方衆
然衆寔無所施僧僧寔未嘗造庵庵寔非以禮
佛佛寔不能度人不能度人者人自度也非以
禮佛者心自禮也未嘗造庵者法自顯也無所
施僧者因自植也余何言

題建華頂塔募緣卷

天台山華頂峯高一萬八千丈群山舉無與賓
者即無塔稱卓絶矣然昔智者大師曾於此建

降魔塔近廢無存至人遺跡亦當追尋而興復
之者夫山高費鉅塔不易成當時大師因顯有
神通山魔海鬼投石而就今千餘年來塔廢不
興未聞有光大其事者海印上人結廬峯頂有
年一旦有興塔之願或謂上人憑何神力乃希
此舉余獨以爲聚心一處則無事不辦上人專
力此事夙生以之以精誠感召八方檀信孚應
當必有布金之士滿足上人之願者上人運此
神通與智者等無差別秖惟一念不退是惟上

人肩之巳耳甚余與王鴻臚太初馮太史具區同年同里同以簡事相契上人走白下乞言於太初而太初又令上人索余兩人語時具區巳有所題而余以量移嶺表未覩茲卷今南還巳踰三年所而上人過我於南明乃太初又作泉下客越歲矣上人口述太初生前語更出卷相示余爲之泫然不忍出一語而又不欲負其言因揮淚書此以勉上人告八方善信而謝太初於地下云

策問

問學者誦法孔子而教在論語其言入孝出弟敏事愼言等可謂徹上徹下無遺旨矣而後之儒者乃謂論語多有無頭柄語如時習知及仁守皆不知所習所及所守何事然此或疑其雜禪而濂洛諸儒亦謂孔顏之樂當尋樂則何事堯舜列聖以是相傳是則何指此與前語若出一轍審爾則孝弟敏愼外聖人尚有未盡之教耶彼濂洛語中又有謂人在覆載中不知天地

在照臨中不理會得日月皆冥然而行者夫孝弟敏愼人人可循而至於理會覆載照臨則視論語之教不更高遠耶於此理會則於所謂何事何指者果相貫通耶若易闡資始資生陰陽剛柔等是爲理會天地處否書言旋璣玉衡治曆明時等是爲理會日月處否以是爲理會則古康成一行之徒皆不可謂之冥然矣而果然乎不然而更有理會處不知如何爲力彼易書之旨又何未盡耶試各明言以觀希聖之學

燕約

近時風俗奢靡種種不可勝道即燕飲一節其敗禮踰度殫力靡財亦甚矣東越諸邑剡故朴畧近古余髫時見丈人行宴止五餜新賓上客加倍極矣父老傳聞謂成弘間簡儉尤甚盛燕不過五餜中猶間以蔬腐乃近羞果盤盂動計百餘不啻彼此倣效成風群然披靡不如是則以爲薄或以爲矯雖有不安特立爲難矣夫眉州近古之俗蘇長公稱累世而不還余誠不忍

父母之邦美道淳風之日漸滅而無遺也敢集同袍及文學耆民共以請於邑大夫博士立爲燕飲一約殺有定數生無濫殺使尚侈者有所制而不渝慕古者有所據以自立夫余非故違時尚以還吾故剡而已矣亦非過嗇難堪姑去其太甚而已矣凡我邦人其毋迂我若由燕飲一節而推之事事由吾剡一鄉而推之天下余竊志之而綿力難持于德位君子有深望焉

建社學文移

爲議復社學以崇風教事志查弘治二年泰州場置一學選德行方正者一人充教讀十三年嘉靖六年等復行申飭其無社學場分俱查增設歷年遵行乃近時社學無聞廢經行令各場清查去後續據申稱舊有社學俱自嘉靖末年間廢弛迄今有房舍牆垣全無止存基地者間有一二房屋破損尚存木植磚瓦者未經修舉以致子弟讀習無所日漸鄙陋等因據此看得

所屬十場先時道學崛起于安豐科第連綿於草堰風俗人材一時可觀教化之功良不可誣乃今社學傾頹訓導無所各家子弟多不務爲對句攻書而學擬爲狀詞多不習爲洒掃應對而談什一興販養就刁頑之氣習成悍訟之風欺尊侮寡骨肉相戕逋公寡私刑憲不畏夫兩淮以諸場爲重地以萬竈爲本根興舉社學以端蒙養拔本清源誠爲要務况舊制未湮修復亦易合無請乞查議及時興舉更議延師設教

之法庶教化可行而風俗攸賴矣

社學教規

爲議復社學以崇風教事照得十塲社學落成在卽所有延師之規設教之方查照志中所載叅酌增損列爲條欵合行須示使各官吏師徒一體遵守仍令刋刻板榜懸掛社學東西堂壁務使立學不爲虛文而敷行具有實績古道漸還而人才日就庶於風俗治化有補欵列于後

一擇師

童蒙之師終身習尚所係是故必加愼選志稱求學行兼優堪爲師範者是也今後凡請教讀預令塲官采訪取具約保人等結狀申報覆覈果得其人然後以禮敦請務須視民子弟猶吾子弟爲民子弟延師猶爲吾子弟延師不可謂爲故事漫不經心訪得先年有妄聽營求坐名批送致使無功索饋反以累其父兄倚勢遨遊率多誤人子弟若此敗[illegible]旣乖心術亦壞愼之戒之

一稽功

教讀勤惰須以時稽查本司遠者季至近者月至考其功業試其聲歌教法可觀子弟有進者優奬示勸歲歲敦請不稱者黜而更之如有奸徒學覇無功盤據者究革至於子弟亦須激勸志載前院案驗凡商竈子弟年八歲以上十二以下揀選質賦清秀者發社學讀書十三以上十八以下考試學通文理者發運司另行作養呈學院收充生員其學無進益者係商則發生理係竈則發煎辦今當

申飭照行此激勸之大栝也

一處餼

食功酬勞師必有餼教讀在學自[illegible]則一年之餼須二十金少者十五金視生徒衆寡以爲隆殺舊志不載所出大約父兄自給夫富實竈戶固量力可以自處貧窮子弟未免以無力廢學本司旣建學舍十所又捐俸處毀各置學田亦有學店每年收取租稅以備餼

廪必如其數惟是板籍須明收支宜謹另自
立法以垂永久

一修理

學舍不可使湫陋不堪宜時加修理旣以安
師徒亦以昭永遠舊學無餘舍者以失修理
不修理者以無其貲今學田學店租税除社
師旣廪外尚有餘剩即以備不時修理倘荒
歲不足則申請於經費或包夫銀内量行補
助失於修理罪有所歸　已上四款皆延師

之規所以責諸在官者

一端範

童子之性潛移爲上社學之師身教爲先居
師席者每日衣冠必肅步履必端嚬笑必謹
毋譃浪而導之玩毋狂佻而導之浮毋不信
而導之詐毋晝寢晏眠而使之習爲呰窳毋
遊蕩博奕而使之不戒無益毋狎暱聲色而
使之不恥邪淫毋計豈非於酒食而乏次[illegible]
之風毋較銖兩於贄修而鮮道義之氣右一

於此所謂不稱其師者也黜之

一務本

古人設教自有本末孝弟謹信而外始以餘
力學文志載讀書必以小學爲先教人必以
孝弟爲本講之必明行之必力此謂知本故
今社師之教必首先孝弟子弟教之習爲定
省爲承順及一切服勞奉養之節勿以少小
而任情勿以近狎而廢禮見長上爲徐行爲
退讓在家庭如在學舍對父兄如對師長每

日清晨詢其能否能者誘掖之不能者戒諭
之蓋不學不慮之良人人具足在長養之而
已矣次教之幼儀每日辰巳間輪一生灑掃
緩急次第須不失其度進退疾徐有節應對
唯諾無差檢束而不失之勞暇豫而不失之
縱久之服習漸成自然終教之陶情[illegible]學徒
多務分定二班或三班每日申酉時輪一班
歌詩一二首或取諸三百篇或間以[illegible][illegible]之
學之句蓋童子性如草木初萌必須舒[illegible][illegible]

達兒理學之詩自幼浸灌胸中他日邪淫之聲自有不足移其好者以此三者之教日行不廢定有光明俊偉之士出其間即不能大就而亦自不至爲惡習非社師須以此爲正經不可視爲迂務也

一授業

授書寫字作課三者教讀之常規業之不可廢者也三者之業量童子材力授之寧少而精熟毋多而鹵莽寧緩而緝熙毋驟而間斷

寧使之寬裕而毋使之厭苦此涵育引掖之大都也若夫隨方訓誨觸類變通則又在良師之善誘焉

一示禮

冠婚喪祭必遵文公家禮此維風易俗之大端童子雖未有其事而亦使之知有其禮可也若其父兄則不可不講本司刻爲四圖粘之學壁使社師先自熟看練習於是導其父兄彼素知禮者則與相長不能知者爲之講解父兄能行則所以教子弟者在其中是亦社師之不可已者也并以責之　已上四款皆設教之方以責諸爲師者

付林孤執照

爲䘏孤給照事看得廣州府[illegible]林嶧陽之子林某親蚤雙亡兄遺[illegible]姒[illegible]之姻未締渭陽之戚無存年僅九齡可憐如絲之脉親無一靠更多累卵之虞行道興嗟良朋永嘆本道耽居覲察政首孤煢且與嶧陽曾有傾蓋之交于生前難忘世講之誼于沒後是以躬造其宅手撫其孤先爲請婚于其契友傳五橋使玆子有泰山之托而又與其契友王省軒經

紀其家將一應田園屋產纖悉開明存積收支逐年登記凡屬親朋各存一本冊籍既具耳目自周雖有豪悍之徒無從虎視而吞食之矣倘有侵凌執此赴告嗟乎三尺具存一腔難昧慎勿干典各自存心爲此給付存照

墓誌銘

古剡周汝登

隱君袁丹泉墓誌銘

萬曆乙酉十一月十四日隱君袁丹泉以病卒丹泉故居剡城市暮年徙於鄉丹泉慕道而力學余與之遊丹泉生嘉靖丙戌六月二十有二日今年當甲子一週禮六十始稱壽余以十月至其所稱壽觴且爲言贈之居無何訃傳丹泉死矣其姪子德子齊子儀來請銘余所握爲君書壽言嘗尚無恙而即以玆管書君銘其可哀

也哉先是至丹泉所觴時修竹在徑黃花滿籬丹泉左手持觴右手指花而語曰壽彌增則年數彌不足不知見此花復幾開謝也人人所必有余復何懼第余學晚顧得少假年斯業耳余笑語丹泉子體厚而神王即不百歲八九十歲或有之誠九十去此三十年所八十去此二十年所何業不就要在不息耳丹泉亦大笑舉飲盡觴而別別不二十日丹泉病又五日與[illegible]

歿歿固丹泉必有不謂如是速年數固知殉不
足不謂以日計余期之三十年不能三十月此
花開謝見且不得冉矣其可哀也哉丹泉少習
博士業不得志棄去蚤未知學年四十餘翻然
曰人生有一大事而吾行冥矣何可以虛吾生
夫賢聖必可爲近若陳剩夫王心齋皆爲之者
也彼何人乎何人於是發憤于學潛心性理一
書擇可而語慎趾而趨屏紛靡而崇恬淡挺然
流俗之中服古衣冠以自別不足君者慠慠語

曰哀家子始作何狀而今高論乃爾耶丹泉謝
曰吾之素實不足信於人有知君者則曰一變
入道如丹泉尤難所謂勇猛而有力者其人耶
或稱之吉士或號之隱君國賓宋子余弟繼廉
皆與友善丹泉則又謝曰吾何修敢以當諸公
之與丹泉益將益勵以謝隙嗷者而副知者[illegible]
今歿矣夫人生無所志與志不于道者[illegible]假之
數十年與即歿何異若丹泉以彼其志生之年
必有爲也而天故奪之豈不大可哀哉雖然丹
泉歿二十年後不啻今日然獨不能歿二十
前乎則何有今日凡人[illegible]學與曉暮道[illegible]
天假年者爲厚幸不然雖學一日氽於已若丹
泉亦可慰矣丹泉病革他無囑囑曰人初歿以
紙覆面禮無是也或謂生有慚行者用之吾無
慚行亦庶幾無甚慚者其無用是乃瞑君諱榜
字仲奎丹泉其號曾祖某祖昱父泮俱不仕配
盧氏無子以某嗣某月日瘞路田山之原銘曰
四十懞懞市中子五十恂恂爲善士兩截其行

君勇只誰覺君逃心自使謂爲不早爲可矣天
假之年君未已嗜乎君年奚止此纍纍山下塚
相似君獨無慚庶不歿

封奉直大夫定番知州五峯王公墓誌銘

汝登與刺史王君應昌家文弱冠論交稱莫逆
又同鄉舉因得拜其尊人五峯公諸父事之顧
公所居遠而登且奔走仕途不得時侍近[illegible]得
一望其鄉而造焉未至其鄉二十里遙見一[illegible]
巋然問之曰此文峯五峯公建也又[illegible]

下一亭行者負者休焉飲焉又問之曰此茶亭
五峯公建也入其鄉有廟翼然畚鍤紛然則又
問之曰此水口廟五峯公為一族建此畚鍤築
堤捍族亦五峯公方率作之耳因嘆向雖以通
家事公而不知其行義之多一至此矣既登堂
謁拜覲所居陋室數楹廳事蕭然不改于舊葢
身家之啚固絕不為意時年餘七十精力如疆
執手坐談杯酒慇懃高風古意自覺可親歸而
醉心無已竊嘆向道途所見又其跡矣別二年

而公以訃聞往奠而吊之時家文以遷官過里
得手諭湯飲躬視含斂慈孝兩慰眞有天緣家
文時且匆匆乃再祥過我嗚咽言曰甚矣應昌
之負先君也先君望昌學為醇儒平居誨戒無
非敦倫善世之事而昌未能副先君嘗自語曰
丈夫之難難在做人製有做人難詞昌讀之方
啚所以率循于教而今長已矣我蒿之報其有
窮乎家文叀手持一狀再拜授我而余得益見
公行事之詳公父舉三子而公為長父鍾愛仲

仲遘危疾公懼傷父心拜禱誠切竟不起下
諭慰父意稍解已属意季季業不見售而家旁
落公割己産佐益之曰弟即未成名得成家猶
足慰吾父也妹早寡公居且養之終其身色養
二親五十年凡所愛惡一從親所愛惡既沒而
哀慕不忘公先世自晉右軍徙家華堂建有崇
妙觀置田六百畝以道士住掌而右軍祠與墓
附焉累傳數十世無改嘉靖間為一巨豪所敗
田去十九而祠與觀廢公憤恨後以家文入仕

淂復其田而再新祠觀故物還而廟貌不改公
之力也公少習舉子業以病棄去至老不廢覲
書守文公禮不踰尺寸和睦族黨日相見慰勞
或偶不出輒群相造曰何以不見顏色將無恙
乎有大疑議或爭訟久不決惟公一言乃寢初
以子貴封文林郎知縣繼晉大夫為知州　制
誥重膺俗以為榮而公澹然如常縣大夫博士
歲鄉飲虛席延為上賓先後凡四請不應此其
於勢利何如也凡此皆公所以求不愧于做人

者誠三代之遺而余向登堂所見又足以盡公乎哉公名尚德字惟本居對五老峯故號五峯公族自晉歷唐及宋最古至我　明蕭文高者多義蹟余修邑志傳其行是爲公高祖文高曾孫諱誕卽公父好行義人稱義士不名配余氏公嘉靖丁亥四月初八日生萬曆壬寅四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六配姚氏累封宜人子男四長卽應昌應癸酉鄉薦累官雷州府同知次應朋又次應明應星庠生繼仲後先公卒女二孫

男七心純庠生應昌出心澄應明出繼應星後餘幼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廿一日葬於本都瑞雪嶠之原蓋家文之授我以狀也求爲之銘而余謂公心術行誼於世炳然所在勞蹟盡爲銘石里巷稱述靡匪銘辭而又奚必予言之贅家文曰君言不可已也乃爲之銘銘曰於祖於父於弟於子一念肫肫俯仰終始爲堤爲開爲亭爲祠一生矻矻物力心思訓戒爲學詞歌做人深言有本百世宜循人其三代視其衆口行其不誣銘其不朽

外山錢公暨配胡太孺人墓誌銘

山陰錢子經國伯濟從余游分誼良篤先是丙午其祖母胡太孺人屆九十乞余壽言余時在衰絰不祥逡巡俟之踰三載太孺人逝矣伯濟涕泣匍匐過余請以前所允壽言改銘于墓以及祖父外山公余方愧負前諾茲銘其何辭公諱暹字伯陽别號外山補邑庠弟子員生而美容姿頎然玉立性敏甚或以彊記自負取佛經

與較公一過成誦其人須再乃愧不及攻制舉業深沉有餘思於經學尤得所傳同輩推服然屢試屢不得志於有司公尊人督之嚴無以副居常鞅鞅公外重內剛寡言笑非義卽親命不狥也學廣文困以卯酉病殆猶力以赴偃蹇于遇識者憐之隨不起年三十耳太孺人十五歸公歸十五年罹公之變舉子主簿公纔七齡耳無何遭舅氏喪家宗將魚肉之携主簿公[illegible]太孺人不以訟廢喪禮誠信儆篤[illegible]

賓客若與無訟然者因得其感悔乃鮮游[illegible]
儆郡縣征斂紛馳親從別籍自完而太孺人拮
据當之不匱牲胥勞勩至耄不倦機杼自奉儉
祭祀則務爲豐潔每值外山公忌辰或墓祭輙
涕洟不勝諸孫循及見之育主簿公督戒凜然
卒用有成孫曾侍膝勉之成人言必軌於道壽
踰九十有三可謂令德考終也已恭余嘆外山
公爲子未終于養爲父未逮其成以有太孺人
乃可以奴太孺人爲婦代之子爲母代之父爲

祖母曾祖母高祖母俱代之祖以報外山公真
令不亡外山公如幽蘭藂桂馨香未吐摧殘一
朝而芳意不歇太孺人如喬松古栢霜雪飽經
于霄百尺而蔭庇無疆觀公及太孺人于前六
十三年間夭壽與衰足增感慨而自今以及無
窮享其厚藏其固引其長無弗偕者往何有哉
惟是外山公有不盡之遺宜在後人而諸孫未
獲顛朓太孺人氷檗之節未旌而　封章厚祿
不逮於養若天道蒙蒙然者余以爲此特稍須

之未有蓄極不流而盈虛爽者且伯濟志希[illegible]
聖以行實爲時重則其所以繩且而顯揚更有
遠且大者又不在一時論顯晦也已錢氏世居
項里始遷祖曰椿椿四傳瑋瑋生旭旭生球球
生德壽是爲公父娶吳氏無出側室顧氏生公
正德丁丑二月二十日卒嘉靖丙午七月二十
一日太孺人廩生胡公女生正德丁丑十一月
十九日卒萬曆己酉五月十四日男道華國子
生撫寧縣主簿娶吳氏繼周氏孫男九長卽經

國太學生娶吳氏經德縣學生娶諸葛氏經世
娶周氏吳出充國娶華氏定國裕國周出餘四
子殤孫女三周出曾孫十岳會舉千總之文邑
學生之方之員之法之用經國出之義之禮之
信經德出之杰經世出玄孫五公莚高祖塋右
踰甲子矣族禁不得再祔太孺人別莚二[illegible]
舍村負辛向乙伯濟友人卜謂吉因從之[illegible]
壽年殊若夢偶終所共昌厥后孫繩繩[illegible]
中白眉業不朽墓階階亘兩阜永稱錢祖父[illegible]

婺源陳公墓誌銘

人生學問最大學問得傳斯眞而徃哲微宗稟自父祖生履庭聞沒配祠祀若錢塘婺源陳公足稱述不衰矣蓋自文成倡道統嗣尼山時有靜觀先生早及門墻裒然入室是爲公祖繼爾敬亭先生受記童年相從契旨曉主天眞益宏其緒是爲公父至公而又心領眞詮身禔至行家學昌明士類傾企卒之日相與易名文孝請祀正學祠以配其父曰道脉遥眞景行在望邑

令君爲文致奠曰三世理學百年同風御史中丞下所司建坊表之曰正學淵源嗚呼亦盛矣哉兩先生墓具誌以名儒而公就窀穸二孤雲渠雲武手公甥侍御淇園楊公所爲狀乞余銘夫余足銘公哉余竊淑文成遡之一脉而二孤從余游獲稱世講誼不得辭乃揭公行誼大端鏡諸石而且以明學公大端葢在孝矣公四歲喪祖妣能哀哀啼阿母不休七歲喪祖哭擗如禮稍長喜讀孝經小學諸書夫哀哀之啼匪從人誨如禮之稽豈以學能喜讀諸書亦非[illegible]所能強授初心自流所謂良知[illegible]非耶年十六七下帷發憤攻制舉業日有聲而道獨[illegible]屢沾沾以枝葉見蓋公生長食息不離與訓[illegible]能推世所稟承於文成者務以身發事親凌晨[illegible][illegible]筋几杖躬爲檢奉父有所經畫建置分勞承志百順具周母病侍湯飲三十年無倦色比亡擗踊異常終喪不宿于內喪父時年非致毀而猶爲孺子慕出廬湖山間後以卜葬[illegible]

委身狥親終始以之嘗有甘露紫芝之瑞孝感不誣公持躬具有繩幅生平無媟語惰容夫妻自首如賓篤愛諸弟析箸互相推讓不減田氏之風敦睦其族爲之完姻䘏災者先後凡幾至憂時憫世則惻隱彌腔當食念有饑者當風雪念有寒者時或水旱兵荒徬徨若痌瘝在己公本以孝而種種孝之推總於初心不失亦不能于初心加毫末所謂良知之致者非耶公嘗謂十經萬典滙入四書六經四書六經滙入孝[illegible]

復禮而余覩公又以克已復禮攝入孝孝摍入
不慮之知知無所擬無所不擬愈欽愈微功至
體露此師門旨訣本之孟子與氏以合于大學
聖經而公家庭授受日見之行所謂傳之其得
之眞者又非耶夫知人所同具而不致則非學
學不自信其知而支離馳逐則非眞非學非眞
昧所宗則無傳若是者吾請以視于公故曰因
之明學也公系出漢涑太丘長後扈宋南徙始
居錢塘太平里者曰瑜瑜生和和生琦琦生訓

訓之後即兩先生靜觀先生諱荆憲崑山司訓
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祀旌德祠敬亭先生
諱善雲南左布政使致仕祀鄉賢及旌德祠仍
有專祠即公所配享者也母俞氏封安人舉丈
夫子四而公其冢公諱楦槐字茂德養源其號
一稱復菴補邑庠弟子旣爲太學生自廢不仕
以處士之義終焉生嘉靖庚子八月十四日卒
萬曆戊申十月廿七日得年六十有九娶張氏
無子繼楊氏子男二即雲渠雲武皆錢塘學生

之皆監渠娶張氏繼高氏武娶陸氏[illegible]
一適孝廉張蔚然孫男六舜皆舜[illegible]
舜存舜孝孫女一以今年其月某日祔[illegible]
域中公所著有自儆新編大生衍義陽春廣度
樹滋錄等藏於家初敬亭先生主教時公多贊
翼稱上首先生沒而群望屬公乃不起近虎林
書院成盍用思公二子慕古婷修將世所學而
四之壻張孝廉亦以學重于時公之遺澤其未
有窮也銘曰

萬善一腔萬行一孝一立萬該惟知之妙於行
則常於道乃要於人足法於親克肖實懋名番
生潛沒耀銘以著之哲人之教

高士兒應禺瘞誌銘

應禺兒名萬曆辛巳生爲余從弟夢科繼廉第
三子生二年出爲其世父夢秀今所稱高士者
後於是稱高士而叔繼廉先是高上自有子夭
以仲弟子嗣又夭以繼廉第二子嗣又夭人相
傳以爲高士命不宜後後高士不祥[illegible]

已屬意兒口不即言而繼廉心知之高士紿不
及言卒族議置後謂宜立所屬意者而或以不
祥尼之繼廉曰謂不祥者無稽而惑之非達也
吾業已心許而以歿倍吾心愧延陵觧劒何非
信也兒積德累善而使不嗣非仁也兒承皇考
考二世之宗而斬之非孝也兒雖無擔石之儲
以遺而遺行則饒人謂我不忍置兒於貧非義
也倍茲五者非夫也吾已决矣乃定爲後於是
人人韙繼廉而且爲高士慰爲後之三年乙酉

秋兒以病夭歿嗚呼兒有不可夭者四何夭耶
承三世宗不可夭繼善人後人用卜天道不可
夭後高士者三三則極極則窮不可夭繼廉仗
義繼絶庶幾見其成以彰其義不可夭負茲四
不可夭奈何夭耶兒乖歿余往視猶謂可起意
必不至是也乃竟至是耶即至是猶恍惚不謂
眞乃竟眞耶高士三世失其宗矣自無子而又
不得後猶子天道溗矣縱諸弟不忍絶高士而
窮於勢復繼歲遠矣行義者不見其成矣其可

哀也夫兒生而警敏知孝有飮食即思奉大[illegible]
大母時膳諸父亦固迎致之人嘆以爲稱高士
子未病時忽念其所後父欲見之蘇蘇隕㵾以
告母凡所言斷斷若成人後五日病病十日歿
諸父生母胡及其族親哭之慟以兒慟有以高
士慟也且或議以爲不祥之言驗也以爲爲善
無益若高士不克庇其一世也歿之明日瘞兒
於高士墓傍繼廉過謂余子何以慰慟者而塞
議者請以銘使兒亦得以瞑余爲之銘銘曰

汝命殤耶不後亦殤非殤以後彼高士者以殤
爲後非後故殤高士不嗣有名天壤彼旣不歿
汝亦不亡汝後彼短彼汝後長汝幸有托天可
無傷歿而即朽百歲何久莊生有言殤年莫壽
庶幾以此謝人言而慰汝生父母

瘞亡兒誌

萬曆壬辰三月余以京兆量移南發行李戒道
乃季兒陡然病作期以十有八日行而兒以[illegible]
日歿余夙遘親變值[illegible]感成疾令不能復[illegible]

悲夫逡巡五日將就瘞余不忍父子訣裂於旦
夕間携柩以行行十日抵靜海余揮淚自語兒
骨可藏茲土矣是地余先人宦轍所止余昔嬉
遊於是者凡三年所數過其地視茲土猶吾土
視諸故人猶吾戚若族也是可藏兒骨矣乃於
城東市李氏地以瘞托孝君歲時省視嗟乎兒
生五歲耳已能學爲句讀伏臘祭告能隨吾拜
起貌岐嶷人謂當有成立不意竟止是也吾母
愛吾兒篤何以慰吾母悲夫兒自初生余時視

其服食不離以故無一日病一行作吏出入鞅
掌常經時不同居起始余欲終老林間倘卒遂
此志兒或不殀即殀豈令置骨於數千里外余
固有負兒者哉兒三歲不言能言徵類壯語今
殀且瘞具在北土豈夙緣固自有定耶兒雖在
北地遠孝君篤誼似古人省視當不違余行矣
兒無以爲恐兒生戊子八月二十五日乳名小
長瘞之日爲壬辰四月五日送兒者兒母兒二
兄兒從叔誌兒者兒父海門南京駕部郎墓前
陷石題曰浙嵊周三公子墓云

秀州興善恭懷松禪師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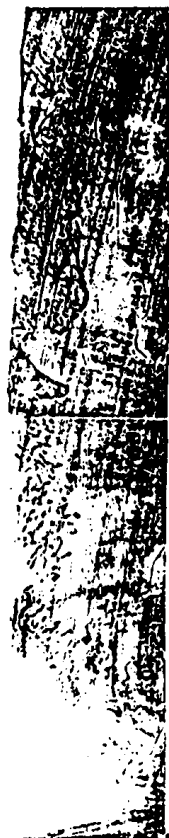
佛法非有爲耶聖其二嚴歸而萬善且興律於
定慧者不可與言佛有爲何可忽也佛法盡有
爲耶功德在心精進非外假使有人化衆生盡
行十善且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而況
其他有爲不可泥也忽有爲如無基作室泥有
爲如捉影鏤金而深徹是義不墮兩頭者惟懷
松師師蚤歲出家即知有第一義諦徧參海內

深求秘密初舉石邊水冷花裡風香之句未自
瞥然久之於熱病中打脫桶底通身汗流默知
下落質之本師無不印可於是掃除建立隨意
縱橫蓋嘗束茅蓋頂草食菌衣坐風宿雪艱苦
備至人高其行而卒不以著相誇修亦嘗究經
論誦法華施餓口像法時廣人被其教而必不
於向外取証又嘗機鋒時起意語俱捐羅有汲
界當拂聖賢人企其宗而終不以恣情[illegible]
自融放而不流用而無作若師者爲[illegible]

師之入是詣佛之正因耶師之滅莫能窺師之
莫能擬耶師之師承其所投祝髮爲大淵其所
從入室爲大安其相與同參交証則爲月心過
融天然諸善識而又有居士桂南松者激發爲
揚成其終始有藉乎師而亦不藉乎師耶師之
游履其初爲廬嶽之黃岩既爲蓮花峯普濟寺
歷白下武林諸勝刹間孤峯闌市靡不經練而
卒老于秀州之張家橋故長水楚修處菴稱普
善住本無處而亦隨處爲住耶師之徒衆其以

比丘稟戒者爲智洪等其以優婆塞受法者爲
查汝定邵季躬蕭伯毅畢惟吉無逸賁之等而
吳濬菴者尤建菴頂禮誰是付囑而亦非付
囑耶師之系出江西星子錢氏法名湍賢師之
生以嘉靖甲午師之沒以萬曆戊戌壽六十五
爲僧四十五年來何來而去何去耶益既沒而
顏面如生函之以龕而將祟以塔又三年而汝
定無逸賁之等以塔銘來請謂師住世時因[illegible]
未偶不得宣弘大化而沒當紀其所復物之[illegible]

既照耀來嗣使末法邪因執著放蕩者因師大
義皆得知歸以師爲眼目而借銘辭爲光明既
重師恩而亦憐衆冥查畢諸子意廣大矣於是
爲之銘其辭曰　佛之法莊嚴何拘師爲所無
爲無爲非虛佛之法宛竟何得師無爲而爲所
爲非寔偏歷交參幾經鍛鑄一旦脫然言忘汗
滃消息既通縱横隨在與物太同諸相不壞或
贊宗乘或稱淨行師亦何心惟人是命末法道
敝莫辨正輪我銘厥石眼目斯存若彼虛空何

勞雕梓廣法酬恩從諸弟子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棄三孤二十餘年遠矣府君舉三孤晚而汝登在三孤中更晚府君背三孤時汝登年十四耳所睹記僅末五六年間事既弱冠考詢遺聞得素履大都而春秋寖邈尚未有銘恒怦怦焉懼懿德就泯以告吾伯兄爾之未幾伯兄殞京師汝登視櫬撫闕聞訃不勝戚已亦遘疾幾殆垂歿中惟此銘言是念顧子然莫可

語者明月從兄夢秀偶自舍中來則就枕中躍起曰是可托矣亟以語之從兄手錄所見聞凡若干言以示曰吾倉卒具草聊慰汝耳所未詳俟爲加潤任之在我時汝登不能視草度其言必當越數月再聞吾嫡母太安人訃病爲加劇歸家三年始能取前藁視之而高士先一歲卒矣無由面訂所潤悲恨無窮乃仍其原筆而與吾仲兄及諸父討稍增未備攄次成篇因以徼惠于下執事府君諱某字居正學者稱雙溪先生上世汝南人扈宋南渡徙武林諱天祥者遷剡仕元臨海學官再傳諱承祖仕提舉承祖孫諱用彰布衣積善邑侯臨其喪題曰一生仁義千載吉昌用彰子諱澤榮澤榮子諱克溫治家循禮喜施予克溫子諱岑以長厚聞岑子諱河性慈祥多隱德稱友松公是爲先大父娶于史氏有淑行生五子伯簡仕主簿仲瞻叔府君叔宜季青授藩官大父早宅貧府君幼時未遑習學時主簿公就外傳而府君潛往從之晝理

務夜輒誦讀誦日益而友松公奇之卒從府君志年二十一友松公捐館哀毀骨立服除負笈從天台陳文治先生受詩誦習國清寺中明年督學劉公考第一補邑諸生自是試輒高等督學萬公取補廩生時年三十三矣凡八試鄉闈弗售丁史孺人憂年五十四禮不致毀而哀傷特甚癸丑年五十七循資貢禮部明年授新海縣學訓導過縣門不入徑返舍意不仕[illegible]國強乃行居官守禮多與時左益無[illegible]

伯喪哭咽仆地而歸志益決上書求解職不許
御史按河間竟不赴巳未春以禮致仕士子祖
送泣涕以別歸家期年疾不起嗚呼痛哉府君
席珍厚蓄試輙弗利遲暮獲貢而仕不究施嘗
聞友松公善推星命府君初生特卽謂科名不
可得仕不久壽不逮中竟無弗驗才德不能勝
命固如此哉府君天性方嚴寡言笑絶無詼謔
欺誑及長不事講學之名而力先實踐榜其齋
日謹獨致知守程朱教旨爲仁集義求孔孟眞

傳步準履繩矙視不苟雖燕居無惰容盛暑必
衣冠未嘗見體奉養史孺人供調旨脆百順具
周家務無鉅細必與伯父商晝毎夕杯酒或茶
果兄弟相聚而談坐必移晷讀書至老手不釋
卷於箋註反覆體認究析精微嘗記口授汝登
詩書大義或理學宗旨令雖精思力索未能或
加也終日默寂兀然無營而事至徐應泒有躁
戚卽庶務旁午而神凝氣歛安閒若無事北上
途貽兒書示之修己務學謂舉業雖非聖學而

於此專一便是收放心心收業精而聖學亦不
外此戒之寡欲欲不必至淫蕩卽居室飲食間
皆當以命制性以禮制情又教之孝親教之撫
下淸白無一事不是正經無一言不歸大道字
有萬餘細似蠅頭而行列整齊點畫不謬於世
間玩好一切無少嗜羨尤不苟狥俗情有舉世
共趨而詭于禮者介立不少依回初析箸僅田
十畝後因歲有廪入家信舊産而儉朴不改一
布袍汚瀚常十年不敝以群綺較中宴如也眷

祭必豐而自奉未嘗特市一脯殺一生見殺及
聞聲俱不食家有牛老不可耕仍善畜之俟其
斃以瘞帷葢焉汝登兒時於啟蟄戒勿戕害見
遺隻字于道必令手拾勿踐事無輕諾一諾不
爽非義一介不妄取與邑呂侯請師其子終歲
不以事干侯且授意若弗聞也擇士而友惟三
五莫逆鑿鑿以實意相規勸白首敬不衰遇非
類嬉笑不相假學者呼爲端方先生見必肅然
整容雖狂夫孺子稍聞謦咳輙自斂戢然[illegible]

人過無論人陰私不發所微肯絕口不談量弘廓有容納一日有以言犯府君者府君闔戶不校旁聽者謂府君必不在舍竊窺之危坐讀書如常時居官謂教職有師道在與他稗官不同不宜過自貶損雖上官不於道左折腰率諸生以嚴而執經問難則講解勤懇即塾師不能過静海人士私相議以為如師學問未有如師議論如師議論未有如師行實者汝登丙子過静海士子思之有泣下者鄉飲時多苟簡府君謂

此厲世大端特申飭賓必得人禮必加慎春秋祭先師殫禮致誠且以誨諸生曰國大事在祀而祀莫大于夫子之祀傳曰使民如承大祭言推此敬耳若大祭不敬更何有于他諸生今能致敬方可為他日事業地也一時皆竦然祀啟聖祠在文廟後向以為常府君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恐先聖不安宜一時分祭主者堅持不可卒忤其意時有司有為酷虐者府君為文規之稍戢以不得祿養親為恨設主晨昏祭拜若

生事然值忌辰未嘗不變服為流涕也府君生平專用心于內養深湛未易測而居家入仕諸所目擊傳聞不過如此蓋亦僅存什一于千百矣嗚呼痛哉府君卒之十八年汝登倖從大夫後授留京工部主事　聖天子加　兩宮徽號覃恩庶寀獲贈府君如汝登官蓋府君宜享其隆而不有于躬故雖以汝登之鮮學亡技而亦得藉茲餘慶嗚呼茲豈致自汝登者哉府君生以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卒以嘉靖庚申七

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丁氏封太安人府君年四十時娶吾生母黃氏二十八都故居士公結女吾生母舉三子長汝強庠生援例授南京內庫使娶尹氏次汝思邑椽娶金氏幼即汝登娶王氏一女適邢東全孫男六紹龍娶袁氏汝強出九芳聘吳氏九華聘章氏九萬聘張氏汝思出孕乘聘知州王公大棟女孕淳聘邢氏汝登出六孫女長適知縣喻公思化子安性庠生汝強出次適張存義次適裘紹燧庠生次適

呂子德汝思出次許聘新昌呂承雲庠生次許
聘袁祖復庠生汝登出曾孫有本聘王氏有奎
紹龍出先是府君卒之歲十二月吉蒹窆于邑
西五里後王山之陽今將以　年　月　日奉
丁太安人柩合葬而因以銘府君墓伏惟念府
君行或可采而汝登亦朴愚不敢誣親亮而賜
之一言汝登少不能致一日之養長未有尺寸
之樹不孝之罪捫心自痛惟是太史一言足使
府君名行永永天壤而汝登亦藉是得稱為人

子存沒且不朽伏惟哀憐焉

嫡母丁太安人行狀

先妣系丁氏故剡間右族曾大父諱梗大父諱
煒父諱奎冊黃氏父祖世有淳德俱以處士之
義終焉太安人生而幽靜不妄言笑及笄歸府
君低頭一室或疑少能既廟見精刺枲饒饍之
事能先諸娣事舅姑以善養稱府君蚤年生產
未裕而太安人拮据匍匐以勤佐理府君業儒
所與交者過論學則操作供具不言匱既齋用

稍優而布裳蔬食不易其素待諸娣姒能使皆
化於和非慶吊大節屐聲不越於閫一日設女
樂于庭諸娣畢集而太安人闔戶靜坐卻思
尺強之不出以已未有子特贊府君再置室府
君曰余年尚可待也逡巡四十矣而太安人年
三十有八乃聘吾生母黃太安人生母歸而太
安人怡怡無幾微勉強一切慶吊諸禮具以遜
吾生母舉三男一女而太安人撫育備至諸兒
亦依依太安人膝前有所啼號向太安人飲食

之無弗中者壯為置婦撫婦如女孫紹龍生抱
同寢食者十餘歲始就外傳理壺政不少逭豫
甲寅同祿俶廳居傭作日數十人待食皆手自
為爨諸人食已乃食雞豚米鹽纖悉躬視口未
辨色起丙夜休終身為常府君赴靜海請俱往
太安人曰吾家居出不數武能為數千里行乎
且吾佳家秉誰任者卒不行而府君亦遂無憂
內顧府君捐館誨兒輩曰各黽勉[illegible]文章[illegible]
父不以矣癸酉汝登舉于鄉太安人[illegible]

余自初歸至老未嘗見汝父手一日釋卷而乃
白首一貢生平亦無纖介眛方寸地者而竊不
享其除今汝承學一出見錄於主司是而父不
盡之遺毋忘而父也汝登聞之泣下請銘之終
身又三年汝登當偕計上春官太安人寢疾太
安人性不服藥亦不受醫切脉見徬徨不知計
識者曰太安人無恙德厚而未食其報也決諸
筮筮吉已而果不藥愈汝登乃行明年丁丑汝
登舉進士視政屯部而太安人壽屆八十八月

十九日爲初度辰欲告歸爲壽是年　天子加
兩宮徽號覃恩庶冢不受職無以拜　恩命
於是在部謁選授留京司空主事歸迎太安人
太安人曰而父官時不能往今更老尚能往乎
汝登遲疑於行則又曰余尚健善飯汝仲兄侍
毋虞汝行矣促之切汝登就道然心竊計三年
爲期耳至留京拜領　制辭使者[illegible]上太安人
翟冠翠翹北向稽首謝畢則又顧[illegible]而
父封不得生受吾非黃安人無以有是而黃安
人顧未及也頗感之越二年庚辰汝登視榷
蕪關而吾伯兄汝強六月殞京師太安人聞之
傷甚明年汝登當考績未及期而太安人計至
乃正月五日實卒於歲前十二月二十七日矣
嗚呼痛哉太安人與府君相敬端嚴大合蓄婢
未嘗施一詈語見人貧困喜賑助至樛木螽斯
之德尤世罕儔閭里稱述以爲女中億兆人之
人也豈不信哉以太安人之德千齡當未艾而
今卒距生年戊午八十三耳嗚呼痛哉不肖諸

男有此身則思太安人淑德和氣之鍾長能成
立則思太安人同心鞠育之力配有房室則思
太安人聘定迎娶之勞享有田宅則思太安人
一生租荼之苦生有孫男則思太安人百代流
澤之長汝登輩何能一日忘太安人乃竊祿外
斗不克迎養病不及視湯飲卒不及視含殮居
喪禮以病廢不孝莫贖悲恨終天今將奉太安
人柩合塟府君墓惟是借金石垂永久孫男女
婦名氏備府君狀而儀範大較具右伏惟鑒而

錫之一言使天下後世知今時亦有如古詩史
所稱賢婦聖母者夫安人之名行不朽而汝登
不孝編摩覆是用捧狀稽顙爲請

祭文

告陽明夫子文

萬曆己亥九月丁未朔十一日丁巳後學周汝
登等敢昭告于陽明夫子之靈越有夫子郎魯
有仲尼徐王錢先生及門于前如回如伋諸事
足發以啟後人登等居幸同里世未百年私淑
有資願學良切敬聯同志凡數十人月會夫子
之堂用體夫子之教嗚呼夫子之教首揭良知
良知非口耳敢蹈支離良知無始終示無作輟

其期心領務以身明夫子在上其默相之尚饗

祭伯兄文

萬曆庚辰六月四日季弟汝登聞兄喪於蕪湖
官邸爲位哭之三日乃托最叔率家童迎柩于
蕪遠具香帛告我故將仕郎石冈伯兄之靈嗚
呼痛哉先君子初年艱嗣年四十二有兄繼育
仲兄及不肖三人頭角未露而先君見違近稍
各樹以爲庶幾用慰不謂遽奪其長先君悲號
地下矣侍養吾母三子偕則青遺遙以書定省

則喜今稱觴少一人而倚閭空望母痛何極耶寡嫂弱姪孤苦無依奈何中道而棄捐也兄貌清識姣果毅爽朗才司智計可當八面少遊庠序有聲試再不偶遂棄就他途舉步微蹊終身蹉跌奔走燕趙五六往返被盜於舍溺舟於徐邅批駁賠運錢疾疫困頓百苦備嘗近甫膺一命轉擢可需意屐福自茲盈虛相補豈知職方及而身亡途稍通而日落而竟不獲一日優游以逝耶弟與兄聚首能得幾時兄生十年弟始

誕育弟生十齡隨先君官邸而兄不與俱既歸才六七年而兄乃外出後弟亦奔馳無虛歲去年七月六日弟眞州還部兄官內庫移與同寓晨夕杯酒其侍母傍十餘年來此數月耳臘盡弟使燕湖兄亦北走謂來日尚多別不爲意豈知卽此永訣而母傍之酒不可復斟耶別後三月書傳舟過呂梁繼此無風浪艮用爲喜後日問訊無由今月四日會客江亭舍人北還無書心頗疑之問以疾對則益驚疑無何陳雲川至乃以訃聞矣弟一哭遂仆嗚呼痛哉少甦再問則雲川視含殮而來者矣又哭又仆嗚呼痛哉雲川謂臨終無一言嗚呼兄何意有此而遺囑之耶又謂若有憾狀然者嗚呼兄所遇雖行道傷心豈得無憾耶詢後事棺衾皆吾嫂親視襯還兵部優以勘合令弟倍處辭貲再買一婢侍嫂長途已可無慮若兄才不竟用眞可悲嗟而詩詞字畫足表世者俱令襲藏老母晉白嫂姪無依弟當任之兄魂宜附吾嫂以歸故鄉尚聞

弟言而少慰其無永以爲憾弟以職守躬迎不得以意授最叔而以勞任諸僕終非弟心兄其諒之耶嗚呼兄精神百倍于弟猶然不壽如弟孱弱可望長年卽當請告而歸臨棺一慟便謝事保身以終養吾母他尚何望嗚呼痛哉

祭胡在田兄文

旬日之前與君飲酒擊節論詩徘徊良久別違未幾[illegible]忽以聞揹風吹雨驚起夜分[illegible]之[illegible]渊乃至於斯維君之死疑愈以滋若[illegible]

浩浩七畝蕀闢不遇以老廪祿之入歲不滿鎰
榮冨幾何將及而失豫章晚成人稱君必消息
眞憑滋疑者一君行孝友憲道褒旌交䂓有道
引接後爽人短弗談人長弗忌享有期年仁壽
之義今胡不然滋疑者二寡欲維生君日孜孜
朋儕飲燕傾倒淋漓君獨醒然以正自持余出
入年故人衰白君髮黰然頳面如昔覩君之養
似有奇術誰謂三朝遽殞一疾生死之故詎復
能諳問彼蒼蒼滋疑者三嘻乎君死理不可明

言念哽咽有淚如傾嗟余同志一時幾人握手
論心經三十春蘭交乂締一旦摧落視余若捐
余獨何樂嘻乎胡君豈即死死人亦有言不亡
惟子君有遺孤駒而汗血抑鬱生平終爲爾雪
高堂白髮菽水堪娛九泉冥冥君復何吁君之
塟事卜兆未果塟而宜銘則以屬我設祭櫬前
陳心以辭維君之靈知乎未知

祭丁岐陽文

嗚呼岐陽其竟止於是耶親友過臨音容如在
覩諸孤之蹁躚嘆盲贖之無從憑棺涕洟且悲
且慰悲之者曰君之年曾不得及於半百也二
子行有青雲之奮而不得見其成也門閭未大
田園未廣而一切未滿其期也君其遂可以死
耶慰之者曰壽夭之數賢聖莫必而何疑於君
也二子青雲有具終自昂霄克孜孜性命之旨
非猶夫人子而已者幼子克家亦自可冀捐館
前一月而蘭孫載育君及見之其於身後何計
也君幹蠱承家祖業克紹堂搆依然田園如故

可宅可耕其爲燕貽何少也君其奚不可死耶
嗟乎從前之悲則君懷當未平從後之慰則君
目可常瞑瞑耶否耶將奚取耶雖然爲悲爲慰
者論事之了不了耳因事不了而悲豈無更可
悲者而猶不悲必事云了而慰豈無更可慰者
而猶不慰大抵世事無窮人年有限以有限之
年希無窮之事日生則事隨生自古及今共無
有一人能言了者以無窮之事割以有限之年
身盡則事亦盡自古及今亦無[illegible][illegible]不了

者既難了矣則無賫必了之心既已了矣則無遺不了之憾不賫不了之心則無所罣於生前不遺不了之憾則無所繫於死後死後生前罣繫俱泯逍遙擺脫自可以度越沉淪此非惟不足爲悲而亦且不必爲慰者冥冥之中君其辨此嗟乎我作斯語實惟了心既以殫友親之情效道義之雅而且將以當于全部蓮花三期佛事君其聽之則亦可以應念而超矣

哭亡女文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戊寅女父以服官留滯陪京遣女二弟孕衷孕淳歸以牲醴告吾女敬姐之靈蓋自八月二十八日家僮來報云爾於七月初旬乃遘一疾其症爲痢繼之小產身乃益瘁如是月餘奄奄床席日進粥糜無幾而展轉不能自力予聞之魂飛欲身視其何由克急遣再問則傳粥食漸加漸有起色余獲聞之憂以稍釋後時訊問則皆傳以爲且愈且起余益用慰曾不爲意未幾何而入以訃至

開緘視之吾女以十月十六日逝矣嗚呼痛哉爾父遠兮爾母不存爾弟幼兮爾兄無人數千里之迢遞有誰來奔乃僮僕之往來屢傳而屢非其眞嗚呼痛哉吾愛爾如掌上之珠而不意爲草際之塵吾望爾如就盈之月而不意爲倏散之雲吾自育爾以來無一日不念爾居起問爾寒溫而今乃瀕死不得一視蓋棺不得一憑且爾病當初起調燮宜勤爾夫且病料理何人三旬伏枕尺一未聞言念及此使我嗚咽難禁

病一以就日復沉沉僵臥數月百骸脩臞吾不及覩爾皮骨瘦作何狀吾不及聞爾呻吟苦作何聲吾不知爾眷眷之目合兮未合吾不知爾戚戚之魂寧兮未寧我痛將何日解而恨可幾時平憶初字爾吾以境隔而幾自躊躇不決爾後既字吾慮音疎而更爲宛轉締結吾之念爾良深計爾良切而不意以一官之誤頓成遐絕嗚呼痛哉爾言吶吶而性溫溫貞靜幽閒視古無愧以金玉相夫眞稱淑配和於姉姒若手足

之肫肫撫諳姊賸若兒女之殷殷埘闇寧而對我則爲頌尊章之罔極口口不忘念念在廳以此知爾孝於家庭百順攸集爾之性行種種稱賢而何福善無徵曾不得逮於壯年爾之五行具有二德日者推之貴封兩國寸福未膺遽爾短折天不可知命不可測爾身所遺子女二息綿綿引之視茲一脈吾歸以撫待其成立時時見之將如見爾一爲破涕惟斯而已嗚呼吾之衷懷千縈萬結一語未成肝腸先裂經月以來

執筆幾輟輟而又執延至于今草茲數語未殫予心爾弟歸來聊以代陳程途遼涉到在初春有帛在篚有酒微斟爾其不昧居然來歆

祭董貞復文

于淵短年弗替其祀伯道無兒猶子是似予輿永叔早歲孤苦而養獲終於母氏天以張弓而施有道盈虛昭昭如是今兄年不逮艾亂嗣兆纔四世一身終鮮兄弟寡母比於孟歐而兄將爲軻爲修乃空賚厥志天道何知使爾首苦衛萃兄處女視身凜凜若浼寧人負已沖沖惟[illegible]石畫之[illegible]在之指以活餓氏[illegible]焉著於戚里直諒乎友[illegible]兄渠[illegible]悉而總之心務質于神明行當求之古昔宜介壽祺以享多益天道何知使至此極惟余與兄進取既偕臭味亦契事事肺肝言言道義余性如遂賴子如麻今其已矣余其奈何嗟乎余爲私悲有淚千行而更爲蒼社慟爲鄉邦傷爲兄宗祀短氣爲兄老母斷腸嗟乎惜百身而莫贖其

可奈夫彼蒼孔子曰亡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仁兄君子也九泉之下以命自慰惟斯而已然余又惟世有苟且利達之士豈乏歲年不無孫子揚揚意得倖生娩歿道服達覲終不以彼加此爾生而盡瘁歿不易方究立身之本末於所生爲有光古云行之不迷雖顛沛何妨人心不死兄亦不亡益人有匪年之壽不亂之傳兄取斯義逍遙九泉

祭袁西渠翁文

惟翁仲子與登少聯朋好長締姻盟豈惟是令子若姓之卓犖岐嶷使予神貫而心傾而亦雅重翁之敦龎周愼可必源滐而流清予與令子交二十年矣二十年來所覩記翁者亦足稱翁之生平翁有安親之行余聞不獲見而猶及見翁洽于厥閭友于厥兄言吶吶如不出口而身兢兢常若負重有所不勝治生産操奇贏握計然鴟夷之長筴而矜不覩刀錐銖兩之或爭無論宗黨閒幾微忿色之不作而以御彼臧甬厮

養絶不聞叱咤之聲蓋翁衷若六陸之坦夷而氣若萬頃之渟泓是足表式閭里而保艾後生宜享大耋歷期頤而胡遽殞于一疾之嬰使予聞風悽愴而不覺涕泗之交零雖然翁少負厖疾貌癯不勝衣矣而導養得理至於六十有五齡優游闤闠未嘗一日去其鄉矣而坐致素封堂構足以似祖而攸寧冠帶之錫　恩賚白首矣而邑大夫延以賓席使據上座而聽鹿鳴三子各以業昌厥門矣而諸孫繼起方若駕發而蘭馨則翁亦可超哉洋洋乎無憾于世而余猶嘘唏而申以詞者聊以致吾姻婭之私情

祭石匱陶太史文

嗚呼兄抱病而弟不知症候兄屬纊而弟不視歛含計傳月餘慟哭臨棺初以驟不及開繼以病不能前勢實爲之心則奚堪兄於朝聞夕可之學密證深研必生到頭應自脫然弟重悲楚心折淚潸豈眞俗勝相知未深有迫於中甚不可禁人不知學學不努力雖壽百年徒生何益

兄生一日一日不虛年假才竭卓爾堪幾未見其止中道摧阻欝欝深衷爲兄痛苦眞友難遇正學難諳兄契最上不落二三弟亦直截一義同參肝膽相傾芥針共合十餘年來愈久愈洽鏡水之舟剡溪之棹來往合并相視惟笑兄每喜近百里而得朋而弟亦誓畢此生之共了造物妬人乃奪兄蚤弟從此行向何歸語同誰道倀倀前途何以終老言念餘生痛極如狩方今時事紛紜莫肩宏巨兄復登樞於　朝廷爲[illegible]

爲柱郎甘恬澹終身隱淪休光莫避於天下爲鳳爲麟學德慈心愛人人愛到處知名於鄉邦爲著爲蔡清修古行範俗廻瀾高標共仰於士類爲斗爲山文章述作才施理幹潤色輝煌於聖世爲雲爲漢兄闢吾道者重而係當世者亟今長已矣焉得不爲吾道與當世痛而繼之以泣嗚呼此弟所爲迫於中而不可禁而我自結之孰知我心世謂兄官不至上卿年不逮五十後不遺一紀以此共爲嘆惜夫張子韶之官不

過侍郎而當年高位孰有耿光張敬夫之年四十有八而一時長年孰是不滅明道後正叔之子豈必已生而迄今脉衍孰謂無承不知兄者請視三子故吾所痛在彼非此嗚呼人生處世一如大夢夢中不實吾復何痛沒不隨人存不爲生虛空不壞聲咳猶親瓣香凡[illegible]兄靈言不可釋友誼道情兄監言衷[illegible]饗

東越証學錄卷之十五

[illegible]

詩

送李楷山歸芙蓉山

七十老翁何所求孜孜矻矻未云休詩書悟徹語言外風月挑隨拄杖頭每對一樽頭獨點堦論千古淚雙流與君共有人間事歸卧芙蓉得幾秋

送僧上蛾嵋

直上蛾嵋最上峯巍巍消息許誰通從教萬疊

雲山道只在提携拄杖中

客有談圓頓之理者書以示之

中天皎皎月孤懸常在松窓竹几前開眼自能知弄賞不勞談頓與談圓

雪中送劉沖倩南還

開口逢人似爾希登途握別思依依與江莫道無風月一路堪吟白雪歸

其二

臘盡氷凝冷徹肌一爐夜擁對吟詩茲行漸入

春風路莫忘霏霏雪下時

寄問乃弟特倩

年來踪跡若難齊獨對難兄倍愴悽留得歲寒無限意殷勤為寄雪中題

別傅博士太恒北上

津亭握手思難禁柳葉扶疎荷葉陰劍拂西風千里別話隨秋雨一江深烟霞幾逐年來興水月常明別後心世路滔滔應努力送君惟有酒重斟

寄鄭南阜

別君時久思綿綿莫道曾無鴈字傳冬日苦寒春又暖幾回消息到君前

其二

箇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秪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

贈汝定邵季躬兒過

冐雪扁舟過遠林故人一諾重千金范齋莫道無供給溪水冷冷慰素心

留都送翟緒部洞觀出守黃州

方聞共數大夫才詔命初啣出上台香案忽驚仙吏遠黃梅重見宰官來公庭捲幔銜山入卧閣焚香貝葉開嶺樹千重應北望相思人在鳳凰臺

〇憨山上人自五羊送予至曹溪水口賦別

縱說情空盡難禁此日心身同龍窟遠話別虎溪深坐雨開蓮卷乘風過寶林並携千里道臨發更沉吟

武林壯關夜別程生復之

相送出江關留連杯酒別我徃挹清風君歸步明月月䰟影徘徊風吹涼未歇此別自應難此意憑誰說

夏季京口別冲倩之金陵

京門握別水悠悠一片離情逐去舟我憶金陵秋思好羡君南去正逢秋

別豈倩之金陵

臨行話別思悠悠此道應須自斂求我有寸心

君記取雨花臺上月輪秋

長安遇碧淵上人

無伴無依一老僧形容㜲楚骨崚嶒十年來往
長安道敗衲秋風掛一藤

哭陽和太史

遙天落落曉星踈一望乾坤恨有餘絕學肩挑
千古擔交情淚盡八行書覩畸客在春雲暗懷
永歌殘夜月虛惆悵故人長已矣吁嗟吾道竟
何如覩畸閣懷永堂俱論道處訃前太史剛有八行寄到

其二

地下修文事亦疑人間寥落豈勝悲墓門叅向
生前啟玄草何須夾後知剡上不逢重泛雪槎
間空咏舊題詩白楊蕭颯墳前道欲掛青萍向
那枝太史造有生墓制有槎間集

燕集丁性甫中甫宅

蘇家兄弟最超群尊酒留歡過夜分任是沉酣
書不廢行來酒令是論文

燕彭智甫劉冲倩寓樓在吳山之椒

良朋相拉上層樓窈窕經嶇景從幽深由過此
雙鵲起叢陰關處大江流歌從淵合聲偏壯飲
到情空醉莫休童冠春風千古興今當我輩更
宜秋

○彭智甫劉冲倩特倩應試弗偶過集詠懷

棄置誰當嘆○卽杯且樂群○野情渾適我秋色爲
留君○栢子吟中落○楓香醉裡聞○但明今日意此
外卽浮雲○

湖上送梁吕孺北上

湖中話別水初深短棹夷猶過竹林遠樹孤亭
千古色清歌細語一時心蘇公堤上行還住陸
相祠前酒更斟竟日留連情不盡看山還待月
華臨

登龍溪師講樓

春風緩步踏蒼苔樽酒相携上講臺百尺宮墻
容我入千年關鎖待誰開龍山勢斥排雲列鏡
水浮窻湧月來昔日洪鍾看在廣一時敲動共
皆回

秋日至三江過彭智甫宅時智甫在武林不遇

秋風蒲路稻花香獨上君堂倒百觴縱是未逢君笑語臨江已覺意深長

庚子八月二十七夜彭智甫張允及錢仲將劉特倩吳孟剛及東淳二兒共集西陵客館曉聞彭劉之報志喜

客館論心夜未央曉聞雙捷喜如狂人情久已占吾輩天意先令眷爾行肯爲浮名驚乍起懸知絕學此初昌陽明靈爽應含笑爲薦祠前一炷香

送李熙宇北上

把勸千卮莫厭醺溪聲月色此留君輕舟一放過前浦便隔重重幾樹雲

白雲菴

策馬探奇入亂峰白雲深處水流通誰言行到水窮處轉盡千巒更未窮

其二

步轉千岩日未曛啼猿落木兩紛紛歸來不厭頻詢路馬首時看見白雲

重過石宕菴

憶向春深度石欄滿林芳草冊蒲團而今歲晚重來到木落雲寒更耐看

會墅菴

淨宇開初地蕭蕭竹蔭多千燈明法眼一句禮彌陀童子焚香侍鄰僧乞偈過便應常借榻前去復如何

〇牛股嶺

遠興獨依依深冬伴侶稀清霜叢印屐黃葉亂飄衣石逆懸流細雲堆古洞微夕陽差可戀莫惜上崔嵬

同上人游萬年寺

凌霜歸古刹馬上忽聞鐘路轉千重嶺門當萬箇峰焚香開卷帙坐石數杉松不是高栖者誰同雲外踪

其二

一路烟霞瀟看來出此中地傳丞相府碑[illegible]在
師功淵落透逦水旛飄自在風竇摟藏　御藻
賸禮萬年同

其三

半世聞高寺今來是老翁松杉含法雨鈴鐸振
宗風華頂雲相接曇花路亦通遨遊携小朗從
此探無窮

石梁傍見有太初精舍悼賦

高朋來別此閑情高閣懸題痛問名夜宿樓頭

人共水一齊鳴咽到天明

過瀑泉精舍

曇花東畔轉嶙峋草結孤菴更絶塵竹映高窗
泉遶砌山中處處足留人

其二

高僧一見語情眞為薦清齋芋栗新一炷明香
臨水坐山中事事足留人

宿華頂

四萬八千未可躋偶來一宿遂幽棲坐中頓覺
蓬瀛小立處應同泰華齊大士降靈臺尚古驗
人入夢路空迷了看萬像都無事坐轉陽烏東
復西

下華頂

欲別名山猿更啼白雲縹緲不堪携秖應清絶
孤涯水流出終同到剡溪

國清寺先大夫曾讀書其中悽然感賦

先子曾游處今來擬問誰寒蕪迷徃跡老鶴見
來時颯沓鈴風戢蒼松樹日移終天無限意不

共老僧知

吊易菴僧 并序

易菴初修武林靈隱等寺余見之碧眼
方顱大似西域異僧後以國清遭燬過
此隨即化去余至寺詢問感傷且見寺
前大橋傾圮行者病涉因嘆易菴苟在
寧令至此其蛻骨尚在寺中吊之以言

碧眼豐顱蚤識公人間布福願何窮可憐今日
思公甚橋斷門前路不通

其二

福緣未盡早歸空樹色蒼蒼恨轉濃欲吊慈冠何處是天台香火武林鍾

赤城霞

赤城萬疊彩霞明釋子綠岩架短楹午夜常明供佛火半空時落誦經聲翩躚鶴到心彌遠滴瀝泉鳴思轉清我欲借棲棲未得疲勤聊寄竹間名

桃源行

見説桃源事渺茫我來行處只尋常雲間望去村煙渺谷口流來飯屑香直從谷口迴沿入數里人家姓亦志宅傍蒼林松蔭滿門環碧澗水聲長簷下老人收芋栗山頭稚子牧牛羊田園終老傳孫子禮數無多類上皇前嚮更有茅炎屋隱隱木魚出深竹板羅更向竹間行夾岸烟霞看不足雪潭清絶萬尋深留與行人浣心日我向潭邊滌萬緣岩花野鹿共悠然盤桓得借爾句月便勝人間百十年神仙眼底誰能識漫道逃花尋不及劉阮相逢只此時不用茫茫覓深入

歲暮別三子

相會非徒爾相違更惘然可拋江口月獨泛渡頭舡柸促年邊鼓帆飛嶺外烟嘹嘹孤鶴唳此意爲誰宣

除夜侍慈幃因示諸子

季冬除夜過新春膝下燈前樂此身莫道世人無此樂能諳此樂是何人

夜同八子宿青石橋廣濟菴

寒更坐轉燭光斜促膝團圞共一家只道尋常言自客不持盃斝興尤賒山童撥火添乾葉野衲敲冰供苦茶一宿自成千古意遨遊不獨爲烟霞

尊勝寺

偶逢樵客引勒馬過招提布地新沙擁環墻細竹齊階前看虎步枕上聽猿啼色色通明故[illegible]言自啟迷

蒼岩樓上題石壁

巖巖峭壁聳雲端百尺樓高半壁存醉倚極憐無等級竦蟾時復具衣冠高泉迸玉風吹瑩古蘚垂絲月掛寒坐對直應經九載好從初祖問蒲團

歌飲樓頭

千古蒼巖勝迹朋始一過眼開千丈壁情豁數聲歌古色歸樓滿朝光散野多個中難着語切莫問如何

○范淳之入剡相訪坐酌蒼岩

山陰來遠客携手入深林坐定風還拂言忘鳥自吟石堂過片雨杯酒對千岑向晚情難極更彈月下琴

春日雨寒同諸子飲

閒携數子入樓居常日林深睡起遲月雨春貪時送語欺寒楊柳未成絲彩家烟聚門還閉渡口人稀筏自維對酒莫辭千斛倒歡呼此日醉尤宜

夏日別世範

訪道乘潮過竹扉來還三日思依依含情盃酒無言說幾度薰風動客衣

諸子共遊石壁將別爲賦四絶

石壁看難別聯群早晚過如何一片石能使野情多

石壁看難別名言狀莫窮飲嫌千斛少坐覺萬緣空

石壁看難別重重苔蘚瘢侵衣幽作潤映面碧生寒

石壁看難別泉傾百丈鳴雨餘雙耳快不洗自然清

清明舟過陶宗伯墓隨上張太史覲嶠閣晝艇清明出鏡中遨遊數子得相從尚書墓上新羊虎太史樓前舊菊松雨色都將春色染歌聲時與哭聲逢茫茫萬事誰能數感慨惟應酒百鍾

○謁龍溪夫子墓

祗謁先師墓。那知風雨侵。扳蘿非偶興。築室是初心。異姓兒孫滿。彌山桃李陰。歸鼎松菊逕。猶作海湖音。

望文成墓

風雨清明馬不前。高墳一望轉悽然。孔林翠色遙相似。禹穴蒼烟亦自連。流水定從山下出。幽花時作鏡中妍。不須重向陵前拜。香火祠堂代代傳。

仝諸子泛舟鑑湖。陟上陽明洞。各自言志

有述

不負諸賢了此生。秦山鏡水見吾情。舟行不礙雲千疊。意適時聞鳥一聲。莫把湖光稱賀監。偶來洞口識陽明。他年歩入繁華路。莫忘逍遥此日行。

坐世輔不昧齋

燕居留語坐從容。竹簟紗窗樹色濃。不出戶庭成遠致。定知於此讀中庸。

返舍。趙友送別五雲門外

相過十日道情長。繾綣郵亭更舉觴。自顧無[illegible]纖莫補。却慚桃李兩成行。千峰月色列高座。萬頃湖光貯一堂。共憶陽明祠畔柳。今宵誰復繫孤航。

過清風嶺遇順風

陽明講罷轉歸篷。此日沿流入剡中。特向清風祠下過。滿帆飄送是清風。

寄中甫問疾

別來能幾日。懷思復如何。眼底同人少。樽前念爾多。輕寒應自護。積雨更誰過。要使心常快。無忘取醉歌。

端陽示諸子

午日年年把一觴。歲華迅速去如流。吞人艾虎真無厭。笑客榴花鎮未休。扇底搖風須認手。酒中照影莫迷頭。重經五十端陽後。座上諸人幾箇留。

端午江遊即事

識酒娛佳節。江遊屬我曹。疎簾迎晚霽。短[illegible]

臨濤萬室迴看小孤亭北望高尋常陌堤經
路莫稱家

仝諸子出遊府明 以下紀遊二十首

年來無繫掛簪纓到處登臨放屐輕傲世一身
成獨往愛山數子寄閒情高歌直繞金峯住與
興還從鐵壁生莫問茲遊何所得月中歸去自
分明

重過倉壁菴

共到僧遊處歸林日未西路添新笋礙馬觸舊

槽斷滴澗泉聲小番軒靜葉齊坐憐新月好携
手過前溪

○天姥山廢寺

禪宮消歇盡往事歎悠悠寥落悲無主孤危一
上樓路從官閣改水漫石田流惟有千峯色我
我青未休

天台借宿六止菴張文學許山人供以酒
贈

客館相逢重主情殷勤不似蓋初傾相依佛国

連江淨簾捲仙山過雨明笑引竹間清彩動道
移花底暗香生臨行塘上重携酒挾取餘酣過
幾程

雨後再過石梁

勝地登臨不厭多曇花亭上又重過水聲覺比
來時大老衲年年聽若何

讌王方伯圭叔熙春閣兩上人在座

路入台南興轉濃熙春閣上爲從容窗臨路竹
禽音滿座擁雙峯塔影重笑接同參微古案語

逢老衲見機鋒深盃百上猶頻勸酩酊歸時月
下鍾

題畫梅寄贈張子易

寒深氷雪地鐵幹獨生花自有旋乾色非關造
物華

至台州浮橋問舟至黄岩

數日烟霞道千山恣應接畢樺不知高登頓意
所愜直木掛蒼煙長山依古堞海烏折廻風喧
影懸雙塔宿雨逗輕凉濃陰團萬葉獨聽晚泉

潮滄浪歌自答倦馬卸輕鞍前途埋舟楫

黃巖會同年林憲僉滄洲

赤城城外暮潮平棹鼓西風一葉輕黃岩道上
看山色島雨初收海氣清黃岩故人情同調廿
年不見情難道茶茶鬓鬓兩非前把酒只同閒
口笑隻鷄自道老妻烹二子傳盃並英妙數間
茅屋敞疎林一曲瑤琴見古音不用探奇過鴈
宕對君已覺湍游心

老僧巖

老衲何年住此方倚雲獨立傲風霜南明古佛
高千尺何不皈依禮佛傍

靈峯洞

金蓮一朶吐中岑大士巍然坐寶林千級危梯
花雨細灑人肌骨涤人心

龍鼻水

爲探龍宮踏蘚苔但看一滴萬流該遊人莫漫
爭摸擬無首何緣得鼻來

天柱峯

壁立巍巍峙兩儀擎天何處特相宜正堪一柱
千牛力挽向天朝壯玉墀

照膽潭

崚崚石骨注清漣一片波光映碧天我到不須
頻自照平生肝膽向人懸

僧抱石

傴僂抱石老容頹行履孤高不可攀不是懸崖
難撒手故留方便接人間

能仁寺遇老僧留供

老僧八十住林泉古貌蒼蒼禮佛前竹杖削成
含翠靄袈裟零落帶風煙幾看卷軸知高況一
話興衰嘆往年清供湍盤呈法味無勞栢子更
談玄

飲性甫中甫宅其尊人見陪暮上覽封亭

長日相遨對老翁家庭眞樂許誰同高情自出
塵籠外暑氣都消酒盞中圖寫萊根諳至味盆
栽菱葉送香風月明更起孤亭望眼盈江山興
未窮

同和卿宏甫中[illegible]飲西溪橋上

西橋緩步踏滄浪習習溪風[illegible]
山影動情閑不厭水聲忙雲開[illegible]
散舡依柳岸涼百盞交酎懽未極歸歌一曲[illegible]
彌長

同宏甫中甫飲和卿樓上和卿時抱子出觀

招携日日醉千觴惜取煙波更上樓處荷白雲
凌鴈塔窻臨遠水見源舟嬰兒解笑重摩頂客
語投心自點頭直到更闌清嘯起萬山月色滿

難收

同瀛虛上人及諸子遊荷花平遇雨

為賞荷花踏翠微北山飛雨驟沾衣羅衣脊雨
香難散故向花間緩緩歸

其二

山頂奇花玉作神薰風吹動白粼粼坐來不[illegible]
淋漓雨一笑俱成折角巾

其三

縱酒看花是我徒驚人驟雨與難孤衣[illegible]

渾閒事怕損花容雨點麤

遇雨衣濕借換僧衲口述

冒雨看花思不羈羅衣濕盡步猶遲今朝得有
為僧分借得袈裟半日披

會查汝定時七月七日

數載緣物合其如鬓髮何話長星轉閣坐久露
垂柯萬里遲行脚孤雲掃樂窩相看惜牛女一
歲一經過

送休寧畢貫之

沿溪訪道入天南十日樓頭祗笑談臨別一肩

風月贈憑君收取自家擔

秋宵有懷諸子

何處乾坤着此翁清宵獨倚何樓東風生晚榻
吟偏爽月到秋天看莫空世事浮沉花影外山
光吞吐酒盃中吾徒共有凌霄思好景翱翔惧
不同

中秋前讌集高給事園

夜夜啣盃待月圓絶憐好景是秋天松筠給事

能相假風味狂懷正可宣萬象虛涵灝影夐一
腔無隱桂花前酒闌却憶天泉事一闋消歇已
百年

中秋大會天泉橋 陽明龍溪二師于此証道亦曾以中秋款此橋上今偕同此節會凡五十餘人將晦有雲後頓開午夜月大明若天假云

天泉橋上集群英風拂羅衣鼓瑟聲証道百年
人未散賡歌千古月常明同逢令節應非偶一
掃浮雲若有情不到此中諳此興男兒幾已負
平生

入天衣訪李楙山時楙山方與諸子歌飲
橋上一齊望見周先生來也口占二絕

曉乘匹馬問高朋石徑崎嶇十里程欲過小橋
煙柳密春風吹到咏歌聲

三回不見首重回迤邐尋花入梵臺轉過小橋
煙柳動一聲齊道我僊來

桐栢宮念中甫

一別山頭又幾辰前山欲發尚逡巡蕭然再歌
涼風夜桐栢宮中憶故人

臨海市子山有雙峯並峙移步咫尺便高
低莫定笑述

雙峯咫尺互高低移步看來未可齊盡識此山
元不動何緣當面却成迷

除夜前一日同諸子燕集

飄飄暮雪點衣裾留得寒宵未盡除靜與不隨
燈火閙高懷欲共柳條舒何人嘆髮南山夜幾
處思鄉萬里餘爭似蒲堂群彥集一盃千古坐
躊躇

群遊石鼓以孟剛不與賦示

石鼓聞奇久蹉跎幾十年白頭方一到碧草待
諸賢遍引登忘險朋搜覽自全欲道名在否念
爾未成鐫

金庭

千年古洞鎖蒼苔洞口遊人自往來赤水泓空
瑶草淨香爐烟散野花開吹笙竹裡聲疑在跨
鶴雲中客未回試看尊前今夜月當年曾照讀
書臺

饒君鐵檻與金城消磨到底無遺迹君不見桓
爲薪岸成谷王謝燕姑蘇鹿

○白髮

花衰足嬌鶯風前舒嫩草奈何頭上絲當春轉
枯槁年華未半百衰態倏已老是以永雲心萬
事驅懷抱壺漿日如催顏就庭花餌何事路傍
客翻嫌歸計蚤

○三發剡溪并引

登有毋老矣而孱軀且善病自辛巳歸

廬便擬承顏終老甲申強起抵京口別
歸居越五載行及彭城又自引歸歸踰
年毋命戒以果行秋日就道是爲剡溪
三發因短歌自述云

高林露始白撲面曉風吹遊子拜高堂仗劍出
東籬微官豈足戀毋命不可違浙帆出南浦秋
水正瀰瀰溪笋迎櫓出林烏夾岸飛柳對御御
久不恐去還遲藥餌扶病骨壺觴慰別離節令
汝道路轉動毋心悲

呂梁

萬里黃河水入梁更澎湃傾茲一葉輕凛彼商
堂戒況我倦遊人觸目神愈碎回想清溪流釣
亭竟何在狂風不可聞悽然傷北邁

醉題靜海故人屋壁并序

已未余侍先君靜海官署與胡丈崇濂
友後十五年偕計過之今以尚補所過
又十五年矣容顏俱已非昔在座家弟
夢科孝先思曾皆少年後達感悵題壁

三十年來三度逢天涯蹤跡歎飄蓬情悽一見
渾如舊鬓髮重看兩不同相見相看如夢寐一
尊悲盡催交至座上驚看後進生尊前只說當
年事月出城頭烏繞枝滿堂妙舞雜青絲此中
知更幾回醉醉倒殷勤更一巵

自靜海歷文安霸水抵涿州望見州城先
寄胡兄判官汝秀

涿州城外楊柳疎涿州城中故人居楊柳青青
幾度色故人不見三年餘今日我來瀛海道[illegible]

烈酉拂文安草蘇公堤上馬蹄輕踏水橋[illegible]
欲到木落霜高曉氣清酒旗飄動涿州城城邊
孔道通南北一路征車滿政聲

聞報南遷得歸省志喜

正有還家夢南遷報又聞屺瞻時切切撽捧倍
欣欣去棹隨征燕飛帆指白雲恩波能借便萬
載荷　明君

其二

東風方可御歸思聿泠然雲擁舟頭近花開分

外妍官壓纔半級毋洌已經年好及爲春酒遡
趨上舞筵

其三

別來雙眼淚無日不潸然官爵誰能計光陰我
自憐兒顏差異昨母鬢豈如前何事斑斕酒遟
遟又一年

其四

乍聞新命下預擬見親時牽袂兒同喜深[illegible]
共持含[illegible]談夢想屈指計遠期百拜[illegible]

茲罷遠離

同諸子將謁文公故里九日過芙蓉嶺

訪道同來拜大賢重陽又過菊花天作賦[illegible]
登高興路在芙蓉最上巔

其二

此日登高亦偶然停車呼酒醉風前菊花漫道
不爲把足踏芙蓉朵朵妍

謁文公祠

遥思闕里顏冉開曉拂霜華奠一卣儀像分明

瞻華岳山川彷彿似東鄒早通章句爲童子晚
入宮墻已白頭拜罷西風吹欲暮輕帆歸去泛
中流

赴霞源大會

無聞已覺鬢毛皤勝會相招特地過三省明來
緣不偶千年道在肯無多孤衷懨懨川關[illegible]
座融融盡起歌共向此時明此意杏壇[illegible]
如何

早發霞源至將雨堂因假宿焉

為戀慈闈不暫停早行十里始天明假名中
堂中坐強為青山駐一程

登齊雲巖 中有石梯天門萬人緣五老峯香爐諸勝

曉看雲氣薄穹玄共躡齊雲最上巔石磴盤來
派是壁洞門谿處始通天萬人有會誰傳法五
老相看欲問年一座爐香當帝闕朝朝不斷自
生烟

發新安吳敬甫程全之吳伯成程復之余
常吉汪奎光章上之鄭時成吳漢卿程爾

肆出送梅浦共宿舟中話別

蕭寺相逢話已投更勞相送出江頭聖門遺擔
肩難委密吉惟心師自求野水孤舟敷席坐良
宵片語足千秋離筵莫負思先訓重取謳歌曉
未休 時歌陽明子殷勤莫負別離筵之句

其二

流水年來抱古琴寥寥海內幾知音淵源歷數
經千古消息單傳祗只今遠道來過原有意孤
舟相送亦何心一樽燈下頻拈處不是尋常酒
漫斟

其二

悠悠千古談共聚一堂裡古道有誰憐秋思付
能已相送有十人相攜更十里

舟出嶶河

山疊蒼蒼碧水通舟行一似剡溪中攀林踏着
家山路莫道鄉音聽不同

嚴州道中口占送徐道之還黃山

碧石清溪泛一舟多君相伴下嚴州回看又覺
黃山好客路茫茫何處休

其二

浮生須自惜光陰不用皇皇涙苦尋方便工夫
隨地做從來肯要只安心

其三

泛度關圖與道仇名根傲種更難搜逢人竭莫
看他面只向淵微自反求

其四

夕教朝聞事亦奇反終原始幾人知始終只向

吾身看一了雖難且自疑

其五

真宗原不滯言詮反照之間體自全莫道好從詢問得宜凡無口為人宜

其六

大道無奇自坦平尋師指點用分明若令馳逐東西走定自沉埋悞一生

中途客有留行不聽至前山偶吟

野鶴從來不可樊飄然來往任飛翻絕憐一片

青山色盡日留人不待言

釣臺

百尺高臺傍水濱泠然風起絕纖塵來還幾許留題客到此誰為無事人

晚過七里瀨

七里巖陵瀨沿流向晚過星稀帆影薄潮落櫓聲和臨水偏成趣持竿亦較多往來無一事歲月不蹉跎

東越証學錄卷之十六

詩　古剡周汝登著

○恭聞

冊立

皇太子　諸王亦以是日受　封志喜

冊立名初正兼逢婚冠期

皇衷能自斷　國運此重熈

詔播萬方喜文宣

九廟知滿朝承盛美何以效忠葵

○其二

震索從天授年將德共宜隆師開閣早問寢出

宮遲

太后殷勤誨　諸王次第隨微臣棲隴畝萬里

望威儀

長夏無事讀唐詩偶有所觸乃就其語而轉之名正唐詩

李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答之心自閑桃花流水[illegible]
依然在別有天地惟人間 振界云[illegible]不知真[illegible]而別尋天地所以爲未聞道也
王維詩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
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清淨無邊洽比隣纔分我爾即成塵一般面目
誰虧欠莫漫輕他世上人 美祖云古有常不輕菩薩輕世晉人之失也
李涉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
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出世須知即世間那分朝市與雲山隨緣莫問
逢誰話終日無心長自閒 美祖云若能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
又詩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
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已成空
南看越鳥北看鴻消息虛勞問遠公欲覓三心
不可得何須清話始成空 振界云待清話成空終不空須識本來空
又詩野寺尋花春已遲背岩惟有兩三枝
明朝携酒猶堪賞爲報東風且莫吹
隨緣堪賞莫言遲何必尋花戀故枝得酒縱今

[illegible]東風還喜向人吹 [illegible]
又宮人斜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
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illegible]
幾多紅粉委泥沙野鳥啼殘復叫蛙應有春魂
化爲燕年年飛入庶人家 光祖云放宮女三千真聖人行事
許渾詩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
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琪樹西風枕簟秋流雲逝水惜同遊高歌一曲
展明鏡多病少年今白頭 美祖云渾詩以老爲愁正詩以老爲幸

則畏死幸則忘年
趙嘏詩晃鷺春暖野塘春鞍馬風高驛路
塵一宿青山又須去古來難得是閒人
晃鷺聲與野塘春鞍馬誰驅驛路塵自是不閒
閒便得難將去住委他人 振界云權柄在手只要勇猛決烈
李端詩雖過老人宅不解老人心何事殘
陽裏栽松欲得陰
一片老人心辛勤不爲身松根留得在白有行[illegible]
陰人 光祖云李詩止做得老不知止若[illegible]詩不知擴大幾許利濟忘人我矣

張仲素詩邊草蕭條塞鴈飛征人南望
沾衣黃塵滿面長須戰白髮生頭未得歸
名利驅人東復西來還時共鳥爭飛紅塵滿面
長須競白髮生頭未肯歸有成云未得歸猶可稠未肯歸心可哀
郎士元詩曙雪蒼蒼兼曙雲朔風燕鴈不
堪聞貧交此別無他贈惟有青山遠送君
蒼蒼曙雪帶晴雲燕鴈隨風兩地聞此去青山
吾領畧還將綠水奉酬君渼但云此詩無限與有須吟千百遍见之
張籍詩遠路悠悠在病身誰家池上又逢

春明年各自東西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未必逢春便得春昔人重歎世中人東西莫管
明年事且要而今看得真有成云前句卻語末句餘醒篤切
小院初成道丈過飲有述
獨枕城隈自一家小堂初構只如蝸鹿門野老
鋤荒徑洛下先生過小車盃酒肯同消歲月盤
餐惟有供烟霞留連莫盡厭厭興松際光多月
未斜
樓上夜飲

道念原希孔帷情且學陶星河醉後情入
深高
乘凉
炎焚烈烈正難禁坐傍蕭疎萬竹陰底事行人
都未已歸來惟有一雙禽
同駕部諸僚出遊靈谷
群公乘暇散幽情谷口尋花並馬行鳥出深林
千樹曉蛙鳴野水一池晴樽開絕巘高雲影步
繞空廊積葉聲繾綣莫愁歸路晚上方今夜月

初明
送劉侍卿明自壯上
江頭尊酒話躊躇握別愁聽鴈語餘道氣百年
聯講席秋風萬里逐征車經過闕里應瞻廟召
對明廷好說書故友若逢心笑領豈須重問近
何如
天台歸路
天台處處絕風塵踏雪披裘不厭頻千山求遍
非興盡留將芳草待新春

贈陳司封請告歸洪都

二月送君行積雪時滿地江亭盃酒深寒風吹不醉醒然望遠山離別難爲思握手待丁寧欲吐無一字惟有鴈孤飛嘹嘹鳴不置

其二

陳君道氣澄自得靜中意暫辭蟬冕榮獨皇厲山去廬山多白雲早晚隨君住祇應霖雨心還向蒼生繫吾道任卷舒君來莫淹滯

送李熈宇北上

秋山送別一琴横尊酒重斟笑語生此去不愁音信阻春雷無處不聞聲

夏日聚中甫宅

樽罍引興話情長束帶相看聚一堂日午無風天似火不知何自轉清涼

送甘觀察義麓蒞任

涉世風波我共君幾年歷履不堪聞難憑往事俱成夢不定浮踪總似雲吾道有天司出處閒情無地着悲欣醉鄉此日梨花酒相送踌躇盡

十分

敬宗可久二子者愍山徙也童年慕道定力尤勝雨中同至曹溪賦勉

法器人中俊英英二妙齊情塵超世網風雨上曹溪習定江花落着經峽鳥啼永持今日意莫使壯年迷

華頂善興寺遣回祿有雙鈴不燬

何年遭劫火死礫擁珠林故物雙鈴在猶堪振古音

送淳之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翺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

同蘇學憲君禹夜燕越水

故人携手越王城回首璎花憶帝京幾度寒暄雙鬢色一樽悲喜十年情鷗眠野浦鶯啼起星照春江傍席明怨聽曉鐘行欲別愁聞欸乃棹歌聲

其二

得其夷猶泛若耶東風晴日麗年華迎春鶯語
和絃管夾道花香入絳紗挽手舟停雙纜錦詩
心酒盡百盃霞明朝又隔盈盈水悵望蘇堤路
轉賒

過普安寺觀龍潭

新春過寶刹八子共追從小澗廻通筏空門偃
覆松暖回分佛日歌發應齋鐘更引看潭脉融
融欲起龍

端陽前同僧萍踪集性甫中甫宅

節近聯朋蕪僧來興轉賒摘花簪皂帽釃酒汙
袈裟艾葉初成虎蒲塘亂噪蛙年年當此際取
醉作生涯

○北上歸舟

懶逐長安馬歸來理釣緡病那身報主弱可志
娛親千古漁樵伴一壺天地春長歌剡水上吾
道寄清貧

身公別去寄懷

野浦眞僧去空餘水石音雲飛那住着月出擬

招尋竹杖看山遠禪燈閉閣深何年婚嫁畢偕
屐到雙林

和醜婦妬明鏡

任他明鏡別妍媸醜婦休將醜自疑齋沐猶堪
供上帝本來面目爾無虧

和雲破月來花弄影

一碧清空萬等平月雲虧蔽有無生紛紛變態
隨朝暮只與人間換眼睛

別來能幾日示諸子

別來能幾日忽已過秋期刮目吾方待觀心爾
自知悠悠時易失凜凜獨難欺性命元吾事鞭
驅擬待誰

其二

別來能幾日意蓄有千般理貴言前薦功從境
上看前期同訂遠鉅擔獨肩難入草牽牛鼻無
忘學懶安

其三

別來能幾日耿耿意難陳早瑣人何笑精微道

可循眞人惟重己志士豈憂貧莫漫嗟流[illegible]
期出世塵

相別時無幾再示諸子

相別時無幾相期念獨長石泉須有本徑草易
成荒命喪恩情窟身埋勢利塲個中誰作主常
自奉心王

其二

相別時無幾秋風吹又過驚心愁鹵莽浹汗懼
蹉跎奴法聞難偶凡情敵轉多縱身不勇猛爭
奈此生何

其三

相別時無幾相關意獨深定應明眼照不是小
根任人歠分初念存亡辨只今莫將言過耳瀝
血盡吾心

深秋勉諸子讀書

秋深爽氣襲羅裳日照書齋几案凉宴坐不爐
還不扇一年難得此時光

其二

四壁孤燈隱華居飛蛾無復亂庭除布袍不快
秋宵冷景靜更長好讀書

示諸子

萬事紛來似水馳一波纔動一波隨若教隨去
何時了斬斷牽纏是了期

其二

明朝見說事方休更有明朝那盡頭堆着黃金
時莫買不堪白日坐悠悠

彭城歸舟

十年宦落已忘機未老何妨早拂衣燕語來時
鄉思切征塵起處宦情微越侯不待名成退剡
客原因興盡歸連夜幾番驚蟄雨又看催長故
山薇

初冬孟兼世韶羅卿儕邢洲燕集性甫宅
時三子將有金陵之行

幽棲誰復問狂夫永夜傾談屬我徒露浥羅衫
寒尚淺月明班坐影非孤詩吟麗句僧先得酒
促深盃客自呼閒說扁舟生遠思[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

江湖

贈萍踪上人入關

已覺回頭晩紛華不耐看要令今日盡不怕欲
心雖一室千緣掃孤燈四壁寒無窮諸世界攝
在一毫端

其二

何事浪蹤跡拔歸來務閉關跡離問碧草卧榻背
青山木佛連居起松風足往還待看三載後隨
處得安閒 關以三載爲期

周豕之見過話別

乘興何人學子猷迢遥百里見孤舟掩門寂寞
雲生塢特地經過雪滿裘直接瀨溪知其泒虎
升虎座媿相求臨行送別渾無語把聽征鴻叫
未休

新正示諸子兼以自儆

經自有經師文亦有文友諸子奚取予綿爻忘
腐朽豈非性命事假之相質剖既爲茲發心今
令大非偶不比世間情相資但耳口更以[illegible]

交終成兩辜負

其二

古有惜分陰茲言猶未快若直精猛人形眠不
得懈我輩論交來冉冉歲月改此事竟何如中
心難自昧今既不如初後去復何待終身事可
憂念之淚雙灑

其三

鏤邊手盡避刀下頸難伸陸子語問學所貴扶
命人是以古導師斬截不容情金經烈火煉煉
極始成眞尋性常托大事或過因循悠悠敢他
咎引咎在予身

雪夜集思位宅

門掩疎林靜梅開小院春深更言正客百斛酒
猶頻葉落氷成響風吹雪趁人醉餘偏骯髒不
用杖扶身

雪夜問寢

夜掩重門醉復歌同雲積雪滿庭柯身於寒氣
深於酒起問高堂寢若何

旅夜舟中同樂庵舊懷了遠姪

風浪打孤舡連床尚未眠燈前遥憶汝寄食在
誰邊

二月十九日湖下菴觀二僧祝髮

頭髮看朝剃投師禮自成衹應權說戒不用更
安名多寶隨香湧觀音應日生試令聽梵鼓只
似舊琦鳴

王會館同諸子選龍藏寺

選勝辟幽谷相携共爾曹潮來舟自急客散鳥

猶號去路松牵洲歸雲山鶴高春風來往處不
是浪遊遨

○題梅贈冲倩

氣剝千葩盡寒凝萬壑深不看孤樹發何自見
天心

龍藏寺同諸子看斷碑

龍宮石路幾經過春日聯朋遠辟蘿半片荒碑
呈古色不須文字任消磨

濠河菴謁普照上人

爲謁濠河客經過不待招門前舟繫柳橋下水
通潮法鼓歸初動名香坐未消殷勤重借榻相
與話連宵

元日訪寂菴

元日携筇問寂菴焚香初放早時參清茗一盞
留趺坐積雪爽風瀟破龕

送梁文損隨李樹山歸安慶

相隨南北與西東四壁無家不道窮幾許山陰
門下士姤君常日侍春風

性甫中甫侍乃尊入越問賢寄贈二首

搖曳孤舟指越鄉風吹荷葉雨中香開蕪笑語
團圞坐不扇應知枕自凉

謾把醫方問越人靈丹肘後自隨身山陰道上
宜行藥應接雲山不損神

偶見兩僧相詬皆素交且號通禪者余笑
爲解紛便書示之俾俱用因此惕然無忘
自儆云

論交鼓載號相投利害些微便作仇戲劇不如

全面醜吾儕於此用知羞

其二

清齋過午學禪修誰識須臾便改頭六道輪身非隔世吾儕於此用知憂

其三

幾年辛苦坐蒲團方寸如猿竟不安始信修行須大力吾儕於此用知難

其四

愛根一點不祛除惹出燒天浪是非性命沉埋

都不顧吾儕於此用知微

其五

袈裟說法爲諸人誰道袈裟不庇身虛見空談都是假吾儕於此用知真

弔李卓吾

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囹圄

其二

卓吾以餘白骨巢　皇都行人莫

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

會中司訓趙公謂良知未足盡道於不覩不聞之體未明當下稍爲商之

不聞不覩未生前此個工夫用亦難要識工夫何處用無過怒喜樂哀問

其二

不聞不覩是眞詮消息其中不可言求個不聞并不覩相違早已隔天淵

其三

聖門眞訣幾人傳天載無聲說妙玄說得妙玄成底用人情之外別無天

其四

尋常日用更何求意見纔生即是仇但自息心全體現莫於頭上更安頭

其五

本來無物自完全不識完全補綴難已是身居京國內何應更自覓長安

其六

特揭良知啟衆迷良知莫道不通微通微只說無知如此個無知無不知

秋色

秋來木落水無聲一望蒼蒼萬境澄欲畫不成吟不就樓頭終日自閒憑

秋聲

樓頭無事一琴横兀坐誰能識此情無限草蟲并木葉淒淒更作夜深鳴

秋香

碧天如掃白皚皚四壁軒窗對月開不識桂花何處發深更時有異香來

秋空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叠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

過資福寺 一名許澤寺

遠徑歸山寺都無鍾磬聲老童猶帶髮荒殿不安名栢蔭環池滿松根迸石生縱令禪誦少自覺意根清

過法祥僧舍

老愛清幽不耐忙布袍芒屨到諸方山僧一見頻加禮應愧鷗機我未忘

宿清隱寺

探奇不惜上嶙峨清隱名傳古未磨歸路無雲林自暗繞門有水鹿頻過和南佛像簫鼓靜隨喜僧房樹住多爲愛此中留一宿夜深猿嘯隔松蘿

美人對鏡

貧明索照別妍媸手握菱花不肯拍亦有鄰家無鏡子朝朝面目自依然

寄南皐年丈

見說談經虎座横春風堂下幾諸生洪鍾寂寞年來久喜聽高樓撞一聲

其二

獨向春風抱古琴世人彈曲不彈心誰能悟形聲前調山自高高水自深

剡山眺望

青山曾許幾人棲風物千秋費品題遙遙樓[illegible]
跡問道東西梅柳半臨溪江亭春早開尊酒石
路歷清見馬跡一望天台雲外客桃花空笑古
今迷

星子峯

常日探奇思莫違喜穿雙屐上崔巍郊原草色
連江源城郭鍾聲出樹微人嘯石邊雲乍起月
明山半鶴初歸却憐雪夜人空去不上峯頭一
振衣

四山閣燕集

共登絶壁倚重城虛閣玲瓏見四明遠水帆歸
江樹晚隔林鍾起寺雲鞘鳥衣翠幌松風入玉
笛胡牀海月生今夜庾樓須盡醉更深開巷有
歌聲

下星子尋戴安道故宅

星子峯前草滿坡醉餘乘興謾經過山迴曲道
村烟古水落寒塘樹影多欲鼓城中[illegible]
見江上弄輕波戴公宅畔尋遺事[illegible]

薜蘿

子猷橋

王猷乘雪興偏豪千載余今上此橋古蹟荒烟
浮斷石空江斜日照寒湖一天雲氣山吞吐轉
眼沙痕浪漲消何處遠林松籟起誰能傾耳聽
簫韶

華堂鄉訪王丈家文爲留三日鄉多桂樹

正值花開

論交少小老初來繾綣三朝數舉杯不去爲憐

香作供家家亭館桂花開

齋頭清況示中甫

輕風積雨夏生涼掩戶無人白晝長院舞垂楊
枝輒散梁棲哺燕語荒唐有閒自拂佛前地無
病誰誇肘後方此意問君能共否蕭條只好似
僧房

慰性甫喪子

情到難禁強自支須將懽喜奉親慈人[illegible]莫自
晨昏哭恐是高堂眠食時

其二

爲天爲彭總未眞西河不用苦傷神君應拋淚
留雙眼夢幻紛紛看世人

二僧歌

海上頭陀號磐石風骨稜稜眼光碧伏牛幾上
爲降魔過午齋持學禪寂姑蘇更有邢洲僧番
眼低頭意不輕數年檢點撈伽義辛苦復註金
剛經二僧來作剡溪客松下蒲團肩促膝高談
發難更可人俗耳塵襟一爲滌別去于今得幾
時時傳消息向予知學道自言今未了遥指深
山結後期只言年富猶堪倚誰道朝昏不可擬
昨日已傳磐石亡今朝又報邢洲歿無常根蔕
不堅牢泡影生涯只如此我視二僧年幾何十
年以長鬢毛皤嘆惜此人還自惜光陰莫使浪
蹉跎猶恐諸人不盡解殷勤傳與二僧歌

問中甫灸火

聞將艾火灸浮雲灸日初蒸我憶君昔日曾傳
分痛語不知君痛與誰分

其二

當年說痛不知眞今日方經始切身能向痛中
知不痛便將艾火作良因

樓頭偶吟示中甫

滿懷消息可堪論獨坐樓頭望遠村檻外滄江
千古逝鬢邊黒髮幾莖存逢時莫數他多技得
意惟諳此一罇欲放小車何處去憐君卧病不
開門

禪客

不知方便法黃葉療兒啼切切方求悟明明自
作迷尋常一等事委婉萬般提何事東遊望長
安只在西

別彭智甫劉特倩

驅馳爲何事念子往來頻古樹雲成結秋山月
滿輪寂寥呈野況澹泊供嘉賓大道從兹去沿
溪莫問人

答中甫病中見懷兼申所約時七月既望

醒然豁眼見詩篇憔喜能添白髮年竹裏[illegible]

雖不厭水邊片石坐尤便借空倍覺思良友痛

起應先赴法筵最是中天明月好秋來已負一

回圓

○中甫病中相招簷下夜酌

眼中寥落故人稀百斋情深爾獨依抱病倚看

簷外月長歌時發醉中機桂樾影落天彌淨鴻

鴈聲高思轉微一坐留連渾不倦更深誰覺露

沾衣

燕集小樓先一日爲予初度

文酒相携過小樓人生非友亦何求商中詎許

先開眼座上慚予最白頭月吐一輪天地滿溪

分百道古今流丈夫遐覽非蓬矢坐豁軒窻已

盡收

送翰和卿往洪都

念爾初機力未純迢迢遠道特傷神纔離浦口

即成別一到龍沙何所親志氣莫令辜少小縈

名早已動儒紳殷勤更與臨行囑好向文江一

問津和卿少有遠志近皆學以行進文江吾故人鄒爾瞻在焉

其二

樓涵秋水酒盈巵滿座英賢話別時有意交修

頻喚友無能衰老媿稱師此生大事終當徹道

眼浮雲莫浪移一到連床堪共証昔年曾與乃

兄期中卿方司理洪都

○途中寄楊太史復所

別來已愧二毛侵客裏思君夢獨深瀛海樓頭

詢古路絃歌渡口憶知音風吹碧柳長途色月

照清江永夜心欲寄相思無一字坐看魚鳥自

飛沉

○寒夜有懷

獨坐空堂永蕭然只故吾月巢禽影瘦風葉樹

聲枯舊帙千函散寒燈一點孤所思人獨遠何

地可追呼

除夜前三日集性甫宅

同將道義一盤桓宇宙誰能放眼看歲極尚餘

三日興情深且盡百壺歡鼓傳寺夜鴻忘漏雪

滿中庭未覺寒肯把良宵容易度他時[illegible]人[illegible]此

時難

校書之約中甫以詩見促卻答

校閱曾期許。蹉跎又一年。不禁襄慨慨。無那野情牽。千古難拋擔。多生未了緣。會應同努力。原與共仔肩。

○春遊有懷

霽日郊遊好。鶯花亦可憐。從春同萬象。晉雲為一朝開。大地看參廓。千年獨往來。誰伴心賞處。也馳動徘徊。

夜深獨坐

夜長時聽鼓鼕鼕獨坐爐香手自供好箇上堂時節子更無人與觸機鋒

其二

深更寂寞掩衡茅一盞頻斟萬事拋做得小詩還自詠更無人與共推敲

禹穴圖壽劉母

聖跡千秋古瞻依尚儼然儉勤遺令德風入女中賢

陽明洞圖示劉生壽母

一派陽明水直從洙泗來尋源歸壽母真派[illegible]蓬萊

立春前一日暮集

共集團圞燭影搖爭傳春日是明朝欲知消息從何問夜半攜燈看柳條

其二

節候推移那得知且同好友共卿巵更闌滿座酣歌發便是春風乍起時

午日江遊即事

歲歲聯朋泛一舟端陽時節雨初收兒童兩岸群相劇艾葉榴花插滿頭

○別閩中鄭子徵子徵善歌邑友傳其法云

縹緲孤雲一片飛。留連數日坐漁磯。相逢不用晚。相違。只聽歌聲識子徵。

喜得南皐年丈書并近刻數種

千里故人隔深秋一鴈臨開[illegible]親見面而[illegible]

傳心書遍吾徒覽詩携盡日吟[illegible]

代有知音

壽鄭年伯母九十

皇恩天壽兩綿綿歟喜秋高樂管絃黃菊有花初百度蟠桃薦果會千年蟠雲慷慨辭榮路愛日聯翩戲舞筵酒取南山斟復上重重遶膝岸曾玄

送趙近思偕計北上

溪頭百盞話逡巡披褐懷珍入 帝闕一舉科名期不朽肯徒温飽咤時人

哭楊復所

年間消息不勝悲白首論交更有誰賣劍歸投心掛樹瑶琴不鼓淚盈絲難忘客語香焚處恍覩慈顏月上時寂寞玄經空自草生前能有幾人知

邑西二邢翁弟年八十九兄年九十俱矯健往來猶能騎馬余過飲連朝問所養惟善節調而已席間賦贈

兄弟齊登九十齡淋漓對客酒猶勝欲詢筋力年何似駿馬將牽試一乘

其二

節養尋常是衛生不從茅氏乞丹經誰家兄弟壽雙桂未及同胞兩壽星

答守關僧問大旨

難將箇事問他人覷體明明不用陳樹色前樓看不盡猿聲度嶺聽須真要知直下原無負莫向空中日起塵關鎖重重何處着十方世界盡全身

送劉冲倩歸山陰

一盃聊送別萬種特關情莫漫乘風去還應待月生

題梅贈王世翰

氣骨鍾來異馨香吐不凡春風何日轉全此握機緘

夜吟中甫宅

良宵知己共相携縱病猶能為久稽不是當時空漫與要將此事共提撕

病示諸子

卧病淹淹已浹旬漫勞溫衽侍昏晨便埋灰於
二三子已自生過六十春道有禪衣能卻我法
無衣鉢可傳人數年若使天相假還與諸賢畢
聖因

已酉中秋獨酌

獨看圓月上高樓便自淋漓泛一甌好景不私
年少客清光還照老人頭謳吟信口離拘律酬
勸非朋自莫休莫怪夜深頻久坐此生知更幾

中秋

王春陽之任東粵寄憶舊遊

仙山昔日恣遨游一別歸來已白頭應有山靈
還憶我憑君書此報羅浮

其二

因君東發思樓樓粵上名山我舊躋記得上來
明月夜曾經一宿在曹溪

老吟示諸子

老來催趲病彌添光景無多日下嶮常[illegible]

猶恨促不應勝阻更戍淹

其二

頭白門牙缺半邊點粧老態欲完全回思少小
時能幾爲語方今美少年

其三

常日開門對曉江朋來滿座酒盈缸此中更有
何爲苦還道西方是樂邦

其四

乾坤浩渺着微軀蕩蕩縱横何所拘誰把虛空

加妄號一稱是佛一稱儒

其五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
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

其六

施爲終日鬧紛紛那是身中不動尊可惜都同
奴役使沉埋至死不知恩

其七

消滌有月提應難顏子當年費仰[illegible]

猶假說時人莫提自圓圓

其八

白頭矻矻尚聯交一點深心永不済所願洛人

為弟子終身俯首聽他教

其九

本來具足不須加倚傍終難得到家兩足娘生

將底用更從人問乞三車

其十

不貪諸味不貪馨不斷諸葷不斷腥一種平懷

常似此何勞寂寂與惺惺

哭王世韜

露達生來具大根曾經十載侍吾門傷亡共學

真良友哭喪先師爾嫡孫何事久羈京國住空

憐逝寄手書存滿懷遺恨無人識誰與招[illegible]

里魂

其二

爲傷汝子淚猶凝今日何緣又慟君眼[illegible]

相繼逝箇中能更幾為群情關所[illegible]

阻妻兒哭不問命也如何宜自慰無常[illegible]

云云

除夕示諸子

年年此日放狂歌力逐年衰奈老何歲去游情

渾覺少月來詩思更無多堂空酒煖思朋到雲

淨天高看鴈過就裡工夫何處着閒中歲月莫

蹉跎

丙午六十初度同諸子及二兒夜飲三端

渾草菴中有述

繞逢好景輿難孤雲白沙青酒漫呼野店隔林

沽芋栗竹房臨水映菰蒲無窮今古剛斯夜不

禁江山恣我徒六十年來雙眼眊猶憐看月未

糢糊

別黃公貳中美

握手溪頭別二難依依無語酒盃寬莫從前路

還相憶到處青山只恁看

陽羡許元夫深沉質實宜加任道之[illegible]

勉

學問誰知切已躬深沉淺广實加工人生六八
非容易擔荷還須氣力雄

陽羨俞貞起談吐亹亹更須向上一着賦
勉

學分岐路幾模糊看子精勤方自圖但有端摩
俱是障須教淨盡作愚夫

雪夜寄思位

空庭積雪晚彌深坐擁紅爐寒尚侵寂寞更長
渾不寐一瓯思與子同斟

其二

雪裡孤樽空自濃晚來斟酌與誰同綢繆不盡
懷人意自起經行遶室中

答性甫病中見寄用來韻

一病睽違已浹旬燈前寥落老來身好書快意
還誰領濁酒新香念爾頻夢裡游情同骯髒枕
中詩思倍精神工夫定屬艱難進八苦原堪煅
煉人

送劉生

相期莫厭語諄諄轉眼風光又暮春樂暑丁寧
須切已浴沂豪傑亦欺人四方觀聽應知重萬
種修持總一真問我老來何所事祗將心事質
明神

程生尊知天真渾朴未琢未雕一旦與談
性命事不覺淚痕迸出此非深根夙慧何
能有此只此一點淚是陽明夫子所謂認
祖明宗之嫡骨血也善自擴充切莫孤負
臨別丁寧為賦絕句

千生植得此根深觸着關心一淚零星火易然

還易滅提撕莫忘永惺惺

章生念茲渾然赤子早有趣向蓋其生質
之美自然相近但此事貴在心會時自覿
心真智斯顯見聞意識最能障我靈根莫
令壅塞言賦絕句以致殷勤

美質生來自可嘉擴充功力更須加看心密切
開真智莫被言談意識遮

孫生德宏青年有志向發西方之願[illegible]

知當下一着但此事不在言說須時時體
認步步修持人生妙法難逢良緣不偶別
後塵情易染切莫遺忘臨行爲絶句訂之
人生妙法遇應難莫把良緣作等閒當下時時
須認取西方元只是人間

紹南吳公年六十餘矣夙抱真誠斤斤不
踰尺寸余近以是事啟之躍然自奮力進
深叅一日聞鵲聲大悟余不覺懽喜贊歎
贈之以言

相逢壽老話心期一決掀天事業奇夙抱真誠
胎聖質晚加精進獲心師乾坤頓覺元非外堯
舜方知實可爲恰似梁公登晚第功名到手豈
嫌遲

其二

工夫不是等閒爲大道元須實作基頓發真心
老益壯直將大事了無疑始知喫飯穿衣處一
笑鳴鴉噪鵲時莫道聖門多秘訣尼山消息總
如斯

贈章上之

歷人行實已非常聖意歸思在狷狂學問源頭
須剖析就中相去只毫芒

刻東文臺初成共諸子覽述臺文侯所建

文星初起鬱崔巍春日登臨共舉盃屹立自看
成砥柱懽呼端不愧靈臺名山萬疊環相應王
氣千秋此復回欲頌文翁能賦否慚予猶歎大
夫才

贈錢生伯常

晚來學問始求聞努力真修志不分[illegible]來
京國路不知看盡幾浮雲

問思位疾

雪中念爾酒停斟擁護休教寒氣侵須念慈幃
重慎疾莫因學子漫勞心久拚歲月供朋所不
惜琴書換藥金一任煎熬經八苦工夫過此力
尤深

留題吼山館李樹山寓所

平蕪一徑入深林幽境偏宜高士心不在[illegible]

開丈室圓潭無底碧沉沉

九日早同李長者陶太史吳園超□□山亭

重陽拂曉上層臺清話僧供露一杯坐到日高松影直讓他遊客酒人來

三江訪王駕部墨池

魯于剡水共談宗五載方今一過從看盡海山杯酒別相逢莫道少機鋒

靜虛池館逢初度

六十一年老病夫秋深此月是懸弧亭前一樹芭蕉色便與褒容作影圖

同余山陰陶太史李長者泛舟石潭

良宵樽酒故人同小艇沿回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

東山寄陶太史石匱

連宵又已隔慈顏念我應當島嶼間爲恨舟行良不惡月明今夜泊東山

寄懐鄒年丈南皐

一自分携久不逢韶華過盡幾春風別多不□顏何似年到遙知老共同法座喜看龍象集交情聊假鴈魚通搖搖不爲塞暄事別有相關思不窮

喜和卿宏甫中甫禁足

頭覺欣欣動老顏喜觀數子得安閒休來傍郭成清境靜後臨窻見好山實學定應看足下高蹤端不混塵間俗緣逐逐何時了吾亦從茲欲閉關

贈紫亭甘公講學天真

景日熙融桃李滋平明出郭禮賢祠文旌披拂春風遠歌鼓留連暮雨遲擁座盡承真旨訣環橋爭覩古威儀百年教鐸逢時振何幸迂踈得與隨

錢伯常有弟常有做好人念頭來求指示爲言答之

人[illegible]寶幾能知善念初萌即聖基但自惺惺[illegible]不須辛苦更求誰

送華東沈丈憲巡蒙章

行兵講學兩無妨背日真人溢此邦勝事百年誰繼續旌旗看子入西江

拜文成先師墓偶有侵損之處賦慨

參天松檜鬱森森夫子高墳是孔林露浥苔看千葉茂神呵誰許一枝侵西風拜禮增依切碧草摧殘感慨深到此若無雙淚迸世間何事更關心

中甫久疾戒勉

事業無窮共爾期奄奄久病亦堪危死生事大能無懼慾愛根深可自欺痛癢相關真切體精神猶阻愧稱師梁王墮馬悲何及涕泣今當馬上時

其二

若教事去悔難追眼底回頭尚未遲保養既防休道命情塵自掃莫求醫凡食亦解傷亏奮良馬還須見影馳學道不將今日用紛紛[illegible]竟何爲

原缺

東越證學錄十六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周汝登撰汝登傳王畿之說故是錄以證學爲名而會語亦與詩文並列